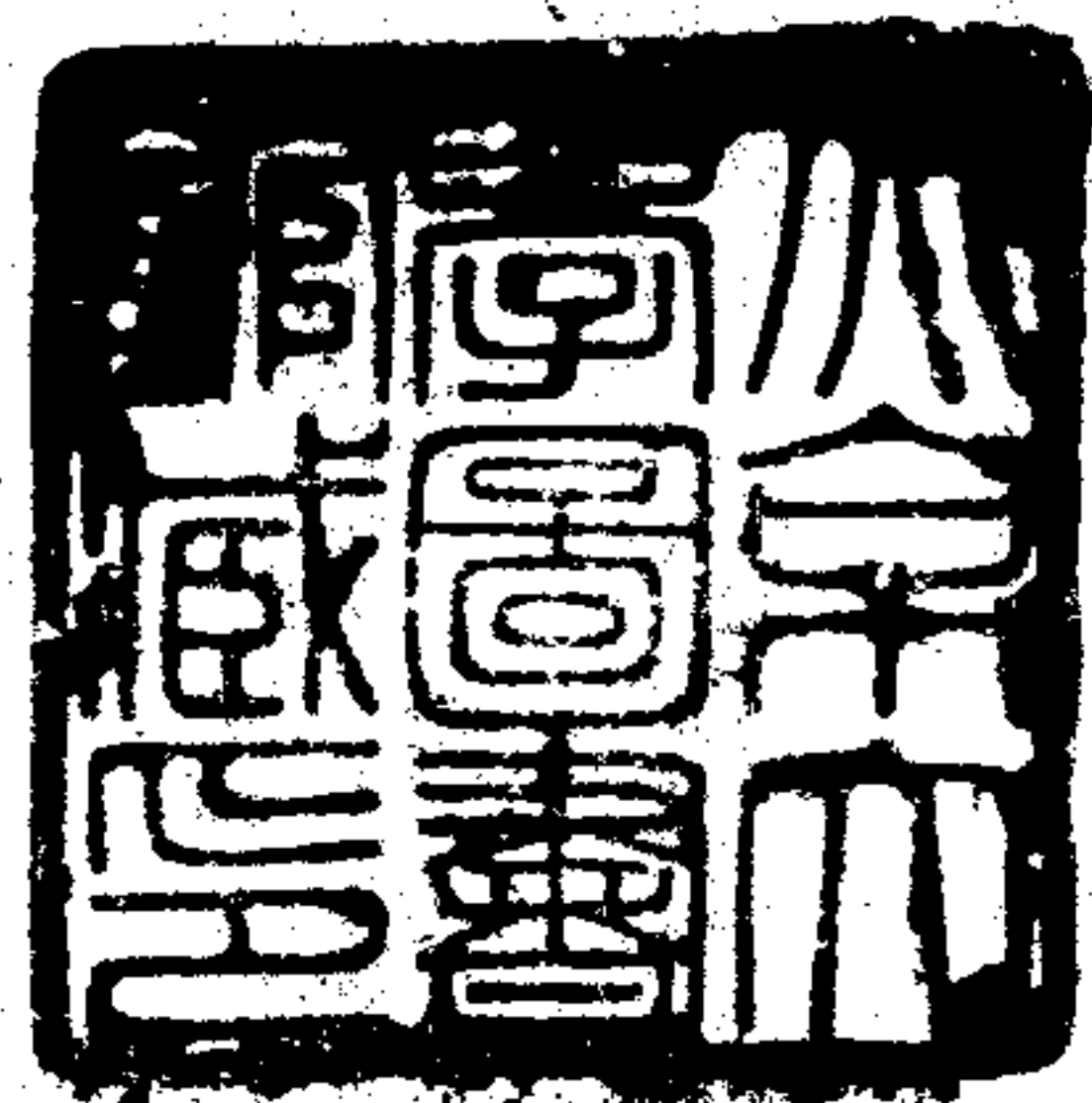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三三七・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十二至卷六十七) [明]嚴 衍撰……………

E280/07





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非常也謂上於是非捕趙王及

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日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貫高曰逮者其人存在道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義也一日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午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師古曰轆車者車而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者膠致不得開途致京師也

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之也索隱曰刺亦刺也應劭曰以鐵刺榜音影刺音備又音報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問上曰壯

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貫高平日相中大夫泄公曰班孟卿

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

諾者也言以義自立重其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復與前使與者然諾而不欺人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復與前使與者

邪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甯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

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赦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

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

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實已塞死

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籍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蘇林曰亢猶大也俗所謂亢也籍

荷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莖不罪大逆私行不曠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很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放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趙王臣客收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

奴以從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王國亦置丞相統眾

官尊卿大夫都官如漢朝皇帝五年令諸侯上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為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于丞相矣

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樂陽囚臣贊曰萬年陵在樂陽縣故特赦之 定陶戚姬

有寵於上 如淳曰姬戚姬之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臣贊曰戚姬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

如意類已雖封為趙王常詣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

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遺走帝遂得騎昌項問曰

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而釋之然尤嚴擇







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班志城在東郡博野西界聊縣也戰時亦為齊地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稀將利守垣

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購王黃曼邯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

之於是陳稀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稀陰使人至稀所

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欲

發以冀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

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表呂后召舍人

呂后欲召恐其僕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

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疆人賀信人呂后使武士

縛信斬之長樂鐘室師古曰鐘室在未央殿東北

**資治通鑑補** 卷之十一 漢紀四 七 恩壽撰

赤相傳呂后殺淮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

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附錄張元羽支離覆語云廣南有華土

之相賊驚且喜曰若能匿淮陰侯知已不得已為呂后所劫不往見

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聚於海濱則有

之詔對之鼎器○儒者教

司馬遷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

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

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

幾哉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

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立乎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漢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

以北禽魏取代仆趙齊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

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

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縮里問薛恩猶

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

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漢與楚相距榮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

陵與信期其攻楚而信不卒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

願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

之志也辭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

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破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

**資治通鑑補** 卷之十一 漢紀四 八 恩壽撰

將軍柴武擊之武與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

復位號不誅也信報曰陛下擢僕起問巷南而稱孤此僕之幸也

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瑣籍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

城降之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三罪也夫種

蠱無一罪身死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

今僕亡匿山谷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

忘視勢不可耳遂戰信敗武追斬之於參合 上還洛陽聞淮陰

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

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

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寇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跡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爾後昔參為相下賢東郭先生梁石君參皆以為上貴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初上之與項羽相距于京索之間也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上大悅及上征陳稀聞淮陰侯誅益封蕭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人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有疑君心矣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九

故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則免矣何亦從之召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亡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東門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擲可立為代王者羣臣皆以子恆為請乃立恆為代王都晉陽 大赦天下 三月詔曰欲省賦甚今歲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美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上之擊陳稀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曰扈輒勸越反而越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道屬不詳是反形已具也西至鄭逢呂后從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十

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王後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樂布者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質備于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略賣為奴于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滅茶舉以為都尉茶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茶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采反而越誅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聞項王所以遂不



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攻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率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

賈治通鑑補

卷之十一

十一

烈士何以加哉

丙午立皇子恢為梁王按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非三月丙午庚辰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通鑑先書三月庚辰三月丙午彭越三族方於此立皇子恢為梁王則又是三月丙午 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龍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行自洛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晉志秦使任趙佗攻粵略取陸梁地遂定南海尉以爲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數乃置南海尉以與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蓋三十三年改南海尉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與南海一郡兵將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與桂林象郡任置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單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與也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使

陸賈即投璽殺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曰今新州稱其龍川即今惠州府之龍川縣○晉書放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與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今為廣州治所○番禺番禺音農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讞死佗即移檄

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遺揚僕出象軍下橫浦關在廣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二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之壘上世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魏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連縣關郡志陽山縣治湟水之南即其故城本南越管關之邑故關在縣西北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後武帝改為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服虔曰今兵師古曰推髻者一臂之髻其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形加推也○推音推結音計箕倨見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

賈治通鑑補

卷之十一

十一



疆於此漢誠問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  
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嗾然起坐謝陸生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疆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閉管若漢一郡耳何乃比  
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  
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陸生囊中裝直千金張晏曰囊中裝珠玉之寶也裝囊也師古  
曰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言其寶物實輕而  
重重可入囊囊以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為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買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  
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王皆以極武而亡鄉使  
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  
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東志舞陽縣屬  
潁川郡應劭曰大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東志舞陽縣屬  
潁川郡應劭曰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宦者臥吟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願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天  
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  
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  
則法志所謂殖其骨肉是也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  
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其與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  
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立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  
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  
不顯言其事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  
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  
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  
為乎汝陰侯滕公東志汝陰縣屬汝南  
郡春秋胡子之國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  
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也疏分  
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  
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  
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

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  
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



蔡蘇揚浦鄆春秋時之州來也後會稽地故延王句踐之墟也長  
 沙吳所封國時其子臣封封布布六引淮為固故策其西取  
 下蔡東取壽春以據全其地在東南故策其歸壽春於沙以自厚  
 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壽春長沙料其出於  
 麗山之徒也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附錄桓譚新論曰世有圖  
 也其上者蓋其謀遠也而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務相  
 絕進要以爭使求利故勝負懸殊計數而定下者則守其固  
 作計以自生于小地則終必不勝矣今辭公之言上計取吳楚并  
 齊魯及燕趙者此漢道之謂也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齊魯并  
 據長沙以臨吳此守邊關也下計云取吳下蔡 上計將安出對曰  
 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  
 上曰善封辭公子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考異曰史記諸侯年  
 王長元年漢高祖王長十 初上之欲易太子也大臣雖多諫諍  
 上意終未堅決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十五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釋之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  
 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  
 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釋之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  
 者四人曰東園公曰留侯曰留侯曰留侯曰留侯曰留侯曰留侯曰  
 矣皆以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  
 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車解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  
 來以為容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  
 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釋之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  
 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此所謂四也 趙秦之亂隱于商山  
 明居則中因以為號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  
 遂故號曰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黃公姓

道京師延日霸上先 至是布反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者  
 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閒為上泣言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  
 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  
 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 輜車古曰輜  
 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  
 后呂后乘閒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恐子固不足  
 也 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  
 侯病自彊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有曲郵索隱曰今在  
 郵人居間相去一里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  
 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還臥而傳太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十六

子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  
 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 上意勅曰材官有材  
 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  
 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擊殺水處則習船戰  
 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勇師古曰車常擬軍與者若近代之戎  
 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布  
 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  
 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辭公之言東擊荊荆王  
 賈走死富陵 班志富陵縣屬淮都地志富陵 盡劫其兵渡淮  
 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 班志僮閒縣屬淮都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  
 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 班志僮閒縣屬淮都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  
 五十里僮閒城在泗州東北七十里皆屬陽府屬 為三軍欲以相  
 救為奇 師古曰不與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  
 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



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西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浙西布志新縣布兵精甚上壁

庸城以布軍銳甚故堅壁以挫之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擊見遊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

戰布軍敗走渡淮敷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沛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前二十里一十步悉召故人父

老諸母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

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

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

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六

沛父兄諸母故人曰樂飲極驪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王欲去沛

父兄固請留上曰吾人眾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

獻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惟願

下哀憐之上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

皆大破之零陵有洮水出洮陽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王臣使

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初

布之反也下蔡亭長嘗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

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行見爾髮纏草根齒錯馬骨耳至是

果如其言

司馬遷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泉陶之後哉身

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

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為世大戮禍之與自愛

姬殖妬媚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在志當城縣屬代郡

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恒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

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籍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於斬豨者

周勃也 上以荆王賈無後更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兒仲之子濞

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二城濞既封上召謂之曰汝狀有反相

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

慎毋反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十二月詔曰秦皇帝

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

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六

無與他事 上從破縣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

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 晉獻公驪姬欲立其子故廢太子

立之公驪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而立惠公

惠公為秦所執既歸而荀子廢公立秦紇之公而殺秦公皆乃定

秦以不蚤定扶蘇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師古曰淡當

味之食也言其攻治勤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猶深

未決一日置酒太子侍所招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鬢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上乃大







也神農時為雨師能入  
火自燒陰風雨上下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而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腹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移置張良索多病一條通鑑觀良言有為帝者師封萬戶侯之語則必在封爵侯及為太子少傅後按良封侯在六年為太子少傅在十一年則五年時何得豫言之故移置此

陳稀之反也燕王縮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稀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高祖十一年 三

滅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憂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稀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稀等擊燕王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張勝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馮使得為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稀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踪布稀常將兵居代漢擊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稀所帝使使召虛縮縮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往迎燕王因陰問左右縮念恐以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

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縮立皇子建為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五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嬖罵之曰吾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高祖十一年 四

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卿陳平可以助之趙主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於是賜太子敖曰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聚其餘諸兒皆自立哀此兒猶小也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壽五十三是年春樊噲守小心為天王至是帝崩丁未發喪大赦天下帝之崩也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心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鄰商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



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間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向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白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章者應數之章也也程者程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王既即位謁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初高帝即位

天下田租皆十五稅一既而其法中廢至是減田租復十五而稅二 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 樊噲者天子常晨不出臨朝凡臣子之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勃受詔床下曰陳平急馳傳成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即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嬰之夫 須 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甯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兵定燕反縣平歸

遂聞帝崩呂嬰讓之於太后乃馳傳先歸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讓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使傳教帝是後呂嬰讓乃不得行樊噲卒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邪乃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止與入官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開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 禮法家之論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在位七年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醢飲之 廣志鳩鳥大如鷄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蛇蛇名朝天雞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鷄差大黑身赤目音如鷄鳴食蛇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再步作法有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閒脫羽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為矢者人立死集於石不亦裂此禽至兇毒所食蛇即酒也陸佃謂此鳥如鷄而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著石石亦為之爛羽翻有毒以撲酒飲殺人惟犀角可擊明 程大昌曰犁黎古字通黎黎也黑與以解故有鳩處必有犀 明相謂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味爽也味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 帝還趙王已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太后遂斷戚夫入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 日去其眼睛以藥薰耳令聾 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使居廁中命曰人從居數日乃召帝



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治天下也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未暇築城帝始築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伴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五 恩補

史士說王師古曰內史王國官士其名也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

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疑 仲即代王 喜封郃陽 事見上卷 高祖七年鄒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何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司馬遷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立生等爭烈矣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五 恩補

癸巳以齊相曹參為相國初參之相齊蓋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益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相齊九年齊國大治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言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及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

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漢制丞相官有掾史令 史等員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酺酒卿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酺酒聞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

吏舍更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

平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歸以私問參參怒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乃者者言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親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五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五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五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五 恩補



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蕭何為法較若畫一 蕭何為法較若畫一 蕭何為法較若畫一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漢紀四 三十一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中郎三將秩二千石典領中郎屬中令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殺噲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而護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將者張釋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白圓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并遣以車二乘馬二疋行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夏五月立閼越君搖為東胡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甌世號東甌下無諸五年受封都布

今福州侯官是也帝又封搖于東海東海即東甌今溫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此閼越東甌所由分也其地因漢少康故名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秋七月都廢災 是歲蜀前氏反班志前氏在蜀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別其地後漢書居之故曰道也 滿音煎又音煎氏音低又音底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甲子皇

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略說周公對成王云古者君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爵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始燒野見起于黃帝也 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冠於十二而冠於九九年左傳云古者冠於十五而生子冠而冠於二十而冠於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者尊加有成也諸侯則四加而有元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矣見也鄭樵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冠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 省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漢紀四 三十一

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秦律挾書者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閒往殿蹕煩民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闕小闕見曰閒往天子出入警蹕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爲煩 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闕 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日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謂從高帝遊于高廟每月一為之其道正直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 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天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土乃詔有司立原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唯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



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

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宮四丈上祀禮宇帝嘗射鴻于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凌室織室之室織室補誌五行志曰凌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服 皇后之衣入戒若曰身下無宗廟之德云爾後廟果絕 互陽雨

五年冬雷漢書地理志曰陽事百八十三日而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具 桃李華實補誌漢書五行志曰不當華而常結也冬雷為失常 桃李華實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 遷人朱建者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苟容嘗為淮陽王黥布相諫布無反布誅高帝聞建嘗諫布乃賜號曰平原君徙家長安辟陽侯審食其聞其賢欲與之交建以辟陽侯行不正不肯見既而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竟發喪而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祝死者之衣曰祝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祝音音 至是人或毀辟陽侯於帝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因急使人召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而往見帝幸臣閼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矣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孺大恐言於帝帝果出辟陽侯初建之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背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益敬信焉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平之為相呂嬃數讒之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嬃於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說也 齊悼惠王肥薨 夏酈文成侯張良

薨初良之擊始皇也亡匿下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懼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祿祠之及良薨并葬黃石冢

資治通鑑補 卷一一一



每上家伏臘祠黃石

司馬遷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雷侯所見老父與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雷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雷侯亦云

以周勃爲太尉 舞陽侯樊噲噲少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及高祖起事無戰不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太后女弟爲婦故於諸將爲最親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 春正月辛丑朔日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四 高后元年 三十一

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帝之崩也發喪太后哭泣不下雷侯子張辟疆爲侍中 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一子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九月辛丑葬安陵在長安北三十里師古曰去長陵一十里初張皇后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令皇后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資治通鑑補卷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三

宋洩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 起高后元年盡文帝元年

附高皇后 后姓呂名雉 在位八年

高后元年 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

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

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嘔血盟

諸君不在耶嗟音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

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而折廷爭臣不

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

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

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

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爲趙隱王

謀乃抵堯罪堯爲趙王謀事見上卷高上黨守任敖少爲沛獄吏

高祖微時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擊傷主呂后吏太后德

之乃以爲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周

呂令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素隱曰應劭曰周呂國

陰有呂都督管約曰呂氏名以爲侯國余據班志呂都督楚國令

武都也補註澤生時嘗爲周縣呂縣之令故曰周呂令及死諡曰

武諡云令武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

諡也非是



石者一人 夏四月僖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諡公主

曰魯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山呂氏子也

襄城侯屬 朝為軹侯河內郡武為壺關侯 太后欲王呂

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使大謁者張

釋風大臣 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

鄒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災 秋桃李華

乙卯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考史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惠

年立不疑呂台產通為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疑及呂台

其王二年皆薨蓋史記年表與字應在二年誤書於元年耳 春正

月之卯地震至八月乃止 堯道武都道山崩殺七百六十八人 夏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高后三年四年五年

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鄂客為上邳侯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

班志東海下邳縣應劭曰在附其後從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

上邳故曰下邳師古曰瓚說也班志朱虛縣屬琅琊郡地志

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游

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縣即也朱猶丹也考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

年今從漢書 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

之 秋七月恆山哀王不疑薨 行入銖錢 應劭曰日本秦錢質如

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銖錢今民間 癸丑立襄城侯

山為恆山王更名義

丙三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 班志江水出蜀郡南江道微外

家皆澤東流為漢孔安國註曰泉始出山為漢水東南注為泗水

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漢志隴西氏道縣禹貢漢水所出至武都為

漢又于武都註曰東漢水受岷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

江又漢中郡有沔陽縣如沔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

漢上曰河水經則以為沔源漢源漢出隴西氏道嶓冢山東至武

都沮縣為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中至江

津縣而入於江治水注之庚仲雍所謂內水者也河水出武都

縣東谷中一名沮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障城因等縣又東逕

西城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唐即宜城縣又東逕沮水

沮水又南入於漢水漢水出於嶓冢嶓冢在漢中郡南

合于沮水入于江所出異說所入異漢水出於嶓冢漢水

至武都為漢水而東漢水受岷道水漢水出於嶓冢漢水

則漢水似合為一矣然又言沮水出於嶓冢南入於江與水

所謂河水即沮水也 秋星晝見 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

班志伊水出宏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

伊水出宏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水水經伊水出南陽縣

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高后三年四年五年

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感

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

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

丙辰立恆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

也以軹侯朝為恆山王 是歲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 有

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 漢於邊關與蠻夷 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

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

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

戊五 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

陽懷王彊薨以帝關侯武為淮陽王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

地 初令戊卒歲更 秦處用其民南成五嶺北築長城戊卒連

年不歸而死者多矣至此始令一歲而更



己未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嘉台之子也十一月立

肅王弟產為呂王 春星晝見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

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班志東牟縣屬東萊郡賢曰東牟故城在今萊州文登縣西北亦入宿衛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郡志狄道縣屬天水郡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

宣平侯張敖卒賜諡曰魯元王考異曰史記呂后本紀張敖卒在明年六月按史記功臣表

高后六年赦卒漢書功臣表張敖以高祖九年封十七年薨蓋本紀之誤

庚申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太后召趙幽

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說之於太后曰

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

至置邸不得見言置之趙邸也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

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 己丑日色晝晦

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為我也 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澤高

祖從祖昆弟也其妻太后妹呂嬃女時呂王嘉居處不法失太后

之意太后欲廢之以立呂產而難於自言時有齊人田子春者游

乏資以策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得金即如

長安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

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供具譬如列侯張卿驚

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太后重發之恐大

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

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

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喜賜張卿

金千斤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為之說張卿曰張卿即諸

張卿即諸

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獨此尚缺望今

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

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琊王澤既王乃與田

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爾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不及而遊

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

賈五月詔尊昭靈夫人為昭靈后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

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

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

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

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

章請為耕田歌太后兒子畜之笑曰願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

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立

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穡種也穡種言多生子孫也

疎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蕃藉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計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為益彊 秋七月丁巳立昌平侯太為濟川王 陳

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

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

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也 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歲易吾言君何不交

驢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

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

此游漢廷公卿聞名聲籍甚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

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

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

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南越得橐中裝寶千金分其子子二

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我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資治通鑑補 卷一三 漢紀五 六 七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

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侯侯釋

之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

遣隆慮侯周竄將兵擊南越 班志隆慮侯周南郡至

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 東平地名 封通

弟莊為東平侯 三月太后被遺過軹道 除惡之祭 見物如蒼

犬掖太后掖 師古曰掖謂 忽復不見上之云趙王如意為景太后

遂病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

姬兩子侈為新都侯 班志新都郡 壽為樂昌侯 徐廣曰樂昌今細

郡又東郡有樂昌縣 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 班

東海郡 以其勸王請呂賞之也 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

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班表

校尉掌北軍門內外又有中尉掌南軍京師府官有中尉寺互

等令承至後漢始置北軍中尉掌監五營制郡縣日舊有中尉校

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尉但置中尉以監五營又據班表

中尉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中尉領中

軍令丞等官南軍蓋衛尉所統班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馬勁之

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尉入呂產門然後使

步府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 太后誠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

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

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齊食其為帝太傅 考其曰史記將相表入

傳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七年七月辛巳食

其為太傅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曆推之八年七月

無辛巳九月無丙戌國月彙臣代即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

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

資治通鑑補 卷一三 漢紀五 七 八

亦 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

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

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

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 班表諸侯王高祖初置有大傅

丞相統眾官如漢制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

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

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應劭曰制虎符第一至第五國案當發兵遣

從關易也 而相君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乃

使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



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蒞計事竝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爾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

考異曰史記齊世家漢書齊世家皆以高帝與齊王合謀蓋誤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

濟南郡本齊國之支郡呂后元年劉以劉呂合為呂氏遣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顏陰侯灌嬰將兵擊

齊沛通鑑補 卷十三 高后八年 漢紀五 九 恩補機

之班志潁陰縣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鄒商老病

班志曲周侯 鄒商平國 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鄒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

楚王交代王恆淮南王長吳王濞琅邪王齊王襄常山王勃淮陽王武濟 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皆以為安今

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雷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鄒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

考異曰史記本紀八月庚申今以長曆推之下八月當為九月平陽侯甯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

密音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向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

補註此時但有齊兵不知何以兼言楚楚守豈費邪抑楚亦有兵而史漏之邪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

齊沛通鑑補 卷十三 高后八年 漢紀五 九 恩補機

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班志襄平縣屬遼東郡尚主也今符節令也補者張晏曰紀通紀信子也符節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其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別名也 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鄒寄與典客對揭先說呂祿曰

班志典客秦官掌諸侯歸 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鄒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

補註況者兄也兄之為言本取義於況故古人稱兄為况 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

師古曰祖者祖也左右祖者 軍中皆左祖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



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向恐不勝請呂未敢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舖時申時食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清日郎中令等官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謂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謂者不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師古曰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謂者同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榮陽聞魏勃本教

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賈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救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榮陽歸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王齊王用以為將人稱其勇故灌嬰云然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鄙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誠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恆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彘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驕鈞惡反虎而冠者也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言高帝見在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問天下乎乃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也當作一句言此一輩人其意不止於封侯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改正漢通鑑原文作是今從漢書改漢與與漢通鑑之義也

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賈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而救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榮陽歸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王齊王用以為將人稱其勇故灌嬰云然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甯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甯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占曰大橫庚余為天王

夏啟以光服虔曰庚庚橫李奇曰庚庚其條文也占謂其條也

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

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

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師古曰或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張

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卒高陵休止地志高陵故城在雍州高

一里而後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渭橋在長

咸陽宮在渭北與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

三百八十步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丞

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

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開包攬曰開音開言欲向空開處師古曰開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

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

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

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

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

再如清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賓君位南北面故西鄉

蓋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

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遂以為南鄉坐可乎遂即

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

除宮請宮也應劭曰魯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衛室令先按行請

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中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

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

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

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

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

再如清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賓君位南北面故西鄉

蓋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

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遂以為南鄉坐可乎遂即

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

除宮請宮也應劭曰魯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衛室令先按行請

淨殿中以備非常余謂此時羣臣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中

蓋有所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

不當立乃願廢左右執戟者皆去拾頓有數人不可去兵官

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封建侯者釋木官者故兼是官滕公

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東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宮室為常處

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但此所謂乘輿車不當以此解之漢乘輿

之制輪朱班車牙車轂兩轆金薄膠龍為輿銜較文虎伏軾龍首

銜較左右吉陽箭轂能立銜較文車轂羽蓋華蓋建大旗十二旒

易其金較十有二左羅以犂牛尾為之在左驂馬輿上大如斗此

即法駕文帝已立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沈約禮志云魏晉御小

出多乘輿車與車今之小馬車公驢為大僕與車與車亦無

緣召乘輿令根以載少帝意者此與車蓋天子常所乘輿車即魏

晉御小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

法駕迎宣帝於邸漢官儀天子出有八馬法駕小駕大駕公卿

在東轎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驂乘馬車三十六

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驂乘

馬車三十六乘沈約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轆

乘輿外復有轂轆藉其外復設轆轆其中乘輿以赤油為之

廣八寸長注地紫轆頭謂之飛輪金薄膠龍為輿銜較較在角

上橫文黃轆轆也文虎伏軾轆轆立銜較文車轂羽蓋華蓋

所謂黃屋也金華轆轆末建太常十二旒日日月升龍駕六黑馬

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旗四馬施八轂餘加金根

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加方色所謂五時副車白馬者朱其轂安

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殿在前試轎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

乘輿周轎制為金根通以金薄用四而漢魏二晉因循莫改及

正上既云即天子位此後便當稱帝不復稱代王通鑑於此處

軍皆稱代王故今 報曰宮諱除羣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

持戟衛端門謁者皆執戟以衛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

也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羣帝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

者十人皆指兵而去羣帝遂入夜拜宋昌為衛將軍與置大將軍

法駕迎宣帝於邸漢官儀天子出有八馬法駕小駕大駕公卿

在東轎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驂乘馬車三十六

乘蔡邕曰法駕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驂乘

馬車三十六乘沈約禮志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轆

乘輿外復有轂轆藉其外復設轆轆其中乘輿以赤油為之

廣八寸長注地紫轆頭謂之飛輪金薄膠龍為輿銜較較在角

上橫文黃轆轆也文虎伏軾轆轆立銜較文車轂羽蓋華蓋

所謂黃屋也金華轆轆末建太常十二旒日日月升龍駕六黑馬

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旗四馬施八轂餘加金根

之制猶周金路也車各加方色所謂五時副車白馬者朱其轂安

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殿在前試轎道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

乘輿周轎制為金根通以金薄用四而漢魏二晉因循莫改及

正上既云即天子位此後便當稱帝不復稱代王通鑑於此處

軍皆稱代王故今 報曰宮諱除羣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

持戟衛端門謁者皆執戟以衛衛宮殿前所書少帝左右執戟

也 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羣帝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

者十人皆指兵而去羣帝遂入夜拜宋昌為衛將軍與置大將軍



驍騎將軍位次丞相軍騎將軍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  
次上卿余據大將軍始於漢要驍騎車騎左右前後將軍皆武之  
後方有其官尚將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行殿案  
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恆山王及少帝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  
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  
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酺五日

太宗孝文皇帝上

荀悅曰謙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禮  
高帝故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文帝故為帝者太宗  
之廟自唐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此義漢委諸法紀  
緯天地曰文  
在位二十三年

廷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封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辛亥皇帝見於高廟王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太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十四 恩補

后姓薄氏帝生母也少時許負相之云當生天子其母魏媼因內  
之於魏王豹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及  
漢擊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久之高祖入織室見薄姬有邑詔  
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  
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得幸高祖高祖坐河南宮成皋亭此兩  
美人侍因相與笑薄姬初時約高祖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  
高祖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夢夢蒼龍據吾腹  
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姬  
希見高祖高祖崩請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  
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 陳平謝病  
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

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為左丞相大尉勃為右丞相大  
將軍灌嬰為大尉諸呂所毒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論誅諸呂功  
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詔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  
上將軍擅矯遺權將軍與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雷榮毋弗擊與  
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大尉周勃謀奪  
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大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  
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卮王呂祿印益封大尉勃萬戶賜金  
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  
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  
侯賜金千斤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  
陵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請呂用事擅  
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穉侯為大尉主兵柄勇能正大臣相與  
其誅諸呂大尉主兵通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今丞相如  
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  
相益畏 十二月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  
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者 春正月有司請置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  
馨也天下人民未有恩志 故音收平 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  
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 安 有  
司曰像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  
春秋高聞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兄也淮南王



弟也晉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慮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祖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立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 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清河郡無觀津蓋信都清河河郡則高帝置此在未分置之前故繫之清河杜佑曰漢觀津縣在德州舊縣東北○稱音場一音俯爵登案隱曰竇皇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涇泉而死帝立太后遣使者填父冢少遭所墜湖起大墳于觀津城南人聞號為竇氏青山 呂太后時后

賈治通鑑補

卷十三

文帝元年

六

賈治通鑑補

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后與在中后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后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繼乃可行至代代王獨幸后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后長男立為太子因立為皇后后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略賈傳十餘家室宜陽為其主人山作炭寨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閭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少君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又復問他何以為

賈治通鑑補

卷十三

文帝元年

七

賈治通鑑補

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于危亡而莫之省憂 師音詹又音店 近邊欲置之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讓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賑贖其義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粟當受粥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賜物常粟鬻米者 粟給也鬻讀 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日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擇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班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不滿九十壽夫令史致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耆夫職聽訟收賦稅風俗通曰耆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賦役又漢制縣長吏百石以下有所謂斗食在史漢官云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日清斗食佐史即斗食令史 楚元王交楚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 鸞志乘與大馬法與前驅有九旒雲華鳳列繫轡旁民或謂之鸞翹非也胡廣曰鸞旗以銅作鸞鳥車轡上與本志不同若志曰鸞旗車駕四馬先轡所載也○問音音又音塔屬車在後 諸侯賦車九乘秦漢六國兼其車服古大鸞車入



十一乘法... 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靡洽乃修代來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城在萊州即靈縣西六十里故萊夷之國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鮑鈞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王臣主臣是也愚意主臣者不自稱為主上之臣也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初降庶侯周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六

擊南越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險嶺... 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越屬焉唐貴州潘州交趾有縣田仰湖水人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纓稱制與中國侔食其田者名駱象略將又音壽將軍陳武等議討之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戈日久朕常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甯北離為功多矣且無議此乃為佗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龍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制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乘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虛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高后七年佗反攻長沙故遣兩將軍屯長沙以備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兵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也介隔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蘇林曰嶺以南南越之外也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乘前惡師古曰彼此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子使使終久故日終今以來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九



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二十衣下褚二十衣以棉裝衣曰褚上中下者遣王願王聽樂娛愛存問隣國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纓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曰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今日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子牡毋子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言為漢所更削

賈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三十一 思補

不得振起也外亡以自高與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說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耳不應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濟哀王襄莖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附錄吳公與李斯同邑當受學而事之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班志洛陽縣屬河南郡帝召以為博士班表博士奏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百官議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以為能不及也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班志太中大夫掌論議無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千石屬郎

中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正朔建寅為人正商建丑為地正周建子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統也而漢因之此當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漢繼周者也以土德火色宜尚黃此當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則備矣大鄭各率其屬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職名數因循而不革此當定也高祖之時叔孫通采秦儀以制朝廷之禮帝謙讓未遑也因秦樂人以作宗廟之樂此當興也 帝謙讓未遑也

遂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 司馬遷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可令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日為吏謂諸卿大夫者詔所止謂特以恩變見爾余謂當時如周勃者是也 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子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以啟告朕句乞也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方正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與父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惘然惘音瞎念外人之有非是以

賈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三十一 思補



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將軍屯太僕  
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班表太僕掌馬見馬在之馬也  
清澤也則與編同也僅也言城只  
道者遺傳驛之所因名也 穎陰侯騎賈山穎陰侯驛也  
者蓋在侯家為驛  
也上書言治亂之道循秦為論名曰至言其辭曰秦有天下賦斂  
重數百姓任罷精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  
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戴者仰也戴目而視者秦  
仰日以望天下之亂也  
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  
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騶  
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  
實治通鑑補卷十三  
漢紀五  
文帝二年

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  
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古  
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  
言諫庶人諫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天子之尊  
海內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  
在前祝饌在後禮音章  
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 焉求修  
正之士使直諫故從善無不聽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周蓋五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九州州方千里八  
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  
國曰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周改而賈餘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分  
者舉成數也 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  
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  
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纒數月耳天下四  
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  
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  
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媮音  
倫 比其德則賢於  
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  
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訴所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  
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精  
而為潔白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  
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班表左右曹諸吏散騎  
常侍中常侍皆加官 與之馳  
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情於事也陛下即  
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度也上嘉納其言 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蓋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班志霸陵縣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轡轡音者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垂堂謂堂下也百金之子不騎衡衡樓殿邊欄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嘗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俱從及坐即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設正及坐者非坐耶等中也耶者下原文舊長布席三字慎夫人怒不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上嘗朝東宮宦者趙談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泣下車 賈誼說上曰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口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孟康曰泛覆也振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歷歷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爵子指言請爵賣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賣子者有粟以獻上之者至於請爵賣子者無以自活至於賣子者請爵賣子者常也註恐未安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陸危微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禮書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

查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思補樓

查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思補樓



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請謂諸籍也師古曰國語云宜王即位不藉千載文公諫則藉非假借明矣暗說是也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子少子辟強為河

閉王師古曰辟強言辟梁也亦猶辟兵辟非耳一說辟強曰關

其其名當愛曰辟強行人遠之日改強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

得用更其名曰辟其義兩說皆通他皆做此河間本屬趙國元年

以幽王子遂為趙王至是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

北王城陽濟北本皆屬屬然後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

梁王齊今分以王二人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旗也

民進善也如淳曰欲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

有進者於柱下言之誹謗之木應劭曰橋梁邊反所以齊政治之

近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章昭曰應政有闕失使善於木此

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官外橋頭四柱木是鄭元註禮云一

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質所

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又與和相訛也

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

詔除詆言令今猶

有詆言罪豈中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

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

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

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迨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

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

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燕敬王澤薨

帝召漢中守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

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

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

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詔有敢從

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相從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

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

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

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上於是

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三 漢紀五 孟舒傳

資治通鑑補卷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 起三年 盡十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詔

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

有娠 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

侯審食其言呂后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志即自殺吏奉其

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

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

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

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

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

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曰臣母不

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母

子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

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

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當是時游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懼

淮南王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善驛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

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淮南王既殺辟陽侯帝聞其客平原君朱建母為之計策使吏捕欲治之平原君欲自殺諸子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吾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刺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適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適為單于遂死匈奴也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 右賢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備青所奪地也 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 蔡邕曰天子車駕停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賜視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絺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田租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紫紆山折財通車軌上阪即平泉宮之地亦曰車箱阪沈敏求長安志 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入萬五千詣高奴擊雲陽石嶺山有甘泉 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入萬五千詣高奴擊

資治通鑑補 卷十四 漢紀六 文帝前三年

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此中尉所掌材官士也 官本不罷也 右賢王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

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

王都晉陽都 漢書曰文帝前三年帝立為代 郡於中都也 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宋白

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也 留游太原十

餘日 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

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事見上卷 故細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與居自以失

職奪功頗快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

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 行兵擊匈奴之兵也 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

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邪侯繪為將軍軍榮陽 師常山平棘

師常山平棘







賞謂處其罪也案隱曰按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案當一應郡  
國縣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高日舉止行人乙命釋先至而犯  
者罰金 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豈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  
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  
捕得 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  
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曰謂依 律而斷也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 如道日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  
等殺之等言凡罪之等差補註言人之有罪本等等然經  
重為差等然二字是相連字眼註以罪等為句未是語意 今盜宗

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抔音哀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穎陰諶侯灌嬰薨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 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 蒼好書博聞尤達律歷 五月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石 六月大雨

上召河東守季布 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 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兒龍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慚良久

白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時有曹邱生者辯士也數招權顧金錢與賈長君善季布惡之寄書諫長君乃曹邱生反請長君書詰布布發書大怒以待曹邱生曹邱生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大說引入為上客厚送之季布以此名益聞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當殺人亡之吳從黃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當是時季心以勇季布以諾著聞關中 絲字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 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大傅輔王

既以簡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略曰謂遊夷濶兮謂蹈躡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裁使騏驥可得紫驪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又以長沙卑溼恐壽不得長且於時有鴈鳥飛入誠舍止於坐隅鴈似鴟不祥鳥也諺乃為鴈賦以自廣其略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又曰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慮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 荆州記長沙城北有鴈澤 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 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縣縣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縣也 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警告勃

賈誼通鑑補 卷十四 漢紀六 五 風俗樓

賈誼通鑑補 卷十四 漢紀六 六 風俗樓







本倉稟積實布帛有餘則招勝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我棄財逐  
爭其民也愚謂後既有餘則可易貨物以招徠何似之民不必  
如師古之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  
迂曲也 而行博禍臣誠傷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  
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上不聽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  
銅山使鑄錢班志嚴道屬蜀郡指地志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  
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濞章秦郡郡地高帝分置豫章郡南昌府招致天下亡命  
者以鑄錢東賚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

天下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濯讀初帝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願見其衣髮帶後穿黃頭郎  
帶揚慎曰髮衣之中纏也○髮首篇又音連覺而之漸塞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漢書

黃治通鑑補卷十四 漢紀六  
目求史記作陰 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帝悅焉尋幸之  
自求漢書勝 日異累擢為太中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富貧餓死帝曰能富  
貴通者在我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初帝

分代為二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為淮  
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故代國

丁六年冬十月桃李華 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  
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王固自相至內史中尉皆吏二千石漢  
吏而請 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關內侯爵  
自上出非 象王所擢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乃令薄昭與書

風諭之曰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使大王得三縣之資甚  
厚大王求入朝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教大王

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  
皇帝欲天下正法欲音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委國為布衣守冢  
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守冢真定事史漢皆  
不載僅見於賈誼治安策 大王宜日夜率法度備賞職以稱皇  
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  
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大王宜日夜怵惕  
修身正行養機性潔乘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盛德而欲委國  
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  
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諛  
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  
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

黃治通鑑補卷十四 漢紀六  
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  
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  
項王高祖 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與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  
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  
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王宜改操易行上書謝罪皇  
帝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  
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發如矢不可追已王不說令  
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開姓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鞏  
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棘車古人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  
谷口故城在雍州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  
泉縣之東北四十里 令人使閻越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  
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敞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

黃治通鑑補卷十四 漢紀六  
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  
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  
項王高祖 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與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  
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  
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王宜改操易行上書謝罪皇  
帝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  
常安願執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發如矢不可追已王不說令  
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開姓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鞏  
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棘車古人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  
谷口故城在雍州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  
泉縣之東北四十里 令人使閻越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  
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敞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



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郫  
邛郫道名邛古曰邛行營之舍余據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邛郫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道屬邛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

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致  
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淮南王其自悔即道還也

果情恚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皆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  
至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不食死縣傳之班志雍縣雍令發封以死聞其敢發至雍令乃發之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

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  
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  
資治通鑑補 卷十四 漢紀六 十一

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遣漢書  
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師古曰前副也言與所遣漢書意相副而其結歡也漢

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索隱曰難支匈奴將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

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更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樓蘭在西域之東後漢書曰鄯善自武帝開河

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

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  
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  
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

單于書後頃之胃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  
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中行姓說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補註史記此下有行字今從漢書也為漢患

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綰絮食物  
給帛也絮帛也○音音帛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  
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物十分之二二其得漢給絮以馳草則匈奴之眾將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給絮以馳草  
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資治通鑑補 卷十四 漢紀六 十一 示不如漚酪之便美也漚乳汁也酪以乳為之○漚音凍又音董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謀其人眾畜牧漢遺單于營帳以尺一寸說教單于遺  
漢書以尺二寸牘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漢使或言匈奴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  
者其親老豈不自奪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者乎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  
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  
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飾闕廷之  
禮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  
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  
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



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父兄之妻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佔音積齊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漢古曰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師古曰苦猶盡也蹂踐也而故也實誼在長沙歲餘帝思而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其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而嘆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王太傅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是

東治通鑑補 卷十四 文帝前六年 漢紀六 四十三

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為逆誅誼於是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背理而傷道者雖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志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也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傾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

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師古曰今更立國太其勢固必相疑也臣讀曰樹國於險下勢固難矣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師古曰據說下數被其殃止數爽其憂如漢曰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謂濟北王興居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師古曰其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師古曰其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諒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然而路侯相合是迹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為慮莫大也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臣讀曰太公曰日中不昃是謂失時

東治通鑑補 卷十四 文帝前六年 漢紀六 四十三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昃謂暴曬之也○美音為亦音誓 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師古曰抗其頭而對之也對頭也○對豈有異秦之季世虛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請侯而匡天下乎臣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有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其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







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以此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獵不搏反寇而搏畜菟斲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遠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廟而不宴謂廟見祖宗則服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執之裏縫以偏諸美者徒音緝一音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大買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誦者殆未有也

漢紀六 文帝六年 漢紀六

且帝之身自衣阜綈綈厚也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擊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耜鋤慮有德色師古曰德母取箕箒立而諄諄抱哺其子與公併俎師古曰言婦抱其子而哺之乃與婦姑不相說則反臂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仲焉曰人不知孝義也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遂利不耳慮非順行也慮大率也師古

日言其所並赴雖計利與否耳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殺戶之簾攀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劉音輟劉音矯景又音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師古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僂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

漢紀六 文帝六年 漢紀六

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進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晉書成王幼在襁褓之中魏音姜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為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宜者也故乃孩提有誡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又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資治通鑑補 卷十四 漢紀六 九

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發故無大過可愧恥之事補註切而不媿者言雖切而不媿也註恐未是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曰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劍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豈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鄒諺曰前

車覆後車誠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諒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嗜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譯傳言也夷狄與中國言者譯之謂也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則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自善則兆民從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資治通鑑補 卷十四 漢紀六 九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積漸使然也故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服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器器宜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貉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庶民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日級等也廉則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資治通鑑補** 卷十四 文帝前六年 漢紀六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辱不及大夫杜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汗者則曰黜削不備詳前男女無別者則曰轉轉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于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之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說所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登其芻者有罰曲謂齒也離也離也芻馬所食草也曲謂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伯舅伯而令與眾庶同黜削髮削管佩棄市之法別是也馬說長也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師古曰迫廉恥不行

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漢曰決罪曰當則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來定其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杭冠雖傲不以其履師古曰其者履中夫嘗已在貴龍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當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編次列也徒官司寇小吏置罵而撻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宜簋不飾師古曰宜簋所以盛飯也方曰宜則曰不志於養故古者宜簋皆為適形於其上而大臣以食宜坐廢者日宜簋不飾買公彥曰宜內圖外方宜內方外圖皆受斗二升

**資治通鑑補** 卷十四 文帝前六年 漢紀六

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漢書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聞譴何則白冠蓬纓師古曰白冠蓬纓服也師古曰蓬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首潔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舊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若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頭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學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師古曰中舉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掉持頭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慕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至耳忘身國耳忘家  
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  
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  
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  
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  
行政可託以權柄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喪失  
不須復加制節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故曰  
此之不為而願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  
辱責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諛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故以此讓上上  
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如前日列侯之妻前夫人列侯夫  
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

癸酉未央宮東闕罽鼠災如前日東闕與其兩旁罽鼠皆災也晉  
謂連罽曲闕也以罽鼠重刻垣墉處其形不惡然一日罽也後魏古  
今註曰罽鼠也又曰罽鼠者復也罽鼠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  
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曰屏謂之對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  
屏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屏人  
城隅為角浮思也漢時東闕罽鼠災以此語文參之則罽鼠小樓  
也故城隅罽鼠上皆有之然則罽鼠亦為屋以覆屏故稱屏曰浮  
思蘇武演義曰罽鼠者浮也罽鼠者思也謂罽鼠之文輕虛浮之貌  
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罽鼠之說有見於廟禁中之罽鼠唐  
太和甘露之變宦者李林甫與武惠北出者 民有歌淮南王者  
也此罽鼠當以舊註為正。罽鼠音浮思。 民有歌淮南王者  
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獨考許叔重作說文解詁又云一尺布尚  
可舂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八年以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淮南厲王長子安封  
阜陵侯勃封安陽侯  
夏封東城侯賈誼知止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

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  
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自誇於天下耳古曰言若  
是淮南王無罪  
漢廷君之也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曰公勝所為父報仇者  
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刺手以衛仇  
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  
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  
吳師入郢都蓋其父也及其遺楚殺子西子期以  
謀其叔父也則利也勝也言與國人俱斃也。刺音上聲淮  
南雖小豈布管仲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  
策不便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刺諸吳人為闕閭刺殺王僚刺軻事見  
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阻南面懸明  
人君盡政正坐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計上弗聽  
有長星出於東方文選曰李善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  
異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遂遂字也詩星

光芒參參如掃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大二大  
無常也大法彗字星多為除舊布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滕公夏

侯嬰薨嬰沛人也為沛縣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  
語未嘗不移日也高祖嘗與之戲而傷嬰為人所告高祖時為亭  
長重坐傷人乃自辯嬰亦證其未嘗傷己也已而獄獲嬰坐高祖  
繫絏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後以太僕從征有功食邑汝陰  
六千九百戶惠帝立德其脫己於下邑閒也賜嬰北第第一曰近  
我以尊異之與大臣共立帝復為太僕至是而薨爾登博物志云  
嬰至東都門外馬不行搖尾悲鳴得石槨有銘云佳  
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厥公居此室乃途葬焉

九年春大旱 至十年冬上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  
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猶言 昭不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



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

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詩小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

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焉送文公于涓文公遺孀姬之難未反而秦康卒穆

之屬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沉太后尚存唯一弟

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

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

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與兵騎

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

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

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

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

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補卷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七起文帝十一年盡景帝前二年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 夏六月梁懷王

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

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豈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言其於秦自植

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立太過於強也

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

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廬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言國

為所吞食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于適足

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

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

都睢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

大梁以其地卑濕梁起於新蔡而北著之河班志新蔡縣屬汝南

漢興為新蔡師古曰領淮陽包陳而南據之江陳即謂古陳國之

也如清曰連謂立封界也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

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

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



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初身無事畜亂既熟視而不  
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諛計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梁王  
指之楚也以墮馬死遂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而死時年三十  
三矣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喜城陽王草之子 匈奴寇狄道  
狄道縣為隴西郡治所師古 太子家令穎川權錯上言兵事太子  
曰其地有伏種故曰狄道 太子家令穎川權錯上言兵事太子  
屬將軍張嬰曰太子家令曰家令臣頃曰茂陵中書人曰兵法  
子家令秩八百石穎川本韓國秦置郡漢因之○屬音朝 曰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夏將  
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  
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  
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  
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鋌音禱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  
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  
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首相失此不習  
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  
同此將不省兵之既也備註將不省兵謂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  
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之力不能相 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音言 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  
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擾亂也古  
曰突騎言其驟銳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亦潤遠也勁弩所以  
可用衝突敵人也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如箭日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  
十人為什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如箭日  
處平易之地矢可以同射也臣頃曰材官驍發之官也射者驍發  
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驍發之善者春秋傳作  
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驍音都臬音藥 則匈奴  
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箭以皮作如鐵者被之 下馬地  
關劔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  
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  
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  
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  
小雖彊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度曰跌跌 則悔之無及也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諒者其眾數千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繁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  
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加之以眾衡與 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百問之書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端而萬不當也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犬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能音湯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憤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諂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其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四

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誅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律人出一算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

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人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纜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能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歲更見十三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遠常居者家室用件且以

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壘因山川地形之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謂其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謂有罪者免其罪無復其家謂民之欲往者予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無官且粟給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師古曰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也縣官為贖其民補註言所予之半畜產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依無係屬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五

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行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當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為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



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候服虔曰五百師名也仲馮曰古者成皆有期代  
常置也余謂五百師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  
為伍伯長也沈約曰傳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  
也今諸官府至師各置伍百四以象師從旅從古義也假軍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  
之能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  
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  
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  
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  
○還音旋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賞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  
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豈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  
膠其足也○還音旋也師古曰文前十一卷十二卷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後而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  
出軍陷直刻深師古曰陷與陷  
同謂峻陔也軍中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  
故時天下無治向書者獨濟南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不可徵乃  
詔太常使錯往受之伏生老甚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吳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金以其辯  
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釋武侯周勃卒勃徵時以織薄曲  
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師古曰薄為  
曲然則織薄曲者織薄為席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然為  
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  
向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澁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班志  
酸棗

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地志金隄一  
名千里堤在白馬縣東五里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終河積石為  
水城北十里曰咸曰金隄又水經注陳留縣故城在河南與衛縣分  
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 春正月賜諸侯女邑各二千戶三  
之以祭河也通謂之金堤  
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 三月除關無用傳師古曰兩  
分持其一出入關令之乃得通謂之傳也李奇曰傳築也師古曰  
古者或用柴或明船柴者刻木為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為之長  
尺五書符電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  
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師古曰捐瘠病也言  
無相棄捐而瘠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  
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  
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  
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  
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  
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  
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  
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  
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  
處強弱之中也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  
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  
服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



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  
 盛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  
 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買而賣  
師古日本值千錢止得五百也無者取倍稱之息如謂日取一錢二錢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  
師古曰日本值千錢止得五百也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  
商坐販曰買列市列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  
若今市中賣物行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求故其男不耕耘  
錢伯尚百錢也今倍女不織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師古曰  
錢伯尚百錢也今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干  
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綺乘堅策肥馬師古曰  
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綺請好車也師古曰  
資治通鑑補文帝前十二年漢紀七

精白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  
 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  
 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澠師古曰澠散也夫能入粟以受  
 爵皆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所  
 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  
 卒三人如謂日復三卒之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車騎者  
 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似湯池百步師古  
湯池為池不可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師古曰五大乃  
 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擢師古曰出  
 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  
 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  
 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師古  
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  
 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  
 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郡縣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  
 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略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  
 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  
資治通鑑補文帝前十二年漢紀七

是從事焉向寡師古曰從事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  
 樹而功未與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  
 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詔曰孝悌天  
 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  
 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  
 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  
 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安而以戶  
 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冥國有馬  
 生魚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桑盛師古曰明  
 日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



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緣德興百官之  
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  
除之 齊太倉令漕于意有罪當刑逮捕道長安意無男有五女  
相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於是少女緹縈奮  
父之言乃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  
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 漢志承卷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憐悲其意赦之意少喜醫方及長又更師同郡元里公乘陽  
慶元里里名公乘慶使意盡去其故方更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  
鵲名陽慶姓名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病無不愈然意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  
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故止書告其罪上既赦意即召問所為治  
黃治通鑑補卷十七 漢紀七  
文帝前十三年

病生死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意具悉而對且述其師慶之言曰  
人之生也安毅者過期不安毅者不及期故陽虛侯相趙章病過  
風迴風者風洞徹入臣診其脈當五日死後十日而死所以過期  
風人四支○迴音洞者以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耳 帝既感緹縈之事  
而赦其父漕于意五月遂下金曰制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  
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及刑  
刑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  
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今人  
謂之詩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  
息生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

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有罪而不亡逃者  
謂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丞相  
史為條條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髡去其髮及  
去其髮及其形髡者劓曰城旦者且起行治城春者 當髡髡者鉗為城旦春  
婦人不髡外髡但春作米也此刑也當髡髡者鉗為城旦春  
東其頭當髡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  
自告及吏至受賊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答罪  
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高斯右足趾者以其罪大重故從兩案  
師古曰止足也高斯右足趾者以其罪大重故從兩案受賊枉法受賂而止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  
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者重受盜盜物贖汗之身長此三罪已  
破論而又犯罪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春滿  
三歲為鬼答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春滿  
三歲為鬼新白繁鬼新白繁一歲為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制  
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制  
曰可是時上既躬脩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  
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  
資治通鑑補卷十五 漢紀七  
文帝前十三年

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  
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六月詔曰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  
無以異也其於勤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  
絮各有數  
乙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班志朝那縣  
屬安定郡  
劾曰史記匈奴傳也蕭關在朝那界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  
縣為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在隴山關在涼州平涼縣界  
蕭關朝那在平涼府城東南蕭關在 徐廣曰匈奴  
平涼府城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殺北地都尉印 段師古曰非  
也姓譯○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  
至雍甘泉班志彭陽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地志彭  
陽縣故城在今涇州南涇縣東二十里彭原屬涼州雍縣  
班志屬 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







傳漢高士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  
以為漢乃水德而決金堤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

五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帝  
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

張蒼由此自紕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立白帝赤帝黃  
高帝又立黑帝時赦天下高祖之為漢王也問有司曰吾聞天有

五帝而秦祀止四何也有司不知所對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  
五也乃立北時於是遂有五帝時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

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龍錯對策高第擢為中

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  
盡聽然奇其材是歲齊文王則河開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齊

則哀王嬰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

闕王福辟雍之子趙幽王之孫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十四年十五年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

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師古曰在渭

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華說謬矣余據水北為陽長安在

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華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

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補注渭陽五

帝廟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德長安城東北

五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附錄五帝廟南臨

灊火舉而祠若於是實新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

夫爵十九教有大夫五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

夫而上大夫不見於表王制師古曰制采也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

壇如道北長門亭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南

壇年縣東北苑中附錄時帝山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也

北立五帝壇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

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闔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

武成侯賢為番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

勃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

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

淮南分王厲王三子安陽侯也揚虛侯水經河水過彭澤縣注

引地理志曰揚虛平原之縣也城在高唐之西而南而班志無此

縣不知縣道元所置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蘇州

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索隱曰武

城縣屬平原正義曰貝州蘇州王都劉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

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都縣北二十里膠東王都劉班志

平昌侯國屬平原郡屬西王都高苑勃侯國屬平原郡屬濟南王都

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侯國屬南郡衡山王

都六陽關縣屬上郡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

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

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

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漢律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酺猶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十六年 元年

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辨九種注酺者為人

害之神也有馬醢有蟻蟻之醢與人思之醢亦為醢位如魯祭

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醢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醢焉正義曰古者

祭醢醢飲酒故後世民聚飲皆謂之醢漢書每有嘉慶令民

大酺是其事也後注云因祭醢而與其民長幼相醢注所謂平

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

氣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曰蒲州

今縣百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

鼎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

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而消陽長門

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詔曰聞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



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元後二年夏上行幸雍城陽宮黃圖曰城陽宮秦昭王所起六

月代孝王參薨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

最甚遼東遼東國時燕之郡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遂遺朕馬

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七 漢紀七

二正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濞惡民貪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闡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息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糶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

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跋履不

方有跋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跋履不

食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匈奴官自左右賢

四長 復與匈奴和親下詔天下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四荒

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遠也聞者匈奴跋扈邊境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

以重吾不德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但不安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轡於道以諭朕志於單

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棄細過借

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年

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七 漢紀七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蒼陽武人也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

罪亡歸及高祖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

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於高祖赦勿斬已

而有功封北平侯深德王陵終身父事之陵死後事其夫人雖貴

為丞相每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免相後老口

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年百有餘歲而卒帝以皇后弟豐廣國

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餘見無可者謂高帝大臣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

材官贖張從高帝梁國本秦陽郡漢為梁國如滿日材官之多力

以手張者為舉張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

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

材官贖張從高帝梁國本秦陽郡漢為梁國如滿日材官之多力

以手張者為舉張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

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

材官贖張從高帝梁國本秦陽郡漢為梁國如滿日材官之多力

以手張者為舉張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

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



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嘗入

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

告戒罷朝坐府中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嘉為檄召通詣丞相

府師古曰檄木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通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音嘉坐自如弗為禮責

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

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曰此者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巨賈

盜嘗道遇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益愧其吏乃之丞相舍

上謂丞相良久而見之益跪曰願請開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

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

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益曰善夫陳平絳侯輔

高帝定天下為將相君乃為材官蹶張非有奇計與攻城野戰之

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蓋受其言者欲以致

天下賢士大夫日聞所不聞故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針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

野人將軍幸教之引入與坐為上客

後二年春二月上行幸代 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蘇山

山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是歲匈奴

老上單于死子單于立

後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月未為晦天文書每月廿三日

相者月在日後則光體伏矣

五月赦天下 上行幸雍

後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是

年齊雍城門外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君子狗免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眾炸

火通於甘泉長安文顯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層上作枯棹棹

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至即應之以望其煙日燒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

姓而徐厲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

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補註句注山在太原秦滅義渠內河太守周亞

夫為將軍次細柳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

在渭北近石鼓嶺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讀日一宿

日宿再宿日信宿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期軍取長安西

資治通鑑補 卷一五 漢紀七 九

細柳渭北棘門關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按是也索隱曰按三

輔故事細柳在道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舊唐書肅宗母元獻楊

后葬細柳原南註細柳在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

為將軍次棘門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滋侯志松滋縣屬江

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道曰棘門在橫門外橫

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稱棘門在西安府舊城陽縣東北

十人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

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

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

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准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為後以亞夫夏四月大旱蝗古曰蝗即災今俗呼為蝗蝗說文曰一日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古曰弛不與與取○錄音播音錄○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古曰弛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倉在野曰庾庚曰民得寶爵庚胡公曰在邑曰

甲後七年備註是年正月辛未朔日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壽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文帝後六年

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罹遭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甯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衣車及毋發民哭臨宮殿中皆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釋服喪禮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無所不佩注云大祥除杖黑經白紵曰緇說禮冠者采緇也無所不佩者特較之緇如平常也凡正義曰釋而緇者禮祭

之時元冠制服服祭既而首著素冠身著素裳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著素裳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度曰大功小功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月也應劭曰此喪制者文帝曰幸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月乎三年之喪其質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乎又無七月也應劭曰此喪制者文帝曰幸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禮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禮也說者遂以日月易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漸即吉耳賈公彥曰布之精粗新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則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禮上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竊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以爲陵號耳師古曰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人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少使皆遣歸乙巳葬竊陵諡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文帝後七年

璽為身衣弋綈師古曰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謐曰漢長陵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哀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甯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兩錄帝好黃老之學嘗讀老子經公曰道尊德貴非可蓋問帝即幸河上躬問之帝曰城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吾民也何自高乎公即撫掌坐躍再拜在空中去地數丈便而答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也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後帝素書二卷曰熟研此經所疑皆了不事多言也言丁未太子即皇帝位應劭曰漢大敘畢三公奏尚于樞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應劭曰太子即天子位會如儀大升自降階前應劭曰生北面者首禮也舉以備下



後東山魏抄皇太子即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餘罷入成表狀如禮 尊皇太后稱

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是歲長

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 高帝封吳芮為長沙王傳成王臣哀初高

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

使特王也或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兼用鄧二說乃著令

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合者長沙王

車服土地 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帝既立張釋之以前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用王生計廷謝

帝得免王生善為黃老言處士也文帝時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

盡會立王生老人願謂張釋之曰我獲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

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延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

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文帝後七年 景帝元年 廷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孝景皇帝上 荀悅曰韓歐之字曰開文帝長子也應劭

元元年冬十月詔曰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

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辜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

不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大地

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

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

官具禮儀奏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

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

廟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

文帝稱宗是也師古曰應劭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

有德可稱貢父曰願說非也始受命 稱大則耳有功亦稱祖高祖甲是也制曰可 春正月詔曰開者

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

饟者或地饒廣蕪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

地者聽之 草謂曰蕪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

代下與匈奴和親 開封侯爵高帝 五月復收民田牛租 文帝

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 二十而稅一 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

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

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沒入

贓縣官吏遷徙免罪 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止于論決為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五 漢紀七 文帝後七年 景帝元年 本聖故令更嚴之所行謂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

所按察也所將謂將領也 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剗者笞三百率多死

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 孟康曰重罪而不可為人其

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

令張敞為廷尉 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正 平陸戰國時齊

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 中大夫禮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

人 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疑 以廉謹得幸

張敞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帝由是重之用為

九卿敞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

敢大欺上其獄事有可御御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而封之

其愛人如此 初文帝嘗病癱瘓通嘗為帝吮之文帝不樂從容



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問疾帝使吮

癰太子雖吮之而有難色已而聞通常吮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

帝崩帝立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遂沒入通

家財尙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

長公主者館 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西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臨江王餘為淮陽江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發

之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及後二年來朝有詔令諸王更前稱

壽歌舞至長沙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

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詔曰故相國

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

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竈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 竈錯宗廟垣為泰請誅錯客有語錯恐夜入宮上謂

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

太上皇廟垣垣也 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

北服度曰漢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垣之外餘地也。 竈

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故

允官居其中 師古曰允謂散輩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

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賢至舍因歐血

而死錯以此愈貴 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封侯陶青為丞相 丁巳以內史竈錯為御史大夫

資治通鑑補卷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漢紀八 起前三年盡後三年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

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

詹事曹嬰詹志詹事曹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詹事隨其所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

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

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梁王以此益驕 十一月楚國呂縣有白

頸烏與黑烏羣鬪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對向以為烏羣

也白頸者小 春正月乙巳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洛陽東宮災 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是時趙王

因吳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大吹守兵革

之象龜北方解取之象逆言失職交于異類以生害也 初孝文

時吳太子入見楚漢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 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

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

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

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

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時淮陰枚乘為吳王郎中知其情奏書諫

曰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願披腹心

而效忠忠唯大王少加意念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

極之高下重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

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

出其出不出聞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

於乘明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

壽敵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

乘乘卵之危走上天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

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

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音音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

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爰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

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泰山之罿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單細也單統統猶言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算失夫十圍之木始生

如櫟足可擗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樂行不

知其善有時而棄禮背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

而身行之吳王不納乘乃去而之梁從王遊後吳王使人為秋請

孟康曰律存曰秋秋曰請應劭曰冬當 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

斷秋秋先請擇其輕重也 請音淨 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



祥語見韓子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謂欲得民心以爲卒者羅其刑隨時月予平賈者灼曰謂借人自代爲卒者官爲出錢羅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蒙更居更過更也此言邊更與平賈者謂歲時存爲邊更合自出於今吳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費之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則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卽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師古曰與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

賈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三 恩補

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室室之屬也。至有惡惡二音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卽秦郡郡高帝更名。及前年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賢爵事有姦後改爲高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懼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病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用舌食也蓋以犬爲喻言初括糠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括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括有括是二音又食入聲。吳與膠西知名

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師古曰謂疾在身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肩也謂敵之也。窺謂大王以簡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罪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職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懼然駭曰說文懼驚也。驚師古曰驚也。驚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尚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師古曰營也。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爲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洋猶翱翔也。方者有。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

賈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四 恩補

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救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須待也。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而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謂王今承一帝尙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魯川膠東濟南皆許諾。齊王將國蕭王賢膠東王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愛詩於浮邱伯。浮邱伯者荀卿門人也。元王少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復遣子卬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卬魯詩元王亦有傳說元王詩。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卽位師古曰置酒少常設後乃忘設馬。醴多米二宿而熟。



生退曰可以逝矣禮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疆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得麻之衣之精衣使雅春於市皆灼曰高舉并正身而春之謂步曰休侯富使人諫王孟去齊居休侯城註曰休地名蓋即者耳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皆至吳王濞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五

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殺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將闔初雖許楚後復狐疑背約城守濟北王憲欲起兵會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為渠率渠他補註漢書吳王傳云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註曰三國謂膠西菑川濟南也通鑑此處何以更有膠東耶與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任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請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關東越關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郡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餘年其君王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肯願以身從諸王又曰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金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願諸王勉用之且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常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於是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棘壁在宋州南殺敗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王武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郡初文帝且崩戒上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詔曰為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子悼惠王絕無後孝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吳王濞信德反誘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六

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邱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勳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上又欲求將察宗室及諸賢無如賢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意王孫當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



家者於是遺曲周侯鄭寄擊趙班志曲周縣將軍榮布擊齊使嬰

屯滎陽監齊趙兵班志滎陽縣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諱

錯父聞之從潁川來潁川人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

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

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

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儻之旁吳所未下者可

以予吳徐儻二縣初袁盎嘗為吳相其兄子種說之曰吳王驕日

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

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無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言吳王遇

之甚厚而錯素與盎不善錯所居坐蓋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

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辜詔

赦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班志御史大夫有兩丞袁盎多

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豫未決人有告盎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

以反願至前日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計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

曰吳王即山鑄錢資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

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

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諂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

子弟亡命鑄錢姦人亡命者太子曰命名也故相誘以亂錯曰盎

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

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

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適謂削

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

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

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熟計之

乃拜盎為太常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

丞相青中尉嘉廷尉尉失其姓廷尉張敖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

欲疏羣臣百姓乃又欲以城邑子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腰

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載云乘錯衣朝衣斬東市

司馬遷曰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

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豈錯等謂耶

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兄仲之子德封

界泰山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軍從吳軍所來也臣懼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

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

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

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豈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

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

善吾亦恨之爾遂鄧公名先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

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善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歸 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  
王令拜受詔宗正於吳也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  
己爲東帝尚誰拜不何見盎而兩軍中欲劫使將盎不何使人圍  
守且殺之初袁盎相吳時嘗有從史盜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  
之如故人或告從史從史乃亡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  
從史及盎使吳爲吳所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  
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  
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  
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  
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  
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十里明見  
梁騎馳去遂歸報太尉亞夫將行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  
安出此處鄧都尉得無卽上文之鄧校尉爲蜀者僕射者邪不然何多奇計之相同也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樞  
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能極破吳必矣亞夫曰  
善卽以其計請命於上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今據漢有乘傳  
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將會兵繁  
陽師古曰會兵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  
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彼灑阨隱之閒彼山灑池之閒其道阨隱且  
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則不過  
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藍田至洛陽其道更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直入

武庫洛陽有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  
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不自意也  
今吾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或正吳王傳載太尉喜得蘇孟  
也蓋洛陽人皆樂有從傳七國得以爲精六乘傳使吏搜殺灑閒  
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大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昌邑梁地  
所治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懇條侯於  
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  
騎兵出淮泗口韓王信之子頗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爲弓高侯功  
臣表弓高侯營地地理志弓高縣河間國蓋類當  
受封於文帝之初而河間國則三年所置絕吳楚兵後塞其饑道  
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饑道  
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尙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  
乃得頗敗吳兵吳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下邑  
資治通鑑補 卷一六 漢紀八 十  
縣國欲戰條侯堅壁不可戰吳糧絕卒飢敎挑戰終不出條侯軍  
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絳壁  
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  
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  
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謀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  
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蘇林曰祿伯能將兵徒自損耳吳  
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  
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



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  
 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  
 將老將曰此年少摧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  
 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凡軍行有  
 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  
 假候假司馬皆有副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獨周邱不用周  
 邱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邱乃上謁說王曰  
 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開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  
 有以報王乃予之周邱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  
 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吏告曰吳  
 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  
 相告下邳皆下周邱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  
 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  
 之境班表王國  
 有中尉掌武職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  
 至道發背死初條侯之出關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  
 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  
 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  
 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  
 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淮走  
 丹徒丹徒志丹徒縣屬會稽郡即春秋之朱方地也志丹徒故城在  
 泗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向徐州記秦使諸衣擊其廣固謂  
 之丹徒壁處今在故縣係東越欲依東越  
 西北六里丹徒縣東南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  
 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師古  
 謂以子或撞殺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天子駒亡走閭越吳楚反凡

三月皆被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為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  
 隙梁王張敖  
 張敖曰姓路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將周使路中大夫告於天  
 子張敖曰姓路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  
 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  
 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  
 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  
 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  
 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  
 國會漢將藥布平陽侯曹奇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  
 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苗  
 川王各引兵歸國以此觀之則所謂三國者乃  
 膠西膠東苗川無濟南也膠西王徒跣席藥  
 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  
 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  
 韓頌當遣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辜復故不降者  
 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問膠西王於降與不降之間  
 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王肉袒叩頭  
 詣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  
 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  
 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罷錯天子用專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  
 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  
 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  
 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十一 十一



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鄒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鄒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可入邊樂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齊文帝十六年受封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險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師古曰言權謀動力既不能難恐不能自全故陳卿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舉濟北舉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歐白徒之眾師古曰白徒素非習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牛瓦解士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曾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師古曰西山謂殿及華山也抵手也攘卻也袂衣袖也今人言師古曰自也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居之未央樂抵未央猶言至帝所也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助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體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梁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樂布既破三國兵又誅齊趙兩王以功

封鄒侯復為燕相於是喟然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 河間王大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帝嘗幸上林詔綰乘遊而問曰君知所以參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可來何也對曰死罪竇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師古曰綰曰具在上使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誣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帝欲以吳王弟德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德哀侯廣之子即德侯也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之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魯王餘好治宮室欲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登其堂聞鐘磬琴瑟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休侯富坐戍反免侯削屬籍久之聞其數諫戍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疆等四人共養仕於朝 四年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釋漢書載十月日食事在秋七月之後夫漢既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則每歲之末無多十月故移置之四年之首然漢書五行志此歲無日食事 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應後曰文帝十三年除關無用傳 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滿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 子微為膠東王初七國已破竇嬰以功封魏其侯又以為太子傅 故每朝議大事條侯與魏其列侯莫敢與抗禮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闕薨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安 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 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之子名捷班

志曲城縣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 廬江王賜不應而 往來使越至衡山 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及吳 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

濟北以衰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 越相按據班志廬江故 淮南文帝初分淮南為廬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廬江郡則其地

楊郡文帝初分淮南為廬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廬江郡則其地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景帝前四年

盡在江 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其地在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代陽縣案隱曰 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縣名在長安東 北四十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

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濟北貞王勃薨 初梁王武以至親有功 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帝聞之心弗善

也太后知帝意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王使中大夫韓安 國入使安國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子之孝為臣之忠而

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 向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擬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

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 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

譚人言警車旌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佳節驟驅馳國中以太諸侯 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 去聲 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

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 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言之於帝帝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太后長公主亦厚賜 安國既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衣獨不

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 內史甲懼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爾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

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六年冬十二月霖霖雨三日 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

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景帝前五年

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 女而仲死 臧兒也高祖二年更名 更嫁長陵田氏生男盼勝

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臧兒下筮之曰兩女皆 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可言決也 內之太子宮生男

徹徹方在身 同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 子其母栗姬齊人也長公主嫫欲以女嫁太子 嫫文帝女景帝之

故謂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 公主嫫降堂邑侯陳午生女是為武帝陳皇后 栗姬以後宮諸

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 夫人許之 帝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

得阿嬌當以金屋貯 山是長公主曰說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 帝亦自賢之又有異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帝嘗體不安屬諸



姬子於栗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可應言不遜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夫人知之陰使人趣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諸官臣諸日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與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武帝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意其有實不欺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採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鴻臚行人謂大行請又他書謂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耳非表誤也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而改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贊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悲恨而死 庚寅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

皇后王氏 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為御史大夫劉舍高祖功臣孫安族劉濟南太守郅都為中尉始都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景帝中二年

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買姬如廁買姬即買夫人生趙野王彭祖中山王勝野

竟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買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甯買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乃還薨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遂及為中尉先嚴酷行法不避

責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并腐師古曰腐其

辰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 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

八寸原都地名蓋屬焉山國 六月壬戌暹星見西南大如二斗器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墻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廟太宗

文書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閒與臨江王何謂臨江王也魏其侯費臨江王既為書謝

上因自殺買太后問之怒覺都官未幾帝又使使持節拜都為

門太守是武帝改郡守為太守故太守之名始見於此匈奴素聞都名引兵去不敢近

門匈奴至為個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太后復中

都以危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

斬都初臨江王之被徵也祖于江陵北門既登車軸折車廢江陵

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都所傷死江陵北門遂

存而不改既而葬藍田燕數萬衛士置家上百姓憐之 夏四月

有星孛于西北 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秋九月甲

戌晦日有食之 梁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景帝中二年

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子榮廢之太后意欲

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

也親親謂親其弟而後之尊尊謂尊其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

跪席舉身曰諾能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

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

立與夷其後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卒與與夷爭國 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

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

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建建梁王山此怨袁盎

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之時盎以病免家居與閭

里浮沈相隨行關雞走狗雜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



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時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甯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故刺客之來問盜於人人諸公譽之皆不容口乃見盜曰臣愛梁王金來刺君聞君長者吾不忍刺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益心不樂家又多怪乃至楛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盜刺殺之安陵郭門外及他議臣十餘人

司馬遷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

時求賊未得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

資治通鑑補卷之六十九 漢紀八十九 梁王

按梁車捕公孫詭羊勝詭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邱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也。誅音恤犯上禁權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初王與勝詭有謀枚乘嚴忌皆不敢諫鄒陽

獨爭以為不可故勝詭譏之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

紅貫日白虹兵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象日有象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白起伐趙破長平欲遂滅之令衛先生說昭王請益兵其精誠上

達于天故太白蝕昴道分也將有兵故太白蝕之也樊於期借

刺秦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

誠舉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

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王奢齊臣也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

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

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書奏梁王王使人出之

卒為上客及梁事敗勝詭死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齋以千

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

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今子欲

安之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智韓魏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

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

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忠計以為眾不可益



竊自薄陋不敏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事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于心曰椒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皇后兄也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合於前故來侍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酒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庫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三十一

思補

乘閒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廡霸昌廡在長安東坊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里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僕也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事策矣帝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叔初到官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敢自言若主魯王餘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吾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此不大出遊數年卒於官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甲申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酤音賣 五月丁巳立皇子乘為清河王高帝置清河郡於齊地之開今以為王國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三十一

思補

秋九月蝗 有星孛於西北 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土廢粟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賢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南皮章武皆彭越之子章武侯也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賢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賢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



夫桃侯劉舍為丞相秦隱曰桃縣

禾也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高帝置常山郡為趙國呂后分

六月丁巳救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

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無罪者失職朕甚憫之有罪

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謂原情定

於死而以律 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服也讞平議也地震

西中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朝見天子漢法凡

當西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

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置長安不

於禁門內飲於省中 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十一月改諸官名

改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大匠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令長

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行為大長秋主爵中尉為都尉 文帝五

年聽民放鑄錢法大亂民又多作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

誑耀窮則起為盜賊至是乃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春二月乙

卯上行幸雍郊五時 三月兩雪 夏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

也車駕衣服宜稱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

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不如法者三輔舉之

上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

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

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背如滿曰然則先時得得更人舉一罪

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六

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鴈門有匈奴之險如瀉日

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郡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

匹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馬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

苑馬以廣川 吏卒戰死者二千人先是李廣為上谷太守匈奴

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

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徙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

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誘騎者見皆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

我廣令諸騎曰前並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令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

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

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梁孝王

薨王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而薨

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故

太后愛之及薨寶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

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

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

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秦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孝王未

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黃帝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二十四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

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甯成爲中尉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

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東溼薪猶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

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

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及爲中尉其

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城陽其王喜薨

其王喜文帝前四年薨文帝薨王八年

戊辰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

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師古曰假

理不當所讞之人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

日民得酺酒中三年禁民酺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

資治通鑑補卷十六 漢紀八

日班志上庸縣 壞城垣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舍之免相也實

太后數言魏其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

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

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初

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

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問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載師

曰載大樽孔頂達曰熱肉帶 通無切肉又不置著亞夫心不平願

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

君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前曰非故不足君之食

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著此由我意

於君有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

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彼可以

葬者如清曰工官官名張晏曰 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買

也庸知其盜買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汗亞夫書既聞上下

吏吏簿責亞夫師古曰簿責者責之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

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一云帝責吏云 召詣廷尉廷尉

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

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送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

死初亞夫未封侯時爲河南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

歲爲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

資治通鑑補卷十六 漢紀八

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立亞夫何說侯乎然既

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

也居三歲其兄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

爲條侯至是果餓死獄中 是歲濟陰哀王不識薨

紀後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

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夏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

師古曰以粟食馬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之者沒其馬入官 禁組害女工者也應劭曰禁今五采繡是也組今殺粉條是也

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 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

錯采非禁也○師古曰 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



備災害疆母孺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使牟  
萬民也 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其無謂也 姦法謂借法作姦  
盜其分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  
告天下使知朕意 五月詔曰人不忠其不知忠其為詐也不忠  
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忠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  
足今賞筭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筭不必厭於甚愆之貨筭四得官

母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則十筭十萬也 漢法貨萬錢筭百二十七然  
古者按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貨十萬乃得為吏據應說如是  
則漢之選官雖其人才德可取又必料檢其家貨滿十萬乃得為  
吏也夫漢高純陳平於亡虜舉妻敬於稅夫豈有選取富人作吏  
之理也意貨筭十以上乃得官者直是納貨為部之價其錢數必  
滿十萬乃得為部耳故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貨為部此其一證  
而武帝時仲舒對策亦云長吏多出於郡中郎吏二千石子

資治通鑑補 卷之九 漢紀八 武帝後二年 秋大旱  
帝選郎又以富貴非必貴也由此言之則知漢初之用人自二千  
石子弟以蔭而官而外庶士欲為官者必納錢十萬以上乃得為  
郎中郎景帝嫌其太多而減之是也然猶未能盡革其弊可為  
嘆息至武帝始有四科取士之法其選舉方出於才德乃其後兵  
興財竭至以結羊為郎則選益濫矣彼固謂郎職至卑不妨與  
世通籍一以資國用一以課豪有力者發憤干世之思以杜其不  
逞無補之患然郎吏一轉即有民社之寄 秋大旱

後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補註日月皆食之事漢書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晉大文志云  
也五帝座也十 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 幣者所以通有 無易貨賤也 不識其終始開歲或不登  
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吏發民若取庸 取庸取其資以饋用也 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  
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 甲子帝崩於未央宮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  
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  
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於陽陵 班固曰自崩 三月封皇太后同  
母弟田蚡為武安侯 班志武安 勝為周陽侯 史記正義絳州開喜  
陽侯 初王太后在民間為金王孫生女及為皇后諱言之帝既  
立弗知也韓嫣 嫣字王孫弓高侯驕富 乘閉白言太后有女在長  
陵也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乘  
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  
資治通鑑補 卷之九 漢紀八 武帝後二年 庚子  
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  
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  
帝下車泣曰噫大姊何藏之深也 噫音瓦北人驚 詔副車載之迴  
車馳還直入長樂宮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  
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願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  
下泣女亦伏地泣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  
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  
主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 韓嫣者弓高侯驕孫也少與上  
學書相愛媽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  
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媽常與上臥起後江都王入朝從  
獵上林中上未出先使媽乘副車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



辟從者伏謁道旁，嬀不見江都王，怒見太后而泣。太后中之以法，賜嬀死。附錄西京雜記云：嬀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語，曰苦飢。寒逐與丸。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六 漢紀八 景帝後三年 元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七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九 起建元元年 盡元光元年 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董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位五十四年，改元十一。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元興、元壽、元初、元始、元和中、元康、元延、元鳳、元龜、元壽、元初、元始、元和中、元康、元延、元鳳、元龜、元壽。

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於此。漢文曰：封禪書云：其謂其後三年者，蓋蓋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年號之起，在元鼎。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補廷廣川故址在河間府。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元年 思補

南二百里，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



明文武之功業周道衰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臣謹按春秋之文求土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王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

資治通鑑補遺 卷九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元年 四庫全書

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毋乃任刑之意與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一元之意言春秋以一年為元年其中有意存焉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宣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以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蒞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序靡民以淑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漸惡人臣歸頑抵冒殊并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資治通鑑補遺 卷九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元年 四庫全書

吾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上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仲舒對曰臣聞良玉不琢恃其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謂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故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謂授之位以試其材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諛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誡平殘賤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罔圖空虛四十餘年國號名罔也罔與也謂領錄因也而禁制之也夏曰均稟殷曰美里周曰嗣上秦曰罔罔漢曰若虛魏曰司空○罔音誦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中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貪故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



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教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員文學之謂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元年 五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寘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訾與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善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肯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官而任使之偏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

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景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自異處矣於是天子復冊之仲舒又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元年 五

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有耆老長幼之施榮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問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喻致明喻古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外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無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既不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揅常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次也揅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六

思補

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其是天下以古準今抑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繆音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詭音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是所則有上齒傳者也言鳥不四足○傳音附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勳於末師古曰末謂工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嗷嗷苦不足也嗷音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朘音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藉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昔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乘三之辭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七

思補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于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莊助天子擢為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即弟子亦莫見其面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易帝子帝之兄也

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

王何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

亦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

君欲伐齊問於柳下惠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

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

誼也 春二月赦賜民爵一級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空 行三

銖錢師古曰新鑄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銖音殊 夏四月己巳詔曰先者艾奉高

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八 恩補

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

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五月詔曰河海潤千

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六月丞相衛綰免丙

寅以魏其侯實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蚡

俱好儒推穀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謂進賢者若推車

般然主於進也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感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

公秋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申公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

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

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

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舊人故舍魯邸 是歲丙寅甯成

抵罪髡鉗

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帝方好藝文而安辯博善為

文辭且屬尊故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

乃遣及是入朝獻其所著書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且受詔曰食

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國都頌故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

必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露上與

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

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太皇太后好黃

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

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九 恩補

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初實嬰既相

籍福往賀因又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

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然今以毀去

矣嬰不聽乃令列侯之國欲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又舉諸

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

皆不欲之國故毀言日至於太后太后滋不悅至是嬰與太尉蚡

皆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有石奮者年十

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

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從其家長安戚里孝

文時積功至太中大夫景帝時為太子太傅奮及四子皆二千石



景帝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季  
 景季年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  
 趨見路馬必式蓋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  
 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  
 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  
 訢訢如也惟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  
 教喪哀戚甚悼子弟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皆自以為不及也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  
 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  
 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而萬石君尚無恙其為郎中令時每五日洗  
 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驗身自浣滌復與侍者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十一 恩補樓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嘗書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誤書馬  
 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建在上側事有可  
 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為內史醉  
 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  
 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之慶及諸子後入里門皆趨至家慶  
 嘗為太僕御出為上御車而出考異曰按百官公 上問車中幾馬  
 卿表慶不為太僕蓋嘗攝職也  
 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  
 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為嬰勢交  
 本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

昌為丞相昌高祖功臣許益 初昌已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  
 嫖帝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  
 上為太子事見上 以其女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竇太主恃  
 功求請無厭上患之皇后驕妒扼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  
 以求子然卒無子后寵浸衰皇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  
 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作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耳  
 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上被竊上孟康曰被除  
 自被除今之上已被視 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河東  
 也曹音弗視音異 陽侯平陽公主見上未有子豫求其家子十餘人飾置家及帝過  
 之出侍帝無所悅既飲讒者進上望見衛子夫獨悅焉平陽主因  
 送之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十一 恩補樓

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衛子夫得見  
 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  
 數矣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  
 師古曰野遺子 侯家供事也 與子夫母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青長為侯  
 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即 館陶公主也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  
 與壯士篡取之耶之騎從者郎中有車 戶騎三將逆取曰篡 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  
 中建章宮監據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 中 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為建章監而兼侍中 賞賜數日閒累于金  
 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時又有邢夫人與尹夫人同  
 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于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  
 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  
 此非邢夫人也帝曰何以言之尹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常人



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  
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夏四月有星如  
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 班志茂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  
時大臣議者多冤竄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  
求疵答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齊建元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代王登參之子文帝之孫發與勝皆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 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  
故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欲思者不可為歎思之積於心則歎歎  
之聲則其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  
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  
泣之橫集也 幼音音 天眾煦漂山聚巖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三年

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  
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  
肉紛騰蓬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 麗酒 明月耀夜  
最靈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味不見泰山何則物  
有蔽之也 音音 今臣雍闕不得聞謔言之徒齋生道遠路遠會莫  
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薰何則所託者然也  
義音 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 史記正義曰  
師古曰信解云肺附如肺肝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象其  
輕薄附著大材按此說最是疎矣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疎  
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慶云太陰  
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于太陰所以  
逆順知其死生 王曰肺肺腹心也余謂史名從肺附則謂說  
為是若從肺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關東故曰今羣臣非有說  
東藩以親屬言則勝于帝兄也 音音 又音色

李之親鴻毛之重 師古曰黃也李者其前中白皮至薄 羣居  
談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  
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惻惻如傷 惻惻思 假寐永歎惟憂用老  
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  
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平原  
地高祖置郡焉九河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  
皆在平原渤海郡界 濟川王明坐殺中傅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漢諸王國有大傅秩  
王左右亦主傅教導王乘 廢遷房陵 班志房陵縣 七國之敗也  
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 吳王子駒亡走閩越 補註閩越即今 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  
東甌閩越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蚡  
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

國往救也莊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  
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  
所憇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考異曰史記東越漢  
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 吾新即  
云太尉讓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 位不  
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會稽東 會稽守  
欲拒擯不為發 無漢虎符助乃斬一司馬諭意 指 謂諭諭以天  
符之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  
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  
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  
得失自眩矜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  
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邱壽王 吾音音 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三年

國往救也莊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  
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  
所憇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考異曰史記東越漢  
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 吾新即  
云太尉讓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或亦誤耳 位不  
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會稽東 會稽守  
欲拒擯不為發 無漢虎符助乃斬一司馬諭意 指 謂諭諭以天  
符之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  
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  
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  
得失自眩矜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  
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邱壽王 吾音音 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



朔災人枚阜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枚阜者乘之孽子也年十七上書梁王買得召為郎後遇讒沒入家室阜亡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所得之大喜召入侍詔阜不道經術而善辭賦其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阜阜自言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就音委也上雖寵異諸士然相如常稱疾避事特以辭賦得幸朔阜不根持論好談諧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俳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名在扶風懷德里縣南獵長楊東遊宜春長楊宮名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瀾水出南山赤谷東北延長楊宮宮有長楊園名其地在蓋屋界師古曰宜春宮也在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十四 恩補

長安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立春觀在長安城西非東遊也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終南山橫互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敬藍田凡雍皆此一馳驚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京兆也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人翁曰無漿止有弱耳且疑上為盜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媼觀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媼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媼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媼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羽林郎屬郎中令師古羽林宿衛之官言如羽之多也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

等諸宮師古曰宮為休息更衣之處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注宮在蓋屋縣長楊宮東北○作音昨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邱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峻故俗呼為阿城盤屋屬扶風山曲曰盤水曲曰屋村師古曰盤屋唐為宜陽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師古曰中尉秦官也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漭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產水亦出藍田入于渭涇水注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平曰陸關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十五 恩補

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陸產富饒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師古又有所稱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蠃魚芋即藟也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為芋魁其小者附屬甚眾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鎬水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于昆明池北在上林苑中補註鄠故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北鎬故城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其賈晦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兔之苑苑古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家蕪發人屋櫺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師古曰耆至也至老之境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馳馳東西車驚南北有也○易音陽又音職



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與蘇林曰樂與也防也言車與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預憂之變補計言一日之樂有張揖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黃父曰不足以為不字當作亦隄亦乃以彼易此其父欲改不作亦殊誤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續之官而諸侯時宮中設九市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資之卒有秦與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百官表給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二歲為一獸皆能突人○獲音綜研堅率變觀四音言慶忌勇期黃育鳥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射狼獲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父曰不存猶言不虞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獲逢蒙之技方不得用苦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下文云存獲之意羌夷接軫也軫後車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起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繫之變張揖曰銜蓋明者達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經堂此言雖小可以考異曰此多非今年事因莊助論大上善之救東風及微行始出終言之甲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於東北是歲南越王佗死其孫文王胡立乙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秋八月川廣惠王越清河哀王榮皆魏無後國除二王皆丙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安也聞者于陵上作之既有正殿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為休息開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殿皆有園寢承素所為也說者祠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泰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不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為古不墓祭皆設日壽陵無立寢殿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市買郡縣月癸巳丞相昌免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市買郡縣田園極膏腴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之屬官主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秋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胡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



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  
 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  
 天下布德施恩天下攝然孟康曰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  
 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外之  
 地剪髮文身之民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不可以冠  
 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  
 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  
 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  
 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服虔曰  
 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  
 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  
 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師古曰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十六 恩補樓

也或八九百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視之若易行之  
 里或千里也 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古師曰言不見兵革  
 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  
 不輸大內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酒也味厚故  
 酎也八月嘗酎于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內都  
 內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言越國解遠既不輸  
 土貢又不輸酎金丁中國一卒之奉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  
 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且越人愚  
 慧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  
 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可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  
 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  
 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 陛下  
 不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

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師古曰資入越地輿橋而險領托舟而入  
 水舟車故用肩輿以行托曳也○險險同托音拖 行數百千里夾  
 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謂水道多巨石船行上林中多蝮蛇  
 猛獸應劭曰蝮蛇一名地蝮也蝮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  
 死師古曰蝮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  
 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殺文文闊有  
 毛似猪鬃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蝮之類也今俗  
 名謂之郭說得矣應劭曰若土色所在有之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  
 俗呼土也其蝮惟出南方○蝮音福 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  
 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王長也簡忌以其  
 軍降處之上塗班志塗章郡有新塗縣應劭註云塗水所出  
 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十九 恩補樓

外憂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骨未入其  
 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愁苦之氣薄陰  
 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  
 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深溝山  
 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  
 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強能難邊城服虔曰為邊  
 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臣竊聞  
 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即嶺水也班  
 章南壁際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謂大庾嶺水北入豫章不可以大  
 章在于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嶺石○嶺音橋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班志餘干縣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且上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緯又音那又音釋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補註按上書殺鄧但傳聞未有確信是誰所殺故曰甲甲之為言猶云某甲也餘善雖弑君未嘗誅死此云甲以誅死者亦傳聞之誤耳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絕賞以招致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六年

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音休去聲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其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音頓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險阻音險惟兔之逃竄而入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劬師古曰劬音勞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維擊越師古曰屠維音屠維尉姓屠名維又使監祿鑿通衢道師古曰鑿音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

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補註行者顏謂顏色行伍是拒敵之意文穎解作雁行無謂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師古曰病折薪者與主馬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轂為同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屨馮玉凡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響應陛下聖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清曰得其地不足而為一日開眼之娛也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允塞言王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武帝建元六年

道信充滿于天下則徐方進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使發一使發是時漢兵遂出未諭領閩越王郢發兵拒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相國也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立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即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師古曰繇音繇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



謀亂而後首誅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闕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請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谷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喜好語而入不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助既諭南越及淮南而歸上大悅之助嘗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增富人所辱願為會稽太守於是從其請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庶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武帝建元六年

大江開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助對願因歲計入朝乃復留侍中 是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比屋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曰矯託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治日擇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史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大常中大夫令太僕為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寔時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又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此也史略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戀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七

漢紀九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賈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未置左右前後將軍秦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盤洲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則罷不常置也○驍騎將軍又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為伍也部有校





尉任有 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刁斗

一斗畫炊飲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銅無緣荷倪

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銷即鈴也埤蒼云雉溫器

有柄斗似鏡無緣○鐘音焦銷音宣又音消

銑音姚又音調摩音皮又埤規之埤則音比

莫府省約文書然亦

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籌

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

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

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

識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

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

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

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

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

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

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哉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

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補卷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 起元光二年盡元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

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高祖功臣有深澤侯遂將夕

非解為司寇少君當是為傅匿其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

舍人班志深澤郡東南深澤縣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如活日物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

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

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上有

故銅器以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

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壽

可益益壽而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

游海上見安期生列仙傳安期生琅琊人賣食臣棗大如瓜安期

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遺方

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藥之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

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如前曰亳亦謬也





除郡子據班志在蜀山陽郡亭作薄謬性也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帝居也淮南子太一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紫微宮者太一之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備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方曰天神寶者太一太一在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謬音妙

一佐曰五帝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元牟黃帝名神斗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鴈門馬邑豪蓋馬邑縣屬鴈門郡豪謂以貨財武因大行王

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

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始屬趙服度曰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

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

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佗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

查治通鑑補卷十九 漢紀十九 武帝元光二年

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

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

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堅

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

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構車相望應劭曰構小車也○構音備此仁

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

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

與兵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墮音墮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

卷甲輕舉深入長險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

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言以中遺敵人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

令其備獲也

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最騎壯士陰伏而

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

光元年蕭登書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 太中大夫李息

為材官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

邑縱兵陰使蓋為閉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

城降縣有令有丞長吏也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蓋乃詐

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

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至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首

查治通鑑補卷十九 漢紀十九 武帝元光二年

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

縣界魏武州故城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 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

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

各二人時尉尉史行微見寇因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

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

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

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

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

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土三萬

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撻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遊說也撻

謂畏懼者要斬師古曰應說 願望也如清日軍行而逗

非也逗謂止也撻謂屈弱也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

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



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略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配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海師古曰頓邱地名出按頓邱東郡頓邱乃在頓邱東北恐誤今不取頓邱頓邱即今大名府之 夏五月丙子復決滹陽瓠子滹陽縣屬東郡瓠子城以南滹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滹陽縣北十里即瓠子河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野服處注漢書武紀曰瓠子堤名在東郡白馬縣林曰在瓠城以有滹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即

漢陽縣境地名也補注漢陽即今東昌府之濮州注鉅野鉅野子口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鉅音戶注鉅野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其北通淮泗泗水由鉅野而通汎郡師古曰即今州鉅野縣通淮泗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郿郿縣屬清河郡補註即今東昌府之夏津縣○郿音輪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初孝景時魏其侯寶嬰為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諸郎也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為丞相魏其失勢諸客稍自引而怠傲惟故燕相灌將軍夫獨不去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蓋吳楚反時戰嘗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

可隨喪歸奮曰願收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道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往復太尉周亞夫壯義之恐亡夫乃同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而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稱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諸請所與交道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百人陂池出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甯潁水濁

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卿相侍中賓客交游之間若相相待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雖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妄乃駕自往迎丞相按史記元文云夫以服請宜往六字難解故漢書改曰夫以服請不妄其相許來其備具則我今日不得不再往請之乃駕自往迎丞相魏其是不得已之意此夫之所以不懌



也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且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隙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已灌夫魏其是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三年 六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至是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魏其曰事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灌賢 灌賢之孫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咕嗚耳語灌夫本姓張其父曰張孟為潁陰侯灌蒙姓灌氏為灌孟之從計與亦子何謂之為校尉夫之劍少傷復請往擊吳軍何壯義之恐亡夫乃言于太尉太尉固止夫是類陰侯兩世加恩于灌夫父子灌夫于潁陰侯乃通家子也此所謂臨汝侯名賢乃灌賢之孫改封于臨汝者也其世世思

情故不避席耳而夫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甯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匿也謂避其家 入不使之知也立召入具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三年 七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辭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衛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灌音 歷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



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丙史  
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丙史曰公平生數  
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輟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  
起入上食太后天后亦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今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吾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甯能為石  
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甯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  
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  
與長孺其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  
不自喜君何不自喜君言君何不自愛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殺歸曰臣以  
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三年四年

君魏其必內魏杜門辭舌自殺辭音宅又音賣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  
賈豎女子爭言何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  
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響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  
魏其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立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  
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  
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而族誅去  
庚元光四年時魏其侯竇嬰雖坐罪應死羣臣多冤之上遂不欲  
窮治其事田蚡遂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其號哭訴太后  
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於冬十二月晦論殺嬰於渭城漢法  
不行重刑故蚡於冬盡殺魏其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蚡病一身盡腫若有

擊之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視之言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營欲  
殺之竟死世間尚有鬼殺一著少而畏懼于人心及淮南王安敗  
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  
殺草 御史大夫韋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前日為天子  
引安國蓋因奉引而墮車時帝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  
甚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安國為人多大略  
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必出于忠厚雖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  
賢於己者也於梁舉蓋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  
之惟天子亦以為國器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敖為御  
史大夫韓安國疾愈上以為中尉 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  
是德景帝子帝兄也實事求從民間購書必為好寫與之畱其真  
是務務其實以求真是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五年

加金帛賜以招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  
招致率多浮薄河間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舊  
書之前余錄獻王傳書者即謂周 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  
餘篇被服造次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  
請居常時之服習造也余謂被服者言以備衛衣被其身也補註後服  
次謂急遽時之行動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官應劭曰辟雍  
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余謂對三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  
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  
河間王所獻雅樂齊表太樂官屬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  
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問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  
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知曰獻諡曰獻王



漢君臣奏記杜業之言曰河間王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  
後輩備皆能之孝武帝時王經被廢去必于仁義間以五  
轉對無窮孝武帝絕然難之謂王曰賜以七十甲文于  
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樂因以終焉

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

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

也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

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

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

醬此志者蜀醬也蒙謂對德曰枸醬如桑其樹高二三寸味酢

又不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則說非也裴頠曰按漢書音義枸木

如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廣志曰枸

香色味辛下氣消穀唐本草註曰枸醬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

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湯五飯李心傳曰枸醬廣豐

皆有之實草類也蜀中者綠木而生如桑葉熟時正青長二三寸

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葛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葉

皮黑肉白其苗如浮萍葉似桑葉合慎師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

而辛烈唐蒙謂王恢曰自將何則廣生殆蜀本也枸醬之味全類

枸音年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繁華也華陽國志

下云道經番禺夜即軍至且蘭縣於岸而步戰既敗夜即

日將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

爲鬱水南流入交趾界對曰唐州治化縣漢鬱林郡之鎮

方也地也鬱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爲鬱狀江即鬱水也蓋

番禺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州界也唐志

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爲南越王都謂之番禺今四川道廣州府

音亦爾致詳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畜生又無蠶桑故其

椰木外皮有毛似樹欄而散生其本性剛作銀鋤利如鐵中石更

利惟中蘆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薄稻米片又似夢野中作餅  
廣志曰枕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秀無枝條其嫩生葉不  
過數十以櫻葉破其木肌理難入數寸得越赤蒙歸至長安問

黃帝可食也○可音更樹音并樹音鹿音吾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糶出市夜郎華陽國志夜郎王

本夜郎國附屬初有女子流於越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聞其中

有號聲剖而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

侯以竹爲姓至是遂入朝封王後又爲武帝所殺夷其國以竹王

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帝乃封其子爲侯

及其死也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夜郎者臨牂

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桐

亦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然亦不能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

王黃屋左纁纁音音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

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

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 從巴蜀徑關入李文字曰符關在沈黎郡又云在

及衣重也 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爲郡地

註符關在雅州榮縣縣東北四十里一名天險關據邱味九折坂

之險○符音 遂見夜郎侯多同多同夜郎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

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秀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

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李文字曰犍爲郡治營元

日營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舊有犍山後漢志營水過有桐郡入

延江水水經註沅水出且蘭縣至潭城爲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

州費州州州即秦且蘭夜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

有夜郎縣詳州建安縣有古夜郎城西近犍爲東近旌旄皆其境

也章懷太子曰犍爲故城在 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今眉州隆山縣西北○營音開 犍道爲郡宋白曰古犍國縣有犍夷曰道故爲犍道今

四州馬湖府 作者數萬人又轉漕萬餘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



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賁唐蒙等因諭告巴蜀吏民曰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侯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逃亡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九五年

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今奉幣役南夷即自賊殺或逃亡抵誅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傳國志雅州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章昭曰笮在越巂文頤日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笮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巔崎嶇曲九折乃至上下有瘴水即

王尊叱服處康曰邛都其地陷為汗澤因名邛池南人呼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開州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州冉冉駹國康曰其人依山居土聚石為室至十餘丈○音音秦時常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愈猶勝也皆灼曰南夷謂冉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子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康曰本葉榆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畜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斥開廣也張揖曰沫水出岷平外至樊道入江華陽志漢嘉縣有沫水李父子曰若水南至大入若水南至牂牁柯為微通零開聞山縣北二十里與開縣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零與雲通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九五年

微音橋孫水張揖曰孫水出壘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相如少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聞梁孝王好詞賦乃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宰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白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釀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五年

十四

思補樓

文君僅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相如乃與文君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天子大悅拜以為郎至是持節往使西南夷道經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于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附錄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將聘茂陵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遺之曰皤如山上雪皤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復復妻妾嫁女不須啼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又遺之以書曰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鸞渙宮有木衣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督於淫而不悟朱紱繭明鏡缺胡語隔芳華欲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談相如復書云五味鹹其齋先稻黍

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鸞渙宮有木誦子之佳音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文君校好眉色如望遠山險際常若芙蓉膚采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前渴疾及得文君悅其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 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阻險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秋七月大風拔木 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婚道事覺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居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宮在長安城東南附離長門賦序曰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司馬相如取酒乃為作長門賦以奏皇后復執幸序雖云然然實未嘗復幸也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董偃者與母以寶珠為事年十三隨母入出寶太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五年

十五

思補樓

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射御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主因令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袁叔謂偃曰足下私侍公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袁叔曰願成廟遠而無宿宮又有棘竹籍田秋足下何不自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則安枕而臥矣偃頓首曰謹奉教入言之主主立獻之上大說主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袁叔壽叔因為董君畫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恐一日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有所恨不勝大願願







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湯則多詐弊習以御人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 八月螟食苗心 是歲徵吏民

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計者上計簿

歲漢諸京師上之借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  
給其食後世流誤因乘此遂謂上計為計借關則不詳妄為解  
說云秦漢謂諸侯別使曰計借借次也晉代  
有計借簿又改為陪失之稱遂致誤後學 菑川人公孫宏少時

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

孝謹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宏年已六十以賢良徵為博

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宏乃病免歸至是復徵賢

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宏宏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

固推之乃行國人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

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

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繻倍

繻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縶音義此自少

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

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貝有入

數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竊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

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

撲滿一枚宏至太常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

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

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

罰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

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五年 二十九

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

則羣臣遠李奇曰言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

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

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 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戾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

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理則民親而不暴

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

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

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者

愛也義者立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

要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時

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摺宏對為第一拜為博

士待詔金馬門如宿日武帝時相馬者東方作銅馬法獻之立

日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 復上書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

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更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

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

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

異也臣聞周公且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

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宏稱周公之治宏之材能自視

孰與周公賢宏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

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五年 二十九



服習至可牽持駕服惟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宏尚竊遲之齊人轅固季景時為博士嘗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寶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之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空城旦法律之書也道家以吾儒之言為急故比之于法律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怨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豕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為罪至是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宏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四郡蜀漢南越交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五年

蜀郡廣漢郡 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宏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宏為人恢奇多問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每朝會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五年五月詔策賢良于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按宏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曹川固推上宏其策文頗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官表元光五年宏為左內史據則宏之再舉賢良不在元光元年明矣荀勗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為漢西京雜記亦云宏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若此類食之詔在八月則宏不容於今年已為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之於年未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宏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為此年之策疑宏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嘗與汲黯請問黯先發未能明今從漢紀

之宏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宏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詰廷宏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宏宏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宏言左右幸臣每毀宏上益厚遇之上嘗釐至郎署見一老髭鬚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江都人也姓顏名馴文帝時為郎上曰何不遇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今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顏馴三事本出漢武故事後世皆誤用為馮唐事故白樂天詩曰重文輕武式尚少素馮唐又如劉孝標辨命論左太中詩皆誤為馮唐然止曰顏髮白首而已借馮唐傳父老何自為顏句略相于涉至于尚少之事則顏馴之事與唐何干且所謂三朝者指文景武而言也而白氏六帖乃云文帝問顏唐對曰臣三朝不遇豈可于文帝時便舉二世而言之邪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光六年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買車船令出算大司農鄭當時言資渭為渠下至河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軍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痼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視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因推墮兒奪其弓鞭馬南馳追騎數百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脫歸漢下放廣吏當斬贖為庶人惟青賜爵關內侯







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師古曰司馬法言善言兵善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  
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余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而附錄其法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  
也舌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主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  
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  
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  
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  
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  
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  
河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而東流過雲中  
橫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衛青

李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渡西河至高闕匈奴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使北流千餘里過  
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  
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至高闕則與漢書  
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則西  
河之側者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盡芻輓粟師古曰  
糗糧謂引車船也起於東疆瓊耶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東疆漢書作黃腸師古曰黃腸二縣並在東萊言自  
東萊及琅邪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  
得一石至杜佑曰師古曰文登縣○陸音誰男子疾耕不足於糧  
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  
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  
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  
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

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  
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  
盜侵軛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  
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  
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宜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虜易乃使邊  
境之民靡弊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  
行其私也願陛下詳察之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  
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秦師古  
日節止也秦華也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示也  
其慕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  
民難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眾臣願爲民  
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  
少陰陽和萬物蕃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五霸更起匡正海  
內以尊天子五霸既沒天子孤弱號令不行強凌弱眾暴寡田常  
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  
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蟻民無所告訴及至秦王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伐胡又使  
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  
古曰挂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  
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



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儂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  
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  
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闕巷仗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  
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於霸王時致使然也秦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  
患也今徇夷朝夜郎降羌熒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  
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  
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  
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  
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  
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同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三

思

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劬魯諸侯非公  
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太盛也下觀秦  
之所以滅者嚴法深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  
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  
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干乘之尊  
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也窮巷賸棘矜棘與棘同師古曰偏袒大  
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也何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  
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  
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楚吳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

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  
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  
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  
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閉者關東  
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  
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  
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  
上書按服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熒略葳州主父偃尤親幸  
此等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三

思

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  
橫矣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  
收賓客棄我我既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  
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鼎  
二鼎三魚四腊五節古曰五鼎烹謂  
被饑烹之味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甲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凡杖毋朝考異曰漢書武紀曰賜淮南  
淮南王安蕭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凡杖按諸侯表蕭川  
王志在位三十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  
同此云蕭川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奮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  
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  
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



不宜願陛下命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  
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日詔諸侯王  
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姓名於是藩國  
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初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錯行  
之故求雨則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及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上主  
父偃候仲舒見而嫉之竊其書以奏上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  
舒不知其為師書以為大愚以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  
不敢復言災異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  
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  
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

長平侯國 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  
頭侯 按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武當  
縣界晉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  
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  
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  
萬人築朔方城 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黃故城按是蘇建築計  
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黃故城今為德勝 復繕故秦時蒙恬所  
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  
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亦始  
於此漢既築朔方郡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東曰  
斗辟縣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 三月乙亥晦日  
其中造陽地也杜佐曰造陽在今為川郡之北 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

於建元 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  
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善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皆三百萬以  
上於茂陵 貫同軾人郭解 班志軾音關河 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  
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  
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  
意身所殺甚眾以軾借交報仇滅命於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不可勝數及長吏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虐為  
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  
故云 軾音關又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出入  
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  
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吏曰是人吾  
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問其故及解使  
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  
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洛陽諸公在此聞多不聽者今  
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  
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乃聽之解執恭故不  
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  
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是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  
旁郡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入關關中  
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初解之徙也軾人楊季主子為  
縣掾實舉之解兄子斷楊掾頭已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以又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



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問殺此生斷其  
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  
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師古曰睚眦也  
也言睚眦相許者即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常大逆無道  
之也一說睚眦目貌遂族郭解

司馬遷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取然天下無  
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  
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游俠傳序云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 三十一 思補撰

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懷獨  
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  
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識之不倦今  
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  
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  
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  
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  
也然猶遭此災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  
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稱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  
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窮

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  
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  
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  
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使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  
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  
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闔巷之俠脩  
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  
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 三十一 思補撰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并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  
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  
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  
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  
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  
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  
君以周窮交魏齊之阨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  
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腕而游談者搃音以四蒙



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  
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  
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  
游俠則孟郭解之徒地勢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  
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  
死而不悔季路死于衛侯之難仇牧死故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讓民曷由知禁  
而反正乎古之正德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  
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縻  
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  
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

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設詐  
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取色仁以合時好連黨  
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  
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  
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  
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  
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  
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醇厚而吐辭選  
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眾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

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  
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飭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  
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  
食之業以供饗晏之好甚且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糞日甚  
詩箋以果實相遺者苞苴之又曰苞苴其要魚肉書記繁於公文  
或私務厭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  
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  
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譽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  
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  
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  
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辯絕淫智放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

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  
大定而化成也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燕之  
肥如即今水平府之盧縣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  
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王澤始封齊厲王次昌亦與  
其姊紀翁主通王將闡文帝十六年封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  
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入眾股  
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  
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徧召  
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我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



門遂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僂少時游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彭祖景帝子上書告主父僂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僂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僂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宏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僂本首惡陛下不誅僂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僂方貴幸時客以十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御史大夫張毆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班志蓼縣屬魯國也蓼侯孔繁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世傳經學蓋謂孔臧子後也安國為從弟安國孔子十三世孫○蓼音了又音六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官百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鄰右招本秦丞相史往來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三月

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囊器虎子之屬武帝紀綱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總掌御座壺壺朝廷榮之

古訓使永坐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乙元朔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廉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

降漢 以公孫宏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宏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宏

無以宏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宏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宏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宏誠中宏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

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憎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宏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強國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置祁連山祁連山名祁連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張掖西北祁連山支即今之赤斤蒙古也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其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姓名甘父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置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得開亡鄉月氏西走數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二年三月

十日卒大宛 西域傳大宛國治崑崙山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大宛間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導者引路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長安萬二千五百里○關音個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乃還拉南山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南山也連終南山即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置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為太中大夫甘父為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三十歲唯二人得還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長騫以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

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長騫以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



壽國疑不能明故因是歲伊雅科立終言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

之○身毒吉乾篤即後世所謂天竺也

代郡太守恭代郡唐壽州武州界及略千餘人 六月庚午皇太后崩武帝母王太后

也 秋罷西夷獨道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

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成其郡縣專力城朔方 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以太中大夫張湯為廷尉湯為人多陰陽伺人主與俱上下時

止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宏等以迎上意千乘兒寬

少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貧無費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

賃作賃音任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其精勤如此寬為人溫良有廉

智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以射策補廷尉文學卒

史時湯所用盡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會廷

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因為之作

奏即時得可湯異日見上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

以寬對上曰我國聞之久矣湯由是向學以寬為奏議掾音年入聲

每用古禮義決疑獄奏事即得議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曰為臣

議如上所實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得釋即奏事上善之曰臣

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

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班表廷尉有左右監掾千石漢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

謂持文深刻欲致人於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

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

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

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

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

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兩元朔四年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上郡唐

之地高祖置定襄郡地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補 卷十八 漢紀十 武帝元朔三年四年

資治通鑑補卷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一 起元朔五年盡元符四年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宏為丞相封平津侯

勃海郡高城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勃海高城縣也有平津鄉

相宏則既相而後封侯時上方興功業宏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庭門而引客別於御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每朝觀奏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世宗元朔五年

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宏嘗奏言十賊

曠弩 師古曰引滿曰曠音郭 曠音郭 曠音郭 曠音郭

議侍中吾邱壽王 吾音 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 師古曰五兵謂非

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

守衛而施行應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糧鉏鎗相

撻擊 師古曰撻摩田之器也 撻音 撻音 撻音 撻音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

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烈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

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

事也 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

射天地四方註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 大射之禮自

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古者天子射於侯諸侯射於大夫

大夫射於士士射於大夫大夫射於士士射於大夫大夫射於士

士射於大夫大夫射於士士射於大夫大夫射於士士射於大夫

大夫射於士士射於大夫大夫射於士士射於大夫大夫射於士

射之禮 恐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

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宏宏謂服焉

宏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宏為從諛宏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

端景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宏乃薦仲舒為膠西相汲黯嘗毀儒而

觸宏宏欲誅之以事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

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仲舒至膠西王聞其

為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仲舒凡兩相驕王能正身以

格物諫諍其上教訓其下所居必治及去位家居不問家業惟以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世宗元朔五年

修學著書為事始帝欲崇儒術乃其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

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亦

不廢吾邱壽王者始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

春秋高材通明遂遷侍中後出為東郡都尉是時軍旅數發年歲

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

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

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復徵人為光

祿大夫侍中 格五者暴虐也其法乘五 春大旱 匈奴石賢王

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

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

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候



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日裨王小王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伉音杭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願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為合騎侯晉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軍之名也都尉韓說為龍頤侯班志龍頤侯國屬平原郡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九 武帝元朔五年 三

音洛公孫賀為南宮侯亦音飽李蔡為樂安侯樂安功臣表作安樂校尉李朔為涉軹侯涉軹班史高帝傳作軹軹功臣表作軹趙不虞為隨成侯公孫戎奴為從平侯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班史豆作實皆賜爵關內侯時衛氏支屬侯者凡五人貴賤天下而始皆因子夫以進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治日廁視也師古曰如說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坐為起然則則則則者輕之也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世曰武帳帳成帳為武士象

池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及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田叔之子仁與榮陽任安相善俱為大將軍衛青舍人同心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故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青嘗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使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兩人拔刀斲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至是有詔募擇大將軍舍人以爲郎青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少府趙禹來過青青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故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九 武帝元朔五年 四

上之殊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禹悉召青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仁與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青見此兩人貧意不平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青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青不得已上籍以問有詔見問能略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殺於河上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宏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員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見寬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



臣贊曰漢注卒史秩百石余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初景帝末廬江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減省少府用度郡中儲財物供太守私用者亦買刀布蜀物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興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思補

教令出入閭閻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及帝之世令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也備考漢書武帝時其與太學則漢家太學始於武帝無疑惟水紀不載其事無從考其歲月不亦不載僅於文翁傳中帶言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故因此處為博士也秋匈奴葛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初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其餘賓客多江淮閒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

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謂吳王濞起兵時也今彗星竟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雷被太子故得罪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更不敢效之也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塞關奮擊匈奴者謂音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賈坐禮節閉不相能賜即安之弟也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衡山王后徐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思補

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朝車鍛矢朝兵車也樓車也鍛治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期  
 元朔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功臣表翁侯屬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驢弩將軍咸陽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日斬首一賜爵一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  
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  
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信元光四年十月及敗匈奴誘之遂  
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  
周勃曰班表廉即屬郎中自大將軍出未嘗斬神將今建棄軍可  
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凡軍行重軍正率軍  
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去大將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  
中使秩千石如舊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禽也孫子之言言大小不敵小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  
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  
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  
失臣意且使臣職難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

資治通鑑補

武帝元朔六年

七

思

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亦可乎軍吏  
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初平陽縣吏  
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  
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票姚効與輕  
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計其所  
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一日獲軍失亡將人數則捕斬  
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於是天子曰崇姚校尉去病  
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  
父羅姑劍奴左右大當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皆都侯之上  
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季比再冠軍師古曰封去病為冠軍侯  
父亦單于季父也羅姑其名比類也封去病為冠軍侯  
南陽府鄧州城內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  
級封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

益封止賜千金爾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常乘說大將軍曰將  
皇后教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  
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上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  
實言上乃拜將軍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翁侯  
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借教單于益北  
絕棘師古曰直度曰絕棘與漢同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  
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  
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  
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  
贖罪免賦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  
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五級曰百長六級曰千夫七級曰  
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長十一級曰軍衛此  
黃治通鑑補武帝元朔六年元狩元年

資治通鑑補

武帝元朔六年

八

思

紀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  
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益麟云麟身牛尾馬  
一角獸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處  
不踐生草不履居不宿行不入胎奔不從羅網正者至仁則出今  
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身牛尾馬  
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鬣雅麟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鹿而頂  
未如其果為麟也○廣音君於是以為五時時加一牛以燎久之  
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立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  
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濟北王勃淮南厲  
封勃山王孝景四年封濟北今王勃子成以為天子且封禪上  
王胡也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改為泰山郡以爲天子且封禪上  
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



等日夜為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為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甯萬倍吳楚之時臣聞微子過故國而

卷十九

武帝元符元年

九

悲於是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大王不從臣之計

今見大王乘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淮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軍下廷尉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宏怨淮南厲王殺其大夫乃深構淮南事於宏宏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皋之口據三川之險漢河南秦三川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事九

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奏請於天子之書從郡國豪傑高賢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逮諸侯太子幸臣逮追對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言不須而發而已因又問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伍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飛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若此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與士卒共食得

卷十九

武帝元符元年

十

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

雖古名將弗能過也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附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言使人詐為得罪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等如發蒙振落耳發蒙謂物所蒙覆而去之皆言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裘盜衣求盜卒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問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罷遣出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到不



殊而身首不能離也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迹如此市  
因捕太子王后閉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  
反具以置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  
安自劉殺王后茶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  
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  
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  
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  
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  
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軺車鍛矢與王  
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  
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  
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劉死王后徐  
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  
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武帝元狩元年

可馬遷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  
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  
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  
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儂勇輕  
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 詔曰君者心  
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憺懼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  
國接壤忱於邪說而造算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

為慮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既孤寡  
獨或置於衣食甚憐憫焉其遺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縣三老  
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  
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  
縣鄉即賜毋贅娶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萬人入上谷  
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  
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 土著謂有城郭常居 多善馬馬  
汗血 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收五色母馬置  
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從肩  
膊出如血號 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  
則大夏其東北則烏孫東則犂犂于窰 犂犂于窰在南山下居西  
資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 水經注崑崙山西北有大水名新頭河  
度蔥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注而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武帝元狩元年

東南流注中天竺國又西還安息南在於雷海雷音海即  
西海也在安息之西卑斯之東南東連交州海○軒音軒 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 水經注河水一源出于窰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帶行  
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關關在燉煌西界括地志  
蒲昌海一名蒲澤亦名鹽澤亦名輪日海亦名勞蘭亦名鹽澤  
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蒲音天 鹽澤  
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源其一出蔥嶺一出于真山海經云  
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流注行地下至蔥嶺山于窰國  
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流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漢澤即鹽  
澤也西域傳云于窰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  
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安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山洪  
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  
山中高四下曰懸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唐曰閼風黎  
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溢下稱合眾流色赤行益遠  
七水并注則河河源東北直莫賀延城尾臨其地蓋鄯南之西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所築  
居咸池秦築長城起臨 南接羌隔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



皆行國隨畜牧奄蔡國在東居西北端大澤無蓋北海云

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獨

布臣贊曰印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度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

義曰印都耶山出此竹因名印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

土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身毒音乾篤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

以蹇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

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

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宜當也徑直也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安息治番兜城臨鴛水去長安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

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得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 漢紀十一 三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

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師古曰

求問際出驪出再出徒出印燧指求身毒國

而行徒斯倫也以手點物

請與斯同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以梓南方閉樹昆明

使見明於夷也師古曰樹即今樹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南

甯州諸蠻所居是地雜記昆明即今四川行都司之鹽井衛軍

民指師使司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於是漢以求身毒道使通滇國滇國也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莊

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洩於如劍流

故謂之滇池滇為益州郡後改為永昌郡魏晉之開為晉寧郡唐

為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滇王當羌謂漢使者

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

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

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

元狩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時 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

宏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

夫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

大夫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

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謂之林年復與李蔡為丞相

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歷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

從史記表始汲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

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侯湯至御史

大夫故黯時丞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福心不能無少望

嘗謂上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嘿然有閒謂人曰

人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括地志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 漢紀十一 三

一名剛丹山在甘州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

者復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之姓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

也今鮮卑中有是姓者即其種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

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

漢日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即浮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

人以為天神之像而祭之今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

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

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

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

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

陳外柳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

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



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  
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  
自如無賞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  
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郡使諸博德築建康障於過小月氏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至祁連山得單桓舍涂王塗音及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神小王七十餘人祁連山即天山也與焉支山皆匈奴中善地焉支支美女祁連宜畜牧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左

忠

侯以從票騎有功校尉高不識為寇寇侯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僕多奴種來降漢功臣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表僕多作僕明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取駿銳然亦政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兩落不偶師古曰雷謂雷落謂墜落故不諧稱而無功也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江都王建與其父易王所幸淳姬等及女弟徵臣姦時徵臣為益侯子婦在長安建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恭王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言之建大怒斥吉建遊雷陂雷陂即廣陵之雷陂在今揚州縣城

之北平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祝詛音同詛又謂人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驪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既而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以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初買臣以莊助薦拜為中大夫數年坐事免無以自資乃從會稽守郎者寄居飯食久之召待詔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泉山臨海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其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若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乃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即拜為會稽守令到郡豫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與軍俱進買臣乃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即值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郎與其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郎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郎吏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郎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殿吏乘驛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初買臣未遇時家貧好讀書不事生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薪相隨數止買臣毋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吾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怒曰如公者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左

忠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竟自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慕  
 閒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食之至是買臣出守會  
 稽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買臣入吳界見其故妻與夫共治  
 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  
 月其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之於是悉召故人與飲食諸  
 嘗有恩者皆重報之居歲餘徵入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 膠東  
 康王寄菟寄景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渾邪子怒渾邪王休屠王  
 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  
 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  
 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  
 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票騎既渡河  
 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師古曰恐  
 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  
 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  
 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深  
 陰侯班志深陰縣 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票騎  
 千七百戶其狀似侯以辟帝自往臨視問左右皆曰帝中道還南  
 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賜美酒羊飯大境臣臣  
 乃言詔曰可已後又曰某所有公魚池捕魚數頃陛下以賜臣  
 臣則方言詔曰可已後又曰某所有公魚池捕魚數頃陛下以賜臣  
 義而賜可先見其商前若一齊等無可故謂之賜可其後一歲  
 所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中大夫食其多 按師  
 而乃云其後一歲所渾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中大夫食  
 去其地原有舊宮而生野野後更名建章諸先生遂渾邪之降也  
 其新名而書之耳史漢中如此類甚多不必疑也

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  
 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何出  
 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漢徐以驟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  
 做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買人與市者坐當  
 死五百餘人黯請開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 曰夫匈奴攻當  
 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  
 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函獲  
 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寒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  
 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警若奉驕子恩民安知市買長安  
 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  
 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 漢紀十九 武帝元狩二年

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也  
 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  
 俗爲五屬國五郡謂隴西北地東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  
 塞頂之亂身戰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衝青收河南而邊關益斥  
 其國號而屬漢 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關縣西南塞外積石  
 郡昭帝於元始六年方置史追書也○允吾音沿衙 西竝南山至  
 鹽澤空無匈奴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師古  
 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班表黃門屬少府師  
 子百物在焉 帝遊邊見馬後官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  
 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 漢紀十九 武帝元狩二年



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  
侍中賜馬都尉光祿大夫賜馬也非正馬車皆為副馬一日賜  
近也疾也光祿大夫中大夫帝改其  
名日礪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嘗賜累千金出則驂乘  
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  
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礪姓金氏為金氏貴  
本初日礪  
沒入時年甫十四其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  
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礪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  
乃去

醉元巡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 夏五月赦天下 淮南王之謀  
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南事辭運寄  
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二十九 思補樓  
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又封其所愛少子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衡山國都六  
故改為六安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 山東大水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  
郡國倉廩以振貧民府芻藿之數也一日  
庫廩名○會首怪 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  
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  
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遺禁恬卻奴得其河南進陽之地千  
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  
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漢  
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  
寡天下之繇 上將討昆明以其閉  
使也 漢以昆明有滇池補註昆明  
即今雲南  
府之昆 方三百里若地志云滇池在朱州西二十里一名波陵池  
長五十里湖七十里風雷一動波浪凌山不云三

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  
輔舊事昆明池蓋地三百二十頃南  
註長安昆明池在上林苑中有浮草臺刻石為魚每至雷雨  
常鳴吼聲尾皆動旁有二石人象牽牛載女立于河東西杜甫詩  
所謂機石機絲虛夜月石鱗 是時法既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師古曰入則於  
及五大夫 五大夫五大夫舊爵二十等之第九  
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徭役  
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  
法皆請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  
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人風之詩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  
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  
人為員文景之閒禮官肄業而已樂章殊未備也帝即位乃定郊  
祀之禮祀太乙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邱也於  
是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二十九 思補樓  
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初詩新  
也爾近也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  
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既而暴利長屯田燉煌數於渥洼水旁渥  
音濕 見有異馬來飲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次令馬習玩  
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其馬欲神其事云從水中出獻於上上  
使為歌次入樂府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  
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  
然不悅延年性知音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故上用以協  
律 上招廷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  
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  
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



盡陛下誰與其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

有才而不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願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元狩四年冬窳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築緡錢舟車時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鹽鐵或財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鈔鈔音鑄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

貨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如音日雜銀大者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鵝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橢音橢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建元五年

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桑宏羊以計筭用事咸陽齊之大農鹽鐵南陽大冶皆致生業千金宏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者不必用善年十二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者鈇左趾鈇音切

為之者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符云鈇即鉗也張斐漢律序狀如鉗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鐵代鈇也音符

計重二斤長一尺五寸鈇音大又音節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率緡錢二千而一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及上征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羊不習仕

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君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語丞相宏宏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上乃不許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多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

於是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式初不欲受拜上曰我有羊在上林中欲令



子牧之式乃受拜布衣草躡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善其言欲試使治民拜為緱氏令緱氏使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春有星孛於東北 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

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

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

之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轉者謂軍糧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

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帥都尉

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

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能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

之而今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遠也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

孫放新失矣大將軍亦欲使救與俱當單于放失矣見上二年曹本與以友又脫青於單于而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

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武剛車也

漢志諸軍有牙戟其飾飾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礫小石也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強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師古曰紛擊亂相持搏也殺傷大當殺傷各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

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趙信城師古曰寶顏山也得匈奴積粟食軍詔一日悉燒其城餘粟

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膠遺

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香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長史急

實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

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其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後臂善射度不中不發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

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

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初廣從弟李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

下甚遠乃以軍功封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而廣終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語曰  
 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  
 人然以擊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  
 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  
 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  
 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有子當戶椒敢皆有父風當戶為郎  
 侍上上與韓嫣戲嫣不遜當戶擊之嫣走於是上以當戶為能  
 司馬遷曰余觀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詞及死之日天  
 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恩補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  
 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  
 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  
 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  
 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  
 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故謂之左方亦謂之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  
 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翰海  
 名也崔浩曰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積土增高曰禪禪祭地  
 曰禪羣鳥解羽在火州地甚沙磧大者名者人馬用失沙中生  
 草名登收 兩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  
 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路博德  
 侯衛山為義陽侯復陸支  
 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

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  
 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  
 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  
 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  
 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  
 何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  
 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班表太官有令  
 有丞主勝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  
 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為戲也  
 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為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恩補

武知有 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  
 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  
 萬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  
 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  
 自朔方以西至今居班志令居縣  
 屬金城郡往往通渠置田官置官以  
 主屯田吏卒  
 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  
 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倣曰班表丞相有二  
 長史秩二千石匈奴新破困宜可使  
 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倣於單于單于大怒醮之不遣是時博  
 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  
 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  
 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師古



日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循山自度辨窮月下吏曰能  
吏士而為蔽障以禦寇也謂之候城 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羣臣震懼  
無敢忤湯者 是歲汝豔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河  
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先是甯成為關都尉函谷關也吏民出入關  
者號曰甯見乳虎乳虎者新產子之母虎也乳虎護見故益猛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  
為南陽太守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縱盛氣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  
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  
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鞠曰  
為死罪解脫一切皆捕而鞠問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是日皆報  
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原父曰縱掩定襄獄一切  
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  
以論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  
為報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

武帝元封四年

恩補

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擢郡中  
家敢往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弗法謂弗即有避因其事吏之亦  
滅宗避謂不盡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  
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官河內  
至長安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  
家盡沒入償賦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奏而天事論報至流血十  
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  
無火吹之盜其頗不得失之蜀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  
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  
擢為中二千石正卿及列卿溫舒為人少文居宅悄悄不辨至為

中尉則心開然其為人諂善事有勢者其家有勢雖有姦如山弗  
犯無勢者視之如奴雖貴戚必侵辱鮮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  
烹其治中尉如此其爪牙吏虎而冠多以權富君音初李延年  
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甯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  
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  
男是為昌邑王既而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  
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  
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  
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婦音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  
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

武帝元封四年

恩補

必見之夫人遂轉鄉獻獻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  
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那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  
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  
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  
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  
意尚何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畫其  
形於甘泉宮其後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帳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於  
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  
 日駕車辟惡鬼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殿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  
 而道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  
 作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爾雅武故事云文成既誅月餘有使者  
 自關東還達之於漕亭還言之上乃疑其棺無所見惟有竹筒  
 一枚附錄此事史記以為王夫人漢書以為李夫人漢公以為李  
 夫人本時少翁誅已久矣漢書誤也此蓋必有其所考據但此傳  
 史記略而漢書詳吾從其詳者以俟後人之再訂總之通鑑之載  
 此事要以明方士之術不足信耳不在辨其為王為李之孰為確執為說也 天農令鄭當時免時漢  
 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當時任賓客為大農儻人多  
 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當時  
 字莊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 漢紀十一 武帝元狩四年 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  
 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  
 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及為大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閉門者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  
 其餽遺人不過糝器食每朝俟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  
 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  
 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  
 公以此翕然稱鄭莊莊初上之使莊視決河莊自請治行五日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音音糧請治行者何也莊與汲黯皆  
 好士士多歸之及兩人中廢家貧資客益甚  
 司馬遷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

乎下邳翟公始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  
 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毀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資治通鑑補 卷十九 漢紀十一 武帝元狩四年 手

資治通鑑補卷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 起元符五年盡元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符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地葬其中當

下吏自殺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乃請鑄五銖錢周郭其

質令不可得摩取銖于是詔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補註自是五銖錢歷宣元

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改自是年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

萬餘云考異曰漢書食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

銖錢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符五年是時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

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以為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迫術要之處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

伏謝不受印詔數冠子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全病力不能

任郡事補註狗馬之心謂報主之心也史記舞之心今三字今依漢書補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

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君今召君矣願淮陽吏民

不相得者徒得君之重師古曰徒但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也重威重也

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嘗足以拒諫

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

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

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

居淮陽如淮日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其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

四十石耳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

石耳石耳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

政清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

莊青翟為丞相武彊侯許不讓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彊侯莊青翟是也天子

病鼎湖甚晉灼曰黃龍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鼎湖本在京兆後分屬宏農秦昭曰昔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湖日鼎湖即

今之湖 巫醫無所不致不愈初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服虔曰游水縣名後漢人名晉灼曰地志游水水名在臨下之

神下之故為巫 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

子無憂病病心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置酒壽宮所置壽宮以奉神君臣儀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

星長安 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

故城中

然居室帷中神君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祇然後入因巫為主人

關飲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孟康曰策畫之法也其所語世俗之

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時上卒起幸

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

乎衡之

元符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上既下繕錢令而尊卜式百姓

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繕錢縱矣縱肆也可告繕錢天下中

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即治

郡國繕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皆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產業媮音偷內史義縱以為此亂

資治通鑑補 卷二〇

一一五



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格音郎

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恨其父者謂令其父恨自殺也乃擊傷大將軍

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師古曰雍之所在也至甘泉宮

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獵湖甚病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為何年

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政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

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

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敢有男禹亦有勇尚氣嘗與

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懇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

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繫欲刺虎上壯之遂救

止焉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初作誥策 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誥王如尚書誥諸李奇曰今敢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曰漢制天子之

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 策齊王曰於呼小子閔受茲青社念哉

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悉爾心允執其中厥有愆不厥愆愆與愆同乃凶于而國害于而躬策燕

王旦曰於呼小子且受茲元社悉爾心毋作怨毋肥德肥音毋乃

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策廣陵王曰於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古人

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政於呼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何好伏毋邇宵人維法

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殺

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大抵者總天下大勢而言之也無慮者言不須計慮也大抵無慮四字總是大槩義來之意

犯者眾吏不能盡

誅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奸農傷末而眾又禁兼井之塗

故改幣以約之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

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吏因乘勢以

侵蒸庶邪擣音較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循

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

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

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無位及冤失職奸猾為害野荒

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秋九月冠

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家像祈連山初霍仲孺更舉

歸家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娶婦生子

光因絕不相聞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仲孺未及求問會為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四

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

傳舍遣吏迎仲孺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

知為大人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大為益置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

郎稍遷至奉車都尉任任也帝置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是歲

大農令顏異誅考異曰徐廣註史記平準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

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其年註云大農令

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 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

十萬時王侯朝賀以皮幣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

不應微反屑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



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詔詎取容矣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考異曰漢書武紀此年云得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鼎于河東汾水上

吾邱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爲民祀魏離后土營旁得鼎詔曰聞者遷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歷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歷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非得會得鼎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元年就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惟自誰 夏五月救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 孝王子昏莫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刺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

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

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必書外

御史中丞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察成帝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五 思淵撰

後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庶漢東

京至魏晉以下皆然湯所厚更嘗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

下湯治論殺之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變事蹤迹安起湯佯驚曰

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

大臣乃與更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

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

此署繫之非本獄所 湯亦治他囚道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伴

也班表導官屬少府

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其變告李文事

下減宣 減宣人 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

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活日瘞埋也瘞錢於園 丞相青翟朝與湯

約俱謝至前湯以丞相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上使御史

大夫

**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欲以見知故 丞相患之丞相長

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 朱買臣嘗爲主爵都尉王

相仕宦絕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相史遇

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 欲以死發 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

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

聞上問湯曰君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

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立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

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于是使趙禹責湯

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

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

謝囚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六 思淵撰

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

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乃盡棄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

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 附錄漢武故事云柏梁之作

下也家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亦死遂見靈於先後

宛若宛若祀之其室說人家小事有驗上聞之延入宮中祭之但

聞其言不見其形至是求出入乃覺是臺以處之初霍去病微時自

請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復往神

君怒乃去○先後 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

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附錄

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北關內武 二月以太子

帝以香柏爲之當召羣臣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 大傅趙周爲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大傅石慶爲御史大夫

大雨雪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 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



移於江南迫陸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遺博士中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  
 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宏  
 羊為大農中丞 班表大農有兩丞元符四年以東郭咸陽  
 輸以通貨物 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  
 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自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  
 便而官有利補產輸而謂之均者謂均其道里遠近之勢與費也  
 勢是均費是費足如某處到某處用力當幾何費足當幾何也  
 先是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  
 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 賦與官用是兩項事賦是取白金稍  
 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側  
 錢亦賤 赤側者以赤銅為其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武帝元鼎二年 七

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裴駰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  
 銅令然則上林三 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鑄官辨  
 官其是此三令乎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貢工大  
 姦乃盜為之 附錄朱子綱目書法云自文帝五年 渾邪王既降  
 漢見上卷元 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  
 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可  
 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  
 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食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  
 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 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  
 尊其地而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西擊大月氏攻殺難兜靡  
 父怨西攻大月氏因西居烏孫國欲誘之復解故地 與  
 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  
 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

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  
 日為齎之副而 道可便造之他旁國塞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  
 甚怙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  
 其距匈奴何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  
 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  
 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  
 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  
 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卒其所遣使通大夏  
 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  
 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 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  
 未小宛精絕或盧打爾渠勒皮山烏秣西夜諸國皆依附無雷  
 難兜屬實烏弋山離犁鞞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武帝元鼎二年 八

桃槐休循稍驚莎車疏勒所烏孫始置溫宿慮故烏單渠犁  
 犁危須焉耆烏食營離卑陸卑陸後國都立師單桓蒲類蒲類後  
 國西且彌東且彌劫國山國狐胡車師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  
 者南山在于寶之南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  
 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  
 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賓南山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注蒲昌  
 海自于賓以西水皆西流運休循焉耆大月氏安息等國而入于  
 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西海之水東南合  
 于交州瀾海○ 諸如支切音而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又音律耗音擊屬音計實音田 東玉門關屬鄯善郡  
 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陽關酒泉郡  
 直抵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 西則限以蔥嶺 西河舊事  
 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蔥嶺以名焉 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寶合流東注鹽澤鹽澤  
 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徧南  
 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杆尼城夫陽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  
 ○ 莎音接梭沙三營



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西有大宛康居之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

大宛康居奄蔡焉杜佑曰奄蔡後為康特國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

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遣僕僕都尉

使領西域常居焉書危須尉黎閉焉耆治員

安七千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

九十里尉黎治尉黎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

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

置酒泉郡應劭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

今肅州節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本匈奴休屠王

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九 思補樓

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齋操大故博望侯時蕭資也操持也

所將節幣大槩依師古曰以其申習故不多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發人補註衰少者窮所齋

操減少耳節古謂不多發人不知人數之多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時樓船將軍

揚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關于東以家財給其用度

帝意亦好廣潤于是徙關于新安去宏農三百里春正月戊子

陽陵闕火補注陽陵夏四月雨雹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

闕難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

山憲王毋憂補注毋憂子勃剛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

陵班志房陵縣屬中郡宋白曰關中春秋防後月餘天子

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真定縣屬中山今分真定以常山為

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華山嵩山衡山恒山南嶽在

漢為郡元符元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弟徙代王義為清河王

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子孫登之子清河王是歲匈奴伊穉斜單

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鼎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後

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其令有司議立后土

祠於澤中國邱郊志有司議謂后土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

汾陰縣屬河東郡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十 思補樓

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離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離之北西流與

河合師古曰離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離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

水之上地本名鄆音與葵同後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離字

耳故漢書曰鄆上補注后土祠在平陽縣北一十里○離音誰

拜如上帝禮禮舉行幸榮陽還至洛陽班志榮陽洛陽詔曰祭地

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得壁

子嘉其封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勝景樂成侯丁義義高祖功臣丁

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志作樂成侯登按薦方士樂大

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

王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

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騰願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



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容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圖旗旗白相觸擊考異前書鄭志皆作其獨史記孝武紀作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殿殿數百枚大令為自相擊觸擊殿庭中去地十餘丈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燕與燕同音觸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如治日衛太子姊也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五

武帝元鼎四年

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指衣也今道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貴震天下士服被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手搖者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六月汾陰巫錦應劭曰為民祠后土於魏睢甯于后土營甬汾陰本魏地之故曰魏也覓地如鉤狀得鼎甬大異于眾鼎文錢無款識怪之言吏吏以告河東太守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妄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如治日以鼎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秋立帝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泗水統凌泗陽于三縣本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

無所任書簡何以文無書為沛主吏條侯權太子置日按律有無害耶更如今言公平吏與父日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為中尉吏民益彫傲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擢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譽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時徵謂督迫急之時開時不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師古曰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一

五

武帝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南越王胡越文王嬰齊入在長安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與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趙佗自號南越武帝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與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法如內諸侯王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與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末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百官表元初五年初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班志桂陽屬桂陽連山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



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漢志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刑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其後呂嘉反張本。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札木簡之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班志河東蒲坂縣有首山鑄鼎於荆山下班志馮翊郡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武帝元鼎五年

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師古曰胡頰頰下垂肉也頰其毛也。頰合上聲。胡丹平聲。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孫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者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嶽

元鼎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隴也在水水都隴

亭徵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立泰祠一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雍有五時今謂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醴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說文醴祭也師古曰謂醴屬而祭也。醴音十一月初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儀向月揖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其夕西而秋暮夕月蓋指禮郊泰時而指日月此又別後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享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嘗有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表班太史令屬太常制禮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官寬舒史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即司馬談也祠官掌祠祀之遂其姓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音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武帝元鼎五年

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越越也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官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兒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李奇曰介殺也師古曰介甲也破甲以自衛也弟兵即上所謂弟將卒居外者○雖音息又音宿 稱病不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



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  
 可天子罷參邾莊士故濟北相韓千秋班志邾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  
 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  
 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櫻樂將二千人  
 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  
 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  
 至長安虜賈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  
 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終軍等軍少  
 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于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入關關吏  
 子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十五

遊終不復傳還棄繻去後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  
 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及帝求使南越者軍自請受長纓必  
 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至是而死難死時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嘉既作亂乃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  
 術陽侯建德為王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遺書也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  
 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擊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番禺南越音  
 音馮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  
 設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  
 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櫻樂姊為王太后首  
 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班志龍亢縣屬沛國夏四月赦天下 丁  
 丑晦日有食之 秋龍與蝦蟇鬪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漢書博德略曰伏

波將軍者南越江海 出桂陽下湟水水經曰水出桂陽縣南  
 欲使波請伏息也 出桂陽下湟水水經曰水出桂陽縣南  
 淮縣南出淮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淮水為淮水水經曰水出  
 名淮水出桂陽通四會浦桂陽即今湖南之郴州音音巨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水經曰水出南越龍川西入  
 而南注湟水浦音音巨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  
 今江西南昌府音音巨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  
 離水張曼曰嚴越人降為歸義侯史失其姓越人於水中負人  
 離水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以爲名臣賈曰伍子胥  
 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余據表無歸義越侯嚴零陵  
 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二州離水班志出零陵縣屬海山  
 東南至廣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史失  
 信入鬱水水經曰水出南越蒼梧縣南其姓臣賈曰嚴越侯嚴  
 水經曰水出南越蒼梧縣南水經曰水出南越蒼梧縣南  
 皆將軍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相下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  
 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十六

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繻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  
 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警上書助官往年西河  
 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矣賜爵關內  
 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  
 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耐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  
 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如前日漢儀  
 歲以黃金嘗耐於漢廟皇帝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則  
 縣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  
 子侯有金也音音巨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  
 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邱侯時國家多事桑羊等  
 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  
 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謹而已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







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山水再發地宜帝地節四年省岷山郡  
 按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高  
 注汶山即今四川成縣之汶山也漢武都郡高注汶山即今四川成縣之汶山也漢武都郡高注汶山即今四川成縣之汶山也  
 漢郡唐為梓州白馬法武都仇池志所謂天池大焉括地志院  
 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家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  
 州成武等州地補武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  
 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 班志揭陽屬南海郡唐為潮州以海風  
 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  
 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徐  
 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  
 法崖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廣州度化縣界括地志在東化  
 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補梅嶺即大庾嶺在南安府西南二十  
 里嶺高峻南接南嶺北嶺嶺峻即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  
 立中途世吏其上 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  
 漢道號將軍驍力等為不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 案魏曰案今  
 漢道號將軍驍力等為不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 案魏曰案今

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武帝元鼎六年

里接番禺界地名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  
 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向曰武林在蒼梧益陵縣界分益陵  
 置武林縣屬永 平郡唐置興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  
 屯 齒或陽共王子生射 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憚誅餘善自稱  
 金失侯故書曰故侯 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憚誅餘善自稱  
 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以督救賁之曰將軍之功獨  
 有先破石門等陬非有斬將塞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  
 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  
 越為援 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 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金垂三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 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失期內顧 師  
 曰言顧也 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 蜀刀蜀  
 刀師古曰蜀拔偽干君 師古曰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 蘭池官  
 刀有環者也 拔偽干君 師古曰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 蘭池官

如德日本出軍時使使之蘭池宮而不至謂其蘭池在西安府  
 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引渭水為長池築蓬萊山刻石鯨魚  
 名曰蘭池宮 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  
 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  
 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  
 出句章 師古曰句章屬會稽郡正黃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  
 四十里通遠鄉一在甯波府慈谿縣西南十五里 浮海從東方往樓  
 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  
 軍出若邪白沙 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  
 南二十五里 以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  
 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古  
 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 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  
 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 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

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漢紀十二 武帝元鼎六年

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尖指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 師古曰言其申誓不以為難必  
 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更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  
 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  
 官齎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  
 官齎物 竊自用之同于私物 得利多故不盡入  
 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師古曰漢使言於外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  
 車師小國當空道 漢出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  
 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  
 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  
 原二千餘里至浮沮沮井而還 浮沮沮井故以將軍之號下匈奴將軍



其義何河將軍趙破奴將為餘騎出令於數千里至河而還  
類此何奴可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  
水去令居千里

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應劭曰張大也煌盛也張掖昆邪王  
所居地唐為甘州敦煌唐為沙州考

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漢郡王降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鼎  
六年分置張掖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

威郡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徙民以實之是歲以齊相卜式為  
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徙民以實之

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臣瓚  
曰武帝  
作鐵器民患  
苦其不好也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

不悅卜式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  
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王議封禪封禪州希曠

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漢書作古黃  
不死之名黃

帝以上封禪皆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武帝元鼎六年元封元年

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

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

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為封

禪告成合祚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祚開散合閉也開明於天地也  
祚字書云祚禱也則此處祚字亦  
是祭禱之義合  
祚者合祭也惟聖王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  
非聖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  
師古曰所言不終  
同各有執見也

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

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

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

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  
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事西

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帥

焉乃行自雲陽漢志雲陽屬  
北極上郡西河五原  
元朔四年置  
石州西北  
屬左焉北極上郡西河五原元朔四年置  
河郡其地自汾  
至塞下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  
中縣西北百餘里至朔方臨

北河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

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師古  
曰主  
客主接請客者也見者  
謂引單于吉於單于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警終不

敢出師古  
北即博  
陵也上乃遣祭黃帝冢橋山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  
北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郎縣治  
也釋兵須如須如地名考異曰漢  
書作涼如今從史記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

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

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東陵謂茂陵也  
長安東故曰東陵乃還甘

泉類祠太一師古曰類祠謂  
以事類而祭也止以下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

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班志  
錢唐  
縣屬會稽郡師古

日載姓終古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

陽越建侯侯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據東越傳吳陽先  
在漢漢使歸餘善  
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善越衍侯者  
言其善為越衍侯也越衍侯及建侯皆東越所封上封終古

為禦兒侯孟康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  
師古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  
師古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

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繇侯東越降將多

軍為無錫侯師古曰石侯功臣表作外石東成作東城關九江郡開陵  
侯因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索隱曰繇侯  
名橫海按道侯繇侯其王子海常侯也坐法失上以開地險阻

後以今功封繇侯無錫侯繇侯會稽郡安道侯



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閒遂虛其地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考異曰封禪書鄭志作三月禮祭中

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  
言乃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獵駘鹿鹿音見夏后啟母石

翌日親登高御史乘鵬在廟旁更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  
不容其金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

奉邑爾雅注南子云歐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  
嶽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羆而去至嵩高山下北上遂東巡海上

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  
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甯先行候名山至

東萊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十二 武帝元封元年

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  
公鉅氏曰鉅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

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聞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古

日開微也隨夏四月還至奉高奉高泰山郡治所舊註奉  
高即今濟南府之泰安州禮祠地

主於梁父地主人神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續漢

禮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盆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  
母也退股之章甫者也委說以卑謂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  
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親也今採此禮  
以為封封泰山下東方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山北  
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  
子備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  
陰道山北丙辰禱泰山下陟山北東北肅然山如祭

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開茅三脊為神  
藉爾雅注封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符蓋漢日所謂靈茅

酒之用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

所封之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禮志明堂在泰高南四里臣

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入神遭天地況  
施禮志曰況賜也施與也言著見景象肩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

同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  
高蛇邱歷城梁父博與蛇邱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民田租通賦

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十二 武帝元封元年

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  
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

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  
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竝海上北

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  
里云 先是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宏羊作

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  
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則賤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



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宏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

司馬遷平準書曰漢興接秦之弊作樂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調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賦益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

資治通鑑補

武帝元封元年

卷二十一

十一

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寵養天下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慎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細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廩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

資治通鑑補

武帝元封元年

卷二十一

十一

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賂賂耗而不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與利之臣自此始也 遷貨殖傳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自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蜀茶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誨教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蠶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

江南出柘梓柘音音薑桂金錫連連音音丹沙犀玳瑁玳音代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出音音其置置音音單承上翻鐵而音言山之出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該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邱



地渴爾渴音尺又音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

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疆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

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

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

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

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池山澤之禁是以

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

侯彊族于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

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

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

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舊以居隴隴為句思謂

之開隙而為賈也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狄東通

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幅湊

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

沃野地饒厄厄即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滇音

輒僮西近邛笮笮音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

倭冥縮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漢紀十二

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

險唯京師要其道故中關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

十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

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

平陽西賈秦狄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於

儻伎儻音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

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諸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

陳椽其間得所欲陳椽索隱註云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邱紉淫地餘民民俗懷急懷音仰機利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漢紀十二

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抗慨起則相隨椎刺休則掘冢作巧

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履跕音游媚貴富入

後宮偏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

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踔音人民稀數被寇

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鄙烏桓

夫餘東結貉濊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

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

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攻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漢紀十二

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抗慨起則相隨椎刺休則掘冢作巧

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履跕音游媚貴富入

後宮偏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

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

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踔音人民稀數被寇

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鄙烏桓

夫餘東結貉濊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秦

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

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攻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



之風也其中具五民五民者五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  
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方之民也饒饒音諸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  
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買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  
溝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  
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  
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悍易發怒地薄  
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  
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僮取慮二縣則詩刻於已  
諸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荆繪以北俗  
則齊胸縣繪與齊同俗故曰徐則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閩廬  
黃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二十一 元 謝補樓

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同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  
贏蛤隋音不待價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  
昔音 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餒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患民  
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  
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繅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  
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  
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奪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二十一 元 謝補樓

春申王濤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  
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  
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  
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  
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  
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  
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  
璠瑁果布之湊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  
王之遺風穎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  
關關音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維好事業多賈  
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二十一 元 謝補樓



租稅凌率戶二百率音律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  
 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瓠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  
 濟之閒千樹萩萩音秋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及名國舊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危酋千畦薑韭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  
 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饋飲食饋音劇具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經也今治身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  
 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  
 也  
 秋有星孛於東井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後十餘日有星  
 孛於三台天文志魁下六星望氣王朔言侯獨見填星出如瓜食  
 頃復入填填星上星也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齊懷王閔薨無子國除 淮陽太守汲  
 黯卒黯字長孺好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居常慕傅柏袁盎之為  
 人而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以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故  
 不得久立于朝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三 起元封二年盡天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還視祠泰一以拜德星師  
 之加祿日拜而祠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  
 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  
 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初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不復塞梁楚之地尤被  
 其害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  
 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  
 負薪卒填決河築官其上名曰宣防宮補註宣防宮在大名府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漢志禹導河自積石懸龍門南到華陰  
 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輒難行平地輒爲敗乃鑿二渠以引  
 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澤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勃海  
 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渫耳禮音師徒徒三聲而梁楚之  
 地復甯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據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  
 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股骨上自有孔  
 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法范成大桂海虞衡  
 志錄上南人占法以雄雞雞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據雞殺之拔



兩股淨洗線束之以竹筴束處使高半相背於筴端執竹再  
視左骨為儀儀我他右骨與人人所占事也視兩骨之側所有編  
數以細竹筴長寸餘編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竇之自然以定吉凶  
亦有川雞卵卜者推卵以下書於於設計其四維黃熟橫是時既  
載視當處處辨妙中白之厚薄以定人吉凶也筴音亨是時既  
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  
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上信之越祠雞卜自此始  
時越巫能咒人令死董仲舒數以為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  
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詛之不能傷而越巫忽死 公孫卿言  
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如豹文柱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并館益壽延壽四館名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 通天臺在甘泉宮漢書  
安二百里望 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  
見長安城 黃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二 世補樓

之世當略屬真番朝鮮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元菟本真  
合為河水疑樂辰朝鮮取名於此括地志高麗都平壤 為置吏築  
城木築浪邪王險城又古云朝鮮○番音潘浦音仙 為置吏築  
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遺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  
水為界 班志涇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水經涇水  
自涇水而至朝鮮若涇水東流無涇水之理余訪番使言城在涇  
水之陽其水西流迤樂浪郡朝鮮故志曰涇水西至增地縣入  
海經誤○涇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  
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  
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自立為朝鮮王都王險 章昭曰  
邑名遼東曰遼東有險真縣即滿所都因水險故曰險 王險故  
曰王險在樂浪郡涇水之東師古曰險是賢日即平壤城 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  
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

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臨屯音後明為 方數千里傳  
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人亡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  
天子又雍關不通 師古曰辰國是歲漢使涉何誘諭 涉姓 右渠終  
不向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涇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辰即  
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  
遼東東部都尉 遼東東部都尉 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 六月甘  
泉房中產芝九莖 時芝產於甘泉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  
上為之下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  
賜朕宏休其赦天下 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秋作明堂於汶上初帝  
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做上欲治明堂奉高  
黃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三 世補樓

秀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  
面無壁以茅葢通水水圍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  
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 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  
朱盧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  
汶水出萊蕪入濰此又言出朱盧入濰將桑欽所言有異或者有  
二汶水乎于據班志明堂在泰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于  
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琅邪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  
其地僻遠非立助 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  
堂處○濰音濰 浮渤海 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前皆濱  
于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而言也 左將軍荀  
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  
漢王入朝漢王百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  
秋末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  
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漢志益州郡去雒陽五千六百里有南夷置初郡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為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崖儋耳都定西南夷

賦故能贖之然兵所過縣為以營給母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帝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故有擅賦之法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

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者諸獄告劾之書上之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元封三年

會獄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吏所增加十萬餘人醜元封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電音上遣將軍趙破

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今以功復封浞野侯於此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三百里內

皆來觀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併技樂也師古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騰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

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道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泚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

造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泚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立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左將軍破泚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乘勝軍驢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因辱卒皆恐將心憊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

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乘與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

正之有使互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且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遂亦以為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

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計遂按左將軍亦以爭功相嫉乘計棄市則武帝必以遂執樓船為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恢應劭曰戎狄皆稱相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

皆稱相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元封三年



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使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

谿和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

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

長壽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

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四郡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為治

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元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

朝鮮併開為郡治沃沮城後為東貊所侵後郡句驪西北真番郡

治營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真番

二郡班志東貊縣屬東漢營縣無所攻○番音番晉音開臨屯三

封參為濼清侯陰為菽其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

頗有功為涅陽侯涅陽縣屬南陽郡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詎棄市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班志列口縣屬東漢郡郭璞曰山海經

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元封三年四年

班固曰元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

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儂殺相傷以數償相盜

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

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

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

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

益薄今於犯禁淺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

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梓於海欲居

九夷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王卬薨卬景武都氏反分徙酒泉杜佑曰氏者

元封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師古

日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關在 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

其北此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

在漢郡道縣北界水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救汾陰夏

陽中都死罪以下 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度幕見十

四希復為寇道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

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鳥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師古

日穹廬也單于愛之伴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揚信於

匈奴信剛直屈強不可從其俗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揚信信既見

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于漢單于曰故約漢嘗遣

翁主給給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欲反古也 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何

也余謂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為隣敵之國今乃 信既歸漢又使王

令以太子為質是其國勢削弱所餘無幾也 信既歸漢又使王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元封四年五年

烏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謂古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

入漢見天子而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

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

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甯路

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珠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

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足野侯屯

朔方以東備胡

元封五年冬上南巡狩至於盛唐唐地理志唐州有盛唐縣蓋

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為盛唐 望祀虞舜于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

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 望祀虞舜于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

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地理志九疑山在

疑相傳舜死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 登瀛天柱山班志瀛縣屬







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贈送甚盛烏孫

王昆莫以為右夫人何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

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

悲愁思歸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為室兮坊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

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開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

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尙公主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娶

也本名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

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莫烏孫建國之王曰昆

也名龜茲後書昆莫云顧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各稱

靡故書云昆莫昆莫取昆莫取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

後遂以昆莫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慮發使以大鳥卵及

爾為王號

野善眩人獻于漢應劭曰大鳥卵如一石善眩古曰加汲水

都似蔡靈舉頭高七八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覆即今之

鳥也舉軒亦曰黎軒東漢為大秦國書為拂菻國在安息島之

西隔大海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居人載馬之術皆

是仙術也眩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十二丸巧

妙非常○林邑及諸小國驢潛大益車師并采蘇羅之屬據史記

益在大宛西打采區治採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西通于

關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常采蘇羅居小玉爾治蘇羅城去陽關

凡八千二十五里○采音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

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

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

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

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附錄大宛以蒲

酒至萬餘石久多首稽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秀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荷

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

不得食非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

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單于庭直代雲中今徙去而西北故左右方亦徙

五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

月甲子朔日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

者莫驗然益遣遺遇之乙酉柏梁臺災天火曰災十二月甲

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儀曰高里山名在泰山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

嵩之高或呼為下里者也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

其旁即誤以高里為嵩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流俗漢書本有作祠后土踰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

焉師古曰蓬萊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

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

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

林之地也括地志建章宮在雍州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師古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

也三輔舊事曰北有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

十丈上有銅鳳闕故曰鳳闕也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

虎闕師古曰虎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

漢是也毛詩傳曰唐堂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

階謂之唐堂堂謂之唐堂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

階謂之唐堂堂謂之唐堂也正義曰唐是門內之路釋宮云廟中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

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漸臺在太液池中師古曰為水所



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古曰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附  
長安人謂之彫胡葢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葢。葢之有首者謂之  
綵飾其間。彫胡子亦滿充積又多。紫葢綠葉在邊多平沙上  
中神山龜魚之屬。高五尺。南岸有石。長三丈。其南有玉堂

壁門大鳥之屬。漢武故事玉堂其與未央殿等去地十二丈。黃  
大鳥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官圖說神明臺高五十丈上  
神井幹井幹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  
井幹者井上之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西京賦井幹殿而百  
層即此。葢道相屬焉。時天下侈靡趨末。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  
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  
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  
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也。絺厚

賚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十一 思補樓  
絺也。足履革舄。革生皮也。不用以韋帶劍。但空用韋  
絺者。從也。今謂之蔥蒲。以兵木無刃。兵器用木而無刃。衣緼無文  
荒及蒲為席。亦尚質之意。亂亂也。內有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  
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屬。絨毛也。絨絨  
之。宮人簪珥。垂珠璣。璣。用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彩。珍怪。音。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之計。推甲乙之帳。帳。步及。以甲乙次第之。西。其。薄。雲。與。造。甲  
而。處。燔。之。於。四。道。之。衢。御。走。馬。御。者。退。也。走。馬。示。不。復。用。則。燔。燔  
其中。燔。之。於。四。道。之。衢。御。走。馬。御。者。退。也。走。馬。示。不。復。用。則。燔。燔  
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木。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

辭無。願陛下留意察之。朔侍上往往因事規諫。上亦時納其言。然  
性好諧笑。敖弄一世。無所為屈。其初入長安。上書曰。臣少失父母  
長養。鬼虺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  
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  
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謂無宿  
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  
稱譽。而所上書更浩瀆無窮。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  
其書。僅能勝之上。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上  
偉之。令侍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賜。朱儒曰。上  
以若曹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

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  
對曰。東方朔言陛下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  
朔對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  
其禮。不可用。能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  
得親近。上嘗使諸家射覆。於五下。而使人暗射之也。置守宮  
孟下。守宮。蚘蟊也。備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擗之。萬  
孟下。并。以。血。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滅。矣。謂。可以  
防。閑。宮。人。之。淫。逐。故。謂。之。守。宮。射。之。皆。不。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  
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肢。脈。脈。善。緣  
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謂。上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

賚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十一 思補樓  
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  
對曰。東方朔言陛下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  
朔對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  
其禮。不可用。能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  
得親近。上嘗使諸家射覆。於五下。而使人暗射之也。置守宮  
孟下。守宮。蚘蟊也。備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擗之。萬  
孟下。并。以。血。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滅。矣。謂。可以  
防。閑。宮。人。之。淫。逐。故。謂。之。守。宮。射。之。皆。不。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  
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跛。肢。脈。脈。善。緣  
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謂。上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



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

之朔曰是寔數也寔數數器也以益盛物故於朔則以寔數為之

寄生者芝菌之類淋瀝之日苦澁而生形象固

入亦呼寄生為寔數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

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益下為寔數上令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

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吾舍人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

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口無毛者狗竇也豈敢噉者烏哺也

豈音亢益高者鶴俛喙也豈音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

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語語曰令壺邇老柏塗伊優亞狎牙何謂

也亞音狎音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盛音承今取叶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廷音塗者漸渚徑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古 史 補

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牙者兩犬爭也爭音舍人所問朔應

聲輒對變詐鑿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乃以朔為常侍郎遂得

愛幸嘗於伏日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剖肉謂其同

官曰伏日當早歸即懷肉而去大官奏之上以讓朔朔免冠謝上

曰先生起自賁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

劍剖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

曰使先生自賁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上以朔口諧辭給

好作問之嘗曰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

如吾邱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

遷之倫皆辯知閑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

其插齒牙樹頰樹音吐舒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脰尻連音遺蛇

其迹行先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又問曰先生視朕何

如主也朔對曰陛下誠得天下賢士使之在位譬若以周召為丞

相孔邱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于後下殿子為衛

尉下殿子即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

顏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

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班為將作仲山甫為光

祿中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

長秋史魚為司直遠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

子產為郡守則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矣上大笑朔

好古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書未央宮前殿鐘嘗無故自鳴三日

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朔而問焉朔對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古 史 補

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耳

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嘗幸甘泉至長

平坂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俱具先驅以聞上

使朔往視之還曰此蟲名怪哉上問其說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

眾庶怨恨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此憤氣之所生也此必秦之獄

地不然徒作所聚處也詔按圖考之其地果秦獄也上曰何以去

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忘乃以酒灌之蟲即消化上曰朔之博

物至於此乎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欲求試用指意放蕩

頗復談諧故上終不用朔因著客難以自慰諭或謂朔曰上以先

生為狂耳朔曰如朔者所謂避世於朝廷聞者也因據地而歌曰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官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



慮之下謂武故事云會稽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令於案上行召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豭汝何故怒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不長已三過餘矣後西王母下出桃七枚自啖二以五與上上食之以核著前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耳母笑曰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成實人壽幾何而欲種之也朔別傳曰朔將死謂人曰知吾者惟太伍公耳朔亡後帝召太伍公問之答曰不知帝問公何能曰願善望原帝問諸星俱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矣帝歎曰朔在否曰除房十八年而不知其為歲星甚因慘然不樂者久之

班固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其實者以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謂以身首陽為拙柱下為丁老子為用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太初元年

詭時不逢詭時者謂與時浮沈也與時浮沈者其滑稽之雄乎每欲逢迎人主而則又不求其逢也大中大夫公孫卿卿字子叙大五紀明歷法故自古以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為歲首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其造漢太初歷以五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時議者謂漢以上五以上黃而用五張晏曰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定官名協用之印章諸卿及守印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首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開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遣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嚴康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為將軍之名受降城在居延北○杆音干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為原會涇州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匿不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

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鹽水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少時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鹽者也數有敗其每自死亡也孔安祥曰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其距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城砂磧之地道險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為標驗嘗有人于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珠哭聲數十百人同行驛息之間忽有數人不知所在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由此數有死亡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太初元年

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多音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微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為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白坐  
佗罪而族光祿勳徐白為曰帝改賜中令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而兩妻各一故曰五族也關東蝗大  
起飛西至燉煌熹平郡屬涼州是歲帝又改定儀禮詔曰蓋受  
命而王各有所由與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  
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陸者  
閱博治漢者編狹可不勉與

太初二年春正月戊申牧邱恬侯石慶薨 閏月丁丑以太僕  
公孫賀為丞相封萬繹侯賀始以功封南齊侯元鼎五年生爵時  
金免今以為相封萬繹侯○齊音龜  
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宏後丞相比坐事死元狩五年丞相  
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自  
殺五年丞相趙周下獄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為

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

從是殆矣 三月上行李河東河東郡屬司隸三河之祠后土

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

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冝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

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大破之

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以音多世采  
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和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

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  
解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  
斬之貳師恐因雷燉煌 上俯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遺沒稽將軍  
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

日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爲障蔽余據漢  
史匈奴中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驤水上 浚野侯既至期  
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浚野侯浚野侯行捕  
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入萬騎圍之浚野  
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開捕生得浚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  
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  
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寬卒

太初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廷廣爲御史大夫膠東郡屬青州  
唐入齊萊州界  
廷廣史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  
山在琅琊郡 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闕應劭曰石闕在泰山下  
朱虛縣界 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闕比南方方土以爲仙人  
之 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爲單  
于响音勇 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  
即五原郡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十九

林樂也 在勝州 遼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胸晉灼曰  
地也  
遼五原屬防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障古曰廬胸山名杜佑  
曰障胸在勝州銀城縣北舊謂之光祿塞銀城障障地○  
音固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伉音  
音固 使強弩都  
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  
爲流沙地居延澤在甘肅張掖縣東  
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 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定襄雲中二  
郡屬并州 殺  
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壤光祿所築城障列亭障又使右  
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師古曰擊救者擊  
匈奴以救漢人 是歲淮陰侯張昌坐爲太常之祠國除淮陰  
侯廟事有闕也 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  
之餘大城名都民大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  
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述勳曰月之誓國家欲使功傳無窮也帶衣言如帶國猶永存也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

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前在有司已蘇於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

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

四人鄭侯蕭彭成膠東郡世宗冷陽侯問亦少密焉漢既亡泥

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

苦漢使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為外國笑乃按言伐宛尤

不便者鄧光等救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

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二十

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

水於是遺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其城

道其城也師古曰其城也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

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殺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

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師古曰其水不令

將以徙水穴城也下者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殺其事

也師古曰其水不令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備酒泉

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

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糒給師師古曰

二營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

也一人為執馬校尉師古曰備被宛擄取其善馬云於是武師後復行兵

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車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

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射敗之宛

兵走入保其城武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

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

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

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

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

王毋寡頭遣人使武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

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

外與漢軍戰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武師

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

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

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二十一

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

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昧音未初武師起

燉煌西起發也謂發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

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武師武師令搜粟都尉上

官桀往攻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

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武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

成王班志上邽縣屬隴郡拔劍擊斬其首追及武師

康大初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

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

餘匹後行既還燉煌而再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

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



李廣利為海西侯班志海西侯封趙弟為新時侯以上官築為少

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

千餘人舊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舊也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古

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物充之故云直匈奴聞

貳師征大宛欲避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

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

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關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

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

侯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

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得其職也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

亭而輪臺渠犁渠犁在輪臺東南與日未接南與精絕接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天漢元年

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為味蔡善說使我國

遇屠乃相與殺味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

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一匹秋起

明光宮三輔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响

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音天子欲

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

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莊四年春

也襄公之九世祖為紀侯所誣而殺于周故襄齊襄公滅紀復讐

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讐乎曰雖百世可也且鞮侯單于初

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

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且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類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

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則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

早災修德勸政而能致秦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

東祠后土祠後史云帝行幸河東作秋風思賢也其辭曰秋

風起乃白雲飛草木黃落兮西風歸而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汎兮濟汾河兮中流兮揚素波鼓鳴兮

幸河東者凡四而皆在春三月未嘗有在秋者不知秋風

之感何因而發也以秦老之嗟當非壯年故附錄於此上嘉

何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置在漢者因厚賂單于

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師古曰假吏者

為使之吏若今之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美人充使典矣漢後漢書匈奴傳匈奴中庭常蓋亦先沒

會蘇王與長水虞常等蘇王者匈奴王之子與蘇王俱降

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

使還會延年坐弟季與中人亂被收律聞之遂亡降匈奴考異曰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天漢元年

云律延年兄弟宗族按是後李廣利向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

為將帥蓋止律延年及弟季妻于耳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

丁靈王魏略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廷接耳虞常在漢時素與

副張勝相知私侯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

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

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

于子弟發兵與戰緜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

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

負國欲自殺勝惠其止之虞常果引張勝見犯言被匈奴殺犯然

而勝惠止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皆曰即謀

單于何以復加之臣瓚曰左伊秩皆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

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



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燧

火古曰燧謂聚火無燧者也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

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

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

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

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

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

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

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

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

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關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

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

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

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

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收糞曰糞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

置他所天雨白糞是月所雨者乃白毛至八月乃雨白糞耳京

房易傳曰前樂後憂賦妖天雨羽又曰那夏大旱五月赦天

下發譴戊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屬州連谷浞野侯

趙破奴自匈奴亡歸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濟南郡

唐淄青

青州地

天漢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還幸回中夏五月

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晉灼曰天

遊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新連山也匈奴謂天山曰新連

河西舊事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

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長安西北四百

百一十六里余據唐志新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

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隴西郡屬涼州與壯士百餘人滑關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

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

充國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漢復

使因杆將軍放出西河西河郡屬并州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漢

作涿涂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徐音邪又有徒餘二百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

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續漢志騎都尉比二千

馬都尉騎都尉並漢武帝置東晉省石村佈曰奉車都尉騎

奉車騎都尉惟漢明馬向主者為之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丹陽

郡地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宜欽地昇歸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

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轡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

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昔發軍多無

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入涉單于庭上

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

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

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

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所築括地志漢居延故

城在甘州張掖縣之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

東漢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天漢元年

東漢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元漢二年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東志浚稽山有龍勒水出而羌中東北入澤源民田蓋其下流北至浚稽

山徘徊觀處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

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補註居延本匈奴地漢置居延縣故城在陝西行都

司甘州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

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

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

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

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漢日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

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

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

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虜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

資治通鑑補武帝天漢二年

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

卒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

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葦

為葦成則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葦燒

則虜火不得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

步圍樹木閉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師古曰連弩共一

共一臂也百發皆無此連弩如今之合彈或附兩弩共一弦之

類余據漢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

矢似發今之制車弩極弩益亦損益連弩而為之雖不能三

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

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余

二十四日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

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

還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

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

虜一人亡降匈奴且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

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

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

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漢

作百五十萬矢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

持尺刀入隘谷單于遮其後乘隔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士

卒多死不得行皆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

資治通鑑補武帝天漢二年

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

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

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我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

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不戰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烏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

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期至連虜障者

相待與軍士期有先至者夜半聞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

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

而日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

餘里史記正義曰連虜障北百八十里直連塞以聞上欲陵死戰

居延西北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也

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



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係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孟康曰媒酒教孽也謂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非也齊人名趙則曰媒買公彥曰齊人名趙則為媒者趙趙和合得成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也○拳音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如清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張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奸詐帝意既悔追思前車以為陵當發出塞之時方可詔博德繼其後以迎陵軍乃於陵未行之時預詔之使博德為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天漢二年

五九 恩補

博德別出西河使陵軍無救也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司馬遷者馮翊陽夏人也賈音其父談為太史令將死執遷手而泣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子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子甚懼焉子死爾必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遷流涕受命後三歲繼父為太史令乃紉史記石室金縢之書紉音抽續音與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子之罪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紀己未十月獲麟故元元序述以日至此止言至獲麟而止也然遷紀事實盡於太初不止獲麟也為本紀十二篇世表年表月表

十篇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八篇世家中多感憤之言益自傷其陷罪時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故其報任安書略曰禍莫憐於欲利憐音憐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願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偶儻非常之人稱焉偶音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兵法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武帝天漢二年

五九 恩補

修列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辭彭城過梁楚以歸故其文雄奇迥宕獨擅千古音班固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職猶博矣至孔氏纂之纂音同上繼唐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



帝顛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耶明論其本事以為之傳又襄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白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三

思補

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而發憤書亦信矣言其報任安書自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漢國各有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兩鄉里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緇衣持節虎符發兵以阻擊師古曰以軍與也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進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火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故後

歷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沒也命亡沈也師古曰沈沒是也

日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使府亦併坐故故盜賊寔多上下相為隱以文辭避法焉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違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查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至勃海勃海郡屬密州高唐置師古曰在渤海之濱因以為名也為滄州之地聞郡人傳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佩環瑗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聞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嚴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三

三

思補

暴公子舊矣公子勝之子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且問常世所立行至昏夜罷去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唐屬冀州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師古曰子孫以是歲以劍奴降者介和王成煥為開陵侯



有所誅吾言取則取之吾言斬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御史與  
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謝因上堂皇走  
卒皆上建指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  
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  
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穿軍垣以求賈利私  
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  
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  
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虜將軍將軍有罪以聞  
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丞屬軍正斬御史  
言執事者見法即行臣謹以斬味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  
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四起天漢三年盡後元二年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掌殿前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繫也掌  
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  
以前非常故執此初權酒沽應劭曰縣官自沽惟賣酒小民不  
為之象因以名官復得酤也章昭曰以木漢水曰權  
謂禁民酤酒官謂道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  
步漢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  
無由以得有若澆水之推因立名焉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  
○推音角郵音戶又音沽約音灼

資治通鑑補 卷第二十二 漢紀十四

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元玉爾雅曰祭地曰瘞瘞其物者方士  
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為

解大人迹見二十天子益急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縻牽繫之意羈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  
然其效可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

畏懷棄市懷音備軟

甲天漢四年春正月朔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張晏

言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  
父明有市籍六大夫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朔方郡屬朔方疆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雄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  
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



其累重於余吾水北余吾水在朔方北山縣經曰北鮮而單于以

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關十餘日

考與曰史記匈奴傳云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時上遣教深入匈奴迎李陵放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問之乃

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闢氏欲殺陵大闢

母之單于置之北方大闢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

與衛律皆費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博為昌邑王昌邑國屬兗州鄒山陽郡地其地在

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筭

詔太始元年應劭曰言漢天下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要

斬巫蠱也魯服也或謂使巫徙郡國豪桀于茂陵 夏六月

赦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

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

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

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華死傳之於我左賢王

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

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于西故

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兩太始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三月詔曰往者西登隴首復

白麟溫注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今更鑄黃金為麟趾裝蹄以協

瑞應註云古有駿馬日要赤珠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

瑞應身一日行萬五千里○奏音鳥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

為御史大夫 秋旱 五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筭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在志谷口櫟

考謂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雲陽縣谷是又曰櫟

泉漢谷口縣地所為櫟泉谷口縣故城在櫟西北○櫟音樂

注渭中表二百里表首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

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谷在前白渠起後舉雷為

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

億萬之口

行大始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

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孟康曰盡日拜日也如前日拜

州琅邪郡沂密州也 灋曰成山 日於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

不夜縣登之眾臣瓚曰地志東浮大海而還 是歲皇子弗陵

生先是帝巡狩過河開望氣者云此間有奇女子天子即使人召

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掖之手即時伸得一玉鉤故號曰拳夫

人又曰鉤弋夫入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

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

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

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

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術都尉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

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

及上林故稱水術主講自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師師古曰術

平也上平其稅入位 初充為趙敬肅王客 敬肅王得罪於太子丹

亡逃詣關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自請願以所



帝被服冠見上許之充衣紗縠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冠繩步  
搖冠飛翻之纓音韻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  
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

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  
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曰馳道正

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後入車馬被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救敕亡業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

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元太始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闕夏四月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七 漢紀十四 四

幸不其如淳曰不其山名因以爲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  
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秋七月趙有

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羣蛇鬪孝文廟中邑中蛇死 冬十月甲  
寅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二郡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  
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彭祖景帝子淖姬事

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  
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昌亦彭祖之子曰無

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 夏大旱 上居建  
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

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門候掌宮門出入之禁冬十一月發三輔騎  
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十一日乃

解平蠶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  
賀子徹聲代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

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  
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

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班 上且正甘泉  
文撰作止字 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庚征和二年春正月下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以涿郡太守  
劉屈氂爲丞相封彭侯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屬冀州深祁州

彭屈氂中山靖王子也 是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七 漢紀十四 五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  
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諸項那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 上行幸

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  
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子旦胥李夫

人生子博博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  
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

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  
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

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  
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  
誅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汝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



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  
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  
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言謂  
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  
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  
毀多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為據言自衛青既薨之  
復外家以為憑依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  
乃出移日言日黃門蘇文告上曰黃門屬少府太子與宮人戲上  
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術文與小黃門常融王  
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  
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四 武帝征和二年

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  
有涕泣處而伴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  
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  
率皆左道惑眾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  
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  
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  
之因妬忌恚言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  
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  
上上驚寤因是懼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  
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  
蠱師古曰蠱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  
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  
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祝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

驗治燒鐵針灼強服之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  
夜祠及祝鬼之人而充遂巫汗染地土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民  
又以鹿膠或餅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鹿膠也灼炙也○鹿首屬  
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  
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擅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  
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  
韓說御史章叢黃門蘇文等助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  
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  
木人尤多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問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  
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一 漢紀十四 武帝征和二年

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  
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臣贊曰太子稱家上存亡未  
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事見七卷始太子曰  
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  
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  
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  
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  
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  
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如清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  
也○經發中殿車載射士師古曰中殿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  
音刑日中殿之寶馬臣得賜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



子反蘇文進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楚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疾置急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籍籍紛紛也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盾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九

武帝征和二年

宣曲胡騎皆以裝會師古曰長水宣曲故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侍郎馬通使長安馬通漢書作并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子大鴻臚商邛成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臣曰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此官為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臚傳以贊道九賓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前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殿四市人二都及二京賦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市有九市此言西市並以東西南北分為市也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溝以通水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緝覆益城門師古曰長

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益城門一日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太子駭敗於長樂闕下南奔覆益城門而出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符五年初置司直掌太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重殺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言與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邛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為重合侯班重合侯國建為德侯成爲柅侯班表柅侯國屬清陰郡孟康曰諸國勃海郡建為德侯成爲柅侯今濟陰武成有柅亭柅音如諸太子賓客皆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九

武帝征和二年

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臣荀悅漢紀茂姓令狐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瞍孝已被謫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禮祖宗之重規則皇帝之宗子也道子承大宗故謂之宗子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



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

蠅止於藩悒悒君子無信謠言罔極交亂四國詩曰小雅

營營往來之貌也藩藩也悒悒難也言青蠅往來止于藩籬變

白作黑說人構毀周親令亂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謠言無極

則四國亦以交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不莫不問陛下不省察

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白將三公丞相

拜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惟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

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

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湖縣屬

古曰今號州湖城關鄉二縣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湖

皆其地○關音問俗作關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湖

及太子家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

賻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四

入室距戶自經孫慎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懸其山陽男子張

富昌為卒足躡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班志新安縣

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并皆遇害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

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帝赦反者拜鄭茂為直慈校尉持節徇

太子當罪吏弗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刊侯班志河內野王縣

捕此說恐妄也張富昌為題侯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使通

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師傅

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

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

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立太子之

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邱成爲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俱爲

平干王平干即馬冀州本廣平也 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上谷郡屬幽州 唐雋州地也

征和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匈奴入五原酒泉

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

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

于闐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即居水即抵 左賢王驅其人民

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衝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邱成

軍至追邪徑無所見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而還也 追

之非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四

水蒲奴水又在 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俱渠將

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

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危須國治危

七千二百九十里 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出塞

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應劭曰本

日夫羊地名也師 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

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依之因以 匈奴拜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

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祠道祠祭也崔氏云宮內之敬祭古之行

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祠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軼祭酒脯

也注云祠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酒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

曰祠者送行之祭因設奠飲昔黃帝之子繁祖好 送至渭橋廣利

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為行神○較音以敘二聲 送至渭橋廣利

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楚許



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  
 其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班表內者令郭穰少府又據紀內謂者  
 豐其時獲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祀欲令昌邑王為  
 帝按險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釐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  
 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長安城中入街貳師妻子亦收貳  
 師聞之憂懼其揆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  
 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河復得見乎如清日以就誅  
 可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  
 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  
 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  
 侯謀曰晉灼曰決眊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則子雷電  
 以擊匈奴功封輝渠侯輝渠侯僕則子雷電  
 賈油通鑑補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輝渠食邑於晉陽雷電尉雷電不自匈奴將軍懷異心欲危眾  
 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匈奴  
 傷甚眾夜斲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  
 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帝之世自  
 公孫宏後相繼為丞相者六人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及  
 屈釐其得善終者惟石慶以醜謹自免餘皆不得其死雖帝性嚴  
 國家多事然五人者謀國之忠或亦有未盡焉初宏為丞相起客  
 館以延賢人家無餘祿繼其後者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已邱墟  
 至賀屈釐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秋蝗 九月故城父令  
 公孫勇班志城父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

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為郡屬兗州  
 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  
 圍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為侯不害在侯江  
 淮陽淮陽圍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為侯  
 史關內侯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高廟衛  
 帝故云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  
 甚麗上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  
 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  
 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即橫門外橫橋也及泉鳩里加兵刃  
 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  
 來望思之臺於湖在今湖城縣之西關鄉縣天下聞而悲之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  
 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鷲師古曰鷲小鳥也  
 澤以飾物曰澤以飾物曰霹靂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地理志鉅定縣屬  
 澤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澤澤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澤  
 澤蓋以水受名也定音電音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  
 堂矣已禪石間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  
 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  
 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  
 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俟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曷時  
 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而已

或問乎楊雄曰神仙之道有諸雄曰吾聞必儀神農歿黃帝堯舜但落而死文王舉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

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

秋無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應

日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歷也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指位自稱 師古曰言

千秋既為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

廣上意慰安眾庶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其上壽頌德勸上施恩惠

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娛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征和四年

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

月何樂之聽自巫蠱之發陰賊侵身遠近為蠱何壽之有敬不舉

君之觴謀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先是搜索都尉桑宏羊與丞相

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澗田五千頃以上 杜佑曰輪臺渠地今在

可遺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遺其假司馬

為斥侯 斥拓也候望也言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澗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上乃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

每口轉增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造卒田輪臺輪臺西於

車師千餘里前關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邊道乏食道死

者尚數千人况益西平越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誓言匈奴縛

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

國為漢如漢人漢見之類皆又漢使者久留不遣故與 師古曰

將軍 久留不遣謂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善

龜不吉不行 師古曰謂公卿大夫謀事則不專決猶難同善龜也

云著之言著龜之言久也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

預吉凶也說文著龜屬也生千歲三百歲易以為數九子九尺諸

五符傳曰著生百年一本生百靈論衡云七十一年生一葉七百年

十葉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靈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

其上常有靈氣覆之准子云上有靈著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

神龜著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

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

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大夫六寸也故其數偶著易也故其數奇所以

卜筮者師說云卜筮也以覆審吉凶筮法也以決定其或對向

以為卜筮也起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其問互言之易繁

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著之德

圓而神又說卦云密贊於神明而生著據此諸文著龜知靈相似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征和四年

傳云著龜龜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

劣也杜預鄭元因是言以為實有長短杜預謂傳云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

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大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

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解註占人云古人

亦占筮筮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

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大夫封大夫祭出

軍旅喪事及龜之入命一日筮二日象三日與四日象五日果六

日筮七日雨八日瘳此等皆為大事鄭註占人云卜八事皆先

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

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比

五曰巫比六曰巫比七曰巫比八曰巫比九曰巫比十曰巫比

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註古人不上而筮者則用九筮

是也傳十五年晉卜繡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則大有

之變哀九年卜伐宋亦卜繡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則大有

爾筮史記龜策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者數無虎狼鳥無鳴泉

草無動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

乃者以縛馬誓徧視丞相御

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 視當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



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祝人有餘祝當

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公車方士方士

太史與太常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太史與太常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

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

諸將而於卦中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

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據班史

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後

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

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謹使制單于

資治通鑑補 武帝征和四年

曰言五伯向不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提謂提挈之也

其兩掖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今務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

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

對師古曰與上計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

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

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謂趙過之爲代田

趙過曰代田古法也後便始取田以二相爲耦廣尺深尺曰畝長

三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耕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種麥種

麥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罷耨而根深能風與旱

故雖旱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

一井故鳴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倍田畝一斛以

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無以墾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觀犁

過索光以爲承教民相與庸輒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以故田

多墾闢過試以雄宮卒用其宮婦曉得穀多其別田畝一斛

以上趙及也澤雨澤也庸功也庸稅犁言換功其作也○噉音喚

二噉音喚又平聲又去聲又音噉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

士充滿朝廷關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

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考異曰荀勗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社與社何故不用於是

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是或匈奴與

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疆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

資治通鑑補 武帝征和四年

今欲與漢和取漢女爲妻歲遺我錢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糴萬

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亦遣使者報送其使留三歲乃得

還

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

博薨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祝詛自殺

日功臣表云坐爲詹事而孝文廟辭下曰出居安能勝初

大不敬自殺公卿表云坐祝詛成不爲詹事功臣表誤也

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 班表侍中僕射何羅與江充相善

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

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

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物至

延樂之久次者爲僕射東漢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

事願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議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參乘

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爲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市舉



宮通狀風刀驚御華伏 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

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於謂也遂謀為逆侍中

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素之林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其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

何羅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

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

欲入臥內天行觸寶瑟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

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拜胡投何羅殿

下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燕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九

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

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附錄初燕太子丹黃髮勇士不愛

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

悍少慮輕劫無威亦有所畏於人亦燕丹遺風也斬其使於

北關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鄉縣屬涿郡

良鄉安次二縣皆屬上由是惡旦且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

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

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

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

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

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遂掖庭獄掖庭

府有獄獄凡宮夫人還順帝曰起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附錄先

所雲賜官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楯往葬之封識其處

漢武故事云既葬香閣十甲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武

帝思之為起通志蓋於甘泉常有一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

恐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

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年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子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柞

宮張晏曰五柞宮在五柞樹因名水經註五柞宮上病篤霍光

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

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

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九

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宏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

過為人沈靜詳審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鬣每出入下殿

門止進有常處耶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

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可其篤慎

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帝甚愛之嘗自後擁上項

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

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

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

之泣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

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扇車雨下蓋輒御上奇



其材力遂得幸為未央殿令未央殿令 屬太僕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

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

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己由是

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

後事丁卯帝崩於五柞宮臣讀曰壽 七十一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

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初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隆慮公主景帝 女班志隆慮縣

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

主傳服虔曰主傳主之官 也如舊日禮有傳婢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弟謂古 日老乃有子言

其晚孕有也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

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

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時有待詔公車者 有侍詔金馬門者

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 洪範之辭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

行之天下幸甚臣測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

以朔為中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竝出卜式拔子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

青齋于奴僕日禪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

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

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

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

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遂購吞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

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

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

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

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

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

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

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班志鄂縣屬江夏 郡公主所食之邑

伏節日禁邑云本為禁中門闕有禁非待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

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

也言人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

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

相驚光召侍中及虎符符竹符之半者 欲收取璽即

不可授光欲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

日詔增此即秩二等庶庶莫不多光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於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黃腸通靈廟卷二十二 漢紀十四 武帝後元二年



茂陵先是陳皇后與衛皇后皆以罪廢而上母鈞弋夫人又以誅死俱不宜入太廟霍光乃緣先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 追尊

鈞弋夫人趙氏為皇太后起雲陵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漢書南 王王子勃徙封濟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

軍樂行北邊 陽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藏葬以反吾真死則為布菴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

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郝侯郝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欲藏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藏見先人竊為王孫

不取也王孫報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漢書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其真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

外以華眾厚葬以隔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謂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襄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使不得變為枯脂干載

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爾用久客郝侯曰善遂藏葬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

事喪死則裸葬于終南山黃昏失其名今補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五 起始元元年盡元

孝昭皇帝上

名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開元達曰昭 在位十三年改元三始元六年元平一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

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上為歌曰黃鵠飛今下建章羽翮舒兮

入兼自願非 己亥上耕於鉤盾弄田弄田者天子夏

州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潯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健

資治通鑑補 卷第二十三 漢紀十五

為蜀郡犍命往擊大破之犍為蜀郡皆屬益州犍為郡唐建武嘉

帝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犍命犍命者犍郡之命也

命犍命言急也犍命者犍郡之命也

秋七月赦天下 大雨至於十月涓

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璽書者

等之長安蘇林曰

有詔褒賜巨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

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季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

如舊日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

郎中成軫謂曰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

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即與澤謀

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

邨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

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且曰殺義等凡

十五人會餅侯成知澤等謀

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傳不疑為京兆尹

表武帝本初元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

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非者取數言大取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所在故云京兆也鄭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車先百部也

孔頴達曰釋詁文曰萬億曰兆依如等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

小數以十萬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億為等

萬主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兆益封

餅侯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

月丙子穉敬侯金日磾薨

穉侯上官桀為安陽侯

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侯受印綬一日晡日磾兩子

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其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

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對曰

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

功乃得封侯遂止

班固讚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暗主忠信自

著勳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閏月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冤失

職者 冬無冰

兩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

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

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

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疆及室宗劉長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衛尉辟疆紅侯富之子好讀書能

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

書自娛不肯仕及是光欲擇用宗室以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欲

用之或言德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是職時年已八十矣

徙為宗正數月卒 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 秋八月

詔曰往年多災害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

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

墮殫罷極苦之

成也 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

尉賢國人鄉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

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



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顯渠閼氏謀顯渠閼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  
蠡王為帝行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  
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  
居其所不復可會龍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匈奴始衰

訂始元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 秋募民徙雲陵 冬十月  
遣使祠鳳凰於東海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初霍光與止

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桀常代光入

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昭帝始元二年三年四年

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秦山郡師古曰食邑

於鄂為蓋所尚故曰蓋長公主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子子客子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安素與外人善說

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

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成之在於足下漢

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

主以為然詔召安女為婕妤安為驍都尉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本時丁

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

渭城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問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

往奔射追吏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

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立祠祀之

咸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秋七月詔曰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備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  
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西南夷姑縉葉榆復反姑縉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也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此益州刺史所領兵也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郡名曰益州也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  
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廷尉李  
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考異曰昭紀作

己始元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趙父何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侯順成侯有姊君姁音賜錢二百萬奴

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孔穎達曰五報之內大功已上服賜者為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昭帝始元四年五年

親小功以下無在位者 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旌衣黃襪者

黃冒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班表公車屬衛尉領之師古曰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視視長安中吏民聚

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

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慮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蒯瞶之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蒯瞶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蒯瞶歸位晉趙鞅請

蒯瞶於成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成公羊傳曰曼姑

乎曰可奈何不以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

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

經術明於大說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補註夏陽即今西姓成名

方遂居湖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下謂曰子狀貌

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考異

紀云張延年尚不疑傳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於

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不

疑固辭不敢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 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

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再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罷僮耳真番

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僮耳郡元封三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番音番 秋大鴻臚臣廣明軍正王

平擊益州叛夷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諫大夫

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

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立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元始元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

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

元鼎三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二年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柔

宏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罷鹽鐵

論十篇今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粟食不至也稟給 擲野鼠去草實

而食之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

甚多皆可食也武曰野鼠得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

即食之其草實乃願去蘇耳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

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繳樂弓弩能網者能

結網也

魏名勃生孫以繫矢也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

馬畜服既以受酒○軒音軒 蘇武死後人眾徙去其冬

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

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

聞陵與子卿素厚子卿蘇武字 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

歸漢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中從至雍城

陽宮挾鞞下除觸柱折轂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

孺卿從祀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

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

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

賈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五 昭帝始元六年 七

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係官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

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

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

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

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意聽陵言武曰自

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

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

決去也決別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

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歎血旦夕臨數月及壹衍鞞單于

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



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  
 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  
 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  
 使西國西國謂西域諸國為匈奴所遮志戰死馬宏生得亦不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  
 雖驚怯令漢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蓄大厚之積志庶幾乎曹柯  
 之盟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柯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翼城之人一別  
 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  
 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闕廟程大昌謂繫帶曰牛羊豕  
 則為少牢今人獨以拜為典廟國秩中二千石班表典屬國本秦  
 太牢名牛則失之矣拜為典廟國秩中二千石官掌歸義蠻夷漢  
 因之其後省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附錄武既歸陵道之以書武報書曰  
 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  
 夜行被備不足為榮况於家室瓜分棄在絕域衣則與刻食味不  
 均棄捐功名雖尚親恩與已無異况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  
 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親重道食富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  
 俗余歸漢室了西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車馬禮遇矣相見  
 未斯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相依依陵又答武書曰子  
 卿足下勤宣令德華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甚託與國昔人  
 所悲望風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見遠厚道答慰謝勳德有餘骨  
 肉於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輪囷坐愁苦  
 終日無想但見異類常痛近使以禦風雨遺肉醢漿以充飢渴事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三 漢紀十五

昭帝始元六年

思補樓

自言笑誰與為歡胡地元冰遠土瘠瘠但聞悲風滿條之聲涼秋  
 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轉牧馬悲鳴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晨生曉上念老母隔年破裘妻子無辜始為身  
 與子卿後世所悲子卿受我命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  
 負國恩為世所悲子卿受我命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  
 而入無知之俗遠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  
 更成更休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傳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刑罰以見志願國家  
 於我已矣設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懷憤忍辱極復荷活左右之  
 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  
 切但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  
 略而言之昔先帝接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而襄萬里之程神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  
 北滅連綿之師策疲乏之人當新驅之馬然猶將奉旗追奔送  
 意謂此時功難與矣匈奴既敗舉國更練精兵加臨十萬單  
 于臨陣親自合圍實主之形既不相加步馬之勢又甚懸絕我兵  
 再戰一以當千然猶奮拔乘劍前死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到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  
 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  
 之遂復戰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  
 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哉  
 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  
 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  
 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固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  
 死不如立節減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  
 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猶慕此耳何區  
 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離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  
 囚繫韓彭董灌權受戮周勃見辜其餘在命立功之士賈誼亞  
 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寵竝受誘欺之  
 辱卒使懷才受誘能不加彼二子之選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  
 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  
 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轉哉且足下昔以單  
 車之使適萬里之虜遣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幸若我死  
 北之野丁年奉使歸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  
 古今所未有者也雖須臾之間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  
 謂足下當享茅土之尊受千乘之賞問子之節為不過二百萬  
 不遇典屬國無尺土之功嘉子之節而助功害能之臣盡為漢戶  
 侯視典屬國之類悉為漢臣子向如此陵後何望哉且漢厚誅  
 以何領而不存者也陵雖孤忠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  
 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能存乎勇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二三 漢紀十五

昭帝始元六年

思補樓



穢中誰復能屈身... 足下勿復望陵... 世之人死為... 足下九子無... 首○講音... 霍光上官... 等三人俱至... 皆侍坐立政... 其足陰論之... 胡服椎結立... 孟上官少叔... 我已胡服矣... 叔謝汝陵曰... 貴陵字立政...

貴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十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 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 辱遂死於匈奴... 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 休息至是匈奴和親... 毋波... 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 辛元鳳元年... 義者韓福等五人... 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一襲祠以中坐...

青氏或遺執金吾馬適建... 常徒皆免刑... 失侯復以破東... 原郡蘇林曰... 謂此刑徒... 秋七月乙亥... 德長公主欲為... 子路喪姊期而... 故曰觀過知仁... 侍之外人宜蒙... 光祿大夫欲令... 人求官爵弗能...

貴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十

監屬闢入殿中... 蓋主為充國入... 光而重德蓋主... 軍皇后親安女... 巨自以帝兄不... 鐵為國興利伐... 羊皆與旦通謀... 蓋主桀宏羊等... 孟康曰都試也... 習武備也... 之則師古訓... 官先置食凡車...



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敵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  
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遷也莫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巨願  
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帝者以之書奏帝不可下明且光聞  
之止畫室中不入賜周公負成王圖故名畫室上問大將軍安在  
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近耳  
事余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都門外水經注京兆奉明縣廣成  
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於苑北以為  
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  
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于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臣  
者少為中書者令成帝用士人後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書  
文書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為兩官據續志則合為一官此  
既在段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書主也漢初有尚書衣尚書  
尚書食尚書故謂之尚書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宣  
帝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張光領尚書  
約又曰漢武選後更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尚書令  
射成帝改中書謂者令為中書尚書令漢書中書尚書令  
而中書尚書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為兩官明矣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  
也上不批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以輔朕身取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  
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德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  
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擒我

心臣漢文或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  
疏賢士景帝信誅電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縶  
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  
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家桀以千數且以  
語相平平為妻相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  
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  
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  
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返鄉之正誰不可止漢書大將軍恐出兵  
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  
言獨忠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王莽天今右將軍物故丞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為安實無意立且也謀誘且  
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順  
菟耶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  
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  
者燕倉知其謀如漢曰特為諸田置使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  
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師古曰移病言病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  
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宏羊外人等  
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  
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慮乃置酒與羣臣  
妃妾別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兮固知  
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填渠背籍籍兮亡姑母



求死子兮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道會天子以聖書讓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亂賊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鄼曹灌搆劒推鋒從高皇帝聖體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我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常何而目復奉齋耐見高祖之廟乎且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且諡曰刺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死是有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漢紀十五

昭帝元鳳元年

與鵲關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窺銜其脯六七枚置殿前因音混都大風雨拔王宮中樹七圍以上者十六枚壞城樓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祀之鼠舞不休夜死大雨虹下屬燕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燎城門流星下墮而燕王不愷 庚午有扶風王所為御史大夫 冬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燕倉為宜城侯故丞相徵事任官捕得桀為弋陽侯文頌曰徵事丞相官屬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職罪免者為徵事終衣奉朝賀正月班志曰徵侯國屬汝南郡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如漢日漢儀注武帝置文學濟陰魏相對策濟陰郡屬兗州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立顯賞其子以

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大夫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初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遺失武帝奇其才故擢為尚書令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事分為左右曹光持刑罰則表給事中掌詔問應對位中常侍下並得出入禁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則致之於罪法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竝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漢紀十五

昭帝元鳳元年

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旬旬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起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頂上林有柳樹枯偃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莊宏上書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言大石自立偃柳復起當有匹節節節主符節事漢改秦節為符節言大石自立偃柳復起當有匹



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  
後珠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樹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操龍事  
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是以上皆唐氏在夏  
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皆主夏盟為范氏范氏  
為晉士師傳文公世齊齊後歸於晉其處者焉到向云戰國  
時劉氏自秦東越越滅越遷大梁都於薛故曰薛國薛國曰豐  
故梁徙也足以顯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  
劉氏而東漢為公豐公益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兩祀官  
則有秦晉梁州之巫祀天地報之以祀豈不信哉山是言之漢  
承堯運協於人 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  
天命宏坐設妖言惑眾伏誅宏字孟少時好游俠關難走馬長乃

變節從竄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金 匈奴單于使犁  
汗王窺邊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  
成則犁汗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益  
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  
備後無幾右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據志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六  
皆屬張掖郡晉曰日勒城在張掖太守屬國都尉 續漢志張掖  
今甘肅州縣東南○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 居延  
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義渠  
王屬國義渠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自是後匈  
奴不敢入張掖 燕益之亂桑宏羊子遷亡過父故吏吳史吳吳  
姓也吳其名也晉  
武帝時有侯史光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

平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賊之非  
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賈以桑遷  
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  
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  
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田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  
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欲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  
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編古曰外內謂  
內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  
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  
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

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持但其素行好與在  
於下言丞相本非立意與人為異者但其素行好與為好言  
言以悅下耳師古以為好與在下之人言讚則失本文語意  
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恐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  
謂故舊又嘗及相  
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  
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

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  
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七

要斬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他職  
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其其身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時千秋年老上憫之得乘小車  
入殿中人因呼為車千秋 冬遼東烏桓反初匈奴破東胡東胡

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遼東郡屬幽州唐書遼東郡  
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  
地在丁零西南烏桓東北 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

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  
平唐平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  
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

千人後數萬騎南羽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  
郡幾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  
者言烏桓常發先軍于豕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



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開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樂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將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以設匈奴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敵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元首也冠首首之甲戌當民定侯田千秋薨時政事登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三月以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

黃治通鑑補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

後中五校令 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文穎曰轉賜六月赦天下 初杆梁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龜茲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杆音汗梁音迷龜音耶茲音茲試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出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

漢傳作帝歸今從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昭紀及明子傳東至西域之近漢當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記身無頭有尾向而相市龜也乏水草當主發導負水擔糴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開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

漢具言狀駸馬監北地傳介子使大宛北地郡屬涼州刺史○艾音又屠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徵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麻表大焉噶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漢使者持黃金鉶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

黃治通鑑補卷二十三 漢紀十五九  
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為王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詣闕獻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三輔黃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一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傳介子為義陽侯介子少時年十四好讀書營棄孤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至是果以邊

營棄孤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至是果以邊



續封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注曰鞠告也謂戰之明致其罪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元鳳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及吏亡者屯遼東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丞相宜春敬侯王訢薨

兩元鳳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夏赦天下 烏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為御史大夫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六起元平元年盡宣帝地節二年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什三如舊日漢舊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馬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眾星皆隨之而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臣贊曰初霍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平左右及醫

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服虔云窮袴帶不便於後宮莫有進者故帝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

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壯大力扛鼎能空手搏熊羆猛獸然好倡樂依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即有上

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師古曰太伯伯邑考文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

合光獻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懼即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州

州死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與謀所立議者咸

言昌邑王實武帝孫當立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

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迎賀

金乘七乘傳文帝之入立也乘六詣長安邸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



也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名勝在國素任縱勅作無節武帝之

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不

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瑯琊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

游馮式搏街師古曰搏也馳騁不止口倦庠叱咤手苦於筆

身勞庫車與朝則冒霧露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

則為風寒之所區薄師古曰區與同言選疾風則區也薄數

以奠脆之玉體音軟脆音擊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

新新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楸之閒哉數音休則俯

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如舊日今人不行則吸新吐故

以練藏藏五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僑松之壽師古曰仙人伯美聲廣譽

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師

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雖久猶尚思慕於宮館而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

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

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

尚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

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孔穎達

始始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日脯訓

賜人云將析日脯而施而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

山陽黨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

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易日王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

令善媿人王嘗久與嬖奴宰人游戲飲食嬖專車而西河者也賞

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

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

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膠西王謂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

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

腹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

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

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

尾方山冠以五采為之冠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

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以問其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

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也

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之人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

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官

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官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歎曰

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

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

事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

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

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

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哺時至定

陶定陶縣為濟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立日夜哭泣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宜何獨喪事凡南而之君何言哉大將軍  
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  
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  
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  
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  
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  
至濟陽班志濟陽屬陳留郡杜預曰濟陽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求長鳴雞師古曰雞之  
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則長一鳴半道  
刻終日啼號不絕聲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師古曰凡  
買積竹杖文穎曰合調宏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  
者奴之尤長大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安使安樂  
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四

收屬吏以滿酒大王即梓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衛士長王  
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驛奉乘輿中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郎中  
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  
郭門也王曰我嗷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  
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未  
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  
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  
后曰皇太后 王申葬孝昭皇帝於平陵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  
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  
五十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  
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  
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酒作樂關虎豹石

皮軒車九旒漢大勳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旒皮軒車旒飾曰雲  
車即曲禮前有三旒則謂之皮軒古曰皮軒之  
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虎皮飾車驅馳東西所為詩  
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  
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  
瓦覆之版瓦大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以昌邑王習詩故  
陛下所讀 營營青蠅止于藩楹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讓入  
眾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宜進先帝  
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  
願詭禍為福師古曰皆放逐之臣前先後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  
張敞上書諫班表太僕有兩丞張敞者丞一人張千石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遂賢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五

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  
臣未衰而昌邑小童先遷李奇曰挑釐小臣也補註小童當是少  
信以為 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  
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  
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  
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  
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  
下出欲何之玉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  
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諱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  
之不極厥罰常陰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



極中也建立他人君親言親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  
 萬事失在既付故其咎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  
 天氣亂故其咎也君亂且弱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  
 大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病也  
 惡忌諱也察察言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不敢明言之也 侍中傅嘉敷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  
 丞相楊敞做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  
 衣做夫人司馬氏遷之女也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  
 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  
 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做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  
 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  
 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六十一 田延年

奇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  
 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  
 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  
 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  
 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即與  
 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  
 幸未央承明殿 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詔諸禁門  
 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 溫室即三輔黃龍  
 溫室殿也未央殿北武帝時余謂長樂宮亦有溫室也 中黃門宦者各  
 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 王入門閉昌  
 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

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知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  
 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  
 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  
 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何得罪而  
 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  
 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漢日以珠飾襦也晉灼曰盛服坐武  
 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  
 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  
 臣敞等 臣敞下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  
 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  
 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七 田延年  
 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大行前昭帝稱前也 就次發璽  
 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驕驩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  
 闈內教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史令高昌奉黃金千  
 斤賜君卿取十妻 師古曰昌邑之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  
 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眾樂 鄭氏  
 奏一樂人也余謂武帝祠泰一川樂舞召眾見作二十五弦及笙  
 候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調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  
 行之舞嘉至承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  
 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宮桂  
 宮 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三輔黃龍桂宮武帝造周回  
 宮十餘里有樂房後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有桂宮中帶車  
 弄鏡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氏曰皇太后所駕車中帶車  
 師古曰小馬可於果 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車  
 可乘之故云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  
 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掖庭令少府武帝太初 太后  
 元年更名即承巷令也



日止為人臣子常梓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  
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學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續漢志  
諸侯王  
赤綬四采青黃縹緗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  
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  
古曰免奴謂切發細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  
免放為夏人者發細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  
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室傳古曰溫室中  
設九賓之禮也延  
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  
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劾午  
師古曰一籠一橫為  
券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儆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儆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  
皇帝後行淫僻不軌詩云藉曰不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昭帝元平元年

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  
非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  
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傳二十四年穆書天王出  
居於鄭六年傳曰王者無  
外此其言出何  
不能於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宗廟子萬  
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  
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許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孔  
子之言  
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繫組說文曰  
組後屬  
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  
緋纁長丈九尺九寸五首奏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  
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愿願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  
至昌邑郎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當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  
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  
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漢中郡房陵縣  
房陵縣唐為房州太后詔

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  
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  
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  
人皆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  
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  
師何以無諫書王式時為昌邑  
王師以按王制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  
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  
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  
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長信宮名少府掌  
詹事掌皇太后宮禁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元始四年  
年更名長樂少府三轉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賜爵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昭帝元平元年

關內侯式既得免死歸家教授東平唐長賓沛郡褚少孫亦來事  
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可復授既而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攝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  
法疑者耶蓋不言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欲蓋而彰故孔子自稱耶耳諸博士驚  
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其薦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  
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諸大夫博士其持  
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  
諸生曰歌驪駒驪駒逸詩也其辭云驪駒在門  
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式曰聞之於師客  
歌驪駒主人歌各無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  
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邊地而  
罷符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為監子所辱遂謝病免



歸卒於家 遊音壽失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 師古曰太子有

生子進 師古曰進皇 號史皇孫孫納涿郡王夫人 師古曰

生子病已 師古曰蓋以風通屯難而多病若故名 號皇台孫皇台

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台孫

在亦坐收繫郡囚獄 師古曰漢舊儀郡囚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寄在郡 故廷尉監綽國丙吉 師古曰廷尉有左 受詔治巫蠱獄吉心

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厚女徒涿城胡祖淮陽郭

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閑燥處 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輕

滿其本罪月日 師古曰志涿城縣屬扶風 吉曰再省視巫蠱事遂成不

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 師古曰二宮並在整屋皆以水名之

長楊宮漏水又東北取涿水注之水發南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師古曰條 無輕

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囚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

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

得入穰還以問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囚

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文穎曰

官不當在郡囚獄也 師古曰守丞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

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

誦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衛夫白吉曰食皇孫無

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

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休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

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

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

者安世兄也嘗事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

下獄室後為掖庭令思願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

書既壯賀或稱其賢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

安世爵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

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

止時暴室齋夫許廣漢有女 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室為名

人試也今日 師古曰暴室許廣漢坐法廢為庶人故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

亦為暴室齋夫 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

內侯 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 可妻也廣漢許諾廣漢女字

平君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卜相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當大貴母獨喜及聞與曾孫甚怒廣漢重令為介 師古曰更令人

作媒結婚如通婚遂於令字下增一人字令按漢書令字下原無

人字令指張賀賀為掖庭令廣漢重其為媒介故不敢聽如言

而遂與曾孫願師古 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

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復中翁 師古曰姓 高材好學然

亦喜游俠鬪鷄走狗以是具知周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

周備三輔嘗困於蓮勺雨中 師古曰蓮勺縣屬左海朔野曰故城在

厚也蓮勺縣有鹽池縱橫 尤樂杜郭之閒 師古曰杜郭縣屬京 率常在

下村 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今之杜城地 時會朝請

舍長安尚冠里 文穎曰尚冠者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

息 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

此自怪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



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  
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開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  
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  
軍之尊卑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  
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  
邯鄲侯歸在外家吉前使居郡邸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  
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舊禮豈宜廢顯晉灼  
廢顯四字宜作一句讀豈宜者疑而未定之辭舊詔以豈宜二字為句非是師古曰令天下  
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  
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所立遂復與丞相做  
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十三 思補

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  
聞死也 皇太后詔曰可光遺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  
御衣太僕以輪獵車迎曾孫文穎曰輪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  
車駕故且取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  
其輕便耳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文正通鑑原  
高廟在東有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九字按漢書宣帝即位皇太后歸長樂  
宮未嘗尊為太皇太后也至元帝即位方尊為太皇太后耳不知  
通鑑何所本宜去之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懼之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蔡義為丞相義初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  
府武帝召見說詩說之擢為光祿大夫至是為丞相時年已八十  
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議者或

言光置宰相不選賢材用可顧制者光聞而病之曰以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初許廣漢女適壘曾孫一歲生子數月  
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女與皇太后親公卿  
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  
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  
父廣漢刑久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  
長樂宮初置屯衛漢太后常居長樂宮皇太后自昌邑之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論字次卿諱詢之字曰謀  
本名病已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七  
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符四五鳳四甘露四黃龍一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  
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十三 思補

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  
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  
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皆為東西宮衛  
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  
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敬容禮下  
之已甚胡越兵胡越及越騎也東西宮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  
尉也死前後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十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  
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夏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鳳皇集膠  
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稅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  
諡原太子死事見二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



承祖宗之祀愚以為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  
良姊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秋七月詔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  
王立廣陵王胥少子宏為高密王 初上官桀與汪光爭權光既  
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  
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  
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廷尉  
平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  
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後庭之中也

記本始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死是茂陵富人焦氏賈  
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萊諸下里物 死者葬地下 昭帝大行時方  
上事暴起 方上事謂 廣中事也 用度未辦延年時為大司農奏言商賈或豫  
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十四 恩補

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而當時大司農營葬事  
儻民車載沙送方上延年詐增儻直 師古曰儻謂賃  
萬至是為焦賈兩家所告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 師古曰為  
路使有安 延年抵曰 師古曰抵 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 師  
古曰既無實事當令 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  
有功覆過 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是以不言齊  
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  
之 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 師古曰子賓  
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乞謂乞之也哉疑辭 願以愚言白大將  
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  
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 師古曰悻  
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  
家通理也光怒其拒諫故不佑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  
人指笑我幸徒嗚呼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  
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  
夏五月詔曰孝武帝皇帝躬仁諒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  
氏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蕞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  
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  
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  
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貺符瑞竝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巨魚  
神人竝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  
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  
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十五 恩補  
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其  
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  
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  
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  
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德文始五行之舞凡武帝巡狩所  
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師古曰世宗廟曰有白鶴巢後  
五石集前四河築世宗廟神光與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  
青神光又與於房中如鸞狀狀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四戶大  
殿上畫明夏侯勝黃霸既久繫獄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請論不怠 初  
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胡婦



于沉靡尙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祥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  
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尙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  
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  
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  
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  
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  
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  
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  
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  
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  
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去 忠 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厥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附 顯 明 帝 青 龍 元 年 拜 州 刺 史 舉 軌 送 漢 故 度 遼 將 軍 范 明 友 鮮 卑 奴 年 三 百 五 十 歲 言 語 飲 食 如 常 人 奴 云 霍 顯 乃 光 後 小 妻 明 友 妻 乃 光 前 妻 欲 賞 其 小 女 成 君 道 無 從 會 許 后 當 娠 病 女 醫 治 于 衍 者 常 氏 所 愛 嘗 入 宮 侍 皇 后 疾 衍 夫 賞 爲 掖 庭 戶 衛 掖 庭 戶 衛 掌 衛 掖 庭 謂 衍 可 過 辭 霍 夫 人 行 爲 我 求 安 池 監 安 池 池 名 監 行 如 言 報 顯 顯 因 生 心 辟 左 右 字 謂 衍 曰 少 夫 幸 報 我 以 事 如 舊 曰 稱 衍 字 曰 日 報 我 以 事 謂 求 池 監 也 我 亦 欲 報 少 夫 可 乎 衍 曰 夫 人 所 言 何 補 註 報 託 也 謂 託 以 事 也 等 不 可 者 顯 曰 將 軍 素 愛 小 女 成 君 欲 奇 貴 之 願 以 累 少 夫 衍 曰 何 謂 邪 顯 曰 婦 人 免 乳 大 故 十 死 一 生 今 皇 后 當 免 身 可 因 投 毒 藥 夫 也 師 古 曰 去 謂 除 去 皇 后 也 成 君 卽 爲 皇 后 矣 如 蒙 力 事 成 富 貴 與 少 夫

其之行曰藥雜治當先管安可師古曰與顯共難治之顯曰在  
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  
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持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  
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師古曰大丸今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  
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對曰無有遂加煩懣衍行出過見顯相  
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  
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  
光大驚欲自舉發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  
女入宮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  
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產畜遺通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  
軍罷度遼將軍范明友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自張掖斬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去 忠 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韓增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自雲中

古曰烏員 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趙充國出塞千八百餘里  
地名也 西至候山自酒泉 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  
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游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田廣  
引塞千六百里至鷄秩山自西河 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  
奴還者冉宏等言鷄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宏使言無虜欲還  
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  
日顯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自五原 即止兵不進斬首捕  
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虜使而祁連  
知虜在前還遲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  
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蘇王庭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  
級也犁汗都尉犁汗王之都尉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烏孫皆  
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長羅侯  
在今滑州巨城縣東北然匈奴民眾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  
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帛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  
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  
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其兵令  
備西國者應茲以之國前使發關茲東國二萬人備東國者應  
茲以東之國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

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  
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宣帝本始三年

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大旱 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  
陽平屬 甲辰以長信少府章賢為丞相封扶陽侯賢為人質朴少  
欲為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以大司農

魏相為御史大夫先是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  
丙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  
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壽威嚴帝即位徵為大司農遷御史  
大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

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遺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  
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十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  
國羈屬者皆以解政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竝入

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者古曰當滋欲鄉和親  
者取其直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桀  
相朋黨吏不能治廣漢為節節蘇林曰節如繩可受投書孟康曰  
古曰節若今盛錄賦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節或節也節  
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節音項節音同受民吏投  
書使相告許于是更相怨讐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既而匈奴降

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  
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僇仆無所避廣  
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之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鈞距以得事  
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宣帝本始三年

人效者莫能及也蘇林曰鈞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鈞致也  
由以閉其術為鈞也 鈞明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其莫得所  
師古曰晉灼是也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  
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  
窮里里

中之極 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皆記召湖都亭  
長記書也記召者  
長以手書召之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  
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  
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謝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  
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捕伏如神京

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本始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徵  
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



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及籍后立赤脩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  
后之姊子故常疎體敬而禮之皇太后嘗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  
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  
或山崩水出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郡瑯琊城祖宗廟景帝  
令碑因各立太祖高皇帝 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  
之士有以應變母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  
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陳大夫  
給事中勝既出令左馮翊宋畸舉賢良又口薦霸於上上遂擢  
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  
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 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  
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 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  
言治通鑑補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  
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前事謂坐 勝復為長信  
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  
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勝初教授於鄉常謂諸生曰士病不  
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邱濱于安邱濱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邱  
廣川王去坐殺其帥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  
并毒藥養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廣川王去景帝子  
王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身出於 春正月有星孛於  
西方 楚王延壽景帝立平陸侯延壽為楚王延壽元王後 以廣陵王  
衍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

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  
也母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 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  
司考驗辭服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  
食之 是歲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憐寡罪疑  
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少學法令未有經學既為廷尉乃迎  
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  
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  
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霍  
去病除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

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天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  
節護喪車中二千石治冢賜金錢綵絮繒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  
珠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柳十五具東園溫  
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爵補註漢律始  
後世襲封者邑戶十減其 世世無有所與既而光夫人顯改光時  
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昭  
靈高祖母家也承恩盛節祠堂也闕道屬承恩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而不欲宣復重封上之故曰封事  
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



續風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寒爭  
 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  
 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  
 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  
 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安  
 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開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  
 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  
 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夏四月戊  
 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  
 大司馬七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七月壬辰安世為  
 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步辰七月無  
 戊辰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傳考之安世為司馬  
 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旁  
 查治通鑑補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宣帝二年

行通連書之 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  
 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  
 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三年夏四月辛卯  
 大也其稱尹氏何貶也為 諷宋三世為大夫 公羊傳曰宋三世無  
 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及魯季孫之專權魯自季友立  
 古曰三世謂公成公昭公也內 及魯季孫之專權 魯自季友立  
 取於國之大夫也為恐當作無 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  
 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  
 公惡季氏之備而不能去逐孫於郟  
 去王室政由家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謂領尚書  
 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連斗懼曰北 昆弟諸塔據權勢在兵官光夫  
 斗第一天權第二機第三機也 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應劭曰諸者謂二尺竹牒記其年紀  
 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  
 入 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  
 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  
 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帝興於閭閻  
 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特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  
 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  
 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事也  
 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 樞機周密昂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 且之意及拜刺吏守相輒親見問親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  
 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  
 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師古曰謂郡 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  
 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  
 查治通鑑補卷二十四 漢紀十六 宣帝二年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所表謂  
 金爵也 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匈奴壹衍鞬單于  
 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閭氏而黜前  
 單于所幸顛渠閼氏顛渠閼氏單于之元 顛渠閼氏父左大且渠  
 妃也其次為大閭氏 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  
 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  
 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營王各將萬  
 騎南朔塞備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  
 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  
 軍監之名余疑 治眾者  
 軍監位次軍正 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  
 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



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囑居左地者孟康曰囑匈奴種余謂西囑自是一種為匈奴所傳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囑音辱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眾遂南降漢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四終 漢紀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七 起地節三年盡元 東四年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郡使守丞也故傳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表諸侯王相如太守守長史如郡丞又漢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丞矣 或對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五 漢紀十七 田

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

四月戊申立子爽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

傅考異曰荀悅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荀悅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皆也

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

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

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

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係阿輒先嘗之係阿者母也 后挾

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

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

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廣東海蘭陵

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受好禮恭敬敏而



有辭及傅太子太子每朝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許伯即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上以問廣漢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總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雷大行承蕭望之上疏言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危公室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以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地節三年 恩補撰

望之東海人也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蕭望之數人皆召見時上官桀等謀殺光光既誅之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伺光問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責光待士無禮故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閉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猶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願謂望之曰不可碌碌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至是上書求見帝自在民間已聞其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及對奏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立輒下

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高者則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也所白處奏皆可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餒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編為律來律名為籟又應劭曰池者郡國官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賦也籟者禁苑也○籟音語郡國官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衛後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鬻加畫繡網馬黃金塗章紫薦輪如道即茵馬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謂古曰茵也以繡為網馬而黃金塗於茵也晉灼曰御車以草織輪者之以絮師古曰取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地節三年 恩補撰

行安不待婢以五采絲輓願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轡也初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竝繕治宅第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園獵黃山苑中使食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也名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豈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爭道氏及御史家盧氏奴入御史府欲闢大夫門師古曰闢音御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譏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



獨往來得盡言於上各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

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

勳出次婿請更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

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

咸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龍車

騎將軍屯兵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大司馬

將軍冠武弁大冠今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

大司馬者蘇林曰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光中

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諸日自列於下至郎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

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

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

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令人不省死

不解其故或曰死者極口之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持國

權柄殺生在手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

府徐仁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

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

今許史自天子骨肉實正立耳大司馬用是為怨恨思以為不可

禹默然起視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

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殺深故之罪孟康曰孝

吏深害及故入人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深害人疑

罪者皆寬縱之也以為縱出則急誅之其後姦猾巧

法轉相比況禁罔淺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觀

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旨用處不同也或罪同而論

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師古曰傅生與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

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

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

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

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

下也秦有十失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

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於胸

九存虛譽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

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

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



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  
 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擇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  
 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師古曰御退也蓋奏常  
 之成師古曰常謂雖舉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  
 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盡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  
 日謂其罪也對况實乎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臣聞烏鵲之卵不  
 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汗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  
 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溫舒鉅鹿東里人也父使牧羊溫舒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地節三年 七

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  
 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  
 通大義舉孝廉 十二月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淺深是朕之不  
 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  
 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解薄如直曰廷史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  
 石員四人其秩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獻時上常幸宣  
 室齋居而決事晉為曰未火宮中有宣室殿獄刑號為平矣涿郡  
 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諍之臣者非以崇樂防逸豫之生也  
 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  
 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  
 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

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  
 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  
 欲以為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  
 烏賁為太子及烏賁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  
 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憲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  
 穀罪人免其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連水草與匈奴  
 謂之城郭 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  
 奴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置一候與  
 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  
 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  
 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地節三年 七

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為下  
 二年匈奴爭 上自即位後數遣使者求外家時既久遠所傳多  
 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媪及媪男無故媪音無故弟武  
 皆隨使者詣闕帝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  
 識知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人媪音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  
 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  
 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候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  
 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緜單衣送仲卿家仲卿即  
 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  
 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迺  
 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與



他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  
行官之柳宿柳宿名也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  
欲為汝自言人謂與翁須曰母置之母音何家不可以自言  
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見翁須與歌舞等  
比五人同處等此猶音等輩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爾視翁須  
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羅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  
無錢用隨也自此與父母音問絕又問買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  
辭云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  
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  
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上乃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  
賜以鉅萬計初王媼之來乘黃牛車民間悉稱為黃牛媼而王翁  
迺始死已四年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乙地節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據外感傳以博平蓋  
晉二書為湯沐邑而  
地理志博平封舅無故為平昌侯平昌侯屬平昌郡武為樂昌侯樂昌侯屬樂昌郡  
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徭事  
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  
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鷄子  
深二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 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  
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  
違之哉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立廣川  
惠王孫文為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 霍顯及禹山雲  
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臨官信之盡變

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娶人子遠客饒  
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健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  
人人自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  
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結縶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  
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  
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不早告禹等縣官  
難故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  
矣雲舅李竟所善張敖見雲家卒卒卒音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  
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上言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敖  
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九

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  
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  
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  
於得遺發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購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  
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魯公子季友後廢父立魯公以安  
魯國遂世為上卿專魯國之政皆  
公子重耳出亡遺發及其反山陽侯發有功於世焉魯首  
有重耳主道發與晉韓驪分晉國田完自陳齊齊桓公禮而用  
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讓世  
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  
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  
而反政於成王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  
明言曰陛下莫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閉者輔臣顯政貴戚



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問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做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邪直讀其路無由天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越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黃治通鑑補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土徹瓦投地就視無有大怪之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蓋菟鼯可以此罪也如  
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蓋菟鼯所以供祭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元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金日磾子賞亦霍光婿霍氏有萌芽光上書去妻上哀之獨得不坐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中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為樂陵侯○惲音獲

相做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姊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資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

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懼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二十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貴盛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勳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其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積積更加裁奪送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叔作亂於楚楚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關叔作亂於楚楚楚之支庶莊王滅其族而赦般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剛毅於楚夫以顧禹雲山之罪雖應也說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瘕死者瘕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瘕如瘕曰瘕囚以飢寒而死曰瘕瘕古曰瘕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瘕水紀瘕死上有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武帝三年立清河王業以嗣 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勃海太守冀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

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冀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常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水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時遂年七十餘又形容短小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及聞所對乃甚悅蒼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待一切便立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棄傳至勃海界郡問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罷捕逐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鉏鉤田器者鉏鉤也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種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鵝五鵝當是五月毋敢妄增 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犄曰何為帶牛佩犄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上以遂年老



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而以諫曹王生為水衡丞 烏孫公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龜非驢馬非馬龜

茲王所謂贏也 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費百萬者杜陵 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 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閉 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 有司復言悼愷宜稱尊號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尉 初京兆尹趙廣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吏按

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坐貶秩疑賢邑子榮齋教令以它法論殺 直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恐丞相按之急欲得丞

相陰事以相持乃使所親信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時丞相傳婢有過自殺死廣漢疑丞相夫人妬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相按之愈急廣漢欲告丞相罪先與太史知星氣者商之太史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夫人殺婢事制下京兆尹治其事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罪賢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逆節傷化不道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

廣漢竟坐要斬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陵侯馬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虛舉斧斬其門關而去霍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好用世吏子孫新進

年少專厲強壯氣 師古曰強壯氣 見事風生無所迴避 師古曰其連疾不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 考與日本紀元康可當也 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也 然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 百姓追思歌之 是歲少府宋時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守 王綜 上選博士諫大

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補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曉習文法喜擊劾人莫能當初為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買畏之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謀至平陽悉召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至翁歸獨伏不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設施延年召與語自以為不及徙署督郵及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兩人

留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退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元年



披籍縣收取賄吏民按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書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弱小急於豪強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員數也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閒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嘗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元年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術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伊循城在鄯善國東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擊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憲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難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入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屯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

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

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象馬形似龍者也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為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元康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王欲立孝王 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欲立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遣校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奉光少時好鬪鸚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資治通鑑補 卷二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二年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至是立為后然後立無寵希得進見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發諸惡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或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瑣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更或擅與徭役節傳稱過使客師古曰則謂飲食傳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越職踰法已歸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進之師古曰去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疾甚惡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雖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一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



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取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閉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今問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六 恩補樓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車宿在焉者皆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丞相魏相明于易經有師法嘗奏言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由

者也故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雷明王慎於養人必謹於尊天又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龐參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又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官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視通作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揚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九 恩補樓

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宋白曰馮翊也胡佐也義取輔佐京師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都成侯金安上改正都成侯通鑑元文作成都侯此承蕭望之傳之誤今從功臣表及霍光傳改正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也初帝時掖庭令張賀數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家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



先賜簡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家戶數稍減至三十戶  
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于是遂下  
詔曰共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家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豕西  
關鷄翁舍南上少時所常游處也杜陵陳遂帝微時亦與有故相  
隨博奕遂數負進負進者負其所輸進之物也及是亦以舊恩稍遷至太原太  
守乃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密  
時在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  
此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  
往來過客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爲毋下所賜書察不欲宣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故昌邑王爲人青黑色小  
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癢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二十

元康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  
殊殊謂祭也言其罪雖明白而不忍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  
爲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曰今建昌縣  
日王子侯表實以四月壬子封直紀賀封在 乙未詔曰朕微眇  
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會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  
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  
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封賀所子  
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爲博  
陽侯會爲將陵侯元爲平憲侯舜爲博樂侯延壽爲樂成侯地理  
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  
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郡獄復作書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出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二十一



官婢婢兒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罪責奴其隱人過  
失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  
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以太僕  
曹官也 夏六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 皇太子年十二通諭

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古語  
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  
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  
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補註漢以洛陽為東都此所謂東都門外  
乃指京都之東門外耳非洛陽之東都也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一大夫或歎息為  
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  
蘭陵人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設酒食請族

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漢所籍言  
幾計也趣賣  
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稱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趾今日飲酒費且盡立從丈人所勸說  
真君買出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壽不念子

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  
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  
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初黃霸為揚  
州刺史三歲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

穎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

屏泥於試前以章有德霸在穎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鄉古曰  
亭者  
舍謂清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也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  
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十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  
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有鄉佐三老有秩當夫游  
獵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當夫主爭訟游獵主當  
非以賑饒貧弱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師伍長班行之於民

開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  
費其治米鹽靡密補古曰米鹽  
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

民見者語次尋釋問亡陰伏以相參考嘗有所司察直長年廉吏  
遣行囑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後日吏還

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  
起居不敢復有所隱饒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

區處某處材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知其言其識  
事聰明如此更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

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補古曰不使易  
代及損傷之也許丞  
老病督郵白欲逐之如漢日許縣丞陳地地理志許縣屬  
穎川郡郡有都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

盜財物如漢日錄因也因交代之際  
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  
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

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  
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有詔復歸穎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太守  
秩二千石

千石居太守  
秩二千石  
宋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三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三年



亦無暴逆之心今或權於文法執於困固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師古曰誣告皆如舊法其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

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

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勿絕公乘爵第八考異曰宜紀元康元年五月

復高皇帝功臣孫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

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

一不容盡誤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章賢以拜相封侯

而子宏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易生罪過賢以宏當

嗣侯恐其以有罪覓黜妨為繼嗣敕令自免而宏以代父為嫌不

忍未官未幾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而賢病篤室家問賢當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四年 恩補

為後者賢悲恨不可言宏弟元成少好學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

步行輒下車令從者載送之以為常其接貧賤者尤加敬由是名

譽日廣及賢薨家人還燭賢令以元成為後時元成為大河郡尉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 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深知其非賢雅

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

讓爵避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

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

暗字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賢

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侍郎名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立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

之下師古曰衡門謂一木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

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

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

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

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帝開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

闐之北是漢地也匈奴謂漢地也羌意欲南出與匈奴

居之北則漢水所出東流經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經臨

羌城羌允術枝屬金城兩合於大河補註漢中即今陝西行都

內南當 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義渠先零蒙

首頌時度湟水北零首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

水之北是漢地也匈奴謂漢地也羌意欲南出與匈奴

合而為定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辭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

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南出北則漢 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

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五 漢紀十七 宣帝元康四年 恩補

國効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勇緣前言抵賢度湟水師古曰房

犯夷而 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

盟詛師古曰羌人集大君長而諸種豪選相殺伐故每有仇上聞

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眾數相攻擊

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

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放安匈奴數誘羌人欲

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閒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館三

所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

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請兵師古曰

錄充國傳 欲擊都善致煩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

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升乃解仇作約師古曰罕升



古曰早拜羌之別種也此下言漢開家雖申宜天子至德早拜之屬皆聞知所認其下又云河南大并小并則早拜羌姓族殊矣而地理志天水有早拜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漢之此地因以名原也而今之羌姓有早拜者總是早拜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拜為非字之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此也○川首率

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母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分別善惡 勃海膠東盜賊竝起山陽太守張敞自請治之上書曰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伏聞膠東勃海盜賊竝起臣

做願盡力焉上即拜敞膠東相敞又自言治劇郡非賞罰無以為功懲吏若追捕有功願得比三輔尤異上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駭散東方以甯時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樂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以帥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輪駟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綉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不從恣之義也太后遂止不復出 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

初霍光輔政上恭己南而非宗廟之祀不出至是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祀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聞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八 起神爵元年 盡神爵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

河東祠后土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時以方士言為惑故劍寶玉寶璧周康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即陽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梁成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入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梁山於懸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並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郭則有勞谷五林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六 漢紀十八 神爵元年 神爵元年

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 閭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後帝原水凡四祠於府庭 志云漢郡青縣縣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鷄如前日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同山之神有金馬碧鷄光景倏忽 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 干將吳寶劍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 離婁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洞者工用相得也 唐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敵策而不進於行及至駕馭刻駮樂日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却故曰駮 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無懼字伯樂晉灼曰駮謂擊也師古曰參駮左氏傳及國語孟子無恤駮良劉無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馳騁騁是駮騁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 觀音



把韓哀附輿應劭云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哀  
耳非始也時已有御此有言作者知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道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絛縵之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煖即何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

躬吐捉之勞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  
用故國空虛也資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

○周音語與國通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  
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

是相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於無幾限明自遠而齊遂以兩師  
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辨難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

亦然昔賢者之未遭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愴忱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對於鼎俎謂負鼎也百里自齊南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六 漢紀十八

子飯牛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處亡而傷傳言以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遇

客南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曰白石欄生不逢堯與舜短  
布單衣適至解衣飯牛萬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桓公遂召與

語悅之以爲大夫○軒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音岸削音幹音音迫

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離疏釋而享  
膏粱刑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蟠蟬俟秋吟蟬蛻出以陰孟康曰蟬  
師古曰蟬今之促織也蟬蛻甲也好數聚而生也朝生而夕

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蟬蛻宋之謂曰葉略郭璞曰以蟬蛻身  
秋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於土中朝生暮死好吸之塵蟬蛻云

○蟬蛻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音由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九五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  
自至艾讀 日父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

鍾晉灼日二十四鐘各有韻奏擊之不常故曰選臣謂曰禁辭云  
故琴不問其能擊鐘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琴則 逢門子母

烏號師古曰蓬門善射者即蓬萊也應劭曰蓬有和氣烏栖其上  
枝下者地不得飛欲墮嗚呼故曰烏號師古曰黃帝乘龍上

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額黃帝引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  
身黃補註烏號良弓名故烏見之而啼號注所引俱無謂○逢音

鹿 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嗒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合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

而聽已聰太平之責寒師古曰 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致壽考無疆  
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嗚呼呼吸如僑松如潘日五帝紀彭祖堯

大夫也歷夏至商末晚年七百師古曰嗚呼皆開 口出氣也僑王僑赤松子皆仙人也○嗚呼呼然絕俗離世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六 漢紀十八  
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

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  
興也上由是悉罷向方待詔此向方非作器物之向方也主

尚方也 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皆不稱職市師寢廢長安  
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張敞敞以爲可禁乃以爲京兆尹

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闔  
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

贖偷長日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  
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精汗其衣祕吏坐里闔

闔出者汗猶收之音音 一日捕得數百人由是枹鼓稀鳴市無  
偷盜敞弟武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稱難治敞問武

自至艾讀 日父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











引兵並進等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川兵深  
 入敢戰者吉勿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  
 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論罪以大軍當至漢  
 不誅罪以解其謀臣故遣拜蒙庫宣天子至德罪并之屬皆聞  
 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俟便為寇師古曰謂阻依山  
 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罪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  
 致於人今罪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  
 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  
 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  
 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罪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  
 而罪羌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罪并之急以堅其約先  
 擊罪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  
 先零得施德於罪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如  
 是虜兵侵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一三歲  
 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罪并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  
 誅而罪并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覆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  
 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人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涼水道  
 阨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充國曰此窮  
 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壯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漢紀十八 九

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  
 兩兵至卑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罪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  
 我矣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  
 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非  
 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蒙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罪竟不煩兵而  
 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  
 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  
 副急因天時大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  
 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奏未上會得進兵蒙書充國子中郎將叩  
 權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  
 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  
 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  
 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  
 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入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  
 中丞司農繹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繹百萬斛乃得四  
 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收為逆失之蒙  
 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  
 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費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  
 二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一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漢紀十八 九



不解得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緊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盛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鄯亭多敗壞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木天少六萬餘枚皆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酒下繕鄯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治邊陲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餘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鹽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日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六 漢紀十九 十一 忠補

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師古曰薦草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虜羌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酒曰羌謂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此坐輩受言去之也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預於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立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師古曰臨羌金城郡其西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鄯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塞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驚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痲瘋之患師古曰離謂因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窺聞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師古曰皆羌在河南之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師古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絲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兩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下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六 漢紀十九 十一 忠補

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道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兵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劔圍具燒火幸遇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







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漢書且種二人為侯見車為君屬勝初置  
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  
羌與匈奴通攻令居安故關地卑遠李息徐自為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  
弟湯四府承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充國遂起奏湯使酒不可與  
蠻夷不如湯兒臨罷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  
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醜羌人師古曰醜即醜字也羌人反畔卒  
如充國之言初武賢在軍中時與充國子印宜語印道車騎將軍  
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齋誓筆  
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印泄省中語下  
吏自殺京兆尹張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獄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六 漢紀十八  
邊郡贖罪以豫備百姓之急蕭望之等議以為民兩陰陽之氣有  
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  
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  
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今令民以粟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子弟者將不願死  
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  
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時  
亦以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徵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  
百官  
表司  
隸校尉則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  
巫蠱者大姦捕後罷其兵案三輔三河宏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  
運察也  
云司隸  
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武帝遊

明帝者與史書于內謂之中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  
書宣帝因之遂基奉嗣之謂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  
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勸下其  
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  
夫鄭昌懲傷寬饒忠直愛國以言事不當慮而為文吏所誣挂上  
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  
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  
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宜帝皇后父  
也張張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  
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  
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莫不憐之寬饒字次公明經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六 漢紀十八  
為邵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為諫大夫劫奏張安  
世父子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即斷其單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  
長劍躬案行士卒屬會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  
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  
皆叩頭自請願復其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帝甚嘉之累遷為  
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  
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  
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  
醒而任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擅長  
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隨坐者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美  
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因



起趨出劫泰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寬饒為人有  
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數上  
書諫諍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與書曰自古之治  
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揚音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  
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  
以成君之過君不遠避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竊為君不取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  
言聖人擇焉寬饒不能用故及於禍 匈奴虛闕權渠單于將十  
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  
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

資治通鑑補 卷之六十一 漢紀十八 宣帝神爵二年 恩補

邊九郡備虜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  
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節之機  
備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 月餘單于病歿血困不敢入還去  
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初盧  
閣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顯渠閼氏事見二十四顯渠閼氏即與右  
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  
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  
至顯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鞬  
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應劭曰耳孫元孫之子  
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諸侯  
耳孫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樂孝  
王元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  
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不一  
應辨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元孫元孫之子為來孫來孫  
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之數是為入葉則於晉說相

同仍耳費田近蓋一號也但按氏唯存古 握衍胸鞬單于立凶惡  
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閼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  
其子弟代之虛閼權渠單于子稽侯獮既不得立音亡歸妻父  
烏禪幕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  
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其眾居右地  
日逐王先賢揮音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  
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  
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欲降漢使人至渠犁  
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  
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神小王將兵者也一日匈奴  
二十四長為大王左右賢王左右各萬王左右大將以下凡  
將其餘為小王將隨吉至河曲黃河干里一曲此頗有亡者吉追

資治通鑑補 卷之六十一 漢紀十八 宣帝神爵二年 恩補

斬之遂將詣京師也將如字領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  
事見上卷 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  
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故護南北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  
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遠諸國之中遠近均也考  
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  
城又云神爵三年亦誤 渠犁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川伊吾郡澤伊  
吾盧地宜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承平末即此地  
置宜禾 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值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故皆  
西邊日逐王置盧侯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須開賦稅  
諸國取當給焉匈奴蓋以值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  
國咸服於漢故 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  
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握衍胸鞬  
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荷堂為日逐王為薄荷堂立為烏孫昆彌



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元貴靡定主解憂長也男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昨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謂本

年成句 又重絕故業謂古日重難也故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木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本約見

二年 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資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循

役將與天子從之徵還少主考與曰烏孫傳稱昏在元康二年望未為鴻臚蓋誤以關內侯蘇武卒帝之立也武亦與有謀焉故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一 漢紀十八 賜爵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子昆弟故人家不餘財武年老子元前坐燕益事誅死

上聞之問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

國後隨使者至上以為郎武至是以病卒年八十餘

旺神爵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夏四月戊辰以丙吉為丞相 秋七月甲子以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詔

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考與曰官給云益吏百石以下俸

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積會吏民

之後謂會吏民事見二俗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悉百姓不從乃歷召鄉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

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諸俗民所疾苦為陳和陸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

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

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庶謀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謂古曰

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謂古曰正若

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

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

欲出行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及還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

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

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



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由自達故代卒延壽遂舉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民有兄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良吏高夫三老孝弟受其恥賢良吏謂縣令也德漢志縣令有請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後先使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隨時教誨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編表其民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三老喬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音薄也一說兄以讓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納酒肉與相對

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慰薦郡中欽然草不傳相救厲不敢犯敬音

延壽恩信周偏二十四縣馮翊統高陵樓陽翟道池陽夏陽衙驪邑谷口蓮勺鄠頻陽蒲晉重泉郿陽殿勸武城沈陽廣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莫敢以辭訟自言者陽共二十四縣○嚴音對音羽又音許

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禰菴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與韃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韃王非單于庭也○奧韃貴人共立故奧韃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庭與韃音都堅

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七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九 起神爵四年盡黃龍元年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時穀石五錢所關故事歲滿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買而糴穀貴時減買而糴名

曰常平倉詔行之常平倉始此移置耿壽昌奏立常平倉上封為神爵四年河南河丞義已對太守嚴延年稱說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則知壽昌之奏立常平倉始於神爵四年至五鳳四年始行之五歲民甚以為便故封以為內侯耳今移置立倉事于延年未棄市之前則丞義之言方為有據而封侯之事仍載之五鳳四年又與壽昌相合也

穎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穎川尤多上以霸治行終長者夏四月詔曰穎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寡鰥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向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豈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穎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其人

名考異曰匈奴傳呼留若王立復



修和親道弟伊魯若王誘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 河南太  
守嚴延年棄市先是延年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  
舉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  
莫敢與牾咸曰甯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  
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  
年至遣探蠶吾趙緇按高氏得其死罪緇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  
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  
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覓其姦誅殺各數  
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豪彊宿息野無行盜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案彊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  
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賊果不敢犯禁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吏有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向之出身不願以是  
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  
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  
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為京兆  
尹素與延年善做治雖嚴然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  
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韓盧六國時韓氏  
而下獲兔也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咽喉二周餘弊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時  
黃霸在潁川以鳳皇數集郡界蒙褒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

為守喪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查河南界中有蝗蟲府丞義出行  
蝗遠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  
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  
得權此義年老頗倖壽昌古曰倖也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  
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  
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取告古曰取告上書言延年罪名  
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百官表御  
史大夫有  
兩丞秩千石 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  
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臘曰臘  
平服曰清祀周曰大腊漢  
改日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或曰新故交接大祭以報  
功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經吏民宴飲高堂陸曰王者各  
以其行之盛禮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  
以子臘辰臘火始於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臘戌臘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木始於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臘未臘金始於巳盛  
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臘丑臘土始於辰未盛于戌終于辰  
故土行之君以辰臘辰臘水始於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  
以子臘辰臘火始於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臘戌臘  
決也原父曰檢尋前從前謂臘決囚為報耳非奏得母大驚便止  
都亭不同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  
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  
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棄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舉正臘臘古  
正臘謂臘也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  
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兒昆弟宗人  
復為言之後歲餘延年果敗東海莫不賢留其母延年兄弟五人  
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媪 匈奴握衍胸襟單



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譏左地貴人左地貴人謂左地貴王以下至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大富戶統兵者也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其攻我若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握衍胸鞬單于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都隆奇本立握衍胸鞬單于故亡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術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遷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子少子姑督樓頭為右谷蠡王居單于庭屠耆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西還也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皇太子冠考吳曰按宣紀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疏去位時已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一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誑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

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雷開敦地雷開敦音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故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子也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卒晉士句帥師侵齊以爲恩足以至殺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服孝子諒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仲直自爲弟耳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己爲馮翊而有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師古曰望主其獄以供奉祀也 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問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莫得其事實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黃執方領駕四馬傅總傅總者以繩建轅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建檠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都軍假司馬千人持幢劔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數咷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五



楚歌音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隼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登居馬上抱弩負箭音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驢又取官銅物俵月食鐔刀劍鉤鏃效尙方事音對尙傳上令典尙方鑄作事尙古注曰尙方鑄巧作金銀之器所若今之中尙器又漢制尙方主作御刀劍音及取官錢私假徭役吏音及治備軍甲二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年上僧不道事下公卿公卿皆助望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酒漿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音陽城繆侯德懿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志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爲宗正時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五鳳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 車騎將軍韓增增世貴幼爲近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言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月以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繇延壽音奏云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指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甯得父我耶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音使其吏爲家買賣而吏以其私錢益之川流望之也 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爲太子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 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黎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邀累烏厲溫救音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救爲義陽侯音考與曰宜紀呼邀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厲屈單于左大將軍率眾降侯義陽侯烏厲溫救以匈奴呼邀累單于率眾降侯此即烏厲救也未嘗爲是時李陵子復立烏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人以為知大體吉病篤上自臨問吉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後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與丙魏有聲是時雖涉有序眾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于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厚哉

二月壬辰以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于治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宣帝五年三年

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鵲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首所書鵲也師古曰鵲非也此鵲有芬字本作鵲此通川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首所書也武貢鵲者色黑出上黨以其屬死不止故用其形飾武臣首云今時俗所謂鵲鵲者也音屬鵲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鵲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余辨鄭元用鵲於漢司使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後漢之詞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徒府則前漢之丞相府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口雖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皇天報下神爵後知從

臣敞舍求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恐羣臣莫敢白其事也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滄散樸師古曰不難為治以水澆之則味澆散樸太實也刺師古曰不難為治以水澆之則味澆散樸並行偽貌有名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警軼於京師也師古曰不難為治以水澆之則味澆散樸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為檢式檢局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好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樂陵侯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宣帝五年三年

平原郡史高者帝祖母史良姊兄恭之長子師古曰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尚書少府成帝建始四年增置為五員自文帝罷太尉官罷久矣師古曰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竊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竊為首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赦天下殊死以下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延年以其父周嘗為是官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師古曰杜延年以其父周嘗為是官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師古曰杜延年以其父周嘗為是官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為天子師古曰杜延年以其父周嘗為是官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五鳳四年春晉知不免置酒召太子及他子女會飲令所幸姬  
妾鼓瑟歌舞王自歌曰黃泉下芬淵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又曰  
蒿里召兮郭門闕死不得取代庸左右更涕泣奏酒至鷄鳴時罷  
遂自殺 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 考與日按匈奴傳  
珠婁渠堂入侍事在明年時匈奴有二單于不知此單于為  
誰也余按通鑑據班固而書此事又參考匈奴傳以明其異 以邊  
塞亡寇滅戍卒什二 初耿壽昌奏立常平倉行之五年民甚便  
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楊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  
宗與惲書諫誠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  
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曖昧  
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宣帝五鳳四年

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為  
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  
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出家作苦歲時伏臘 釋名曰伏者  
日也金畏火故二伏皆庚日毛晃曰 烹羊炰羔 詩曰羔羊  
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 也即今所謂燒也  
余按羔羊子未離 斗酒自勞家本泰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應劭曰缶瓦  
器也秦人擊  
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  
缶彈箏搏箏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是則中節有此曲其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治田曰田田無  
田甫田張晏曰山  
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  
喻百官也言豆真實之物當在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散棄也其  
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  
葛齋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夫西河魏土

文侯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閒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  
習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又惲兄子安平侯譚 惲兄忠  
曾安平侯  
忠卒譚嗣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謀反之功也 且復用惲曰有  
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  
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之變駟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  
過 如治日駟馬以給驛使乘之佐  
主驛馬吏也有史有佐名成也 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  
按驗得所予會宗背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  
徙酒泉郡譚坐兒為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元成  
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宣帝五鳳四年

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  
議賢議能 周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罷邦法附刑罰三日議賢  
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元註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  
有道藝者鄭眾曰若今  
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  
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  
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愆齋為臣之自失 揚子或問臣之自失  
曰韓馮翊之愆齋趙  
京兆之  
犯也 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  
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  
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成甘露元年 以甘露降紀元說文露潤澤也五經通義和  
氣津凝為露也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 春正月  
行幸甘泉郊泰畤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



不宜處位上惜敵材獨寢其妻不下敝使採絮舜有所案驗案姓  
其名○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舜語即部  
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  
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  
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也自言使者使者奏  
敝賊殺不辜上欲令敝得自便即先下敝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  
敝詣闕上印綬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池袍鼓數起而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敝敝身被  
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  
常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  
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  
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在法以誅之臣敝賊殺不辜鞠  
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冀州  
即魏晉常山清河等郡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等國考異曰荀  
紀載於五十二年因楊惲事并致此僕也百官表敝以神爵元年  
為京兆尹八年免爵敝到部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  
而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劉調等通行為之囊粟吏逐捕窮蹊  
蹤迹皆入王宮敝自將吏卒闔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殿  
中敝皆捕格斬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王坐削戶敝  
居部歲餘盜賊屏迹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  
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達時宜風俗通曰儒者風也管其風則古今居則玩聖哲之辭而  
能辨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 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  
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  
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  
王室者則謂之霸庭直也不庭不直也一其所以行之也皆本  
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顯名位有尊卑德澤有  
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  
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  
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  
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穆契舉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而  
不立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  
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法律淮陽王欽聰達有材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  
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  
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事  
二十四卷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元成為淮陽中尉以元成嘗讓  
許於兄事見二十五欲以威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  
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皆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  
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  
上氣力而下服役事古曰以服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



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弟支兄也呼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

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

長百蠻左伊秩皆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

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復取且鞮侯單于呼

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

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

銖婁渠堂入侍銖婁音 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敬侯許延壽薨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 丙申

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烏孫狂王復尙楚主

解憂生一男鳴雁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

黃治通鑑補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侯任昌至烏孫侯衛侯也為 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

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赤谷城烏孫國都去 數月都護

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

金帛因收和意昌係係即今 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

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

其山在烏孫之北也 翁言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思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

立為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

渠積穀欲以討之時立表穿渠於東隄後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初

楚主侍者馮燎能史書習事內習漢事外習 驚持漢節為公使

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婁之下有左右

大將二人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

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

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元貴

王翁歸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神爵二年 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

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翎侯人眾漢復遣長羅侯將三校

屯赤谷因為分別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然眾心皆附小昆彌為漢以兩昆

己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豐為定陶王考異曰諸侯王表十

詔赦天下減民等三十 珠崖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

兵擊之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 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己丑

黃治通鑑補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秋七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冬十

二月上行幸荊陽官屬玉觀應劭曰荊陽官在鄂秦文王所起伏

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首鸞其上以此鳥因為名是歲

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鸞以名觀也○黃音怡鸞音岳蜀是歲

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匈奴呼韓

邪單于歛五原塞師古曰歛即也按班志漢五原郡秦九原郡

東○劉音固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

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

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

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馬融曰羈牛羸日羸



馬牛然取焉不絕而已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書曰戎狄荒服曰遠也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祚流於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宋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宏覆其以容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之詩也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國語公謀父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不王則修德于是讓不貢告不王于是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僧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宣帝甘露三年 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七謂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年甘露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祭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綬白虎通衣者應也裝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蔽也師古曰璽古字及草名也以長染綬亦謂侯王之制也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孟康曰玉具劍佩首飾也蓋用玉也衛劍佩也衛字本作佩其音同耳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所放也今則榮戟十衣之戟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

長平師古曰道引也如前日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阪上自甘泉宿池陽宮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馬寶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令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余按武帝滅後人因謂之光祿塞補註有急休漢受降城恐有支來攻故請光祿塞在延安府神木縣有急休漢受降城恐有支來攻故請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糴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宣帝甘露三年 呼韓邪朝漢後威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中法其容貌著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圖畫功臣自此始梁邱姓也皆

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鳳皇集新蔡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侯自蔡徙此因名稱新蔡即今汝南府之廣甯縣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五月甲午以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掠治楚毒孝婦自誣服獄



具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下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殺之咎僕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于公後于公闕門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閤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云 以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萬年沛郡人為人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丞相丙吉病百官問疾吉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因而薦之遂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歷頭觸屏風萬年大怒以為不聽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官帝甘露三年

吾言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成詔也萬年乃不復言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補註穀梁齊人公羊高同受春秋于子夏初帝聞京房明易求其門人得梁邱賀以為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于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遣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增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元服入居郎闈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故近幸至是立其易夏侯勝少孤好學從其叔父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又事簡卿 簡音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勝

以授兄子建建又別師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明經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貳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閱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焉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 初烏孫王昆莫中子騎後遂以為官名又其別有大監二人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初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 漢續御之秋其人視八百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官帝甘露三年

石野比太子以為然及死太子悲患發病忽忽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五人元城王政君與焉太子朝皇后乃見政君等五人徵令長御問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疆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綠諸于長御即以為是皇后即送入太子宮死是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見於內殿一幸而有身是歲生皇孫於甲觀畫堂 如前日畫堂名甲觀觀甲觀師古曰甲者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 為王氏漢政君者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初賀以奉使不稱免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之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 元城郡東有沙鹿也 晉史下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



年友有聖女與其齊出乎今王翁孺來從正直其地日月當之而王氏本齊王建之後田齊之裔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與天下云至是而政君入宮生子

釋甘露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地籍四年立廣川王女海陽文之子也考異曰諸侯表冬十月未央宮宜

室闈火 是歲徙定陶王豈為楚王 匈奴呼韓邪支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呼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祭時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

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兩兄屠耆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目漢書

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因北擊烏揭

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於王良閣道室

日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驕房一星曰王良又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入紫微宮 帝寢疾

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

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後凡受遺輔政皆領尚書 冬十一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

帝年十

八即位即位二十五年壽西十三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開鮮能及之師古曰咸

名也一曰有盛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師古曰尚書仲虺之誥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

者如此國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皇后曰皇太后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七 漢紀十九 宣帝黃龍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起初元元年盡永

光二年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 前悅曰諱爽之字曰盛惠劬曰益法行養悅民

昭五竟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於杜陵 臣讀曰自崩至葬

在長安南五十里 蕭註杜陵在西安府 城東南十五里 樂游原許后陵亦在焉 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

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 以三輔大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

者振業貧民 太常掌諸陵邑故亦有公田苑 貧不滿千錢者賦貸

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作業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八

種食 賦給與之也種食者 封外祖平恩侯同產弟子中常侍

許嘉為平恩侯 文穎曰戴侯許廣漢余按廣漢先 夏六月以民

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樂府員大凡八百

立漢官儀師諸苑三十六所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

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

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吉字子陽琅琊阜人也少時

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坐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

之乃去其婦東家聞之遂欲伐去其樹鄰里其止之因固請吉令

選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

厲志如此少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

也舉賢良為昌邑中尉屢諫王不聽宣帝立用為益州刺史行部

至耶味九折阪 耶味音 欽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棄此險即以病

自免去復徵為諫大夫宣帝謂其言迂闊遂謝病歸琅邪吉兼通

五經能為騶氏春秋而專以詩論語教授諸生為後學所宗禹初

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太守所賈免冠謝太守令復冠

禹曰冠一免安可復也遂去官歸至是復徵乃起上數虛已問之

以政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官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將塗

而不珣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

共之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

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廢馬百餘匹衣絺履革

提 器無珣文金根之飾後世爭為奢化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

效衣服履絳刀劍 綉即綉 字音庫 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八 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其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

借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臣愚以為如太古難

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

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

為夏服凡三如酒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衣

織以給衣龍之服地理志齊亦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

只是也後與纒同即今之方目紫也纒紫今之稱也輕絹今之輕紫

也襄邑自出文纒非齊三服也 笥音四維音從又音西與纒同

紗字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

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廢馬食

粟將萬匹天下之民所謂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

不葬為犬豕所食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若其太肥氣盛怒至乃

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











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相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為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宏恭石顯白皆以為中耶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百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明矣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月之地震恭顯必委罪於望之等三人故此奏云然但史失於記載耳前宏恭奏望之等決獄二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此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考茲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誣罔不道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俊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史不載但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變雅云無罪無辜是口喉噉豈及所引者即此詩失大臣體不做請逮捕宏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諛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願屈望之於牢獄寒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罪必無所愛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赦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聞其第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徵諸京師諸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執金吾車騎往聞其第以恐其之逐其自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元帝初元二年 七 恩賜

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朱雲和藥來無久耐我死遂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發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蠶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何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奪發以底邪臣之罰也庶致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宏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事見二十卷武 在海中洲上師古曰水中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閒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始元五年珠厓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復反 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為主嶺山列國諸縣山南縣置於黎母山之南也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捐之時待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



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杜預曰江黃國今七陽縣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祝聽之類咸樂其生改江類字通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張晏曰越裳不著衣裳華中國化遠譯來者衣屨衣裳始為稱裳也王充論衡作越裳此則不作衣裳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假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泣泣巷哭師古曰淚流彼而以入于巷路遂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窮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賈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情謂之忍

心惻惻又忍毀毀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雠師古曰詩小雅采芣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荆之南去京師萬里駭越之人今安南之地古之駭越也珠厓亦屬越地宋白曰高貴二州亦古駭越地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范成大曰今越管飲錢貨富以銀錫陶器或大瓢盛水入甕并山簾汁數滴器數有數滴管如瓶甕內甕中吸水升甕下入甕吸水時含魚肉鮮一獨故水得安流入甕不與氣相激既飲必噎氣甕與禽獸無異本不涼腦快膈莫此若但可飲水或傳為飲酒非也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璣瑋瑁也海中珠璣也珠璣必發丁皆居海中以大筒環繞珠璣以石懸大網則以小繩繫之沒才取珠氣迫則繩繩動船人移乃絞取人釋大網

生然而九子探珠者亦多矣此我太祖皇帝所以罷粵氏婦川都也師古曰犀狀如牛頭如豬而四足類象黑毛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對頰交州記曰犀其毛如承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可通氣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犀中特有利光耀白理如珠白本津末則為通天犀也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珠者以盛米鷄即駭矣其真者刻為魚形入水水即三尺木草則出岸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山南海者為上部璞爾璞註曰犀三月一在項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小而不備瑤瑤如犀其甲相覆而生若甲然甲上有斑文○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轉猶魚鱗何足食也臣竊以往往者羌軍言之此蓋指宣帝時梁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錢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須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表少府掌山林池澤之稅以給供養也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

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

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初元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戚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靡難則守屯田通乎時變則愛萬民夫萬民之仇敵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王制宗廟之祭以內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祭豈有不備者矣○何言也況乎遊不嫌之辱哉言厭也意自足也今關東大



田倉庫空虛無以相贖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  
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使處之使處者各隨其便處者各隨其便不欲勿彊 夏四月  
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冀奉以其言驗更上疏言祀天地  
于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視疏迭毀為違古制且勸上遷都洛  
陽上不用 旱 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長沙煬王且定王發之  
今立其弟宗封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  
以寬繇役繇音 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問者陰陽錯  
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  
合苟從未有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然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  
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  
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 是歲上復擢周  
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猛為之  
孫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十一 思補樓

初元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赦汾陰徒

初元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延為周承休侯文穎曰延祖  
後武帝元鼎四年封子南君奉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  
月有星孛於參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而前星為衡石下有三星

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  
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馬以粟秣食之也正事罷角抵上林宮

館希御幸者師古曰秣養馬以粟秣食之也正事罷角抵上林宮  
武帝元封三年齊三服官北假田官師古曰何

河隸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實墾殖北假地名 鹽鐵官  
郡道元曰自高國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

常平倉武帝置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武帝為博士  
十人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今不限令民有能通  
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  
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其言曰古者民無賦  
筭口錢起於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  
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  
十乃筭禹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今漢家鑄錢及諸  
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  
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  
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  
年民坐盜鑄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十一 思補樓

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稅租  
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草把土手足胼胝胼音已奉  
穀租又出家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還末耕者不能半  
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奸邪  
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  
錢之官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錄之律租稅祿賜皆  
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于農復古道便又言諸官奴婢十餘萬  
人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令  
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  
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又言孝文皇  
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



善罰惡不阿親戚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慾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諛而善書者尊于朝諱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仕不得與賢相守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元帝初元五年

史部

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賢實廉而天下治矣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匈奴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支單于入侍見上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谷姓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支單于鄉化未醕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論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

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支單于庭也上許焉既至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考異曰陳湯傳初元四年支單于求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湯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兩今年六月始為御史大夫或者支以四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師古曰言與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到支宣帝黃龍元年支素恐匈奴支素恐者恐又怨烏孫上卷黃龍元年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支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支欲倚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元帝初元五年

史部

其威以脅諸國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西域傳烏孫國治蕃地五千里若曰空虛者五千里則自赤谷以西皆不居矣匡衡此已抵其國都不當云西邊也陳湯傳作且千里當從之者東海人也祖父世為農夫至衡好學家貧苦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光以讀書邑有大姓多藏書衡乃與之備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足矣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長於詩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來叶匡說詩解人頭鼎衡小名也射策甲科補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說樂陵侯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材知有餘經學絕倫



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翁然歸仁矣高乃薦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冬十二月丁未賈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辟廣德為御史大夫廣德沛郡相人也以幹詩教授楚國蘇望之數與論議器之薦其經行宜充本朝累遷為長信少府遂代賈禹之任廣德為人溫雅有蘊藉及為三公能直言諫諍

詔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辟廣德上嘗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擢亡秦之鍾離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侍從者皆是也願陛下亟反宮恩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命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而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命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元帝初元五年永光元年 十一 思 濟濟多士秉文王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雜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來牟來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湧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湧而相乘陵山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

災異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元成為御史大夫考異曰百官表七月癸未大司馬高帝子亥韋元成為御史大夫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免初紀七月己未高帝子大凡十月免月日參差未和詳是故皆不書廣德歸

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爵爵關內侯號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隲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故之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昌族王無

書曰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堯后稷契司徒皋陶言凡九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詠九成鳳皇來儀師古曰蕭詠名樂管之屬示其備也於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

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元帝初元五年永光元年 十一 思 濟濟多士秉文王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雜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來牟來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湧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湧而相乘陵山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肯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清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別一人主上書者俱上章於公車有不加法者以付北軍尉以法治之



上書遂由北周 北朝公車所在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更 相譏諷轉相是非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

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天

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輳於前毀譽將

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

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

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御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

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

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

如或譖之則賢臣退而善政還矣師古曰還 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元帝永光元年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

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

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夫故出令則如

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開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孔 達曰此謂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爾 故詩云憂心忡 之流言為飛言以惑毀若今之匪名書曰飛文

情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

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

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則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

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交職之內師古曰交職 謂備職者合黨共謀善依

惡歛歛訛訛詩小曼 歛訛訛 歛訛訛敷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 元帝永光元年

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垂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

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

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患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福



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家為黨五族為里見眾入間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與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剛直特立勸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閉何闊達諸葛時侍中許章以外馬貴幸者淫不法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章窘迫馳車去自歸于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乃上書曰臣聞伯奇孝而棄于親子胥忠而誅于君隱公慈而殺于弟叔武弟而殺于兄夫以四子之行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上終不用其言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八 漢紀二十一 九

去矣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事焉今兩實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與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復曼曰賜京兆尹可立得與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宗為尚書令宗為尚書令廷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與曰顯方貴止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共為薦舉奏稱其美以為互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舉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與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乘車與銜銜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從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死是上遣韓鳳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至塞下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長郵支父則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去後難於約束乃與單于漢大臣俱登講水東山以盟單于以徑路刀金兩犂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其飲血盟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為一家世世無得相詐相攻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至是單于寬



北歸庭民眾稍歸之其國遂定

元永光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爲丞相復

封扶陽侯右扶風劍宏爲御史大夫初元成之嗣封扶陽也以列

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馴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

劾奏元成與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歎

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且自厲曰誰謂華高企其齊

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至是當封得復舊國元成又作詩自著復

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子孫初賢以明經爲相至元成復以明經

繼父位故鄒魯之閒爲之諺曰遺子黃金滿篋不如一經 三月

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

日食之變匡衡時以博學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

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

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

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

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

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槓

幹也槓幹版築之具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

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和柔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

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

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

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古

日上謂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

崇尚也

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

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每古曰商頌殷武

也極中也晉商邑之禮俗異然可則能是乃四方之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

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

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

相盪李奇曰設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助也師古相盪日積陰陽之氣相盪漸以成災祥者也善惡有以相推事

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靜者晦也

明者晦謂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

靡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宏於京師淑問

淑善也 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

光祿大夫

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

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約法三章事見九

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於秦高祖既并天下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爲永制漢流與民更始

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立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

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竝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

役繁興羣盜竝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

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秋七月隴西羌三姐笏種反音三又音詔召丞相韋元成等入

議是時城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

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



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

傷再三發調也惟南子云內釋精車而敵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

今以虜無慮三萬人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

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

相御史兩將軍兩將軍車騎將軍王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

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

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

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

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竝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

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

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

人騎以將屯爲名屯屯不天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

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爲右軍屯白石城昌爲前軍昌先

遣兩校尉與羌戰羌眾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

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

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

十一月竝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開漢復

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而還

詔罷吏士頗置屯田備要害處要者在在焉是年八月天雨

草而葉相糝結大如彈丸信實實去厥妖天雨草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一 起元光三年盡元

孝元皇帝下

元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

三月立皇子康爲濟陽王 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 秋七月

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

雨水 復置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博士弟子員

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元光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

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日變

在周垣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詣行在所

拜猛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

中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方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

而卒其後孝元成等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及郡國

天子七廟孝惠孝景廟宜毀以修考廟考廟爲七廟也及郡國

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

宗廟武帝尊世宗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

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不祭于下土諸侯故以爲不應

天子是共饗宋及施行而禹卒至是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承

相尊元成等奏議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於心也故

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  
 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  
 為宗廟在郡國者宜勿復修奏可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  
 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  
 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  
 界屬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詔曰安  
 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  
 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離別  
 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非久長之策也今所為初陵勿置  
 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搖動之心

永光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  
 也在藍田縣其中

有別大獵 十二月羣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

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

皇考廟乃悼皇考廟也宣帝之 太上皇孝惠廟皆親盡宜毀乙酉

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

事者多進見人人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  
 傳曰元帝加昭儀之號位視永昭儀也

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

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歸之  
 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授子  
 愛海內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  
 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  
 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而神於遵制揚功先帝之功烈也  
 先帝之功烈也

以定羣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  
 之詩也無念念也

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  
 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

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以明人

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

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陽也其尊適而卑庶

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禮禮註禮冠義曰冠於阼階以著代也禮  
 於客位註云阼階也適子冠於阼階

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依



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

恩非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古曰易家初武帝既塞宣

房事見二十一卷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館陶屬臨

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滎陽武縣入海滎陽屬陳郡清河信都海

四郡行于五百里滎陽屬陳郡清河信都海

府館陶縣西二里原自館陶府衙門清河信都海

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

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靈鳴頓口而屯氏河絕

滎陽屬陳郡清河信都海

漢靈帝初為郡縣故城在今德州西南五十里天寶元年

改爲夏津縣清河信都海

遷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於梁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積道 冬河朔王元坐

賊殺不辜廢遷房陵元河朔王 罷孝文太后季昭太后寢園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元帝永光五年建昭元年

上幸虎園關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

健仔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

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

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健仔慙由是與馮健仔有隙後傳太

山馮太馮健仔左將軍奉世之女也

甲建昭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 東郡京房學

易於梁人焦延壽董正工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洪

傳者與京君房此律以焦延壽爲左傳是師也陳延壽常得我

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

雨溫寒爲候孟康曰分卦值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爲三

百六十日餘四卦實斷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

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有占驗房

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

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

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

房奏考功課吏法首約曰令承制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無

相準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

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

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唯御

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

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

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五 元帝建昭二年

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

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爲卒任不肖以

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才趙高政

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上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

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

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

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

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道言也考與曰故資政殿

學士邵亢得兩浙錢正寫



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日亦極亂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耳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今取之 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 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皆雅抑詩之辭也鄭氏箋曰言我非但以手攜擊之貌示以其事之是非非我非但對面告語之親從斷其耳此言以教導之熱不可啓覺也藐藐然不入也我教告王曰孝元之謂矣 語詳詳然王聽之藐藐然○鏡音渺 孝元之謂矣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六

止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夏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立試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 河南之彰德府得以考功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猶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 日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傳曰

蒙如塵雲臣私解及親茲爾因辟蒙大原賦小臣茲謂蒙蒙蔽日不明若解不解書者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蒙卦注房以消雨而無雨名曰蒙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息卦注房以消息卦曰太陽侵色曰太陽侵色曰少陰少陽謂臣 己卯庚辰之閒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卯庚辰二日也 房未發上塞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 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鄧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避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 法者房占候之法書之於書者也師古通也 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尙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 小忠謂以諫殺身而無益於國大忠謂諫行言聽而身與國同休也 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 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 陝縣屬宏農郡分治以扶爲 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夏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嘗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達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爲石顯所陷誅死初淮陽王劉買張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相親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與上所語以爲上意欲

賈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七



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眾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章侯皆久無補於民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甚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真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而淮陽王實無意求入朝也博欲從王求金錢而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責音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懈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大人者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八

思補樓

王母張健仔之母也時健仔已卒王獨奉養外祖母於國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省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從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守墳墓不徙故王恨之而節其所賜及聞光語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詔語稱盛譽王因言當今朝延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心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曰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恩策未見省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議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

誠咳嗽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王得書喜說復報以書且為償賈二百萬博遂與王書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喜事成功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復報博書曰子高有願冉之資賦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其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子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乃逮房與博兄弟三人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使諫大夫王駿賜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遣王書非毀政治詢訕天子以詔或王所言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子金錢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九

思補樓

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於是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博與房皆棄市妻子徙邊鄭宏坐與房善免為庶人

班固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之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申仲舒下



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譏刺構怨強臣罪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中書令石顯竟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究祿大夫盪堪雖領尚

書事希得進見常因顯白事決顯口會堪疾瘠卒音音顯遂誣

潛天中大夫張猛令自殺於公車穆道上條事通鑑原置之永光

今年京房為考功課吏法堪謂初言不可後御史中丞陳咸亦數

善之乃知堪卒在京房後故移置之於此御史中丞陳咸亦數

毀顯顯銜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賊殺不辜丞相韋元成言其狀

咸在上前聞之以語雲教令上書自訟顯乃奏咸漏泄省中語與

雲皆下獄琮治滅死髮為賊日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

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

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樂樂殺若若邪師古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元帝建昭二年

若若長貌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

目以聞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命

諸官府也顯先自白恐後漏諸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

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

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

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

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顯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

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財與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

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賈賜及賂遺皆一萬萬與初顯

問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

前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

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妒譖望之矣譖京房房在

歲之前故以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苟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

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

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

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

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

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故眾

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

官氏崩此昭帝上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元帝建昭二年

配建昭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元成薨元成為相七年守

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秋七月匡衡為丞相封樂安

侯戊辰衡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

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延壽為人多

力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試弁為期門弁手搏也

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

校尉與延壽俱出駐郅支單于雖寄居康居自以大國威名尊重

又乘勝驕利日屢破自孫兵故乘勝驕而驕也 不為康居王禮

怒殺康居王女 康居王以女妻郅支 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

都賴水中師古曰都賴郅支水名余謂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



歲乃已又遣使責闡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國蘇然則闡蘇即蘇也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殺谷吉見上到支困辱使者不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張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以調戲也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略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焉既領外國遂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畏之至宣帝時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屬漢今到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人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師古曰屯田車師者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上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此時天子為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豈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按湯傳益置揚威合騎尉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溫宿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涉康居界至闡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闡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破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八

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闡賈人伊奴壽入康居東界分軍不得為寇聞呼其賈人屠豎見之險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賈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鄒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張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師古曰去聲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鄒支城都賴水上離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上

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陳口數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爾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楯為前戰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鄒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將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







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  
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  
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與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旨頓單于依阻其中  
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  
攘之於幕北建塞微起亭障微境也小路也循察也師古曰築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也  
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災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盟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事見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七  
元帝建昭元年  
四卷宣帝 地節二年省亭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  
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  
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於  
之處因山陞而設塞以護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壅水以護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  
也設塞激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國降民本故匈奴  
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  
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塞則生變易分爭之  
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  
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禁候望急何然  
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  
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

也或因山巖石木槩價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  
遠不可勝計補註謂築塞者不盡皆土垣也或因山之巖石而築或因木槩之價落而築或因谿谷之險水門之  
斷而治以爲內外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緣成  
之防故曰功費久遠 師古曰壹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  
刀切物而取堅者不願長短縱橫故言壹切十年之外百歲之內  
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障滅絕更當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  
復九也如罷卒戍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  
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  
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  
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  
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  
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七  
元帝建昭元年  
防中國茲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厥心也專責 敬諭單  
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能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恩  
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警爲呼韓邪畫計  
歸漢事見二十七卷 竟以安定其後或說伊秩警自伐其功常鞅  
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警懼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較 及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警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甯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留  
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師古曰言不復顧留 伊秩警曰單于賴天命自  
歸於漢得以安甯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  
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



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南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 初石顯見為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宥侍帷幄遂音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聞言事上聞遂言顯專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有行能者而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官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辯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府為御史大夫野王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然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野王嘗為隴西太守以治行高第為左馮翊其弟立代為太守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智有恩貸好為條教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以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田入阡陌止舍離鄉亭止舍離鄉亭者謂前于野也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澗起水門隄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又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九 元帝竟寧元年

赦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及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供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觀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焚蠶火待溫氣乃生然字信臣以為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癸卯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郵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貧所由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余謂不法者以外國財物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移書所遺道 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郵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也 是為郵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書曰帝初即位為宗正免官久矣故曰故宗正郵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郵支城木城再重并土城為三重擊歛侯之旗斬郵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崑山指言壩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昭明謂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耶單于見郵支已誅且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九 元帝竟寧元年



喜且懷鄉風馳義積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  
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  
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嘽嘽焯焯也焯焯也言車徒既眾且盛故能克定玁狁而令羣臣之勳亦畏威而來也顯明也允信也○嘽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  
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靈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  
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遷曰軍賞不踰  
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  
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錫地名非豐錫之錫此錫及方皆在周之北時魯僖公及方一于涇陽吉甫獲侯自錫而還王以宴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吉甫尹吉甫也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  
厲有功勳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  
功覆過而為之諱師古曰尊周謂伐楚黃也茅及會王世子於首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  
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寡  
之首猶不足以復償其私罪惡甚多幸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事見二十一卷武帝本朝三年四年今康居  
之國疆於大宛那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鬪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朝三年鄭吉迎自來之日逐事見二十六卷宣帝本朝二年猶皆裂土  
受爵故言威武勳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

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長羅吉長羅侯也而大功未著小  
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縣未竟也如言縣入也縣除過勿治尊龍爵位以勸有功向即更生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郵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  
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  
侯地理志南郡有義成侯國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  
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  
破莎車功云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候便立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  
指春秋之義無違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

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  
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郵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  
師則奉世實計勝則奉世為功于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  
家深其違命而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  
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  
惡之舍中軍則善之春秋公羊傳文公十六年毀泉臺何以善  
已矣昭五年舍中軍舍中軍何謂也先君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者何復古也數梁之義略同各出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  
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非之可也矯小而功  
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



宣焉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

陽王康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欲欲以山陽王爲

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

檻上賸銅丸以撻鼓師古曰本騎上之鼓也聲中殿鼓之節灼

日疾擊之鼓也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

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

乃器人於絲竹箏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人

皆黃門於是上嘿然而笑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

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希得言數

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事見十六卷是時太子長舅陽

資治通鑑補元帝紀元帝元年

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

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

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涕泣而言曰皇

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

曰自託爲臣子仲馮曰臣子當屬下句不當斷之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

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

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

大感寤明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太子兩王幼少兩王山陽王意中

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事見

七卷帝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頓首曰恩

甘露三年臣安聞非常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

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爲嗣丹高之子也爲人

足智愷悌愛人貌若僂薄不備然心甚謹密故爲上所親信言多

見從時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亦擁佑太子頗有力

焉夏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師古曰外祖金敞也語臣曰元帝多

材藝善史書應劭曰月宜王大鼓琴瑟吹洞簫師古曰簫之無

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自度曲應劭曰自度度作新曲因持新曲

度曲未終雲起應劭曰度曲謂歌終更長其度謂之度曲西京賦曰

節度窮極幼幼蘇林曰幼度也知曲之終始節度也律略曰判

是也○判音付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辭章

匡送爲宰相而上奉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宏

資治通鑑補元帝紀元年

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

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

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六月己未太

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宣帝卽成皇后曰皇

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王氏得權白此始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臣增曰自荆及葬

在長安北五十六里大赦天下丞相衡上疏曰陛下乘至孝哀傷忠慕

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

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詩云熒熒

在疚師古曰用頌開子小子之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辨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凶吉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欲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路寢大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寢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王 禮 禮

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天將軍鳳奏擢其軍中司馬涿郡王尊為司隸校尉初尊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畏服遷為東平王相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及尊視事奏璽書至廷中王緩於受詔尊即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復謁見王太傅在前誦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雷門舍也有大鼓擊之聲也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乃召慶長戒救之令叩頭爭之言相有教不得復然後尊謂王王延尊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皆言王勇順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

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旁侍那前引佩刀示王王欲誣相按刀向王那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久之王太后奏尊為相倨慢不臣免為庶人鳳多其才故起家為司馬而奏用之為司隸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二 起建始元年 至元初

孝成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焉字太孫又字曰後應劭曰諱法安民立政曰成 在位二十六年改元

七建始四年平四國朔四論 嘉四年始四元延四殺和二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 石顯遷長信中太僕 百官

信中太僕掌皇太后 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

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

食道死 顯故清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

遷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雁門都尉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

相衛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

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

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衛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

稱失大臣體於是衛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

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衛嘿嘿不自

安母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立故河間

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 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如

故置 有星孛於營室 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日

赦天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

諸舅諱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補註素太后同母弟也諱商等

四月黃霧四塞 元命苞曰陰陽不和為霧黃霧天不 詔博

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

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

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

優詔不許 附錄先是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輪中雖化為鳥雄

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雌雄雞生角者京房云

其效也 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乃國家之占后妃之象也孝元皇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承在上下也應劭曰秦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 五月有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及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師古曰漢舊儀云祭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古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之轉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氣也李音 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官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呢陝日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其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勢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三

禮記

實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案作時於雍以祠上帝 雍有白黃赤帝之神至始幸雍郊見五時附送列與傳云陳倉人有得異物者將獻之於君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卿在地食死人願卿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者王得者卿乃逐之二童子化爲雉飛去遂止於南陽縣止於陳倉之山後秦文公獵於陳倉果獲若石於北阪爲立祠祭或一歲或二歲與葉若神合葉若者神姓之神止於南陽者也葉若之來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天爲 匡衡又上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郿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師古 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饗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違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上從之由是及陳寶祠皆罷 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應劭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三

禮記



也欽故舉古之約 必卿與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婦  
 以刺今之奢也 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勝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  
 妃有貞淑之行則允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  
 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  
 不究於高年壽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  
 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  
 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  
 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驪世子申生獻公信之申生懼而死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  
 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五十一

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卞唯將軍常以為愛鳳白之太后太后  
 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  
 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  
 出於欽者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  
 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  
 相別欽惡以病見詆乃為小冠高廣僅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  
 小冠杜子夏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  
 人長女顯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  
 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  
 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顯渠閼氏貴且莫  
 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

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  
 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  
 兩人所生恩 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  
 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  
 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賢曰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禮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鞮音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文顯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拜建始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  
 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躪也躪踐也老弱踣音受躪音各音履老弱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六十一  
 號呼長安中大亂虜上小女陳持弓號音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  
 闌入向方掖門至未央宮鉤盾中吏民驚上城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補註此王商非五侯中之王武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為王鳳非斥王商張本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漢制列侯奉朝次三公賜位特進者在凡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



宮殿中詔與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  
對事總著曹事漢德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皆以為後宮女寵  
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此蓋指許后越嶲山崩 丁丑  
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衡木封臨淮郡僮縣之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闕  
陌為界後誤封平陵陌為界多四百頃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  
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  
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壬辰建始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於橐四改正橐通橐隕於橐累二  
元交誤作橐  
孟康曰橐肥累皆縣名故屬隕定補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  
五人臣攬曰漢初中人有中書者令孝武加中書者令為中書謁  
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官宏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  
漢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二千石尚  
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 三月甲申以  
客尚書主外國事帝留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七  
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商宣帝母舅武之子少為太子中庶  
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  
臣由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累遷為左將軍至是代匡衡為丞  
相 夏四月雨雪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此  
殿在未央宮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  
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燕粥冒頓之患南無  
趙佗呂嘉之難趙佗見高祖呂后孝  
文紀呂嘉見孝武紀三塗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  
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吳楚  
梁見孝景紀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詩崧高  
申伯王之元舅是則申伯乃宜洞洞屬屬師古曰洞洞敬肅  
王之舅永正以之況王鳳也洞洞屬屬也屬屬專謹也 小心

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安陽博陸通安陽三者無毛  
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暗昧之辭說  
歸咎乎無辜倚吳平政事子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即五  
同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  
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擯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  
人人更進益納竄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前日王鳳上小  
書字乳上章言之坐死今承及此為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按王鳳  
嘗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承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  
然觀承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云承為上第擢  
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余謂此對與承已納張美人  
於後宮故承為之言若王章 毋論年齒推法言之補註法謂下  
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策古法之法 陛  
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  
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師古曰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後  
後宮無爵秩者也師古曰直當也廣求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八

微賤之閒以遇天所開右右讀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  
日佑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如不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  
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  
成形臣雖欲捐身關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此天  
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  
見夫由疏賤納至忠其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唯陛下省察熟念  
厚為宗廟社杜欲所對亦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  
祿大夫 五月中謁者承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豐為長  
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臨與之有怨乃使人刺之於殿中 秋  
桃李實 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柏及榆樹上  
為巢桐柏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附錄志以為鼠盜竊  
小蟲夜出貫屋今畫



去穴而登木象人將居顯貴之位也... 後趙皇太后自後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此其也

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 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

今屯氏河寒靈鳴嶺口又益不利... 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

河故迹今既滅難明... 蘇五簡六潔七... 鈞盤八爾津九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

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慶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

遣博士許商行視... 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

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

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關上切責其不憂職自

殺遣大司農非調... 謁者二人發河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吏民害倍 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以賊

數百人在穀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

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兆尹初石顯用事與長安萬章相善及放歸時貲巨萬并牀席器

物數百萬欲以與章章不受資客問其故章數曰吾以布衣見哀

於石君石君家破愧不能有以安之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

萬氏反以為福矣諸公以是稱之號曰城西萬子夏... 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欲揖章與尹言者章以此養

刺客報怨復讐百姓苦之及是諫捕誅之民以為快... 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走二千石奉使頗命蠻夷中

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囑曰絕域事不覆校雖

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

實王子也下湯獄當死死祿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

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

近漢有郅都魏尙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

資治通鑑補... 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鼓鼙之聲雖離以立動動以進眾... 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

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

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抗趙括以繼介之過賜死杜鄧秦民憐之

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前里之外... 流而滂沱為喋血師古曰...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介胃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 子云帷蓋不棄為埋馬... 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 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



使百姓介然有率民之恨師古曰介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

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

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得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

鄧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

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廢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

有急君其毋讓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

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

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

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

如碎瓦之難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

五日常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奏以為從事中

郎莫府事壹決於湯續漢志大將軍府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參謀議

河平元年以河決隄塞春杜欽慮健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

河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

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三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

戴焚其巢戴音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燼盡

墮地中有三戴鵲戴音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

以聞附錄戴色黑近不祥食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

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

日勿近食處之人其誠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夏四月己亥

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聞之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為之蝕天

著厥異罪在朕躬公卿百僚各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

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孝惠七年

先晦一日日食今四月己亥晦而日食故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

孝惠孝昭元年七月己亥晦日食故曰日同孝昭二帝尊皆衰

而無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尊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

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

用度服御與舊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

甯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

而已纖微之閒未必可同若竟甯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

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甯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今豈受詔如此

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

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又故事以特

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一牲曰特三牲備為

牛祠漢后父嘉紹其封於后為嘉成敬侯許延壽今當率如故事

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其萌身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

理師古曰萌身其初也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對向所

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

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

助德美為華寵也皆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

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齊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



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與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烏可以踰乎師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彼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給事中平陵平當以太上皇

漢之始祖廢其廢廟罔非是乃上書曰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于后稷而以

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廟所宜尊奉

以廣盛德孝之至也上亦以無繼嗣遂納富言秋九月復太上皇

喪期園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此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自明智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

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匈奴單于遣石泉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考異曰匈奴單于伊邪莫演朝正月下云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據此則是莫演以元年至漢朝二年正月也而荀紀繫于元年正月之下思誤漢紀又

以莫演為黃澤今從漢書

甲河平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鎡分為十一鎡中銷鐵

散如流泉皆飛去 伊邪莫演朝罷還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

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耶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實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逆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

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開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歸責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二 十四 恩補

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 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 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

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荀賓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

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傲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隴州湖城縣取其地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為姓上書訟尊治京

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晝警發兵捕逐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擒制羣盜寢

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乃拜尊為諫大夫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

重賞乃拜尊為諫大夫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獨除民  
反農業拊循貧弱鉅款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買萬城西萬章  
箭張葉酒趙放二人作箭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  
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  
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下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  
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  
用詔書之意靖言庸濫象恭滔天師古曰引庸濫象恭之辭也請  
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替佐  
故也言楊輔善書為尊替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煩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怨  
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為此議傳致奏文  
師古曰建書立謀對為此議也傳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按尊傳輔  
日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為書佐乃  
則知輔之下獄死是乃詐死也故史不究言其故亦覺疏漏昔  
白起為將東破韓魏南拔鄢郢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  
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  
身潔己砥節首公首向刺讒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  
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  
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誣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  
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曼曰謂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王制大  
於三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其工之大惡無所陳冤想罪尊以京師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五十四 恩補

廢亂羣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秦附伏辜即以佞  
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  
大夫博士議即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言  
庸遠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  
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加章飾  
文深詆以惡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  
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徐州郡東  
楚廣陵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  
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  
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叩頭諫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  
稍卻迴還吏民莫不壯其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特詔加  
秩賜金數歲卒官吏民祠之夜郎王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  
舉兵相攻孟康曰扁町夷邑名後為縣地理志雁柯太守請發兵  
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  
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  
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懼國威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  
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王  
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  
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遠城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  
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五十四 恩補



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  
 豫謂穀積要害處遷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  
 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  
 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  
 其前耳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萬金  
 城司馬臨邛陳立為牂柯太守漢列郡守尉之下有長史司馬立至  
 罷柯論告夜郎王興與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  
 行縣至興國且同亭按地理志夜郎縣下莽改召興與將數千人  
 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按西南夷傳夷人推結立數責因  
 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  
 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

齊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丙戌 帝河平二年

郡興妻父翁指與甄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  
 奏蒙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  
 絕其饑道縱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  
 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謂都尉復還戰立救  
 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  
 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胡旦漢  
 春秋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據也  
 乙卯河平三年春正月王陽來朝陽字子心二月乙亥詔以  
 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廣戚侯國丙戌健為  
 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山崩瀼江水水逆流覆城殺十三  
 人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百官表步兵校尉掌山林苑門大史令尹咸校數術  
 百官表太史令尉太常侍陪李柱國校方技侍醫署大醫令在天  
 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侍醫署大醫令在天方技醫藥師古曰  
 之書也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已錄也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  
 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流行事連  
 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  
 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  
 王氏權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  
 王延世與丞相史楊賜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  
 治孟康曰乘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  
 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  
 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非役日近皆得此繇成

齊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丙戌 帝河平二年

六月也著繇  
 著繇繇也  
 丙戌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謁丞相王商商為人多質  
 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時坐未央廷中單于  
 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  
 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赦天下徒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書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  
 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彤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  
 陽耿定上書類陽縣屬言商與父傳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  
 夫師古曰私夫女弟疑商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  
 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  
 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



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  
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  
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  
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言商之弟上之爲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  
張禹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  
中領尚書事出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壽乞骸骨欲  
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爲丞相封安昌侯 庚  
戌楚孝王臨薨 初武帝通西域屬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  
不服屬賓國治循城去長安萬二千里不屬郡縣武帝聞之  
果業治豐田地下深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  
蜀朝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  
馬幣爲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數刺殺漢使之漢使  
商珠璣珊瑚琥珀璧流離他畜與諸國同數刺殺漢使之漢使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二十九

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卽立陰  
未赴爲屬賓王後軍侯趙德使屬賓與陰未赴相失陰未赴鎖環  
當德師古曰相失相失意也鎖環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造使者上  
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縣度在烏托國西  
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屬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  
後卒昨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  
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  
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爲懷比而爲寇師  
日北近也爲其土師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  
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故絕

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  
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皮山國去長安萬  
經歷不屬漢五千斥侯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白守師古曰夜有五  
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資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  
食或桀黠不可治擁強漢之箭餒山谷之間乞食無所得離一二  
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  
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  
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崢嶸山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  
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二十九

充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卽侯甸采衛蠻夷也此言 務盛內不求  
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  
罷傲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謂中國之人非久長計也使者  
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於是鳳白從欽  
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盡至云 山陽火生石中  
陽朔元年師古曰朔始也以山陽火生石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  
食之 三月赦天下徒 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  
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當薦光祿大夫到向少子欽通達有  
異材上召見欽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百官表中常侍  
中常侍時以士人爲 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  
之東梯始純用宦者 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



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繼介謂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官且不復相見爾長爾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置國邸定陶也旦夕侍上止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使其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應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覆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關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王 四補續

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也人謂生子及月辰出就他館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洗也言始子而近已出之女也出師古曰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遣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自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實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庸愚憊得以外屬輔政出入七年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白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糜骨死替陛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廢門之心誠誠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填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繼介之議唯陛下哀憐太后聞之為垂泣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屢臻咸在朕躬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向焉書不云乎公無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急瘳稱朕意焉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王 四補續



而私薦之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熹賜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遂下章獄論死妻子徙合浦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及為京兆尹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二 三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令云二千石告過長安言告歸者若若道不經過長安則不分別賜子子告也今有司以為子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在官連則得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子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關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遠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宐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命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風不聽竟免野王官時眾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

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舉爭引之原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舉爭之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是歲以陳雷太守粹宜為左馮翊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效可紀多仁恕愛利高陵令楊湛操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宜為馮翊湛游來謁宜設酒與對飲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賊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故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二 三

復伸肩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賊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亦解印綬去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問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惡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贓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以顯其魂府掾吏素與立相知者皆與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何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矣曹雖有公職事家亦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備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而



歸宜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慮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宜子惠為彭城令宜嘗過其縣橋梁鄉亭不修心知惠不能甯彭城數日按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以吏事或問宜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宜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宜言為然

成陽朔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御史大夫張忠卒 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都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成元后傳王與兄弟八人同崇

逢時同日辰世謂之五侯曼乃五侯之兄 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夜早死不侯五侯無弟疑羣字當作兄 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其奢侈如此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廢決高都作殿後衍及外杜里 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執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柄權操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陽朔二年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次若魚 大將軍乘車用橙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 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可稱內有管蔡之前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譬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言伏於微而 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

者王氏本濟南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免官乃徙居魏郡元城 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漢書作根垂地中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果卯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王無故封平昌侯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隆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陽朔二年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漢制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次若魚 大將軍乘車用橙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 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可稱內有管蔡之前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譬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言伏於微而 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



下深爾聖恩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 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 是歲徙信都王與爲中山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一

五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三 起陽朔三年盡永始三年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軍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晉護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囑晉自代晉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晉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晉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于承爲御史大夫承定國之子也

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人足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閭者民彌情怠向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以勞來之誓不云平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勸之哉 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 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

勸農桑出入阡陌以勞來之誓不云平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勸之哉 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 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



薨字宣帝之子 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 閏月壬戌于承卒 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

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

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

附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永閱其老復遠出以

書戒之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辭宣為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缺谷

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

夫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其法律

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

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從而用之 二

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後作者 以新豐之戲鄉為昌

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也 奉初陵 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及私奴十餘人

皆白衣袒幘帶持刀劍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

縣日泉長楊五柞關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

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敬武公主元帝妹也地也 生放

放為侍中中郎將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初安世子延壽延壽

子勃勃子臨世以謙儉傳家故家雖極富而德望功名累葉不替

至放得幸於上又娶許皇后女弟下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

服飾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太官私官竝供其第兩宮使者冠

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自是驕悖而張氏之聲望衰矣 三月

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賞賜前

後數千萬 夏四月庚辰以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京兆尹王駿

為御史大夫宣少時為不其丞邛邪太守趙貢甚悅之令妻子與

相見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貢君薛宣字也 至是果拜相宣

即除趙貢兩子為史然宣為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王晉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晉自御史大夫入為

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晉為安陽侯 初丙吉既以丞

相封博陽侯而長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人

出取齋衣吉聞之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

爵者必顯也及吉薨顯嗣侯甘露元年坐醉祭宗廟醉音騎至司

馬門不敬降爵為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

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

吉見皇曾孫遭罹無辜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還復作胡組養視皇

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

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常在官使誰如遺書

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

皇孫恩慕吉以私錢願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

少內喬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

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褥燥溼候伺組徵卿

不得令晨夜去皇孫遂蕩數奏甘葷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

躬功德已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邀其報哉誠其仁恩內

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結於心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  
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  
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貧死在且暮欲終不言恐使  
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降爵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其先  
人功德不省至是詔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封其孫昌為博陽侯  
國絕三十三歲而復續 冬黃龍見真定 是歲匈奴復株累單  
于死弟且麁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阿雷斯侯  
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

壬鴻嘉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三月博士行大射  
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射禮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集於庭歷階登堂而雉  
離音 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成帝鴻嘉元年二年

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言待詔寵等上言其人名寵不記姓也天地之  
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  
紀氣師古曰謂季冬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師古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解祀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獲妖而致百年之壽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歷階登堂萬眾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為其宿衛告曉人具備深  
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覆問詔音曰聞捕得雉  
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音復對曰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王為佞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  
右阿諛甚眾不待臣言復覆而足公卿以下休位自守莫有正言  
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

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月駕車而出失行  
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  
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  
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向何皇太后  
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老母音自指其母而言言今日  
復老老母且將不身定謀於寶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  
災變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涓陵不復徙民起邑事見二十九  
卷元帝永光  
四年帝起初陵也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師古曰霸陵  
在霸陵東將作大匠解萬年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  
自以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  
陵邑師古曰昌陵在霸陵東夏徙郡國豪桀資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成帝鴻嘉二年三年

陵 五月癸未隕石於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  
德王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元孫也地節元年薨是歲城陽  
哀王雲薨無子國除師古曰城陽哀王章傳  
癸鴻嘉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五月乙亥天水冀縣南山  
大石鳴聲隆隆如雷聞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  
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王  
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明光宮在城內近杜郵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水澗地理志澗水出鄠  
入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羽蓋之張周帷周帷之四  
越歌師古曰越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事者人為越歌也樹棹  
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衛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



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也起土山漸臺又為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劍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賈

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

駙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侯立父子藏匿盜獵亡命賓客為羣盜

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省戶禁門也補

也京兆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劍相

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淺

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諸侯指兩根

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見十四卷文車

騎將軍音藉寔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

貨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婕

妤皆有寵於上上嘗游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曰楚王

不食禽獸之內按今有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

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

十里有陽阿縣故縣也考異曰五行志作河陽主作元趙后外傳

及荀紀亦作河陽外傳荀紀師古註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謂

阿作河或為河陽皆後悅歌舞者趙飛燕師古曰以其體召入宮

大幸有女弟谷德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噴噴嗟賞有

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嗟曰此禍

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

於是趙飛燕請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師古曰飛燕詛

後宮晉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宮在

姊謂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后姊為平安州侯夫考問班婕妤

使鬼神有知不妄不臣之怨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著

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

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

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廣漢郡高帝分蜀郡置廣漢州師古曰逆

寺

甲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

流溢勃海唐州師古曰盈也○盈音全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

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

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

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

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廣漢

鄭躬黨與凌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

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

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是歲平安侯王譚薨上

梅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

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漢制列將軍置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

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鄴聞恩深者其養謹愛

至者其求誑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

弓之詩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師古曰

秦景公



母弟公子誠有過於其父桓公崇公立誠懼而奔晉事在春秋  
昭元年故歷者秦伯之弟誠出奔晉傳曰稱弟罪秦伯也春秋譏  
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  
德獨乘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竝為弼疑師古曰分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故內無感恨之際  
今陝州縣也歸疑謂左輔右輔前疑後疑也  
外無侵侮之差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  
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丞相御史及車騎此明詔  
所欲必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  
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  
重鄰

元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皇后園南闕火考具  
行志及荀紀二火 二月河南街郵傳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  
皆作災今從漢書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鴻嘉四年永始元年

具但無髮耳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

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

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

為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

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今文尚書泰誓曰

大復于王屋流為鳥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降威震怒 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

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

恐晚暮今乃醜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長於天不

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

日對轉傳云腐木不可以為柱人不可以為主苟 天人之所不  
紀柱作柱卑人作人婢今柱從漢書人婢荀紀 天人之所不  
子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可宣言臣竊傷心不敢  
不盡死書奏土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師古曰漢書儀掖  
為之主理 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  
祿勳瑯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輔以襄責令上書言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  
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  
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  
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  
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察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極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成帝永始元年

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

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

人有懼心精銳銷喪栗弱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

日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 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

下留神省察上乃徒輔繫其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減死罪

一等論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 初太后兄弟八人猶弟曼

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

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

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效

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

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



儀曰黃門郎黃門令日暮入對青霞 遷射擊校尉久之叔父成  
 門拜名曰夕郎黃門曰禁門曰黃閣 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  
 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  
 乙未封莽為新都侯莽傳以南陽新野之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  
 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  
 餘收贈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者更推薦之游者為  
 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惡音  
 莽兄永為諸曹早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  
 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  
 于莽子字莽使同日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  
 當飲某藥比客罷敢起為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

齊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成帝永始元年

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傳字莽聞此兒種立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

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王莽事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

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合德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

庭形采而殿上探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探今關東俗語物一

晃曰探赤黑漆。形切皆銅沓貫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貫

音同探音休指音稍。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也。白玉階師古曰階所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

飾之服虔曰紅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

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馬趙后居別

館多通侍耶宮奴多子者有罪沒為官奴始使官中者昭儀嘗

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權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

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

無子后嘗詐託有孕上媵奏云臣妾久侍宴私屢承幸御數月來  
 內宮盈實月服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  
 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知為佳瑞帝得奏喜動顏  
 色答云姓體方初保護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  
 來上無煩賤奏口授宮使可矣後及誕期帝具浴子之儀后乃託  
 宮使王盛取他人子以入至宮門則子驚啼盛不敢入少選復攜  
 之而趨入子驚啼尤甚盛見后具言其事后泣曰為之奈何時已  
 踰期矣因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夜夢與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  
 惋歎而已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采  
 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  
 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

齊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成帝永始元年

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

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

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洛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

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短長以德

為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孝文皇帝登霸陵北臨廡廡音則近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

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釋之對詳見十四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

葬之



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耶  
隴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  
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泉宮祈年館下楊里  
子葬於武庫皆無耶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  
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  
孝之至也天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防古曰防  
防邑名也  
杜預曰昌邑墳四尺記禮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  
不墳今耶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一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師古曰墳者謂積土也春秋律天子墳高三  
尺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桑草士四尺樹以槐  
庶人無樹樹以楊柳耶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隱  
元曰孔子蓋用土禮曰謂人立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  
可隱財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庫即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於期日迫卒功費大  
萬百餘死者悵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憫焉憫古憫字  
憂病也以死者為  
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  
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荷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  
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  
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  
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  
房猶在平地上漢書音義曰便  
房蔽中便坐也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  
固服虔曰取他處土  
以增高為客土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  
且與穀同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  
高敞旁近祖考初陵近渭陵  
又西近茂陵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  
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  
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向未加功如舊曰  
陵中有  
司馬殿門如生時制也臣瓚曰天子之藏中司馬殿門也此  
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向未加功師古曰中  
陵殿中正寢也司  
馬殿門寢殿是也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  
其難但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  
民罷昌陵還故陵而故陵  
勿起陵邑徙吏民也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初鄼侯蕭何  
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  
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鄼侯獲坐使奴殺人  
滅死完為城旦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省錄杜  
業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  
與周竝傳太公封於齊至周安王二十三年始  
為田氏所滅召公封於燕後周而滅子繼弟及歷載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墮豈無刑辟緣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懸隸死為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以往師古曰懸隸者言為徒隸在可哀懸之中以往往

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吝簡布章容新也簡略也言既詔求其後復斬而不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封略而不問若如此必布聞於天下也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嶽長喜為郡

侯南嶽縣屬鉅鹿郡○蘇音連初陳平病將死謂人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及薨傳國至曾孫何坐掠人妻棄市國除其後耳孫陳掌為衛青婿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可得 立城陽哀王弟但為王漢紀二十二年哀王王雲薨無後 八月丁

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宣帝王皇后也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有食之 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中清于長為水衡都尉咸治南陽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脊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鈇音大又音第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管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修玉食然操持掾吏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救書曰即欲各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強懼服令行禁止

丙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晉薨于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光

采 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嘗退朝欲候其客樓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駐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不可還諫反雨立闔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事逐去之 御史大夫王駿卒以京兆

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駿少受易於梁邱賀經明行修有宰相器及卒人以其不及封侯為恨前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人服其有見華與元皆參之傳曰參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會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

之部涼州郡隴西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燉煌酒泉等郡 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

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芻蕘曰芻文王詢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癸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閒大異四發

二二而同月補註二二四也承上四發而言同一月而有大異二也然考新服漢書二二作二疑古版漢書則二字下闕一字因悟新服疑字亦非正文耳 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

案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二年 五



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熹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如前日謂道李廢本從微賤起也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騎其親屬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師古曰誹穿也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仲榜筆瘡於炮烙師古曰瘡謂所刑也書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主專也誅趙李謂李平也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誅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管服之吏之公正者建議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管服之亮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官實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報謝別取財物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只分之或受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帝如微行解張放家人為卑字宗聚標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湮蝶媵潤滑無別龜勉遁樂師古曰龜也也遁流道也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楚靈王侈心無厭其不堪其後於乾谿王殆而死驪山事見秦紀杜預曰乾谿在秦國城父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穴食餓死於道師古曰餓也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月之儲上下俱置無以相救詩云股監不遠在夏后之

世師古曰大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言帝之失行與夏殷周秦所以失者合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父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痛專心反道舊德舉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雷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愛至親難數言故推承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

密適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救過交還廢者勿追晉灼曰交安六十里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初大將軍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還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于綺繡執綉之閒非其好也家本北邊志節慷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郡中



益池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更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還道病中風既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倢伃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為倢伃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病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視事時富平侯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孟康曰舉白見飲酒盡不也伯古曰謂引取滿而飲飲訖舉白告白盡下也一說白者謂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辭謂之不仁舉白浮君是也謂飲酒盡爵也○謂音焦去聲談笑大噱師古曰噱笑音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久疾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曰紉為無道至

於是序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素誓之辭何有踞肆於朝

所謂欲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胡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酒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酒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子也殷紉紉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其誥曰用沈酒於酒用亂厥厥德於下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道於荒引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號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詩之詩之人嗟歎而涕泣流連也○詩音呼去聲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讒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問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信宮庭之林表也林表官名也庭非官名也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開顏色瘦黑師古曰開謂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

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宜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徵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官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髮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乃止奴從者支屬竝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可得請免放就國考異曰敬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按放傳丞相宜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莽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然則風丞相御史者疑非音也放傳又云上諸舅皆害其龍故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但云上諸舅

故放久不得還重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

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卬成太后之崩也卬成太后孝宣王后以別孝元王皇后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宜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宜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壬子策正元文壬子上有十一月按免宜擢方進供在十一月月中不宜重出故去之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恩澤侯表高陵侯國於鄠邪考異曰方進傳承相宜免方進亦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遂擢為丞相而前紀云秋八月方進既為執金吾蓋以公卿表云三月丁酉京兆尹方進為御史大夫八月既為執金吾故致此誤也按公卿表所云者謂方進自二月為御史大夫至十一月而既凡居官八月耳又黑龍見東萊在去年九月谷永傳音之甚明而苟說亦載之於此年云冬黑龍見東萊蓋因陳湯獲罪在今年故也漢春秋雖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正黑龍之誤兩方進既官猶承苟說之失







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  
祠奉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於祠壇 男子公孫孫  
洋等見汾河有光如練上遂立后土祠于汾陰 文帝十四年  
黃龍見成紀 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救備神光尤著祖宗所  
幸雍郊見五時 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  
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唯  
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  
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  
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  
恨之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  
時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  
之是時上以無繼嗣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詔者甚眾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  
賦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  
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  
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 仙人飛昇在太清  
而上故覽觀縣圖 崑崙九城 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 五德  
其景制 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 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  
五色禾于此地而耕種之則朝種暮穫 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  
治化丹砂 堅冰滄海力士有雷冰丸 化色五倉之術者 補註身  
變作黃金 堅冰滄海力士有雷冰丸 化色五倉之術者 補註身  
色腹中有五倉五色存皆益人惑取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則下死五倉存則不飢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迴求之 盜虛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日激激空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昔秦始皇使徐福  
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

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廷者上善其言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  
三人謀反 地理志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卿之  
日卿大夫尉氏亦以掌獄 之官故為族耳應劭是也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  
譚稱忠鍾祖營順共殺竝以聞皆封為侯 譚廷卿侯忠山侯  
日本紀云五人而功臣 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  
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及汝  
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詵捕斬令等遷詵為大司農 故南昌尉九  
江梅福上書曰 地理志南昌縣屬豫章郡 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  
如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 陳  
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放天下之士雲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三 三

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  
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  
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  
茂庭賜不須顯功 師古曰謂兼爭合爵即得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  
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街衢者不可勝數 漢家得賢於此為盛  
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 張晏曰民有三於是積尸暴骨  
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讓泄者以  
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 大臣謂淮南相內史  
陵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 孟康曰蜀郡  
反是也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輩踏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  
無逃匿之意 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原父曰漢氏世實隨



此皆輕最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  
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古曰大  
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  
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甯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能福去南昌歸  
道上海求假報傳請行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  
在所條對急政報報能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事見三卷周報王七  
之實客叩關者則為之告注曰叩繆公行霸由余歸德今欲致天  
圖請馮驩人也繆曰叩者至也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  
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王

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  
朝元帝初擢章為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惡  
善善及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  
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  
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  
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日虞  
書舜也日開四門明四目言開四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  
門以致罪賢則明視於四方也君命犯而主威奪謂古曰君命犯者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  
謂大臣犯君之命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  
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一 王

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使之驕逆  
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  
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庸庸洛語之辭也庸庸  
滅則至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時上  
出遊見隱士成公於道旁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  
殺人子何敢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  
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  
不能折使耶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事出皇甫  
高士傳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  
於四仲出於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也東漢東山無雲而雷  
 四孟為妖 太白經天而行西漢伏西過午為經天 無雲而雷  
 枉矢夜光流星蛇行不正為枉矢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 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  
 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於大角大角以亡角  
天王坐席也則帝而伏 及項籍之敗亦字大角孝惠時有雨血日  
不見故曰大角以亡 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榿柳復起  
 大星如月西行眾星隨之此為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  
 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  
 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久  
 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  
 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  
 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  
 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  
 提災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雖一二記  
 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設義書曰仲來  
 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  
 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入謂召 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曰向傳云星  
 曠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  
 開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胡旦亦載  
 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  
 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歲則日入食為據則上  
 奏當在去年然則言日食之變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建始則上  
 奏當在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  
 三月癸丑朔則一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非  
 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  
 酉晦則凡九計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  
 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計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

一年六月而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通二十歲而約言  
 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  
 其差異又未 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  
 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咸免見上卷 不當蒙  
 方正舉備內朝臣孟康曰內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  
 中常侍散騎諸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  
 至六百石為 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以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  
 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舉草田數百頃據孫寶傳占  
 民所假少府賦澤略皆開發傳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舊為陳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  
 草田占云 上書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舉  
 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詔償其直立貴  
 取其直一億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  
 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騎驃將軍考異曰荀紀云  
 十一月成紀云  
 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紀誤今按考  
 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注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薦  
 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  
 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  
 胡旦遂誤以為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即王根也王音則封安陽侯云 先是寶以明經為郡吏御史  
 大夫張忠辟之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儲寶自劾去忠  
 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為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  
 之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  
 今兩府高士佞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  
 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  
 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敘道不可  
 屈身屈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  
 寶明經寶直宜備近臣為議郎累遷丞相司直 特進安昌侯張



禹諱平陵肥牛亭地牛亭名欲以治壘豕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龍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成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從咸為宏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冢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習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四 八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雲少好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備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帝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議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挂五鹿君君音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至是廷辱張禹幾陷大戮雲自是遂不復求仕常居鄠田音音時乘牛車過諸生皆敬事焉嘗宣為丞相雲往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四 八



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自雲中太守徵為光祿勳丞相司直何武薦其行義峭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宜在爪牙之位以備不虞乃拜為左將軍慶忌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鄒人王翦潁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辛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皆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昭儀趙氏善後宮皇子議郎巴郡譙元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係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咏眾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愛幸用於所感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上不省納  
庚元延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祭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既祭行游龍門龍門山在登歷觀晉灼曰歷觀在河東蒲陟西岳而歸師古曰西岳華山也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廣陵王守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封守子守孫守人初烏孫無後今立守以紹封考異曰守紀守作守今從漢書  
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胡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

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烏孫中會宗復為西域都按尉兵連康居降者不遂劫之與詔以論拜金城太守以尉康居降者不遂劫之與詔以昆彌弟段會宗傳以昆見兄字誤耳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唯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幾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係伊秩靡為大昆彌公主係伊秩靡為大昆彌之日子安犁歷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番音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邱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餘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番邱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彌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

今聞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鄧文顯縣棗街宛王事見二太初三年邪支事見二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謂以誅番邱之事告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邱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逃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與於諸胡矣故以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宣帝甘露三年大祿末振將弟卑爰寔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入萬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卑爰寔自此與其之。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會宗凡五使西域







○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

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黃腸宮賜從官胡日用

之按楊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

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宮校獵當

在今年紀四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元延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與定陶王欣

皆來朝與帝少弟欣帝弟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

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

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

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轍

係解賜食於君前禮主於飲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帝由此

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惟二人於帝為至

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傅昭私賂遺趙皇

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

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

之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於關東二

書關東當作都關古曰都關山陽之縣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自北地太守徵入永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

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

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黨於王氏故即時免數月卒 永始元延閉上怠於政貴

賤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納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閭

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賦報仇求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研武

吏黑者研文吏研音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

橫道抱鼓不絕乃以尹賞為長安令賞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

數丈致令辟為郭令辟郭也○令辟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

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

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

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賞親閱見十

置一其餘盡以次納虎穴中百人為置覆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

枕籍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桓東表也親戚號哭道路歔歎長安歌

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賞所置

皆其魁禍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結願自改者詭令立功以自

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嗜姦惡甚於凡吏

視事數月盜賊屏迹

遂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以皇后昭儀及大司馬票騎

將軍王根皆勸立定陶王為嗣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

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

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

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

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殷自外丙仲王至

代立而尚書無文光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宜為嗣上以中

所引蓋今文尚書也 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

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

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大鴻臚

守也 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官臣願且得

國邸且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誓奏天子報聞戊午孔







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楚孝王曾太子議欲謝少傅周崇宣帝之子以為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元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元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王實生太子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稱太后為陛下後世多稱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殿下惟臨朝乃稱陛下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賢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嬖為龍雜思侯夫人龍雜思侯韓寶子也寡居長與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四 光祿大夫

嬖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許后廢徙昭靈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中因嬖賂遺長欲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問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置衣冠當時士大夫及貴游子弟也其言其罪過根怒曰即如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

疑為長毀潛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遣立因上封事為長求雪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他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遣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官謀立左皇后罪至七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長母若歸王太后姊故姑魏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母名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獪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善厚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

黃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二十四 光祿大夫

尚殘賊酷虐刻苦以立威而無繼介愛利之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遂免博闓官斥感歸故郡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號為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方進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為之隱諱方進內慚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長方進不平及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屬之勿復用前事相侵長既出關罪復發下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方進奏業受紅陽侯屬請不敬業亦免宜就



國補註素不事權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

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

輔政補註四父謂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

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事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

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其夫人皆驚

其飾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

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郡刺史居牧伯之

佐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春秋者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宋

而書先皆不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刺史六百石下輕重不

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古制九州一為畿內八州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漢紀二十四九

價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 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健為郡於水

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到因是說上宜與辟雍記王

子之學已辟雍元日辟明 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益揖讓

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或曰

向設為難者之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

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

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敵於養人也為

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夫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

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

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諍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

戮者不絕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

民漸漬惡俗新貪饕險誠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

刑罰終已不改帝以問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

雁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師古曰營度地也時又有言孔子

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

餘復如故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

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

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師古曰持謂扶持也補註輒不字

助畢竟不安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

歲而王氏代漢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韋郎既

冠以行修飾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一漢紀二十四三十一

置左右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喬等竝進對獻賦頌凡

數十篇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積思於

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爾錄拾遺記云向嘗被書

黃衣植青藜杖叩關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其杖端炯然

火出因以照向向與言三代以前興亡之事如日見焉乃說陰陽

運數悲賦之狀授向五行洪範之文向製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暗

而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初問人揚雄以郎官給事黃

門數為朝廷及在位者稱其師嚴君平之德朝廷未及用也至是

杜陵李彊出為益州牧彊素與雄善喜謂之曰吾今可以得君平

矣雄曰君倘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也彊心不以為然

蓋欲以為從事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

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上筮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



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年九十餘而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二 漢紀二十四 主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五 起靈和二年盡哀帝

孝宣皇帝下

靈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 考異曰荀紀云

無之故 天子丞相方進自殺時焚或守心 心為明堂焚或守心王

必視美政所在見天文志 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奏記方進言應

變之道君侯新自明往者三光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哩示

患民人訛語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 提者攝提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揚其世 矢貫中 矢枉矢也後和元年正 狼奮角弓且張 張一星實

角也 角也狼芒角則益賊起天 金歷庫土逆度 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

弓九星不欲明則兵起 北斗第四星傍一小星曰輪湛沒萬

起土願星也 補湛沒火守舍 者不見也火守舍謂焚或守心也 萬

逆度逆行也 補湛沒火守舍 者不見也火守舍謂焚或守心也 萬

歲之期近在旦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

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雖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國府三

百餘人 師古曰三百餘人 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

不知所出會耶賈麗善為星 賈音 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

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竝臻百姓窮困

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如前

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 如前



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  
酒十斛牛一頭案告殃咎使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  
事尚書以丞相不起問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禮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中尊禮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禮古曰禮則粟也  
宜為黍米不當書禮且作酒  
自有澆道之異為上中下耳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策贈  
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  
賜異於他相故事方進為人內行修飭事後母以孝聞然其性深  
刻難犯其為丞相司直時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勸奏之沒入  
其車馬後方進挾私恨伺記慶從容言語以詆欺成罪奏免其官  
後又與司隸校尉涓動爭論於禮節間方進陰察其過奏斥動為  
昌陵令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懼之及居相位公廉不受請  
託亦稱名公而峻文深詆所中傷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  
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  
資治通鑑補本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三

立後起十餘年閉至宰相借法以彈威等皆罷退之君子不能無  
譏焉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憎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請其之禍也杜預曰晏嬰也  
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  
心之疾真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直股肱何益遂弗禁史記宋景公時災或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若欲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讓民因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自仁人之言三災或立有動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忍為況不侯之果徒三度○兼音彰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忍為況不  
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  
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  
可謂不知命矣

寔月大應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於未央宮 臣贊曰帝年二十六歲乃改元耳壽四十六 帝素強無疾病是時楚王衍梁王立 乘朝 行幸之王 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 光為丞相已刻侯印誓贊 師古曰誓贊者 昏夜平善鄉晨傅粉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 體衣而失 查漏上十刻而崩 司補之度有查 謂漏箭穿而上也 民間謠諺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 莽維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初帝 之世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 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人以飛燕姊妹咬害後宮皇子卒自伏辜 之兆也

資治通鑑補本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三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  
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  
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  
議可述邇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漢書 趙氏亂內家 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 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富平侯張放聞帝  
崩思慕哭泣而死  
苟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雍五時 漢 法陰后土祠罷長安南北郊  
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諡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大赦天下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 己卯葬孝成皇帝於延陵帝崩於延陵

風去長安六十三里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四月

己卯葬延陵自廟至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云三月丙午

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廟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卯

無兩月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廟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卯

當云閏三月丙午葬二帝各有葬葬成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荷紀

是年閏七月不當葬延陵四月本月葬成紀之文 太皇太后令

傅太后丁姬十一至未央宮百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主太

后宜當何居初傅太后為婕妤甚有寵為人材略善事人至宮

人左右飲酒醉地皆祝延之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

帝之立又有力丞相孔光畏其權謀恐與政事不欲與帝旦

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

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長安記北宮在未央宮北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四 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成帝傅皇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

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 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

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

稱太后事見六卷秦 宣立定陶其子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

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

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

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 五月丙戌

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詔曰春秋母以子貴立尊

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侍事食邑如長

信宮中宮應劭曰武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氏追尊傅

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

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

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

太皇太后曰皇帝問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

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璽景

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

又性不好音六月詔曰惟世俗習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與夫奢泰

則下不遜而國食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與則淫僻之

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

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立樂府見十九 郊祭樂及古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五 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 郊祭樂亦武帝所今以

至鼓部鄭鼓吹鼓江南北鼓南鼓巴俞鼓鼓鼓鼓鼓鼓鼓鼓鼓

臨淮鼓鼓加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員百二十

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置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

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相員二人給盛德主調脫

員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等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

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繩絃工員六人罷四部四會員六十二人罷

一人給事雅樂餘罷罷罷罷罷八人罷一安世樂鼓吹鼓鼓鼓鼓

陳吹鼓商樂鼓東海鼓長樂鼓長樂鼓長樂鼓長樂鼓長樂鼓長樂鼓

賈留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律員五人秦倡員六人常從倡

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

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秦

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饒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

九人秦員三人齊員六人秦瑟員五人皆齊聲可罷能師



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瀆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

吏民湛沔自若漢與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爲侍中稍

遷光祿大夫貴幸漢正通漢原文此下有更名秀三字按本上

復令歆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歆父向典校書見歆於是總羣書而

奏其七略有輶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

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輶略謂羣書之總要輶與集同六藝六經

也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

諸五行著龜緯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

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上云七略而此言凡書六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

略者除諸子略在下文也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

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

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讎出並作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

也水滅火而生火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

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未也其

衣之未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

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

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

以通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

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爲宗室儀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古者稅

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之

法除井田事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民得實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

地父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輪侈相高邑有人君之

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更卒

卒謂給中郡官者也 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

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家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

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食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塞并

兼之路鹽鐵皆歸之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

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

吏民營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

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

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據京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

得名田數者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

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與

紀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

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

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官皆無作雜除任子令

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

免爲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

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

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可言

重怨恚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

馬罷就第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爲



大傅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前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  
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為司馬也七月丁卯免  
無丁巳年去月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  
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

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朝望見禮  
如三公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立就國見上卷去年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  
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退眾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

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  
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

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  
陽彭宣為右將軍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古曰傅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九

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

子玉而晉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  
秦行千金以閉廉頗事見五卷用報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事見十

三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  
用焉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陽侯辭宣安昌侯張禹

而薦朱博帶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  
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

五官殿殿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道日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百及根兄子

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以根書建

社稷之策遣歸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薦舉為官  
者皆罷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

几屋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

表傳尋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對曰夫日者眾陽之長

輝光所燭萬里同昏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  
臨朝不奉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

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  
修道則日失其度曖昧無光暗音 容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

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率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  
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

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孟康曰珥通背編抱珥蜺皆日邪氣也珥形點黑也如謂日雄為虹雌為蜺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九

凡氣在形相對為珥在形如半鏡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  
為珥鏡映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珥音二又音耳

說鏡音決又音聿 不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逾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  
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孔母甘言卑辭之託斷

而勿聽勉彊大義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  
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榮得

作問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  
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內數

表以此其累萬里則紀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  
其本所起以考其前後 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  
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問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



職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無強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牽婁當以義斷之焚或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焚或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焚或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焚或厥地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十一

臣有不臣者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穰相守又主內亂空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早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四孟皆出為易主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佑陛下也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汝穎漂溺地理志潁川郡汝水出潁川縣東南行千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至新蔡入淮過鄧州行千三百四十里潁水有三源出陽乾山者為左源出少室山為中源出少室南與雨水竝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則

士之屬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惟陛下雷意詩人之意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開者開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固志以用英後閉絕私路拔進英鶴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師古曰言有者則折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首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師見十九卷武宏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宏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實滅實與同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也深淺治也而無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三十五 十一

隄防壅塞之支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謂諸壅塞四海之眾不可誣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大萬物賦屬地而出夷者賦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元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濊韓五曰東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九曰天都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俗極為備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入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曷首三曰僂僂四曰跋提五曰穿胃六曰儋耳七曰狗軀八曰笏壽西曰天者風俗通云新代教生不得其中戎者僂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僂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書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親叔同穴無別狀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種三曰何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略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眾但言四海之內之人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師古曰遺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當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安壘殖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



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  
 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遠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  
 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諤之辭蓋隄防之作  
 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  
 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  
 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  
 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  
 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  
 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  
 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  
 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上

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開  
 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地理志黎陽屬魏郡首曰  
 上碑云黎陽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  
 衝者決黎陽遮害亭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  
 曰舊有宿胥口放河使北入河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  
 泛濫其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  
 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擊龍門關伊闕析底柱  
 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人功所造謂城  
 補註龍門山在平陽府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底柱山在河南府  
 州東四十里黃河中石形似柱山有三門兩門以通河南曰虎  
 門中曰神門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河南河內東郡陳留  
 北曰人門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諸郡平原千乘信都  
 清河渤海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

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神謂川  
 入謂居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  
 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  
 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  
 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其縣北山東至黎陽多張水門恐議者  
 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下之如前日今漕渠口是也言  
 師古曰礮築石名即水經所云濟水東過礮築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  
 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  
 日股支別也如說股當作肢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  
 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能于救水半失作業此一水  
 行地上濼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決溢有  
 黃治通鑑補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上

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此一故  
 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轉漕舟船之便此三  
 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  
 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  
 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  
 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孔光何武奏迭  
 毀之次當以時定自元帝時百為建堤斯之議韋元成匡衡皆隨  
 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  
 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利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  
 議曰漢興國賴為中國書南粵尉佗稱帝故四夷之患無甯歲一  
 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被其害也孝武皇帝憫中國罷勞乃



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  
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  
酒泉張掖以隔胡羌裂匈奴之右肩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又興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立天地之祠定諸侯之制至今累世賴之中興之功未有高焉  
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  
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天子七廟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以七  
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詩云蔽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茨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  
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  
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  
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  
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立世宗廟見二十四 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歌議可  
何武後母在蜀郡人武蜀郡縣人報音皮遣吏歸迎會成帝崩更恐道路  
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  
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武在三公位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  
公功名略與薛宣比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矣西以師丹  
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

聽於家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而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  
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  
鄉侯出侍中王邑射擊校尉王邯等王邑王邯太皇太后所親屬也詔書比下變  
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會不能牢讓爵位相隨  
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  
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與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  
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  
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  
下繼體四海安甯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  
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  
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誠附何患不富貴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宜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附讀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  
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氏本河內人傅太  
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  
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  
中其偏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成帝永始二年  
徙湯曰廿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重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  
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師古曰謂改元為竟富也余按元紀詔曰  
郭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傳之無窮師古曰匈奴支單于背叛義既伏其辜呼韓  
單于之舉其改元為竟富 傳之無窮師古曰匈奴支單于背叛義既伏其辜呼韓  
主成武故以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  
實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言此



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  
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見  
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台威名折衝  
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  
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  
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心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  
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臬善圖故云臬假使與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  
後猶云臬將也

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  
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

賈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成帝紀二年

於辱舌為嫉妬之臣所係慮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嘗奏  
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初辭宜有弟修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  
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晉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  
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  
竟服由是兄弟不和及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  
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 永始二年策免宜詔云君為丞相  
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若  
無聞焉 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嫌  
客楊明欲令制威面目使不居位 制謂傷 會司隸缺况恐威為之  
令明遮斫威宮門外斲其鼻屑事下有司議况罪御史中丞舉等  
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勸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威受修  
言以誦毀宣而令明迫切宮闕賊傷近臣禮下公門式路馬君之

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况功意俱惡乎况  
當棄市廷尉直以為律闕者以刃傷人完為城旦且傳曰遇人不  
以義而見疾者與病人之罪同惡不直也 以杖及手傷人皮膚  
起青黑而無創者曰  
疾病遇入不以義為不直雖見  
歐人罪同○疾者止痛音委又音毀 威厚善修而數利宜惡不可  
謂直况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方以爵減完為城旦况乃得  
減死徙燉煌宜坐免為庶人

孝哀皇帝上 諱欣定陶共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  
曰諱欣之字曰喜 臣劾曰諱法恭仁短折日  
哀 在位六年改元二  
建平四年元壽二年

乙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 救天下 司隸校尉解  
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 史女史也趙皇后傳宮  
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  
后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遺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

賈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成帝紀二年

元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 師古曰有婢六人中黃  
乳產也 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與掖庭獄丞籍武曰  
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  
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 師古曰意言  
是天子兒耳 後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奈  
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  
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與武曰今  
夜漏上五刻持兒與中黃門王舜奮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  
武書意何如曰惶也 惶音悼  
直視貌 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  
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官婢張乘為乳母 官婢蓋  
以罪沒  
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都元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  
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縣令之侍史官婢或謂之笑官女 後三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

書子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藥二枚赫蹏書曰

毒藥也 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

請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

帝師古曰壯髮當節前後下而生今今兒安在危殺之矣補註危

帝俗呼為主頭者是也願即斬字今兒安在危殺之矣

李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十一日

官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

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三番諸郎謂久次者謂郎署長也前持詔記

此以詔書取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記也後世謂之手記

出於上手詔書則下為之以聖為信不知所許許美人元延二年

懷子十一月乳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

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對以手自搏以頭擊壁戶柱

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

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

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

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鞠

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師古曰以金玉

也師古曰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絨未已帝使客子及

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使緘封篋及詔

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屏處

不見者 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元延二年五月

故掖庭令吾邱遵吾邱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

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

敢乎武有子恐禍及則不敢言事皆在今年四月丙

辰赦令前由此觀之元延二年四月丙辰掖庭中御幸生子者

輒死又飲藥傷腹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食嗜錢

不足與計事王根時為李何令長信得聞之既而遵病困又謂武

曰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汝不能獨為也慎詔臣謹按永光三年男

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

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趙昭儀傾聖亂朝親滅繼嗣

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天下寒心

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

侯訢皆為庶人訢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

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歷謂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十九

謂如其當 遂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

崇聖嗣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

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

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

國末也權柄之重制於女主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

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

館之漸絕微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

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愚臣謂解光等也金匱書長又不知推演

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

成結寵妾如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



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屢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托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惟陛下省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死祿大夫劉歆與父向始皆治易宣帝時

秦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五 五十四

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為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天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今尚書皆列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竇譏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

大義乖重遭戰國乘璽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與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燬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

秦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五 五十四

甚憫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開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村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







紙黃白文錄泉白黃文白黃文也詩成只錦馬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紀傳而類中廣兩頭鏡極大而臉顯小面情

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

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齊也○快音桂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

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自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

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讓迷國師古曰進退還命反覆異言甚

為君恥之以君嘗托傅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深痛切君子

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師古曰黃者老人之更生黃者也耆老人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

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惟陛下裁覽眾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

關內侯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朱博免官

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言王遷京兆尹冬十月世世權日久宣張禹或亂物且而尊朱博

壬午以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奇病箕子中山王與之

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解釋除也禱謂以除災也

經得末日上遣中郎謁者張中將醫治之續漢志常侍謁者主殿

上時病威儀比六百石

給事賜青四百石灌湯者郡中比三百石穿紫質由素有狂易病受事以上軍報問中郎謁者益即灌湯者郡中也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由恐

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

立治之漢志中官謁者令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弑上立中山王

實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當熊事見

昭元年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師古曰中語謂更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按馮

馮太后少弟學通尚書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可觀行又

勅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綏和中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業太甚君侯以王舅

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屈節卑禮示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

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至是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耳

班固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剛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議邪交亂

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

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耳

班固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剛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議邪交亂

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



弟亦云悲矣

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搆挾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尙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燉煌魚澤障候障候古障也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翼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 漢紀二十五 漢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三四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

後學吳郡嚴衍

後學吳郡談允厚

漢紀二十六 建平二年 建平四年 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

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 丁傳

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

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

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

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燕見奏封事殿

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御史大夫官既罷

後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 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

史皆不同於古 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言漢承秦制而獨改三公

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

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

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

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能復置御史大夫遵

秦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

拜博爲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

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尚

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不宜奉朝

二八七



請其造就國 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  
 傅太后指出是博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其毀譖光乙亥策免  
 光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考異曰公卿表四  
 傳為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遷五府志五月乙  
 亥朔博為丞相荀紀乙亥孔光免按長歷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  
 九日乙亥非朔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廷登受策師古曰延入  
 也衣沾皆有誤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 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更陞者皆問焉師  
 曰陛下謂朕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續漢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  
 兵列於殿側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  
 中外及諸王朝見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  
 於殿上引王就坐 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洪範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嚴猛而閉其傳曰歲月  
 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 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以一歲  
 三分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八 哀帝二年

則四月已為歲之中以一日 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宥退丞相御史  
 三分之則辰已為日之中 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為鼓妖  
 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強毅多權謀空將不互相恐有凶惡亟疾  
 之怒上不聽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其皇之號  
 不宜復稱定陶尊其皇太后曰帝太后稱永信宮其皇后曰帝  
 太后稱中安宮為其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  
 是四太后各備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丁太后趙太后  
 與太皇太后為四太后  
 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姬時丁傅以一二年  
 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  
 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元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  
 之議而為關內侯師并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子衰繼委政於丹

丹不深維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  
 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  
 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為大  
 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  
 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及平阿侯仁藏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仁譚之子也天下多冤王氏  
 者為下元壽二年王莽復稱國本諫大夫楊宜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維宗廟  
 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  
 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  
 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登高  
 遠望獨不慮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八 哀帝二年

都侯穀和二年子況以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  
 卑而賞厚漢制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咸勸功樂進  
 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  
 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  
 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其皇之國  
 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近郡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  
 漢書亦出言下棺訖復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  
 以土為珣故曰復土 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奉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以教勸  
 海夏賀良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忠可詐稱  
 天帝使與  
 人未精于下教 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復私以相教上即位  
 我故向奏之 司隸校尉解光請都尉李尋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應劭曰請以  
 材技徵召未



有正官故曰待詔董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  
巴日黃門禁門黃閣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  
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  
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傳古曰言知  
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冀其有  
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謂  
宋神曰子按王莽傳以謙文解釋太初元將之號曰陳聖劉太平  
聖後人不曉四字為號削去元將二字非是謂古曰舊漢書夜共  
皇帝聖昭曰陳聖劉太平謂古曰舊漢書夜共  
七月以涇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上既改  
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  
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四

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  
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元承指即召元詣尚書問  
狀元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元晏皆  
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博仇俠好交遊隨從士大  
夫不避風雨前將軍蕭望之子育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以公卿  
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無何咸坐法下獄博時為督郵書掾去吏  
閒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為醫入獄得見咸具  
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而博  
以此顯名為郡功曹累遷為琅邪太守齊郡舒緩名博新視事  
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五



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之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瘰  
 因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  
 夫固時有是渴翮欲酒卿恥按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  
 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立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  
 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  
 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所記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一錢  
 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設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賊大小  
 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  
 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後遷廷尉博恐為  
 官屬所誣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  
 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劇日  
 查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六 一 恩補

貢禹也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成育遂至丞相  
 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為  
 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故且賜爵關內侯 李奇  
 冬月非封侯時故也 以京兆尹平陵王嘉為御史大夫 上欲令  
 丁傳處爪牙官是淺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  
 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  
 重而子又前娶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  
 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 烏孫卑爰寗  
 志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斃牛畜去  
 卑爰寗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  
 讓單于告令還歸卑爰寗質子 黃以匈奴為單于並為漢臣單  
 于不當據受卑爰寗質子 單于  
 查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七 恩補

受詔遣歸 安昌侯張禹薨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為人謹厚內  
 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  
 腴上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知音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  
 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 此時彭宣尚未為大  
 司空宣為司空在元  
 年 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  
 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  
 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  
 過一肉卮酒相對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定  
 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 夫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後漢書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居上公  
 之位天  
 下下宗



訂建平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

廣德夷王弟廣漢以奉中山靖王嗣 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上使

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

侯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養貴矣起受侯印還臥而

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

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於河鼓 天文志河鼓在牽牛北 夏四

月丁酉以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駿

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

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

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其先 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

祖父之賢耳非必皆賢也 輔之 記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命於天子一

輔之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九

以中軍帥為正卿亦其君先命之而後闕於天子耳齊之高固魯

之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傳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也

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

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則初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

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 往者致選賢材 致極 賢材難得拔

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

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 事見十四卷 帝擢韓安國

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

而犯敝收殺之其家自寇使者覆獄劾敞殺人上逮捕不下

上奏請逮捕敞而 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微敞拜為冀州刺史卒

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孝文時吏居

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

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

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

材懷危內顧查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

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

懲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羅橫 事見三十一卷 吏士

臨難莫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

二千石不為故縱 孟康曰不以故縱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

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

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登解 謂善治民之吏宜

劾留中不下會赦 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聚治或死

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罪 謂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

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 使之逐盜而 時見大夫無可使

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

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

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

六月立魯頃王子部鄉侯閔為王 魯其玉會孫頃王封傳國於其

封部鄉侯紀表及傳當作部鄉地志東海 平月汝南西平遂

郡有部鄉侯國 賜卿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而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



是年零陵又有樹僵地闊丈六尺長十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立故處爾後京房傳曰東正作淫厥木斷自屬后地有木木介反立斷枯復生天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上亦不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無鹽危山土自起覆

草如馳道狀無鹽危山土自起覆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書作報山石一校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

是也東平王雲及后謂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狐山立石束倍草竝祠之雲元帝子東平王字之子也謂后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河內息夫躬長

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右師名其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焉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十一 思補

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祖視上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舅伍宏

及成帝舅安成侯夫人放皆棄市安成侯侯王崇時已死矣故稱帝舅及誅以別下御史大夫王崇也伍宏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舊之故也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

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太守宏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年建平四年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囊或振一枚振也秦禾釋也○振音轉轉付與曰行西王母等師古曰西王母元后考

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

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歌舞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吾言視門楹

下常有白髮至秋乃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奏曰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壽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閨內閨內

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而權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今外家丁

傅並侍幃帷布於列位指象昭昭以覺聖朝柰何不愜 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

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孔鄉侯傳晏高武侯傳皆有因緣者言尚有漢家故事可因緣也今無

故復欲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

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惟耽樂是從時亦罔有

克壽故衰世之君天折早歿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案即詔書也傅太后大怒曰何

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倒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考與日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商以今年二月封而孫實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己罷大司空官疑傳誤

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

恩賞賜累鉅萬富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賢性柔和使伴善為媚以白囚每

賜洗沐不可出常留中侍醫藥上以賢難誼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師古曰虛謂殿中所宿止處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

殿中止賢師古曰虛謂殿中所宿止處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



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且夕上下竝侍左右

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

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關門也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

錦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第盡在董氏選物物之選其尤者上第於眾物之中等第居上也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

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師古曰東園名屬少府漢舊儀云東園以珠為襦如燈狀連襦之以黃金為縷屣以下玉為匣長尺廣二寸半為甲至足亦縷以黃金縷豫以賜賢無不

備具又令將作偽賢起家坐義陵義陵帝內為使房剛柏題漆服度曰使房殿中使生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小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黃腸師古曰使房小曲室也外為微

道周垣數里微道微循之道師古曰微道微循也垣垣也門闕眾恩甚盛不思音鄭崇

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瘰欲乞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上

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譖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

有姦請治補註崇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嫌故昌云然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

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復上怒下崇獄

司隸孫資上書曰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隸故尉段熲二年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按尚書

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榜音彭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

昌與崇內有讎介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誣虧損國

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實附下罔

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益國之賊也免寶為庶人崇竟死獄

中崇好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卿尚書履聲

乃竟以賢故殺之三月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延

光祿勳而加諸吏散騎也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

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宏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

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

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生封事言竊見董賢

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

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言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

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

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

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讓大司農谷

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為不

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忤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

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 秋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上

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為之側

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

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厥未萌故也賴宗

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

章厥善師古曰尚書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

曹光祿大夫躬為友陵侯賜右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母

弟鄭惲子業為陽信侯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議論無所避

上疏歷詆公卿大臣云丞相王嘉健而齟齬不可用御史大夫賈

延懦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鮑宣為司隸在元壽元

之為司隸躬已遺就年此時尚為諫大夫宣皆外有強項之名內實驥不曉事駭音矮諸

曹以下樸澁不足數卒有強督圍城長戟指闕狂夫喚呼於東崖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



匈奴飲馬於渭水小夫懦臣之徒憤慨不知所為其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眾畏其口見之仄目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舍執金吾母將陸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母將蘇林曰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其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乃賜斧鉞禮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征王制八州入伯謂之方伯各統其州之國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春秋公羊傳載孔子墮三都之言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其其家備李奇曰契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十四 十四

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賈買執金吾官婢八人陸奏言賈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陸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官爭貴賤之賈傳太后稱永信官傷化失俗以陸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陸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如衛武公鄭武公莊公是也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諫大夫渤海鮑宜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日食十計已見三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於參室元延元年星孛於東井後又星出東方十三日又夕見西方是為四起也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復當作起也

也 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青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之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其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或請寄為請寄則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竝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今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食吏並公備也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師古曰言當連列而遮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宜等為愚陛下擢臣嚴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師古曰尸鳩謂國之屬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人惠亦當然也毛氏曰尸鳩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養其子嗣從上下善從下上平均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穿空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十五 十五



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  
奴從賓客漿酒葷肉劉德曰酒肉漿葷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  
為蒼頭諸給事殿中者所居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  
移眾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威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  
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  
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  
言經學有位皆歷三公習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襲勝為司  
直郡國皆慎選舉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勝守正不阿可大委任  
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

眾會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  
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匈奴單于上書願  
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厭度曰游氣也河  
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自黃龍竟甯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水從西北來故曰上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  
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  
貴於未戰二者皆微能古曰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  
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  
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  
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  
築長城以界之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為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  
西河則漢武威震樓煩酒泉地是也秦不能取

築長城起臨 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時奇  
請之士石盡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時  
匈奴悖慢大臣構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  
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  
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勢師一虜不可得  
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  
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  
寶顏襲王庭寶顏音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  
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  
之北哉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漢人謂以為不登勞者不  
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餓音遲  
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虛山匈奴中山也余按  
至寶顏山耳或者寶顏山即虛山寶顏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榮心欲掠烏  
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資揚  
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事見二十四卷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擗國歸死扶  
伏稱臣事見宣帝紀師古曰死於漢也然尚矜靡之計不  
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  
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師古曰易其強難誦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勢師進攻傾國舉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



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嘗屠大宛之城事見二十一卷蹈烏桓之壘事見二十二卷

探姑緡之壁事見二十三卷藉蕩姐之場劉德曰蕩姐羌屬歸古

永光三年昭帝始元四年艾朝鮮之旂事見二十一卷武元封三拔

兩越之旗見二十一卷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

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災如雲之散如席

無繼室之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

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

何距以來厭之辭謂或言從上疏以無日之期止其來朝辭以他

則匈奴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賚治遺策補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十九

緣往辭歸怨於漢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因以自絕終無北而之心

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豈有隙之後

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師古曰擊擊言使車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軍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豈為康

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

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臣竊為

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謂邊民也

嘗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

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董賢貴

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

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

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彊強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

恐其合勢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

為卑爰彊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

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師古

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 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知敵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 相援者則開而謀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

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

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係塞稱藩令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

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境憂也躬持

祿曰師古曰躬從後引之也謂臣為國家計冀先謀將然豫圖未

形為萬世慮而祿欲以其大馬齒係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

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

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

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

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西羌之難謀

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車馬馳詣闕交臂就死

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危動辯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調諛則主

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



從百里夷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  
之言名垂於後世秦穆公欲襲蹇叔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  
秦公要而敗蹇叔還歸作秦誓以悔過其辭曰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  
向敵詢茲黃髮則罔所忍又曰惟哉彼善爾君子易辭我辜  
多有之昧此我思之○爾音願陛下親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  
入之語為主上不聽時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二十六 平

哀帝建平二年四年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七起元壽元年盡平帝  
元始二年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紀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  
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  
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  
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承衡錢二十五萬萬少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哀帝元壽元年

府錢十八萬萬當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  
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言此事雖嘉  
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  
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有見親幸者加之賞賜則  
屬其人勿於眾人中謝也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  
也少府掌禁錢水衡都尉有  
鑄官新銅令丞掌鑄錢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以西羌  
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  
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  
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  
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  
貶退宗貴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撈死於獄撈音  
彭不以私愛害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言雖有好內  
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頌德美此天下所以



同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綿繪而已其寢廟比  
當作也比及 受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

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  
引王渠灌園池王渠渠名也在使東漢門外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

賢母病長安廚給利具師古曰長安有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  
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諸譚  
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田

見三十三卷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師古曰言行 天威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

西王母等也 查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一 恩補

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  
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

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  
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

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至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  
說為嘉死不 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  
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

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左傳鄭武姜生莊公  
愛段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國之害也公曰姜

氏欲之焉避害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克之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史記周惠王二子長襄王次叔帶惠后

周王國土將裂之王曰先 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竊見  
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

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  
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從父之令可善閔子  
齊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今諸外家昆弟無

賢不肖竝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豎并於一家  
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

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言謂以皇甫為卿士魯三  
字比丁傳 富拜之日曠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

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 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舉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猥連也。欲令  
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

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願陛下  
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

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祈禱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  
以日食事光以平刑薄賦加恩百姓為對而不指切時事帝悅拜

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王莽既就國建平  
莽就 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

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  
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

莽實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查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一 恩補



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侯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劍欲以為好休  
不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瘕美玉可以滅瘕欲獻其瑳耳即解  
其瑳瑳音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價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  
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 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傳  
晏息天躬之策辛卯上收晏印綬罷就第晏既罷嘿不得意且  
以賢女弟昭儀寵幸皇后日益疏問計於沛國柏諱諱曰刑罰不  
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皆  
禍媒也况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  
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逼賓客借以重勢非修己正家避禍  
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賓客入白皇后如諱所戒故傅氏終得保  
全 丁巳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丞相御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四

史奏息夫躬孫寵等事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  
黃門郎數十人丁傳之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  
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如滿  
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始也 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  
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賢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  
旁次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  
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  
二月丙戌白虹干日虹日氣也白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  
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  
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台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  
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猶猶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  
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

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  
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  
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鑿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  
器物還之縣官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  
安者也孫息寵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上  
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隸躬歸國未有第宅寄  
居邸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賈惠教躬祝盜方以  
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庭中向北斗  
持匕招指祝盜為人所告下獄死母坐祠寵咒詛上棄市妻與家  
屬徙合浦 上托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封董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五

賢二千戶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 三人者先雖封侯未有國  
即賜信侯鄧芝漢書傳昭靈傳 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  
之辭也言皇天命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  
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威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  
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依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惟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欲起露臺遺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  
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柱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  
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  
太后以承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敢



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謂賢先封

業緣松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

以下天下為害痛矣臣驕倭罔陰陽失節氣威相動害及身體陛

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之心以求福祐奈

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

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謂不以違拒詔恐天下聞

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

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更下公卿復

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師古曰鞠及天子以為相

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

尊之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

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按公卿表建平元年大司馬

在延平四年大赦天下在今年正月若以表為證則當治東平時

延平三年十二月治東平獄時已一持有餘是年大赦亦不在後數

月也通鑑書主嘉薦梁相等三人全取漢書王嘉傳書奏上不能

然傳與紀表歲月自相抵牾繫年之書可謂難矣

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詰尚書責問

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朝廷

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臣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

迷罔罔上不道請賜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等以為嘉言事

前後相違宜奪博士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

法大臣括髮闕祿裸躬就咎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詔假

謂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其和藥進嘉

嘉不可服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

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

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

子耶何為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

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於印綬縛嘉載致都船

詔獄百官表執命五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上問嘉生自詣吏

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案事者思

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

慎謂命也古者獄成命三公大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

復幸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

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

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

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

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

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已而上覽其對思嘉言會御史大

夫賈延免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為

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以汜鄉侯何武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

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曰傳嘉前為侍中諧毀仁賢誣

愆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

班固曰何武王嘉區區以一貧障江河用沒其身哀哉故曰依

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何武之死



始三年

八月何武徙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彭宣為御史大夫丞相  
 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故事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道旁無得行中央  
 三丈故曰以司隸鮑宣復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推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可內宣坐以拒閉使者天不敬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下方欲極置賢位而恨明如此九月乙卯毋免明使就第 季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 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哀帝元壽元年

己丑賞卒賞韋賢之孫 宏之子也 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

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事百官因賢奏事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請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竝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齋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光有三子 諫 常侍 而加常侍也 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

子去疾為侍中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

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咸女為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言在未央 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在未央 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舍遺出不得侍禁中 也考異曰董賢傳但云遺閔不得復侍宴自歸郎署以下皆漢紀所載也苟紀無漢書外事不知此語苟悅何從得之又云閔歸郎署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三光日月星也 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節高行以矯世異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譴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虬變化為人實生褒如亂周國語曰夏之衰也有二龍降於夏庭言曰子褒之厲王之末發而觀之其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帷而浴之其神化為元氣人於王府之重受託而遺之既弁而率懼而棄之驚駭孤者收以奔褒是為褒似褒人有以入於幽王王愛之牛伯服遂申后而立褒似褒太子而立伯服以亂周國○阮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哀帝元壽元年

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為開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國安危總綱事上覽悟召問按太皇太后居長信宮云長樂宮謀也余按漢書注長信宮以長樂宮中長信殿為稱亦可言長樂宮也久之太皇太后為閔謝復召閔還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三光日月星也 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節高行以矯世異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譴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虬變化為人實生褒如亂周國語曰夏之衰也有二龍降於夏庭言曰子褒之厲王之末發而觀之其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帷而浴之其神化為元氣人於王府之重受託而遺之既弁而率懼而棄之驚駭孤者收以奔褒是為褒似褒人有以入於幽王王愛之牛伯服遂申后而立褒似褒太子而立伯服以亂周國○阮



音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上雖不從閔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賢既居三公之列慕桓譚之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絕不與通

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漢

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三十六國分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

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一百里不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

屬都護東與罽賓西與黎軒條支接補註都護曰總領漢設都護總領

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西域諸國有不貢獻則責責而錄

其罪至於康居諸國絕遠來固不節不來亦不督錄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

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寔見羣臣在前單于怪羣賢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

賀漢得賢臣是時上以太歲厭勝所在是年太歲在申舍單于上林苑蒲

陶宮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官宮由此得名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

之不說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

成帝初二年置三公官京師建平二年罷今復正三公官名大分職謂大司馬掌兵事大司徒掌人民事大司空掌水土事

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封長平侯 六月戊午帝崩於未央宮壽二帝時孝成之世祿去

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

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

璽綬帝臨崩以璽綬付大司馬董賢曰無妄以予人時國無嗣主

內外悚懼中常侍王閔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殿舉手叱

賢曰宮車寡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乃跪授璽綬地上太后朝廷壯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

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

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中黃門守禁門黃閣者也 期門兵守衛殿門者也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

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補註官殿有屯衛

其為亂故禁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

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

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

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為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眾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

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

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

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剛方當選立近親輔幼主不宜令外

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為大司馬

而祿亦舉武庚中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太

后與莽謀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太皇太后所信

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使持節

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與女

弟昭儀車龍綬綬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

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



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  
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慈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  
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遺惠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廢  
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三王謂成侯丁傅及蕭鳳三家也

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王商有剛  
毅節廢斥以廢死非其罪也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哀  
平際會禍福速哉

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  
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十三

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譁諱鄉其第  
災幾獲盜之師古曰陽欲哭之實欲竊盜也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

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  
之以他舉擊殺詡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

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  
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奏章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

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  
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宏嘗請立丁姬為帝太后故奪其子侯爵又奏南郡太守母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  
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  
守丁元陷人入大辟事並見三十三卷建平元年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事見

上卷建平四年 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  
獄本立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運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

附故因事擢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  
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賢惡前知定陵

侯長犯大逆罪為言誤朝事見三十二卷成帝後後白以官婢楊  
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  
來世成祿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

嗣太后獨代幼主流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向恐不從今  
以私恩逆大臣讓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立可且遣就國安後

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曾持上下皆此類也  
於是附順莽者披擯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十三  
主擊斷平晏領機事晏嘗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子尋秀  
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

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  
以感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

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  
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  
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  
骸骨歸鄉里埃壤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  
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辭廢德係縣車之榮平當遠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  
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為右將軍左曹中  
郎將甄豐為光祿勳以中郎將加左曹官 九月辛酉中山王卽皇帝位貢

日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 大赦天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

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

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記曰虞夏

係有疑丞設西輔及三公莽欲之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

戶省服御食物補廷行巡視也謂選察內署之門戶也以馬宮為

大司徒甄豐為右將軍 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義陵在扶

風去長安四十六里考異曰哀紀云九月壬寅葬義陵按長歷是

月辛酉朔無壬寅壬寅乃十月十二日又臣瓚註曰自崩至葬凡

一百五日按帝崩六月戊午崩然則葬在十月葬矣蓋本紀月誤也

孝平皇帝上荀悅曰諱衍之字曰樂應劭曰諱法布綱治紀

位五年 改元一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

獻白雉一黑雉二越裳註見二十八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

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公及身在而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

巨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

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疇等也言莽進號為

也 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

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首也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得

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

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

大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

考異曰平紀作正月事而王子侯表公卿表皆云二月丙辰今從

之今按考異所請王子侯二月丙辰封者謂官帝耳孫信等也由

今按之不能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

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

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

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幹音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

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

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

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

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哀帝建平二年雲死又以故東平思王

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東平思王宣帝子字也帝入奉封宣

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考異曰平紀元始元年封孝宜

年按王子侯表皆以元年二月丙辰封莽傳漢也余按王子侯表

附錄侯表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

信名按故等皆太僕王憚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憚等以前

太后尊號守經法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議定陶傳

不阿指從邪賜爵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議定陶傳

同產子者皆得為以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

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

民蠲寬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

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功者以勞績遷

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

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



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  
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  
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義和官  
秩二千石 義和初置自為一官莽既篡改大司農曰義和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

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衛  
氏奪其權 帝中山衛姬所生也 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傳捷  
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立明一統之  
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

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元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若  
君 謂臣從修君皮為承禮君屬子為尊禮君 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  
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 賢曰尚書曰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言周公既遠政成王宜自退今復為相故不說也四國謂管蔡尚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今聖王始兒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接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立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覲又召焉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 此保傅謂四輔也 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 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為襄魯侯 魯頃公魯孝文王元年為楚所滅 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露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 如前日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女徒六月雇山還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使入錢雇功直故謂之雇山應劭曰曹州兗州取薪於山以

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雇薪故曰雇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故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出錢月三百以雇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 復貞婦鄉一人 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入部一州勸農桑 武帝時桑宏羊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主均輸鹽鐵今以十三人部十三州 秋九月赦天下徒

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 應曰黃支國在日南之南 王莽欲燬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檣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立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道病留弟家獨遺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年七十諱恩恩其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帝更名衍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崇吉之孫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而遷徙所載不過囊衣無金銀錦繡之物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 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憲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旰侯官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會孫倫為廣德王 代孝王參孫義改封清河傳國至孫年宣帝地王非傳國子建武帝元始二年謀反自殺今立官以事易王後廣川惠王建宣帝地節四年以其孫文紹封博平王甘露四年以其孫立倫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其等皆為列侯及關內侯凡百一十七人 則其周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



莽白太后衣綵練綵練謂帛煩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計口而給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民居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開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芟莠禾休徵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職心備其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 六月隕石於鉅鹿一 光祿大夫楚國襲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平帝元始二年**  
 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初勝與其友龔舍少皆好學明經並著名節世稱楚兩龔已而勝出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為常侍從王朝未央宮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喟然歎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挂冠而退人目為蜘蛛隱及哀帝立素聞勝名徵為諫大夫勝薦舍亦徵為諫大夫勝居諫官數上書言百姓窮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制度奢刑罰深賦斂重後又言董賢事遂失上意病免歸復徵為光祿大夫至是遂乞骸骨舍之為諫大夫亦以病免勝與舍既歸鄉里以經學教授諸生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初成帝之世梅福數上書論事不見聽乃退而家居以讀書養性為事常歎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

桎梏乃挈家隱洪崖及玉笥山至是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入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會稽郡時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救天下徙遣執金吾侯陳茂首封曰百官表執金吾 諭說江湖城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師古曰言身自出又各送其家 賦二百餘人皆異縣人既重徙雲陽重徙雲陽也 賜公田宅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後王國治務途谷去長 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何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何使證之不可繫之姑何家子瑞生火其妻股紫陳謂姑何曰

**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平帝元始二年**  
 矛端生火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此言事也車師前王治交河城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拓拔魏時關夷始立國於高昌蓋因漢高昌壁為之 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匈奴益因其地高敞人物昌盛立名成云者因住焉有美時高昌學故也又去胡來王唐兜胡兜王號去 于八百里去與赤水羌數相寇羌之居赤水者大種也與羌 安六千三百里與赤水羌數相寇比近唐有黑党頂居赤水西 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飲不以時救助但飲人 唐兜困急怨飲東叩玉門關玉門關不納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 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降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二虜 及唐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奴界上服虔曰惡都奴單 于遣使送因詰其罪為二虜請於漢求 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



域諸國王陳車斬姑句唐兜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何  
 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  
 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  
 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單于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宜  
 帝所為約束封函還宜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  
故願四條而收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公羊春秋傳魏因使  
舊所為約束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  
 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  
 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  
 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  
以爲皇掖庭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 漢紀二十七 二十

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  
則周之天子固有十二女之禮莽之羊傳曰諸侯一聘九女  
漢女也十一蓋通后爲十二女也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  
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二王後周之後周公孔子事下有司上  
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  
材下不宜與眾女竝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  
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  
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或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  
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  
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  
女莽復自白宜博采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  
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									
平帝元始二年									
漢紀二十七									
二十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八 起元始三年當孺子嬰初始元年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

納采見女 婦有五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時德明曰采擇也師古曰謂采擇其可者 還奏言公女漸

濟德化有窈窕之容 窈窕幽閒也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 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

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

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 百官表太常有太卜太史等令師古曰皮弁以鹿皮

資治通鑑補 平帝元始三年

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積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積謂裝積

若今之襪為也醫只素積者積以為裳也言要中裝積也買公產

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

衣積素以爲裳心積音發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

父母得位 兆卜也卦筮也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旺則水

源父曰世言父母得 位也遇父母則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

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

三百萬分子十一勝家及九族貧者 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

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 如舊曰郊祀志已

立官祀祀以夏禹而不立官稷師古曰道積二說皆未盡也初立

官便於官祀之後是為一處今 及郡國縣邑鄉聚皆置學官大

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恢公

國令如周公 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建立公子令如伯禽魯公

之詩曰王曰叔父 下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 所賜之品亦皆如之 魯公之封於魯也賜以

爾元子俾侯於魯 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

師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祝宗卜史備 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公

師古曰六子伯禽之弟也 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

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

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

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

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

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 推類者因變怪而推言事類 宇即使寬

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 補註焉

資治通鑑補 平帝元始三年

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也 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

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

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

索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

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

太后詔遣使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

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

不附莽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 漢郡



相成帝 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道水衡都尉茂南都

太守辛伯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蓬萊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前時學將家屬

浮海客於遼東拜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宗伯姓也鳳名也鳳人說

為人後之諱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

塞百姓之議先是程侯金日磾子實程青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

以無子國絕葬以日磾會孫堂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時又

以欽家世忠孝與孔光同選為帝師友帝稱光為孔氏師稱欽為

金氏友既而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此言當日當是貴弟建之孫

建立而使大夫主賞祭臣謂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視其私

廟也而令大夫主賞祭視而欽令當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為

夫主祭事甄邯時在旁廷此欽因劾奏欽曰欽知聖朝世有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八 四

人後之諱前遺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適者呂寬

衛寶復造姦謀成伏厥辜而乃揚言殿省教當云云惑亂眾心素

國大綱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

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

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諱安上日磾弟倫之子也初日磾以功封侯

兩子皆貴然及孫則衰矣而倫後遂盛安上始貴顯封侯子敞元

帝時為侍中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惟上亦難焉敞子涉

明經節儉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兩子湯融皆為侍中欽涉從

父弟也雖不得其死而為士論所推重欽從父弟遷亦以明經為

尚書令後莽復封欽弟遵為侯奕葉榮貴莫與為比

班固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諒形於主

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推燕王上上官因權

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

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

關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顯覆之禍

死才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

裔邪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為敬悟主忠信自著勳

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是歲尚書令潁川鍾元為大理哀帝元壽二年復潁川太守陵陽

嚴詡地志陵陽本以孝行為官謂潁川太守陵陽

實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

地哭據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漢紀三十八 四

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弔耳謝至拜為

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竝為潁川太守竝性清廉居官妻子不

至官舍鋤澗誅暴令無不行嘗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成太后

外家王林卿為侍中通輕依傾京師後坐法免實客愈盛歸長陵

上冢因雷飲連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開單外

君友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埋冢舍竝具知之以非

己時事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而已即遣吏奉謁

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竝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

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竝自從吏兵追林卿

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竝騎

身變服從開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



竝心知已失林則乃曰王君困由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斬頭持遺  
縣所刺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  
寺門鼓史民驚駭以為實死太后為之涕泣哀帝聞而善之擢為  
隴西太守至是移守潁川時尚書令潁川鍾元領大理用事有權  
弟威為郡掾賊千金竝既為潁川守過辭鍾元大理元免冠為弟  
請一等之罪願早坐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君律若律猶言不在  
於太守元懼遣人呼弟陽稱挾趙季李歎多畜資客以氣力漁  
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竝且至皆亡去竝下  
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救曰  
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  
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樂惡雖遠去當得其頭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八 五

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季於他郡持頭  
還竝皆縣頭於市郡中清靜

甲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師古  
祀配於郊也宗尊也祀於明堂也上帝大微五帝也一日昊天  
帝也王肅曰上帝天也馬融曰上帝泰一之神在紫微宮天之最  
尊者杜佑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  
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  
承休公曰鄭公成帝後和元年封殷紹嘉公進 詔婦女非身刑  
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張曼曰  
下詔所他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 定著令 二  
月丁未遣大司徒客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  
第授皇后續漢志 皇后後與乘輿同四采黃赤繡制長丈九  
尺九寸五首首飾益亦玉璽也師古曰繡所以繫  
繫考與曰王莽傳云四月丁未平紀云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下  
云夏皇后見於高廟外成傳云明年春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然則

言四月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遣太僕王輝等八人各置副假節  
副副使也輝等持節 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夏太保等及吏民  
其副則假之以節 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  
請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召陵新息二縣屬  
陽都新野縣有東鄉故新都 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伊尹  
王莽所封也又有黃郵聚 衛周公位上三公言事稱敢言之望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  
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  
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莽封新侯侯所其  
也 封其 加后聘三千七百萬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  
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成王之侯伯禽於魯  
後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號位戶邑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八 六

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  
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  
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  
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遣太后  
左右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劔側長御  
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已師  
依為廣恩君若力為廣 以故左右日夜共舉莽莽又知太后婦人  
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存見孤寡與婦眷幸輔節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灑水而被除夏  
遊循宿鄆杜之閒秋歷東館望昆門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  
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師古曰名飛羽 所至屬縣輒施恩











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詩曰靈臺之營之也民攻之不日成之周公營成周曰其作

大邑其自時配皇天中又太僕王暉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封為列侯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南鄉侯孫定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師古曰白虎通云象者其衣

者以撻笞其衣犯者以墨蒙其額象而畫之犯象者其衣

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屏草履也○屏音費 莽復奏言其

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言不 家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

定陶葬其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

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其王母及丁姬棺皆名

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腰妾

之次奏可於是司發傅太后家崩歷殺數百人開丁姬櫛戶

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梓中器物及開傅太

后棺臭聞數里時又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公卿在位皆

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

作擗平其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開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

云又壞壞其皇廟諸造議者冷褒段熲皆徙合浦東晉書見三十

元年考異曰師丹傳曰復免高昌侯宋宏為庶人按功臣表建平四

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于武生父為侯那免不得至今丹傳誤也

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為義陽侯丹建

年罷歸故邑高樂侯戶邑也恩澤侯表義陽侯國於南陽新野考

異曰恩澤侯表丹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為義陽侯長胡曰因此并

發傳太后後從治等事俱著之三年按外戚傳云元始五年莽

發其王母及丁姬家改葬之馬宮傳莽發傳太后後從治等事俱

宮慙懼乃乞骸骨公卿表宮以今年八月壬午免然則發等徒合

浦及丹封侯皆在今年明矣按長歷二月丙申朔無癸巳日月必

有誤 月餘葬初哀帝時馬宮為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傳太后

諡曰孝元傳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官為莽所厚獨不及官內慙

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

上為臣不忠幸蒙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八月壬午

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

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鮮明猶 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

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上其印綬 以侯就第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如自婦人之



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說 冬癸惑入月

出 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

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膝道於前殿數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

請命作金膝也書曰周公納策金膝之匱中孔安國曰為請命

之書藏之於匱以金不使人聞之孔穎達曰願約之名丙

午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九歲即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

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敘孝

平加元服葬康陵臣瓚曰康陵在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衰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

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

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

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露奏武功長

孟通浚井得白石武功縣本屬扶風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

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

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奈

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

耳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其令太后下詔

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人差

度立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元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

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獻武功長

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

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只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

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

子敬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閒鄭氏曰斧依為斧文屏南面朝羣

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

宗祀明堂其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者謂祭祀

於宗廟若朝會亦有贊者所謂贊拜贊謂是也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

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

幼嗣遂寄託之義遂成陸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

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官者謂以安漢公第為宮也家

鄉也采謂以武功縣郡名也采謂其家也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先是太司

農馬宮辟南郡胡剛為掾至是太后令莽居攝剛即解其衣冠懸

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至莽敗乃歸鄉里

孺子嬰在位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

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亦因周公輔

言曰公將不利於 嬰廣戚侯顯之子也楚孝王子勳封廣戚年二

歲託以上相叢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為太傅左輔

甄豐為太阿右拂拂讀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少阿少保也 四月安眾侯劉崇師古曰安眾侯長沙定王

安眾侯國屬南陽 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

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言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

百餘人遂進攻宛宛南陽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疎與崇族父嘉謂



闕自歸莽救弗罪疎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爲宗室  
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錡馳之南陽諸崇宮室令如古制古者時  
既伏其罪則誅其官室以爲及崇社宜如宅社以賜諸侯用永監  
戒武王勝殷分老社以東諸侯四社其社屋上樹於是莽大說封  
嘉爲率禮侯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疎爲淑德侯長安  
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伯松力戰關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  
皆汚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  
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  
有食之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盧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  
攝官奏可攝殿中丞宿之舍府 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  
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丞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況擊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  
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  
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女曰大錢  
五十索隱曰錢本名泉以貨之流布如泉布者言貨流布刀以其  
利於人也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  
府受直百官表少府有御府令丞 然卒不與直 東郡太守翟義  
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地理志上蔡 新都侯攝天子  
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穉者以爲攝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  
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太郡父子受漢厚  
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  
輔而立之設命時命不成死國埋名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而不揚之意 猶可以不懸於先帝今欲發之汝何從我乎豐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  
璜結謀信璜皆東平王雲子璜 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  
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  
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  
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其行天罰郡國皆  
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  
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師  
日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宜平門莽改名焉余按  
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帝元始四年莽  
中少府建威  
侯王邑爲中堅將軍莽更少府曰共工此中少府蓋長樂 中郎將  
嚴羌侯寶況爲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擢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  
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  
關將作大匠襄鄉侯遂竝爲橫荊將軍屯武關地理志武關  
和紅休侯劉秀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間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  
并地地理志并州在并州 二十三縣盜賊竝發槐里男子趙  
朋翟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縣令地理志右輔  
與東郡皆屬長風後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  
安眾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  
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西驩朋等以常鄉侯王邯



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粲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休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承音丞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符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及淮夷曰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問宗室之儻有四百人諸劉見在民獻儀九萬夫儀謂賢者也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日我周此宗室之儻及儀儀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者其圖謀國事終成其事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舊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舊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產於大城日附庸附庸者以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家在汝南者燒其國事附於大國也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家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院以棘五毒并葬之如舊日五毒之方進長子宜亦明經篤行居長安教授先義未發時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時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嘴其庭中羣雁數十輩驚救之已皆斃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宜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倜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宜家者以避害母不可去後數月而敗莽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灑陽無鹽園槐里

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灑陽無鹽園槐里

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灑陽無鹽園槐里

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灑陽無鹽園槐里

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灑陽無鹽園槐里

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灑陽無鹽園槐里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孟康曰舊故魏國在梁後魏陳



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非置司威以奏莽兄子衍功

侯光私報執金吾賢況令殺人私報者私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

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字及獲之

字也獲死見上卷哀帝元壽元年卒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

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事見三十一卷及後悖虐復以示公

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地

即有廣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師古曰千人官名屬太

係屬臧鴻言扶風雍石扶風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

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三七二百一十年漢元承天威命

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

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告亭長攝皇帝當為真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九

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

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壬子冬至而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

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

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

視說視其文而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下詔更為太初元將元

年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孔子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

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

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

知其奉符命指意益公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

充等六人謀其劫莽立楚王紆發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

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皆其一曰天帝

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取正兩檢

莽自以為此帝之後故曰子黃帝通鑑誤作皇今從漢書改正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

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

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

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高廟有令僕射以聞戊

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禱師古曰言有神命御王冠王者之

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子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

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降顯大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八 十

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昭告屬子以天下兆民赤

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金策之書子甚祗畏敢不欽受以

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以十

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正以五月為

十二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以土繼火故尚黃物

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

也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

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

舜素謹救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

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藥



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望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芴側長御以下皆坐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甯能終不與邪太后問舜語切恐莽欲習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投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師古曰未央殿在未央池中有漸臺黃圖曰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浸也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經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詔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六 漢紀二十九 莽因曰此詩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也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非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璽文冠軍賜南陽郡服虔曰銅璽如錫為之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賞符子初成帝之末有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窟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人以為國家絕嗣王氏篡位之兆至是果驗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嬰國六十餘載羣小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二十九 起王莽始建國元年 盡天鳳元年凡六年 附新莽上 三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三

己新莽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朔 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為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轅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詵孫宜春侯咸女為妻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字獲安臨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為公 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 大赦天下莽乃策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 此皆空言耳 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 漢諸侯王國有太傅中傅太傅秩二千石中傅則在宮中傅王者耳賢曰前書言義曰中傅宦者也 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 哀章所獻金匱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劉秀為國師 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永傷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與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



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  
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城門令史事城王盛者實併按符  
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  
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尙書官凡數百人請到爲郡守者皆此  
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  
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  
孟康曰今安定公居四壁中不得有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畜音  
所見釋名曰登辟也辟禦風寒也後葬以女孫字子妻之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  
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  
之三孤位六卿爲秩同六卿曰孤卿若順也余按古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  
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子虞皆故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三  
也 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司卿即司允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爲六監皆上卿光祿勳  
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憲執金吾曰衛武中尉改郡太守曰大尹  
曰軍正又置大醫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長樂寮長安曰常安其餘百  
官官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縵之屬爲侯大功爲  
伯小功爲子總麻爲男其女皆爲任師古曰任充也男男以陸女  
以陸爲號焉師古曰陸陸皆其受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  
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王大一統王者有天下之號其定  
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於是漢諸侯  
王三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  
奪爵焉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更爲公明年廢王子侯表  
但云絕或云免皆在今年按明年立區將軍建泰諸爵爲

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於亦不云奪爵也後漢城陽  
王延壽云劉氏侯者皆降爲子後奪爵不知亦在幾年 天司空  
邑成都侯商子也既居三公位貴重商故人皆敬事之惟樓護自  
安如得節邑亦以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  
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 公子貴如  
何天下兩賢之護字君卿齊人也初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  
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五  
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饋世號五侯饋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  
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疎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  
筆札樓君卿唇舌母死送葬者車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  
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  
帛過齊上壽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三  
散百金之費歷天水廣漢兩郡太守封息鄉侯坐事免爲庶人護  
居位時爵祿賂遺緣手而盡既退居里巷而五侯兄弟皆已死年  
老失勢賓客益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妻子曰呂公  
以故得窮老託身於我護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莽又封黃帝  
少昊顓頊帝舜堯舜禹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後皆爲公侯使各奉  
其祭祀 莽因漢承平之樂府庫百官之富百蠻寶服天下晏然  
非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欲度更爲疏闊乃自謂黃  
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  
氏故以黃帝爲初祖漢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  
爲田敬王濟北王安爲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姁陳



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世世復無所與封陳崇田豐為侯以奉胡王  
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則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  
牧為男守為附城補註以義朋之亂時領州郡者皆能懷忠以漢

高廟為文祖廟師古曰欲法漢氏因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  
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莽以

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

卯日作風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葉革帶  
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向月剛卯金刀辨所鑄之錢也昔  
灼日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貫其底  
如冠髮頭刻其上而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火靈受四方  
背赤白黃四色是當帝命祝融以教養龍庶疫剛卯莫我敢當其  
一銘曰疾日剛卯帝命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受既正既直既順  
既方庶疫剛卯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乃罷錯刀契刀及五  
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衣服說是也乃罷錯刀契刀及五  
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新莽始建國元年

為二品竝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侯劉

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

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即墨東國都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

敗走至長廣死地理志長廣縣屬琅琊郡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

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

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制於民臣願斷其命繆於天地

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滅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吏賦罷癯成

出晉灼曰雖老病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  
者皆復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其  
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

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

男口不盈八而出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

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魘魅師古曰魘山神也魘老物精也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秋遣五威將

王奇等十二人五威將分左右前後中帥衣冠班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

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也更改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

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師古曰畫

也駕坤六馬師古曰坤為六地數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鷲鳥

也鷲音鷲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其東出者至元菟

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除徼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徼外邊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新莽始建國元年

益州武帝所置益州郡也昭帝時姑稽葉榆夷反西出至西域盡

句町侯亡波擊反者有功立為王。句町音劬挺

故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言章印符

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漢官儀曰諸侯王金璽駝紐文曰璽列

侯黃金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金印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

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文曰印 冬肅桐華 以統陸侯陳崇為

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說符侯崔發等為中城四關將軍主

十二城門及統雷羊頭着屯汗隴之固中城將軍主十二城門四

屯汗隴四處服虔曰統雷臨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統雷者言四面

距塞其道屈曲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

十二繞是也羊頭山名在上黨長子縣有山也屯隴也皆在

隴縣之東沂扶風沂縣有吳山沂水之阻隴謂隴也沂隴相連

音滌皆以五威冠其號 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是歲真定常山大雨雹 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日高皇帝大怒

趣歸我國否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庚始建國 春二月救天下 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平二年 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  
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開諸  
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  
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天下謂之共主班大弗之敢傾歷載八

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稱曰號爲  
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異之衛

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  
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啟九國

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六

海爲齊趙 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穀泗以往奄有滬  
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日漫也

蒙爲梁楚 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國卞縣臣贊曰穀在彭  
城泗之下流爲蒙水師古曰電覆也蒙二山名東

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 文穎曰卽今吳也高祖六年爲荆國十  
六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

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 師古曰瀕水涯也廬衡二山名  
也廬衡二山名也廬衡二山名也廬衡二山名也

長沙 師古曰波音波澤之破孟康曰波音也師古曰波漢之陽  
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九疑山名有九峰在零陵營

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 師古曰比謂相次也  
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  
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  
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  
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  
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

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益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  
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  
令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濟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

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  
亡南北邊矣 如晉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  
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皆失之也景帝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 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  
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

夫謂者諸官 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 師古曰左官絕不  
得使仕於王朝也應劭曰人道向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

之左官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諸侯者爲左  
遷仕諸侯 設附益之法 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爲之  
者爲左官 設附益之法 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七

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窮無所  
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

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  
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 應劭曰厥者頓也角

也奉上璽載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 師古曰言賣不售

與與之 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 師古曰言賣不售  
與與之 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 師古曰言賣不售

井乃下詔曰周禮有除貨 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  
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謂以祭祀禮記故從官

受國服之田而貨錢者一什之月出息五百樂語有五均 師古曰  
樂語元陽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讀其文云天子取諸侯  
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



要簡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筦焉今開除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物賈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宥作縣官衣食之請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日蓮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錫錫許廣曰錫錫屬也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也

查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八十一 恩補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權酒酤其言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沽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貲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處以賣鬻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三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十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師古曰穀漿也○穀音代衣炭給工器薪樵之費莽從之

又禁民不得挾弩鎗犯者徙西海 初莽既班四條於匈奴四條見三十五卷平帝後漢書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制見三奴以故事遺使者責稅護烏桓使者即護烏桓校尉范滂曰烏桓皮通時不具羈沒其妻子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後置護烏桓校尉節監領之收烏桓酋豪縛制懸之酋豪兄弟怒其殺匈奴使單于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攻擊之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謂不遺及五威將王駿等六人至匈奴六人一將五帥也重遺單于金帛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纂其國號將帥既至授單于印載詔令上故印殺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載單于舉掖授之左

查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九十一 恩補

姑夕侯蘇從秀謂單于曰蘇者姑夕侯之名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載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載奉上前將帥受著新印文幾令單于不夜乃罷右帥陳饒謂將帥曰蘇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更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摧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摧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帥曰漢單于印書璽不言豈又無漢字請王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帥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



白單于知己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率馬牛隨  
將帥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帥遺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  
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帥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  
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謂得單于遺歸之也單于使咸  
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帥不敢顯決以聞詔報  
從塞外還之莽悉封五威將為子帥為男獨陳饒以破璽之功封  
威德子單于始因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見三十二卷成帝後元後以求  
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費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  
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莽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非以時  
伯平要為左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間之懼於供給煩費  
謀亡入匈奴都護但飲召情離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

離眾二千餘人亡降匈奴東師現有輔國侯也單于受之遣兵與  
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後城即車師傷都護司馬及狐  
蘭兵復遣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元  
右曲任候商史校尉之史也司馬丞司馬之丞也右相與謀曰西  
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眾降匈奴如漢日  
來侵會當死耳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帶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  
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資都尉考與曰匈奴傳云  
傳云烏資都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  
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  
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劉氏當復越

空官收幣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莽改長安皆逆天違命大逆無  
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  
未定前故安眾侯劉崇等更聚眾謀反令狂狡之虜復依托亡漢  
至犯夷滅速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  
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其職各  
命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棻率禮侯  
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  
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  
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定安公太后婉慈有節操自劉氏之  
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曰黃  
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

其刃侍御因發病不可起莽遂不復疆也 十二月露 莽特府  
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下詔遣立國  
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  
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  
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參音都鎮威將軍李翁出西  
河誅絡將軍楊俊討滅將軍嚴尤出滎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  
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  
十萬人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  
以軍興法從事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謀欲窮追匈奴  
內之丁令師古曰逐之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  
十五人皆為單于 非以錢帛說不行復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



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師古曰儻送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  
 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錢貨六品小  
 徑六分重一銖名曰小錢直一丈七分三銖曰錢一十次八分  
 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  
 四十次前大錢五十金貨一品黃金一斤直錢銀貨二品朱提銀  
 為六品○名音腰 銀貨二品朱提銀 元龜 冉長尺二寸  
 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 龜貨四品直二千六百一十公  
 龜九寸直五百餘龜七寸以上直二百子龜五寸以上直百是為  
 四品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冉至也中背兩邊各尺二寸也元者大  
 也○也 貝貨五品 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  
 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致布貨十  
 寸二分而度不得為朋率者直錢三足為五品貝葉貝也布貨十  
 品 大布次布布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布布小布布長寸  
 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  
 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凡  
 兩而直千錢矣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凡  
 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殼以連錫百姓慣亂  
 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  
 貝布屬且寢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  
 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罰  
 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備照今更令持錢與符  
 相副乃得過也廟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 公卿皆持  
 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  
 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  
 莫何挾莽患之復下書請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  
 投四裔及坐賈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  
 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莽  
 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  
 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惡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

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竝驗治莽子九卿每一舉置三大  
 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而豐尤親  
 昵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遂相與唱導在位襲揚  
 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兒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  
 秀亦受其賜竝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  
 侯劉慶前輝光謝事見上卷長安令田終術事不見莽羽翼已  
 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  
 竝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謂哀章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  
 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  
 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  
 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  
 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  
 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  
 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  
 士入華山華山在華陰縣南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隆成侯棗棗弟  
 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冰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莽置  
 將軍主 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  
 死者數百人乃流棗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殲隆於羽山皆驛車傳  
 致其屍云補註幽州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三危在陝西  
 城東南三十里崇山在岳州尋之生也手理有天子字放生妄加以  
 及於禍棗之被收辭連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



收之雄乃自關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得有謀  
問其故乃禁營從雄學作奇字耳有詔勿收雄乃得免 是歲莽  
始與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又種五梁禾於  
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谷禾所云耕耘五德者也晉灼曰異氏風  
此地而耕耘之也池先以寶玉漬種煮鷄髓增厚玉二  
勝之日粟是種粟十餘物取汁以灌種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也

至始建國遣田禾將軍趙竝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

莽遣中郎將苗苴副校尉藏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  
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為十五單于苴級使譯出塞誘呼左  
率汗王咸威子登助三人至則拜咸威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  
皆厚加賞賜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苴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十四 恩補

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  
不可負也先單于謂呼  
韓邪單于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

侯右伊秩皆王呼盧皆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  
民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即左右大  
都尉也諸邊王諸王庭近  
漢邊者入塞

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  
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眾未集未敢出  
擊匈奴討滅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  
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  
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賈曰  
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蠱蠱敵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

約齋輕糧師古曰約少  
也少齋衣裝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

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

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

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師  
日糧引也余謂代  
當作倚倚山也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

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

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糶

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

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

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釜銀薪炭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十五 恩補

不可勝師古曰師益  
之大口者也食糶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輔重自隨則輕

銳者少不得疾行徐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

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  
也言前後軍不得相離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

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

者令臣尤等深入靈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殺如故

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

于單于更以為於靈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

為順單于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

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并州都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  
原靈中定襄雁門等郡余按此時未  
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  
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



七公四輔及三公也六卿遺著武將軍遠立等鎮名都中郎將  
 和作士秩宗與樂共工于虞 遺著武將軍遠立等鎮名都中郎將  
 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鎮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棄  
 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之曰自  
 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北邊自宣帝以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謂匈奴款塞之後也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  
 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劇死 莽為太子置師友各四  
 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官等為師疑傳丞阿輔係拂是為四  
 師馬官為師疑宗伯厚為傳丞 袁聖為阿輔王嘉為係拂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奔走先  
 後輿侮是為四友唐林為胥附李充為奔走 趙襄為先後廉丹為輿侮又置師友侍中諫議  
 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師友侍中諫議三祭酒并 六經六祭酒為九祭酒

遺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使者與  
 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百官 表  
令丞尉為長吏師古曰行義謂 鄉邑有行義之人諸生學徒也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  
 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  
 間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  
 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  
 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  
 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  
 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  
 為子孫遺大業暉等曰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  
 柏作祠堂頁父曰勝意謂一葬之後更 不置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時門人縉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  
 哭甚哀既而曰薰以香自然膏以明自煎嗟乎龔生竟天天年非  
 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遜齊薛  
 方太原郇越郇相郇音 沛唐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  
 遠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  
 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偽名郇越郇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  
 茂才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  
 高郇相為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師古曰贈喪 衣服曰衾

遺音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  
 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葬以安車迎辟方方因使者辭  
 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欲臣守箕山  
 之節謂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 東南三十里上有許由冢云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韙致初  
 險屢郭欽為南郡太守師古曰險屢扶風之縣也補注 險屢即今鳳翔府之汧陽縣杜陵蔣詡  
 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  
 不出戶詡於舍中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  
 之士也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  
 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可應  
 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



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其家律令書  
文壁藏之按三十二卷武帝初元年陳咸以清于長事廢律故  
陳咸傳光武始改沛郡為沛國也此書沛國陳咸木之後漢書  
二陳咸雖同居沛各是一人 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  
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耽寵以失其

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

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諛辭方

近之郭欽將誦好遜不汙絕紀唐矣

是歲潁河郡蝗生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

為元城冢墓害莽會祖賀以下冢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備註元城即今大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

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而止

至始建國 春二月赦天下 廉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

捕得虜生口驗問言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威子角所為莽乃會諸

夷斬威子登於長安市 大司馬甄邯死 莽每當出輒先搜索

城中名曰橫搜是月橫搜五日 莽至明堂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常安為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男食邑於畿內曰采女食邑於

也 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為五凡九州周爵公侯伯子男凡

等諸侯之員千有八百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并畿內凡千七百

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地方百有祿萬戶其餘以是為

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

人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都內積錢之月錢數千

諸侯皆困乏至有備作者 莽性燥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

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營營陷刑者古

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然他政諄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

如故焉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不附

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句奴高句驪兵不欲行郡疆迫

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  
咎於高句驪侯驩嚴尤奏言貉人犯法高句驪一名貉不從驩起正有他  
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  
和者句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濊貉遂反詔  
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驩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  
驪為下句驪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東漢北莽  
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以此年二月  
東巡狩具禮儀調度既而以文母太后體不安且止待後 初莽  
為安漢公時欲詔太皇太后以斬邯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事  
始四年 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  
絕之於漢不合得體元帝廟古曰夫更為文母太后  
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其也。尊也。既成  
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  
見孝元廟廢撤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豈有神靈與何治  
而壞之莽也與何治者言何干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 起天鳳二年盡地

附新莽下

乙丑春二月大赦天下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

在槐里黃國黃山宮 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詎

所從起不能得 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致恐

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罪殺之

誅侍子事在上 莽選辯士濟南王咸為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

卷始建國三年 莽選辯士濟南王咸為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

侯歙與咸等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

從者喪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咸到單于庭陳

莽威德莽亦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

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

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

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

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官權令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

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

改樣 日士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

賂白黑紛然守關告訢者多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

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各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

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

其封自 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常奉行者輒

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既不潔

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

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

至三歲穀糶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

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蠻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

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

殺數千人

丙午春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

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

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靜闢翕萬物生焉

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

九之隄

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糶布二匹

念之未嘗不戚焉今朕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

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

凡十五等

又曰古者歲舉穰則充其禮有災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又曰古者歲舉穰則充其禮有災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又曰古者歲舉穰則充其禮有災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又曰古者歲舉穰則充其禮有災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又曰古者歲舉穰則充其禮有災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又曰古者歲舉穰則充其禮有災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



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女官磨羞備其品矣即有災  
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以十為率說災害所自十一公六司六  
卿以下六司即前所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東嶽太師立國將  
部二十五都府大將前將軍保兩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都府西嶽  
國海衛始將軍保兩方二州二部三十五都府北嶽國將軍保兩  
非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都府大司馬保納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  
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隊右隊有五都府大司空保子卿處卿共卿工  
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卿  
公保其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即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  
委者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冀上下同心勸進興業安元  
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謀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  
姦受取賂賂以自供給焉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壅涇水不流毀  
而北行長平館即長平觀在涇水之南原涇水羣臣上壽以為河  
東南流入涇為岸所壅故壅而北行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三十一

圖所謂以土填水填與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宏游  
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 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  
黃圖霸城門長安城出東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天司  
南頭第一門亦日奇門 馬陳茂以日食免以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 干月戊辰王路朱  
烏門鳴晝夜不絕 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句町首士卒疾疫死  
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冬更  
遣衛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孟康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  
士廣漢巴蜀樵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  
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莽徵丹熊頗益  
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莽於郡國大尹  
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

施一切之政冀道以南山險高深其首茂多敗風遠居費以億計  
吏士權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謂詭自以詭期會調發  
諸郡兵殺復皆民取其什四師古曰發人幣財十取其四也昔與貫同空破梁州功終  
不遂莽改益州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痛曰  
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專鳩蠻夷任責亦殺太守枚  
根根 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劊測之  
量度五藏五藏心肝脾腎也周禮有九藏註曰正藏五又有胃  
為九藏也六府胃小腸大腸膀胱三焦以其受盛故謂之為府  
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  
行道之府膀胱為精液之府此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勝  
音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然言以竹筵  
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筵竹筵也按醫書脈  
口屬手少陰經與小腸手太陽經合用部在左手腕上寸脈陰  
經與陽足少陽經合用部在左手尺中屬足少陰經與膀胱足大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三十一

陽經合用部在右手寸口屬手太陽經與大腸手陽明經合用部  
在右手關上屬足太陽經與胃足陽明經合用部在右手尺中屬  
手厥陰心包經與三焦手少陽經合用部在右手心中出心  
心系下屬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系目其直者復從心  
卻上肺下出腋後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陽心主之後下肘內廉循  
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手  
太陽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  
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  
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頰上頰至目  
銳眦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頰抵鼻至目內眦斜絡于數足  
陰之脈起于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入  
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膈內廉循股入膝毛中循陰器抵小腹抵門  
屬肝絡諸上貫膈布助膈喉嚨之後上入頰額連目系上出頰  
額肝脈會于額其支者從目系下頰頰頰內其支者復從肝別  
貫膈上注肺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眦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頰行  
手少陽之前至肩上部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  
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後其支別者自銳眦下大迎合手少  
陽抵于頰下交頰車下頰缺盆以下膈中貫膈絡肝為筋諸  
裏出氣街繞毛際入腠理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臂過手少  
陽下合膈脈中以下循臂出肘外廉下外循骨之前直下抵絕骨  
之端下出外廉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前其支者別出上  
人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足少陰



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  
 中上膈內出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  
 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胃中足  
 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頰上其支者從頰至耳上角其直  
 者從頰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  
 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腎入髓中其支者從腰內左右  
 別下貫脾挾脊內過膈繫胃脾外後廉下合膈中以下貫膈內出  
 外踝之後循京脈至小指外端于太陰之脈起於中脘下絡大腸  
 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腋下循膈內行少陰心主之  
 支者從腕後直出左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之脈起于大指次指  
 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眉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  
 外廉循臑內前廉上肩出臑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  
 盆絡肺下循臑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中還出挾  
 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太陽之脈起於大指之端  
 循指內側白肉際過臑骨後上內廉入臑屬脾絡胃上循挾喉連舌本  
 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臑骨後上內廉入臑屬脾絡胃上循挾喉連舌本  
 散舌下其支者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  
 中前約足太陽之脈下循臑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  
 漿卻循頰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  
 額其支者從大迎前下入迎循頰車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  
 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臑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下循腹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五

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體謂低伏免下入膝腋中下循臂外廉  
 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  
 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下厥陰之脈起于胃中出屬心包絡  
 下循臑絡三焦其支者循臑中出腋三寸上抵腋中循臑內  
 行手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  
 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手少陽之脈起于小指  
 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太陽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  
 臑外上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交體中散絡心包下膈屬  
 三焦其支者從臑中上出缺盆上項俠其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  
 下類至頰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其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  
 目統皆師古曰云可以治病者以知血脈之原則悉攻療之道也  
 ○ 瞽音鏡瞽音話瞽音甲音首在頰音也瞽音瞽音抗瞽音軟  
 瞽音瞽音 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茂已移  
 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刻迎送兵殺駿欲剪擊之焉者詐降而聚  
 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命郭欽及佐帥  
 何封別將居後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  
 國兵為反聞 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還其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

昔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外  
 將軍封刺胡子 刺絕也 ○ 何封為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  
 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

丁酉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莽士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善  
 茅四色之土 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當者以菁菜名也茅  
 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對也春秋大傳曰  
 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  
 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者  
 取黑土各取其方土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  
 此之謂土主土主者立社以告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  
 授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

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 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  
 銅為之 李奇曰以五石鑄之威斗以五石為之 ○ 音倫 若北  
 治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今作倫石之為 ○ 音倫 若北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六

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是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斗  
 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  
 均六筦 鹽一也酒二也鐵三也名山大澤四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  
 為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  
 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  
 至死姦民猾吏竝侵眾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  
 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焉常以六筦諫莽大  
 怒免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絲役煩劇而枯旱蝗  
 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劾緣莽禁也 侵刻小民富者  
 不能自別貧者無以自存於是竝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  
 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 服虔曰姓瓜田  
 名儀長州郡今



荊州府長洲縣南莊陳准 瑛邪呂母亦聚黨數千人起兵於海曲  
地志海曲縣屬瑛邪曰故城在密初呂母子為縣史犯小  
罪宰論殺之非改縣令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貨  
產數百萬乃益釀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酷者皆賂與之視其  
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  
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無道枉殺吾子欲為  
報怨耳諸君甯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  
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聚  
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  
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  
之以其首祭子家復還海中為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眾入野澤掘芻茹而食之荊州都南陽南郡桂陽武陵零陵江夏  
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  
頭黑色可食○莊音慈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  
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賈曰離鄉  
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離小曰聚前書曰散合離鄉置大城中  
即其義也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余按郡志新市侯國  
有離鄉聚綠林山則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勳江夏羊  
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即赦也流其罪  
之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  
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  
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  
時通適然且減不久莽說輒遷官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天鳳春正月朔北軍南門北軍南門之以大司馬司允費  
與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  
采為業采謂采取聞者國張六筮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  
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與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  
種食關其租賦關古曰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與官 天下吏  
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年  
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  
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  
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莽孫功崇公  
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三印一曰雜服  
山賊傳味二曰雜服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與夫人坐祝詛姑殺婢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以絕口與與皆自殺 是歲揚雄卒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  
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而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  
能劇談而好深沈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  
於貧賤不俯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  
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願嘗  
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嚴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  
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甘肅離騷而反之世音自  
嶓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傍離騷作重一篇名曰  
廣騷又傍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年四十餘來游京



師王晉薦以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歆並列設正時已改名其初名袁帝時丁傅遺賢用事請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  
 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太元者以渾天之度參摹而四分  
 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華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以自然之數  
 綜天地人之道撰之以三十五著經凡五千餘言或嘲雄以元尚  
 白雄作解嘲以應之其略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  
 為實天收其聲地蔽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  
 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  
 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雄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  
 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自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九

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羅又作方言  
 與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  
 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槧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  
 矣兼音發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然雄恬於勢利好  
 古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  
 而桓譚以為絕倫然歆於太元猶不能無疑嘗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假將也假  
 雄笑而不應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  
 游學進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愛其太元法言焉及卒芭為起墳喪  
 之三年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規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  
 兩篇謂道經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  
 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莒縣在東  
 志屬琅 眾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閉至萬  
 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  
 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起兵  
 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烏累單于死弟左  
 賢王與立為呼都而尸道單若鞮單于與斷立貪利賞賜道大且  
 渠奢與伊蠡居次云女弟之子醯橫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  
 侯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須卜當會因以兵迫脅云當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十

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  
 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竝入北邊  
 為寇  
 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如黃帝仙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  
 賊獄皆笑之 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音曰清厲而哀非  
 輿國之聲也 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益州夷棟蓋若豆  
 等起兵殺郡守越雋夷人大牟亦叛殺略吏人按後漢書棟蓋若  
 大牟越雋等 莽召丹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錫擊蠻  
 夷若豆等太傅義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莽以太傅主夏故  
 姓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積



突稀勇以為銳卒服虔曰稀性剛突人故以為一切稅天下吏民  
營三十取一緣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係養軍  
馬續漢志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多少各以秩為差吏盡復以與  
民古曰轉令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  
位言便方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  
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  
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  
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  
莽之欲誘迎須卜當也大司馬殿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  
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於今迎當置長安樂街  
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令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  
橫殿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及當出廷議尤  
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 大司空  
議曹史代郡范升漢公府諸曹有掾有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  
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眾人咸稱朝聖  
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顯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  
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  
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互乎  
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  
今動與時兵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  
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

價騰糧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  
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  
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翼平連率田況  
秦郡縣皆民不實地理志北海壽光縣非石與平莽復三十取  
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譽之青徐民多  
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 夙夜連率韓博地理志  
日夙夜上言有奇士長丈六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  
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巨如海名神  
十二軛車不能載音音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  
霸詣關霸則枕鼓以鐵管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  
大甲高車育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示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以莽字  
盜而歸 莽聞惡之陷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更其姓曰巨  
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  
膠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眾腹多至六七萬  
元元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  
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諸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  
而賊多復欲厭之下書又曰子之皇初初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  
大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三萬  
八千九百人土千三百五十萬人子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  
屬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



軍偏裨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大風毀王路堂莽改未央宮前殿曰王路堂 莽下書曰乃壬午舖時舖時同音通日

加申 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恐焉伏念一句迷乃解矣御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乃解矣蓋取舜烈風雷雨弗迷以為言也 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國洛陽為統義陽王議者皆曰臨國洛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

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禾稼鮮耗蠻夷猾夏寇賊充人民征營無所錯手足御古曰征營惶恐不自安之意也 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 臨為統義陽王 是月杜陵便殿乘輿

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莽始末

者以聞莽惡之乃下書曰寶黃斯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斯赤斯後賤者皆衣赤 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 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

中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九廟祖廟五親廟四 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制度甚盛博徵天下工匠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

絡繹道路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是月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馬適求姓求

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 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賣

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

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賣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 太傅平晏死以子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

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吏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御古車即棧車藉藁去 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

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為平化侯 汝南鄧暉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鄧暉音賢

乃說莽左隊大夫遂竝使舉事而以伊尹自任竝奇之使署為史

暉不諂曰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于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宏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史位也非謂

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投驥以重任驥亦悅首裹足而去耳遂西至長安上書說莽曰臣聞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

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譴之以天可謂知天命矣莽大怒繫暉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暉據經識難即

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暉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暉乃瞑目誓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

郡陳敬南遷蒼梧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莽始末

辛二蝗春正月莽妻死詔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弟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有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

焉恐事泄謀其殺莽臨妻情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晉書天文志木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土與金合亦為白衣之會言宮中皆以所會之舍占而知之 臨喜以為

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子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師古曰非也臨自言欲於室中保全 莽候妻疾以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

不可得耳 莽候妻疾以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



粹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  
從事埋獄中司命從事司家不知所在賜賜藥臨不肯飲自刺死

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情起情亦自殺 是月新遷王安

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生子與匡皆留新都國

以其不明故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車遣使者迎與匡封與為功脩

公匡為功建公 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莽改號曰漢家

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莽遣太師義仲景向莽以太師主春更始將軍護軍王鳳諸將軍

將軍擊青徐賊國師和仲曾放助郭興擊句町莽以國師主皆

不能克軍帥放縱百姓重困 莽又轉天下穀帛詣西河五原朔

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須卜當病死莽以庶女妻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其子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為出兵立之者會莽敗云

奢亦死 秋隕霜殺殺關東大饑旱成帝時關東大水陂水溢為

害翟方進為相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

無水憂遂奏罷之至是枯旱郡中追怨方進乃為之語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糞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鰓 莽既

輕私鑄錢之法犯者愈眾及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

車女子半以鐵瑣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項當長

官也 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 上谷儲夏自請說瓜田

儀降之儀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諡曰瓜甯勇

此勇非夫成人之勇強死 冀以招降其餘然卒無降者 閏月丙

辰大赦 耶陽成脩獻符命姓賜成名脩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

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百官

散大夫六百 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 莽夢

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葬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

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募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

入高廟四面提擊謂夢見斧壞戶隔桃湯精糲灑屋壁桃湯灑

之禮令輕重校尉居其中 是歲南郡秦豐屯兵於黎邱聚眾且萬

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

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

侯尊飾虛偽以煸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顯削五經毀

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義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

通立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

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

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

眾意而出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聚常思歲

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

盜也隨日而盡也言羣盜 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

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諒其故是歲荊州牧龔奔命二萬人討綠

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師古曰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

柘曰安州應城 大破收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馬武等

復遮擊之鈎車屏泥屏泥油飾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



賊遂攻拔竟陵賈曰竟陵屬名屬江夏郡故城在鄂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賈曰安陸屬江夏郡今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又

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川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

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因下賈賈七公曰夫吏者理

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

今則不然盜發不贖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幸士士得脫者又妄

自言我責賊賊何為如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謫出我今俗人議

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師古曰

盜也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

之謂邪七公其嚴救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

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

賈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二十七 明補

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

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

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讓况未賜虎

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之興師古曰發之罪以况自詭必

禽滅賊補註自詭故且勿治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擄皆破莽以

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

人所能禽也師古曰盜賊之吏部賊曹莽新徵部亭長之類咎在

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

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

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

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

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返避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

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

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

將軍二人補註太師者更始也瓜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

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

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

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

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空盡徵選乘傳使者以休息郡縣

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恐况陰為發代遣使者賜

况璽書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拜為師尉大

夫况去齊地遂敗

賈治通鑑補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二十七 明補

至地皇春正月九廟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色為

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又造華蓋九重古今注曰華蓋黃

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高八丈一尺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

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輜車也二

月樊崇等殺更始關東人相食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

軍廉丹東討眾賊祖于都門外天大雨霑衣長老歎曰是為泣軍

初樊崇等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

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况相稱曰臣人及關太師更始將討

之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

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

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



教民糞草木為醱醑不可食重為煩費 綠林賊遇疫疫死者且  
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馬武  
及其支黨朱簡張印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  
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  
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  
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 蝗從東方來飛蔽天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其  
盜其粟餓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  
於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  
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粟飯肉糞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  
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 賈曰隨縣屬南平林人  
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一 二十九

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收名喪恥及先  
祖哉丹不聽遂及唯陽 行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  
者慮于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有  
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製當世之操失  
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後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丹又不聽行乃亡命河東行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  
等舉兵反城附賊 師古曰索盧姓也賈曰無鹽縣屬東 廉丹王匡  
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  
士有功者十餘人亦別枝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  
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  
隨之合戰成昌 師古曰成昌地名也余據 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  
印數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  
二十餘人別 也 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散  
列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大師匡并力又遣大  
將軍陽浚守教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南宮大司馬董  
忠養士習射中軍北 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初  
帝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 名本屬  
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 名本屬  
等皆治道縣在今水州唐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舊名本屬  
在今隨州唐縣東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舊名本屬  
東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 賈曰鬱  
州縣今按唐州無鬱林縣而唐之桂陽 外生鉅鹿都尉心  
賈曰鉅鹿郡今邢州縣余按唐州國有 回生南頓令欽 賈曰南  
頓屬南頓縣今邢州縣余按唐州國有 回生南頓令欽 賈曰南



汝南郡故城在今陳州項城縣西括地志陳州南頓縣古頓子國通于陳南徒故曰南頓

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

角賢曰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為準準元尚

從者儼以給費既通大義乃歸性勤稼穡績常非笑之比於高祖

兄仲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之宛過穰人蔡少公少

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

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秀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

廬甚相親愛晨因謂秀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

時會宛獨當應邪秀笑不荅宛人李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為人

嚴毅居家如官廷好星歷讖記為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

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

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

大事伯升字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先是李通

同母弟申徒臣為伯升所殺及軼來迎秀恐其怨不欲與相見軼

數請秀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秀乃許往意不安買半甬佩刀懷

之至通舍通甚悅握秀手得半甬刀謂秀曰一何武也秀曰倉卒

時以備不虞耳通因具言讖文事秀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

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秀深知通意遂與定謀通欲以立秋材  
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邱賜  
大守正  
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  
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  
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  
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  
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  
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  
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  
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豎長聚秀初  
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  
資治通鑑補  
均眾悉恨欲反攻諸劉秀敘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  
拔棘陽  
客來會  
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張印等收散卒入獲溪  
略鍾龍開  
呂眾復振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  
北水者上唐本蔡陽縣  
之上有唐春時唐國也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  
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  
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前復見姊元  
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  
及二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眾還保棘



陽初續秀之少也叔父良撫循甚篤及將起兵以告良良大怒搏手大呼曰我欲詣納言嚴將軍叱續秀去出閣令人視之還白方坐陷脯良復誰呼誰有誰續秀言事已如此不可議露良不聽然終不詣府明旦續秀前白良曰欲于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詐汝耳當復何若乎及是之敗良妻及二子皆死阜賜移誓于良曰老子不奉宗族單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時鄧晨亦將賓客從續秀及是妻女既死新野宰又汗其宅掘燒其家墓宗族皆悲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阜賜乘勝開輔重于藍鄉藍鄉在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濱潢濱水潢濱水在潢濱縣諸水二湖流注合為潢水又南經潢陽縣之臨淮水潢濱水出臨淮縣東北大胡山南與潢水合謂之潢水在今開州湖陽縣水西斬之於斯水也杜佑曰漢舞陽故城在唐州泌陽縣北有潢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水在縣南光武使阜賜與改正此通鑑誤作此今從漢書改正。此音比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其志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五秋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五秋聚續自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伯升兄弟真吾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嬰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成丹張印言之丹印負其眾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譟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興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疆恃眾獨情恣欲雖

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故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先是青徐賊眾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數莽罪惡稱說漢家歷數天下始知所宗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八 漢紀三十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一 起更始元年 盡更始二年

淮陽王

諱元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世紀曰春陵縣人也

渠生者桓太守利利生子張子張生元後敗降赤眉

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邱賜斬

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

據宛劉縯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鼓行而前與戰於淯陽下

淯陽志淯陽縣屬南陽郡賢曰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淯水之陽因名大破之遂圍宛王莽素聞劉

縯名至是又聞其圍宛乃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

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

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懼

縯威明恐其既立不利於己會春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

更始將軍朱鮪張卬等貪其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

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回今赤

眉起青徐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

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宜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

采足為功遠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善做非計之善者

也

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

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

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

得有二眾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水無注淯

直氏縣攻雒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元即皇帝位南面立朝

又東過宛縣南將立聖公于淯水之上

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

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

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羣策失望多不服立縯而

今立元 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謀女為皇后

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八人三夫人視三公九

世婦視二十七大夫八十 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

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除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

教之也丹青之 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

勦絕之矣司空隆新公王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

昆陽定陵鄧皆下之昆陽定陵鄧皆名皆屬潁川郡昆陽

鄧縣也定陵在今鄧城西余以潁川郡屬高 平林後郃攻新野

宗成亨二年冬較獲於許州葉縣昆水之陽

不能下新野宰潘臨登城言曰得到司徒一言願先下縯聞之率

軍至其城下臨即降 趙憲者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

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往復其仇而仇家皆

疾病無相拒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願謂仇曰

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憲憲不與相

見後竟殺之及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



將軍李寶往降之李氏不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意信義著名  
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意意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果能  
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意因進入穎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而還更始大悅謂意曰卿  
名家駒努力勉之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  
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  
人巨毋霸為囂尉元日軍壁曰囂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  
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  
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  
川與嚴尤陳茂合初劉秀為春陵侯家訟通租於嚴尤尤見而奇  
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秀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光武皇帝本紀第十一

邑曰吾昔聞翟義坐不生得翟義事見三十以見實讓今將百萬  
之眾退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  
後舞願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大敵臨城中  
旌旗蔽野塵埃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欄撞城日  
衝撞車也時曰囂聞關許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時夜有  
流星墜尋邑營中晝有雲如壤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  
皆厭伏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節古曰孫子曰圍師必闕其  
一面所以宜使得逸出以怖死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彭  
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  
部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  
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歸德縣在河北地郡未白日  
劉秀至鄴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  
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  
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  
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  
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欲諸部共乘之斬首數  
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  
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實曰凡軍中軍將軍至尋邑易之  
自將萬餘人行陳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



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  
 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  
 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水程曰潁水出南陽魯  
 陽城北東入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  
 故○潁音致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  
 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  
 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  
 下 莽聞漢兵言莽鳩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問所為  
 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 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  
 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 屯兵巾車鄉賢曰巾車鄉名潁  
 縣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屯兵巾車鄉也在父城界 潁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六

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  
 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  
 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  
 降異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  
 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  
 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珎更始  
 不敢發縯曰縯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笑而不應李  
 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詔事新貴新貴謂朱鮪等秀深疑之嘗以戒縯曰  
 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  
 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  
 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可

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  
 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為大司徒賜與更  
 始同祖 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  
 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  
 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惡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范曄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  
 破家厚士豈遊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  
 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  
 敵人救卒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  
 嗚呼古人以蜂蟻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道士西門君惠謂下莽衛將軍王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六

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與俱至秀所道語星宿秀  
 不應後涉特往對秀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相疑也秀  
 因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若嗜酒  
 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  
 保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秀乃從之而必欲待太白星出乃舉事  
 秋七月同謀孫伋以其謀告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  
 斬馬劍刺忠收其宗族以醢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  
 步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按莽傳涉曲莽  
 賜侯根子也 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遣念郡國乃召王邑  
 還為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中壽容  
 苗訴為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鮓魚鮓似蛤無鱗有殼一  
 而附石細孔雜雜或



七或九本草曰石決明 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在好時  
一名鱖魚○讀音書 日小數及事迫急但為厭勝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陵梁恩曰毋使  
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號其將軍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  
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紀 天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

成紀隗崔隗義 成紀縣屬天水郡 隗曰故城在今 上邽楊廣冀人

周宗 上邽縣屬隗西郡 宗曰故城在今 隗曰故城在今 隗曰故城在今

同起兵以應漢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 水郡故城在今 隗曰故城在今

伏羌縣西北王莽 改天水郡曰漢戎 崔兄子驥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

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昭帝因以為縣故

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中攻劫邱隴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任殘賊信用奸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  
無辜妄族厭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醢醢裂以五毒政  
今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蹙號泣  
市道設為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  
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徒隸股積數十萬  
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西侵羌戎東擗滅宿四境之外竝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  
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  
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  
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於莽妻子願隕還自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七



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恩劉氏久矣故聞  
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重屋燔燼此寇賊  
非義兵也善欲係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雷不欲者  
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効死述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  
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四擊成等殺之

述在成都西南連兵自備即述擊并其眾 前鍾武侯劉望起兵  
宗成等非西向也此承范史之誤

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  
司直李松攻武關李松通之從弟三輔震動析人鄧熿于匡起兵南鄉以

進攻右除大夫宋綱殺之并改宏農 西拔湖 師古曰湖宏農之莽  
郡曰右縣 本屬京兆 愈愛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災以厭之師古曰周禮  
巫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 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宜倅嗟告天以  
哭以請哭者所以告哀也 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叩天曰皇天既命授臣  
莽何不殄滅欲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

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且夕會哭為設殮粥甚悲哀者除以為  
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  
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  
稱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

同谿賢曰同谿今俗所謂同谿在雒州永甯縣  
東北其谿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 距陰自守于匡鄧  
熿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關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

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師古曰京師倉在  
華陰北渭口也 鄧熿關武  
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熿等共攻京師倉未下熿以  
宏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  
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莽波水將軍師古曰波水在  
長安 追奔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  
稱漢將軍率眾隨憲李松鄧熿引軍至華陰而長安傍兵四會城  
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函掠之利莽救城  
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使  
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  
祖冢焚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  
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  
出北頭第一門 張邯逢兵見殺王匡王林王巡帶憚

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  
火輒隨之莽紺袍服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 袍音均 帶纒絨持虞  
帝匕首虞帝安得有匕首蓋  
帝自為之以惡人 天文耶按式於前師古曰式所以占  
用也 百時加基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  
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此未火官之漸臺也水  
建章漸臺在  
大波池也 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  
之王匡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官閉關至漸臺師古曰關  
關首言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九 一



見其子侍中陸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問莽在漸臺眾兵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奮懼王巡戰死莽入室下哺時眾兵上臺後則之下文志且至亥時食時至日限日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實就斬莽首師古曰公實姓就名也王莽五十一居歲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實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官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通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死時更始在便坐黃堂取莽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乃詔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十一

舌弄為人侈口唇頰音合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有相者云莽所謂鷓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稱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惡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騷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害偏生

民自督傳所賊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婦詩誓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致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玩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繩繫餘分閉位聖王之驅除云爾定國上公王匡拔雒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帝皆斬之冬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信大司徒賜并誅嚴尤陳茂郡縣皆降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考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隸從事史十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書曰幘者古之卑服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幘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雜諸侯乃加武將首飾為幘以表貴賤其後稍作幘題漢與輔其領命探之舊巾也漢制之幘之曰幘者謂也頭首嚴曠也至孝文乃為幘題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上下軍臣與皆謂之文者長耳 詔下幘題 莫不笑之及見司隸者短耳 詔音伯保音 詔下幘題 莫不笑之及見司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十一

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殺之邪恂曰非敢殺君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盛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官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生禍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



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龍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

龍偏將軍以漢為安樂令 故城在今州南 鴻字西 更始遣使招降

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

洛陽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者乃

復亡歸其營崇等時營在濠陽為 未眉攻更始張本 王莽廬江連率穎川李憲據

郡自守稱淮南王 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立死見三十六卷 平帝元始四年

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為永據梁連 莽盜張本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

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

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為光武自河北 定天下張本 初潁陽王精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

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秀過潁陽籍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

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秀曰夢想賢士其成功業豈有

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秀為大司馬以精為功曹令

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秀謂霸曰潁川從我

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 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

入關修宗廟宮室將節長 安也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

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

酒迎勞秀皆不受初秀遊學京師南陽鄧禹年十三亦受業長安

禹年雖幼一見秀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

立家傑多薦舉禹禹不可從至是聞秀安集河北即策杖北度追

之及於濮秀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南欲仕乎禹曰

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

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閉語賈曰爾 禹進說曰

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

既采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

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

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

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

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秀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備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

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十四 思補

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覽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

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

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欽

純謁秀於邯鄲先是李軾承制拜欽為騎都尉 日未子欽時 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邯鄲縣

州縣 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故趙繆

王子林賢曰繆王景帝 七代孫名元 嘗於大司馬秀曰赤眉可破秀問其故對

曰赤眉今在河東河水從列人北流如決河水灌之可令為魚列

人 屬屬鉅鹿郡賈曰故城 在今趙州肥鄉縣東北 秀不從去之真定賈曰真定縣名屬鉅鹿 在今趙州

素任俠於趙魏開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興者莽殺之

子興事見三十七卷 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興云母故成

帝詭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偽易他人子以故



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耶會民開傳赤  
肩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肩當立劉子與以觀眾心百姓多信  
之十一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于王宮賢曰故趙立  
耶為天子分道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  
望風響應

更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前賢曰前  
縣也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

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初三輔乘假號誅莽者謂  
漢將軍 人人皆望封矣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

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  
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

資治通鑑補 更始九年二年

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燬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  
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佞首刮席不敢視諸將  
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省久吏驚愕相視李  
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  
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社為定陶王班志定陶縣屬濟陰  
在曹州東北 慶為燕王獻為元氏王元氏縣屬常山郡關隴曰趙  
三十七里 嘉為漢中王班志嘉陵縣屬漢中郡 賜為宛王宛縣屬  
嘉白曰鄧州南 信為汝陰王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 然後立王匡  
賜為漢之宛縣 王鳳為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郡  
為此陽王班志陽縣屬南郡 王鳳為宜城王班志宜城縣屬南郡  
宋為大堤之地立華山郡後 朱鮪為膠東王班志膠東郡屬青州  
魏改宜城郡唐宜縣屬襄州 賢曰故城在今萊州  
膠水縣 王常為鄧王鄧縣屬南陽郡故鄧國 申屠建為平氏王班

平氏縣屬南陽郡有桐柏 陳牧為陰平王賢曰陰平縣屬廣漢郡  
山唐為桐柏縣屬南陽郡 宋白曰唐夫州曲水縣  
道也 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淮陽本陳國漢為淮陽郡  
南 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穰縣屬南陽郡故穰國 向書胡殷  
為隨王隨縣屬南陽郡古 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賢曰西平

州縣城在今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舞陰縣屬南陽郡  
美舞陰縣地舞陰故 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襄邑縣屬陳郡  
宋地本承匡襄陵縣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王以承匡中

乃以鮪為左大司馬宛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  
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

資治通鑑補 更始九年二年

大司馬其乘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謀  
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  
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放縱若此韓夫人  
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中常侍受外朝臣 輒怒曰帝方對我  
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  
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磨夫皆  
濫受官爵長安為之語曰覆下養中郎將公羊傳曰 爛羊胃騎都  
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難因下江  
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  
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  
窺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持財傷錦



所立至慮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  
 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更始徵隗囂及其叔  
 父崔義等將行方望以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  
 書辭謝囂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宏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  
 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  
 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  
 定大勳方緝今俊又竝會羽翮比肩望無吝者之德而猥託賓客  
 之上誠自媿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木貳  
 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賁句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送  
 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迹歸愆請命乞身望之  
 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  
 資治通鑑補更始二年 漢紀三十一 四〇 關東

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遂去囂等至長安更  
 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 耿況遣其子弁奉奏詣長安  
 弁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弁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  
 成帝正統舍此不歸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  
 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眾如  
 摧枯折腐耳 賢曰麟也〇麟音 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  
 倉包遂亡降王郎弁聞大司馬秀在虜奴 賢曰虜奴名屬中山  
 縣水經註曰縣有黑水故池水 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為名 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門下史弁因  
 求歸發兵以定邯鄲秀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遂與俱北至薊王  
 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王霸 漢書注公府至市中募  
 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慄而反 賢曰說文曰揄

亦備也。 音音 秀將南歸耿弁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  
 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弁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  
 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可曰死向南首奈何北行入薊  
 中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  
 郎 賢曰廣陽王名 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  
 迎於是秀越駕而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有銚期者  
 銚音 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異矜嚴有威騎馬奮戟噴目大呼左  
 右曰蹕眾皆披靡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  
 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 賢曰蕪蕪亭名 時天寒烈眾皆飢疲  
 馮異上豆粥明旦秀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至饒陽  
 賢曰饒陽縣名屬安平國在饒河 之陽故城在今瀛州饒陽縣東北 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  
 資治通鑑補更始二年 漢紀三十一 四一 關東

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  
 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  
 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  
 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羸犯霜雪面皆破裂  
 至下曲陽 賢曰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言  
 城縣漢下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 賢曰山海經云  
 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  
 度處今俗猶謂之危渡口 賢按滹沱河在德陽南至魏太  
 曹按因饒陽故城決令北注 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  
 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  
 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  
 度時冰滑馬僵乃各以糞盛沙布冰上而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



南宮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縣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

薪鄧禹燹火秀對燼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賢曰下博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

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城也賢曰信都國在今冀州下博縣南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城也

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

光和我太守信都郡形不可從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為伊和居

○郡形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郡形

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官除

道以迎之今上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

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郡和戎何患不克今釋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二十九

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

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

則邯鄲勢成民不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考異曰范書邯鄲

不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城民不可捐和城而千里

送公與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當作

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

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爰會起兵圍城頭會字子路

作力子都則編備劉放曰力當作刁任光以為不可秀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

奔命出攻勃縣若不降者恣濞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

秀從之乃發勃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郡尉

李忠為右大將軍郡形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

為偏將軍皆封列侯出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

修將兵以從郡形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

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

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寨入堂陽界賢曰堂陽縣屬鉅鹿

在今冀州多張騎火燭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黃縣降之賢曰黃

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開有眾二十餘萬刁子都

有眾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

賢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杜佑曰故城在冀州信都縣北水經注引應邵曰在堂陽縣北三十里秀以植

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

秀於育賢曰育縣名故城在冀州余考兩漢志無育縣蓋黃字之誤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

陽降之眾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賢曰中山國一名中人亭

張屬中山記曰城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祈宿衛燒廳舍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二十九

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

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

說楊楊乃降揚常山憲王舜六世孫梁景帝子也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

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賢曰元氏防子屬常山郡故今

邯鄲斬王郎將李暉邯鄲屬常山郡賢曰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古字通用至

李育有遺休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延姓漢中

王嘉擊降之有眾數十萬南陽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

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用之器

也及是為嘉校尉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臣聞圖彘之事而不能

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

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

資治通鑑補 卷三九

三五



六國是也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係得毋不可保乎謂中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秀見復馬贏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凌折等輩調補郡尉秀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潁川祭遵祭音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懼焉至是為軍市金秀舍中即犯法遵格殺之從軍者非一處人故于軍中秀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賞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初王莽既殺鮑宣申見三十一卷平帝元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王莽 更始二年

三拜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殺其子太守苟諫保護之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蕩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後太守趙興舉永秀才不應至是更始徵永為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并州得自置偏裨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馮衍詣軍門說永曰伏念天下罹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東郡之師謂劉縯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竝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脂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驗藉驗有靈符四垂之人肝腦塗地

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龍興席捲天下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顯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跣音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然大將軍之事豈得主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行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數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王莽 更始二年

也如其不備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永素重衍乃以衍為立漢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廣阿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象城縣西北杜佑曰趙州屬廣漢郡廣阿郡 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蒯中之亂耿弇與劉歆相失北走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今屬河北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滎陽上谷急



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況曰  
邯鄲拔起賢曰拔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  
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  
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然  
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  
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狐奴縣屬寵以為  
然而官屬皆欲附王耶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念所以誦眾未知  
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蒼蒼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  
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  
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齋以詔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  
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劬殺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更始二年

郎大將趙闕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  
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  
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開城中車騎甚眾  
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  
下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  
耿弇拜於城下即召人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  
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賢曰王郎將  
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亦何意二郡良為吾來考異曰袁宏作  
應云然猶今兩軍相戲弄也良收為吾來今  
從景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  
梁皆為偏將軍使遺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龍丹延皆  
為列侯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

所至皆交接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之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  
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甚悅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漢素聞  
秀長者獨欲歸心故說寵歸款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  
自達然沈厚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蓋延字巨卿  
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有文武才數與禹謀議禹奇之因奉  
牛酒交驢 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馬武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  
大司馬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先是更始北都洛陽  
以鄧晨為常山太守至是晨開行會秀于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  
秀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晨常遣委輸給軍不絕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更始二年

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  
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嶽不利賢曰南嶽縣名屬鉅鹿郡  
北左傳齊國夏伐齊取樂即其地也其後有能故加南今謂之倫  
城之轉也杜佑曰唐鉅鹿漢南嶽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續  
音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  
其戰樂可言耶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  
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酉  
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  
降威雖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  
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  
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納漢兵遂拔邯鄲郎夜  
亡走王綱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毀謗者數千章



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  
 絕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焉異也為人謙退  
 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  
 救更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  
 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苑人朱祐言於秀曰長  
 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與曰北書史記朱祐皆作祐  
 許慎說文祐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祐名當按東觀漢記祐皆作祐安帝諱  
 作示旁古古今之古不當作左右之右也秀曰召刺殺收護軍祐  
 乃不敢復言 更始遣使立秀為嗣王賈曰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悉令罷兵  
 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  
 充為漁陽太守竝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官書臥溫明殿賈曰趙王  
 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水經注溫明殿在襄西耿弇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史士死  
 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  
 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  
 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  
 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厚弇如  
 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思苦王  
 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  
 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  
 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  
 略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  
 也公習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天  
 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爵鈿劫亦

說蕭王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賊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  
 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以順萬  
 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服蕭王笑曰卿欲遂前蹕邪於是辭  
 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  
 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嶺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  
 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  
 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幽州十郡漢郡廣陽代郡上谷漁  
 會聞之陰救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賈曰無  
 終國也無終山名因以為國號漢為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無終縣是時苗曾蓋治無終曾出迎於路漢  
 即收會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  
 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鄴賈曰鄴縣名屬鉅鹿郡故城  
 在冀州鹿城縣東○鄴音臬吳漢將  
 突騎來會清陽賈曰清陽縣名屬清河郡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  
 盛皆曰是甯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  
 不敢自私於是諸將人人多請之王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  
 何多也諸將皆慙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  
 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遣驛於館陶大破之賈曰館陶縣屬  
 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  
 蒲陽悉破降之賈曰蒲陽山前水所出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  
 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  
 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王為銅  
 馬帝赤眉別帥與青嶺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更始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更始二年



續漢志野王有射犬聚故 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舊注  
在今懷州武德縣北 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  
今之河內太守韓歆欲城守及王至懷歆迫急迎降王知其  
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岑彭諫曰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  
乃貸之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即歆與蕭王遺兵常欲襲蕭王  
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  
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與史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  
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  
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屯於鄴鄴縣屬及蕭王南擊青犢使  
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地理志隆慮縣屬河內郡鄴郡曰隆慮山  
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北二十五里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  
漢與刺姦大將軍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驛騎還鄴漢等收斬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光武  
其眾悉降先是蕭王嘗置酒高會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躬將  
馬武登叢臺從容謂之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  
如武曰驚怯無方略王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  
是歸心及躬誅武馳至射犬降王王見之甚喜復使將其部曲至  
鄴武叩頭辭以不願王愈美其意引置左右 更始遣柱功侯李  
寶益州刺史李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  
於綿竹寶曰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  
益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  
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冬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劉熲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  
還匈奴單于與驕謂遵熲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  
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爵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

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  
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嘗拒單于終持此言實音測宜欲  
脅屈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道阻留朔方為  
賊所殺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少孤與張竦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  
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末俱著  
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贏車小馬不尚鮮明而  
遵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  
曹以故事謹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謹遵曰  
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隨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官謂  
西曹此大度士奈何小文責之久之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  
為校尉擊之有功封嘉威侯遵性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光武  
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常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  
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嘗對尚書有  
期會狀毋乃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  
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曉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  
練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  
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  
其人曰陳驚坐云遵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  
隱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第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  
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  
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恃之于  
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



入口飲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擾微一旦重礙為號所轉黃音專  
雷音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  
 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為國器託於局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  
 由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棟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誠  
 誦經營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棄自恣浮沈俗開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願不優耶棟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  
 我亦不能我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  
 道也至是自何奴歸終以醉而見殺 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  
 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逢音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  
 眉雖數戰勝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張  
 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九 漢紀三十一 魏書 卷三十一 魏書 卷三十一

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因獵於山中見二老者  
 卽禽王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  
 大王勿往也王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  
 卽桀於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鄒彼  
 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  
 乎王悟其旨願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禹既  
 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在河內移書屬縣講兵肆射伐淇園  
 之竹為矢百餘萬發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軍雖遠  
 征未嘗乏絕 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  
 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武帝元鼎三年置天水郡秦州記云  
 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  
 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  
 陽佼強為橫行將軍魏書曰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東海賊  
 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  
 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秦豐攻拔郿宜城等十餘縣自號楚  
 黎主郿宜城二縣屬南郡豐曰智聖商襄陽記曰秦豐黎郿人  
 日豐州宜城縣屬南郡道也水經注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賈曰夷  
 黎即在中庸縣西北河水逕其西 前部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峽州襄陽城  
 在今縣西北水經注吳改夷陵為西陵 自稱掃地大將軍轉寇郡  
 縣眾數萬人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三十二 起建武元年 盡建武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諱秀字文叔賢曰禮讓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葉興故廟稱世祖諡法能

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伏侯古今注曰諱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在位三十三年改元二建武三十一年建武中元二

建武元年

是年六月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其立前定安公嬰為天子聚黨數千人居臨涇 涇縣屬安定郡賈曰今涇州西二里 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 鄧禹至箕關 箕關在今王屋

資治通鑑補

光武建武元年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二

縣東余唐王居 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 縣名 水經注其關故城在垣縣

赤眉二部俱會宏農更始道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

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

眉戰於務鄉 務鄉山在武安縣北至務鄉轉至湖即湖城也以此而言其地在武安縣北 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

轉北至湖 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

兵所屠滅城邑邱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

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榦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

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

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

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

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時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天子系十二為

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十

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

公孫皇帝夏四月還即帝位號成家 賈曰以起威 都故號成家 改元龍興李熊

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爾任貴據郡降述王

天鳳三年任 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

之 賈曰北平縣屬中山 又戰於順水北 賈曰水經注云徐水經北

平縣故城北光武追銅馬

五幡破之於順水即徐水之別名也今在易州括

地志徐水通北平縣界而東流又東逕清光城 乘勝輕進反為

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璽下馬授王王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

弇曰幾為虜噉矣頻射卻賊得免駭散兵歸保范陽 賈曰縣名在

資治通鑑補

光武建武元年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二

縣郡范陽故城在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殺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

今易州易縣東南 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愛無主 兄子謂伯升 眾恐懼數日乃

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

賈曰安次縣名屬勃海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

在縣東案其朝肅州文安縣本漢安次縣也 賊退入漁陽所過虜

掠彌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糧重宜令輕騎出城前使百姓

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後將輕騎馳出城

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

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馮異遣李軼書為陳

謝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欲降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

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

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



以佐國安民賦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  
劉郡志曰上黨高都縣有天井關曰在今縣拔上黨兩城又南  
州晉城縣南今太行山上臨南有天井泉三所  
 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  
 異與戰於士鄉下劉郡志曰河南雒陽縣有士鄉縣大破斬勃軼閉  
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  
李秩字人不  
 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富警備者眾皆怪王宣露軼書朱  
 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王北征  
 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二萬餘人度鞏河攻溫  
鞏河  
南郡周舉伯之國也河水過鞏縣北謂之鞏河即五社津也  
溫縣屬河內郡周大夫蘇子邑賈曰鞏縣今雒州縣也  
 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賈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杜佑曰漢平  
平陰即晉之陰地故陰戎所居  
魏文帝改曰河陰縣謂連縣也  
 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 魏紀三十一 三 恩補

郡故城在今溫縣 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人所鈔略盡都  
縣北○摩音麻  
 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  
 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  
 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愛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  
 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  
縣名屬常山郡今趙  
州縣故城在縣南  
 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  
 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  
 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夫人亦應而大王留時  
 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  
 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純言甚誠切王深  
 感曰吾將思之行至薊續漢志薊縣屬常山國  
帝于此即位改曰高邑  
 召馮異問四方動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 魏紀三十一 四 恩補

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立  
 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  
 赴之巨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  
 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  
 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而歸自是洛陽震  
 恐城門晝閉異恂檄上狀時肅王在北軍傳聞朱鮪破河內有  
 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  
 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  
 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駭之乎誰賊者謂位號未  
正指誰為賊也  
 王驚曰何將  
 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  
 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賈曰浚靡縣  
名屬右北平

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王曰我昨夜夢  
 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  
 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會儒生張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  
 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七  
 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疑臣因復奏請六月  
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  
 己未王即皇帝位於薊南時設壇於薊南千秋亭五城廟賈曰其  
地在今德州州治縣考異曰光武本紀  
馮異傳云長安漢祚赤眉歸德下災備難大臣乘機紀已絕  
又勸光武稱帝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  
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使王匡等于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  
乃漢以立秋羅漢時其劫更始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  
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于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謂史家潤色其  
言致此差失耳○  
 改元大赦兩德皇考南嶺君初為濟陽令以  
字本音霍又音曉  
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帝于  
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其明如晝是歲斷野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  
名之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







十四又讓遷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丁丑以野  
 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帝以野王衛之所從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  
 蛇合體野王縣屬河內郡宋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  
 白日黃州河內縣古野王也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  
 司馬眾咸不悅壬午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  
 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  
 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其食粗糲悉分俸祿  
 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  
 斬之諸部各有門下督主兵衛於是更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至是帝徵  
 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徒行大司徒事  
 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湛字惠公九世  
 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 鄧禹自汾陰渡河入夏陽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光武建武元年 七

蘇屬河東夏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欽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  
 拒禹於衙地理志左輔都尉治高陵賢曰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  
 北左傳秦晉戰于彭禹復破走之 宗室劉茂聚眾京密開茂元  
 衛即此地公乘姓也 宗室劉茂聚眾京密開茂元  
 欽從父弟也賢曰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  
 鄭州榮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 自稱厭新  
 將軍 音奄入聲 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帝使驃騎大將軍景  
 丹建威大將軍耿弇將軍陳俊攻之茂來降封為中山王  
 己亥帝幸懷 懷故城在武陟縣西南十餘里賢曰縣名屬河內郡  
 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余據河內郡治懷在滎陽北  
 百四遺耿弇陳俊軍五社津 滎陽水經注河水東過滎陽北  
 十里遺耿弇陳俊軍五社津於此有五社渡為五社津社俗曰一  
 名五 備榮陽以東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軍圍朱  
 鮪於洛陽八月進幸河陽 地理志河陽縣屬河內郡 李松自撤引兵還從更  
 始與趙萌共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

長信宮 三輔黃圖曰從雉門至周 赤眉至高陵 地理志高陵  
 張卬等迎降之遂其連兵進攻東都門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松  
 弟況為城門校尉開門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  
 城門出 三輔黃圖曰雉城門王莽改曰雉子門其內有長安府諸  
 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式侯  
 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問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  
 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  
 誅即將更始至高陵 將如字領也 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 右輔都  
 高陵左輔都尉治 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  
 死 辛未詔封更始為淮陽王更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其送  
 詣吏者封列侯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光武建武元年 八

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所爭競鄉黨故  
 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歎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  
 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曰月餘  
 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  
 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叩頭歸謝其不好爭如此哀  
 平開為密令 宋白補通典曰密縣古鄭國密國之地左傳諸侯伐  
 密城即視民如子與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  
 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  
 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惠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  
 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  
 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民矣凡人所以羣



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更願不嘗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灋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也嗚呼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更始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九 九

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東都之制太傅位上封褒德侯公絕席在三公之右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置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益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營為鮪校尉朱鮪為大司馬以彭為校尉後從邑人韓歆於河內遂歸光武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為陳成敗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相舉拔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難

嬰城自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事見上卷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鮪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賢曰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地理志扶溝縣屬淮陽郡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後為少府傅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橫詩數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漢制事曰棨制假棨仗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為無與典刑以赤油繪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遂擢任之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九 九

遂定都焉改洛陽為雒陽以漢火行也水能克火故洛去水加雒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其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長威侯劉恭復為囚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時三輔之象無處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回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



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餽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聚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甯能堅守者也

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饑饉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賢曰栒邑屬右扶風故城今在邠州三水縣東北○栒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上遣岑彭擊荆

州羣賊下雒葉等十餘城 地理志雒葉二縣皆屬南陽郡曰雒葉縣也○ 十一月甲午幸懷 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十二

月丙戌上還雁陽 三輔若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為慮使謝祿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初更始之敗中郎將趙憲為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

賈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十一

與其友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過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掠憲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而入丹水過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困不能前憲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糗饘以與之將護歸鄉里

將送 苑王賜 乃迎而養之後帝幸章陵延集內戚謙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

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因引見憲謂曰卿不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與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皆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滂為師友前

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為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為綏

德將軍楊廣土遵周宗及平襄行巡河陽王捷

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

山東馬援少孤有大志兄況奇之授以齊詩援不能守章句辭况

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會况卒援行服期年不離墓所故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

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救因留

畜牧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

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雷田牧至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

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

聞隗囂好士往從之隗甚敬重與決籌策班彪禪之子也字叔皮

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幣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

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彪惟聖人

之道然後盡心焉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閒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

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

聞作後傳數十篇 初平陵寶融孝文皇后弟廣國七世孫也家

長安中出入貴戚連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

修行義王莽時以軍功封建武男及莽敗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

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趙以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

擾不欲出關而融高祖以下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私謂兄弟

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關國精兵萬騎一

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



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桀懷新羌虜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金城太守庫鈞音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之地水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所居武帝時攘之以通西域隔絕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光武建武元年

三十一

融

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詳逆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人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僑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通屬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糶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所致也及融等爲政亦尚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契賢曰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 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漢德安定三水虞芳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水經注肥水出高平西北牽條山東北出峽注於高平川水東有山出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屬郡附治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會祖母匈奴渾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閼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

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立芳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軍于以爲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匈奴王將數千騎迎芳兄弟入匈奴立芳爲漢帝以芳弟程爲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也盜賊桀也長安吏民邊遠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馭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費曰大要縣屬北地郡積弩將軍馮異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邑二人爭權相攻情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情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情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情將其眾歸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廣與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惜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地志高平縣屬安定郡費曰今原州高平縣考昔以元年冬未叛及盡獲其輜重於是禹承制曰制承者奉也奉天子之命以遣使持節命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合之官曰承制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歸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光武建武元年

三十一

融

事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鬪而兵眾遂各歸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蒯拔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遣人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邑猶弗聽及更始敗邑遣使請降即拜爲上黨太守初邑與馮衍俱受鮑永委任共守井土及是衍忿邑背約遣書責之且說



其嬰城堅守或策馬不顧已報書曰僕雖驚怯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開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閒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開者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此誠天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何其愚乎且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叛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十一 十五

言村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術不從自是與邑有隙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疑不可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問虛實謂音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甯平公主俱到滎陽賢曰甯平縣屬淮陽故城以麗華為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甯平公主上徵通為衛尉 初更始以王閔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閔諭降得贖榆等六縣地理志贛榆縣屬琅邪郡賢曰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糾又音貢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齊光縣南故紀國城也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閔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

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文公字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閔關掌郡事 王莽時涿郡崔篆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我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因又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堯舜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乎乃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傲苦諫篆乃遷起班春所至之縣狂獄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死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十一 十五

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至是幽州刺史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占吉凶多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 丙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其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甯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



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  
離死因涕泣獻敬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  
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其抱持盆子帶  
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  
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才  
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流檀鄉賊晉曰今克州  
有檀鄉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賊迎檀鄉或以告魏  
郡太守銚期魏郡秦置故城在今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  
母俱就死期曰爲史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  
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魏郡治陸不勝愧感自殺  
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魏紀三十一 二十七

吳漢率上梁等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水經漳水出  
安等賊又東出山魏郡治大破之十餘萬眾皆降又使梁與大  
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靜邊路  
流通 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禹始封爵是年改封  
河南郡唐汝州治梁縣宋白 廣平侯吳漢漢在廣平縣屬廣平郡  
日漢縣故城在汝水之南 西皆食四縣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與之欲忘慎罰之  
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  
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狹弱枝所以爲治  
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  
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

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  
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魏國公孫龍告帝從之帝令諸  
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穎川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  
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漢法大  
二千石綝穎川定陵人新安鄉蓋在定陵 帝使郎中魏郡馮勤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  
厭服焉帝以爲能尚書郎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  
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爲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秩二百  
文書起草禁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指奉試初起高廟於  
上黨魏郡守尚書郎中漢滿清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起高廟於  
魏陽考吳曰帝紀正月壬子祭正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  
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續漢志曰立社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魏紀三十一 二十九

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階門而已白虎通曰  
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  
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禮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  
氣故祭之也沈約曰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  
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神農能殖百穀其  
高曰柱在顛頂爲稷官主農事周棄禮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  
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後  
亦自二也漢書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傳咸曰天子親  
耕以世養萬民耕自耕故自爲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  
以國爲命故又爲百社立社而報也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肅  
論王社謂春祈耕田秋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  
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京師也社佐曰社者五土之神  
五土者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等各有所有存報生領之故特於  
社生物處別立其名爲社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社以五  
土雖各有所有而山林川澤邱陵墳衍此四者雜出財用等物於  
百穀之功則少且生人所急者食故是五土之中別姓與原隰之  
社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社是也續漢書  
曰制郊兆於維陽城而七里爲壇入階中又爲重壇天地位皆在  
壇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帝位在甲寅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  
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戌其外爲壇重壇皆紫以象  
紫宮皆有通道以爲門日月在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



北道之西外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

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眾

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郡禹引兵南至長安軍

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雍陽高惠文景武昭宣元

神主以木爲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連四方諸侯王長一尺諸王用

桑練主用乘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大室中西壁

坎中去地六尺一十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真定王楊

造識記曰赤九之後癘楊爲主高祖九代孫故云九喪生於頰而

附於楊病癘欲以賊眾與綿曼賊交通賢曰綿曼名屬真定國

北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納帝復遣

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敕收楊純至真定止

傳舍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純妹之故楊不以爲疑且自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九

恃眾疆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楊兄弟竝將輕兵在門外楊

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

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真定

王楊子二月己酉車駕幸修武賢曰縣名屬河南郡本汲之南

於帝故曰修武今懷州縣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

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杜佑曰案巾六國時趙魏之開通兩

中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博元子曰漢末王公卿士多委玉服

但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幘巾考異曰

鮑永傳稱永降赴河內時或懷未拔皆謂水曰我攻彼三日而城

不下關東畏服賜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謙讓大夫

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案光武未都雒陽以前

屢幸懷又祀高祖於懷宮故無更始河內太守懷懷事本紀亦無

攻懷一節案田邑書稱主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承行之降必在此

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存幸河內但有幸修武事然則永衍實降

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

言大而意不悅帝雖謂永言大而意不悅也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

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事見十一卷高帝

今遣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有挑其鄰人之妻者其長者罵

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

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

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

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寇暉論曰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

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譬已

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如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十

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後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

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初大司空王梁與吳漢俱擊檀鄉詔軍事一屬漢而梁輒發野王

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屢

違命怒遣尙書宗廣持節即軍中斬梁廣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

以爲中郎將北守箕關水經注滌水出河東垣縣王屋西山滌水

王梁王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宏爲大司空帝嘗問宏通博之

士宏乃薦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帝乃以譚爲議

郎給事中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性好音

律善鼓琴帝時令鼓之愛其繁聲宏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

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我所以薦子者欲令前



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登以亂雖頗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  
將令相舉以法乎諱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  
數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  
容謝之宏又嘗譚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  
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其論  
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  
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謬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  
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權權之妻不下堂帝願謂主曰事  
不諧矣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  
及帝追銅馬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光武建武二年

五

彭寵

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龍之所遺竝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  
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 爾謂  
此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寵發官寵轉以買穀積珍寶  
益富強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  
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贖其妻  
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  
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強嫌怨轉積浮收諸構之密奏寵多聚  
兵殺意計難最上輒漏泄令寵聞以智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  
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  
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  
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

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  
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浮以書責之曰伯通與耿俠游  
俱起佐命同破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拒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  
功高天下往時遠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豕豕  
皆白懷慚而遣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遠東豕也方今天下  
適定海內願安士無實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  
自捐盛時豈不誤哉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寵得書愈怒攻浮益急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  
使邀誘况况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  
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 地理志武都郡 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  
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光武建武二年

五

李寶

相從武都南嶽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 賈曰河池縣屬武都郡  
下辨道亦屬武都郡 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兵北入散關至陳倉 賈曰  
郡今成州同谷縣 故城在今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  
地理志陳倉縣屬右扶風唐為曹縣屬岐州 嘉追擊破之公孫  
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 賈曰關中江州皆縣  
江州縣也 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宋白曰今渝州江津縣本漢  
江州縣史記曰楚霸王為扞關以拒劉放基在今峽州巴山縣  
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漢益州郡漢中巴郡廣漢蜀 幸卯上還龜  
陽 三月乙未大赦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  
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鄙最疆 補註即今  
城宛為大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帝笑曰執金吾擊  
鄙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 補註大司馬 遂遣復擊破之尹尊  
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 賈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  
宛郡縣東南 汜音凡



夏四月虎牙大將軍延督尉馬都尉馬武等四將屯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茂隨朱鮪殺淮陽太守潘塞

據廣樂而臣於永賢曰廣樂地屬今宋州虞城縣永以茂為大司

馬淮陽王 吳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雒陽降帝封賜為

慎侯賢曰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州上縣西北叔父良族父欽族兄祉皆自長安

來甲午封良為廣陽王祉為城陽王宛王賜于光武為族兄更始

封為元氏王元氏王祉族兄春陵侯欽之子光武之族又封兄續子章

姪而春陵節侯買之族會孫也更始封為定陶王 又封兄續子章

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更始三子求欲亂皆為列侯求為妻邑侯欽

其更艱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遂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

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立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軀成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光武建武二年

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

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廷死無遺恨帝笑

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更始以常為廷尉故帝

稱之常則得南陽一

兵明於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因

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曹白官表左右曹加官受封山柔侯賢曰

今亳州縣 五月庚辰封族父欽為泗水王 帝以陰貴人雅性

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肖當六月戊戌立貴

人郭氏為皇后以其子竇為皇太子大赦賢曰竇丙午封泗

水王子終為潁川王終竇子也與帝少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

平之召陵新息二縣今屬汝南郡賈曰復部將殺入於潁川潁川

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濫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

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

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

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

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

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

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分猶於是

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八月帝自率諸將征五校丙

辰幸內黃賢曰內黃屬魏郡今相州縣大破五校於魏陽降其眾五萬人賢曰

魏名屬魏郡故城在今相州魏城縣東余據左傳晉荀盈如齊逆

女還卒於魏陽甘預注以黃縣北有魏陽城堯城縣本漢內黃縣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一 光武建武二年

所開皇十八年更名唐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

軍路而浮軍雍奴遣吏奏狀雍奴二縣皆屬滎陽郡水經曰

水之南為彭寵所破宋白曰幽州武清縣本漢雍奴縣帝讀檄怒

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

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蓋延圍睢陽數月

克之劉永走至虞賢曰虞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

下數十人奔龍地理志龍屬沛郡茂佼疆佼音交周建合軍三

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疆走保湖陵地理志湖

陽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三郡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

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

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鮐魚隆湛之子也 堵鄉人董訢



反宛城水經注曰堵水南經小堵鄉賢執南陽太守劉驎揚化將

軍堅鐵攻宛拔之堅於宛名○斬走還堵鄉吳漢徇南陽諸

縣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謂縣也怒漢掠其鄉

里遂反擊破漢軍屯據清陽與諸賊合從九月壬戌帝自內黃

還陝賊蘇况攻破宏農帝使景丹討之會丹病瘧在上前瘧發

寒慄上笑曰吾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黃門

扶起賜醫藥病轉加而薨帝乃使征虜將軍祭遵擊宏農柏華蠻

中賊弩中遵口洞出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

皆自倍遂皆平之東觀記曰柏華蠻也鄧道元曰河南郡新

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龍驤屬天水郡有大阪名龍城三素記曰其阪

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邪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

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混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

不悲思故軍曰龍頭流水分隴兩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

望涕淚雙墜度所龍無靈桑八月乃步五月乃凍解○城音底又

池隗音當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烏氏涇

焉安定郡賢曰烏氏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四赤眉至陽城番

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之南○氏音支赤眉至陽城番

須中鄧道元曰陽城在安民縣城帝永始二年罷安定呼他苑

大雪阮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

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汗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地理志

扶風反為所敗禹乃出之婁陽地理志婁陽赤眉復入長安時漢

中賊延岑屯杜陵賢曰縣名屬京兆周之杜赤眉將逢安擊之鄧

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兵至禹兵敗走延岑擊

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

與戰於谷口地理志谷口縣屬沔陽日故城在今禮泉縣東北

谷口杜佑曰谷口今雲陽縣洛谷是也

宋白曰當涇水所出之處故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

陽就殺帝令鄧禹招嘉嘉相李寶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帝聞

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

宣帝旨會新野來歙亦勸嘉來歸嘉遂因歙詣禹降李寶居慢禹

斯之歙嘉之妻兄帝之姑子也與嘉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

衣以衣之拜為太中大夫而封嘉為順陽侯冬十一月以廷尉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

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此家舊言即日拜常為漢忠

將軍使與岑彭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七將軍討鄧奉董訢彭等

先擊堵鄉鄧奉救之朱祐軍敗為奉所獲銅馬青犢尤來餘賊

共立孫登為天子登將樂元殺登以其眾五萬餘人降鄧禹自

馮愷叛後咸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

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

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地理志河南屬屬河南郡故郡地

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晉地道記河南城去雒城四十

里宋白曰河南縣周平王徙居於此至敬王乃徙居成周漢為河

南縣漢魏晉及後魏皆賜以乘輿七尺具劍救異曰三輔遭王莽

更始之亂軍以赤眉延岑之亂元元途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

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

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

不健爾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

首受命引而西所至有威信羣盜多降

巨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周頌詩







軍以障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壯如歸功雖不遂道亦宏  
矣及其威損桐邑兵敗立陽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  
梓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窺  
其間不亦君子之致乎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  
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  
乃縱兵大戰日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  
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谷之底也賈曰即崤阪降男女八  
萬人帝降羣脅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賈曰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中又前漢書承  
桑榆開桑榆謂晚也余案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眾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二 思謙撰

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  
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  
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  
所得傳國璽級積兵甲立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賈曰宜陽縣故城  
州屬也縣東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聳狀同熊耳在宜陽西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  
縣府皆賜食賈曰賜食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帝改洛為雒令盆子君臣  
列而觀之帝謂盆子曰自知當死否對曰罪誠當死猶幸上憐赦  
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貴者賈曰又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  
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相服也徐宣  
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  
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

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備中佼佼者也賈曰說文曰錚  
錚者有剛利也詩倭人倭今  
言倭倭者凡庸之人稍為勝也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  
老弱弱社稷汚井賈曰然猶有三善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  
故妻婦無所改易此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  
迫急皆持其首以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全以付朕是三善也戊申

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遂  
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補註帝以  
二年封廣陽王五年從封趙王是年盆子尚未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  
王郎中作史者欲了盆子事故先舉而書之於此耳

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賈曰均輸官各屬司農租寬鹽鐵  
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  
更均輸官以補租運故曰均輸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祿殺  
事見上自黎獄帝赦不誅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賈曰海  
西縣屬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三 思謙撰  
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  
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  
欲斷隆與其守二州二州青州  
徐州也隆不聽求復反命步遂執隆而受  
永封隆遣閉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投命  
不顧又更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  
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  
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  
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  
還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步據齊地  
平原泰山清河十二郡帝幸懷 寇恂在潁川郡中政理盜賊  
不入時汝南多盜帝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恂到郡即討平之



郡中無事拘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授

學焉 吳漢率耿弇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 晉曰軹縣屬

在今雒州濟 三月王寅以司直伏湛為大司徒時平原賊徐晃

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

曹徐所信向遣到平原吳卿等即日歸降護送雒陽湛雖在倉卒

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願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

飲酒禮遂施行之 涿郡太守張豐反 郡國志涿郡在縣自稱無

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

往年亦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勢

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

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

考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四

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薊州賊非徒勞師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案前明年乃為尚書令蓋追訪之寵自稱

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

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 堵陽縣屬

逃歸滎陽許降夏四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

因朱祐降 去年奉與祐 帝憐奉舊功臣 奉弟也 且贖起吳漢欲

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

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

祐位初趙憲素與奉善及奉反憲數移書切責之而讓者因言憲

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憲書乃驚曰趙憲長者也即

徵憲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帝以憲守關

陽相憲不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納憲乃告警呼城

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而縛自歸由是諸營悉降

延岑既破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眾寇猶盛岑據

藍田王歆據下邳 晉曰秦武公伐邳戎置以 芴丹據新豐 芳姓

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

角闕據汧 角姓 駱延據整屋任良據郿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

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

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其擊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

降岑自遂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

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

將兵助異并送糶穀與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

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五

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其餘悉平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

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招集得十餘人救之

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裏創而起椎牛饗士令

軍中曰賊眾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于是軍士激怒其氣自倍且日

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湖陵縣屬

在兗州府魚臺 六 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

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車駕自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

傅俊威官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徵常

山太守鄧晨遣京師數萬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



竟辦之希前縣長日何川知帝大笑辰好樂郡職後復出為汝南太守與鴻御波濤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利之饒流衍他郡鴻御陂即翟方進所奏罷者至是而復民謠始驗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穰地無志穰縣屬南陽郡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建威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東陽縣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台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陰縣賢臣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而劉歆兒孫襲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云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此智之至也君處險中土多

賢士若以須臾之閒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翼遂說仲况與俱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秦豐拒岑彭於鄧鄧縣屬南陽郡之鄧國也補註鄧故城在襄陽府東北二十里秋七月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且西擊山都乃緩所獲囚令得逃亡歸以告豐即悉軍西邀彭彭乃潛軍渡河水從川谷開伐木開道直與黎邱擊破諸屯兵遂圍之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後素聞汝南郡軍名乃禮請之奏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輝乃警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阨不得斲人支體裸人形骸注人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輝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釋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河帥明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夫天大雷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顧軍吏諫之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六十一

武王曰吾疾行以救黎民之死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眾也故曰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眾將軍如何虐及枯尸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揚州悉定後上論其功輝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輝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輝往候之子張垂沒視輝歎歎不能言輝曰吾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輝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暹輝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跳而追輝不及遂自至獄拔刀自向以要輝曰子不從吾出敢以死明心輝乃出因謝病去與鄭敬俱隱於弋陽山中漁釣自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七

娛久之輝志在從政乃喟然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由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輝於是告別而去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仕於朝故清志高世不修人倫隱處精學于峨波中帝聞其賢連徵不到同郡鄭敬折麥為坐以荷薦肉瓠蘆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 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赫茂周建突出將走鄴鄴在河北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君斬永首降赫茂周建奔垂惠垂惠在河北一名魏城杜佑通典曰魏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縣在亳州蒙城縣西北其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 冬十月壬申上幸春陵嗣國廟春陵在湖北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 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



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遣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  
帝壯其意許之 十一月乙未帝還自春陵 是歲李憲稱帝置

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 補註王莽末江賊王州公起兵莽以李憲  
為江連率擊州公莽敗走莽自守

更始元年自稱帝 前王至是稱帝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

帝 西州謂隗囂子 陽謂公孫述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

在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 事見三十九  
卷更始元年

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 揚子曰聖人之  
言炳若丹青

豈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

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

奉奏詣關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戊建武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 死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

氏易 費直字長翁 長於卦筮 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未有定論至是朝

罷公卿等見於雲臺上顧博士范升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因奏左氏

之失凡十有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奏太史公違戾

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者三十一事蒼梧陳元少習

左氏春秋為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建武初與桓譚杜

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及聞升議乃詣闕上書曰夫至音不合眾

聽故伯牙絕弦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

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臣元竊見博士范

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嫫黠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為巨謬

遺脫縱微指為大尤抉瑕摘糞掩其宏美所謂小辭破言小言破

道者也帝乃立左氏學未幾而廢 三月壬子止行幸懷王申還

雒陽 延岑復寇順陽 郡國志順陽屬南陽郡順水東南入蔡  
水地志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

楚之郢 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

汝南王 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

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維陽地

如掌耳不如且察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圍

吾降決矣 岑彭時為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 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

沔上黎邱 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沂沔而上可至黎邱 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

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而以誓招戎曰立以時降無拘前

計戎疑臣實已灼龜卜降兆中垢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

我亡歸夷陵 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己巳幸臨平 賈曰臨平名屬  
在今定州故城

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兩縣五姓其逐

守長據城而反 賈曰兩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縣  
吳漢曰使南反者守長罪也故輕言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

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

城非眾所及也 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

諫曰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

耗豈足先圖陛下舍近務遠棄易求難賊臣之所戒也上乃還

帝遣諫議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种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

軍劉翳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初豐好方術有道

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



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傷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

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舟進擊彭龍舟以父況與龍同功事見

九卷更始二年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

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弟國入侍

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齊曰良鄉陽鄉皆縣名並屬涿郡

日良鄉在燕為中彭龍引匈奴兵欲擊之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

奴兵斬兩王龍乃退走 六月辛亥車駕還宮 秋七月丁亥上

幸譙考異曰哀紀六月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糾尉

建於垂惠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賢曰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

即今兗州府之憲聞之自鄒圍之賢曰鄒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

縣屬○齊音肥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楚彭也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十一

擣鄭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

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

鄭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鄭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

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鄭果不能克而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

月戊午上幸壽春地理志壽春屬九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

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楊九江六安四郡兵擊

李憲九月圍憲於舒地理志舒屬江都郡治舒縣王莽末天下

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地理志臨淮郡在更始元

年遣使徵之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

乞侯君復留期年民至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

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投璽書而去至是帝徵霸會壽春拜

尚書令時朝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

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

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陜衛以延援

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何承天祭文曰都

言曰都衣江淮南楚之謂之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山

舊交之位述鸞旌旄騎也樂穆公茂南山大梓有一青牛走出

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屬有騎擊轡就車轆折

而入賢曰轆折屈身如折之曲折也孔穎達曰轆折者屈身如

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也一矩有半則云必先

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十一

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

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

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器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

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廡堂下周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遂

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蔡邕曰曠古者車殿執事不冠者之

始進幘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擲臣臣亦擲君矣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

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擊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







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梓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畀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裝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伯通彭龍字也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衛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兄孟素春秋以漆聞邱來奔昭五年昔年夷以牟妻及防茲來奔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釋來奔無乃異於是乎帝以扶風郭伋為漁陽太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於上谷郡國志上谷郡在隴關東北二千里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地理志牟平縣屬東萊郡齊宋屬登州宋白曰牟平縣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平坦故曰牟平漢牟平故城在今黃縣東百三十里 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郡國志平原郡在魯海郡在維陽北 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 三月癸未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西 一 耿弇

徙廣陽王良為趙王始就國 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

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夜

襲延軍延與戰破之萌遂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

東平國在城縣有桃鄉營曰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

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

兵馬會睢陽睢陽梁國郡國志在雒陽東南入百五十里宜賜詔勞延曰龐萌一夜反

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

吾甚美之既而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國志楚郡在雒陽東于

二百二 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

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初更始時平嘗

與母避亂大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食之平叩頭曰今日

為老母求菜老母待平為命願得歸食母更來就烹賊見其至誠

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詣賊所

賊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我不忍食子至是

平復以義全太守時人莫不歎其忠老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

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伐

蜀以夾川殺少夾川猶言夾江也水險難濟留成虜將軍馮駿軍江

州補註江州即今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地理志夷

郡重慶府之巴縣都尉田鴻軍夷道地理志夷

郡自引兵還屯津鄉郡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當州州要會喻告諸

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蝗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西 一 耿弇



漢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漢書曰言諸侯政之國各自為政木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賈曰成帝威權借於外家危自上起也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閉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韓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與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誓于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成佐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六

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平應天順民其揆一也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事見七卷 素 二世元年而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風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闕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患有短褐之襲擔石之重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權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

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鐘伏質賈 漢書分製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闢奸天位者乎是故驚懸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囑不奮六關之用秦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東 斗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警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豈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信誠好謀運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七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捐鄙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眾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曆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啓說審神器之有授母食不可冀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豈不聽彪遂避地河西寶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寶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



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皆假其將軍印  
綬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  
復滅亡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  
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  
土宇與隗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尖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  
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  
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谷永書見三十一卷成帝永  
始二年夏賀良事見三十三  
卷哀帝建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  
元二年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竟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識  
劉秀真汝主也事見三十九  
卷更始元年此皆近事暴著眾所共見者也况今  
稱帝者數人而隗陽土地震廣甲兵叢強號令發明觀符命而察  
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眾議或同或異融不心精詳遂決策東向  
遣長史劉鈞等奉誓詣隗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  
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歎其禮賢畢乃遣令還賜融書曰制詔  
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鎮守五郡兵馬精選倉庫有畜  
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  
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  
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  
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  
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賢教尉制七郡之計事見十二卷王  
高帝十一年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置書至河西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十九

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朱祐急攻黎邱六月秦豐  
窮困出降權車送隗陽吳漢劾帝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祐  
董憲與劉紆蘇茂侯彊去下邳還隨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  
桃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帝時幸蒙聞之乃留驍重自將輕兵晨夜  
馳赴至亢父兗州北地地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或言百官疲倦可  
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故漢亢父之險去桃城六十里  
且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  
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郡國志東郡去  
魏八百里馳使召之萌等驚曰  
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入城下真不可往也  
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眾疲  
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蒞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眾軍進  
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侯彊走從董憲秋七月丁  
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地志  
昌慮縣在東郡臨邑縣南帝遣使召  
劉紆劉紆又行邪國邪國在今東郡臨邑縣南帝至蕃去憲  
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北帝至蕃去憲  
所百餘里善者止陳書言為魯相國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餓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  
憲三日大破之侯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邳八  
月己酉帝幸邳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邳董憲  
龐萌走保胸實曰胸縣屬東海郡今海  
州府山縣西有故胸城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  
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 冬十月帝幸魯拜鮑水為魯郡太守  
時董憲將屯兵於魯魯百姓未到討擊大破之降者數千人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十九



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名雖輸款猶擁兵自守不可即下頃之  
 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  
 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  
 道邪乃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因欲取之豐等亦欲圖  
 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  
 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瘼傷  
 之後乃緩其御轡以鎮撫之百姓甚與相安 張步聞耿弇將至  
 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費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又分兵屯祝阿地理志  
 屬平原郡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莊縣東北 別於泰山鍾城  
 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故城也 列營數十以待之  
 弁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  
 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

齊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二十 思 漢紀三十三 二十 思

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郡國志濟南縣有巨里聚賢曰  
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  
 南 弁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墊塞坑塹數日有降者  
 言邑聞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  
 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弁期告邑  
 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  
 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  
 精兵上開阪兩山曰山脊曰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  
 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  
 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郡國志濟南郡在時張步  
惟陽東千八百里  
 都尉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賢曰西安縣名屬齊郡故許  
在今齊州臨淄縣西北  
 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臨菑縣相去四十里弁進軍葦中賢曰

邑名也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濟水因 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  
 名曰水經注濟水東去臨菑城十八里 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  
 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弁敕諸將皆舉食前書音  
起而林 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  
 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  
 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慮而至必驚擾吾攻之  
 一日必拔按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  
 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  
 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  
 將其眾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齊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二十 思 漢紀三十三 二十 思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  
 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彤柴  
 帥重異等兵賢曰重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弁弁上書曰  
姓異名  
 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  
 欲去隨而擊之臣依塹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  
 之閒步首可獲於是弁先出淄水上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  
原山東北通臨菑縣與  
 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  
 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  
 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壇臺望之賢曰臨菑本  
齊正宮中  
 有臺也 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  
 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能弁明日復勒兵



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  
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師乃出兵大戰自日及昏復  
大破之殺傷無數清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  
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名一名巨洋  
水在今青平光縣西水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哀宗謂  
之鉅昧王都之以為巨黃北過鉅昧水又北過臨朐縣西又東  
北過壽光縣入九十里偃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一兩相載  
乃輪兩兩而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晉自勞  
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事見十卷今將軍  
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莫擊已降將軍  
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享鄉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

尉不聽為仇事見十一卷張步前亦殺伏隆苦步來歸命吾當詔

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三年

帝幸春陵自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弁

復追張步步奔平賢曰平壽縣名屬北齊郡故城在今青州北

三十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不善戰而

耿弁走之事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那步曰負負

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

弁軍門肉袒降弁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城謂平樹十二

郡旌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備重七千餘兩皆

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邱侯

地理志安邱侯國屬琅琊郡又北海郡有安邱縣宋白曰密州有

安邱縣古根牟國城漢為交邱縣有渠邱亭故也渠邱公邱居也

與妻子居雒陽王閔亦詣劇隆於是琅邪未平郡志琅邪郡在

上徒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弁復引兵至城陽

志琅邪郡城陽縣屬城陽郡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弁

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焉初起太學車駕

還宮幸太學陸機雜記曰太學在雒陽城故開陽稽式古典修

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坐蒸祭高廟

而河南尹司隸校尉爭論廟中湛不舉奏故也以疾霸為大司徒

霸問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

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

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賢曰案罪

劾狀而仲叔名貢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清潔自以為弗及也載見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漢紀三十三

其舍救飲水適以生赫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

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或不可與安

邑令聞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

累安邑邪遂去客述初五原人李興隨昆朔方人田颯立颯音代

郡人石鮪聞地鮪音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

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

入塞都九原縣賢曰九原縣屬五原郡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

雁門五郡並置守令也胡兵侵苦北邊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

上林成都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人有上章言吳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帝以帝示異惶懼上書陳謝曰臣本書

生遭逢受命之會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



自思惟以詔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擾攘之時豪傑競起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瀕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故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於己節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選兵待時武王親兵孟津諸侯不期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福甚昭明也速召也昭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速禍患猶言明召禍患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光武建武五年

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置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卑弱劉文伯在邊自稱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或正儀通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被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關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鎬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囂與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將

軍馬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率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驅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許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河西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玉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險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敵猶足以伯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驕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光武建武五年

恩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翼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聖誓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若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賢曰言從漢何畏附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露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削去之剛嘉之七世孫也平帝時王莽專政剛絕帝外家馮衛一族剛時為郡功曹以上書言事為王莽所逐及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遂客隴西雖為蜀所賓禮義不為之屈也 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交趾郡今安州縣也南嶺大南嶺地志云其夷是大指開山兩足並立則相交應動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址也余案武帝



元鼎六年置交趾州治廣信時已開南方遂交于南方爲子孫基  
址也七郡南浦南浦梧槽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越州交州介謂  
唐之交州峯州皆漢交趾郡之地 岑彭素與交趾牧鄧憲厚善與  
議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  
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  
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  
志江夏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武陵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  
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  
郡在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九百里零陵  
千四百二十里交趾郡在雒陽南一萬一千里 悉封爲列侯錫光  
者漢中人在交趾效貢民夷漸以禮義政化大行初宛人任延年  
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避兵隴西隗囂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爲會稽都尉時  
年十九迎官攜其少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又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三十一

種姓咸曰使我有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故嶺南華風始於二  
守焉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  
而不謁 凡朝謁者必拜稽 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  
原周黨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  
伏而不謁便蹇駑悍同時俱逝黨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  
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 伏願書術稱珍玩寶怪  
皆藏 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實之士伯夷叔  
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罷  
之 移置通鑑原文依范升傳載其勸周黨之疏有東海王良一  
語故綱目遂大書云嚴光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謁  
以良爲諫諍大夫今案王良傳良之微拜諫諍大夫在建  
武三年不在此年故於此刪去王良事而移置於八年內 光字子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三十一



求報光曰吾手不能書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道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殿子陵其臥耳拜諫議大夫不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補註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三十里清麗奇絕號錦峯續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相傳為殿子陵隱釣處年八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二天 別補

士以壽終於家黨同邑有王霸者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至是亦徵到尚書拜而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霸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願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俯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其終身隱遯 元帝

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右西域唯延不向附屬常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僑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王莽之亂西域攻沒諸國皆不得還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齊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三 二天 別補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四 起建武六年 建武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春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徵京兆王丹為太子少傅丹字仲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于田閒候勤者而勞之其情嫻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斥責之沒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豪強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緘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緘出自機杼遵聞有慙色因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乏糧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領左馮翊稱疾不就至是乃徵傅太子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于道昱拜于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緘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賈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李憲亡走其軍士昂意迫斬憲而降憲妻  
子皆伏誅封昂意漁浦侯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  
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  
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  
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 說文曰 告示禍福露乃遣使周  
游詣關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銚期持珍寶緡帛賜囂  
期至鄭被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  
隗囂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  
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 宣帝有公孫代  
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 公孫述刻  
公孫述自言 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  
手文有奇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  
宜置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  
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  
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卻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運會割有雍州兵  
彊士附威加山東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  
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草創資  
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  
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開使召搆貳使西州豪  
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  
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  
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



下之望末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費曰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述散漢北軍山東之人僑寓于蜀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四 三 恩補

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健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爲述亡國張本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吳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桓公管仲而送於齊公以爲相說苑曰管仲桎梏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于齊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東都臣子率請天子爲國家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初扶風杜林

避地河西隗囂聞其志節深相敬待林雖寄居冀地終不降志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至是弟成物故林乃求持喪東歸囂雖道之而意實恨林乃遣客楊賢于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遂得免與申屠剛俱至京師帝皆拜爲侍御史先是鄭興雖已自西來歸帝猶未用林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立侍帷幄典機密帝乃以興爲太中大夫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帝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逸諫不見聽剛遂以頭軻乘輿車輪帝遂爲止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地理志江關在巴郡在江州南岸戎出江關後移招其故眾欲以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四 恩補

取荆州不克帝乃詔隗囂營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賢曰白水縣有隴關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隴城西南有白水關余據水經曰水出隴西隴水與西傾山東南流入隴平水東南經廣漢白水縣隴水與西傾山東南流入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隴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驛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熟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 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志長安在雋陽西九百五十里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蓋延而外尚有吳漢馮異王常馬武劉尚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歛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允豫不決賢曰允豫不定之歛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賊否曉廢典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賢曰伯春字伯首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



遣舉起入部勒兵將殺欽徐杖節就車而去使牛部將兵圍  
守之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來儀字  
日光武之姑子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  
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  
食所饋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欽為人  
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  
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范曄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  
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  
其功也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坻音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五 思補

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  
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  
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  
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  
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詔  
求言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有纖微之過者必斥交易紛  
擾百姓不寬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尚書舜  
考考三考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如合氏車  
也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益以為天地之功不  
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

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  
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取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  
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  
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收守代易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  
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斥退時帝  
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制舉之吏浮復上流曰陛下疾往  
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  
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有非者心不厭服  
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時馮衍亦上書陳八事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六 思補

帝將召見為令狐略王護周生豐所排閉而止衍乃退而自論曰  
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琢珠如玉落落如石玉猶珠玉人所貴  
雖失在貴亦未得此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  
道正珠玉後漢書作碌碌珠之字書珠玉名碌碌者少而可貴  
之意碌碌多砂石也碌碌者從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  
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願常好備儻之策時莫能用喟然長歎自  
傷不遭久擢遲於小官不能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凄悲先將  
軍葬涇陵先將軍衍之會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于是以新豐  
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驪山北臨涇  
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鄠鄠周秦之邱宮觀之墟  
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坐焉退而幽居蓋忠臣過故墟而歎歎  
季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鴻烈于後遭時之



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喬松之福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父泰世祖父野王衍幼有奇才九歲能誦詩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者勝妾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填塋于時坎音然有高樓不戚戚于貧賤居常慷慨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樂干懷也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宏免 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委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音漆縣名在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新平縣漆水在西南注漆則今西安府之永壽縣馮異軍栒邑音栒邑故城在西安府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七

渭化縣西 祭遵軍汧音汧水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百十里 祭遵軍汧 今隴州汧城縣南 汧水注汧即汧城之汧

陽縣 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懼怯小利音前事而復為之音伏音舌 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翼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大司馬吳漢也虎牙蓋延也建威耿弇也虜兵猥下三輔驚

恐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控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邱山音征西也 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大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又詔異進軍義渠渠縣屬北地郡 翼擊破虜芳將賈覽匈奴與鞬日逐王音與音古義渠戎地也 翼擊破虜芳將賈覽匈奴與鞬日逐王 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寶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未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音猶音也 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任驛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音謀作無字 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任夫猶知去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八

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音高平今原州縣 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閉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甚厚音尉與同尉安也藉薦也尉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音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丟從議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音負待也 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棄子微功



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而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  
 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更士何忍而棄之謂爾子何自兵起以來  
 城郭皆為邱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  
 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將爾復  
 重其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前首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立實難憂人太過以  
 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融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  
 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大史公五宗外戚  
 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  
 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  
 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四 九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令人輕不能令人軒 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罪  
 言不為人所輕也 與陳誠臣與陳摠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  
 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遣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  
 於善非敢誦以非義而謀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  
 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  
 陳滅罪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之接  
 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將高峻任禹之屬  
 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讎艾黨援又為書與將楊廣使曉勸  
 于歸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 前別冀南寂無音響援聞遊長安因留  
 上林拔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  
 醜也醜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 常懷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四 十 恩補

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呼臣見之當股慄慄愧忠臣則酸鼻  
 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今關東盜賊已定  
 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  
 將兵入金城擊囂囂先零羌封何等更始時先零羌封何等  
 其郡囂皆遣封何其郡囂皆遣封何 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  
 遣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融祖父墳墓在扶風  
 數馳解使致遺四方珍羞統猶恐眾心疑融乃使人刺殺張元  
 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得書增忿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接  
 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  
 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軒

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于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賢  
 王元字游翁據陳傳元字元字游翁據陳傳元 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  
 竟何如邪接聞至河內過存伯春存存問也時因 見其奴吉從西  
 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  
 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  
 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于其  
 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  
 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  
 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當折愧于陽而不受其爵事見上  
 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賢曰陸陸將難為顏平若復責以重質當



安從得子主給是哉言若復貞實子當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

側身於怨家之朝乎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勇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牛孺卿字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

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嗟咋舌又手從族乎謂詩萎嗟咋舌

豈可謂縮而禁聲乎謂詩萎嗟咋舌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

廷尤欲立信于此謂度必不負約援不得久願急賜報廣竟不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十一

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

兵卒至驚恐自救臣豈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

自追還此因王元龍抵之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賢曰

孔子謂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

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言慢請誅其子

帝不忍復使來欽至汧賜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

有亡叛而復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相躬歸闕庭者

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

辭即不欲勿報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匈奴與

虜芳為寇不息帝命歸德侯颯使匈奴以修舊好魏使匈奴見二

年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解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

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會卒

亂也言世亂之時故人發其心乃知厚葬之咎也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

薄葬送終之義 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漢官

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 公孫述立隗囂

為別備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勢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

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

謫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

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

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己從眾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

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多在晦光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十二

君家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

臣惶促宜雷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尚書洪範曰帝躬勤政

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夏四月壬午大赦 五月戊戌以前

將軍李通為大司空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

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元王莽篡竊將

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

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徵計為

直改正嚴原文謀激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變者上變罔密

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羣忠之謀事見三十九年身為世

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



之聖典與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人東觀記曰曾弟

允等自免去郡國融承制拜會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為酒泉太守

形音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定郡今涇州縣宋白

曰滑州潘原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

竝無利而還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寇寇扶風馮異拒破

前邑未及至靈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馮異軍

異帥先據南邑破巡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傳二轎事

亦同按此文勢殊諸將才敗還隗囂即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

又云馮異未及至梅邑也然則馮異祭遵之破于元行巡實在此

年明矣至七年八月紀又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卻之此即

隗囂傳所書秋隗囂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令別將攻祭遵于

汧兵竝無利者也據此是隗囂兩歲各嘗攻馮異祭遵矣故傳亦

云擊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七年秋紀之且傳云

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馮異何

後稽緩爾久不至梅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自征隗囂先戒

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

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少豪俠有才辯

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

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渥厚恩思效萬

分耳道文為上郡太守史失其名又勸勸遵遣子入侍前後辭甚切辭不從

故來歸 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

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與鄭興

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

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南陽太守杜詩 郡國志南陽郡在 政治清平與利除害百姓便之

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召信臣

事見二

十九卷元帝 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是歲以執金

吾朱浮為太僕浮以國學既與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

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舊事策試博

士必廣求詳選爰自歲夏延及四方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

燭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選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

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學者無所勸樂矣帝

然之

建武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

陽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宋白曰

略陽道在隴山縣東六十里即故隴城也黃初中改為隴城時

隗囂居冀以地理考之 斬隗囂守將金梁羅大驚曰何其神也帝

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十四 忠 忠

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

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餒乃可乘危而進

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寒雜頌

道賢曰隴頭山道也一牛邯軍瓦亭 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

杜佑曰瓦亭關在唐原州之蕭關關漢朝那縣地 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補注瓦亭關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蓋自悉其大

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奔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斲木以為兵噐盡銳攻之累

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

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棧諸

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

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

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

寶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月氏為匈奴

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宜

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

以書招牛邯曰遵與隗王歆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

數矣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

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

河隴秦舊都而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

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五 忠 思 補 續

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

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

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黔布者亦自任也蓋終

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延固上邽以四

縣封寶融為安豐侯融封安豐陽泉縣安

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

民無擅離部曲初扶風孔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君魚奮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

兵河西建武五年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

西獨安而姑臧最稱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六 忠 思 補 續

奮在職四年力修清潔為眾人所笑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

苦辛耳惟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視之常迎于大門引入

見母至是帝聞其賢賜爵關內侯 穎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

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郡國志穎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帝聞之

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郭憲字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



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雷恂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國長鎮撫更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郡國志東郡去離陽八百餘里濟陰郡在離陽東八百里帝遣李通王常擊之先是東光侯耿純自真定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為東郡太守視事數月盜賊清甯居東郡四歲坐事免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胃為將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至是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東郡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七

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水經注戎邱城在西北戎漢水過其南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罷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救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食并力攻鄴遂不能遺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歸冀冀郡屬今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露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惟祭遵屯汧不還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驃校尉太原溫序為驃將符宇所殺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為魏羌校尉檢西羌傳九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六



不忘俎豆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遂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恸還幸城門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隗囂病且餓糗糲糲悲憤而卒初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窾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及莽敗隗搆天水欲爭天下而隗少病蹇是蹇人欲上天也至是莽敗而死是天不可上也吳門者冀郭門名也緹羣者吳門外山名也王元周宗立羣少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九 思補樓

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 五年岑彭西馬駿軍江州分屯巫即今荆州府之巴東縣夷道即今荆州府之宜都縣夷陵即今之夷陵州亦屬荆州 因據荆門虎牙 注曰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關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開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今荆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 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以絕水道 關樓范書作關樓今城上敵樓也橫柱也橫柱也橫柱也 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緹氏登轅轅 緹氏縣屬河南尹縣有緹氏山轅轅山轅轅坂在東南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聞堪於高柳 高柳縣屬代郡賈覽在代郡高柳今雲州定襄縣水經注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嶂雲霧高連山隱隱東出 遂匈奴救之漢軍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詔朱祐屯常山 朱祐常山即今之鎮定本日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

又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谷太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 賈覽時隴州人今代州縣非古繁茂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時也 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眾與漢相拒及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 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二十 思補樓

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 應劭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吏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 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復徵王丹為太子太傅初丹為少傅時客有薦士于丹者丹因選舉之既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官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至是復徵丹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辜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久之遷位卒於家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詵帝甚傷之乃詔大司空曰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別離幸得安全俱脫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



弗敢當列於朕妾庶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上而遭患逢禍  
母子同命愍傷於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  
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諡貴人父陸為官恩哀侯弟訢  
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漢書制惟皇后父封貴人未復  
正位中宮帝追爵其父非舊也  
召就兄侍中與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  
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兼音決  
又音胃誠所不願帝嘉  
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與曰實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  
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晒呢公主恩心實不安也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卒不為宗規求位與為人有節力每從帝出入嘗操持小蓋障翳  
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甚見親信 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四 五 臣謹按

未拔夏吳苑於軍 秋八月己亥上幸長安 初隗囂將  
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等軍起峻亡歸故營復時器拒隗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  
道里居中賈曰從雒陽至  
高平長安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  
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  
隴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  
驛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  
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氐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  
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  
賀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一 漢紀三十四 五 臣謹按  
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  
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  
破落門周宗行巡荀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孫蜀從諸隗於京  
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先零羌與諸  
種寇金城隴西補注金城今隴州府之  
蘭州及金縣○零音情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  
之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饑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  
焉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  
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 庚寅車駕還宮 衛尉安成侯  
姚期薨期字次況潁川人也為人重信義生平攻戰有所降下  
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顏諫諍帝嘗  
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  
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及病亟其母問當封何子期嘗受國



家恩深慙無以報何云封子也帝聞而憐之及薨諡曰忠

紀建武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考其日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有二月

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歷考之三月壬申朔己卯八還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上載三月字今從袁紀還

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 岑彭屯津鄉賊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

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

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

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

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為征南大將軍 閏月岑彭令

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

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把鉤反把鉤者既

不得退又逆拒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

之使不得進也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

火盛橋燬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

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補註江州即今重慶府彭上劉

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

華陽國志巴楚州攻故庸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

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即古界溪也杜佑曰巴山縣古

并關如此則 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

耆老為言大漢哀憫巴蜀久見虜役故與師遠伐以討有罪為人

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

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後將軍者將軍也

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雷馮駿守

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屬巴郡今忠州

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今州石

鏡縣本後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墨

其米數十萬石吳漢聞夷陵裝露機織進孫統謂孫權在 夏先

零羌寇臨洮洮音 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隴西二千二百二十

里討之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環姓

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

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延為虎牙 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

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蓋延字 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

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疆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

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

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

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凡

人所刺者刃在身猶 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賜武將軍馬成守中

未死抽刃則氣絕矣 耶將代之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趙王良從帝送歙喪

還入夏城門魏陽十二城門 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

責門侯百官志城門侯對掌維陽 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

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恐成貨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

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

主隸陽朝會 恢亦亢直不避權貴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永行縣到霸陵司隸校尉主三河三輔 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

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甯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

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苜蓿家苜蓿保壽

六年更 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大中大夫張湛

始二年

始二年

始二年

始二年

始二年

始二年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五 恩補續



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廣漢縣屬廣漢郡 又遣將侯丹率

二萬餘人拒黃石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

謂之黃 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

漢蜀剛氏道微外東南流涪縣北又東南流涪縣北即城

官涪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

涪西南流涪而東西流意 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派都江而上

此即平曲也○涪音浮 郡江一名成都江○縣音皮 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

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隆州隆

漢武陽縣地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峨邊山縣東使精騎馳

資治通鑑補 漢紀三十四 蜀 思補

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廣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

都詳隋仁壽元年避楊帝諱改爲雙流唐龍朔三

年析雙流縣又置廣都縣于舊縣南一十二里 勢若風雨所至

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不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

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

水帝紀作沅沅水此作沅承臧宮傳之誤也賢曰水經注曰沅水出

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潼川府

通泉縣北 臧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

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

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

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

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

蜀 水經注曰臧宮奔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按 王元舉眾

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

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子

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帝還自長安 冬十月公孫

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時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

而惡之欲徙會日暮不果竟以是夜被刺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

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耶毅王任貴聞

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任貴降述事見 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

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 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

蜀國志武都郡在維 陽西一千九百里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疊陰成

與馬援深入討擊時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

資治通鑑補 漢紀三十四 蜀 思補

閉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

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

鼓叫噪虜遂大潰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糧穀畜產而還援中

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之賓客徙降羌置

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屬金城郡賢

水經西宋白曰涇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後魏得羌地於

此置西都縣隋改爲涇水縣其後魏得羌地於 塗遠多寇

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於是詔

武威太守梁統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

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

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二月吳



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沂江而上伐公孫述 帝以盧芳據北土調  
穎川太守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  
之前王莽時伋嘗牧并州素結恩德至是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  
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  
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  
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  
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二 漢紀三十四 光武建武十一年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五 起建武十二年 盡建武二十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兩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  
續漢書曰涪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 遂圍武陽 岑彭已拔武  
陽此何以又圍武陽豈彭既刺之後 述遣子璿史興救之漢迎擊  
武陽又為述所取邪議之以俟參考 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 蜀志犍為即今 詔漢直取廣都據  
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 遺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十二年

輕騎燒成都市橋賢曰市橋即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沖  
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 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  
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  
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  
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  
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餘人屯於江  
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  
意臨事勃亂 勃與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



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向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閉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向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向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旌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向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改正江北原文誤作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劉向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向而擊公也賢曰略若先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三

攻向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入克遂軍於其郭中成都郭中城宮拔綿竹破涪城涪城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綿竹縣米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斬公孫恢弟也復攻拔繁郫官於是時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維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謂官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官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追賢曰繁郫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李通欲避權勢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爲召陵侯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

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時成都雖未破先入蜀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城宮軍寇門改正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通鑑誤作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臂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張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幸已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向曰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三

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尙宗室子孫營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燬之使備其子職國策曰樂羊爲魏將文侯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以遺之羊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諸將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對曰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既城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平帝時以廣漢李業爲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爲酒士謝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述之稱帝於蜀也徵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督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職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泰知己下爲







孔奮為武都郡丞時從融入朝看皆財貨連穀爾竟川澤唯奮無  
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爵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殺郡  
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  
不願望遂窮力討滅之妻子皆為所害帝下詔褒美拜武都太守  
帝以隗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  
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  
不和和臣不忠意思長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  
又與上語延傳今從之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  
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羅奴疾戎恂  
羅奴疾戎恂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  
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稱其長  
者以為有宰相器初所與謀開業者恂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六 思補補

侯官至遼西太守  
丁建武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霸在位明察守正奉  
公不回及薨帝深傷惜之追封則鄉侯謚曰哀 戊子詔曰郡國  
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遠方口實所以  
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  
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輿報志乘輿法駕後有上雅不喜  
聽音樂手不持珠玉黨出獄車駕夜還上東門侯汝南郭舉拒關  
不開賢曰上東門侯上令從者見而於門閉揮曰火明遠遠遂  
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賢曰東而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  
不敢繫於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之而陛下遠獵山林  
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楯布百匹賢曰東中門侯為參

封尉維揚十二城門每門侯一人 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摩  
沱河以備匈奴 郭伋在并州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乃嚴烽  
檄明購賞以恩結寇心芳部下多欲歸之至是芳攻雲中久不下  
其將隨昱守九原欲脅芳降及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  
眾盡歸隨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宋祐奏  
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祁  
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  
魯王興為魯公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  
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恭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  
初先來詣闕為侯加故於是司奏列侯非宗室不立復國上曰  
張純備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七 思補補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沛郡在淮陽 丙  
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軍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  
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收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  
高密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  
六縣固始侯固始南郡故縣也通更名膠東西漢以為王國  
帝以為侯國併置北海食百餘戶壯武下密即延胡觀場此  
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賦武  
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  
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邴馮賈復知帝優下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帝乃去甲兵



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清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置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閭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軍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同容賢已同曲也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心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帝嘗與功臣諸侯謀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

賈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八 恩補

子志行修整何為不操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揚虛侯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置亭長斯可矣王莽末武嘗入綠林為盜故帝戲之云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益州傳送公孫述蒞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賢曰齊無日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所見于音審也郊廟之器樽彝之屬也樂器鐘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葆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禮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

年十五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相相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開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也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立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五月匈奴寇河東 啟大司徒不其侯伏湛薨先是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湛經為人師行為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願以宰相之重而以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髮鬢屬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宜居輔弼補闕拾遺至是復徵用之未就位而卒

賈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九 恩補

戊建武十四年夏更始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構太守郡志越構郡在維揚 秋會稽大疫郡國志會稽郡在維西四千八百里 湯東三千八百里 莎車王賢都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滅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法在衷無取于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聰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表其尤害于體者傳奏于左願陛下宜詔有司詳擇其善  
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夫人情性厚則義節之  
風損法防煩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  
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王太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斷  
雕為楸獨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入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  
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賦小事無妨于  
義以為大戮被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遁為傲彌深臣愚以為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  
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衷之為言不  
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  
浸多皆刑罰不衷患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十一 思補

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屢不報  
紀建武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  
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  
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  
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服眩厥疾不瘳夫切直之言非  
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  
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丁未有星孛於昴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旋頭以汝  
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汝南郡在淮匈奴寇鈔曰盛  
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

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郡志馬門  
一千五百里代郡在雁陽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  
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附錄太行山南自河陽懷慶進北出直  
至燕北無有間斷也蓋地數千百里自燕至春皆陸峻不可登焉  
有八處相通微運名之曰雁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隘也  
此陸東西廣五十里而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  
緣邊兵部數千人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  
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  
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癸丑追諡兄續為齊武公  
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  
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緩氏令平陰緩氏二縣其  
後章遷梁郡太守梁郡在雒陽東與遷宏農太守郡國志宏農郡  
百五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十一 思補

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  
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  
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  
陽不可問宋白曰漢劉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帝詰吏由趣由從  
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也問吏不可服抵言  
何如也○趣當去聲讀謂詰其從來與者趣也  
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賢曰長壽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  
帷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敕教也成也相方求問  
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  
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進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  
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為立陽為遣謁者考實二千  
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歆坐前為汝南大



守度田不實賦罪千餘萬下獄歛世投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世皆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及身毛日剔平原禮震年十七也求代歛死帝竟不赦歛死獄中 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 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

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燧燧十里一候以備匈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桑在去繁枝兩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來年一穗一穗年有兩岐者故以為瑞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十五年十六年 日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之歎息良久方欲徵之而堪病卒堪字君游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帝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居官果以清節著稱 安平侯蒸延

薨 交趾沓洽縣雜將女子徵側甚雄勇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舊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雜民語雜王雜侯主諸郡縣縣有雜將領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沓洽縣地○龍首摩泮音零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

建武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雜陽南萬二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交州漢九真郡治有浦郡合朱吾縣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麓洽交趾刺史及諸

太守僅得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始元元年更名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郡國盜處處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

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實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也改正捐城原文誤作捐城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十六年 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恩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初匈奴臨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復

鑄五銖錢漢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卷五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召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其表意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援自還京師數召進見援為人長七尺五寸色理髮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問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帝常言馬將軍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盧芳入朝南

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雜陽南萬二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交州漢九真郡治有浦郡合朱吾縣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麓洽交趾刺史及諸

太守僅得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始元元年更名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郡國盜處處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

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實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也改正捐城原文誤作捐城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十六年 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恩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初匈奴臨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復

鑄五銖錢漢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卷五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召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其表意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援自還京師數召進見援為人長七尺五寸色理髮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問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帝常言馬將軍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盧芳入朝南

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雜陽南萬二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交州漢九真郡治有浦郡合朱吾縣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麓洽交趾刺史及諸

太守僅得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始元元年更名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郡國盜處處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

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實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也改正捐城原文誤作捐城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十六年 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恩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初匈奴臨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復

鑄五銖錢漢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卷五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召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其表意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援自還京師數召進見援為人長七尺五寸色理髮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問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帝常言馬將軍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盧芳入朝南

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秦象郡地在雜陽南萬二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交州漢九真郡治有浦郡合朱吾縣 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麓洽交趾刺史及諸

太守僅得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始元元年更名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郡國盜處處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

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實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也改正捐城原文誤作捐城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十六年 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恩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初匈奴臨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復

鑄五銖錢漢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卷五王莽始建國元年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召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其表意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及昌平 昌平縣屬上谷郡 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拜建武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

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

十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

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史道

它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賞出子春遷熹為平原太守

郡國志平原郡在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乙亥晦

雜陽北千三百里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 章陵故魯五月乙卯還宮

帝紀誤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 賢曰皖縣屬

在今舒州有皖水 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

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十一 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皇后懷執怨懟數違

教令不能撫循他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內若見鷹鷂既無關雎之

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

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於

今三年宜奉宗廟為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常之事

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郭后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

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

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譏社稷而已帝曰博善恕己最主知我必

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

山郡益中山國 郡國志中山國在補 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

公皆為王 有五鳳皇見於潁川之郊縣鳳高八尺五彩羣鳥竝

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十七日 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

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

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

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自章陵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

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

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可易遵追奪之賢由是始恨

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

桓數連兵入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為冒

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 殺略吏民詔拜襄贛令祭彤為遼東太

守 賢曰襄贛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郡國 彤有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十二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

弟也草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

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故得全於亂世 徵側等寇亂

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 障與嶂同山也山

谿與溪同則治橋道 以通 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隆名扶樂

真郡余謂隆說誤矣九真郡未有扶樂縣隆初封元父以

田不食免次年封為扶樂侯則扶樂乃屬名非縣名賢考之不

扶博縣水運其北 南擊交趾 陳正為太官進膳中黃門有

不喜正者貫髮以髮而奏正罪帝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

而死帝問其何言正曰山出炭炭燄焦肉而不能焦髮臣罪一也

匣出刀砥礪斷骨而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不

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帝悟罪黃門而釋正



竇建武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城走

岩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岩渠縣屬巴郡若渠故城在今渠州流

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賢曰岩渠山名因以

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 甲寅上

行幸長安三月幸蒲阪蒲阪縣屬馬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

刊道千餘里至涪泊上涪泊在交趾封溪界後馬援既平交趾

水過交趾麓冷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其南水自麓冷縣東

運封溪擊北又東運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宋白曰

馬援自九真以南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禁谿水經注及

隨山刊木至口南其地蓋在麓冷縣西南水經注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

其地蓋在麓冷縣西南水經注曰徵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

按唐志新昌縣中謂之突賢曰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余

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

幸河內戊子還宮 五月旱 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

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

蜀郡在雒陽西 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

沿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

南郡長沙而還 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是

州率道 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五官中

郎將張純與大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

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

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

竇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

太廟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

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成帝哀帝

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祖昭帝爲曾祖故追尊及祠之

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

祠祭記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於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

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國廟去

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舊曰宗廟在章陵者

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臣祭

宗廟皆 馬援斬徵側徵貳傳首至洛陽封授爲新息侯食邑三

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醢音師又音蔬又音 從容謂言屬

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

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別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

遲緩也或曰款段也段短也言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

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涪泊西南開處未滅之時下瘴

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鸞點點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

得也帖音下貌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

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妖賊單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

城原武縣屬 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

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子陽獨

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

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 逃亡則一亭長足以

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

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賢曰居風縣名屬

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 嶠南悉平賢曰嶠嶠嶠也屬雅

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 嶠南悉平賢曰嶠嶠嶠也屬雅

與日按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

擊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徵貳等因擊都陽等傳之按傳十七年拜

伏波將軍討徵貳十八年春軍至涪泊明年正月斬徵貳蓋紀之

所書者援奏徵貳及傳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攸遠南越志云

徵貳奔入少溪穴中二年援於是立銅柱於交趾以爲漢之極界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七 恩補撰



爾先命益朝與韓康伯陵曰馬文瑞立兩朝柱於林邑岸北有遺  
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治片南對劍柱悉姓馬自新朝今有二百  
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 按所過輒為  
川務易劍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議故處也

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較者十餘事

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各林邑記曰日南郡容通銅鼓外越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  
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劍馬劍鼓也

鑄劍鼓乃鑄為馬式上之馬高三尺五寸闊四尺四寸有鑄  
於直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馬後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  
鼻兩孔間也上唇欲寬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  
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日  
欲前兩澤度欲充腰欲小季肋欲長腰欲厚而緩應薄股也腹  
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  
寸堅如石○謙若咸切 開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下

音解牛馬肋後勝前也

郭后既廢太子孺意不自安郭輝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

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六 恩補

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還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

立子以貴 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

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憲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

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

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

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

彌亮明帝承統友子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

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范曄論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

者必唯寵貶乎當其接床第承恩色 弟音至又音 雖險情賢行

子林贊也

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嫉私雖惡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

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除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斯誠志士之

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揚未或違之者也郭后以衰離見貶悲怨

成尤而猶恩加別館增寵成至乎東海遠巡去就以禮使後

世不見隆薄進退之隙不亦光於古乎

帝以太子勇陰識守執金吾陰與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

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資容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教

戒資感激厲左右焉與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

谷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遂之友人張汜杜禽與

輿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初

沛國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九 恩補

客傭以自給十五年不窺家園後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因兩教授徒眾數百人王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

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至是上以榮為議郎 續漢志凡郎官

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 皆主更直執戟

那不在直中議郎秩六百石 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

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帝稱善曰

得生幾晚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日乃罷帝使左中郎

將汝南鍾與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 鍾與為公羊春 賜與爵

關內侯與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與曰

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與遂固辭不受 初陳留黃宣嘗

為北海相以多殺不辜下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

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况死乎升



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燮及宣帝獨馳使原之後江夏有劇賊夏  
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  
姦賊故解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  
降散既而以事坐免至是徵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  
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  
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  
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  
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二十

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案  
上太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因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懼  
號為臥虎歌之曰梓鼓不鳴董少至 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  
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復音父老前  
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  
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  
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西  
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嶲邛殺王任  
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醜毒  
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越嶲郡治邛  
都任貴所據

宋白日漢郡都縣 遂掩任貴誅之

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

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大

數秩六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寶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

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

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

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

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

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辨嚴之日賢曰嚴即裝也及在朝廷斤斤謹

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

更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

名終

范曄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

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

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

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郡國志上黨郡在雒陽北一千五

帶苦風眩疾甚以陰與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賢曰尚書曰

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惟陽南宮有雲臺廣

德殿余謂廣室者殿也坊皆書元帝紀有司太極殿廣室殿

齊惟帝命夏旅青棘冬施會疾瘳召見與欲以代吳漢為大司

馬與叩頭流涕同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



發中感動左右帝遂遷之 初扶風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  
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詐湛聞而笑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  
可乎帝臨朝或有情容湛輒陳諫帝每見之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以湛好乘白馬故也既而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稱疾不  
朝帝張起之欲以為司徒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音因固辭疾篤  
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為大司  
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 壬辰以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  
大司馬事 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  
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況郭后弟也京師號況家為金穴然況小心  
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與世事附錄拾遺記曰況累金  
數億家僅四百餘人以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王  
黃金為器工治之聲震於都內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  
銷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于其上以稱量珠玉閣  
下有藏金窟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畫室之如星夜望  
之如日里中為之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盡星無匹其現  
幸者以玉器盛食故東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將至故人皆迎  
京謂郭家為金穴 勞之平陵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  
同眾人耶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  
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  
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皆諸皇子封  
國也後東海  
王疆兼食魯郡而都於  
魯時猶為魯王與國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壬寅  
車駕還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  
名屬趙國今

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  
友之子也 劉向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乙**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章孫盛蜀書曰初秦徒呂不章  
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  
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章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  
南山置不章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章以章其  
先人驛行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  
永昌郡治不章史記正義不章縣北去葉榆六百里 斬棟蠶帥  
西南諸夷悉平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  
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五  
郡代郡上谷漁陽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  
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  
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援將三千騎擊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王  
之無功而還 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  
志注云中郎將馬援討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  
烏桓援傳十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  
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彤事前今從之 鮮卑萬餘騎寇遼  
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  
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  
復圖塞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  
城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  
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  
初定北邊未服皆遣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  
皆遣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  
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裝遵以狀聞帝許之  
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維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

司空朱浮免常以浮陵機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至是

以賈弄國恩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林博雅多通稱

為任職 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數有火災昆輒向火叩頭每

風降雨止火亦尋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為宏農太守嶠道多虎行旅

不通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

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

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

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書亦用簡字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昆字

桓公梁孝王之弟也少習容禮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

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莽以昆多聚徒眾乃繫昆於獄莽敗得免

及既登朝帝重其經學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死是平原多盜賊太守趙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皆坐者

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

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是歲青州天蝗侵入平原

界者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青州部齊南平原界匈奴單于

興死子左賢王烏達提侯立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

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

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茂報命茂

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烏桓乘匈奴之弱

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

帛招降烏桓 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

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龜茲音耶 鄯善王安上營願復

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

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

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

河曲列四郡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

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通而幕南無王庭遺值文景元

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階犀布璫瑁則建珠厓

七郡感菑菑音華 菑也 菑音矩竹杖則開牂柯越嶺聞天馬蒲陶則

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

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乃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

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

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

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

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

以界別區域絕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

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

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

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



置質於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西戎即日序即就也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向威服致其質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成王於成王其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登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謀曰吾受命國之黃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王爾先王之神所致以萬宗廟御走馬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三 漢紀三十五

美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四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漢紀三十六 起建武二十三年盡明帝永平三年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郡國志南郡在雋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緣河諸山蠻也

杜佑曰時南郡蠻山蠻反劉向討破之徒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河中蠻是也○游首屠 遣武威將軍

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

空杜林薨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為涼州刺史林少好學

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思補

時稱通儒王莽敗盜賊起林避亂河西及還三輔為侍御史京師

士大夫皆尊事之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林先與興

相遇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

林闔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

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

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

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矣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九月辛未以陳留太守玉況為大

司徒玉姓也 況辟班彪為掾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

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以聖人

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



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及諸王國官屬帝從之彪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博而不俗者謂務博而不

也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蠻精夫相單程

等反 素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

程者姓名也附錄後漢書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

而征伐不克乃訪謀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首者邑萬家

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台之後槃瓠逐街

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

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

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

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

為槃瓠之髮者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

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

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

狀白帝遣使迎致諸子女裝班蘭語音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

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厚其後滋蔓號曰武陵蠻其為人外庭內

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

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

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翼日遂王領南邊八部比見

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

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

而比則烏珠留之子也此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

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谷音六蠡音離莫音都蠡

音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婿都侯監領比所部

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

太守求內附 魏志西河郡在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

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祠南匈奴傳曰匈奴 勸單于誅比比弟

斬將王在單于帳下 南匈奴傳大臣謂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

王次左右王次右王次右王次右王次右王次右王次右王次

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

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

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兩侯朱祀卒 四年卒改正詔原

文誤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春陵帝

與伯升皆愛之故伯升為大司徒以祐為護軍及帝為大司馬討

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亦每力戰陷陣建武

元年封安陽侯二年更封堵陽侯十三年增邑定封南陽侯為人

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

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祐初學長安帝

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

人得毋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資初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

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其買時乎其

親厚如此

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

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 補註以其大父嘗依 款五原塞願承為

藩蔽并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

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

屬五官其大 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事見二十七卷宣

帝甘肅黃龍閣 令東

并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六月丙申沛國

者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一 恩補

點安土重遷黃閔武陵記曰山高萬仞山半有紫氣石室可容數

萬人中有石牀紫氣行迹又有石羊石獸古迹奇異遙望見一石

仍似狗形相傳 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 實曰沅

云紫氣象也 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

谿在今辰州麻陽縣西百八十里距五谿之一也 尚輕敵深入

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

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翼日遂王領南邊八部比見

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

前單于長子我當立 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

而比則烏珠留之子也此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

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谷音六蠡音離莫音都蠡

音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婿都侯監領比所部

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



唯水前流一日一夜止 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

沅水今屬州 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怒

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嬰錄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

人征五溪 道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雋溪辰溪溆溪沅溪澧溪

雄作熊補作期作武賢曰 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

五溪在今辰州界○漢音武 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

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賢曰長者家兒 謂權要子弟等

冠睡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

壯情方勇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

賁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光武建武二十四年三十五年

問朗陵侯臧官 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 城在今豫州開山縣西南 官曰匈奴飢疫分爭

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配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

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絡繹款塞彤曰

帝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

二千餘級持頭詣都其後歲歲相攻札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

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竝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殺撫夷狄以

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其在

之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卻

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

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舊約

宜帝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邛 水經注武陵郡臨邛

沅水之險因以沅南為名縣治 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

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 梁松字伯孫尚 帝女舞陰公主貨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

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

子嚴敦立喜議議通輕使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

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

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

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

不成尚類鶩者也 毛晃曰舒雅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 效季

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

都長龍述也 龍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 赤姓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 季良

者越騎司馬杜休也 百官志越騎校尉其 皆有司馬秋于石 皆京兆人會仇人上

書訟係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

松實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

書及接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係官擢拜龍述

為零陵太守 賢曰零陵 今永州 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 賢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 縣地經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辰州沅陵縣界此地位水經

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 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為是賢說非 有兩道可入從頭則路

近而水險 水經注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頭山山 下水際有馬援修葺遺蹟賢曰壹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



蕭註壺頭山者以山頭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耿舒欲

與東海方壺相似故名從充道接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音厄充賊自

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

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附錄武陵記

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

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弁書曰好時縣

○時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

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佛鬱氣積而不得舒也

音佛又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

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音音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弁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六

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

新初援在交趾常餌葷菜神農本草經曰葷菜味甘微寒主風

氣用能輕身勝瘴氣南方葷菜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遺載之一車

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

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

不敢以喪還舊塋槨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

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詭說前後

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前雲陽令扶風朱勃雲陽縣屬詣闕上

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故高祖

救崩逝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說言

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錄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燕將據聊而不平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

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

之閒勞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甯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

侯之福邪及其經營隴冀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圓兵動有功師

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脰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開復南討立

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

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

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

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

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

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七

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天

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言欲令上

天平其惡也惟陛下畱思賢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

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

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

田里竊感榮布與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衣方領能短步辭言嫺雅音

聞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

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涪

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及援為將軍封



侯而勃位不過縣令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身自

親及援護唯勃能終焉者南陽宋均監援軍原文宋均通鑑

胡身之據漢司空宗俱碑及宗資墓前碑為因後漢帝紀

及姓苑性宗諸書而改之者也信為詳核無疑然漢書之為宋均

其本實矣家傳戶習皆知為宋均宗均漢代族姓流傳或

亦開有變更加子之為孔理之為李亦未可知也故原依漢書改

宋按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

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

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請大夫受命

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

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其斬其大帥而

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

未至先自劫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是

黃油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

歲遠西烏桓大人郝且等率眾內屬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

貢內屬著始獨大人來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

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

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

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西都漢書烏桓校尉至王莽時烏桓校尉

秩比二千石武帝則由是罷置三州志曰置烏桓校尉

置以護內附烏桓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

復置校尉於山谷舊唐書曰置烏桓校尉於山谷

名百止開管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

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

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

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

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

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在史月入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

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賢曰初作後未有名故漢帝

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太宗誠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

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

已封土陂池不存水而已使送輿之後與邱壟同體詔遣中郎

將段郴郡百壽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

十里地理志五原西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

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恐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

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

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

黃油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

四十里餘林塞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夏南單于所

獲北庭薁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

骨都侯呼衍骨都骨都侯呼衍骨都

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

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南匈奴

綬黃金馬金帛甲兵什

器賢曰古之飾行二五為什食器之類必供之

器故曰什物什具今人進謂生之具為什物又轉河東米櫛二

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贖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

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賢曰弛刑徒也說文曰解曰弛此

年春使段郴副校尉使匈奴中郎將將匈奴中郎將將匈奴中郎將

度單于度單于遣使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

耳



庭賜單于及關氏左右賢王以下繪綵合萬匹歲以為常於是雲

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

令皆歸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

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邱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

徙民見上卷十五年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

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王郁雷西河擁護之杜佑曰汾州

稷即漢美稷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

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

諸部王助漢并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

為郡縣偵邏耳目偵音征懼稱三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

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遺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難日逐

耳非敢犯漢民也

建武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 五月丁丑詔司

徒司空竝去大名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

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為太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遣使

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

西北故涼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

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

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

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

屬平原縣水運其東商河發源於此 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

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陸

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

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

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

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

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

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與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

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

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請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范曄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

思雖屢璽紆綬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為比

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買其

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玩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

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

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宏深豈其顛

沛平城之圍忍傷鯨王之陳乎

上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

石就國不章之子是歲帝舅奇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

其漢曰壽張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

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



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溉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皆不肯受宏少有志行主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陽俱將兵攻湖陽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雷不反湖陽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相謂曰樊重子父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遂得免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辭而歸與宗家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出 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宏遣人持牛酒勞遺之赤眉長老皆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帝即位拜光祿大夫位次三公始封長羅後改封壽張宏為人謙柔畏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遣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立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詩曰駘馬地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厭壽長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哀牢王賢栗率種人詣越嶲太守

鄒鳩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哀牢所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不通中國至是始求內附子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晉王暉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暉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鐘虞之樂漢自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戰鬪尾屬虎賁中郎將旄為飾旋於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而深嘉歎之以其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初馬援兒子婿王磐不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資為游俠有名江淮閒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磐字石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出 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車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和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謹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善防諸侯賓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庸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賢曰壽光鯉屬北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范曄論曰馬伏波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與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







有二代其有形其是博物石凡千八百餘處詳慎說文序曰若類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華乳而多也蓋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應有同焉○琅音銀母音岳若郡縣遠道吏上壽盛稱虛美必與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

言甲子上幸魯濟南閏月癸丑還宮 有星孛於紫宮 夏四月

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

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考異日本傳在三十一年今從袁紀

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

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給事中桓譚上

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

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一 光武建武三十年 法 思補撰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

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

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

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

故賈誼以才逐而罷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不敢談者懼于

前事也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今人相殺傷

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勝前至于滅戶殄業而俗

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

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從

家屬於邊如此則讎怨自解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

以先帝禁人二業銅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

先帝謂 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資本也求人之富足可得乎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贖罪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實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乙建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劫京

兆據第五倫 倫之先齊諸田從長陵諸田 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郡尹

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一 光武建武三十一年 中元元年 法 思補撰

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戰鬪往來太原

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

兆尹問與與即召倫為主簿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

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

下將謂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

淮陽王醫工長 志于國官自請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 醫工長主醫藥丞巷長主官中使司祀長主司 祀百石

乙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

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

卿為吏斂婦公不為從兄飯甯有之邪 勢音彭又音 勞音擊也 對曰臣三娶

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眾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



耳帝大笑以倫為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岡縣東北水經注夫夷縣在邵陵西

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倫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以濟民之貧困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

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既乏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

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告曉百

姓其巫祝有依鬼神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

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上讀

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曰岱始也泰山山之

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

代故為五岳之長

雜識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

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禪上乃許焉詔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大 恩補

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

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青燄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

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西各三北各二皆長三

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

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

石無必五色舊制用石蓋 各依方色也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

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從祀 祀也用樂如南郊事

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易服 易服也哺時升壇

北而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騎騎

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

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復道下者謂

山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且乃訖剛錄應劭漢官舊儀第伯封

入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刊魯遺書者將往五千人治泰山道十

二日宿高道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遺書道徒千人十五

日始齊遺書第伯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又

遺郎官等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

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兩置山下號五車石也其石長丈

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籩長檢十

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乘馬在步且相

半至中觀謂馬去平地二十里而向極望無不瞻仰望天觀如從

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露如無道徑

遙望其人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垂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

也殊不可上四布似有頃復蘇亦頗齋酒脯處皆有泉水日輒

為之明復勉繼相將行到天淵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

里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巖石碌碌不可見丈

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變遠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半

透進名曰道行往有縷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推

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所謂磨肩擗石捫天之難也初

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屢屢頓地不

避塵閣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離早食上哺後到天門郭使者

得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其能識疑封禪具也東上一里餘

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關

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大 恩補

有兩陸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覆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

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向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

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醢

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自宮為先上跪拜置梨棗棗于

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

長三丈所素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

北有石室壇以前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泉飲之極清美

和入日入下去行以晝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

下夜人定矣○宵窺者窺窺 甲午禪祭地於梁陰梁父之 陰也以高

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

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

武中元元年紀年謂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

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也見紀元再建武二

字轉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火通之 上行幸長安五

月乙丑還宮 初王莽末四方潰畔南陽馮魴乃聚賓客招豪傑

作營斬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成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



屠季有仇謀殺之季亡歸飭飭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飭叱之曰吾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為報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飭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四方之擁兵橫行者甚眾唯飭自守兼有方略帝聞而嘉之徵詣行在歷官太僕飭性矜嚴公正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六月辛卯乃以飭為司空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賢曰赤草朱日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 而以比陽長鮑昱代訢為司隸校尉昱承之子也比陽縣屬南陽郡志作比陽今改作泌陽昱傳誤作此今改正 此首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帝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名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名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建武十一年昱父承為司隸 昱長比陽時比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故帝聞而擢之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記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馬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射禮辟雍以水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闕雖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揚街之在辟雍記曰平昌門 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直南大道東是辟雍大道西是靈臺 亦伏符即帝位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將持也 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江都 道病卒 譚出為郡丞必不在是年通鑑因靈臺事併書於此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說流亡鄭興以避辭保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鄭興事見四十二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國蒙合明劉氏為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 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邱浮尤繼單于帝遣使齎璽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為常

建武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即將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甯帝曰吾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雖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寮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遺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竝令就邸唯得朝哺入臨整禮儀殿門衛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于石皆號司馬殿門內外肅然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疆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月 恩補樓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口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甯有量耶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而前功易於泰山破雞子輕於駟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謂光武起于南陽春陵之白水鄉也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毋為檻羊賢曰秋霜猶殺於物也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矣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毋為扶蘇將闕叫呼天也強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帝以荆母弟帝及荆皆秘其陰后所生

事遣荆出止河南宮宮在河南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廟號世祖帝王紀曰原陵在臨下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夏四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八人在三公上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髯腰帶十圍進止有禮故上於兄弟中獨敬重而尊用之初齊國吳良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依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燕罷轉良為功曹良踰以言受進終不句謁者聞而辟之署為西曹甚相敬愛遂薦良於帝曰良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月 恩補樓

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守備衛衛以輔聖政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後良累官為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下希旨偶俗以要時譽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羌無七爰劔元孫研居其中最豪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前無先零卑而並皆富強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而大破之奪居大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檢中地緣是始滇吾滇吾滇吾而上 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賢曰允街屬金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縣○允音沿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



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 初河內尚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學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救斲家事勿相關當如吾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扶風井丹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紜非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侯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高

馬武傳

釐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就不得已而令去釐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初山陽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既而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其剋期日後期方至劭具以白母請設饌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日式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劭寢病同郡郭君章股子徵晨夜省視之劭臨盡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邪劭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劭元冠垂纓履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心

雖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曠將窆而柩不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者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已而果然式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樹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病篤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式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指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高

馬武傳

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州舉式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至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農門肆志於抱關貧者士之常豈為鄙哉式歎曰代嵩以先備未竟不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顯宗孝明皇帝上

幼名昺後改名莊伏犧古今注曰諱莊之字曰顯世法顯傳四方曰男亦武第四子







也 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祀周公孔子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三老桓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

扶玉杖說文曰於簪屬橫於以為美布故曰都紵簪者進賢冠

公侯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

皆一梁又仲春之月賜諸生粟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玉杖長九尺滿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噉之鳥也故老人不噉爾雅

翼曰刻玉為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於音柱音音頃

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

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

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

供禮亦如之賢曰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

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各以三五者數象

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禮殿先聖先師也作階東階主階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也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

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家榮於首山之

陽晉曰首陽山在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

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 上以中山王馮郭太后少子太后

尤愛之故獨置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賁曰

儀騎騎王家名官騎余據馬傳時 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

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

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

遷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賊罪下獄死時羌漢語

降林奏以滇岸為大豪後漢書復降林又奏其為第一豪帝怪其

一寵兩蒙以詰林窮驗知之然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賊罪

謀下 林者融之從兄子也於時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



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王莽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歸光武竝獲封爵丹獨係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絰盡哀建武二年潛逃去敝衣開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高第歷官左馮翊遂有是拜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 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延字子大陳匪東昏人也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及長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并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而悅之二十一年光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都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葉皆諸其數俎豆犧牲頗饒其禮帝善之赦延從駕到魯還經封邱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求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新陽侯陰就乃請延枉法光武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十一 恩補撰

陸駁郎以駁刺延叱使置之延不為動成卒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至是遂拜太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烜為太子音 后接之少女也少喪父兄客卿又早夭母蘭夫人悲傷成疾后年十歲幹卿家事制備御內外諸稟事同成人后嘗久病太夫人呼相者相之相者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載仰陛下為天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爭有禮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十一 恩補撰

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由是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思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惇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問易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以為綺毅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嘗幸苑園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款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三十一 恩補撰



備多見詳擇帝幸灑龍中並召請才人已下皆在側請召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肯從焉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變焉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時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晉天文志大陵入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廣不通也天運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 帝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恩補

大起北宮時天旱尙書僕射會稽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甯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雨說文曰雨所以謝生萬物故曰謝 意字子阿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關略遠縣細微之獄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數萬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後為瑕邱令吏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問之

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刀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命建進藥而死帝即位徵為尙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辦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平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尙書僕射時詔使降胡子兼尙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大怒詔郎將答之意因人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漫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乃解意為全椒長到平全椒縣屬九江郡 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賞就賦或減年從役補註漢法賞滿百金者方取其賦年逾六十者不役其力民愛平甚故賞雖不及百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恩補

金而虛增之以就賦年雖已過六十虛賦之以此後故曰增賞就賦減年從役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松藥松名 以杖撞之松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記曲禮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敬畏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思智 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入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



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  
擊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小雅  
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以人神之心洽然  
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記有司慎入命殺刑罰順時  
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  
得久留出為魯相附錄鍾離意別傳曰意之為魯相也初到官出

試几席劍履使男子乘伯除草堂下十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  
召孔新問之對曰此夫子妻也背有刊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聖  
人所以懸寶欲示後賢因發之中有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  
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果腹焉 粟松者河內人也天性  
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組凡曰杜食糟糠帝每夜  
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  
帷被早袍及侍史二人後崧官至南陽太守蔡質漢官儀曰尚書

黃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恩補

青練白綾被或錦被帷帳俱各精美冬夏隨時改易太官  
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  
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服執香爐燒熏從  
入臺中給使讓衣服諸詩女新添五夜香蓋用此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為太予樂尚書疏曰有帝  
故從而改之蔡邕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予樂也如前上陵  
籍諸會車之樂二曰周頌雅樂與前樂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日  
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九曰短簫篪歌清樂也改正通鑑  
原文云改太樂官曰太予今考明帝本紀乃是改太樂為太予樂  
非改樂官為太予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  
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 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  
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忘乎與 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  
政彌亂絕不日 今之動變儻尙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食天棄之也

冬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旒敕行部去轡帷爾雅曰轡帷蔽前轡  
日轡帷山東謂之裳或曰轡帷之詩淇水湯湯漸車使百姓見  
轡裳註轡裳漸容也其上有蓋兩方旁垂而下謂之轡

其容服以章有德于二月戊辰天后帝還自章陵 是歲京師及  
郡國七大水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焉塞王國焉塞  
極臨焉水而居 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  
者因以為國名 焉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  
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  
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廣

德殺賢 初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篤母好飲江水  
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  
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  
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  
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言行學姑嗜魚鱸又不能獨  
食夫婦常力作供贍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日  
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池兵而過曰驚大孝  
必觸鬼神更遺詩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至是乃察孝  
廉帝下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除  
江陽令卒於官民為立祠

黃治通鑑補 卷四十四 漢紀三十六 恩補

黃治通鑑補卷四十四終







風平人獨謂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

寇騰論曰寶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永平六年春二月王維山出寶鼎獻之據本紀王維山在江都夏四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

三公三公鼎足承君故云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示不為諂子蚩也 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幸陽城陽城縣屬潁川壬午還宮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為邱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為頡耶尸逐侯鞬單于

永平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謔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離已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光武每為之歎息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

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初均為九江太守九丘郡在雒陽東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

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

關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雜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養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刑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既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遂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嫗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諛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故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以南陽李善為日南太守

善本清陽李元家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貴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通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咸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殺奴婢時鍾離意為瑕邱長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及帝即位辟公府以能理劇乃拜是職善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卒續亦至河間相 是歲釋教始入中國先是帝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四



夢金人其身長大黃金色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教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得四十二章經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乃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慈悲為志不殺生專務清淨所求在一身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貴於行善脩道以鍊精神鍊之不已至於無為而成佛則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愚俗初聞皆以為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測王公大人觀於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久而益信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以歸於無為也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大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屠經則經典之東流其來舊矣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五

乙 永平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滂遷遷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少有清行及為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俸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及卒家無擔石焉 三月辛卯以太尉虞延為司徒衛尉趙憲行太尉事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種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

懷嫌怨欲呼匈奴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術氏須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舊儀曰光武以幽州兵屯天下故黎陽立營以備者蓋領兵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秋郡國十四大水 冬十月北宮成天會百官於德陽殿帝思鍾離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丙子募郡國中郡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其一切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紬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六

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常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賢曰伊蒲塞即優婆塞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云善覺時佛教初至東土王公貴人采能即信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故帝云然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司勉備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輒用民刀繕脩官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皆應門失守關隴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宋均注曰應門應謂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故關隴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以備應門之政管子曰無儀法程式飛蓬向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開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按昔周康王晏朝耽于后夫人之樂故陳康叔以感之顯宗此詔正謂此也宋均注詳於分明明永寬前戒疎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以廣漢王純為都



令恠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憫而視之書生謂恠曰我欲到洛陽而今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恠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恠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恠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恠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日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而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恠俱迎彥喪餘金具在彥父厚遺恠恠辭讓而去并以被馬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七

四庫全書

還之恠由是顯名舉茂才乃除是職恠赴官至繁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恠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恠祝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微者也吏之掌盜賊者曰游微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應故恠而殺之恠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微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附錄王喬者河東人也永平中為葉令焉有神術每月朔望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過至舉羅張之但得雙鳧焉乃

昭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召我弟乃沐浴寢其中蓋便自覆葬於城南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賢曰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勅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遠之賊場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往眾因上書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志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八

四庫全書

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氐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眾為軍司馬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帝召眾為軍司馬使與馬擊擊車師丙永平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漢治隴今鄯縣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治徐治郡今臨淮郡下邳縣治臨淮今北海郡縣涼治龍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郡今趙郡鄴縣治治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都縣治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治治今桂陽郡治治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緋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



令以 是歲大有年 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未

有國邑 帝崇尙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

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

姓小侯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

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廣陵

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

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

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刑又使巫祭祀

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儵音倫魚子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

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

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賈

春秋公羊 傳之文也 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

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善之儵宏之子也

丁永平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國除 夏四月戊子赦天

下 閏月甲午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賢曰校奏鹿鳴帝

自奏填饒和之以娛嘉賓孔穎達曰土曰壤竹曰簫周禮小師

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填燒土爲之大如鷲子說上

平底形似稱鐘六孔小者如鷲子釋樂又云大簫謂之折李暹曰

大簫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簫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

出通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郭司農小師註云簫

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填蘇成公作簫

誰周古史考云古有填簫尙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填蘇成公善

簫名填填也聲而宜然 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

侯丁綝卒陵陽縣屬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

葬乃挂衰經於家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東海郡

東一千 鴻陽狂不識駭駭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

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傳魯公孫孫立

傳曰輔者副順之子然則易否不立則順而立則順與順爭國公羊

逐之而立氣然則順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

以家事辭於王事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

故駭引以爲言 悟坐涕乃還就國初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

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銳精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及既受封乃

開門教授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 賈沛國

趙孝爲諫議大夫王莽時孝父普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

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鄜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酒掃待

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不問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

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賊所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賈紀三十七 十一 忠孝傳

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放

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

之遂不害永平初辟太尉府帝素聞其行詔拜諫職隨遷衛尉復

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謙恭行己類孝帝嘉其兄弟篤行詔禮

十日一就衛尉府太官送供具令相對盡歡

咸永平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

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

不樂因就車蹄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

息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芣苢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

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則是娶服矣君服帶今送列侯印

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永平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

哀牢博南二縣始通博南山度蘭蒼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在博南

有金沙洗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蒼蒼為它人徵遼

東太守祭彤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帝既嘉其功

又美其清節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

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託重任 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破

兵革未宜興役乃止浚儀縣屬陳留郡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

姓怨歎以為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

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

陽東至干柴海口千餘里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即黃蕩渠也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十一 思補樓

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十里立一水門

令更相潤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澗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

然猶以百億計焉 五月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

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甯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

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

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是時

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己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河汴之隄決

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辛巳帝行幸滎陽巡行河渠

下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

日月益甚竟深之人多被水患今既築堤治渠絕水立門河汴分

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壞墳墳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

得鋼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佳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王寅還宮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

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

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

英徙丹陽涇縣宣州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王者食邑如

故許太后勿上蠶綬畱住楚宮許太后英母許氏也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

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

拜永平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頃之

復為太常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關司徒當是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十一 思補樓

清潔其為太常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竊問所苦

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謂

奚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齋叶一日不齋

醉如泥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郡穆為司徒鉅鹿郡在魏

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

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

係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

者令安田宅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

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

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簡為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



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官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賢曰宏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績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門下掾下總錄事功曹史主選著功勞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撻及灼及微毒為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解績母自吳來徃陽視候消息獄急無緣與績相聞但作食以饋績績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績曰因食餽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十三

史記

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績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斲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績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績行狀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績先仕郡為戶曹史時歲荒民饑興使績於都亭賑民饘粥績簡閱其民訊以名姓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而禮之刺史行部見績辭為別駕從事以病去復還郡為門下掾竟脫興於死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陽侯鄧鯉曲成侯劉建耿建弟建蓋紹封者也明陵侯臧信官之子也鄧鯉劉建皆無可考漢陽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信曰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北建等辭未嘗與忠不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舉劾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賢曰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明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擡之左右方引去明日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立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十四

史記



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除任城令吏民畏而愛之及寬理英獄一郡稱仁初京兆廉范趙將廉頗之後也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時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范祖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賊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穆聞復馳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終詣京師受業於博士薛漢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謹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甚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待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河之曰君困厄奮亂邪語遂絕融出因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十五

恩補撰

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至是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愚癡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范由是顯名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六縣又封寶融孫嘉為安豐侯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脯糲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政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前書曰置議宗廟者棄市

至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於下邳 下邳縣本屬東海郡是年以臨淮郡為下邳 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 孔子宅在闕里國下邳縣為焉 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 後漢書魯共王升孔子堂間金石終竹之音即此 夏四月庚子還宮以侍中桓郁投太子經郁數進忠言多見聽納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 樂成國本信都郡帝更名 行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愈數縣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乙巳赦天下 初皇后既立從兄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更徙北地斷絕賓客至是后敕使移居洛陽帝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又令與議政事甚見寵幸撫健為人少有高才而沈靜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十六

恩補撰

樂道舉動必以禮教授弟子千餘人固彪之子也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 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 上以顯親侯寶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 兩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 張齊王張之孫 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 居延武帝置縣屬張掖郡賈曰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北 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耶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蠶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 西河舊事曰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 得伊吾 賈曰伊吾即伊吾盧地本屬匈奴後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 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



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行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  
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  
分其東以離其眾上從之十二月以乘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  
尉以騎都尉秦彭為秉副三都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掌乘與駙  
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  
也疾也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生有偉  
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常言中國  
虛費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帝深然其言每公卿會  
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思弁之子廖援之子也

癸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蔡形與度還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

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高關在朔方北竇固耿忠率酒泉敦

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賢曰按連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

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余隸西南夷耿秉秦彭

傳再馳去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驍音忙馬黑白面耿秉秦彭

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

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

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

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賢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取伊

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林王

句音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賢曰

賢曰河水去令居數千里戶瑣曰去令居千里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

信不相得出高關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北史

得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懼下獄免彤陸沈毅

內重自恨竟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六

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  
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  
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歎良久烏桓鮮卑追思彤無  
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家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  
奉祭焉彤先為遼東太守威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初扶風班超  
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行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  
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中兄固被召詣校書超與母隨至洛陽家  
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  
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  
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乃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  
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

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至是隨固出擊匈奴固以超為假司

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能遣與從

事郭恂俱使西域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超行到

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

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

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

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

超乃閉侍胡侍胡鄯善所遣侍超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

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

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

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六



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緝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遣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據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廣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十九

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窳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窳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窳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窳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騎馬急求取以祠我黃馬黑馬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王莽天鳳三年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以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年數之謂莽篡漢而西域遂與漢絕也 淮陽王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婿韓光招姦將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五月癸丑弁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眾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以大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賢曰阜陵縣名屬九江郡故城在今壽州全椒縣南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營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其三頭燒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糜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讎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二十

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考其曰帝紀云甘露降甘陵皇后紀云甘露降甘陵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極音極盛物器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學光武愛之數被延納帝之在東宮尤見幸侍入侍諷誦出則執轡時中興之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玩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賢曰中京師本建武正月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冀爾以來志意衰陷



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二月乙巳  
司徒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 益州刺史

梁國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汝山以西汝山在蜀郡南道西散外江水所出杜

稱臣奉貢白狼王唐鼓作詩三章歌誦漢德輔使健為郡緣由恭

特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聞

道至疏勒范史疏勒國去去兜題所居槃索城九十里逆遣吏田

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

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

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

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考異曰袁

求得故王兄子檢勒立之更名忠忠從超傳國人大悅超問忠及

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

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

懷遠祥物顯應茲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  
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  
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  
差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副馬都尉耿种騎都尉劉張出燉煌  
昆侖塞擊西域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曹步  
殿宜禾都尉居也前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乘張皆去符傳

以屬固符傳皆合之以為符兵符也傳亦行兵所用合兵萬四

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

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車師前王居交河固以後王道遠山谷

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

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已

竝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

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

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遣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

馬蹙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

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

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

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宣帝置都護元帝

復置今通西域復置之 以陳陸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  
後王部金蒲城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城也今庭州蒲昌縣城  
北庭府蒲 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賢曰柳中今四  
紀作折中 屯各置數百人恭況之係也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初  
扶風蘇純有有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懼之至乃相謂曰見  
蘇桓公桓公純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至是從  
軍有功封中陵鄉侯  
紀永平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北單于遣左鹿  
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沒  
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



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 耿恭

以疏勒城傍有湖水可固引兵據之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徙出北至龜勒迎恭 審視本末則非秋七月匈奴復來攻擁絕湖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

井再拜為吏士禮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 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

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女紅夫也通駙馬都尉韓光 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出幸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雉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陰陽書曰凡反支日用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尚書開章二妹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范曄論曰明帝善理刑法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決獄之數僅居 前代十分之

二言刑清也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

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宏人之度未優乎

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

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東都南有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其宮衛士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一人朱奮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八人羽林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員吏皆隊長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官名兩字為數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封榮傳其有官位者令節者言其官胡廣曰符用木諸馬乃共譜仁於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長可二寸鐵印以符之

愈善之拜為什加令什加縣屬廣漢郡此即高帝封雍之什加也○郡音方 壬戌葬孝明皇帝於顯節陵帝王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時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

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憂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冬十月丁未赦天下 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趙憙為太傅司空牽融為太尉竝錄尚書事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竝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此錄尚書事之所由始也然猶未有錄名尚書有錄名自此始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蓋輒置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蜀地肥饒民吏富實

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執絕文職修理

帝以其在郡公清所舉得人故自遠郡用之 焉書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龍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



弩食其筋革蒸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  
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  
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  
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  
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賢曰二部謂匈奴圍之  
歷旬不下是其衰弱盡力之效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  
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  
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  
遣酒泉太守段彭考異曰耿恭傳云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明帝永平十八年

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甲辰晦日有食  
之得御史中丞馬嚴上書言刺史太守專州典都不務盡心爲國  
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  
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輔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  
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坐貶是使臣下得作威  
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  
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察吏罪於  
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無也罔養者養或未曉  
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書奏帝納其言嚴居官數薦  
達賢能申解冤結大有裨益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  
防光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漢舊儀終明帝

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  
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  
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  
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  
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  
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  
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贖三輔衣冠知  
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  
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  
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  
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詔勿收三州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五 漢紀三十七 明帝永平十八年

田租芻粟其以見穀賑給貧人兗州部陳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  
川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  
海東瑯琊彭城廣陵下邳等郡國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八 起建初元年盡元和元年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諱顯宗第五子母賈貴人以馬后母養

註諱顯之字曰著 在位十三年改元 三建初元元和二章和二〇相音也

丙建初元年春正月詔竟豫徐三州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也謂少與之而不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賑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厯舍宿

長吏躬親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奸妄上問司徒鮑昱何

以消復旱災 消復者消去災 對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但臣前為汝南太守與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 漢書載書之室也當時文學之職對向楊雄輩是也東都於前臺道令史與校秘書 帝下其章以郎居其任者謂之校書郎終故諱蘭臺拜校書郎

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為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雁之郡 事見二十八卷 光武絕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二

西域之國 事見四十三卷 光武建元二十二年 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

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 賢固等取伊吾見上卷永平十六年樓蘭即鄯善此兵善謂班超所將吏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民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民事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甯僭無濫故唐堯著典胥庚肆救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三德謂剛柔 正直見洪範 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慎刑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宏崇晏晏 賢曰晏晏溫和也尚書考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務格酷烈之痛 勞音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賢曰新序威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罰得則發邪止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賢曰前車師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城斬首三千城 賢曰前車師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城斬首三千



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攻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先是恭遣羌至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虜來大驚羌恚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實曰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玉門縣東東觀記曰至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眾先以軍司馬與馬廖擊車師至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實督為糧前後殺傷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章帝建初元年

節義古今未有立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能戊己校尉及都護官二官明帝永徵選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必復為遺茲所誠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前書疏勒國官有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超還至于真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前千六百五十里南與龜茲接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帝因下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授之以政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敵剛敵不紫

關關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探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帝報書曰開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板然意解板然猶然也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言心則堅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親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彜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秦始皇葬於驪山從三萬家起園邑西漢因之諸陵皆起園邑至元帝乃止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費曰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郭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鑿田賦與貧人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晉天文志參十危三星亦為天市又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咸慕皆奉珍內附明帝為之置永昌郡明帝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唐唐不內屬置哀牢博南二縣以純為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後人不能撫循夷人九月哀牢王類牟殺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數懷怨望有告延與子舅勛造逆謀者上不忍誅冬十一月貶延為阜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章帝建初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四六



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 北匈奴泉林溫馬賴王將眾還居  
 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 泉林溫馬賴王本居涿邪山永平十六年祭彤  
 等北伐將眾既而南部大饑詔與給之 是放徵處士消于恭為  
 議郎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  
 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恐其愧恥潛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  
 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兄得與俱免後崇  
 卒恭養孤幼教訓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箠兒慙而改過初遭  
 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耕人止之曰死生未分何空自苦恭  
 曰縱我不得亦可以濟人墾耨不休後州郡連召不應幽居養志  
 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至是帝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  
 二十四匹遣詣公車引見極日訪以政事皆本道德以對其所薦名

賢無不徵用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五 恩補

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而今貴  
 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可舉察春秋  
 之義以貴治賤今自三公竝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先京師而後  
 諸夏 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伊吾盧屯兵事  
 年 永昌越雋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  
 博南大破斬之 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癸巳詔齊相省冰紈 冰紈素也其色鮮潔如水 方空穀 穀抄也其薄如空 吹綸 綸  
 而飛起者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  
 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  
 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

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  
 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  
 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遠伯玉之敬也 衛尉與也省中禁  
 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 新陽侯就也  
 陽州真陽縣西南 原鹿貞侯勇猛誠信 原鹿侯誠也原 此三人  
 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  
 一出入之頃屏氣 屏氣 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  
 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  
 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  
 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  
 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 濯龍漢志濯龍名近北宮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六 恩補

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緣繡領袖正白 繡軍衣也領袖正白言其  
 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服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  
 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  
 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  
 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  
 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 衛尉  
 與光亦太后兄也 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  
 可稽所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  
 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  
 高祖約無軍功不侯 事見十六卷 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  
 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盛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  
傷編賦之家後必殃 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  
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家御府餘資自西都以來皇  
太官供其御府令中衣服及補計之屬飲食  
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於御府深言之也斯豈不可足而必  
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  
遭變異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  
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  
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常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  
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舍  
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  
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夫人大  
后母也太后以  
爲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  
嘗以財位如有繼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禮其美車服不遵  
法度者便絕屬籍遺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樸素無金銀  
之飾廣平王後鉅鹿王恭  
樂成王黨皆明帝子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  
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承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漢  
志濯龍監屬殿前令本註  
日濯龍亦闕名也北宮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  
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小王諸王年尚  
幼未就國者述敘平生雅和終日  
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事見二十八  
卷初元五年  
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事見二十三  
卷和二年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  
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  
百姓多創瘢好劍客蓋指  
吳王闔閭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王好細腰而  
王好細腰而  
國多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結音  
計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射四方

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  
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  
發自聖性賈曰言儉素簡  
約后之所安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飭法太宗  
之隆德戒成良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  
則四海誦德聲滿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  
警人夜誦之意太后深納之 初京兆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  
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經楊子行教授數百  
人建武中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  
潛伏道傍俟車駕過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道  
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與射之政不可去旄頭又  
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乞辭請有威帝心曰乞楊生師即尺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八

一出升乞音氣政由是顯名然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而  
篤於義梁松陰就皆慕而請交政亦不拒然切磋商至不爲屈撓  
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之稱疾不爲起政排闥直入徑升武牀  
把其臂而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騎  
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若動者刀入脅矣武諸子及左右  
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  
交友至是諸公多薦之者乃以爲左中郎將 初安夷縣吏略妻  
卑浦種羌人婦安夷縣屬金城郡杜預曰不以  
道取日略○浦音甫又上聲吏爲其夫所殺安  
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其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  
相結爲寇勒姐羌居勒姐  
漢因以爲地名於是燒當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  
俱反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爲護羌校尉自



安夷徙居臨羌臨羌縣金城郡也注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

西平亭東七十里注臨羌水東合安夷川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在漢

水又東合勒姐溪水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

隴西漢陽本天水郡明帝永平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

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武帝置北軍八校中壘屯騎越騎長水

騎虎賁越騎屯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屯騎越騎步兵射聲

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皆宿衛兵也及

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馬防傳云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

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

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繼介

難為意愛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前

隴西南郡都尉治臨洮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

圍其眾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鄯道元注水經

西平去龍桑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晉天文志中宮北極

城二百里紫宮中紫宮垣十五星帝納寶勳女為貴人有寵為後諸寶

其星西蕃七東蕃八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此陽公主也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

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

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

協陳留縣屬陳留郡竝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

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

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

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

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

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

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范曄論曰第五倫峭核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諄諄歸

諸寬厚將懲苛切之弊故其然乎昔人以弦章為佩蓋猶此矣

成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赦天下馬

防擊布橋大破之考與曰帝紀防破羌在四月蓋春布橋將種人

萬餘降詔徵防還雷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

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大鴻臚竇固善擊

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

為威重由是大忤于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愛軍

事坐徵下獄免官歸故郡卒於家

范曄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姑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覽耿

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乃至是以

為二漢當疏高爵有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

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年六歲能書建初二年與女弟

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帝先聞后有才色數

以訊諸姬傳及見雅以為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后性敏給

傾心承接稱譽日聞至是立為皇后初顯宗之世治摩沱石曰

河從都慮至羊腸倉賈曰石曰河在今定州唐縣東北鄴道元注

晉陽西北石壁紫紆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

唐嵐州古芳縣本漢汾陽縣隋置嵐州唐更名嵐州界羊腸坂是也

芳縣有古秀容城羊腸倉余考水經注云案司馬彪郡國志常

山南行唐縣有石曰谷蓋欲乘庫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

羊腸倉漕水以漕人原又考師國志常山蒲吾縣註引古今記

曰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蒲吾渠通漕船又考班固地理志太



原節上艾縣註曰綿曼水東至蒲吾入呼沱水又蒲吾縣註曰大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波則知此蒲自太白渠入綿曼水自綿曼水轉入汾水以達羊腸倉也杜佑曰欲令通漕石曰河在定州唐昌縣唐昌苦陞縣也。漢音交。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死者不可勝算帝以郎中鄧訓為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賢曰隱審量括銅木必待隱括然後直也知其難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犂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賓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前書姑墨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斬首七百級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武陵漢中蠻反賢曰漢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西北。是歲有司奏遺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帝嘗饗衛士於南宮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十一

已建初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太子 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暢為梁王常山王兩為淮陽王兩音 辛卯封皇子伉為千乘王全為平春王平音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皇子以天下豐稔方塗無事癸卯送封衛尉虞為順陽侯順陽侯國屬南陽郡黃曰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潁陽縣屬潁川郡 執金吾光為許侯許縣屬潁川郡 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願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莫棄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竝辭讓願就關內侯考與曰皇后紀稱廖等竝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問廖等之旨而史家文勢反似太后欲令廖等受封今轉移廖等辭於太后詔下使文勢有序讀者易解 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廖防光皆以特進就第馬氏惟廖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防光俱奢侈好樹黨與 甲戌以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 戊寅穎陰石從天降大如鐵鎖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買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漢制貴人綬長二尺一尺二寸四寸首飾亦綬四采赤黃縹緋長一尺一尺二寸四寸首飾亦綬四丈一尺三百首 安車一輛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十萬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事見二十七年 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十二



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 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  
 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將三書及虎黃林申郎將  
 也大大光祿太中散議  
 大夫也博士五經博士也郎官五署郎及尚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番郎蘭臺東觀校書郎也白虎觀在北宮  
 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  
 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義皆與焉逵誼九世孫也  
 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  
 通五家穀梁之說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  
 頭性愷悌多智思倣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  
 一篇建初二年詔逵入講帝善其說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  
 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  
 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閑事故家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十四 四四八

甚貧遂母管病帝以錢二十萬使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  
 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所著經傳義  
 詁及論難白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附錄拾遺記云逵  
 年五歲明惠過人  
 比鄰有讀書者其林旦夕抱逵歸離之遂靜聽不言至年十歲  
 能口誦六經殊怪而問之逵曰憶昔抱我於篋時鄰家讀書  
 故暗誦之耳乃刺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屏屏且誦且記其年  
 經文通備及長成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  
 皆口授經文階級者積 粟盈倉人謂之舌耕  
 庚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眾  
 苦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大旱傷麥憂心慘  
 切公卿以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當以嚴穴為  
 先勿取浮華 三月刑深諸郡兵討漢中蠻破之 夏五月辛亥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瀝略聞子大

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領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  
 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竝可以補任 戊辰太傅趙憙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  
 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  
 康居復願歸附欲其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  
 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願從谷吉效命絕域  
 庶幾張翥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臣奉大漢  
 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  
 匈奴右臂 賢曰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是斷匈  
 奴右臂也哀帝時到款上疏曰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  
 夜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也西代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也南面以西域為右 今西域諸國自日  
 之所入莫不向化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 大小欣欣貢奉不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十四 四四八

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  
 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  
 皆言倚漢與依天等 謂城郭之國若小 以是效之 賢曰效則隨領  
 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  
 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閉也兵可不  
 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覆 前書溫宿  
 城去長安八千 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  
 三百五十里 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  
 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僱什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勳勳  
 祖廟布大喜于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



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池州及義從千人就超

義從自領願從行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

都尉番辰亦叛番音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

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立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

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事見二十一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事見

七卷本今可遣使招慰與其合力帝納之

包建初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夏六月丙辰太尉鮑

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

正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烏桓怨恨謀反詔以監黎陽營

兵鄧訓為護烏桓校尉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之訓少有大志

不好文學其父禹心常非之及長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至是

出屯狐奴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北徙又念訓常所服藥

北州少乏而訓生平好以青泥封誓乃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

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襜遺訓訓至邊吏士嘗大病瘧

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士

卒無不欲為之死鮮卑聞之遂不敢南近塞下 武都太守廉范

遷蜀郡太守蜀中風俗尚文辭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偷博

之風為之一變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

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

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綉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

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

無不充備

包建初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馮東海

王政瑁邪王宇來朝政東海王宇子詔曰禮云伯父歸甯乃國詩

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

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及輔等至升殿乃拜

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古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

下省閣入禁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而辭上疏

謝不自安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廢

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竦皇后無子養肇

為子未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竦皇后寵盛與母比陽公主

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音宋貴人

病思生免令家求之因誣言為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

續漢志中藏夏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

奉宗廟大義減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

承訓懷祗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

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父議郎楊賜歸本郡郡縣復承旨

捕繫之楊友人山陽張峻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

志憔悴卒於家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

之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

輿 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賢曰西平故

秋八月飲耐畢有司復奏遣東平王蒼歸國帝乃許之手詔賜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投小黃門中心戀戀  
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與馬  
錢布以億萬計 九月甲戌帝幸偃師偃師縣屬河南郡東涉卷津卷津縣屬河南郡  
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  
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己酉進幸鄴  
幸卯還宮 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為鄠侯進  
幸槐里岐山岐山在扶風美陽縣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  
亥還宮 東平王蒼疾病地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  
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三十八 十七

癸建初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獻王蒼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  
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令四姓小侯諸國王  
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嘗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  
人款五原塞降稽留斯等部落蓋居三木樓也 冬十二月甲午上行幸陳留梁  
國淮陽潁陽戊申還宮 以中牟令魯恭為侍御史恭字仲康扶  
風平陵人也父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  
踊不絕聲郡中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為諸儒  
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  
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可應母  
彊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出新豐教授建初初不與方正恭乃始

為郡吏時熹為太傅聞而辟之復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  
直皆退而自責暇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之恭召亭  
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  
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實不問于是吏  
民信服至是郡國螟傷稼犬豕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雛親懼然而起  
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  
及鳥獸此一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  
具以狀白安安乃舉恭尤異拜侍御史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三十八 十八

相慶諸寶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  
帝漸致疏嫌是歲寶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  
徙九真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新城  
新城縣屬河南郡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後坐兄  
松事徙九真既祖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罪沈  
身乃作悼騷賦繫元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  
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然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  
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  
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  
勞人耳辟命交至並無所就至是被陷而死無不痛惜 順陽侯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



終與廖書戒之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屬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既無長君退讓之風孝文黃皇后兄長君退讓不放以富貴驕人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謂成性謂坐視其已成之事而不為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兄弟實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關臨道彌互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曲度謂曲比諸刻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敎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敎所以禁遏甚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十九

雲集其門蓋騎伏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洗滌之猶解醒當以酒也醒者呈酒病也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敎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官掖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懼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出園時何用愈迫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盛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昆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二十

備由是灌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為步兵校尉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昆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魯田許侯光也實曰雷之於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泗陽之情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泗陽念母之光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醕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國考擊物故謂死於後復有詔還京師諸馬既得罪實氏益毀盛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第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官省賞賜案橫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黃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乘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

先是下邳周紆紆音迂為召陵侯相廷掾惴惴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棄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若



乃收據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至是遷為淮陽令經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聞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實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賈菜備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寶為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劔擬為肆督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問遣劔戰士收紆送廷尉

劔戰士左右 數日貨出之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 大將軍 司馬其不道將軍而長 置長史 史特將者為將兵長史 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窠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三十一

國朝

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鄙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帝以侍中會稽鄭宏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

交趾州部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 後改為東侯官 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 今泉州閩縣是 夷通遂為常路 賢曰鳴嶺也夷平也余據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 出桂陽下滬水則舊有是路宏特開之使夷通 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 臧積積宏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甲建初九年 是年八月 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 夏四月

己卯分東牛國封獻王子尚為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獻王輔薨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卓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端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賢曰百官志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 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 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三十一

國朝

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晉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

事見十四卷 帝皆納之彪賢之元孫也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履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 儒宗性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章 卿子 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 蒼頡篇曰掠 也說文曰掠擊也 又令丙莖長短有數 賢曰令丙為莖之次也前 立謂立而考訊之 甲令乙丙又謂帝定莖令莖長五尺本大 自往者大獄以來掠 一寸末莖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 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 大獄謂楚王英等獄也說文 毒恍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立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

八月甲子太尉鄧彪能以大司農鄭宏為太尉時宏舉將第五



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  
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爲故事 癸酉詔改元元利丁酉  
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時 命司空自將徒支  
并椅梁注者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九月辛丑幸  
章陵冬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  
尙書僕射暉有氣決年十三與家屬避亂道遇羣賊欲劫諸婦女  
略奪衣物暉兄弟實容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  
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  
子內刀遂捨之而去性矜嚴進止必以禮同縣張堪素有名稱接  
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  
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其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以它壁明君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簡相如顯宗聞而  
壯之召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  
其諸報怨以義者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僮仆  
吏民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暉  
爲吏剛見忘於上遂被劾去暉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  
鄉黨譏其介及建初中南陽大飢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  
宗里故舊之貧贏者于是鄉族皆歸仁焉至是帝聞其賢召而用  
之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尙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責  
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暉固執以爲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  
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  
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  
尙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黃髮無愆  
黃髮老稱 謂朱暉也 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可復醫議 補註不  
應均輸 尙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  
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當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  
尙書不知所爲乃其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  
問暉起居 賢曰直事郎謂 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  
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孝  
武皇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閒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  
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  
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



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  
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  
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  
所具也謂天下之人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  
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  
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  
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  
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東將管仲以與齊  
桓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曰  
昔吾先君榮室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慈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  
足崇九妃六嬖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東敵是以國  
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涂社稷不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  
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以致霸之術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  
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違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  
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  
甯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  
偃蘭臺令史百官志蘭臺令史六百  
石掌奏及印工文書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  
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  
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逕纒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  
朕甚閔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一皆蠲除  
之謂三族也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  
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  
安陽令安陽縣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  
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  
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威  
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  
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考吳曰義傳云建  
初中今從均傳建威太守  
孟雲上言北匈奴復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  
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  
大獲而還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  
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遂反從之西保烏  
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  
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超立忠為疏勒王見上  
卷明帝永平十七年烏即城遂降  
爾世述異記云是年大雨有一青龍墮  
于宮中帝命烹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三十一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三十九起元和二年肅和帝

元和二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

諸懷妊者又音任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

又詔三公曰芳春生養萬物卒甲立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

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甯民敬

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接之人事則悅耳

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誣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如襄城令劉方襄城縣屬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

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

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誓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

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詔徵上虞王充詣京師充辭病

不行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

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

諫諍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理戶牖牆壁各著刀筆著論衡八十

五篇二十餘萬言抱朴子曰充所作論衡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

其才進以為不見異人必得異書搜其輶中隱虞果得 北匈奴

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羸眾難叛

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

遠引而去頃之北匈奴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臣議者以為

匈奴變詐徒以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難叛今若遣使恐

失南虜之歡元武司馬班固上書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兵讎夷

狄尤事匈奴殺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

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伸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

絕放棄不與交接者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

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繼廢之義虜使再來然後

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

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強能為風

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南單于

長死單于汗之子宣立為伊屠於閭鞬單于 詔曰祭法功施于

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 太初歷施行百餘年歷稍後天謂七曜之行在歷

前晦朔弦上命治歷編訃李梵等梵音綜核其狀作四分歷考異

王莽初已廢太初用三統歷今云太初歷失天益遠蓋光武中興

廢莽歷復用太初也續漢志又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按三

統歷劉歆所造云太 二月甲寅始施行之 帝之為太子也受尚

書於東郡太守汝南張酺丙辰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

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



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乙丑帝耕於定陶幸未幸泰山柴告

岱宗書錄與至於岱宗柴孔安國註云時有黃鶴三十從西南來泰山為四岳所宗柴祭天告至

至祠壇翔翔上下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汶上明堂武帝所作

幸魯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黃帝曰聖也舜曰大謬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大武

謂孔僖曰今日之會甯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闕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

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

郎中 壬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

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賢曰陵在今鄆州峽山南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榻以獻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

帝聞之皆引見既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

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

祖廟虞書一歲巡國而歸格于藝祖孔安國註曰巡者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也

江陵王恭為六安王恭封六安王以虛江郡為國在豫陽東一千七百餘里

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賢曰三正謂天地人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

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

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謂為天正色尚赤

十二月萬物始萌而色白者陰氣故謂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

萬物孕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

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

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

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

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

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

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三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四

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

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

虜溫禺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

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

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宏司空第五

倫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賁安以為當與之宏因大言激

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

皆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宏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

沈滯各有所志葢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聞閭衍衍得禮之容寢嘿

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昔獵

猶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

之效境內之人堯音敵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

空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

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為

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

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救度遂及領中郎將龐參倍

雁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丙元租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慘怛之

憂有忠和之教旬旬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

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救侍御史司

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救侍御史司

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救侍御史司

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救侍御史司

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救侍御史司

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救侍御史司

者粟給如律 丙申帝北巡辛丑耕於懷二月乙丑救侍御史司







平中寶固出擊匈奴奈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于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于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梁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顯宗從其議帝亦素聞躬賢故特用之躬為廷尉決獄斷刑多依於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博士魯國曹褒嘗獻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道遂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初舉孝廉再遷園令以禮治民以德化俗至是知帝欲制定禮樂乃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

太常果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繫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元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其議得失百官志元武司馬主南宮元武門秩比千石帝曰謬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會禮言會而議禮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選足矣堯作樂曰大章

元元四年是歲七月改元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漢儀見十卷高帝六年七年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其書與律令同藏於理官 正使可施行 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為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關諸羌胡使人請諸羌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其樂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徒廬落去廬落居也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

三兜谷在 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宵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俸盡贈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自至是被殺帝下詔褒之 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以司空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隗光之子也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班志利侯剛齊郡是齊武與母太姬更相誣告秋七月癸卯詔貶晃爵為蕪湖侯其故城在今宣州當塗縣南削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 王子淮陽頃王昞薨昞明帝子鮮卑入左地匈奴左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爾單于而還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防從事二人

護羌校尉蓋 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譚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眾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眾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水經河水逕西海而歷大榆谷小榆谷北二種眾熾張紆不能制 壬戌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鳳皇至百四十九見言事者咸以為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杜佑曰漢武帝制槐里置茂陵邑 請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殞海鳥避風滅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敞性公正議論甚高在府中常引大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八 四







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愈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歷山下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與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闕或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故有是拜 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寶憲上疏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十一

魏補

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資宜漸進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日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前方並入教授以崇聖德由是遷郁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敦厚篤學教授門人常數百人楊震朱龍皆其門人也及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 三月用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六安王恭為彭城王 改淮陽為陳國楚郡為彭城國 癸卯葬孝章皇帝於敬陵 陵在維揚城 初廉范在蜀郡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

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及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率馬造門謝而歸之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列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亦慷慨有節義位至瑯琊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南單于宣死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鞬單于 太后臨朝 蔡邕獨斷曰后卽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 竇憲以侍中內 幹機密 賢曰幹主也 或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 竇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十一

魏補

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 陰衛尉 鄭氏之宗非不尊也 該書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劉歆曰陽侯之族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係族全身四人而已 外家二十者呂氏張氏馮氏竇氏王氏陳氏衛氏李氏趙氏馮氏而氏也唯文帝薄太后實后景帝王后成王后四人係族全家武帝夫人李氏雖追配武帝昌邑王立未幾而廢非外家當人以史皇孫王夫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遊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元和中章帝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帝嗟歎其美謂







行皆遣主者隨之主者謂主知賊盜之也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雁門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前扶風校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林故俗稱雍營緣邊十二郡者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安定北地也獲弓高侯韓頰當之後也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其為尚書也與鄧壽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為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小月氏胡者月氏胡種也先是匈奴擊破月氏胡月氏胡西徙其餘不得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胡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十五 忠補

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西奔直以日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訓乃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其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護羌校尉寺舍後園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邊中諸胡皆言漢家當欲圖我曹賈曰涼中居今鄯州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天小莫不感

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秦威服四夷故夷人掩率謂中國人為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賢曰東觀記迷唐乃去大小榆大小榆谷杜谷在漢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水徑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界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過河縣縣北又東過允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居頗巖谷眾悉離散衛尉顯親侯寶固卒固少尚公主為黃門侍郎好覽書傳憲兵法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資累巨萬然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十六 忠補

時有梁鴻者扶風平陵人也少孤嘗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應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釐更然之及長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嘗牧羊於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禾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與焉悉還其家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而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優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曰孟光乃與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



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  
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願覽帝京兮  
噫官室崔巍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  
鴻遂易姓名入吳寓居皋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  
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冢旁曰  
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孝和皇帝上 諱暹肅宗第四子也黃后養以為子壽長立之  
諡法不剛不柔曰和伏侯古今注曰諱暹之字

日始 在位十七年改元  
二永元十六年元興一年

五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  
尙將之縱草為船置於單上以度河賢曰單木筏掩擊迷唐大破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十七 思補

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

種殆盡賢曰一連謂迷唐也○考異曰西羌傳永元元年張封生  
徵以訓代為校尉鄧訓傳章和二年封諸羌羌謀報怨  
公卿舉訓代封擊破之其春迷唐復欲歸訓又破之按  
訓傳下云永元二年則其春永元元年春也今從訓傳迷唐收其

餘眾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附落羌部落燒當豪帥東

號稱續歸死餘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

兵各令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費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

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懼遂不敢復置議而諸卿稍自引止惟袁安在隗守正不移至

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獄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

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變陛下在諒闇百姓惴然三時不

聞警蹕之音 賢曰三時夏秋冬也天子出入警蹕和帝章和二年  
二月即位明年春漢廢何以帝在諒闇不出故三時  
不聞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  
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坐慰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  
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  
所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晉太王重人  
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若  
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今匈奴為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

耗利其危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

胡而兵已困矣 事見永平  
十六年 白山之難不絕如縷白山即天山也白  
事時形至天山不見胡而還 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  
經之巫靡也○經首延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十八 思補

其攻沒都護陳睦 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

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

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焦枯

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

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

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尙書令韓棧

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憲

弟篤景竝起邸第勢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為

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媼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

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惡

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為衛尉第

四六三



奉車都尉景結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  
 今眾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無財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坐令德示無窮也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  
 困書奏不省賢憲當使門生齋書請尚書僕射郵壽有所請託壽  
 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又因朝會刺譏  
 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屬晉正色辭旨其切憲怒陷壽以買公  
 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  
 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諍  
 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  
 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憲晏之化鄭元注尚書考靈曜曰道  
 謂之晏政正憲晏杜塞忠直坐譏無窮臣做謬與機密言所不宜  
 之塞原文誤作晏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十九

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儻什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  
 浦未行自殺壽暉之子也夏六月寶憲耿秉出朔方鷄鹿塞賢曰  
朔方在漢北限十三州志南單于出滿夷谷賢曰滿夷谷關  
在河西河美稷滿夷谷當在美稷縣西北後鄭鴻討逢度遼將軍鄧  
 鴻出稠陽塞賢曰稠陽縣屬九原郡故城在皆會涿邪山憲分遣  
 副校尉閻盤司馬耿種耿種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  
 稽落山余按唐太宗以斜薩部地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  
 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眾雜畜百餘萬  
 頭諸裨小王率眾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  
 千餘里登燕然山按北史燕然山在葱嶺水北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巴汜梁諷奉金帛遣北單于時虜中乖亂巴

諷所到輒招降之遂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  
 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眾與諷  
 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鞞王奉貢入侍隨  
 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  
 崩 九月庚申以寶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  
 武陽侯郡國志東郡有武陽縣泰山郡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  
 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  
 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大傅位上公則憲亦班於上公矣大將軍  
九卿封耿秉為美陽侯美陽縣屬扶風賈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  
 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賢曰漢官儀執金  
 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司莫敢舉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二十

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  
 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  
 竝寢不報駙馬都尉瑛瑛音圭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  
 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賢曰鄭武姜愛少子叔段鄭莊公立  
叔後武姜引以襲鄭衛莊公之寵州吁賢曰衛莊公寵庶子州吁  
莊公俊之出奔共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  
 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  
 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言之深至天下  
 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未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禮事君方喪三  
大禮未終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  
 姓奢侈僭僭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訥訥咸謂叔段州吁







日可加元服儀從冠履乘輿初布進賢大爵 擢襄監羽林左騎  
 弁次武弁次通天以兼管於高祖廟如禮謁 擢襄監羽林左騎  
 百官志羽林左監秋六百 寶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  
 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寶日居  
 張掖郡居延澤在東北武帝使路博德築遮虜障 大破之獲其母  
 於居延北余唐太宗以僕固部遣金微都督府 闕氏斬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封夔為粟邑侯寶日粟邑縣名屬  
 同州白水 寶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尙等為爪牙鄧  
 粲郭瑱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  
 吏民其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請二千石并所連及貶  
 秩免官四十餘人寶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尙書  
 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黨等疾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  
 害者君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書  
 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立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  
 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四舅  
寶景 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  
 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恢字伯奇京兆長  
 陵人也父為縣吏得罪于令收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寺門晝夜  
 號泣令聞而矜之即解出其父及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閉門精  
 誦不交人物遂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信  
 陽侯陰就數致禮請之恢絕不答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之恢亦  
 謝不與通故憲怨之特深及為所殺弟子續經輓者數百人眾庶  
 痛傷之憲既殺恢朝臣無不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和帝永元三年 正月 恩補

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  
 流涕寶音 又音 白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長  
 安十一月朔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下詔云高祖功臣蕭曹為首  
 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壘循其遺節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  
 牢祠大鴻臚求近親為嗣者須景風至詔封以章厥功春秋考異  
 至則封有功 詔寶憲與車駕曾長安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  
 伏稱萬歲尙書韓棧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  
 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尙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百  
 志尙書左丞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明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  
 伯史右丞假著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秩皆四百石蔡質漢  
 儀曰漢典中 棧舉奏龍論為城旦 龜茲姑墨溫宿濟國皆降  
 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章帝建初元年罷西  
復置 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  
 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習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  
 將尤利多還詣京師將如 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惟焉耆  
 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事見四十五卷明 猶懷二心焉班超誅焉  
本 其餘悉定 美陽侯耿秉率乘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  
 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儆軍陣立成士卒  
 皆樂為死至是病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勢而流血 初北  
 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眾數千人止蒲  
 類海遣使款塞寶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蒲中郎將領護如  
 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泰以為光  
 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和帝永元三年 正月 恩補



也今朔漢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更立於除

難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

于屯先父舉眾歸德何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

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

轍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

於無功所謂謂南單于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

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謂

和元年斬優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

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

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

安治通鑑補卷四十七漢紀三十九

韓歆戴涉故事韓歆死見四十三卷建武十安終不移然上竟從

憲策考異曰袁安傳云憲請立左鹿蠡王阿修為北單于安以為

人袁紀又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為阿修誅君之子又與烏桓鮮卑為

父兄之讎不可立而單于先帝所遣今首叛北虜新建大功宜

令并領降眾與范書不同又云卒從安議蓋誤今從袁安傳

庚辰帝至自長安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十八

朱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嚴允厚 參

漢紀四十起永元四年盡元

李和皇帝下

永元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種授於除韃印授使中

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 初廬江周榮辟袁

安府安與奏寶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寶氏客太尉掾

徐崎深惡之寶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誹奏寶氏寶氏悍士刺

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幸士賢曰榮時司徒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八漢紀四十

縱為寶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飛禍言刺客

若鳥之無得殞斃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癸丑司徒袁

安薨 閏月丁丑以太常丁鴻為司徒 夏四月丙辰寶憲還至

京師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

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

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

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

初除謁辭求通待報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者求通名也待報

雖奉符受讓救者謂所為信初除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

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恃於下效驗見於天



雖有陰謀神照其情坐象見戒以告人君問者月滿先節過望不  
 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切獨行也夫壞屋破殿之水源自涓涓干雲  
 蔽日之木起於蕙菁禁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  
 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夫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  
 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旱蝗 建初中  
 有人侮辱人父而其子殺之者肅宗賞其死而降宥之自後因以  
 爲比遂定以爲輕侮法至是河間張敏爲尚書上疏曰春秋之義  
 子不報仇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以勢論之必不能使人不相輕侮而更  
 使人私相賊殺臣以爲殺人者死三代通法今欲趨生反開殺路

書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和帝永元四年

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  
 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  
 聖人從經律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帝從之遂削其金 寶  
 氏父子兄弟竝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熹弟步兵校尉嘉及  
 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補其璜况其相交  
 結賢曰太后居長樂宮元舉竝出入禁中與得幸太后遂共圖爲  
 殺害謀殺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  
 接所與居者闔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  
 令鄭眾百官志鈞盾令秩六百石宦者爲之不事眾  
 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謂出屯涼州時也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  
 憲與鄧熹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直帝將發

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千乘王仇  
 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劉眾求索故事賢曰謂文帝詔諸侯故事庚申  
 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執金吾掌宮外戒  
 令物兵屯衛尉主五營士故開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熹鄧嘉皆下獄死遣謁  
 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應先封冠軍侯不受與  
 爲景瓊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  
 爲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景爲執金吾魏郡鄭據爲司隸校尉奏  
 免之景遣掾夏猛謂魏郡太守張輔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  
 兒爲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輔大怒收猛繫獄檄  
 景數猛罪頃之誦入爲河南尹景家人擊傷市丞殿傷市丞輔又  
 上言其狀故景甚恨之及寶氏敗輔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

書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和帝永元四年

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  
 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  
 陽侯瓊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  
 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選嚴  
 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復遣  
 瓊就國得以獨全寶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  
 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寶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  
 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其父彪曰此兒  
 後日必當記漢事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  
 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  
 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國史有詔收固繫獄



蓋取其家書固弟超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所著述意而郡亦  
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  
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中校秘書固  
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顯宗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乃探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於  
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紀表志傳凡百  
篇自永平中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而入表及  
天文志猶未就而被誅帝使固弟曹壽妻昭踵成之固性寬和  
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然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  
法度吏民苦之故不保其身昭亦博學多才有節行法度帝數召  
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初出多未能通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四 劉向傳  
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又作女誡七篇以訓其女其故  
慎簡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  
貴女以弱為美故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傷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婦行篇曰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  
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  
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  
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澹澹塵穢服色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  
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華嶠論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  
之者躋登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

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  
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初寶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 漢中郡在洛  
里 九十戶曹李郃 諫曰寶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  
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  
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  
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郃學通五經  
又善河圖風星縣召署幕門候吏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  
各至州縣親探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  
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甯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  
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五 劉向傳  
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史太守奇其  
隱德召署戶曹史 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與馬錢帛珍寶充牣其  
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至意甚備慶亦小心恭  
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旦約  
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並馳故能保其寵祿焉 帝除袁安子  
賞為郎任隗子屯為步兵校尉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  
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寶氏黨策免自殺 八月辛亥司空任  
隗 癸丑以大司農尹德為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  
職詔許焉以陸代彪錄尚書事 冬十月以宗正劉方為司空  
武陵零陵蠻中蠻叛 護羌校尉鄧訓卒 五十二年 吏民羌胡旦



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耶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賢曰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

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儻儻音襄儻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母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孟佺代訓為護

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唐去大小榆谷迷唐既遣遺祖母車缺詣向吾之母向自送至塞事見上卷

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汜音護送至盧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向坐免

庚永元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雲物赦天下 戊子千乘貞王伉薨 辛卯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廣宗縣屬鉅鹿郡賈曰今貝州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 六

宗城縣隔陽帝諱 廣故改為宗城 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

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金幣為資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責賊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

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注貧人既計釜餼以為資財恐不與極貧之數故賤賣其資而富人得賤買為利 甲寅太傅鄧彪薨 戊

午隴西地震 夏四月壬子紹封阜陵王兄勳為阜陵王 九月辛酉廣宗薨王萬歲薨無子國除 初竇憲既立於除鞬為北

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叫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尙共追討斬之破滅其眾 耿種之破北匈

奴也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拓跋氏自北荒南徙蓋此時也匈奴餘種留者尙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隆

癸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為太尉酺與尙書張敏等奏射擊校尉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酺守學不通言守其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范曄論曰樂非囊囊囊音樂而新音代作律謝皋蘇皋音蘇忿生周武而制令亟易修補舊文獨何猜焉禮云禮云易其然哉

是歲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 梁王暢與從官卜忌祠祭求福忌等詔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喜與相應答為有司所奏請徵詣

詔獄帝不許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武單父二縣本屬山陽後屬今曹州縣單父今曹州縣暢慚懼上疏深自劾責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

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榮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短陷死罪以至考

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賢曰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不聽有司橫赦臣

職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受汚汚音也是為暢受汚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

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惟陽穀熟虞蒙甯陵五縣遺餘所食四縣餘四縣謂下邑臣

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木家自選擇謹救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殿馬皆上還

本署虎賁上屬虎賁中屬騎官騎與殿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尙方故吹屬門官如解屬承恩都府官等令兵弩屬考工

本署也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汚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而自

本署也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汚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而自



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  
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願能自悔  
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  
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滿刻若不聽許臣實無  
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渣淑  
之美傅相不長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  
自刻責朕惻然傷之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彊食自  
愛暢固讓卒不許 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構難諸羌誘以財貨  
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  
收麥數萬斛遂夾逢雷大河築城塢此大河即黃河河水至此作  
有逢雷之名在二榆谷北  
大航造河橋欲渡兵擊迷唐水經曰于  
河狹作橋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八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

八

支河曲西羌傳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羌居河曲之西南漢  
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司馬彪曰西羌自析支以西  
濱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運于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  
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  
居謂之  
河曲羌 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宜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  
無稱譽及為單于適之子右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  
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數遣將兵出  
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  
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在塞  
外謂  
先屬北 多怨之安國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  
原界每龍庭會議匈奴龍庭本在塞外時南單于  
于居塞內亦謂所居為龍庭師子輒稱病不往  
度遼將軍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忿益甚  
甲永元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

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  
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  
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蠶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  
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備備帝下公卿議皆以  
為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  
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  
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為邊害者其  
平罪誅補註其平罪誅謂  
平論其罪而誅之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  
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  
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  
廬落入曼柏城曼柏縣屬  
五原郡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八  
和帝永元六年

九

譙馨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  
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  
國考與曰帝紀在去年  
謀今從南匈奴傳立師子為亭獨戶逐侯鞬單于 已卯司  
徒丁鴻薨 二月丁未以司空劉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  
夏五月城陽懷王淑薨無子國除 秋七月京師旱 西城都護  
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  
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  
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焉  
耆  
國有左右  
將左右侯  
屬至於海濱  
大秦漢奇兒勒  
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南  
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



戰破之於是降胡遂和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背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離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鄧亭盧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迹射綠邊兵賢曰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也烏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漢邊郡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大城塞故屬西河郡郡國志屬朔方郡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

十

恩補

司徒鮑昱辟陳寵為掾是時三府掾屬專向交游以不可視事為高而寵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白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嘗為廣漢太守風化大行入為大司農帝問之曰在郡何以為理寵對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鍾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遂擢寵為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傲之風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孔安國註尙書曰呂侯後為甫刑故又稱甫刑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貶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二

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貶罪七十九贖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之與禮相應者其餘可悉刪而除之 初江夏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幾至滅性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暑則扇枕寒則溫席而又博通經典精究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歷官尙書令至是出為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宮謂宮中事謂尙書臺也尙帝乃復置香為尙書令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以蜀郡張霸為會稽太守時郡界盜賊未甯霸始到越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民為之謠曰棄我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

十一

恩補

賊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移病自免霸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會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伯饒焉

乙 永元七年春正月鄧鴻等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鴻坐返聞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胡反詔徵下獄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余按地理志及郡國志易陽縣屬遼東郡易水出焉郡水在燕南界漢屬河間郡界此時遼東僅有唐縣各二州之地安得有屬縣道在易水之陽耶五代史志洛州唐洛州唐縣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縣後周改為易陽縣則道襄國縣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縣為邯鄲縣十年改邯鄲縣為臨洛而別置邯鄲縣由是觀之



漢易易縣常在郡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樂成王黨應慧善史

書而性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通諸國有故掖庭技

人哀憫嫁男子章初黨召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賂哀置姊

焦殺初事發覺黨又殺殺內侍三人以滅口為國相所奏削東光

鄆二縣東光縣本屬渤海郡鄆縣本屬鉅鹿郡章帝以益樂成國

丙永元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后識之曾孫也 夏四

月樂成靖王黨薨子哀王崇立尋薨無子國除 五月河內陳留

蝗 南匈奴白溫出犢王烏居戰畔出塞賈曰溫再犢王名烏居戰秋七月度

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破之從其餘眾及諸降胡二萬

餘人於安定北地 車師後部王涿鞮反擊前王尉卑大獲其妻

子時戊己校尉索穎穎音營欲廢涿鞮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賈己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九 和帝永元七年八年九年

故擊之 九月京師蝗詔曰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

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臣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矜音音思弭憂

豐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

變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誹謗自殺 十二

月辛亥陳敬王羨薨 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護羌校尉貫友卒

以漢陽太守史充代之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

收充兵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訂永元九年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癸巳濟南安王康薨 西

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 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巡

為樂成王 五月封皇后父屯騎校尉陰綱為吳房侯郡國志吳房縣屬汝

南郡有棠餘亭左傳房國楚靈王所滅又楚昭王封吳王夫以特

概於棠餘地通記有吳城吳房蓋合吳城房國以名縣也

進就第 六月旱蝗戊辰詔曰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

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贖元元勿收假稅

秋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賈曰肥如

郡前書音義曰肥子奔燕封於此今平州也按祭參守遼東

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蓋遼東之肥如遂入遼東郡界

也 閏月辛巳皇太后賢氏崩初梁貴人既死事見四十六卷

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胤遣從兄禮奏記

三府禮奏於也帝母梁貴人少失母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

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動

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

南陽樊調妻嫫嫫音音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

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嫫憲兄弟所譖使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九 和帝永元九年

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

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

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其辜海內曠然妾亦蘇息拭目更視乃敢

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

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傷悼妾父既死不可復生

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

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沒幸賴帝引見嫫乃知貴人枉沒

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竊太后尊號不宜合

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賢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

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

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



后 燒當羌迷唐率眾八千人寇隴西裔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屬西郡宋白曰今大夏縣屬河州詔遣行征西

將軍劉向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罕狄道縣屬州枹罕縣屬河州治所尙遣司馬寇

肝監諸郡兵四面竝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向等迫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 甲子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諡曰恭懷追服喪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於

西陵追封皇太后父棟為襄親侯諡曰愍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旁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樂平侯國屬東郡故齊縣也章帝更名棠

弟雍為乘氏侯乘氏侯國屬濟陰郡春秋之乘耶也雍弟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賞

賚治通鑑補下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和帝永元九年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初樊調妻姬既上書

得引見帝乃留姬於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閒累賞十萬姬素有行操帝益敬之加號梁夫人因擢樊調

為羽林左監 清河王慶常以母宋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寶氏誅後始使乳母于城北遙祠至是始

敢求止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坐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

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詣雒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行俊蓋暹等皆為

耶 十一月癸卯以光祿勳河南呂蓋為司徒 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以太僕韓校為司空 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

據甘英使條支安息大秦諸國英乃自皮山西南經烏秣秣音涉縣度歷屬實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

條支條支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其卵如鵝轉北

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安息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殷

盛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自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

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大秦者即前漢之犁靬也犁靬音軒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

十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其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官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

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黠不怨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之屬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英

行及安息西界臨大海欲度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

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乃止是行也直窮西海凡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成永元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韓校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為司空 冬十月五州雨水 行征西將

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尙營屯枹罕謁者耿種領世營屯白石白石縣屬金城郡時屬龍西郡水經注白石川水南逕白石城西而注

賚治通鑑補下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和帝永元九年樹蠶桑官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黠不怨土多金



海山水又遷白石縣故城南關曰白石縣在秋道縣西北二百八十五里費曰白石山在今蘭州或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張駿後為永固唐為烏州後廢州置安昌縣後又更名鳳林杜佑曰直道縣有白石山諱乃設購賞諸種頗

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十二月迷唐等帥種人詣闕貢獻 戊寅梁節王暢薨 初居巢侯劉般薨 居巢縣屬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愷遁逃久之有司奏絕愷國肅宗美其

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

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宏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遺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尸逐鞬單于 紀永元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粟貨被災害不能自存者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十六 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庚永元十二年春三月詔曰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號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致生

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其議慎刑 夏四月戊辰移歸山崩 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 因名其地為神賢亦姊也。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 九月戊午太尉張璠免內寅以大司農張禹為太尉 燒當羌豪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

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 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

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歲迷唐

復叛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 是歲徵中山相戴封為太常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

宿而去還京師卒業同學石敬平病卒封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人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後為西華

令時汝穎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禱請無獲封乃積薪坐其上以

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 辛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

之士以充其官因使中大夫魯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衣冠不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

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

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白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 幽遠獨有遺失也不性沈深好學華學不

倦杜絕交游不答問候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醫詩尚書教授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

五經復與魯叔陵 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闕火 書天文志曰紫宮垣西南角外二星內二星曰內府十六宮之內

則象于天也 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

簡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至允川 允川去得支河曲數十

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

里在大小榆谷之西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十六



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遠踰支河首依發羌居之別種  
或曰唐之吐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荊州雨水 冬

十一月丙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東修良吏進仕  
路狹東修前東髮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

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戊辰司徒呂蓋以  
老病致仕丁丑以光祿勳魯恭為司徒 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

均怨恨遂反黃門巫蠻魯恭所部故辛卯寇南郡

至永元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燒當與燒何郡兵擊滅之

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險虞相曹鳳上言險虞後國

隴州隴州隴縣東自建武以來西羌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

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西海有允

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故能強大常雄

諸種恃其拳勇詩云無拳無勇毛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

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置西海

十六卷平帝 規固二迷規固也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

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

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孟康曰金城

在金城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龍耆龍耆也今鄯州

允吾允吾地名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

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赦天下

夏四月遣使者督荊州兵萬餘人分道討巫蠻許聖等大破之聖

等乞降悉徙置江夏 初有父老不知何許人常漁釣於涪水因

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

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廣漢

郭玉少師事高盡得其術至是為太醫丞多有奇驗帝欲試之令

嬖臣美手擊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

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

矜雖貧賤靡吝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

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問故對曰醫之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

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

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

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

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多不愈也 陰

皇后多妒忌寵遇衰衰數懷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

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按之劾以

大逆無道朱二子奉殺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六月辛卯后坐廢遷

於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散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

日南郡象郡也武帝更名在羅陽南萬三千四百里比景縣屬

焉如清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師古曰日南言其在日

之南所謂北 秋七月壬子常山騶王側薨無子立其兄房于

侯章為常山王房于騶王三州大水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

土上書乞歸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即代馬依風夫

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耶之



思哉饑寒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常恐年衰奄忽僅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酒泉郡在隴西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五里關在燉煌西禮縣西北酒泉郡今蘭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 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大家者名中上誓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得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曠營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難不復相識所隨士眾皆已物故超今日七十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八 漢紀四十八

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者趙括之時也趙王故得不坐衛姬者齊桓公之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考吳日本傳超十二年上疏延願除三年於今註引東觀記曰安息遣使獻大雀歸子超道子勇隨入塞按帝紀十三年安息國人負表紀載超嘗亦在十二年今并置其書於此表紀又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為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虛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八 漢紀四十八

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常恐年衰奄忽僅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酒泉郡在隴西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五里關在燉煌西禮縣西北酒泉郡今蘭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 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大家者名中上誓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得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曠營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難不復相識所隨士眾皆已物故超今日七十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

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常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年五歲時太傅夫人愛之自為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其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綏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為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誦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甯當舉博士邪父訓甚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綏遺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雖親人弗識也嘗夢捫天瀟瀟正背若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



言寤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晤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  
 叔父咳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曰河歲  
 活數千人石曰河事見四十六卷天道可信家必蒙福綏長七尺二  
 寸姿顏殊異於眾入宮為貴人左右見之皆驚而貴人恭  
 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  
 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  
 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  
 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  
 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耶每有讒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  
 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  
 坐離立賢曰離立也禮記曰離坐離立行則偻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  
 不敢先后言陰后短小舉措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獨愴然  
 不樂為之隱諱若己之失帝知貴人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  
 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  
 人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傳廣陰后見貴人德稱曰  
 盛深疾之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  
 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而當獲  
 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  
 死之分越姬楚昭王之姬楚王勾踐女也昭王誘越姬從王請  
 此姬曰君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  
 鳥焉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別宮王曰何如於別宮也  
 聽姬曰大哉若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樂遊是以不土以報  
 敢聽命今君王復聽人言為君王死何況妾乎遂自縊  
 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人豕即欲

飲藥官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貴人乃  
 止明日上果瘳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為皇  
 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祁國貢獻悉令禁絕漢祁國貢獻進御  
 歲時但供紙蠟而已毛晃曰蠟者不知所始後漢蔡倫以魚刺木  
 傳已有赫履紙矣○音音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  
 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丁酉司空巢堪罷 十一月癸卯  
 以大司農沛國徐防為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立為章句  
 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  
 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  
 故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  
 公贛田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設甲乙之科前書博士弟子歲  
 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郎中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勵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  
 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賢曰諸經為私相容隱問生姦路每有策試  
 策論也策試即射策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策論與爭訟論議  
 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策論與爭訟論議  
 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不依  
 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  
 誠非詔書所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賢曰太史公曰夏之政  
 嚴人承之以敬敬之疎小人以鬼故問人承之以文文之疎小人  
 以虛故教重莫若以忠三王之遺若循周而復始○音音策試宜從其  
 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五十一 四七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八 漢紀四十一 五十一 四七



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賢曰伐謂皆正以為非上從之是歲初封

大長秋鄭眾為鄭躬侯官封侯自此始○鄭文曰南

○永元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

皆聞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

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弱冠相

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凱風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日復須留賢曰選懦慈戀不決之

後漢書清河王傳原是且復須留乃其注云有雷雷作宿雷通

文傳原秋九月壬午車駕南巡清河濟北河閉三王竝從 四州

雨水 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賢曰雲夢今安州

中 時太尉張禹留守閭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立冒險遠遊驛馬

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謂幸章陵祠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

回輿而旋十一月甲申還宮 嶺南舊貢生龍服荔枝十里一置

五里一候賢曰交州記曰龍眼樹高五六丈以荔枝而小廣州

實加建子日而多計似安石橋有龍階者至日則中象然俱未

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賢曰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上書曰

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交州

若梧鬱林合浦交 賦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

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

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

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是歲初令郡國以

日北至按薄刑時有司奏以為夏至則陰起薄刑可以決小

日北至按薄刑事遂令以日北至按薄刑實曰禮記月令曰

資治通鑑補 卷四八

之月廉草死多秋至肅霜刑決小罪按五月一陰始生可以言

陰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者與月令不同余按

安帝初元九年始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薄刑改刑則

夏至乃謂夏之初至也史以日北至者之其誤後人甚矣

○永元十六年秋七月旱 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以光祿勳張

肅為司徒八月己酉薨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

臚陳寵為司空 十一月己丑帝行幸緱氏登百岷山緱氏縣屬

曰緱氏山在洛州緱氏縣南 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願和

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乙元興元年春高句驪王宮句音駒入遼東塞寇略六縣 夏四

月庚午赦天下改元 秋九月遼東太守耿種擊高句驪破之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二百實憲誅後帝躬親萬幾

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

皆抑而不宣

范曄論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攝是

以齊民歲增關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

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自有數也

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

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

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

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

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

特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數果



御者所為莫不歡服以為聖明 北匈奴遣使詣燉煌貢獻辭  
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吝其使加賜  
而已 雒陽令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姦伏外行猛  
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人莫不悅服京師以為有神是歲卒官百  
姓爭道莫不咨嗟流涕渙喪西歸道經宏農民庶皆設糜漿於路  
以祭渙也禮以盛 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雒為吏卒所鈔恆  
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為立祠作詩每  
祭輒弦歌而薦之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為治也求  
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洛陽令王渙秉清  
修之節蹈羔羊之義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  
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

賈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九 五月 劉向傳

郎中以勸勞動

冠隄循吏贊曰政畏張急治善烹鮮推忠以及眾瘼自捐一夫  
得情千室鳴絃懷我風愛永載遺賢

賈治通鑑補卷四十八終

賈治通鑑補卷第四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一 起延平元年盡安帝

孝為皇帝 漢隆和帝少子也 諡法短折不成曰廢伏 在位一年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以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太尉

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

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 贊者謂 贊拜時獨

先贊禹名乃贊 與三公絕席 封皇兄勝為平原王 癸卯以光

祿勳梁鮪為司徒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於慎陵 慎陵在 雒陽東南三

賈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九 五月 劉向傳

十廟曰穆宗時官人當竝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朕與貴人

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榮

榮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憤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

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 和帝之崩清河王慶號泣於前殿歐

血數升因以發病至是始與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山王章璵就

國太后特加慶以殊禮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慮慮不虞

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 為帝崩立 祐張本 耿姬光之曾孫也祐母健

為左姬也 夏四月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

追之兵馬操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

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

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



沒於陳 丙寅以處賞中郎將鄧鴻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三公也齊書官志曰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鴻弟黃門侍郎惲為虎賁中郎將宏閻皆侍中

司空陳寵薨 五月辛卯赦天下 壬辰河東垣山崩 六月

丁未以太常尹勤為司空 郡國三十七雨水 己未太后詔減

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器靡靡雜成之物實曰太官令周

天子御膳導官掌擇御米導擇也尚方掌作御刀劍諸器物內署掌內府衣物令秩皆六百石自非供陵廟稻梁

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

是裁數千萬百官志湯官丞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

林鷹犬東都亦有上林苑在維陽西斥圃也棄也 離宮別館儲峙米糶薪炭悉令省之

丁卯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秋七月庚

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聞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咎惟思也 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

張墜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

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坐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於天

不愧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罪二千石長吏

其各實敷所傷害為除田租芻粟 八月辛卯帝崩癸丑殯於崇

德前殿太后與兄車騎將軍臨虎賁中郎將惲等定策禁中其夜

使騰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諡曰質漢志曰皇太子皇

華蚤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 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

吉服陪位引拜祐為長安侯乃下詔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又作策

命有司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詔告司

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實客濁亂奉公言其扶勢

恣橫奉公之吏 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

騎將軍騰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得多

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九月

六州大水 丙寅葬孝殤皇帝於康陵實曰康陵在魯山以連遭大

憂百姓苦役方中祕藏孔穎達曰凡天子之葬原地為方曠漢書

而為羨道以嚴車載柩至塋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而入至方中

乃滿於柩之椁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方上謂覆坑方石上

音延 及諸工作事減約十分居一 乙亥隕石於陳留 詔以北

地梁僅為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

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謹未

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

為騎都尉禧博守七乾城班超為都護居龜茲七乾城 城小梁僅以為不可固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乃請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其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

聽謹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入九千人龜茲吏民竝叛其

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其圍城謹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

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清河孝王慶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坤

溼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列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

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

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尙能言視冒昧干請

命在呼吸願蒙哀憐十二月甲子王薨時年二十九 乙酉罷魚龍曼

延戲武帝元封三年 尙書郎南陽樊豐以備風變衰上疏曰臣聞

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學稽古典  
 游意經藝每養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召  
 儒布在廊廡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每講會則論難衍衍其  
 求政化詳覽羣言譬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  
 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令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  
 席不講費曰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聞三席又曰若非飲  
 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謂不施  
 講坐儒者競論浮麗忘寢寢之忠習談議之辭賢曰談談  
 也為立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  
 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  
 博士必得其人平宏之族會孫也少厲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  
 數百萬讓孤兄子和帝幸南陽召見甚器之從駕還宮特拜尚書  
 郎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四

孝安皇帝上

諱肅宗孫也諡法寬容和平曰安伏侯古今  
注曰諱肅之字曰肅 在位十九年改元五永  
初七元初六永南  
一建光一延光四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 蜀郡徼外羌內屬 二月

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休為廣川王 廣川縣屬信都國齊曰故  
城在今冀州棗強縣東北

庚午司徒梁鮪薨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己卯永昌徼外僭

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附 永昌郡在雜陽西七千二百六  
十里世世能國人長不滿三尺 甲申

葬清河孝王於廣邱 廣邱在清河縣  
縣後更名甘陵 司空宗正護喪事儀比東海

恭王 恭王葬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元年考  
與曰帝紀書車騎將軍護葬今從傳 自和帝之喪鄧騭

兄弟常居禁中不欲久在內運求還第太后許之夏四月封太

傅張禹大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校尉鄧悝虎賁  
 中郎將鄧宏黃門郎鄧閭皆為列侯 禹安鄉侯防龍鄉侯騭上蔡  
悝懷德侯宏西平侯閭西華

食邑各萬戶賜以定策功增三千戶賜及諸弟辭讓不獲遂逃  
 避使者聞關詣闕上疏自陳曰陛下運獨斷之慮接立皇統本非  
 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慚怖追觀  
 前世傾覆之戒自退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  
 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救厲冀以端恪畏慎一心奉  
 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  
 增罪累太后不聽騰頻上書至於五六乃許之 五月甲戌以長  
 樂衛尉魯恭為司徒恭上言舊制立秋迺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  
 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拘對考驗連滯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五

無已 連謂獄辭相連及也  
滯謂滯滯不決也 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

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夏五月始用事經曰后

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

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遠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

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

當化變而不破和氣月令孟夏斷刑者以其輕罪已正不欲令

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

皆以立秋為斷又奏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斷獄皆

以冬至之前 事見四十七卷  
章帝元和三年 翼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小

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



疑罪不復讞正書二夫呼嗟王道為虧況於眾乎可命太辟之

科盡冬月乃斷朝廷皆從之 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

為北海王和帝永元八年北海王威自後今復 九真徼外夜郎

擊夷舉土內屬 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丁巳

河東地陷 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係綱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

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畔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壬戌罷

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宏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懂趙博伊吾盧柳

中屯田吏士而還 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東號

四十七卷印帝永元元年 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

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千騎與

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頗有散叛諸郡各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九 安帝永初元年

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忿驚遂同時

犇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究零別種漢零與鍾羌諸

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捐竹竿木枝以

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楫或執銅鏡以象兵銅鏡映日人通

畏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究是西方有童

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至是

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

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辛

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免一係已移置於六十九卷 壬午詔

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

人右監主九百人杜佑曰漢代有黃門鼓吹享宴食舉樂十三曲

與魏代鼓吹長簡伎錄云絲竹合作鼓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

成黃得元雲道明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

今之從行者為騎吹二曲與也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

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齊梁至陳

則重矣今代短簫鼓吹亦謂之鼓吹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黃帝岐

伯所作以揚威武勳士風也應門周說五音琴瑟吹於不測之

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羊角之屬非簫鼓合奏則為一樂之名

也然則何謂鼓吹此時未名鼓吹矣宋白曰鼓吹雖推約古今注

謂西鼓吹令二人唐又有提鼓金鉦大鼓長鳴鼓簫笛

笛合為鼓吹十二案大享會則設於殿外○提音剛 廢馬非乘

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

庚寅以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 冬十月辛酉新城

山泉水大出大長秋鄭眾中常侍蔡倫等皆乘勢豫政周章數進

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鴆帝孩抱養

為己子故立焉及鴆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

不立勝恐後為怨乃迎帝而立之司空周章以眾心不附密謀閉

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

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十一月丁亥章自殺 戊子赦司隸校尉

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擗窮困道路其各

救所部長吏躬親曉喻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疆日

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條也 十二月乙卯以潁川太守張敏

為司空 詔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向將五營及諸郡兵五

萬人屯漢陽以備羌五營北軍五校營也考異曰 是歲郡國十

八地震四十一水二十八天風雨雹 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

賀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赤車者轉車轎皆 令止鳥

桓校尉所居南城下南城屬 遼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質日案

鮮卑車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







颶連破走之羌約退散 十二月廣漢塞外參狼羌降此與武都

而分居廣漢 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己永初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救天下 遣騎都尉任仁

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數不利當煎勒姐羌攻沒破羌縣鍾羌

攻沒臨洮縣執隴西南部都尉破羌縣屬金城郡臨洮 三月京

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務恩變復以助不逮 壬寅

司徒魯恭罷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門

下書生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愛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賢曰言人思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 終無所

言亦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學者

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 夏四月丙寅以大鴻臚九江夏勳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十 思補

為司徒 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

羽林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五官亦郎也大夫光

夫也官府吏給事諸官府者賢曰續漢志曰執金 甲申清河愍

王虎威薨無子五月丙申封安樂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奉孝王

後 六月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 漢人韓琮

得代命太后聞之即遣怒竊救掖庭令以下但使謝過祈福不得

妄生不祥之言 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冬十一月以大

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為副將五營及邊郡

兵二萬餘人又詔遠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擊之以梁懂

行度遼將軍事雄襲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 十二月辛酉

郡國九地震 乙亥有星孛於天苑晉書天文志天苑十六星在

也 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并涼二州大饑人相食 故

事歲終衛士交代上臨饗百官備位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

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慰問所疾苦

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闌罷遣勸以農桑又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先臘一日大儺謂之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十 思補

逐疫顧頊氏有三子死為疫鬼一居江水名為虎一居若水名

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八人為儺子

為言善也善儺功 皆赤幘皂製執大鼓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

裳執戈揚盾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盡

會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儺子

和曰甲作食謂儺儺音 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

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彘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蠶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

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諸呼儺音 周徧

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騎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

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浴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



師訖設桃梗備莖焚畢執事陞者罷葦載桃杖以賜公卿將軍  
特進侯諸侯至是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歲終饗遣衛士  
勿設戲作樂遂疫減俵子之半

漢永初四年春正月元會微樂不陳充庭車 賢曰每大朝會必陳  
以年饑故不陳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邵等列於

朝廷又辟宏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累世名  
臣之後八世祖喜高祖時為將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敝昭帝時為  
相封安平侯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翼蔣詡俱  
徵遂避逃不知所處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  
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去更種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  
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宏農在函  
谷關之西 教授二十餘年不答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十三 思補

州郡禮命 禮謂延聘之禮 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  
銜三鱧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以進曰蛇鱧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陽間賢而辟之時震年已  
五十餘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 昌邑縣屬山  
邑故城在今兗  
州金鄉縣西北 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  
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知無者震曰天  
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  
于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可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張伯路復攻郡縣殺守令黨  
眾浸盛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徵宛  
陵令扶風法雄為青州刺史 宛陵縣屬  
河南尹 與眾并力討之 南單于

圍耿种數月梁懂耿夔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 漢志西河美稷  
故城在 單于自將戰迎懂等復破之單于遂引還虎澤 漢志西  
美稷縣界

漢書地理志 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 漢書地理志  
在西北 二月南

匈奴寇常山 滇零遣兵寇襄中 襄中縣屬漢中郡古襄陽  
也賢曰今梁州襄陽縣 漢中  
太守鄭勤移屯襄中時任尙軍久出無功民廢農桑乃詔尙將吏  
民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乙丑初置京兆虎牙都尉  
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 賢曰漢官儀京兆  
涼州近羌蠻貊三輔將兵備邊關陵扶風都尉居雍故俗人稱雍  
營西京三輔京兆有京輔都尉焉有左輔都尉扶風有右輔都  
尉 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隨然之欲棄  
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  
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依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十三 思補

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  
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 漢志西安定北地皆涼州  
所部涼州既棄則三輔  
為極 則圍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  
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  
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蒙矢石  
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  
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  
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餓乘  
海內之虛耗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民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  
責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圍陵皆京  
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侵



淫而無限極也賈曰疽癰瘡也余謂食者言其侵食肌肉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謂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誘答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收守長史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謂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史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謂為朝歌長朝歌在內郡賈曰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故舊皆弔之謂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榮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謂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謂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謂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賈曰韓魏上黨魏界河內相接太行臨黃實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河去救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劫庫兵守成臬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百官志縣有廷掾諸卿之五官掾也據史則有以史佐史斗監郡部春夏為勸農按秋冬為制度食令史掾史幹小史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謂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謂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恆流涕隨之嘗言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為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

謂曰升卿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欲以為吏謂辭曰祖母九十非謂不養後祖母終服闋乃就大尉府辟命拜中郎後漢書虞翻傳云謂和母服闋辟大尉府今按帝紀永初四年對張禹言之則謂者張禹非李至是竟以武功顯於朝歌 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梁懂耿种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願讓龐雄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救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會熙卒即拜梁懂為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 先零羌復寇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熲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實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熲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并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屬隴西郡戊子杜陵園火直帝陵 癸巳郡國九地震 初扶風馬融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大將軍鄧騭聞其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音標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塗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質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陽召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時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廢蒐狩之禮故得賊從橫乘其無備融乃上廣成頌以諷諫失鄧氏意潛於東觀久之不調 夏四



月六州蝗 丁丑赦天下 王宗法雄與張伯路連戰破走之會  
 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歸降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  
 遂擊之法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  
 船浮海深入遠島山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  
 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  
 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  
 止海島上 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  
 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死護羌校尉段禧卒復以前校尉侯  
 霸代之移居張掖 永初二年侯霸以羌反叛免護羌校尉時居  
 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運臨羌城西護羌校尉蓋治金城郡臨  
 羌縣界也然宣帝置護羌校尉本治金城令居東郡定河龍之後  
 護羌校尉治安夷縣既而自安夷徙臨羌侯霸先居龍西狄道以  
 羌叛而臨羌不可居也今移居張掖以龍西殘破復渡而西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十六 思補樓

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賢曰益州郡故城在今昆州晉甯縣 皇太后母新野君  
 病 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公主油轎車帶綬以采組為纓帶各加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轎音堅轎音駢又音平  
 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冬十月甲戌新野  
 君薨使司空護喪事儀比東海恭王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  
 許以問曹大家大家上疏曰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今四舅深  
 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  
 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 補註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芥之過也 太后乃許之及  
 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竝奉  
 朝請位次三公下特進侯上 在特進及侯之上補註特進侯者侯之加爵特進者也與諸侯不同故大  
 後詔陰后家屬皆歸故郡還其資財五百餘萬 以謁者龐參為

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侯之棠不與言但  
 以菹一大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  
 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菹大本  
 菹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  
 還參在職果能抑彊助弱以惠政得民 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  
 氏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  
 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  
 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  
 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  
 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  
 成功積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十七 思補樓

何異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  
 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  
 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有  
 欲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  
 不然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  
 聞之即捕殺盜而賜緡以葬焉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  
 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  
 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  
 食資俱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  
 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  
 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



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  
過惡亦已甚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  
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獨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  
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已上二傳范史俱不紀  
之後故姑

附於此  
辛永初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丙戌郡國十地震 己

丑太尉張禹免甲申以光祿勳潁川李脩為太尉 先零羌寇河

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度河使北軍中候朱龍將五營士屯

孟津北軍中候掌監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營續漢志曰舊  
有中軍校尉領北軍營之事中與省中同但省中侯以監  
五營洪氏隸釋曰按視聽後碑書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

侯六百一十六所郡國四皆屬冀州魏自河東河  
內北入冀州界故作塢侯以備之羌既轉盛而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安帝永初四年五年 夫

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竝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難三月詔隴西徙襄武隴西郡本治狄道考異曰上云金城徙襄  
武此又云隴西徙襄武紀傳皆然或者二  
郡皆寄治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賢曰安定郡今涇  
州也美陽故城在今涇陽縣北上郡今  
今武功縣北北地郡今甯州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北上郡今  
發州也衙縣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東北左傳秦晉戰於彭衙即  
此也余按郡國志美陽縣屬 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  
扶風池陽衙二縣屬焉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賊劫掠流離分散

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

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賢曰羊頭山在  
上黨郡殺遠縣乃罷孟津屯 夫餘

王寇樂浪夫餘為  
寇始此高句驪王宮與滅貊寇元菟 夏閏四月丁

酉赦涼州河西四郡 海賊張伯路復寇東萊青州刺史法雄擊

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之於是州界清靜 秋九

月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據上邽城  
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杜季貢  
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營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辛永初六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

熟謂土室蓄火使土氣蒸  
熟而養之疆使成熱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

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

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 三月十州蝗夏四月乙丑司空

張敏罷己卯以太常劉愷為司空 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皆紹

封 五月早 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一切復秩董巴與  
二千石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一百  
石黃綬四年減百石奉今復之 六月壬辰豫章員溪原山崩

辛巳赦天下 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安帝永初五年六年七年元初元年 九

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尚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季

貢為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在北  
地郡靈州縣

辛永初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二月丙

午郡國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懷王勝薨無子太后立樂

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 丙申晦日有食之 秋護羌校尉侯

霸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獲首虜千人 蝗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 一月乙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

二里廣五十六里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二月己卯  
食本志及資紀皆云三月己卯日有地坼按長歷是年二月壬辰  
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三  
月當是 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

以備羌寇自太行北至板山限備并襄其間多有谷道  
以備羌寇以相通今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 夏四月



丁酉赦天下 京師及郡國五旱蝗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石扶

也 蜀郡夷寇益陵殺縣令益陵縣屬蜀郡 漢時益陵故城在今

名 九月乙丑太尉李修罷 羌家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

巴郡板楯蠻救之板楯音 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其擊破之

百官志郡有五官掾 號多走還斷隴道與零昌合侯驍馬賢與戰

於枹罕破之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射殺白虎有功昭王復夷

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俸錢贖死漢書

為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高祖

為漢王發夷人以定三秦復其渠師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

資錢口四十資音 崇世號為板楯蠻夷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

右天性勁勇數陷陳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

命樂人習之為制巴渝舞蠻益挾板楯而戰因為名 辛未以

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涼州

刺史皮揚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 是歲郡國十五地

震

卯元初二年春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帥眾降

參遣詣關賜號多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自張掖徙通河西道

二月頽州襄城流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 化血兵且起零昌分兵寇益

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夏四月丙午立貴人榮陽閻氏為皇后

開后之母鄧宏之妻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

之同產也故得立 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河南即 京師也六月丙戌太尉司

馬苞薨 秋七月辛巳以太僕泰山馬英為太尉 八月遼東鮮

卑聞無慮今廣南九月又攻夫犁營殺縣令賢曰夫犁縣屬

在今營州東南余按兩漢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無夫 壬午

晦日有食之 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

叔都皆封侯賜錢 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子也以左

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

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賢曰勇士縣屬

水時已改 為漢陽郡 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了矣城杜季貢率

眾偽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

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

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既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

鈞自殺時度遠將軍梁慄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馬融融以郎中

資治通鑑補 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三十一 思補

故稱校 上書稱參懂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考異曰舊傳曰

明年安定北地土郡皆被羌寇不能自立詔遣兵迎三郡吏

民徒扶風界樓蘭遣南軍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樓

塗奴與其家屬有勞報授以羌侯印授坐專擅下獄罪明年

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樓蘭參按僅為度遠將軍在承初四年從三

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 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

尚為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考異曰帝紀冬十月遣任尚屯三輔

屯三 樓今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

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

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能諸郡兵

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

掩蔽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

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



考吳曰謂傳曰羌寇武都太后以謂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又  
日賊散散南入益州本紀元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兼此似謂以  
元初元年為武都太守也然按西羌傳參差非後任尚屯三輔  
時謂猶為使令說尚用騎兵哀紀亦云使令度謂尚如范書所  
言又云上尚何從發此計尚表之於宗令度謂尚如范書所  
是知名遷武都太守以此驗之當在龐參非後也羌眾數千遮  
謂於陳倉峭谷此峭谷當在陳倉縣界即今之大謂即停車不進  
而宣言上表請兵須到常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謂因其兵散日  
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  
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  
且二百里何也謂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  
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懼追我孫臏  
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賢曰赤亭故城在今渭州靈武縣東南有赤亭  
水余按唐渭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郡唐階成州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地此自是武都之赤亭非渭州之赤亭也 謂乃令軍中彊弩勿發  
又按郡國志武都下辨縣有赤亭即此 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彊  
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  
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  
知其數更相恐動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俟  
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謂乃占  
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遺流亡假賑貧民先是運道艱險舟  
車不通馬驢負載僦五致一謂乃案行川谷山沮至下辨數十里  
皆燒石斫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  
四千餘萬謂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  
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十一

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澄中蠻反州郡討平之 己  
酉司徒夏勤罷庚戌以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敞  
安之子也 前虎賁中郎將鄧宏卒宏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漢千  
陽生傳伏生尚書由  
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按帝禁中有司奏贈宏驃騎將軍位特進封  
西平侯西平縣屬  
汝南郡太后追宏雅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  
萬疋兄隲等復辭不受詔封宏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  
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  
生輓送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  
以青州刺史法雄為南郡太守雄至郡斷獄省少戶口增益郡  
濱帶江河又有雲夢蛟澤舊多虎狼之暴前太守實募張捕反為  
所害者甚眾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  
資治通鑑補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  
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  
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  
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二 起元初三年 迄延光三年 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三郡皆屬交州二月遣侍御

史任遠督州郡兵討之連音郡國十地震 三月辛亥日有食

之 夏四月京師旱 五月武陵蠻反州郡討破之 癸酉度遼

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於靈州志云度遼將軍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靈州屬北地郡

日在今廣州 斬首八百餘級 越雋徼外夷舉種內屬 六月

中 查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思補樓

郎將任尙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 秋七月武陵蠻復反州

郡討平之 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馮翊北界接安定北地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

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宜美風俗丙戌初

聽大臣行三年喪 癸卯郡國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尙遣兵

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舍斬首七百餘級羌勢自此衰矣

元初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赦天下 壬戌武

庫災 任尙遣常閹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

司空袁敞廉劾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尙書郎鄧鄧張俊有才能

年少勵鋒氣時郎有朱濟丁盛者志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

恐因共賂俊侍史使求俊短得其與敞子私書遂封上之夏四月

戊申敞坐策免自殺俊等皆下獄當死俊百獄中上書自訟書奏

而獄已報廷尉將出殺門臨行刑太后詔馳驛以減死論俊又上

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

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垂澤特加偏復喪車

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梓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

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矣當時見其文者莫不

哀之 己巳遼西鮮卑連休等入寇郡兵與烏桓大人於秩居等

共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 五月丁丑以太常李邵為司空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史

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

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思補樓

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

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

秋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

粥糝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

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九月護羌校尉任尙復募效功種羌號

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

越博夷以郡縣賦斂煩數音十二月大牛種封離等反殺遂久

令遂久縣屬博野郡故曰遂久故縣在今歸州甲子任尙與騎

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

河上大破之他書帝紀作富平河上西羌傳作河上賢曰富平縣

水東北逕安定郡鞏縣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余按水經河

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前漢馮參為上河典農

令

界考甲曰西兩夷傳云五年叛今從帝紀

甲子任尙與騎

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

河上大破之

他書帝紀作富平河上西羌傳作河上賢曰富平縣

水東北逕安定郡鞏縣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余按水經河

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前漢馮參為上河典農

令

界考甲曰西兩夷傳云五年叛今從帝紀

甲子任尙與騎



郡尉則上河為是宋白曰唐州即漢富新首五千級狼莫逃去  
平靈之地杜佑曰漢前平今靈州也樂縣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  
於是西河度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是歲郡國十三地  
震 汝南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  
異又數有忿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閉戶自縊曰繆彤汝修身謹  
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既  
而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  
郡彤獨留不去乃潛穿井竊以為窟室晝則隱鼠夜則負土及賊  
平而墳已立湛妻子意彤已死遂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  
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  
權豪彤誅其奸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餘人境內肅然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安帝元初四年五年

元初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 夏六月高句驪與獫狁  
寇元菟 永昌益州蜀郡夷皆叛應封離厭至十餘萬破壞二十  
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秋八月丙申朔日  
有食之 代郡鮮卑入寇殺長吏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  
以備之冬十月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郡國志居庸關屬上谷郡  
二十五里有納款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  
屯列衝要 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殺狼莫封雕何為羌  
侯自羌叛十餘年閉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  
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  
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舞陽侯邑三千戶遵以  
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坐詐增首級受賕枉法

賊千萬已上十二月檻車徵尚棄市沒入財物鄧縉子侍中鳳嘗  
受尚馬隨髮妻及鳳以謝罪 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太后弟惺  
聞皆卒封惺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葉縣屬南陽郡西  
華縣屬汝南郡 元初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 夏四月沛  
國勃海大風雨雹 五月京師旱 六月丙戌平原哀王得薨無  
子 秋七月鮮卑寇馬城殺長吏馬城縣屬代郡賈曰按神記  
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  
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則今之朔州也余按續漢志按神記  
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度遼將軍鄧遵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  
追擊大破之 九月癸巳陳懷王竦薨無子國除 冬十二月戊  
午朔日有食之既 郡國八地震 是歲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  
壽河開王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安帝元初五年六年

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  
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  
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  
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  
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  
收之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人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  
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先公謂鄧也  
人各使守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  
藝故日文德 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  
詔書本意則足矣其他之哉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誓兼  
天文算數書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  
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雋校傳記又



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誦習朝夕濟濟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

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

楊棟將兵至樸榆樸榆縣武帝開置屬益州郡有葉榆澤在 擊封

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封離等惶怖斬其

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

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論 初西域諸國既絕

於漢事見上卷 北匈奴復以兵威役馮之與其為邊寇敦煌太守

曹宗忠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初疏勒王安國死無子國人立其

舅子遺腹為王遺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納而立之西域傳曰元初中安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五 恩補

國以男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遺腹既立月氏遣兵

送臣磐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憐長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

以為王 後莎車畔于賓屬疏勒自明帝永平十四疏勒遂疆與龜

茲于賓為敵國焉

庚元初七年春三月丁酉濟北惠王壽薨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

軍就其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考與曰班勇傳元初六

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共攻沒索班按本紀永平元年車師

後王復殺部司馬車師傳亦曰永平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蘇反

叛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蓋班以去年末 遂擊走其前王略有

屯伊吾今春見殺或者今春奉事方到也

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

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閉絕西域太后聞

車師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

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

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自疆驍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

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遠將必於廟先

乃命虎臣出征西域虎臣謂其 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

元莫不內屬會開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

高其價直嚴以期會備償也西域諸國之後不復以馬畜筋鬃輸

道欠 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

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

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

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

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六 恩補

五百人屯樓蘭西樓蘭郡 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實心膽

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

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謂鄯善 後置副校尉於車

師謂疏勒 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

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

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撫其心思以為便長

樂衛尉鐔顯鐔姓也○鐔音尋 廷尉禁毋也 參司隸校尉崔攄難曰朝

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

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

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

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



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政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  
并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  
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葺閉之微  
矣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西徙諸國兵共逐河西郡國葺閉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  
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  
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百官志大尉屬二十四人三百石馬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  
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使其恩德大漢不  
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眾以擾動  
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  
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觀親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七  
城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  
夷虜言其事勢所歸必至北屬匈奴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  
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  
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如勇計出屯糧斷西也其後匈奴果數  
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沈氏羌寇張掖日羌在上郡西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太子改元永寬赦天  
下 己巳詔封陳敬王子崇為陳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河  
閒孝王子翼為平原王 六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  
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  
大蒙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遣軍出塞斬首數  
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長吏 秋七月乙

西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邵免癸酉以衛尉盧江陳  
襄為司空 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水 十二月永昌徵外擯國  
王雍音遣使者獻樂及幻人幻人者能變化吐火白支解  
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壬 戊辰司徒劉愷請致仕許之以  
千石祿歸養性篤古實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嚴穴論議引正辭  
氣高雅 海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轅各以其眾詣度遼將軍鄧  
遵降烏倫其至轅二人也 癸酉以太常楊震為司徒 是歲郡國二十三  
地震 太后從兒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  
書太后以為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  
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書宿者皆  
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而詬之曰汝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八  
我家出爾敢爾邪婢怨恚還曰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  
官遣歸國絕屬籍  
醉永甯二年春正月元會奏揮國樂於庭帝大喜諫議大夫陳禪  
奏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  
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  
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棘任朱離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萬  
里來獻何罪而禪廷訕朝政請收下獄詔貶禪為元菟候城障尉  
初當煎種饑五同種太蒙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別置允吾而首  
施兩端日首施兩端護羌校尉馬賢召忽斯之因放兵擊其種  
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 幽州刺史巴郡馮煥元菟  
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邕等將兵擊高句驪高句驪王宮遣子遂



成詐降而襲元菟遼東殺傷二千餘人 二月皇太后股疾癸亥  
 赦天下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  
 際海內無主元元見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為樂上  
 不敢欺天愧先帝下不敢違人負宿小意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  
 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沈滯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  
 加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  
 恪以輔朝廷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補註時年四十一 未及大斂帝復  
 申前命封鄧騭為上蔡侯位特進丙午葬和熹皇后太后自臨朝  
 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  
 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上始親政事尚書陳忠  
 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成翊世之徒上皆納用之忠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九

安帝建光元年

龍之子也初鄧太后臨朝根為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  
 親政事太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既而載出城外  
 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立  
 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宜城縣屬南郡賢曰宜城故城在成翊  
 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  
 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  
 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  
 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貴  
 人曰敬隱后父追封宋楊為當陽侯諡曰穆初長樂太僕蔡倫受  
 竇后諷旨誣陷宋貴人事見四十六卷 帝敕使自致廷尉倫飲藥  
 死倫桂陽人也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

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永元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  
 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  
 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  
 元興元年上之和帝善其能天下咸稱曰蔡侯紙 夏四月高句  
 驪復與鮮卑入寇遼東蔡諷追擊於新昌戰歿新昌縣屬遼東郡 功曹掾  
 龍端兵馬掾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沒於陳范書東夷傳作功曹  
 丁巳尊帝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甘陵清河王陵陵也在今清  
 甲子樂成王萇坐驕注不法貶為臨湖侯臨湖縣屬江都 己巳  
 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  
 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賢曰左氏傳曰川澤納乎山藪 納切直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十

安帝建光元年

之謀忠臣盡謗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事見十八卷  
 元帝容辭廣德自刎之切事見二十八卷 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  
 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  
 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庸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  
 允妄有譏刺賢曰曾允言小史記扁鵲曰若 雖苦口逆耳不得事  
 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  
 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  
 延為侍中有道高第舉有道 初汝南薛苞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  
 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廝於舍外且  
 入酒掃父怒又逐之乃廝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



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  
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  
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  
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毛義事見四十六帝少號聰明故鄧  
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微  
濟北河閒王子詣京都河閒王子翼美容儀太后奇之以爲平原  
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  
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於帝帝每懷忿懼及太后崩宮人  
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太后兄弟惺宏闡先從尙書鄧訪取  
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道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西平侯鄧廣宗葉侯鄧廣德西華侯鄧忠陽安侯鄧珍都鄉侯鄧  
甫德皆爲庶人珍惺兄弟之子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遺就  
國宗族免官歸故郡鄧氏故沒入隴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  
於遼郡郡縣迫逼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爲羅侯羅縣屬五  
月庚辰鄧與子鳳竝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  
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閏后同產得留京  
師復以耿夔爲度遼將軍徵夷安侯鄧康爲侍中鄧國志夷安丙  
申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閒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  
得免

結而權已先之情疏禮重而在性剛之來寵方授地既膏之隙  
開勢謝亦勝之悲哉騭懼兄弟委遠時柄忠勞王室而終莫  
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初鄧后之立也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司空陳寵共奏追封后  
父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及訓追加封諡禹  
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騭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  
志於鄧氏騭等敗忠爲尙書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京兆朱寵  
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檟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  
漢文母詩賦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兄弟忠孝同心憂  
國社稷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貴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  
履謙之祐而橫爲官人單辭所陷兩造不備又無利口傾險反亂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騭等罹此酷禍一門七人竝不以  
命屍骸流離冤魂不反逆天威人率土喪氣互收還家次寵樹遺  
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陳忠復劾奏寵詔  
免官歸田里眾庶多爲騭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遣讓州郡寶曰以  
宗等宗等還葬騭等於北芒寶曰北芒山諸從兄弟皆得歸京師帝  
以耿夔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羽林分左右監封宋楊  
四子皆爲列侯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間皇后  
兄弟顯赫竝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帝以江京嘗迎帝  
於邸謂延平元年也以爲京功封都鄉侯封李閏爲雍鄉侯閏京  
竝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  
遂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伯榮出入官掖傳通姦



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賢曰而溫節而廉剛而寡欲而義又曰九德成事俊乂在官孔安國曰使人皆用事賢曰賢侍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字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孤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通於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賢曰護和永王徽之從曾孫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鄂州棗陽南今謂之朝城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賢曰公羊傳曰

賈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十一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幾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于當也不于當者不于當父死子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喧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漢翟璜廣漢郡屬益州○翟音宅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賢曰神器天位也老子曰此言弄成福耳改更社稷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漢元漢世初也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甯無

摧折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卓囊文帝集上書卓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費用實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與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赦天下 初作渾天儀太史令南陽張衡所造也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衡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以作是儀又著靈憲論以明其說其略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

賈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十一

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適屬適攸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蜷音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圍首於後狼蟻魚鼈罔有不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鳥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虧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



五百二十席物蓋蓋咸得繫命... 蔡昌日言天體者三家一日周... 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蓋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 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法動以行日月以布五緯精微... 妙萬世不易之通也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雞卵天包地外猶殼... 之裏實也兩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 南極北極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 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統北極極徑七十五度常不見謂之上規... 南極七十五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道去兩極各九... 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 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 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并... 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 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三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 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 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 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長日所在度... 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稍... 強是也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 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十五 思補

不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 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 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 五兩北相背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稍強秋分日在角五稍... 弱此兩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 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長之中至十四角五出卯入酉... 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 見之晝盡五十刻不見之晝五十刻而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 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 刻半而昏故晝夜五刻以晝晝是以春秋之漏晷五十五刻晝晷... 晷度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壬寅太尉馬英薨 時百... 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莫何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為憂... 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賊芒是... 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臣竊見邇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 所殺傷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邇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 生大姦故逃亡之科憲令所急而頃者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

資治通鑑補 卷五〇

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 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僇仆或有踰踏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 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歷進... 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彰著不可掩者乃可發露陵運之漸遂... 且成俗自今強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發本處部吏及尉與令... 長皆以輕重坐罪便可撰立科條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警懼姦... 隱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 燒當世嫡 帝承元元年降其... 子麻奴承初 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 種寇濕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 此牧苑在金城界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得將... 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 鸞鳥...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十六 思補

郡賢曰鸞鳥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對鳴曰涼州神鳥... 影漢鸞鳥縣地嘉麟縣則鸞鳥故城也 鸞音官鳥音雀 招引之... 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 甲子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初... 清河相叔孫光坐賊抵罪遂增禁錮二世至是居延都尉范滂復... 犯賊罪朝廷欲依光比 帝居延一城屬涼州 劉愷獨以春秋之... 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昔公孫... 也易為不言時為公子善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曾平... 公子善時諱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 及子孫對者子孫故君 如今使賊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 子為其諱也 射音蒙 陳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 鮮... 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鮮 陳忠亦以為然有詔太尉議是 鮮... 卑其至驍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大守成嚴擊之兵敗 居庸關在上... 先寇居庸關遂 功曹楊穆以身扞賊與之俱沒鮮卑於是關鳥桓... 入雲中界也 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遠將軍耿種與朔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



涿郡甲卒救之三郡皆解去 戊子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  
十餘日 考異曰袁紀曰十二月賞賜甚厚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  
世弟二人皆為郎中石陽邑侯魴之孫也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  
主石襲公主爵為獲嘉侯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京師及郡

國二十九雨水 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 鮮卑寇元

菟 菟音 尙書令殷諷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

帝絕告甯之典 殷諷也約禮謂以日易月也前書音義曰貽則萬

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尙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

蕭何創制大臣有甯告之科合於致愛之義 論語曰人未有自致

建武之初親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甯而羣

司營祿念私解循三年之喪以報領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十七

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尙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

甘陵之思揆庶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

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

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

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十二月高句驪王官率馬韓滅貊數千騎圍元菟 韓有三國一曰

三日并辰馬韓在 西有五十四國 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

討破之是歲官死子遂成立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

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陳忠曰官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延建光二年春三月丙午改元延光救天下 護羌校尉馬賢追  
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眾散遁 夏四月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  
河西雹大者如斗帝見孔季彦問雨雹之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  
微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季彦傳之子也 幽

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書誣責煥

光賜以歐刀 古歐冶子所作劍 又下遼東都尉龐參使速行刑奮

即斬光收煥 考異曰帝紀建光元年四月甲戌龐參承傳書殺

驥圖元菟而高驥傳有姚光上言菟光實以延光元年

被殺紀傳誤以延為建又今年四月無甲戌○觀音表煥欲自殺

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

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

果詐者所為微奮抵罪 癸巳司空陳駿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

劉授為司空 己巳封河間孝王子德為安平王嗣樂成靖王後

自是樂成國 六月郡國蝗 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

震 高句驪王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其後滅貊率服東垂少

事 虔人羌與上郡胡反度遼將軍耿種擊破之 八月陽陵圍

寢火 景帝陵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鮮卑既累殺郡守

膺氣轉盛控弦數萬騎冬十月復寇鴈門定襄十一月寇太原

燒當羌麻奴饑困將種眾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是歲京師及郡

國二十七雨水又大風殺人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

來甘陵尙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謂水旱不

節也尙書曰一極 青冀之域淫雨漏河 謂雨久不止河徐岱之濱

海水盆溢 禹貢海岱及淮為 兗豫蝗蝻滋生 賢曰蝻子也董仲舒云

徐州故曰徐岱



禁左傳宣十五年冬蟻生刺於日也蟻子杜預曰蟻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蟻爾雅曰蟻也陸機草木疏云蟻州人謂之春蟻蟻類也曰蟻子者蟻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反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百西徂東料轉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賈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廟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賈曰朱軒車使者也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侍待具也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謂雜帛也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賈曰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一 九

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使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漏泄之姦石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趙昌事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四年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朱博事見三十四卷外戚近戚得無王鳳善商之謀王鳳事見三十四卷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三公陳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

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寔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事見三十三卷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憲章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此言決事當依典法也賈曰衡稱衡也三十斤為鈞四約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四約以前郡胡廣為尚書僕射廣剛之六世孫也剛事見三十六卷少孤貧親執家苦及長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廡間密占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一 十

奏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間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 汝南太守山陽王龔政崇寬和好才愛士郡士袁閔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龔辟為功曹閔又引進同郡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居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朗初到龔不即召見蕃乃留記謝去龔怒使除其錄閔請見因進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立其朝蕃既以賢見引不立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我過也乃復厚遇之繇是羣士莫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憲字叔度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



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向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闓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泰高之器譬諸沈濫雖清而易挹焉謂字爾雅制出曰沈泉正出叔度汪若千頃破澄之不涸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嘗到京師即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漢書年四史究竟言之耳非此時憲年已四十八也朱子通鑑綱目於此年即書徵君黃憲卒所以徵後人之疑謂郭泰以泰帝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去憲之卒已四十九年是憲卒七年而泰始生泰之游汝南安得與憲相往還不知憲之知名最早則王粲之語之焉知不在二十上下而泰之出世亦甚早故其言曰少游汝南則亦焉知不可往還而乃橫生此疑是過信綱目而不能辨其誤漫讀通鑑而不能窺其旨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一

五

四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此吝瑞當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范汪字元平生齊以為憲隳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齊書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蔡延光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反前漢旄牛縣屬蜀郡後漢首華陽國志旄牛縣在邛崃山表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野王君北

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賢曰域立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築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

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糗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四郡武威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嘗平城之國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長久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廷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窟府庫單竭杼軸空虛筭至舟車費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竄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一

五

四

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言從北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即漢中及南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營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則其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威武之備不修收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盛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丹陽郡 九月郡國五雨水 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歆罷甲戌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翥為司徒大鴻臚耿寶



自往倭震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實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實大恨而去執金吾閔亦薦所親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問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三邊東西北也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甯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費日合為一宅里雕脩繕飾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其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相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藏鋼棄世之徒棄世者見復得顯用白黑通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一 三十一 恩補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至是陳忠薦二人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元纁羔幣聘之元黑色纁淡絳色周官考工記曰三人為纁爾雅三采謂之纁孔穎達曰東帛十端也纁則二又十端六元四元纁五兩三元二纁纁是地色元是天色實曰纁纁纁纁仲舒作纁者蓋飲其母必醴變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動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一 三十一 恩補

延光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都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王綬補廷三綬關兼三官累印綬而服之也而班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徭自縛詣勇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屯田柳中自建武不是西域兒三絕三通 二月丙子車駕東巡幸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魯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而還 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數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置池廩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實曰戊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書三者考異曰震傳作十一月四日按下文其日戊辰十一月丙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也此中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甯躬自率海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實曰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上同心驕溢除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誰諱地動之變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備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結者結定其罪震止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無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誦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詩曰以誘芻蕘與人之言詩曰於芻蕘與人之謀也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

外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漢公府諸掾各有所部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且鄧氏故吏有志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使時大學賢曰且於大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日便時取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其門也豐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毒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離陽城西也改正夕陽亭通鑑原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備而不能誅惡孽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宏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

震諸子代郵行書書使代郵卒傳送文書也道路皆為隕涕太僕征羌侯來歷曰征羌侯國屬汝南郡光武以縣會稽有平羌州郡城縣東南征羌故城在今豫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獻之曾孫也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戊辰以光祿勳馮石為太尉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遠將軍耿襲與溫馮橫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遣使屯列衝要耿襲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阿族音新降一音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眾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斬獲殆盡日南徼外蠻夷內屬六月鮮卑寇元菟庚

午園中山崩園中縣屬巴郡賈曰臨園中水因以為名今隆州縣宋白曰園中紆曲其三面縣居其中取以名之秋八月改正八月通鑑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嘆息京豐懼有後害乃與閹后妄造虛無構譖太子及東官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健為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徇留賢曰留也帝不從焉郁之子也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說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選賢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居於德陽殿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二 五十一



西鍾下 漢官儀曰崇元門內德陽殿也按帝親臨殿在北海宮故

夫百官各居朝賀廳胡元朝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

雜會又曰德陽殿殿屋容萬人階高二丈皆文石作臺殿沼水于

殿下天子正旦節 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殷觀宗正劉璋將作大匠

辭皓侍中閻邱宏 國碑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傷等十

餘人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

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

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譴諱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

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

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鮮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

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 賢曰屬近也通諫其也 大臣乘朝

車慮國事固得輟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可

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

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武安公主顯宗女 隴西

郡始遣狄道 永初五年隴西徙襄武 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苦立 庚申

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上幸行長安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是歲

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大水雨雹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三 起延光四年盡順帝 陽嘉二年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甲辰車駕南巡 三

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

葉崩於乘輿年三十二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

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避道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

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 自乘至 賜六百餘

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 武王有疾周公為三 壇同舉因太王王季

文王以請命於天 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繼為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食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

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 賢曰惠王名 壽章帝子也 濟陰王以廢黜不

得上殿親臨梓官悲號不食內外憂僚莫不哀之

范曄贊曰安德不升我王度降奪儲嫡開萌邪靈馮石承繼

楊公逢怒彼日而微遂履天路 履音浸日 窮氣也

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 香音南安王康之 孫康光武子也 乙酉北鄉侯

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

錄尚書事司空李邵為司徒 閭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

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



憚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

道幸卯豐極廣皆下獄死家屬從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

為亭侯承平侯取舒子襲山宗女隆昌公主實遣就國寶於道

自殺王聖母子徙鳳門於是以閭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

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己酉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實

恭陵在今洛陽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赦天下 秋七月西域長

史班勇發燉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

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

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冬十月丙午越雋山崩雋音

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實曰與在渠

志王國壽者比四百石其下有說樂長醫工長商名余按百官

十長承巷長祠祀長而無壽者長穡商長也王以嫡統本無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失德先帝用說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其新江京顯事

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太子府史

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長樂太官丞並附同於程江京謂

閭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

乎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附

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彭愷

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

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

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閭

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閭權勢積為

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閭曰今當立濟陰王毋得搖動閭

曰諾於是扶閭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

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輩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

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閭顯時在禁中憂

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

中郎將閭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考異曰宦者傳平朔門

平朔門北宮北門也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

綬在此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

封萬戶侯得李閭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眾

少顯使與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

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

召之也 尚書郭舉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軍門逢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補註無干兵者言

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鎖不中鎖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

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

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

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

司隸校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為

浮陽侯食邑萬戶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鄠侯食九千戶黃龍為

湘南侯食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盧侯李建為復陽

侯食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

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

予為下鄉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食四千戶魏猛為夷



陵後食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食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  
銀錢帛各有差季開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攝孫程爲騎都尉初程  
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  
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  
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爲衛尉設諷問耶宏等先卒皆  
拜其子爲郎朱儀儀音陳平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  
徵王男那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  
門籍建中傅高梵梵音逢長秋長趙熹丞夏賀藥長夏珍皆坐徙  
朔方辰秋長蓋卽大長秋丞一人六百帝卽位並攝爲中常侍初  
閭顯辟崔駰之子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收欲說  
令廢立而顯曰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安帝延光四年

馮熹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  
斯復見崔惠帝廟后立後今欲與君其求見說將軍白太后  
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  
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  
以無罪并辜元惡元惡大惡也并辜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  
也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見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今君相泰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素此亦泰之分功之時也  
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  
之時陳禪爲司執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  
此等猶兒妾屏語耳於屏語也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  
應州郡命瑗早孤銳志好學能盡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  
中賈逵實正大義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

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嘗爲郡史以事繫東郡發于獄  
獄掾善爲禮瑗於考試之餘輒窮究其說其專心好學雖頭沛必  
於是也又嘗爲汲令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百姓歌之歸  
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遊骨  
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寔奉遺令遂葬葬洛陽 己卯  
以諸王禮葬北鄉侯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拜召非其人事見 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爲司空 楊  
震門生成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  
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震曰墓在今潼關西遠近畢至死葬十餘日  
有大鳥高丈餘其文五色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俯仰  
悲鳴淚下霑地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葬畢然後飛去部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安帝延光四年

以狀上帝感震忠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以爲閭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  
南周舉謂李郃曰昔齊賈嘗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  
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咸類考叔茅焦  
之言復修子道善傳美之茅焦於咸少子共叔段謀殺莊公公懼  
見也願考叔以舍也母感之遂爲 今諸國新誅太后幽在離宮  
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  
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  
人望郃卽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諱休安帝之子也法慈和備服日順伏後古  
今註曰諱休之字日舒 在位十九年改元五  
永建六年 嘉祿四年 永和  
六年 漢安二年 建康一年



顯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寅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

貴免司徒李邵罷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丙戌以太常桓焉

為大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佖為司徒

封尚書郭鎮為定穎侯以禽關景功也定穎侯國屬汝南郡 隴西鍾羌反校尉

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眾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六

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為濟南王安帝延光四年濟南國絕今紹封 秋七

月庚午以衛尉來歷為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

戰歿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

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謝盛夏

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考異曰詡傳曰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兩校按袁紀係程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六 思禮

就國在九月而敦兒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 曰法禁者俗之隄

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 防刑罰者民之衝嚮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

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

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尸諫耳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蓬伯

玉之賢而不能進蓬子殿不肯而不敢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退

不肯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乃立召蓬伯玉而貴之斥蓬子殿 帝省其章乃不罪詡中常侍張

而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防賈弄權勢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

尉奏言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

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與楊震之迹書奏防流涕訴帝翊坐論輸左校初作大匠有左校令掌左工徒

亂離作左校也 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

引謂曰帝伏歐刀以示遠近暗鳴自殺類書曰帝流無罪謂是

孰辨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浮陽侯國程曰陛下

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

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

賊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容星守羽林史記天官書星危南有星

十五星在 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立在

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程曰陛

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賈曰阿母宋姓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

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顯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入言

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七 思禮

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詡上疏

薦議郎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

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

王臣蹇蹇之節易曰王臣蹇蹇 宜擢在喉舌之官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

王命 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

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

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救洛陽

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佖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

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

未去宜急表之佖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







張輿入殿猶不能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蓋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可得而臣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箝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乎帝不能屈而微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其後帝乃為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引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考與曰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賜見英黃髮傳李固勸書已云英設壇賜及復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復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是復至上疏若四年方設壇見英則與傳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

東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光祿大夫

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遂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替之身實曰替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極也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初以圖緯教授穎川陳寔少從英學英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者齊也其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爭將及身故深藏以避

之王者舉逸民揚仄仄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知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善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關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蠶蠅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揚條曰南方人照蠅取而食之禮記有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蠅之歸明火

東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光祿大夫

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勸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資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韓非子曰太公封於齊魯二人太公殺之問公無傳而問曰二人皆賢人殺之何也太公曰非是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其而食之獨而飲之無求於人豈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聖王所以使人非爵賞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



使之則望誰為君子是以誅之也荀子曰孔子為魯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其有惡者五而論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隱而博五日則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晉曰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開明四門應暴泚之效也宋均註云五七三三五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

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杭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曉曉者易缺嗷嗷者易污曉曉山之高也嗷嗷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三 思補

○廣音曉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

增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垂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瓊父香和帝時為尚書令習見故事及後居職

遂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書言事上頗采用之

永建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夏六月旱 秋七月茂陵

關震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車

騎將軍來歷罷 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己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丙子帝加元服 夏五月壬

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舉郡志桂陽郡在桂陽南三千九百里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五州雨水 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

張皓免 尚書僕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既可漕出又頃遭元元之災洪氏錄釋曰東漢書野陸

傳元二之災註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當再讀之使人不曉遂謂為元二或同之勝九或附之百六頁由不悟致斯乖舛外城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荀氏云楊孟文石門碑漢成宗建和二年立其文有日中選元二備樂斷絕若謂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其時自有此語漢註未必然也予按漢刻加北有相君及李胡夫人碑之類凡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洋書為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遺元二編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三 思補

之冬徵使班固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固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遺元二之災人士荒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騰崇能

餘羅力役遺元二之災人士荒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騰崇能年也安帝紀帝兩之之間萬民饑饉美類叛反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寇邊後漢書紀正是鄧騭出師時則失傳碑與論衡合建初者帝之始年不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 昭美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慮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

陵單外單外言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張解者開張其

者錄設其難以但計所從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

復安定北地上郡還舊土安帝永和五年 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為

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鳳為司空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儂免

鮮卑寇朔方 十二月乙卯以宗正宏農劉翀為司徒 是歲

于實王放前殺拘彌王與自立其子為拘彌王拘彌王居南疆城去長史所居柳中



城四千里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實罪令  
歸拘彌國放而不討 是歲分會稽為吳郡

庚永建五年夏四月京師旱 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是時長吏

二千石聽百姓譴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

聚斂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民上章言長吏受取百

萬以上者旬旬不絕譴罰吏民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

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

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于是詔書切責州郡譴罰輸贖自

此而止 定遣侯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 公主清河王

賜都宋白曰陰城縣在今穀城 縣北宋乾德二年罷光化軍 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

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西 思補

辛永建六年春正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法

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能擢為河間相 侍御史秩六百石 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

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

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

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

義因奏治其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

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 帝以

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見四十七卷相 帝永元二年 置伊吾司馬一人 初安帝

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積敝鞠為園蔬

詩小雅曰鞠為茂 或牧兒蕪蕪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

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秋九月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

千八百五十室 護烏桓校尉耿种遣兵擊鮮卑破之 護羌校

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 兩河謂湟中及塞外大河也 皓坐事

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

乃解仇詛盟各自備備繕上移屯田還湟中 上上 奏也 羌意乃安 以

平邱令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

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

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以置子推

之廟言盛冬去火爨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宜示愚民使還溫食於

是眾咸稱解風俗頗革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十五 思補

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敬

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卜筮既未必當賢就值其

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 贊曰詩云克岐克嶷 然意有所知其貌嶷嶷然有所

別也 ○音 倪天必有異表 說文曰倪 拜有子倪天之妹文王問太姬之

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

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

商之女 恭懷皇后和帝母乘貴人也 乘 選入掖庭為貴人常侍

引細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翁斯則百福所

由也 爾述黃註音后妃不妒忌如翁斯則子孫眾多而百福所 矣愚意當以翁斯則百為句言德如翁斯則子孫必百而

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使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王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京師旱 三月

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 揚州郡九江丹陽

等六 庚寅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

吾 秋七月初造候風地動儀亦張衡所造也儀以精銅鑄成員

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

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

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蓋蓋周密無隙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

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

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

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

日驟至果地動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冬耿种遣烏桓戈末虜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思補撰

設正東通靈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种移屯

遼東無慮城以拒之 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郡郡西都尉安帝時

房六城在遼陽東北 尙書令左雄上疏曰甯民之道必在用賢

三千二百六十里 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

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補註一切乃略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己安民為劣弱奉法循理為不治

髮針之戮生於睚眦 睚音涯又音睚 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

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 賢曰項背相望 與同疾疾 言同

也 卑非不與問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月 言都縣長吏傳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客監司亦以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舉拘檢者離毀

是觀政也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舉拘檢者離毀

也 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 因有罪而先自棄官以為高

之人顏色不善則與而州宰不覆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

或考太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卿官部吏職賤

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 日特日

於常賦之外者 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膏不

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

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賢曰式 錮之終身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

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 賢曰負欠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思補撰

也 儒生未有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

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

化率土之民各甯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姑去官之禁 下 有

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

曰四十不惑禮稱置仕 曲禮曰四十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

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賢曰儒有一家之法 文吏課箋奏

用成實事日表表也 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

日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駁議者需頭稱稱首上以問謝恩陳

事請罪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稱首言下言稱首以

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劾校對者亦也

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副之端門 官之正

公府謀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覆之 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

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

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

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

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實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甘奇顯用年乖強仕

臣今則反是而更蒙景公下席而謝甘奇顯用年乖強仕

臣不辜欲使張唐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唐謂不

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其也不章曰吾自講張卿相燕而不可行曰臣請行之不章叱

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可汝能行之羅曰重慶生七歲為孔子

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遲也乎於是羅往見唐曰

則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臣之功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

孰與文信侯唐曰應侯不知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

君難之去威陽七里而立死於社鄉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

不月行臣不知卿死所矣唐曰請因卿子行行有日矣羅謂不章

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章遣之羅至趙謂趙王曰王

聞燕太子丹入質秦與日趙之曰王知張唐相燕與日趙之燕太

子丹入質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而趙危矣王不如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張唐攻趙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燕趙王立割五城以與秦秦封羅以為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

君使之治阿既行矣齊之使使追還使者及之而不還也君問其

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而少者決之必

能治阿矣子奇至阿籍其庫兵以為農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

大賈終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年十八自請願以長繫必經南

化賈誼年十八揚聲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

漢庭文帝超遷之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

刻戾舊章便利未明眾心不厭賢曰刻削也矯枉變常政之所

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

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言若附同雖言而與駁議者異則朝政不

雄言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

衷帝不從 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

文吏能賤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材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

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耶詰之臺耶尚對曰詔書曰

有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臣不能屈左雄詰

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郡守

坐免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陰

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

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

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者四十而

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仕之時在於強盛故舉

其大限以為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

偏乎

燉煌太守徐由遺疏勸王臣榮發二萬人擊于真破之斬首數百

級更立故王與宗人成國為拘彌王而還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

庶災賢曰庶庶屋也說上聞北海郡頗精於陰陽之學

陽嘉二年春正月詔公車改頭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伏見往年

已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上不儉下不節

炎火竝作燒君室自頃總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

臣愚以為事可省減舉朝貧人此天之意也竊見正月以來陰闇

連日易內傳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

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

釋還復凝合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正

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賢曰春故

陛下六星兩兩而此日三公尚書書日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階六符經日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黃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向書曰君為政失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

棲遲俛仰小雅北山之詩曰或棲遲憂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

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與致升平其可

得乎今選稟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其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

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網

數賈曰謂發於三公切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

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與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

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役二立春以

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春當早夏

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焚惑出入軒轅晉書天文志軒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稷十七星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女職也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十月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

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昂畢南天子之苑間養獸之所也

參十星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

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恐立秋以後

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

白虹貫日類曰虹日氣色白而純者名曰虹貫日中者僂宜令中

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時三

其之法推之也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

夏改青服絳也春服青夏服絳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賈曰自文帝

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

常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頭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

又言自冬涉春詔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賈曰春當朝廷勞

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能移市賈曰春秋祭靈曰春旱以甲

為小龍五各長四丈皆東向其開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

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

衣龍長與舞童各依其行數各依其方色皆燔雞雜穀豕尾

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漢書禮志曰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

災變應人要在實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

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顯

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買十

自奉安帝時為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

日道人參侯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

見知聞徵書到夜懸印綬於闕門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顯少傳父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盡研精義夜占象度

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至是被徵詣闕

拜章辭職而歸同縣孫禮者橫惡凶暴好為游俠慕顯名德欲與

親善顯不願以此結怨後為禮所殺三月使匈奴中郎將趙稠

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

與其謀帝封娥為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襄邑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不

好忠正而惡說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說諛蒙倖者

史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成時待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

思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詔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



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尙書故事漢故事皆尙書主之無乳母母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說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差與為伍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勢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前議以歲千萬給奉阿母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三十一 恩賜

蓋前此已有此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 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與敦樸士一人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師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誓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姚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禮記曰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綴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綴士佩白玉而緇組綴以飾之毛氏計云折璜瑀璜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璜下有雙瑀瑀瑀以飾之牙瑀瑀以飾其間玉璜曰左微角右宮列進則掛之退則

賜之然後王璜鳴也至漢明帝乃為大佩璜牙瑀瑀瑀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珠瑀孔穎達曰凡佩玉必上繫於帶下垂三道穿以瑀瑀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端懸以瑀瑀動則璜牙前後觸瑀而為聲所佩之玉其形似牙故曰璜牙瑀瑀動則有庠序之儀庠序之儀謂禮齊禮也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戊午司空王襲免六月辛未以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襲正司空王襲通 襲原文誤作司徒 先是甯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尙書尙書遂劾以大逆尙書僕射虞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竊之言不足多誅帝納其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尙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讎乎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三十一 恩賜

聞者皆慙 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按續漢志宣德亭在平城門外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尚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漢正伏從山草草通誤作伏在痛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孔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



然但以爵位尊顯總權柄天道惡盈盈則天討不知自損故致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禮不臣妻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承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罷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謂州郡河私宦官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此中臣謂中朝臣也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事見四十五卷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百官志北朝五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高 恩補

後漢書有司馬秩千石開陽城門侯羊迪等雒陽城十二門每門後一人秩六百石開陽門位在已應劭漢書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議視槍然遂堅縛之刻記其歲月因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漢志初拜官稱守滿歲為真積漢書以名焉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凡伯刺厲王之詩賢曰板反也卒盡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志曰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尚書出納王命賦政運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四海賢曰賦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疴必至誠立齊擇其人以毗聖政毗輔也今與陛下共道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其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冊者景必邪潔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跎開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潦霖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騫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高 恩補

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范曄曰漢承秦制道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印左給事殿中及高后崩制乃以張勳為大司馬出入殿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遺詔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武帝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謂伯子故請奏樂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身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宏恭石顯以後倣自進卒有蕭關之禍損壞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關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所與居者屬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惡遂享分土之封趙壹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矣自明帝之後迄於延平安用漸大其員稍增中常侍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御香之職鄭后以女主臨朝諸臣國議無由參斷不得不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非復故臣承恭之職聞鄭后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馮融對曰臣聞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



惡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贖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  
 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  
 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  
 非者雖有必不多矣太史令南陽張衡對曰百官志太史令屬太  
常秩六百石掌天時  
臣聞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開  
 者京都地震雷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  
 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武帝元光元年初舉孝廉 至是凡二百六十七年 皆先孝  
 行行自餘力始學文法幸卯詔書以能章句秦案為限雖有至孝  
 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魯純文學不若游夏  
 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遠選  
 舉孝廉之志矣且郡國守相剖符甯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三十一 恩補  
餘人 胡廣等也 吏民罷於送迎之役罷音疲 新故交際公私放濫  
 或臨政為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  
 不遠復論不憚改易曰不遠復無悔 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  
 理物以天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古今註曰是年四  
月壬寅太白晝見  
五月癸巳 震裂著於下謂永建三年京師地震 天誠詳矣可為塞  
 心明者銷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為福矣上覽眾  
 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遺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  
 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  
從中下者 不經何嘗 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  
 其事久乃得釋出為廣漢雒令固棄官歸漢中杜門不交人事  
 大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

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向廣漢上計  
 揆段恭因會上疏曰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伏  
帥受計之日公卿皆會於廷茂才參焉 伏  
 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  
 心孤立羣邪之助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  
 大禁人臣之至誠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白起死事見五  
卷周報王五十  
 年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賢曰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問  
公之時國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  
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  
言季子何復也其言來歸喜之也 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  
 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  
 良奏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異免 八月己巳以大鴻臚施  
 延為太尉 鮮卑寇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之其至鞬死鮮  
 卑由是抄盜差稀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三十一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四 起陽嘉三年盡沖帝 永嘉元年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北匈奴於閩吾陸谷大破之獲單于母 五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尙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傷和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思補 逆理斷絕人倫非但陛下此行而已豎宦之人亦復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己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 賈曰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誠立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異知行而求達於前人也 誠立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其節元注 陽者天子 惟陛下下詔神裁察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 帝復召舉而問得失舉對以空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帝曰官官貪汙佞邪者爲誰平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尙徒視事六

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惡心在此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天情勝其性流遊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尙使能瞻前顧後拔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恆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咸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忍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其願陛下思維所以稽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王以入日爵以顯其貴二日祿以顯其富三日予以顯其幸四日置以顯其行五日生以顯其貴六日奪以顯其貧七日廢以顯其罪八日誅以顯其惡 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國緯 兼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說緯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緯緯終備也書緯璣璣鈴考靈樞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 詩緯推度災記離騷含神響也禮緯合文嘉禮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禮嘉計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緯鈞運斗極感精符合該圖考異野 保乾圖漢合筆佑助期提誠圖潘潭巴說題辭也 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順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識書始出知之者寡若夏侯勝陸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著述無識一言對向父子領校秘書閣定九流 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 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尙書堯使鯀理洪水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古書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



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機作學傳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伏義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伏義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至今承用之又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而行九宮鄭元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也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牛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差息於太一之星而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於離宮也此雖雜書之說而九宮定位則一也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賢曰謂黃帝鑿工惡圖大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齊王賈者問畫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四  
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 耿貴人數為耿氏請帝乃詔封耿寶子箕為牟平侯耿寶死事見上卷安帝延光

四年  
 乙陽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 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冀與政事御史張綱常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我不願也乃上書曰竊尋文明

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綱皓之子留侯良之七世孫也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時人重之張皓見五十卷 安帝延光三年 早 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 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敕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京師翕然稱為良輔每有饑饉輒載糶于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己惠儉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弱于內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四  
權日重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於商曰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紛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瓦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天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莊子曰伯成子高居嶺時為諸侯至而去而耕於野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



單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而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燧追擊不利

一月烏桓圍煜於蘭池城續漢志中郡池南縣有蘭池城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退 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改正甲寅通鑑誤作丙寅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林蠻夷反象林縣屬日南郡晉宋以下爲林邑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

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眾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

重無詣理訴冤之義哀帝時丞相王嘉召請廷尉主簿曰將相纖微感樂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成帝時丞相薛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五 順帝永和四年 永和九年 思補

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以大臣獄重故重之以二千石五人此爲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

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晉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尙獲戾馮唐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

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搗無違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是歲以執金吾梁

冀爲河南尹冀爲人鷲肩豺目洞睛矐矐洞者睛深目矐者矐直口吟舌言

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騎馬鬪雞居職

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

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

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尙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

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賦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

羈縻而殺撫之附則受而不逆畔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賦多

少所由來久矣漢與合武陵諸蠻大人歲輸布正今狼增之必

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中懷中蠻各爭

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漢音

永和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實曰充縣屬武陵郡

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白馬羌安帝改屬郡北

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

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三月司空王卓薨丁

丑以光祿勳郭虔爲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五月癸丑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六 順帝永和二年 思補

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中官黃龍楊佗孟叔李

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宋娥更相賂遺求高官

增邑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考異曰孫程傳云龍等誣罔曹騰等也孟黃按梁商傳誣罔騰者張造

等也 象林蠻區憐等區音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

府雖擊破反者而變勢轉盛 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長安初扶風

法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備典東郡諸儒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爲關西

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雷范丹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

聞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

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

見待有禮故敢自同實未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矣太守慢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之曰  
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  
老士之高蹤不為元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褒職必能唱清廟之  
歌致來儀之鳳矣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  
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丁卯京師地震 太尉王襲以中常侍張  
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襲乃止  
十二月乙亥上還自長安

成 永和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

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 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

破斬之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克為所攻圍歲餘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七

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

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

盜賊繫結不散二州謂荆揚也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

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

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

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

至嶺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

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

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眾既

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

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  
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  
之間破殄寇虜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止五十五卷五年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  
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其  
任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  
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  
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頭首謂諸蠻渠帥也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  
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  
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魏尚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哀帝  
即拜龔舍為泰山守空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  
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八

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

府寺山是嶺外復平 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

祿勳長沙劉壽為司徒 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

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

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

直嘗坐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

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

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

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秦晉戰於河曲趙宣子

子僕以其乘車千行韓厥戮其僕厥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

之而韓厥其車自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任其事吾

於其矣 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



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  
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周舉字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  
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  
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  
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事見二卷周舉今得臣  
舉者匪榮伊辱考異曰宦者傳云馮嘉中詔舉武猛良賀是以不  
敢帝由是賞之 荷書令虞詡卒詡立朝好刺舉數以此忤權戚  
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臨終謂其子恭曰  
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  
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大  
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九

之煩帶納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  
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都殿  
以守其官左傳齊討慶封與晏子壽陵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  
不足欲也益之以鄙駁乃足欲亡無日矣 公儀休不受魚膾以定  
其位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  
魚而免誰復給我 臣雖不才亦願凶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為  
侍中奉車都尉 三月乙亥京師地震 燒當羌那離等復反夏  
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 戊午赦  
天下 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去年濟北王  
以安 秋八月太原旱  
順帝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 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十

而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遠遼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  
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  
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  
之耳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  
赦宦者李歆急呼騰賁釋之收遠等下獄  
紀永和四年春正月庚辰遠等伏誅事連宏農太守張鳳安平相  
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  
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左氏傳晉卻克帥師敗齊師於  
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與師晉師  
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國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竊  
聞考中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  
繫織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

等反句音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  
五月戊辰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竝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  
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  
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竝謝罪竝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  
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  
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獄免大  
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鳥窮則  
則轉傳日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  
外非中國之利度遂將軍馬續素有謀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  
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  
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



商又移營續等曰中國安甯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  
 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  
 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設購開  
 賞宣示反悔宜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  
 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己丑晦日有食之 初那離等  
 既平朝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天將軍梁商謂  
 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  
 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  
 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  
 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竝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續  
 順帝永和五年 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  
 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  
 龔以老病罷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壬午以太常桓焉為太  
 尉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  
 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  
 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  
 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  
 首三千級獲生口甚眾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  
 鈔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大中大夫宋  
 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

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同義也 漏出  
 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  
 裁假部除之號盡力率屬埋根行首以先走士賢曰埋根 言不退也三旬之  
 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  
 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  
 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畔之變也高克 鄒高克  
 不誦其君文公使克將兵而饋於于竟陳其師旅期期河上敬濟而歸 安定布衣皇甫規亦見賢不  
 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辛永和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  
 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射音夜 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居  
 安定北地及金城塞外者謂之東羌居隴 閏月羣唐羌寇隴西遂及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四 十一 思補續  
 順帝永和六年 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時賊圍安定甚急太守知皇甫規有兵略  
 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百級賊遂退卻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 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譙于  
 雒水司馬彪曰三月上巳日官人皆潔于東流水上洗濯除舊為大  
 飲酒極歡酒闌借罷繼以鐘鼓之樂蔡文曰鐘鼓今之挽歌  
 人死一去何時歸。鐘音城 坐中間者皆為掩泣從事中郎周舉  
 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哀樂失  
 武都太守趙冲追擊羣唐羌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  
 冲按西羌傳時尙 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  
 郡兵為節度余按冲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成七年  
 連督河西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



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  
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師遠征其勢  
縣師不能相及  
故日出於平民回入姦吏謂為姦吏  
所侵盜也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  
荒饑穢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  
守安則加侵暴言前後相乘以侵  
暴羌戎為常也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  
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  
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  
振旅之聲曾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  
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  
余謂兩營者扶風雍管及京兆虎牙營也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  
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順帝永和六年 漢紀四十四 三

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立違吾言也丙辰葬帝  
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錢黃腸玉匣  
賢曰棺以銀鑿之以柏木黃心為梓曰黃腸孔穎達曰喪服大記  
君松楸大夫柏梓士雜木梓鄭注梓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梓以端  
長六尺正義曰君松梓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為梓材也盧云以松  
黃腸為梓庚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梓以柏為梓不用黃腸下天  
子及葬賜輕車介士賢曰輕車兵車  
也介士甲士也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賢曰  
每城  
門各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余按續漢志雒陽城十二門無宣陽  
門魏晉之間雒陽城始有宣陽門正南門也漢雒陽城正南曰平城門  
瞻望車騎王成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  
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  
不材棄而不用事見三十二  
卷元延元年順帝接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  
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順帝永和六年 漢紀四十四 四

帝闇又甚焉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  
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 辛亥晦  
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  
風北地居馮翊永建四年二郡遷  
舊治今復徙之 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裔行  
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  
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  
前費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詣首  
固皆原之遣還復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  
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  
移檄賢曰言移檄一日  
行千里數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



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因到悉能遣歸農但選西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引散

壬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

斯與莫離臺等復反寇掠并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

按范書紀傳周舉汝南人時為光祿大夫 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樂巴張綱

武人 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勸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

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

車輪於雒陽都亭 漢郡國縣道皆有都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

無極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

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戚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主 漢安元年

喬至兗州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

匠八使所劾奏無不允當天下謂之八俊然多梁冀及臣者親黨

互為請救事皆寢退侍御史河南种暉疾之 暉音 復行案舉廷尉

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

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

亂揚徐閒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

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門嬰大驚遽走閉

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出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

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

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

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充

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

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

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

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

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

深感愜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

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

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

冀退之在郡一歲卒綱初被病吏民咸為祠祀祈福皆曰千秋萬

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健為負

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

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雷吳祐雒陽令

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奸不旋踵

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

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

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章遂隱身鄉里不交當

世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乃徵為河南尹不就章

博學能屬文武之七世孫也祖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主 漢安元年



譽士友成畏之至相謂曰見蘇桓公忠其教資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章初為議郎數陳得失言甚切直人謂有祖之風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在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惹致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祐字季英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贈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從舉孝廉將行郡為祖道祐越垣共小史黃真歡語移時結友而別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其定交于杵臼之間以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四行謂教厚負義選讓節儉也遷膠東相祐政崇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一

漢紀四十四

七

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也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焉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以經授安帝永甯中帝立為皇太子以焉為太傅及帝即位復入授經禁中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為最蓋 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錄未下參錄縣屬安定郡○參音連 甲戌罷張喬軍屯 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下邳趙岐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癸亥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何羌於參錄破之改正護何原文誤作燒當從帝紀之誤今改從西羌傳 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自永和五年吾斯車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考異曰袁紀去年六月立兜樓儲為單于今從范書 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八

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太常掌樂大鴻臚使祖 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賢曰阿陽縣屬漢州隴城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援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眾 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四科帝從之 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 甲漢安三年是年四月改元 春護羌從事馬元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陰河賢曰續漢書建威作武威屬陰縣名關安定郡又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陰縣故城因水以為名宋



白日會州會南縣漢陰縣地黃河西南自蘭州金城軍度未竟

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死

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為義陽亭侯 夏

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實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左部即匈奴之於是

胡羌烏桓悉詣實降 辛巳立皇子炳為太子炳貴人子也改元建

康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曷監太子家中常侍高

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馮乃手

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

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

喬退而歎息愧焉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揚徐

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九

陽歷陽縣屬九江郡 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緝督州郡兵討

之緝音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 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

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范曄論曰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鑿前違

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觀夫順朝之政殆不

然乎其倣倣之多與

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賢曰憲陵在雒陽西十五里 廟曰敬宗 是日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

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

威分近習受賂賈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

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以坤母臨朝以君

日體兼 恩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

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

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家語孔子

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也 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

哉凡諸宿猶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

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十

旨幾陷死者再三規於是易教授門徒三百人沈廢於家者

積十餘年考異曰規傳云冲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檢帝

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冲質之間自

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

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 冬十月日南蠻夷復反攻燒縣邑

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

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

於當塗山中賢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余按兩漢志當塗縣屬

兩會諸侯處也又有芍陂陂在壽州安豐縣東塗山在涇州鍾離

縣西九十五里以此證之漢當塗縣地當在唐懷壽二州界首氏

南漢淮民避亂度江首成乃偽立當塗縣於子

湖於唐屬宣州今當塗縣非漢當塗縣地 建年號置百官

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肥合肥縣屬九江郡賢曰故城在今

至此與淮合 是歲羣盜發憲陵時有陳重雷義者皆豫章人

故曰合肥

故曰合肥

故曰合肥

故曰合肥

故曰合肥

故曰合肥

故曰合肥

故曰合肥







北海滕撫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於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至是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撫以應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眾燒東城縣東城縣屬九江郡定遠縣南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六月鮮卑寇代郡 秋廬江盜賊攻尋陽尋陽縣屬廬江郡班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余按尋陽縣本在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五

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吳立蕪春郡尋陽縣屬焉蕪春縣漢屬江都郡唐新州之地元豐九城志新州東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江州得尋陽之名由司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桑於是江南之尋陽著而江北之尋陽晦又攻盱台盱台縣屬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級棄市考與日東觀記曰取錢三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補註歷陽即今直隸之和州 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彗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恨彗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彗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達彗承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彗承之意實由

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詳審也言不能審知賊勢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純彗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飭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赦彗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農考與日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不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為冀殺喬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四 五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五 起本初元年盡桓帝永壽二年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

諱繼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諡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諱繼之字曰繼在位一年改元二

元二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貨諸后衰廢當以次者未必得預也名牒者書名于牒上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一

思補

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勃

海王 海水溢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天下 帝少而聰慧嘗

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賢曰跋扈魯語也今按爾雅而

而行言強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

冀深惡之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黃餅而進之帝苦煩甚使

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黃餅今腹

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九

歲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立嗣固與司

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

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

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昨前事

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

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

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

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

河王赫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諱於質帝為兄尊也宜立為嗣朝

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赫赫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初

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事見五十卷安其父請分養吾縣以侯之

蓋吾縣前漢屬東郡時屬河間國翼曰蓋吾故順帝許之翼卒子

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翼父河間孝王開也

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眾

論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一

思補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累世椒房謂恭

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

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

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懼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

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以眾心屬於胡復以書勸冀

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

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湯安

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冀吾侯志入南宮

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

皇帝於靜陵靜陵在魯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

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賢曰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



日合於 易經龍戰之會 易坤卦上六龍戰 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 此位 于野陰疑於陽也  
 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傳得  
 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法古此猶倚  
 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  
 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神爵  
 樂巴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  
 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 樂成縣屬河間國 謚吾  
 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賢曰博陵本蓋吾縣之地皆也陵在今瀛州博野縣西  
 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以議郎汝南陳蕃  
 為樂安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辭勤來候  
 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

查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三 思補

下安事一室平及為樂安太守一無所交唯與郡人周珍往還珍  
 高潔之士也前後郡守莫能致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設一  
 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庭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  
 年鄉邑稱孝薦之於蕃蕃與相見問其妻子而五子皆服中所生  
 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  
 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汗鬼神乎遂致  
 其罪 冬十月甲午魯帝母廢氏為博園貴人 貴人諱明本蓋吾侯之廢妾博園博陵寢園  
 廢晉儀 廢撫性方正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  
 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止 諱志章帝曾孫蓋吾侯異之子諡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古今注諱志之字曰意  
 在位二十一年改元七建和三年和平一年元嘉  
 二年永興二年永壽三年延熹九年永嘉元年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京師不見黃珣為魏郡太  
 守以其狀上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孫琬  
 方七歲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奇之即以其言應詔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 譙縣屬沛國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適亭侯便為阜陵王 阜陵王延傳國五世至代代無子國絕今以  
 便 便 五月郡國六地震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

尉 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遷為大鴻臚光祿祿勳乃為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云光祿勳杜喬舉淑方正今從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

吾侯悝為渤海王以奉鴻祀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  
 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

查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四 思補

胡廣為安樂侯 按廣傳封潁陽縣之安樂鄉 趙戒為廚亭侯袁湯為安國侯 安國亦亭 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 按曹騰傳廣屬及州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詰之篇哉 補註典詰之篇謂祖宗之垂訓也 患得賢不用其謀館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 前書晉義日資利也 班爵位而物無勸荀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考異曰喬傳此輩在為太尉前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考異曰袁紀在為太尉後今從袁紀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歷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八月字 梁冀欲



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漢書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其禮爲二萬斤儀禮納采用雁鄭元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雁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元曰士大夫以上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殺圭諸侯加以大璋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制雖異爲玉同也時依孝惠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依舊典乘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蓋每端二丈也冀屬喬舉汜宮爲尙書汜姓喬以宮爲戚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丁卯京師地震

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爲太尉司空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卽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赫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爲天子以嵩爲公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赫坐貶爵爲尉氏侯尉氏縣屬陳留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桓帝建和元年

漢紀四十五

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

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前事卽文鮪事也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誓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賢曰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

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爾字子堅漢中南鄉人司徒郃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者伏犀也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于風角星算

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四方之士多慕其風咸來就學曰是復爲李公矣及其死也弟子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其集其言論事迹以爲德行一篇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賢曰從宜令其自盡也妻子可得全

喬不肖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城北即夏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桓帝建和元年

漢紀四十五

門亭 固弟子汝南郭亮尙未冠左提章鉞賢曰章謂所上章也右秉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南陽董班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常耕澤畔惡衣蔬食及聞固死乃星行奔赴與亮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阿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踣地厚不敢不踣耳目適空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雷揚匡少好學常教授外黃補漸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恥與中常侍徐璜兄共事託疾收豕而去至是聞喬死號泣星行到雒陽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吏著赤幘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都官從事司獄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官非法者太后赦之匡因詣闕



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符喪還家

河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居終身不仕初順帝之末京都

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至是因喬黎尸路傍而胡

廣趙戒袁湯俱封侯云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

融嚴之子也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歷武都南郡太守嘗三入東觀

著述教育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琴

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

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初

懲於鄧氏不敢復忤權勢遂為梁冀草奏李固為正直所羞

范曄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遂巡隴漢之間將有意于居貞乎既

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贊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

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

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

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神為從事中郎為樂巴為

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穆于大將軍府為高第穆同郡趙康叔隱於武當

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時人服其

度是歲南單于兜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子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三月戊辰帝

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羌寇廣漢屬國 安帝以蜀郡北

郡尉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

顒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 五月

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

清河為甘陵 以孝德皇 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 經

平國賢曰今 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日州經城縣 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

肉似羊肺或大如手 八月乙丑有星孛於天市 前書天文志

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 星中四星曰天

在房心東三星曰之為徙市易都 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

震庚寅地又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 以司徒

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是歲前朗陵侯相荀淑

卒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博學有高行當世

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

儉規靖熾汪爽肅琳 繼音爽 又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而靖爽才

德為最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

叔慈內潤慈明爽之字叔慈靖之字也所居里舊名西豪穎陰令

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名其里曰高陽里 杜佑

川郡城西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西豪里穎陰縣屬汝南郡左

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著行實數皆大隆慶降庭堅仲容

叔連。續音類數音艾 腐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為師以同郡

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

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而有志好

學坐立誦讀縣令邵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

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寔遂繫考掠無

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

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前後九辟公府年輩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桓帝建和元年二年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桓帝建和三年 八



遠在憲前引以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  
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  
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注寔知  
非其人懷微請見賢曰微板以書高倫之教書言曰此人不宜用  
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  
也託不足以應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賢曰綸氏縣屬魏倫謂眾人  
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  
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故人倫自謂也人於門生故吏  
故人知君君不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善則稱君過  
知故人是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九 忠補

則稱己則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邱  
民作中 賢曰太邱縣屬沛國故城 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  
長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 寔輒訓導警發遺各令還本司官行部賢曰司官謂吏慮民有  
寔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  
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  
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  
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  
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  
性瑾李氏之出而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退讓故脩云然 膺謂瑾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早白  
耶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李膺字元禮膺祖脩  
為太尉父益為丞相

宗竝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國語國佐見單  
日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襄公其語盡單子  
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招音趨 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  
家爾道為貴 詔徵蜀郡處士張楷不至楷字公超以春秋教授  
門徒常數百人賓客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  
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  
其如此輒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  
還鄉里既又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  
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  
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可見後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妄言授  
術於楷坐繫二年恆誦經籍作尚書注竟以無驗得釋至是帝  
以安車聘之楷辭疾篤不行年七十終於家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 忠補

和乎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  
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后諱姁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  
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常以列女圖書置於  
左右以自監戒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進  
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陽  
嘉三年立為皇后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  
驕專之心每日月見謫輒降服求愆及沖質時臨朝秉政夙夜勤  
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  
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甯而兄大將  
軍冀鳩殺質帝專權暴虐忌害忠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遂立桓  
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寵以此天下失望 三月



車駕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竝前合

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襄城陽翟二縣皆屬穎川郡歲入

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漢制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繡紺長公主

三丈一尺 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

笑齟齬音區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止駟車坤幘狹冠

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駟車音駟壽性紺忌能制御冀甚寵憚

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

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

冀與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

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鎖圖以雲氣仙靈臺

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珍怪充積藏室遺致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一

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嶺深林絕澗

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閒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

遊觀第內毛晃曰輩步挽車也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詭竟路

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崇千金

又多拓林苑西至宏農東界榮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

遠帶邱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起苑苑於河南城西經互數十里

移檄所在調發生免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有西

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

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

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係氏孫氏宗親

冒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使私容籍

屬縣富人破以他罪閉獄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

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士孫姓也冀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千萬

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

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紫金紫磨金也亦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

中悉沒其貲財億七千餘萬七千餘萬按此以萬萬為億也

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

略婦女毆擊吏卒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已所在怨毒毒痛侍御

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

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武王衣銘云桑蠶苦女工難得

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新捐故後必寒鏡銘云以鏡自

銘云樂極則悲沈極則非社稷為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

如升堂遺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賢曰申伯周位為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二

羣公之首賢曰冀絕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

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賢曰水災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

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撈掠割剝彊令充足音

彭亮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過民如

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賢曰賊又掠奪百姓

皆託之尊府尊府指大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

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

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閒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

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

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其

與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患實其之豈可以去明即昧腹危自



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請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竝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牛出入呷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鬼胸乳景曰昔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令人多就騰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本草圖經曰何其吐出乃喝迫即落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鷄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氣香爲佳又云此有兩種喝迫而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三 恩補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刺得者名心黃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不及喝迫得者最勝 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篤字叔堅少從穎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欲寫而無紙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誦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爲遽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舉孝廉累遷左馮翊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既失梁冀旨而以病免歸教授家巷越嶺太守李文德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引進之篤聞乃爲書止之曰吾昧爽

柳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眾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漢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致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及卒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夏五月庚辰尊博園續漢志曰博園前殿西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 秋七月梓潼山崩梓潼縣屬廣漢郡賢曰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尙書蜀郡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四 恩補張陵呵叱令出救虎賁羽林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條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增爲河南尹增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不疑不疑與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尙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



異謫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日靜室謂先

有靜室自非郊廟之事則懸旗不駕漢官儀曰前車有故諸侯

人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陳靈公如夏微舒之家為微舒

試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紫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

宮璽絃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宣帝時任直坐謀反誅

夜立服入廟居廟側以或立於廟門侍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之子也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

愍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

祿不入私室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及帝即位

以明尚書徵入勸講累遷侍中尚書 京師早任城梁國饑民相

食 司徒張詠能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

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遂將兵救之至

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初上虞戴就仕郡為

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賦罪遣部從事薛安案

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備至就怙慳直辭色

不變容又燒鐵斧鐵音吳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

令冷每上彭考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主者又臥就於覆船下

以馬通燕之馬通馬 一口一夜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

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

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雖穢狼籍受命考

寔君何故以骨肉拒拜耶就據地答言卿雖受命固宜申斷冤毒

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治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駭恠行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五 恩補

無義世習也。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

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

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既而東萊劉寵為會稽太守舉

就孝廉為光祿主事寵在郡簡除煩苛禁繁非法郡中大治徵為

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賢曰

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 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

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事曰郡朝公 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

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年老遭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

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時人號寵為一錢太守今越州

十五里錢清鎮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

即父老送寵處 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

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

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觀快忽忘也

或荒耽書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賢曰厭欲委

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賢曰易曰括囊無咎

言持祿 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

下賢曰鬱伊不申之貌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

令垢斷上下怠懈百姓翕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

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賢曰

稷契初設請補綴余謂裂裂之裂非此義此裂釋補綴也韓

詩云破獲請來從是其義也。從音接柱音主初音尼鄰切隨形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六 恩補



者隨物之輕重為權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謂其差等也謂一步之進退以取平也 不道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謂其差等也謂一步而慕所聞之事 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謂其差等也謂一步非濟時之要 齊日韓子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使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使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倚奪賢日賈逵注國語曰從後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真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七

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彘軌之膽左傳曰亂在外為彘在內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賢日莊子曰吹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能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成公英莊子疏曰如熊羆木而自經鳥飛空而伸足爾雅翼曰熊類大豕人足黑色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驚用此自快故稱熊經蓋為國之澤有似理身

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藥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承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縛馬駘其銜毛見日駘脫也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措勒賢日何休注公羊傳日措以鞭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調節奏哉木銜其口也勒馬轡車轂鳴鑿鳴則和應也禮音鑿鳴音舟鑿音察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答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棄猶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七

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善子太叔之辭斯不易之常道矣

開月庚午任城節王崇堯無子國絕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為任城國以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以太常黃瓊為司空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



履上殿謁讀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  
比鄧禹四縣四縣余謂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賞  
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  
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濬冀猶以所奏禮  
薄意不悅

元嘉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殺初西域長史趙  
評在于寘病癘死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  
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  
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  
敬隱戮于寘事隱度也敬考也寘也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  
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前到于寘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十九 恩補

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  
何為欲殺我且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  
右執之吏士竝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  
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契等  
遂會兵攻敬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契音白。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  
子使我誅建耳輸契不聽上樓斬敬縣首於市輸僕自立為王國  
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闔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  
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  
輸契時輸契死已經月乃斲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  
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丙辰京師地震 田議郎崔寔為五原太  
守五原土宜麻桌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

見吏則衣紳而出寔至官斥賣儲時為作紡績織紵練組之具以  
教之練音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掠吏民一  
歲至九奔命寔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 夏四月甲  
辰孝崇皇后區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  
皇后五月辛卯葬於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  
亥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為司空  
故侍中楊厚卒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厚年九歲見母待前  
妻之子不善厚即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  
家世善圖讖厚亦精于其學朝廷每有災異輒上消救之法無有  
不驗時大將軍梁冀專權道弟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  
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歸家脩黃老之學教授門生上名錄者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二十 恩補

三千餘人梁太后備古禮以聘之歷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  
鄉人謚曰文父  
元嘉三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百官志注鴻池在雒陽東二  
十里水經注穀水東注鴻池  
破池東西千步 夏五月改正五月原丙申赦天下改元永興  
南北千一百步 文誤作四月  
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廣濟南王顯之子也 秋七月郡國三十二  
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待御史朱  
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間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  
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去平國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  
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穎川劉陶等數千人  
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池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



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  
 張理天綱補綴痛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其悲疾謗  
 歸煩興譏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  
 稷而被其蘇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  
 矣賢曰尚書放驩兜於崇山孔安國注曰崇山南裔也山海經曰  
 有驩頭之國帝堯葬焉郭璞注曰驩頭驩也禮記曰舜葬蒼  
 梧之野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天憲王法也  
 謂刑戮出於  
 其口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嗚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  
 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  
 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賢曰繫首  
 墨也繫趾謂飲其足也以鐵代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冬十  
 月太尉袁湯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五 王 恩補

僕黃瓊為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  
 守汝南應奉招降之奉少聰明自為兒童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  
 記讀書五行俱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  
 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罪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賞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  
 所見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  
 穎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  
 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戊己兩部各置校尉  
 和帝置戊部候居 車師後部候城 忿戾而反攻園屯田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  
 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  
 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王上奏而立之安帝  
 延光四年班勇斬

後部王軍就其 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  
 質子在敦煌 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  
 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  
 人三百帳與之西域傳曰帳者猶  
 中國之戶數也

甲永興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石  
 行三年喪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  
 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癸卯京師地震 夏蝗 東  
 海胸山崩賢曰胸山在今  
 海州胸山縣南 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乙卯封  
 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胡廣  
 免以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為司徒 冬十一月  
 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東漢開上林苑於雒陽西  
 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 泰  
 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賢等反殺長吏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二 漢紀四十五 王 恩補

乙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  
 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臣聞民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  
 民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率隆德茂中天稱號冀常  
 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檣車之聲賢曰鳴  
 條地名  
 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檣車兵車也余按大雅大明  
 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翰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  
 大商毛氏詩傳曰檀車檀之木陸機疏檀木皮正清滑澤與藥迷  
 相似又似駢馬駢馬梓榆故里語所檀不譚得藥迷藥迷得可  
 駢馬藥迷一名藥迷故齊人諺曰上山 天災不有痛於飢飢震食  
 仗檀車檀先彈蓋檀木強韌可為兵車 天災不有痛於飢飢震食  
 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帝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  
 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  
 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



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園貨殖者為窮寇之  
魂貧賤者作飢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杜預曰窀穸也生者

戚於朝野是愚臣所謂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

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投趙

高以車府橫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

陛下遠覽繼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

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

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寔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賢曰

謂不合於時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

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夏南陽大水是時霖雨不休三輔以東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莫不浸沒宏農令北海公沙穆素明占候乃豫告百姓徙居高地

故宏農人獨得免害穆精於河洛推步之術嘗居建康山中依林

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應有頃

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時人奇之

穆又嘗養豬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云如有售者當告之以病

而賤取其直勿相欺也豬到市即售其人不以病告價遂浮穆乃

齋半直追還其人言吾猪是病不敢多取買猪人始不受穆竟強

與之嘗為給相時給侯劉徹傲很放恣穆到官謁徹曰臣始除之

日京師咸謂臣曰給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也因

苦辭諫徹為之涕泣自新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續為司空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翼韓塞耆且渠伯德等反考

日帝紀作左臺且渠伯 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

敦煌張奐初到職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水木 壁中唯有二

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

遂進屯長城此即秦蒙恬所築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

據邈茲縣前書上郡邈茲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使南匈奴

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其破之伯德惶恐將

其眾降郡界以甯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鑲八枚賢曰郭璞注山

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遺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

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初永壽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延光元年以蜀郡西初鮮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 漢紀四十五

車檀石槐之父曰投鹿侯從軍於匈奴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

侯歸欲殺之妻言嘗嘗行聞雷震仰天視而竄入其口因吞之遂

姪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神異且宜長視之投鹿侯不聽而棄之

妻私自收養焉年十四五時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

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及長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

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去高

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綠邊北拒

丁零東部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

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

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考異曰袁紀延熹二

將軍李膺擊破 公孫舉東郭賈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六起永壽三年盡延熹六年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居風縣屬九真郡交

州記曰山有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縣令聚眾至四五千

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

之 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河東地裂 京師蝗 或

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四府謂三公府及大將軍

府 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

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朽柚空於

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

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賢曰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費使百姓渴無所

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

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

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

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

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

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穎川

韓詔為羸長羸縣屬泰山郡舊曰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

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詔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主者主倉粟之吏也

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

竟無所坐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

時人謂之穎川四長賢曰謂荀淑為堂室長陳寔為羸長初鮮

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熲音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

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

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

論司寇刑竟拜議郎司寇一歲刑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

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公孫舉東郭寶等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五 五十五 思補撰

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 冬十二月京師

地震 封梁不疑子馮為穎陰侯梁肩子桃為城父侯城父縣屬汝南郡考

異曰袁紀馬桃封在建和元年馮作焉桃作桃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三終



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  
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饒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

吟問路史之所憂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

我蒸民莫非兩極不識不知帝之謂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諸國

邱子對曰吾有二失吾少好學周備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

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賢曰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

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詩小雅鴻雁

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

聽征夫饑勞之聲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魯之憂列女傳曰

女過時未嫁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旁人聞之莫

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三

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無識也吾豈屏營彷徨不能監寐

以不嫁為悲哉吾憂吾君老而太子少也屏營彷徨不能監寐

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

匹起于板築之間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也余謂投斤攘臂登

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

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遂不改錢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考異曰袁紀在長沙蠻反

寇益陽益陽縣屬長沙郡益陽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永壽四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

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金收考授死於獄

帝由是怒冀考異曰袁紀曰冀以私憾專殺京師燠六月戊

寅赦天下改元延熹大雩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註曰君

善順民失職獻宮室崇燹婦謂盛獻苞苴行賦讓夫昌教使童男

日零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

胡廣為太尉已巳雲陽地裂冬十月帝校臘廣成廣成苑在

申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考異曰按匈奴傳

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種暠皆不記一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

辰不軌擢士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

之任詩曰維師尚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

即勇音角駃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三

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

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

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舍生

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賢曰

卒更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

仁豈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

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謂牧守出於中懼逆

上旨取過目前也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

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單音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

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

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護匈奴中郎將護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吏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俟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京兆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為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各匈奴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四 思補

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考異曰表紀元康元年四月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尉為單于詔大將軍冀與陳龜素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神為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神為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焉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延熹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 蜀郡夷寇嶺陵賢曰嶺陵縣在今冀州冀水縣西有嶺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冀州衛山縣本漢襄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嶺陵山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永興二年喪 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

寇遼東 梁皇后恃姊兄蔭勢姊順烈皇后兄恣極奢靡兼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注鄭眾云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鄭元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寢藏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備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以時御教于王所者也鄭元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備自望後反之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實無序專房之謙藏固後宮寢復有 后益憂患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肅肅子桃城侯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 六貴人二大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五 思補

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補註上第謂貢也乘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棧檄謝恩字書棧表也檄也檄也左傳傳文吏課棧表東宮將相大臣徵召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稱意自禁然倫達紙之後用紙書者日廢用木書者日微故言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邪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茲茲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



腰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  
 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  
 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范曄曰木實繁者披其  
 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  
 名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太原郝  
 繁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繁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  
 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  
 餘人繁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親妻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  
 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  
 不能得冀怒竝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  
 外戚箴白鶴賦以風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  
 隆英皇周莘三母有莘崇陽宣王晏起姜后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七  
 脫管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  
 濟身爰望未葉漸已頹虧質無不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  
 驪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驪已蔽人驪長開舊紀刺至親  
 並后匹嫡淫女陳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負乘采食名都詩  
 人是刺德用不惟暴辛或婦拒諫是孤蚊蛇其心繼毒不辜諸父  
 是殺孕子是刺天怒地怨人謀鬼圖甲子味爽身首分離初為天  
 子後為人婦非但就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  
 後號卒以辱殘家國長紀宗廟燒燬妹喜喪夏竊似樂周姬已亡  
 殷道豈沙邱威姬人承召宗以敗陳后作至卒死於外靈欲鳩下  
 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推無恃常好色有歌殺無怡常  
 幸變有廢運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順機日不常中  
 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威敢告在新箴言外戚之  
 禍深切故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讒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  
 書過之吏今將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  
 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  
 鹿馬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令客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  
 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命吾要子今

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後竟捕  
 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  
 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  
 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  
 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梁冀恐猛姊增議郎郎尊沮敗宣  
 意遣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  
 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  
 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小黃門史小黃門  
 之掌書史者也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  
 誰乎左右謂宦官也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悺音  
 音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具瑗也考異曰宦者  
 從梁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七  
 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內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  
 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  
 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  
 帝曰姦臣魯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瑗五人共定其議帝  
 奮超臂出血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  
 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憚入省樹以防其變具瑗救  
 吏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  
 尚書令尹勤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問丞郎尚書左右  
 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威賈曰驛騎士也余按續漢志  
 置一殿曰未央殿主乘輿及殿中諸馬後又置左殿中與省約但  
 別主乘輿御馬未央殿卒騎二十人右殿殿從可知也虎賁羽  
 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  
 戟士從衛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合千餘



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圖冀第使光祿勳賁持節收冀大將軍  
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  
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他所連及公卿列校  
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期皆坐阿  
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  
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  
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壬午立梁貴人為皇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家帝惡梁氏改皇后姓  
為薄氏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  
超為新豐侯徐璜為武原侯具瑗為東武陽侯左悺為上蔡侯唐  
衡為汝陽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  
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為立陽都鄉侯霍諝為鄴都亭侯張  
敬為山陽曲鄉侯歐陽參為修武仁亭侯李璋為立陽金門侯虞  
放為宛句呂都亭侯周永為下邳高遷鄉侯皆以與謀誅冀之功  
也勳家世衣冠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向人  
嘗為邯鄲令政有異迹謂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請舅宋光安刊  
章文坐擊洛陽詔獄謂時年十五奏記於大將軍梁商曰謂聞春  
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從賊  
而見書從賊當請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  
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微辟亦無  
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刑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八

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  
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商高誦才志即奏免光罪謂由是顯名舉  
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  
所敬服 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為司徒大鴻臚  
梁國盛允為司空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  
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嘗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傳曰  
冀州為清詔使案察之 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  
污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會詔三府掾屬  
舉諸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遺條奏之是為  
舉諸言也頃者舉諸言兼屬令史郡會殿上主者大言州  
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  
稱之不善者數爾街枚 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九



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委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及番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不辭也既謁而退番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有道見五十五

喪輒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

裹鷄徑到所赴家除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

鷄道前酌酒畢留謁則去謁猶刺也音發又音世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

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兄弟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復相戀不能別

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不應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

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

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愛戮以代兄

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

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叩頭謝

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

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暗以被箱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

竟不得見之闕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資為彭城相

闕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侶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

闕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郡界無知者及徵卒於郡闕

兄弟迎喪不受賻贈賻音傅緘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

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闕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陋陋以耕學

為業從父逢隗竝貴盛數饋之無所受著隱居講授不修世務

繼母苦烈髮奉之逾謹逾愈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十一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十一 恩補

里以為濩帝又徵安陽魏桓安陽縣屬汝南郡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

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

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

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

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

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

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

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

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海內愠曰一將軍死一將軍出時災

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謂梁冀布謂不封之書

馬縣屬東郡 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

臣益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賢曰列將謂皇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

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效稱帝帝之帝修名立功修德

為言諦也鄭元注云審諦於物色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

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議

劾送黃門北寺獄都總也漢監也詔尚書總監左使中常侍管

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宏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續

志部有五官掾著 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

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冒其意歸於忠國

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

臣恐剖心之讒復譏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漢官曰雒陽市長茂







得脫匿於閭甌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曼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于召忽行于召忽謂不此二臣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與之同死也也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擗言之闕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耳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書奏乃得赦種倫之曾孫也既而匡又為州從事朱巖所奏帝乃收匡下廷尉竝以譴超超懼詣獄謝三府為之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伯厚震字也車如鷄栖馬如狗者言救按單匡者多也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甚陳蕃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十一 忠 忠 忠

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垂曜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微功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更爵尚書令黃博先人之紹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封事謂封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計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制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紂乃歸而嫁之楚女悲而西宮災西宮災西宮災河林注云時魯僖公為齊桓所虜以齊女為婦居西宮悲愁思願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傳爵開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

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故聞關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座帝座一星在太微宮中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禹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媿駭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晉光武皇帝與嚴光俱隱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豈惟陛下遠讓諛之人納奢容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延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憤少言辭嘗為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十一 忠 忠 忠

喬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喬夫不知郡縣

豫延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雙皆歸鄉里時雙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太公謂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雙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雙乘江東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變從成受學專精經籍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之積十餘年梁冀既誅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遺之雙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



悲感對人姊戒變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變後徵拜議郎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穎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玉具即玉匣也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徐臥虎唐雨墮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偏于天下也考異曰太子雨按雨墮謂其性急暴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如雨之墜無有常處也 崩眊眊音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十六

漢紀四十六

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床褥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默止傳舍避匿不自達哉願相隨入麻傳恬辭謝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為九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又數十日強健酣晏乃別及恬為司隸薦融自代替去郡淺薄流聞遂不為公府所取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放為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與零陵蠻寇長沙九真餘賊屯據日南眾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姐等吾種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姐音子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十六

漢紀四十六

辛延熹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 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種暹為司徒考異曰去年按說種暹後有盛允允免許為 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邱令雍邱屬陳郡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王後賈曰杜預註左傳曰今州水縣北有三戶任城王崇無子國絕今以博紹 五月辛酉有星孛於心晉書封河間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原陵光武陵 己



卯京師雨雹音薄 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

博尤來山竝頽裂岱山在博縣西北賈曰徂來山一名尤 己酉

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健為屬國夷寇

鈔百姓永初元年以健為南郡都尉為健為屬國 益州刺史山昱

擊破之 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反寇三輔 秋七月京師雪滅公

卿以下奉貸王侯半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

錢各有差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為司空 冬

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

湟中有義從胡 涼州刺史郭閔貪其功稽固頌軍謂停固也

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熲頌坐徵下獄

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閔代為校尉胡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

營塢塢音 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

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尚羣羌竝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

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謂知馬賢臣

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

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

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賢曰郡將郡守

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為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

由郡守不加撫綏致使反叛其病一也爾雅翼鳥鼠河穴之中謂

水出焉其鳥為鼠其鼠為鳥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鼠而小黃

黑色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

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不

如奉瀛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

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黃延熹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 三月沈氏羌寇張掖酒

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

十三四規親人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毛晃曰 巡視將士三軍咸

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備受取狼籍屬

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兩非翼狼貪之獸聚

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

漢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

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

梧 驚馬逸象突入宮殿 乙丑恭陵東關火恭陵安 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康陵 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

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募

兵討之不能克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 秋

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闈火 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

破之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艾縣屬漢章郡賢曰故 殺益陽令眾

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

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

叩馬首諫曰蠻夷見都無備故敢乘閒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

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遁逃之人乎

肅拔刃向爽曰操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

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滅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

郎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陽度尚為荊州刺史右校令掌右工徒

秩六百石屬將作

黃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六 六 恩補

黃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九 九 恩補



大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

帝紀三年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州先是所

料史皮尚討長沙蠻平之此事當在今年三月重出漢也

遣將帥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

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荀曰無猜盜賊可信故樂

羊陳功文侯示以謫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

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

拜從事中郎將軍出征從事中郎參謀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

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平定詔

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

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漢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太尉

劉矩免以太常楊秉為太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既無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竝怨遂其

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賢曰謂以文降虛降非真心也帝璽書誨讓相屬規上

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賢曰蠢動也辰乖也曹都懼駭朝廷西顧臣

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

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勞無罪無辜說口實也故恥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

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僑李翕張粟旋師南征又上郭闔趙

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

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郡守謂子思復父之恥也

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云臣私報諸羌傳以錢貨

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

信如言者前世尚造匈奴以宮姬謂元帝以王昭君賜呼韓邪單于也鎮烏孫以公

主謂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

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獲

軍有五謂鄧騭敗於莫西任尙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趙沖敗於陰河動資巨億

有旋車完封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寫之權門而名成

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

誦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

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

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

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

歸家

延熹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字景伯家素富有財三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六

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始為縣門下史時河

南尹田欲外甥王謚名知人欲謂之曰今當舉大孝廉多得貴戚

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謚送

客于大陽郭遙見謚異之還白欲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

史也歎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郭謚曰山澤不必有異士

異士不必在山澤歎即舉暠孝廉累遷梁州刺史甚得民心後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皆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

為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在相位三年薨年六十一并涼

邊人咸為發哀旬奴聞之舉國傷悼單于每入朝望見皆墜慕軀

哭泣祭祀 三月戊戌赦天下以衛尉穎川許栩為司徒栩音許

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 秋七月甲



申平林圖股火平林縣 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

守陳舉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八月緄坐軍還盜賊復發免 冬

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

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

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去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

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漸散是陛下

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驅武騁心與馬之觀乎又

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驪禽除路之役非

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十二月以衛

尉周景為司空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

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

李吉甫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一 五

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

災謫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取

所部 司隸校尉部三補 三河宏農中二千石列卿也 各率其屬城

水射聲也 各有司馬 員 應當斥罷 自以狀言 三府廉察有遺漏 續

吏北軍中候 掌監五營 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

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徵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

吏免官禁錮凡請交舊莫敢為言惟規薦舉前後七上由是拜武

威太守及規為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立正元帥以

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宥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

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吏民守關

為前護羌校尉段熲訟寃者甚眾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

亡乃復以類為護羌校尉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

故事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

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

貴無極子弟親戚竝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

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

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蒙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

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世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賢曰引用士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

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

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

伏不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

李吉甫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一 五

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

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

不自知亡失衣冠頓墜坑岸其父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順

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

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

之使典兵事穆凡三奏記以勸戒冀而冀不能用穆常感時俗澆

薄乃作崇厚論其略曰時俗或異風化不教而尚相誹謗謂之賊

否記短則兼折其長此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又

曰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

取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厄而不存斯蓋谷風有棄子之歎伐木

有鳥鳴之悲矣又傷交道之薄者絕交論為世所傳誦穆祿仕數



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卒後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四

漢紀四十一

六年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七 起延熹七年 盡延熹九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邗鄉忠侯黃瓊薨 賢曰說文云邗潁川縣也○邗音尤考異

日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揚

將拜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

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欲會穉無資以自致穉磨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既至穉所進爵哀哭而去 地曰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醉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 喪宰典喪者也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

衣纊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眾曰必徐穉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

爾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之

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孔子云

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然則穉子其失人乎郭泰曰不然穉子之

為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

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季偉字 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

愚不可及也既而泰有母憂穉往弔之署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

取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詩不云平生芻一

束其人如玉我無德以堪之泰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

對曰大丈夫焉能為斗筲之役乎遂往從成舉屈伯彥學三年業



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維陽時人莫識陳雷符融一見  
 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  
 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  
 泰同舟而濟眾實望之以為神仙焉自離陽歸太原泰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  
 閒行遇雨巾一角墊墊音音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  
 皆如此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  
 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泰謂為  
 已設容分半食其餘半皮置毛見曰板為以載自以草蔬與容  
 同飯泰起拜之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滅三牲之具以供賓旅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三牲之具謂養親之具也 而卿如此乃我友也勸令從學卒為盛  
 孝經曰日用三牲之養 德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譙周古史考曰黃帝  
 既實二甌註云六斗四升曰甌古者陶而為甌釋器云甌謂之甌  
 繁鈔也孫炎曰關東人謂甌為甌涼州人謂甌為鈔甌即甌字○  
 甌音正甌釜同音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  
 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自餘或  
 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陳國童子魏昭求與泰供  
 給洒掃泰曰少年當精義書傳曷為來近我乎昭曰盍聞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茲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而許之泰  
 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  
 不可食以區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委容無  
 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雷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為設酒殺以慰之謂曰昔顏  
 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甫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晉伐齊戰于黎  
 邱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預註曰黎邱也顏庚齊大夫顏  
 涿聚也又曰晉荀偃伐鄭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設乘車  
 兩馬擊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首曰涿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汝  
 是邑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魁說文曰  
 魁會也謂合兩家之真或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  
 木之閭而執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教吾君好忠段  
 干木之隆泰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  
 莫不聞母乃不可加 遂緩顏回向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  
 實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  
 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眾人咸謝服焉又有賈淑者泰之鄉人  
 也性素險惡為邑里所患及泰喪母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亦至威直以泰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泰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  
 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行自  
 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或問范滂  
 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賢曰介貞不絕俗賢曰桶下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嘗舉有道不就舉有道事  
 安帝建泰處幽閩必正衣冠晨行則在前暮行則在後冬宿讓溫  
 厚夏宿讓清涼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恆止逆旅之下雖一宿之寓  
 必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同郡宋  
 沖謂人曰林宗之德清高明雅英達瓊瑋瓊音音學問淵深妙有俊  
 才然其愷悌元濬格量高峻含宏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  
 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視乾象嘗察人事



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  
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柝柝不違甯處  
泰威席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傳才知名泰見而謂  
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  
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  
增加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為別因於眾中攘  
袂數允隱隱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  
恃其才智矚名遠近微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  
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  
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奔符融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  
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四

思補樓

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實從稍旬日之間慙歎  
逃去後竝以罪廢棄又有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泰見而  
告人曰牆高基卑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陳留仇香至行  
純默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蒲亭屬陳留郡考城縣民有陳元獨與  
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  
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  
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  
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呼元謂責與  
孝經一卷使誦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  
諺曰孤犢解乳驕子鬻母乞今自改母子相泣卒成佳士鄉里為  
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鳩哺所生鳴音刁不孝鳥食火母者也然考之字書

鳴當作鸞與鸞同是一字俱音才鳴乃海鳥之鳥水中可居之地也漢書誤作鳴耳考城令河內王真署  
香主簿考城縣屬陳留郡故舊縣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  
化之得毋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與  
曰根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晉曰時與為縣令今日太  
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乃以一月奉資香使入太學與符  
融比字融資客盈室香常自守融心獨奇之乃謂曰今京師英雄  
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香正色曰天子修設太  
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邪高揖而去不復與言融以告郭泰泰因  
與融齋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  
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晏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  
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五

思補樓

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鄆陵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泰  
見而奇之勸令游學宮乘家貧無資為諸生傭後能議論自以卑  
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難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三月  
癸亥隕石于鄆鄆縣屬汝南郡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荊州刺史度  
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  
等逃入深山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眾猶盛  
尚欲離之而士卒驕富莫有圖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  
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  
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  
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  
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以失火自咎責也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



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成憤踴向救令秣馬蓐食  
 明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鄉侯尙初爲上虞長發奸捕伏縣中  
 謂之神明縣有孝女曹娥父肝溺死於江不得屍娥年十四號慕  
 不已遂赴江而死越宿負父屍而浮於江一縣驚動而前後長吏  
 莫有紀者尙爲樹碑表墓以旌之縣民滔于翼學問淵深而隱於  
 田里尙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卽見主簿勸還駕尙不聽停車待  
 之哺乃得見尙重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如此 冬十月  
 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雲夢臨漢水時百姓莫不聚觀  
 一父老獨耕不輟尙書郎張溫異而問之父老曰請問天下亂而  
 立天子耶治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殺天下以奉天子  
 齊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六

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甯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  
 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  
 去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  
 事桂陽胡騰上言騰從事桂陽州刺史天子無外春秋公羊傳乘  
 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  
 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據郡縣帝在南陽左右竝通姦利  
 詔書多除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宣太  
 微積星名爲郎位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入奉宿  
 衛出牧百姓稟陶誠虔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辭以  
 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覲立  
 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護羌校尉段熲

當前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  
 原侯徐璜皆卒汝陽侯屬汝南郡 武原侯屬彭越國 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性  
 矜潔少所與以此爲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帝  
 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忌之遂其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  
 郡寇氏本上谷人 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關自訟未至刺  
 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不得除積  
 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  
 咸蒙德澤大數禮曰男子八月而生齒女子七月而生齒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  
 所見批抵補誌批抵抵謂青蠅之人所共搆會 時曰魯青蠅止 擊也 此言批抵抵謂青蠅之人所共搆會 子樂世弟君子無  
 言 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拊其背奪其位於是遂作飛章以被  
 於臣欲使墜萬仞之坑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  
 齊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七

之怒尙書皆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置於殿棘之下質確者  
 重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  
 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  
 肝胆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詭譎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約洛  
 陽令袁應張機設網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髮剔墳墓但  
 未掘城出尸剖棺露齒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今殘陷之更無折衷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誅欲  
 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  
 神聖之聽存獨親之明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  
 存夏息淹恚不爲歲時急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克剝痛於  
 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窮人逐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



伍員史記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奢無辜被殺奢有子員字子胥奔吳楚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石爵執圭。員有云漢求季布高祖十年無以過山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

罪足以獨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復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嚴牆而有鑿壁之患如臣犯

元惡大慙足以陳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周禮秋九棘九棘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三槐石平罷民右三槐石罷窮民註肺石赤石也其來棘取

其赤心而閭闔九重賈曰閭闔天門也陷奔步設舉趾觸眾賈曰奔阮外刺不也而閭闔九重賈曰閭闔天門也陷奔步設舉趾觸眾賈曰奔阮外刺不也

期國君不可讎匹夫讐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八

陽易位當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雷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布德讓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企成湯避讓讓夫之誠以甯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坐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良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孤死首邱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

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下情然後登金鏡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益忠臣殺身以解君

怒孝子殞命以甯親怨故大舜不避塗炭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耶之謗左傳驪姬嬖於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謂申生日君

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太子祭於曲沃歸於公公田姬臣鮑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胥君必辨焉大

子曰其辭極必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故乞以身塞有罪遂縊而死晉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

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考

日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按范滂傳云延熹中滂與榮書又云滂謂以來三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按襄楷書武上書皆言榮孫寇鄴之誅今置於此

延熹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督縣祠老子賈曰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明姓李為周守藏史勃海王

惺素行儉儉多僭倣不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惺外聚剽輕不逞之徒不逞謂包藏禍心

而不得逞者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九

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羊勝事見十六卷景帝中二年伍被事見十九

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

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惺果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詔貶為癩陶王食一縣賈曰癩陶縣屬東郡故

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千秋萬歲殿火中常侍侯覽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減億計太尉楊秉奏

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聞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乘因奏曰臣案舊典官者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通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



食極奢膳僕妾盈執素羅季氏專魯穢侯擅秦何以尚茲中常侍  
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邢公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

參乘卒有竹中之難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邢公之父爭  
邢之妻而使參乘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以鞭撲參乘  
○取音竭扶音尺一音送 覽宜急屏斥投界有虎取彼漢人投  
界音敬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

秉掾屬詰之曰贊曰召東漢之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  
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  
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左傳載寺人披之語此經典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  
詰責文帝從而請之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二年此漢制也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十一 思補

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官  
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飲為姦賓客放縱侵犯  
吏民棺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減罪徵詣廷尉  
瑗詣獄謝上還東武陽侯印綬東武陽屬清河郡瑗者傳瑗詔  
封東武陽侯東武陽屬東郡詔  
貶為都鄉侯單超及孫璜唐衡封者並降為鄉侯考異曰楊秉  
年秉劫侯覽則是在此年矣宦者傳韓續奏具瑗瑗坐尊國為鄉  
侯與秉傳所云創瑗罔共是一時事明矣而袁紀載在去年春與  
從不同今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  
皆奪爵 帝多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  
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炎亥廢皇后鄧氏送暴室以憂死河南  
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皆下獄誅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

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入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  
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  
可勝數一時莫與為比至是而衰矣 護羌校尉段熲擊勦姐羌

破之 三月辛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元羣居北海郡宛陵屬  
尹滅汚狼籍郡舍濶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  
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  
繫獄廷尉馮緄緄音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其飛章誣緄以罪中常  
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固也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

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祐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四月  
甲寅安陵園寢火安陵惠帝陵也 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特畱雒陽王  
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十一 思補

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清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臣在下土聽聞  
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  
錄備答聖問洩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虛覽今  
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令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競立肩  
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又嬖  
女充積冗食空宮勞散精神傷生費國宜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  
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  
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沒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  
妖青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孽怨谷能  
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



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略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  
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  
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竄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博達道藝而  
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開廣諫道博  
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契日卷至入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  
方則祥風至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入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為議郎 荆州  
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胤棄城走賊眾  
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為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十一 思補  
城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  
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 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  
國威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民老弱與其守城弦大木為弓羽矛  
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  
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京師詔以尚為中郎將率  
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  
餘級復以尚為荆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及任胤皆徵  
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荆州  
界度尚懼為己負負罪負也懼以不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  
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可出獄方更牢持械  
節竹約為節械節亦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

磐備位方伯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  
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侮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  
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  
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  
功得原 閏月甲午南宮朔平署火此朝平司馬署也按百官志  
段熲進軍擊雷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月用隱士懋志張  
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閒自春及秋  
無日不戰虜遂散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  
餘落封頰都鄉侯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蕃讓於太  
常胡廣議郎王暢池刑徒李膺帝置不許蕃乃臨朝而歎曰如使  
黃叔度若在者我不敢先佩印綬矣暢之子也嘗為南陽太守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十二 思補  
疾其多貴戚豪族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墮  
井夷窟功曹張儉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皆以溫厚為政  
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郡為舊都侯  
甸之國古者天子之制規方千里以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  
服光武起於南陽其後謂之南都又於雒陽在侯甸之內  
然放云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賈曰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章  
陵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  
野人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惡惡用刑不如行  
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舉舉舉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  
畝斂稅錢漢田租二十稅一而九月丁未京師地震 冬十月  
司空周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茂愷之子也劉愷以讓國重  
郎中竇武融之元孫也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







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女勞謙行過乎儉故有以日易月之詔此一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又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堯典曰釐降二女於鴻河嬪於虞鴻音上音蓋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失唱隨之義矣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觀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者順服獸則牡者唱導牝者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蓍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宜改尙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眾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不傳言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疾如醫非鬼非食或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丁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爲災於是乎節宜其氣也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尙書無傳曰微趾適履絕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從官謂醉飲而常從者侍使則侍后妃貴人左右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妃音二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二十六 思補錄

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殺倉壽四曰配陽施所益斯五曰寬賦役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大福也漢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憐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依古禮以制其別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也詔拜郎中 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選 司隸涿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 詔徵張奐爲大司農復以皇甫規代爲度遼將軍規自以爲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遣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爲司徒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二十六 思補錄

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尉爲壇飾西夷織毛爲布日器日器。屬音計清金鉀器鉀音口又音口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七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其盟詎於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詔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護匈奴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初帝爲燕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誦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讒搆房植度也周仲進也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



滂為功曹滂音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為功曹晊音皆委心聽任

使之襄善糾違肅清朝府朝郡朝也公卿牧守所居皆曰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

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

遷怒捶書佐朱零百官志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

甯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

郡為諸曰汝南太守范滂宗資主書孟博范南陽太守

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公孝字也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穎

川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

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

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屣履者屣宛有

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十六

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

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

晉陽趙津貪暴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瓚音使郡

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

冤宦者因緣譖訴瓚瓚帝大怒徵瓚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瓚

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郡督郵侯覽家在防

東百官志郡有五都督郵監屬縣郡國志防東縣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

殘暴百姓隨喪母還家大起坐家儉舉奏覽儉修書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

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

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宏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

高廡百尺破入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女及諸罪惡請

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載與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

其狀復不得御考異曰袁紀儉行部下平陵遂覽母儉按劾

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舉尸道路伐其園宅并埋

未刑戮大器物悉無遺類死康傳亦云張儉殺美母按其宗黨

坐徙日南案族覽傳云覽喪母張儉大怨之徵詣廷尉

產生髮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死康不止徙日南也

疾覽傳又云建甯二年喪母蓋以誅儉人在其年致此誤耳

徐璜兄子宜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

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

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

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

冤於帝帝大怒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其

諫請瓚瓚超浮等罪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帝不悅有司劾

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

於魯小惡必書互先自整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

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

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

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

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常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

徧每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賈曰五侯謂爵讓叔也天下之議

冀嵩小平明鑿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

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

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

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

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載與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具

其狀復不得御考異曰袁紀儉行部下平陵遂覽母儉按劾

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舉尸道路伐其園宅并埋

未刑戮大器物悉無遺類死康傳亦云張儉殺美母按其宗黨

坐徙日南案族覽傳云覽喪母張儉大怨之徵詣廷尉

產生髮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死康不止徙日南也

疾覽傳又云建甯二年喪母蓋以誅儉人在其年致此誤耳

徐璜兄子宜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

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

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

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

冤於帝帝大怒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其

諫請瓚瓚超浮等罪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帝不悅有司劾

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



譴己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平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  
黃浮奉公不燒疾惡如仇超沒侯賈財物浮誅徐宜之罪並蒙刑  
坐不逢赦恕寬之從橫沒財已幸宜犯惡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罰之光武加  
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  
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  
原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  
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賢曰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  
文志曰逆星令傷火氣謂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謂見太白故金  
火並爲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 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  
罰星也 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焉前 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  
早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 續漢志曰延熹七年雒陽城旁竹柏葉  
枯傷也 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自春  
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  
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  
陛下受恩愍之譜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  
版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被賢者身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  
當其害遂賢者禍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行誅罰梁寇孫鄧竝見族滅 其從坐者又非其

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  
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  
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 史記太姬文王正妃也其  
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  
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卞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今宮女數千未  
聞慶育立修德省刑以廣蠶斯之祚 補此蠶斯也凡有情慾  
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 者無不妬忌惟蛇蝎不爾各  
爲河者諸侯位也 李經援神契曰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  
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  
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  
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  
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眞  
龍游庭 葉公子高好龍天龍 聞而降之窺竊於屬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  
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官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  
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賈曰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 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  
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  
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  
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  
正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藝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



上問事請下司隸正楷非法收送維陽獄帝以楷言維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司寇二自承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當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百官符節令秩六百少府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瓚言甚切厥亦坐免官瑨瓚竟死獄中瑨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收逃竄獲免暉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之文公孝以要君致毀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為其最天下稱曰賈氏三虛偉節最怒節彪嘗為新息長新息縣屬汝南郡賢曰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王 忠 忠 忠

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而縛自首數年閒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河內張成善風角賢曰風角謂之風以占吉凶也推占當教子殺人司隸李膺促收捕既而逢有使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考異曰黨綱傳云膺為河南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謂問宦官教成弟子牟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左傳晉范宣子因叔向而免其子曰謀而照過惡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有之以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勳能者等於黃門北寺獄時宦官專權黃門北寺獄自武帝以來中郎官詔獄所未有也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賢曰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賢曰免之考異曰袁紀李膺下獄在九月范滂等免在七月蕃傳上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獄死在滂在滂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七月免則蕃傳所云疑非蕃書也又袁紀無陳書免事蓋帝即位以太尉陳蕃為太傅按蕃免後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素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王 忠 忠 忠

農張與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贖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安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密當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百志凡郡國守相常以春行所主縣民農桑振務之能為善者北海國見鄭元為鄉耆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劉勝字季陵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違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黨錮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



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坐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  
覆巢鳩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  
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一  
老父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 九月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 司空劉茂免 冬十二月  
以光祿勳汝南宣鄩為司空 以越騎校尉賈武為城門校尉武  
在位多辟名士沛人朱寓勃海苑康會稽楊喬陳留邊韶朝廷皆  
用之武消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  
兩宮天及皇后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匈奴  
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五 漢紀四十七 五

棄官歸耕隱處窮鄉縣士民慕而就居者百餘家至是尚書楊  
喬上書薦之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  
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夫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攝之寶假  
溢連城而當單身謝病躬耕蓬大匿影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  
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廊廟珪璋棄於溝瀆臣誠傷之夫物以遠  
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盤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竟  
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詔聘京兆處士韓康不至康字伯休常  
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  
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  
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為乃適入霸陵山中帝以安  
車徵之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  
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乃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  
有頃使者至乃知奪牛翁即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  
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八 起永康元年盡靈帝建甯四年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延熹七年

是年六月始改元

春正月東羌先零圍被禰掠雲陽

二縣皆屬左馮翊 復反段熲擊之於鸛鳥

鸛鳥音雀 大破之西羌遂定 夫餘王夫台

寇元菟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 夏四月先零羌寇二輔攻沒

兩營 兩營京北虎牙營扶風東營 殺千餘人 五月京師及上黨地裂 壬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思補樓

晦日有食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度遠將軍皇甫規對

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

八年之中三斷大獄 謂誅梁冀誅郭舉世郭 一除內嬖 謂廢鄧 再

誅外臣 殺桂陽太守任胤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瓛等也 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

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

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

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讞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

及無辜今與改善政易於反掌而羣臣杜口鑿畏前害互相瞻顧

莫何正言伏願陛下容受讜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疏奏不省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

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

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

聞善政而常侍黃門競行諂詐要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

喪天命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

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

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

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 卨古契字 而虛為姦臣賊子

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

人鬼嗚嗚之心 謂廷服也 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

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佑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

朝之良佐 考異曰武傳武上疏曰今臺閣近臣尚書合陳蕃僕向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為令僕故去之 尚

書郎張陵馮皓苑康楊喬邊詔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思補樓

之職羣才竝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讒謔外典州郡內幹心膂

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

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 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 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

待開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是年魏郡言嘉禾生巴郡言黃龍

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而黃武疏中引此二事則武之上疏必在

八月後無疑矣但黨人之被為武此疏乃霍諝表請故也乃救黨

人在六月庚申則此疏又必在救前矣救是大事必無錯誤 夫瑞

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

天意不宥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

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

頭暴於階下 賢日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 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

拔舉迭為膺爾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



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則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元註周禮曰木在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永康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晉范宣子因叔向祁奚請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道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賢曰鉤謂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追切州郡髡髻掾史從事坐傳舍責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三 恩補樓

嬰疾關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斤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墮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爲美故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太守不聽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 以平原相史弼爲河東太守被詔當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齋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託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捶之數百考死獄中覽遂詐作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民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於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四 恩補樓

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巫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薺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民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爲之營護又行賂於侯覽乃得減死論輸左校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時奐督幽州并涼三州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辭不受請徙屬宏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奐嶷嶷十二月壬申復舉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董卓事

陶王惺爲勃海王 丁丑帝崩於德陽前殿年三

范曄贊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祿政移五律刑淫三獄傾官雖積皇身靡續五律謂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三



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后臨朝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

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城門校尉竇

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德晉書通鑑改作德問以國中宗室之

賢者德稱解濟亭侯宏北杜佑曰義豐漢之安國縣也宏者河

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甚世封解濟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

禁中以憲守光祿大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

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考異曰范書云即帝位年十三袁紀初

立為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甯二年

孝靈皇帝上之上諱宏法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諱

和六年中平六年

建甯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考異曰袁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五

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於數十不許范

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傳為大將軍亦在迎立靈帝後今從之

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考異曰帝紀拜蕃太傅在即位後傳在

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三人謂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

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

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日維

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義安平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己亥解濟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

皇帝即位改元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於宣陵賈曰宣陵在雒

廟曰威宗 辛未赦天下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

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遠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

又叛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招降東羌六年規薨桓帝詔問熲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眾不時輒定欲令類

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

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難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

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

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

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事見五十二卷

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

擅其地是謂癰疽伏疾雷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

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三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六

熲曰無慮都凡也毛晃曰總計 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

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事見五十二卷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事見五

中帝永 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

永甯無期臣庶竭為劣伏待節度桓帝許之悉聽如所上至是類

遂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賈曰彭陽高平並

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賈曰山在今原

日平高縣即 漢之高平也 虜兵盛類眾皆恐類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

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

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覆虜騎於旁突而

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先零東羌歷



載為患類前陳狀欲必掃滅履涉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  
吏上曾未決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伴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  
以慰思將之亡魂功用頗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勳  
今且賜頭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  
助軍費并頒破羌將軍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夏  
氏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帝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皇祖解濟亭侯淑也皇考侯淑也皇考侯淑也皇考侯淑也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瑩司空宣  
鄂免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以太  
中大夫劉矩為太尉 六月京師大水 癸巳錄定策功封寶武  
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考兩漢志無渭陽縣蓋因舅氏之親而為封國之名 兄子紹為  
鄂侯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七  
布衣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猶猶且爽之在周室建立聖  
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按  
牒以次建之何動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  
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晉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常  
明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  
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  
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而就之使  
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  
後十上竟不受封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據東觀記橋門谷名水滸云橋門即橋止之長城門也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合鮮水上奢延澤界也

水經注晉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人於河落川在奢延  
水南賢曰合鮮水名在今甘肅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  
水余取鮮水既捷乃追戰於奢延武谷此鮮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  
水非甘州之鮮水明矣當在上郡北地界 靈武縣志云靈武谷  
賈曰靈武縣名有谷在今甘肅靈武縣西北余據前書地志靈武  
北地郡有靈武縣靈武谷當在此縣界非唐靈州之靈武縣也類  
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  
皆重蕪秋七月類至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賢曰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 餘寇四千落  
悉散入漢陽山谷問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  
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類  
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以北陳惠慮思為永甯  
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誓言  
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節潤辭  
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八  
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  
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  
剽掠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刑為無道  
請國伐之師興而雨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刑方無道天其欲奮計邪乎從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  
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  
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負為漢  
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賢曰獷惡也 誕辭空說憎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煎當亂邊馬拔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  
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虜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



猶種枳棘於良田發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熾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實曰御外理軍不可從中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婕音及諸女尚書且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九

志補續

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與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洵洵正以此故空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諸道道路誹謗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

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

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瑄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十

志補續

瑀瑀盜發武奏長樂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考異曰范書帝紀作了亥亥紀作辛亥按長曆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今從亥紀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長樂從官史掌太后宮從官唾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切切猶言迫急也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踰躍使乳母趙婕妤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棨有衣載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召尚書官屬脅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板部所謂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尺一也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其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復道雒陽南北宮有複道相通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



校尉紹其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都亭在都下

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

八十餘人竝拔刃突入承明門考異曰袁宏記蕃到承明門使者不

蕃曰重難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到尚書門攘臂

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賢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

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

兄弟父子竝封三侯又設樂飲謀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貨財

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

收蕃藉拔劔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考異曰范書蕃傳

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據袁紀黃門從官騶蹋蹶蕃曰死老魅物老

曰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否稟給也即日殺之時護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十一 恩補樓

匈奴中郎將張奭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奭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

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奭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

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北宮南掖門與奭等合已

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武反汝

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兵素畏服中

官營府謂五營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且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

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

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

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

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皆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

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

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肅勃海高縣令見肅入閣解印

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

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

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善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人為

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蕃友人陳雷朱震收葬蕃

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

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殲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

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百官志大將軍府令共匿之於零

陵界中亦得免張奭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奭深病為曹節等所賣

固辭不受初桓帝末年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纈

不可整爾復爾今年尚可後年穢至是果驗說者謂茅田一頃者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十一 恩補樓

者言其中有陷奔也織纈不可整者天下庶務紛紛不理也爾復

爾者飲酒相暈之辭言食肉者鄙徒耽宴樂也今年尚可者言但

禁錮也後年穢者言陳寶被誅天下大壞也愚謂茅田者荒田也

此朝廷荒亂之象非喻賢人眾多也飲酒盡醉曰爾復爾者言

黨人既被同人相慶之意非喻食肉者耽宴樂也○爾者言

去聲曉音敵敵二音平音者瘠薄之意去音者石不平之意

郎藥巴上書極理陳蕃竇武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巴付庭尉巴

遂自殺巴少為宦者而好道順帝之世給事掖庭補黃門令性質

直博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因而乞退

擢拜郎中累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

禱巴素有道術能使鬼神乃悉毀房祀窮理姦誣於是妖異自

消附錄神仙傳曰時盧山廟有神于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

消令官事湖中分風行船舉帆相向巴未到數十日廟中神不復

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

疫後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

敬有罪問巴曰臣本縣成都有大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詔



乃自雨皆酒與後忽一日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  
相見失已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 以司徒胡

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 冬

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太僕沛國聞人

襲為太尉 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是歲疏勒王季

父和得殺其王自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眾九千餘落遼西

邱力居有眾五千餘落置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眾千餘落自稱

峭王右北平烏延有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史言烏桓強盛

配建寧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月乙

巳尊為孝仁皇后居永樂宮拜其兄寵為執金吾兄子重為五官

中郎將 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雪霹靂

考異曰帝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雪楊賜傳建寧元年青  
蛇見御坐續漢志建寧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袁紀建寧二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十三 思補

年四月壬辰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按張奐  
傳論陳寶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

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節

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構竝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

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

恐王葬周公於今武蘇忠貞未被明宥妖書之來皆為此也宜急

為收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

恩禮不接胡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願復之報小雅曰父兮

我願我復我出入腹我 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

與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滿疾

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竝以三月俸

贖罪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

辭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

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

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事見四十七

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

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齊魯典曰

格姦詩凱風曰有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今功臣

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雪亦由於茲又故太

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

門生故吏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詩國風黃鳥曰如宜還

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

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易曰負且乘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十四 思補

鼎折足可因災異竝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竝居

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

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

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安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

人豈不符哉天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

祥故春秋兩蛇圍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收康王一朝安起關雎見

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甚甚通故殷湯以之自戒

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

黜妻之愛賢曰黜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皆后之黨則蛇

用后髮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黜妻黜方處變可消禍祥立應賜棄之子也少傳家學篤志博聞當退居隱約



教投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帝初立詔遜通尙書桓君章句者三公  
舉賜乃侍讀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 五月太尉聞人襲司  
空許栩免六月以司徒劉龍爲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爲司徒太僕  
長沙劉翳爲司空器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 補註漢陽即今鞏昌府之秦州 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  
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自  
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 漢地地形志安定縣陰縣有凡亭山  
在今平涼郡臨縣 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  
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頽規一舉滅之不欲復  
令散走秋七月頽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 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  
二志皆云縣有柵家山西漢水所出是則禹貢所謂柵家導漾東  
流爲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恩補**

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  
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頽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  
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  
北蓋東羌爲頽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藏於是  
谷也賢曰西縣故城在 今秦州上邦縣西南 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  
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  
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頽因與愷等  
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  
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頽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  
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  
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  
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  
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則道則離叛侵擾固其  
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  
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  
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  
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  
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邪夫御  
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讎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  
段紀明之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 丹楊山越圍太守陳黃擊破之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寇擾郡縣蓋自此始其後孫吳悉取其地以民爲兵遂爲王土 初李膺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恩補**



與同卿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鈞黨對曰鈞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辭難有罪不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願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誅殺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征羌縣屬汝南郡本當縣屬光武以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十七 恩補來歙有平羌之功改為征羌侯國以封之因名焉滂縣人也賈曰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陵縣東南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戚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耳詩小雅正月之離毛氏註曰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氏曰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考吳曰范書以泰此語為吳陳寶貴紀以為哭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駁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考兩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為黃縣令外字衍 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甯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遵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戲音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十六 恩補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容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遂謂而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係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事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瘠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鈎之覆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餽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是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是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顛素與陳蕃李膺善亦



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  
紹計議為諸名士羅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  
眾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應  
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  
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  
賓客輻湊歸之輜駟柴穀填街陌賢曰說文曰駟車衣車也鄭  
元注周禮曰駟駟屏也取其  
自蔽也柴穀者甲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身價好  
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  
不改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  
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  
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先公謂袁安也三郤為晉大夫郤缺郤缺  
郤至也郤氏世為晉卿三子者憑藉世資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二十九

恩補

駟者侵權為厲公所殺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  
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扁納飲食自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患閔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初范滂等非許朝政  
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  
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  
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第  
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坑儒燒書之禍  
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  
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  
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寡人生  
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

濁揚清掠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  
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溝郭禧為太尉  
鮮卑寇并州 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  
上印綬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高句驪王伯固寇遼  
東元堯太守耿臨討降之

東漢建甯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  
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  
好古學與王甫規威明張奐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  
明云其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二十九

恩補

未嘗一日葺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徵士  
郭泰卒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  
立碑陳留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慚德  
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夏四月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闕人襲  
為太尉 秋七月司空劉翽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元為司空  
元少為郡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  
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  
到悉召昌賓客具考賊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救  
之景承旨召元元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元山是著名  
元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薦球為廷尉然性剛急不  
知大體嘗為漢陽太守郡人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元召以為



吏稱疾不就元怒救者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曉譬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元乃止時頗以為譏 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承樂太后屬請下獄死

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許人十餘萬漢書曰烏許之交州之北賈曰烏許南方夷流也廣州記曰其俗土人以犀飲酒口中進蝦如故到陶曰貴州鬱平縣漢鬱林廣鬱縣地古西顧騎越所居谷永招降烏許開道七縣即此也杜佑曰皆內屬受冠帶烏許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朔南郡管

開道七縣 涼州刺史扶風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校尉曹窺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以元年疏勒攻頑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誼赫孟佗資產饒贍與奴結朋傾竭饋問無所遺愛

奴威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邊讓讓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是年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媼

建寧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溢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闕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 大疫司徒許訓免以司空橋元為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豎為司空 五月河東地裂長十里百七十步廣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秋七月司空來豎免

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后執金吾鄴之女也 司徒橋元免以

太常南陽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帝母孝仁董下獄死 鮮卑寇并州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六 漢紀四十八 三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十九 起熹平元年盡光  
和三年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建甯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 安順冲禮任極優  
實桓靈 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成並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熹平元年

為三公 三公即  
三公 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廣字  
伯始 然溫柔謹愨常避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天下以此薄之 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熹平 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長樂太僕太  
后官也 六月京師大水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愛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 竇曰祔謂新死之主  
祔於死者之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成時病扶輿而起攝椒自隨 孔穎達曰釋木云椒大椒郭  
璞曰今椒樹數生實大者名  
為殿陸機云椒樹如茶葉有針刺葉堅而滑得蜀人作茶吳人  
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山開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

如胡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善飲食中又用蒸餾法注于某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成攝椒自隨者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教太后自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 椒音毀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并染 附錄東國秘記云以雲母  
壘尸則亡人不朽桓帝馮  
貴人國色也葬已十餘年家為賊所發形貌如故但冷耳盜遂  
汗辱其尸至於相殺後捕得賊賊言貴人棺中有數解雲母  
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俯仰球曰陳廷尉建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熹平元年

此議甚健球曰陳贊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成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 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  
實始廢為貴人家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成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皇后慮害恭懷安恩闈后家犯惡逆 實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初  
三年四年 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母號在身親嘗稱制甫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方合葬宜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 考異曰袁紀云河間李成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  
后戚茅焦之首立駕迎母俱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



侍前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安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肅章右手執綬請開自關如迷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親先帝兵神得失重責上感其言使 秋七月甲寅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今從范書

葬桓思皇后于金陵 有人書朱雀闕 古今註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雀門可馬門 關在宮門之外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考其日傳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 恐誤今

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 賢日不得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嘗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熲為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乃令宏農太守嚴期迫遣 奐徙屬夫農事見上 奐乃奏記哀請於熲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三 思補

曰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漠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邱山之用此滄子髮所以拊膺仰天而笑者也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頽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初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負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扶

風蘇謙為郡督郵案得其贓論輸左校謙後為金城太守免官歸鄉里漢法免能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獨私至誰陽時益為司隸校尉敢諫掠死獄中又因以刑其已謙子不韋年十八歲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變姓名結客報仇邀骨於諸陵問不克會嵩遷大司農

時右校芻屠在寺北垣 音音 不韋匿於屠中夜則鑿地盡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旁達焉之寢室 說文曰屠田其牀下值焉在廁 因殺其妾并小兒雷書而去嵩大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徒羅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焉有備乃飛馳徑到魏郡掘嵩父冢斷取其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焉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時士大夫皆多其義或方之伍員而段熲素與嵩善陰欲與之報怨又惡不韋黨於張奐乃辟之為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熲遂發怒追咎前不韋報嵩事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渤海王惲之貶癭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四 思補

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遣詔復惲國惲知非甫功不可還謝錢中常侍鄭璠中黃門董騰數與惲交通甫密司察 司音 以告段熲冬十月收風送北寺獄使尙書令廉忠誣奏璠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惲考實追責惲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婦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 句章縣屬會稽郡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曰句章之地南至句吳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 句章之句音勾句章句吳之字讀自稱陽明皇帝眾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良丹陽太守陳黃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能以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

鮮卑寇并州 是歲單于車兒死于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癸熹平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赦天



下 以光祿勳楊賜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  
隸校尉段熲為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 夏月雒陽民訛言虎黃  
寺東壁中有黃人觀者數萬人道路斷絕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  
以太常頴川唐珍為司空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晉惠帝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為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暢中山簡王之子曾孫馬光武子  
考異日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

兩除與帝紀異未知孰是又不 夏六月封河間王利子康為濟  
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

南王奉孝仁皇祀 帝入繼大宗故以康奉孝  
仁皇祀利帝從兄弟也 吳郡司馬富春孫

堅 補註富春即今杭州府之高陽縣  
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春為陽 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

郡討許生 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  
是時以盜起借司馬以主兵也 冬十一月堅從賊吳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五

陳寅大破生於會稽斬之堅世仕於吳其祖墓在富春城東家上  
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  
吳閭門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乘  
舟至錢塘會海賊掠取人財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  
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乃操刀上岸以手  
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  
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山是顯國 任城王博覽  
無子國絕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  
育為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 護羌校尉皇甫規卒規字威  
明安定朝那人也明經有幹略立志公方不交權宦素習羌事為  
布衣時便以國事為己任薦賢排佞風義舉如也為度遼將軍時

嘗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投刺謁規規臥不起  
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自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  
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入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臥見  
二千石倒屣迎縫掖王符者安定臨涇人也好學有志操與馬融  
竇章張衡崔瑗等為友隱居著書號曰潜夫論以指訐時弊其實  
忠稿曰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  
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佞薄知交而厚犬馬甯  
見貫朽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可貸人一斗  
又曰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水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  
得者餌也貴戚顯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為鐵樞卒  
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浮侈篇曰丁夫不扶犁鋤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六

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婦人不修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坐  
食嘉穀消損白日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  
相引一餐之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  
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玉不起山陵寢雖卑而德最高今  
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夫邵舉之陵陶城之冢  
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聚財揚名顯親無  
取車馬實篇曰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亂  
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庶而官無善吏非  
時之無賢由取之乖實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澆錦以魚洗布以  
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其有小疵勿強衣飾愛日  
篇曰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



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短促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開下亂力不足也又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也述救篇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蕪蕪者賊良民又曰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者之澤終無改悔之心 司空唐珍懼以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永樂少府董太后宮官也 是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榜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須備具 卯熹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時議郎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思補

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帝乃許之命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魏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從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東行論語三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今謂之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則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體曰尚書曰左傳周禮古所書與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邕所撰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曄宗時三體石經與蔡邕所撰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誤其為蔡邕所撰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均作泊宅編載其弟蜀所跋石經亦為范曄所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論北史江式云邕即邕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熹元年度尚命邕即邕作書碑碑時已刻自

元熹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為碑則使後儒晚學咸取是謂之碑者所書非也。調音說句音陶 正馬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先是九江蠻反選才兼文武者討之四府舉處植為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至是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同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其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竝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互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朝廷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思補

拜為廬江太守其議遂寢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 賈曰三互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 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鎔馬所出 賈曰鎔甲也周禮考工記曰蒸家皆能為鎔故無所不也 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 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吏民延屬 延屬者延頸也 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五寸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思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 冀州之人刺冀州幽州之人刺幽州 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五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末制乎臣



願陛下上則先帝獨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  
三五以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

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  
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  
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  
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  
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  
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封河開王建孫佗為任城王佗帝從兄弟之子也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延陵成帝陵也 鮮卑寇幽州 六月宏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九

農三輔螟 于冀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戊己校尉西域

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與為王人眾裁千口

嗣熹平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暉討平

之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為太尉 閏月永昌

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

日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

黨人何舉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由於斯宜加

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

掠殺之永昌郡屬益州刺史而扶風槐里許縣於是詔州郡更考

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賢曰謂

衰小功大 功衰小功大 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 秋七月太尉

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罷 是月壬  
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斃 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為司  
徒 是歲鮮卑寇幽州

日熹平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三公

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罷免之平原相滎陽球坐嚴酷徵詣廷

尉考與日本傳司空張顯傳奏按顯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

隸空球光和元年附蔡邕時已為卿作大匠不知被徵果在何年

唯熹平五年六年 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球傳云九江

大旱故附於此 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球傳云九江

上球有理奏才拜九江太守特赦之拜議郎 時連年有蝗蟲之害

詔問其咎焉在議郎蔡邕對曰臣聞易傳曰火作不時天降災厥

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

蝗蟲蠹食苛之所致也時又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日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十

食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咸溢其咎安在邕又

對曰臣聞陽微則日食陰盛則地動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

疾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

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其救之也 鮮卑寇三邊鮮卑強盛東

也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官宣陵桓帝陵百有太子舍人秩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

陳球為司空 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

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賢曰說文

也長二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書音義

日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

秦始身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隸

篆謂其文屈曲總繞所以摹印章畫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畫

信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



徒置其閒百官志侍中有儀射以陳闔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

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

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詳并

儀宗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二年

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

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漢書謂漢之喪

及死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暴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

今齋制宜如故典漢制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

歲災變者祀如庶答風霆災妖之異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之於天子三歲一貢士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

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賢良文學之選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十一

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籍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奔非以為教化取士

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

偶俗語有類俳優俳音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

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

守奉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昔者宜會諸儒於石

渠事見二十七章帝集學士於白虎事見四十六通經釋義其事

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

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

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

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側隱之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

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元四年將葬亂宗

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難得勝言太子官

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馬宜

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

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承尉漢縣置丞尉丞文書護

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

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

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

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

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

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十二

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況今人財

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事見四十七

五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

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煩鮮卑

傾眾不弱襲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

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

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癩音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

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詎方之

於今何者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

俗也苟無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蠱蠱之虜校往來之數哉



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乃令本朝為之肝食平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見五十五卷桓帝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徵沛郡桓鸞為議郎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貲朋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糲袍糲食不求盈餘嘗為己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皆薦故有是拜鸞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三 恩補樓

至土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宦官惡之屏棄不肖鸞遂以病自免鸞為之弟子也 辛丑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陳球免 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福為太尉音

庚辰司徒楊賜免 以太常陳耽為司空 遼西太守甘陵

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遂當到郡道經柳城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遼龍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賢曰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遂謂曰威豪苞字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自土葬也帝遣使弔

慰封鄯侯鄯音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戊熹平七年是年三月改元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 太尉孟福罷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 己未地震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汝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三月辛丑赦天下改元光和

以太常常山張顛為太尉顛中常侍奉之弟也 夏四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鷄化為雄 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

六月丁丑有黑氣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順帝所御溫德殿東庭中帝以問蔡邕邕對曰所謂天投蜺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十四 恩補樓

者也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無忠臣則天投蜺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勒守衛整武備所以救之也 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洛陽宮殿名南宮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洛陽宮西有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仰天而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尙方斬馬劍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譴對曰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春秋識曰斗之亂精也夫度投蜺見邪諫誅兩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蜺曰虹謂者為雌曰蜺加四百之期亦復墜及春秋演孔圖曰到四百歲之際喪漢正韓皇王以明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衰族人為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明名見攝錄者故名也 今妾媵閹君之徒其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



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旬月之間竝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常伯侍中納言尚書卻儉梁鶴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賦晦口誦堯舜之言身陷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謠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此連也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斷絕尺一抑止繁游冀上天遺威眾變可弭若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懷之心哉樓音其恭謹貌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婕貴重天下生則贊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十五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于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宮中者稱皆稱中大人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尉張顛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偉姓璋名又長水校尉趙琦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元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惟思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以小文招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厭莫之

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幾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易曰不密則失身邕所執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劭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劭劭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甯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靈心之吏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十五豈得容哉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頭橫見引遠隨臣推沒并入坑塹塹音坎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飲章者自誣服之章表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坐則身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乘市乘市謂以請託不聽心欲中傷為仇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怒忽奉公之吏三公九卿皆大臣也邕無罪力為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鉗徙朔方不得以教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



又略其部主部主州牧郡守也使加毒書所略者反以其情戒豈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於天市 九月太尉張顛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 司空來豎薨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將漢陽郡計吏趙壹與諸郡計吏同見逢諸郡計吏合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鄙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仍日往到門陟勉強許通尙臥未起壹徑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乃舉聲哭門下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光緒元年

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髮肩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積陷幾至于死賴友人相救乃得免既而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 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眾共譖毀渤海王惲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鄴及兄弟竝被誅不其縣前漢後漢併省為鄴縣日故城在今冀州即聖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 丙子晦日有食之尙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竝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收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宏務錫略細微帝不省 十一月大尉陳球免 十二月丁巳以光祿大夫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光緒元年

橋元為太尉 鮮卑寇酒泉種眾日多緣邊莫不被毒 詔中尙方尙方也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尙書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僥倖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淳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說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東觀在漢南宮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臚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是歲初開西邸賣官西邸賣官於西園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以其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



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言者則先入錢食者到官然後倍瞻  
又私令左右賈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  
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會無私錢故賈官聚錢以為私藏帝嘗  
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  
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之  
曾孫也 南匈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微立 是年京師  
馬生人

紀光初二年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為司徒  
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郃作劉郃今從范書 乙丑太尉橋元罷拜太中大夫以太

中大夫段熲為太尉元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樓求貨元不與  
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元家不敢迫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光初二年

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元子亦死元因上言天下凡  
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 京  
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大尉段熲阿附之節  
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  
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  
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  
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  
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  
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彪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頗方以  
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頽及中常侍滄于登袁淑封賜等

罪惡易音 辛巳悉收甫頽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前浦用

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前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

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

減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

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阨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筆朴交

至父子悉死於杖下頽亦自殺乃僱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勝曰

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

節等乃救中都官從事曰中都官從事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且

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

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

貴人葬虞貴人順帝母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淚曰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辛巳

按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虞

節見謂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貴人葬還入夏城門曹

節收淚於車中而有是語今從范書 語諸常侍今日俱入勿過里

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

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立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

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諸陵皆在司隸節敕尚書令召拜不

得稽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

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

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

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

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

政故中常侍蘇康管新應時誅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



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迷與造逆謀作亂  
王室撞踴省闕同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  
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其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  
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  
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  
作漁釣賢曰水入宮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  
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憚召選舉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  
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  
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劬無狀昔高宗以雉離之變故獲中興  
之功高宗形日有飛雉升鼎耳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  
故王甫父子應時誅戮誅音殺賊首作賊賊音殺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二十

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  
其國吳使刑人身遺其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今以  
不忍之恩救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  
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雷漏刻之聽漏之度  
刻音漏少須臾也也音言裁肯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  
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  
呂強清忠奉公帝以眾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  
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  
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未被  
輓裂之誅輓音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  
小人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刺音

穢積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封事  
事也所以冒死干觸陳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  
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賢曰縣官謂  
難殺以世之解縣也也音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填  
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  
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  
不密其言至今宜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賢曰詩曰膏脣四牡四  
牡者人所為今但養大其領不可用喻大臣競欲咀嚙造作飛  
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  
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三

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  
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式用也式序者位登台  
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習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  
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頽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  
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丁酉赦天下 上祿長和海賢曰上祿  
郡今成州縣 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  
人銅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  
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五月以衛尉劉寬為太尉 護匈奴  
中郎將張修與南單于呼微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  
為單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死 初司  
徒劉郃兄侍中龔與龔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



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  
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  
徒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  
可翹足而待也節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  
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邪節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  
妾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路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  
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節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  
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節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巴郡板楯  
蠻反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 十二月以光祿  
勳楊賜為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

庚光起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 秋酒泉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五

表是懸地震涌水出 冬有星孛于狼狐 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費人何氏為皇后 考異曰費  
月今從 徵后兄穎川太守進為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  
牛皇子辨故立之 為何進謀誅宦官 敗後亡家張本 是歲作畢圭靈昆苑 實曰  
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 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  
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齊不約以合禮中令猥規郊城之  
地以為苑田壞沃衍廢田園驅居民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係赤子  
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實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  
苑桓帝延熹元 可以逞情愜順四節也 實曰逞快也西節謂宜惟  
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  
任芝樂松 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本鴻都對曰昔文王之

間百里人以為小齊宜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  
也帝悅遂為之 一係按范史帝紀無此事故去之 蒼梧桂陽  
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  
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追  
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  
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  
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  
狀潛合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璇喬之  
弟也 楊喬見上卷桓  
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七 漢紀四十九 五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言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 起光初四年盡中平四年凡七年

孝靈皇帝中

光初四年春正月朔置驛驛丞領受郡國調馬賢曰調謂發也

右臺權前書音義曰臺障也權專也馬一匹至二百萬 夏四月

庚子赦天下 交趾烏滸蠻久為亂牧守不能禁交趾人梁龍等

復反攻破郡縣詔拜蘭陵令會稽朱儁為交趾刺史蘭陵縣屬東海郡擊

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日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儁為諫議大夫儁

為人好義輕財為鄉閭所敬由縣門下書佐稍遷都職熹平二年

太守尹端坐討許生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麻服閉行輕

齋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端遂得減死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

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六月庚辰雨雹如雞子 秋九月

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劉寬免衛尉許毓為太尉考異曰袁紀十月許毓坐

辟召錯免楊賜為太尉考異曰袁紀三年閏月楊賜

徒楊賜罷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考異曰袁紀三年閏月楊賜

徒蓋誤置關於去年按長歷此年閏十月以袁紀 鮮卑寇幽并

考之閏九月為是恐長歷差一月今從范書帝紀 鮮卑寇幽并

二州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後出攻北

地北地人射殺之其子鞮曼向幼兄子魁頭立後鞮曼長大與魁

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

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

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賢曰三禮圖曰進賢冠文官服又駕四

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帝好為

私穡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賢曰中

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 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

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實中御府

積天下之繪中尚方中御府皆屬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廢聚太僕

之馬中廢即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

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

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受

試任用責以成功功可無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

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據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詔用者不

書徑以詔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豈

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何皇后性彊忌後宮王美人皇子

協后醜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中官固請得止 大長秋華容

侯曹節卒華容縣屬南郡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前太常張奐卒年

七十八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

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既歸田里閉門

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臨終遺命曰吾前後仕

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詭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

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縲紲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



寇朝隕夕下指屍靈牀幅巾而已胥非善文儉非王孫推情縱意  
庶無咎吝家人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長子芝次子昶俱  
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不輟  
下筆或時穴遽反作真行必曰恩恩不暇草書人謂芝為草聖昶  
為亞聖

光緒五年春正月辛未赦天下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  
石為民蠹害者太尉許毓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臣者  
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  
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  
所謂放鳴梟而囚鸞鳳帝以讓毓濟由是諸坐謫言徵者悉拜議  
郎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陳耽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三 隗

為司徒 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於太微 板  
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  
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七姓羅什耆那度夕餘皆渠帥也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  
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  
敗殆盡中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元年羌人號為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  
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  
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暉亦以板楯討而平  
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  
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  
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致叛反非  
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

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宜詔赦之即時皆降 八月起四百尺  
觀於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許毓罷以太常楊賜為太尉 帝校  
獵上林苑歷函谷關遂狩於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桓典為  
侍御史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  
御史驄馬青白雜色典焉之孫也順帝永建初馬為太傅馮業之孫也

光緒六年春三月辛未赦天下 夏大旱 爵號皇后母為舞  
陽君 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五原山岸崩 冬東海東  
萊瑯邪井中冰厚尺餘 是歲大有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  
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  
愈眾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  
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四 恩補

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  
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熹平五年上書  
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  
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共  
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賜以熹平司  
徒掾劉陶復上疏中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甚四方私言云角等  
竊入京師覬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  
更相告語莫可公文宣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  
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  
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考異曰袁紀作坊今從范書各立渠帥訛  
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



寺門在京城諸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收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謂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甲光七年是年十二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考異曰貞字光七年月改中平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又曰蛾賊三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考異曰司馬彪九州春秋云角弟梁弟寶今從范書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補註安平王寔是東郡陳留濟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漢紀五十一五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有怪草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羽毛頭目足翅皆具亦作人形操持兵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也至是而黃巾賊起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封慎侯慎縣屬汝南郡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界曰太谷在雒陽東廣成在河南新城縣界曰旋門在成皋縣西南五十里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水經註曰南平縣北賢曰在今鞏縣西北杜佑曰洛州新安縣東北有入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山中藏錢西園廩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兒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

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劭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

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徒者唯張角不赦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

莫行皆天下善士 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漢有中郎將五官及左右署又有使匈奴中郎將北中郎將皇甫嵩

右中郎將朱嵩討潁川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常欲登永安侯臺補註者侯臺物星氣者也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賢曰春秋潛潭巴高臺榭則下叛之及封謂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漢紀五十一六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譏朝廷數譖霍光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臺自屏補註謂在外臺野中自殺也右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河內向栩向長之後也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恆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

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道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蹠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食於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後徵拜侍中每朝廷大



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至是上便方譏刺左右張讓誣樹與張角  
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  
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  
多放父兄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奪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百姓據宦者傳是時張讓趙忠夏惲郭舉等皆受其高  
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  
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  
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  
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庚子南陽黃巾  
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問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七  
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宏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  
錄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臨晉縣屬馮  
在今同州 陶為中陵鄉侯 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  
空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黃巾嵩儁各統一軍  
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 潁川今  
許州縣故城在長葛縣西 汝南  
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邵陵縣屬汝南郡 黃巾敗  
在今豫州 汝南縣東 門下袁秘功  
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謙以得免詔表秘等門閭號曰七  
賢秘袁安四世孫也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勣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嵩召軍吏謂曰兵有奇  
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田  
單之功可成也會大風嵩約救軍士皆束苴乘城補註苴草也 使

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  
擊賊陳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  
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操父嵩為中  
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世語云嵩  
叔父操於嵩 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其叔父數  
為從父兄弟 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其叔父數  
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敗而囁口囁音苦 叔父怪  
而問其故操曰猝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操口貌如故  
嵩曰叔父言汝中風已愈乎操曰初無此疾但失愛於叔父故見  
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信又嘗私入中常侍張  
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操險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  
覽羣書特好兵法然世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元及南陽何顛異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八  
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  
乎顛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元又謂操曰君未  
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者訓之從子也也 好人倫多所賞識操乃  
造而問之曰我何如人顛鄙其為人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  
之能臣亂世之英雄操大喜而去年二十舉孝廉除洛陽北部尉  
初入尉解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  
避豪強皆棒殺之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劭從  
兄靖亦有高名劭與之好其毀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  
汝南俗有月日評焉後置州郡中 正本於此 劭嘗為郡功曹府中聞之莫不  
改操飾行同郡袁紹以公族豪奢為潑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  
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常到



穎川多長者之游唯不候陳賈又陳蕃喪妻遺葬鄉人舉至而劾

獨不往或問其故劾曰太邱道廣陳賈字仲舉廣則難周仲舉性峻

二龍馬遂有二龍鄉月日里之稱後與靖不協排擯之不得齒敘

靖至以馬磨自給人以此短劾朱備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

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

先除凶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實敦

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伯翳仲堪叔獻明慈人不去則善人無由

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廢發蕭牆而禍延四

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穎川賊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

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

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聞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

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

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其

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卽母母投奸事見市虎成於三夫韓子

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

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

虎則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建於市勝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

有杜郵之戮矣白起事見五卷周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變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諫之帝誠變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張曼成屯

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交阯土多珍貨

前後刺史多無清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

合浦太守叛帥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為交

阯刺史京縣屬河南郡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軍

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

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獨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

吏試守諸縣歲開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皇甫嵩朱備乘勝進討

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陽翟屬陳國西華屬汝南郡

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部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備於是進封

備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嵩討東郡備討南陽北中郎將盧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廣宗屬鉅鹿郡

植築圍擊斬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

以賂送豐植不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愚息

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

巴郡張修以妖術為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

號五斗米師秋七月修聚眾反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考異曰范

有此張修陳壽魏志張修傳有劉焉司馬張修劉焉有張中

張修張松之以為張修應是張松非與張松之失則傳寫之誤按魯

傳云祖父陵父衡皆為五斗米道衡死魯便行之劉焉司八月

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蒼亭在東郡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

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九月安平王續坐不道誅國除初續為

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

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朝廷不從燮坐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

歲王坐誅乃復拜議郎京師為之語曰父不可立帝謂李四不可



也子不何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其更廣錢三億以實西園變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詔附梁冀為郡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嘗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璽封然後發喪至是邵至雒陽變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賈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鋼終身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下曲陽縣屬鉅鹿郡以常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十一 恩補撰 帝光初七年

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卿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爾如故所向有功嘗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之曰天下大亂兮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河關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官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微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竊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史失其姓名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錫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燉煌蓋勳續漢志郡太守蓋一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

人之危非仁也乃諫勳曰夫糲食騰隼欲其驚也隼也驚而烹之將何用哉勳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殺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河陽縣屬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官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既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可壯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斬之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擊之令穰苴莊賈軍穰苴與期且日會賈素驕賈夕時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于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懼而從之勳至冀諄諄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前書尹翁歸傳有論罪餘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十一 恩補撰 帝光初七年

牧所在有死師之屬故曰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狐槃在天水為羌所敗勳餘眾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漢吾以兵并眾曰詳曰句就羌別種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漢吾下馬與勳勳不向上遂為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為帥眾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白起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破之鄴五城明年拔魏襄陵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王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齊王奔下七十餘城儁討潁川已有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實其



成功帝乃止僞聖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僞鳴鼓攻其西  
南賊悉眾赴之僞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  
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僞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  
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  
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  
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僞登土山望之顧謂司  
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  
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  
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  
出戰備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眾復奉  
孫夏爲帥還屯宛僞急攻之司馬孫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被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十三 恩補

與楊賜袁隗共上疏請之得減死論充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  
習誦經傳朝夕試騎射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  
也遂與定交 是歲雒陽女子生兒兩頭其身  
乙 中平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乙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  
災 據續漢志雒陽城門對昭日南宮中門也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  
赦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  
魯宣稅晦而蠶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者何履賦而稅也何休  
田起履賦案行舉其賦發好者稅取之蠶蠶子也傳曰冬蠶生此  
其言蠶生何上變古易常也註云上公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  
而稅故也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  
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 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  
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十四 恩補



驍將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竝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  
 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  
 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陸固若蟻之徒不可  
 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燹陶牛  
 角中流矢且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捷  
 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眾寔廣殆至百萬號黑山  
 賊杜佑曰高州衛縣漢朝縣也封河北諸郡縣竝被其害朝廷  
 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  
 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 司徒袁隗免 三月以廷尉崔  
 烈為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阿保阿  
 也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傳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靈帝中平二年

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  
 親幸者曰悔不少斬可至千萬新固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  
 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天<sub>也</sub>之烈不自安從容  
 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云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論者不  
 謂不當但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烈實之從兄也家居時以  
 春秋教授門徒甚眾時有服虔者亦善春秋將為之注聞烈集門  
 人講傳虔欲參考同異乃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  
 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諭已稍其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  
 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不覺驚應  
 遂相與友善烈由是弟子益盛及以賂登公位聲譽頓衰 北宮  
 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

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  
 議之議即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  
 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事見十二年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  
 使鄼商別定隴右高祖以將軍鄼商為隴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武  
 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太初元年置酒泉張掖四郡議者以為  
 年以休屠王地為武威郡後元年分酒泉郡置敦煌郡議者以為  
 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  
 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  
 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  
 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夏四月庚  
 戌大雨雹 五月太尉鄧盛罷以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 六月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靈帝中平二年

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三輔螟  
 食穀者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  
 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  
 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八  
 月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為副滂音傍以討北宮  
 伯玉拜中郎將董卓為破虜將軍與熒寇將軍周慎竝統於溫溫  
 將行成都處士張元白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明公  
 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陳召軍正  
 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  
 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止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



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願我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欲仰藥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我罪也子何為而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則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元陵之弟也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任溫慕之數以禮辟不能致也九月以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臨晉文烈侯楊賜薨以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相訓之子也建寧二年許諫議大夫劉陶上言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今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車騎謂張溫也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七

思補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及死於非命人皆痛之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美陽縣屬扶風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軍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蔡閣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榆中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橋以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屬同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六

思補

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時而以三仁為輩今上殺忠譽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陶濟北貞王勃之後為人居簡不脩小節嘗為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寡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宄所發若神以病免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



死百乘車班班入河開河開蛇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  
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承卿怒至是而驗 故太  
尉劉寬卒寬性溫仁多恕雖在倉猝未嘗疾言遽色嘗有坐客遺  
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  
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莫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夫人欲試寬令悲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  
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故萊  
蕪長范丹卒丹字史雲好違時絕俗爲詭激之行常慕梁伯鸞閔  
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  
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遂遁身逃命  
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九

十九

思補樓

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年乃結草屋而居所  
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爲之歌曰甑中生塵  
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蕪蕪及卒會葬者二千餘人累行論諡僉曰  
宜爲貞節先生 是歲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爾中平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 庚戌赦  
天下 太尉張延罷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  
外始於溫 天將軍何進慕申屠蟠之操屢遣使徵之蟠不詣進  
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以書勸之曰前莫府初開特加殊禮經  
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  
夫也今賴川荀爽戰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  
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

也則舉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興籍襲衣裳  
事異昔人而欲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進  
又聞陳雷邊讓才名欲碎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爲令  
史前議郎蔡邕以爲讓宜處高位乃與進書曰傳云函牛之鼎以  
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  
用固有所不宐也邕竊情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太羹之和久在  
煎熬鬱割之間也進終不能親用出爲九江太守 按邕以靈帝光  
朝年遇赦又應詔即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則此時魯在亡命時也  
何得以書薦讓意此時劉鄩陽球輩已誅死邕慮患之意已寬故  
從江海致書大將 以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  
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 傅雙字  
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其言遣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九

二十

思補樓

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雙延謂雙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藉戶  
侯不足得也雙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雙豈求私賞哉忠  
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帝使鉤盾令宋典脩  
南宮玉堂 南宮有 又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又鑄四鐘皆受二  
千斛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 賢曰天祿獸  
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其形一曰天祿一曰辟邪 又作  
邪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又作  
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 賢曰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  
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荊州  
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秋八月懷陵上有  
雀數萬悲鳴因鬪相殺皆斲頭懸著樹枝枳棘 懷陵者沖  
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前太尉張延爲宦官所譖下獄死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徵張溫還京師 寔歲徵士袁閔卒  
時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於土室誦經不休賊相約不  
得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者皆得全免

行中至四年春正月己卯救天下 二月榮陽賊殺中牟令  
中牟縣屬河南尹 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榮陽賊破之拜苗為車騎將軍  
今鄭州縣

是月丙申黑氣大如爪在日中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  
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  
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  
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  
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  
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賢曰挺解也又緩也補  
廷恩意延者動也出也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王 恩補

我寬之則彼得狃 必謂我怯羸惡爭勢其難可必然後率已教之  
動自由故曰寬延 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  
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  
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  
求送燮歸鄉里 傳燮北地 靈州人 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  
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  
邪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  
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  
會吾之程嬰也 補註晉靈公之試趙盾反國不討賊至景公之時  
盾卒而子朔嗣屏岸賈者晉公寵人也景公時為

司寇將攻趙氏以治靈公之賊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  
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不誅而誅其後是無君也賈不聽厥  
乃告趙朔使無亡朔不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計諸  
稱疾不出賈不諍而擅與諸將攻趙朔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成  
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  
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買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  
視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  
公孫杵臼曰今日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  
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  
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  
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  
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  
杵臼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  
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  
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  
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  
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柴之後不塗者為祟景公問韓厥  
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柴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尚  
有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見武遂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  
辭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想立趙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王 恩補

氏之後今子既立且成人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  
泣頓首問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  
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  
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不絕 狄  
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甯  
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  
左右進兵臨陳戰沒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  
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免以司徒崔烈  
為大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祿勳沛國丁宮為司空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  
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 涿郡治 軍到薊中烏桓  
以牢寨通縣 縣讀曰歷半價直也稟給也賢曰前 多叛還本國張  
書音義本康食也古者名康為牢 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耶力居等



連盟劫略中殺護烏桓校尉公恭稠公恭稠右北平太守到政遼

東太守陽終等眾至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唐初曰肥

州今平與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

天子避位救公卿奉迎 冬十月長沙城隍星自稱將軍考異曰

觀鶴今從單萬餘人詔以議郎孫堅為長沙太守討擊平之封堅

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為堅以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

曹嵩為太尉 十二月屠各胡反屠各胡即是歲賣關內戾直

五百萬錢 前太邱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寔在鄉閭

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甯

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嘗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

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

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

二匹自是一縣無盜竊揚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大

位未登愧於先之寔嘗詣荀淑貧儉無僕役乃使長子紀將車次

于謹持杖後從孫羣尙小載著車中既至淑使子靖應門爽行酒

餘六子下食孫或亦小坐著膝前於時太史奏德星聚五百里內

必有賢人相會紀至德絕俗誕才識博達二子高名與寔並著世

號曰三君羣紀之子也與誕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

於祖祖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元方者紀之字季方者誕之

字也

范曄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為高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士風愈厲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平身而道濟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 漢紀五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五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一 起靈帝中平五年 至獻帝初平元年 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救天下 是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

飛鶴數月乃銷 二月有星孛於紫宮 紫宮即紫微也匡衡十二

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

也 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河西白波谷 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

河清縣今理曰波嶺無以 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

此谷於孟津為河西 刺史張懿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刺史威權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互改置牧伯選清名

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阨收以交趾聯遠侍中廣漢董扶婦

知圖讖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蔡邕月令章句

八度謂之承章之次南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

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申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

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

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

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

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

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

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

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齊之分野自危十度至室四度謂之

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度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巳四度為壽

星於辰在辰鄭分屬兗州自巳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

宋分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越分屬

梁於辰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

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

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荆州焉

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言遠聞而耿鄙張懿

皆為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

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以焉為益州牧太僕黃琬為豫

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焉魯恭王之

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

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懿 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 皆棄官隨

焉入蜀扶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扶為人褒秋毫之善貶纖

芥之惡安為人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人並稱焉 詔發南匈奴兵

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

已於是右部醜落反 建武中右部醜健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醜落

部因以為 醜落之號 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考異曰帝紀屠各

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 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

逐侯單于 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

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為太尉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

起兵縣竹 縣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 自號黃巾殺刺史卻儉進擊

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有眾數萬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

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

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益州本 郡國七大

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上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

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刺史威權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互改置牧伯選清名

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阨收以交趾聯遠侍中廣漢董扶婦

知圖讖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蔡邕月令章句

八度謂之承章之次南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

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申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



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  
欲北巡河間舊宅帝先嘗解馭亭侯芬等謀以兵徵劫徵謂誅諸

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

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

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

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

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叩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

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

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宐北行

帝乃止救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秋

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日磾之族孫也 八月初置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

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

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滄

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

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

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宏為司空 以衛尉條侯董重為票

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

豎 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平樂觀在

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

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

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賈曰稱無上將軍行陳三

而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何如對曰

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左傳

也勳謂劉虞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若其併力誅孽倖

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不亦快乎與虞紹謀共誅宦

官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剛陳倉詔復拜皇甫嵩

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純與邳力居

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 純等大敗妻于踰塞走悉得所略

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邳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糧盡眾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

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

備未易可拔王國剛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

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

記中平六年春二月國眾疲敝解圍去王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

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

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

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卓大愆恨山是與嵩有隙為後繼帝初平二年韓遂等共廢王國

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感患病死

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是浸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



中改正通鑑原文云劉虞到郡遣使至鮮卑中今按張舉張純本領入烏桓中與烏桓大人耶力居共謀耳非與卑也故從陳志公孫瓚告以利害實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耶力居等傳改作胡中

間虞至喜各遣譯自歸降虜校尉公孫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開行詣虞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

兵也上奏但留瓚將步部騎人屯右北平瓚以石門之捷自驕三月

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

降由是與瓚有隙為後初平四年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白

帝即位以來日出東方往往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其

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

虞為太尉封容耶侯容耶縣屬東海郡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

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五

兵須紹遣而西以稽行期初帝敕失皇子何皇后生子羸養於

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

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羸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

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於嘉德殿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

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駕馳從僂道歸營僂疾也引兵屯

百郡耶天下郡國百餘皆潘耶京師謂之百郡耶者百郡總為一耶也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羸

即皇帝位年十七改正通鑑原文云年十四今從帝紀改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以後將軍袁隗為太

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

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袁安為司

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而紹與從弟虎賁

子逢為司空少子騰亦為三公是果世貴寵也

中郎將術術註紹術皆逢子也但紹出於術為異母兄後紹出嗣伯父成故於術為從昆弟皆為豪傑所

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顯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

人以顯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顯通

外泰為尚書攸爽之從孫也少孤七八歲時叔父術醉誤傷攸耳

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讓不欲令術見術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年十

三祖父曇卒曇嘗為廣陵太守及葬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疑之

謂術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術攸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

是異之泰眾之曾孫也少有才略知天下將亂陰結交豪傑家富

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進既徵用多士皆與之

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六

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

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上閣省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

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

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

兵票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

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蹇碩后忿恚誓曰汝今輸張怙汝

兄邪怙張猶張也兄吾救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

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

通州郡幸較財利悉入西省故漢日惟西宮故事藩后不得留京

師賢曰藩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篡政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

舉兵圍崇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考



日九州春秋曰太后憂難自裁今從皇后紀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於文陵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

曰前嘗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事見五十六卷建甯元年五營兵士皆

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卷建甯元年今將軍兄弟並

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

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

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

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

士人共對事乎楚詞註曰楚楚鮮明貌詩曰衣裳楚楚進雖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

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七 思補樓

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

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

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

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

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

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

高下在心此猶鼓宏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

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助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

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

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

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濕中

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年直不舉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

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賢曰言羌胡心腸慙惡情態如狗也

音龍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賢曰如其更增異志也

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奏光初二年樊

豐復華下民和口算奏後云增異後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

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聖書拜卓并州

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

小相狎彌久戀臣蓄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

邊垂嵩從子鄴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

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

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八 思補樓

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

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

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

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

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憲獨斷

誅除有罪誠不宐假卓以為資按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謂資

事可為

殷鑒也 宐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宐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

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

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

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



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  
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坎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經薪止火而已滄寒也雖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中以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  
晉陽之中以逐君側之惡人討君側之惡也今臣輒鳴鐘鼓  
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其從南  
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  
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滎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  
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河南周之王城  
去雒陽不遠邵迎勞之因  
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  
披遂前質資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晉曰夕陽亭  
在河南城西邵為之孫也  
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九

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  
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歿  
入省歿音此意何為資氏事竟復起邪因使人潛聽俱聞進語讓  
等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圍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  
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  
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事見上卷  
光和四年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  
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  
太甚乎願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  
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  
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其議中黃  
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十

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資氏矣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  
節專命擊斷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  
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節節重其權也從事中郎王  
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  
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  
留進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  
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  
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  
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  
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  
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雒陽君入白太后

在外聞進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  
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術瑣曰青瑣  
門也一曰天子門內有青瑣再重裏青瑣曰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  
項考異曰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 因將太后少帝及  
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覆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  
叩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乃免袁紹與叔父隗囂詔召  
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關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  
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  
大將軍宜即車騎也時苗為車  
騎將軍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  
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  
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



而談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自發露者自塚下衣舉其紹因進

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宮之正南門也庚午張讓段珪等

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穀門位在子維夜至小

平津平津日小平津在今蒙縣西北杜作日蒙縣六壘不自隨公卿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漢官儀諸部

以監國縣河南尹盧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

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又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

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

數里得民家露車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其乘之至雒舍止雒舍

地名在北 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

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顯陽苑在雒陽西遠見火起知

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邙

阪下補註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七十里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

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

室至使國家播蕩東都華臣謂天子爲國家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了也乃更與陳留王語問亂禍由起王時年九歲敘述事故自初

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

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因謂王曰吾董卓也從吾抱來王不就卓

抱卓與王併馬而行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帝失傳國

聖馬下獻帝初平二年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

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

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

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

四五口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

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

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眾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

策免司空劉宏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事見五十七卷會赦得還五

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諷誦朝廷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

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嘗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

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邕舉高第補侍

之閒周歷三臺邕舉高第補侍遷爲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

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

小智大癡補註小智大癡言小時智大時癡也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

復遺且爾猶言且如此也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

兆民載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

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

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

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

於上東門懸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逃韓冀州九月癸酉卓

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

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

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立二十七且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宏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宏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顰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時蓋勳為京兆尹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閭可不慎哉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帝為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初太后之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十四

此者數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至是竟因何氏何沒漢祚焉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落苑枳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為橋江北為枳人以枳離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贛侯襄贛縣屬東海郡○贛音肥董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胤侯胤縣屬扶風郡○胤音眉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賈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自六月雨至於八月 冬十月乙巳葬惠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日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按匈奴傳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

上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黨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上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漢自蕭何為相國後不復除拜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憲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燭桓縣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命憲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暉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微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補註韓融之子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宛陵縣屬河南尹在宛縣東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十四

融為大鴻臚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微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除服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宜表厲旌慕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獄之得減死論家食備為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亦深重焉及被州辟乃讓之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



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  
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平之閒從事襄之為封傳護送蟠不  
可受投傳於地而去 蠶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

兗州刺史陳雷孔仙為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陳雷太守楨

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將校謂

詔除光熹昭甯永漢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忍一

且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

實無上也待御史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擗龍立過殺之是時

惟中賢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

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

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

死時音臨又音涯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購求袁紹急周詠伍瓊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

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

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

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

封邳鄉侯加音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

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從數騎過其故人呂伯奢伯奢不

在其五子備賓主禮磨刀宰豬操疑其圖已乃夜殺其家八人既

而入其廚下見有縛豬乃悽愴曰甯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過中

牟中牟縣屬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

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

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

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部從事謂郡國從事也遣 薛張超

為廣陵太守請郡人臧洪為功曹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

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

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

義不亦安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雷見兄遞計事遞迎謂超曰  
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也超曰臧洪海內奇士遞即引  
洪與語大奇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仙東郡太守  
橋瑁東郡即今約同舉事遂會於酸棗設壇場以盟既而史相辭  
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檠歃血而盟曰漢室不  
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橫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  
貴治通鑑補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十六 魏書

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仙陳雷太守邈東郡太守

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

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洪辭氣慷慨涕泣

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然三州二郡之

外當云二未有聞風興起者於是橋瑁瑗又詐作京師三公移書

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

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卓氏耶治中從事劉子惠曰

今與兵為國何謂袁董卓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

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

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及聞岱等起兵馥乃作書與紹

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孝獻皇帝諱協遠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許諱協之字曰

日協字伯和 在位三十一年為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太守袁

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時卓挾天子紹等

官號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

屯潁川劉岱張邈張超橋瑁及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

操俱屯酸棗酸棗縣屬陳留郡後將軍袁術屯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眾各數萬

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

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遂深自

結納 辛亥救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宏農王辯王

不可飲強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謀而別酒行王悲

歌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歎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為吏民

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

東尚書鄭泰恐其眾多益橫凶強難制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

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

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

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闕堂字孟卓賢曰坐孔公

緒清談高論嘯枯吹生孔公字公緒賢曰枯者曉之使生也立無

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預加孺姑位不定若

恃眾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向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

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

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十七

驅虎兇以壯犬羊兇獸牛一角而青色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

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自虧威

重也卓乃悅以泰為將軍使統諸軍討擊山東或說卓曰鄭公業

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

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

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己副使者召拜

儁辭不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

知其可也使者曰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

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

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識當時書者之外又有石包室識蓋時

人附益為之如孔 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

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書序曰盤庚

殷民咨 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

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國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賈曰如糜

沸如羹 石包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

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

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敵

也 彪曰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

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

空苟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

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謂秦漢都關中因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十六



下卓意小解琬退又為取議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光武卜東都  
 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  
 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  
 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二  
 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  
 為司徒城門校尉任瓊督軍校尉周志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  
 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實  
 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瓚志斬之楊彪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  
 殺瓚志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尹蓋勳為議郎時  
 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潘岳中記曰三輔善治長安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棧里馮翊出治高陵勳密與嵩謀討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  
 嵩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十九 思補  
 高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  
 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  
 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  
 就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時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卓  
 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  
 尉誰可為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  
 以雄權乃以為越騎校尉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  
 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  
 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  
 諫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傅說復於王  
 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勳忠直之士時卓方謀  
 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  
 數九十有五矣猶儆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

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  
 謂之報聖武公勳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  
 耳沈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壓  
 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嵩既就徵有司承旨奏  
 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雒陽歸投於  
 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  
 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其坐使免嵩因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 此二日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 悉就斬之駕其  
 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  
 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皇甫規後妻善屬文能草書常為規答書  
 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卓欲納之妻乃輕服  
 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槍卓以白刃劫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  
 卓乃殺之 丁亥車禍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  
 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  
 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甯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  
 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  
 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  
 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初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  
 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效為之至是卓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  
 宮掖發掘園陵天下被胡之害則帝之所好實為之兆 三月乙  
 巳車禍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將入宮日大



雨晝晦翟雉飛入長安宮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  
 外相備經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  
 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傅  
 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尺口謂董卓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  
 之曰叡晉太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零桂零陵桂陽也 以堅武官  
 係解伯父也 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君  
 朝廷可無此難遂與叔同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  
 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  
 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  
 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資直者衣資之直也 叡曰刺史  
 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五十一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改名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宗賊日宗  
 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困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  
 焉出蒯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  
 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  
 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眾來  
 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  
 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 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術  
 字公 表曰子柔之言雅季之論也異度之計屬犯之謀也子柔蒯  
 度蒯越字曰氏春以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等犯而  
 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答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  
 禮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答犯言告雍季雍季曰  
 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五十一



去衛茲亦力戰而沒衛茲者陳留孝廉也效弱冠時與同郡閻文  
 生同解盛德郭泰與二人俱到市茲買物隨價健直文生訛呵滅  
 價乃取泰日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  
 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致譽茲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  
 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嘗謂操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故于  
 操起兵時傾家財以相助操乃始得舉事及戰沒操甚痛惜之榮  
 見操所將兵少而能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乃  
 得還酸棗時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  
 因為謀曰諸軍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勃海謂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此謂袁術也丹水及析縣皆屬宏農郡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

資治通鑑補 漢紀五十一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帝初平元年

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耳非主於戰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  
 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  
 還屯河內從袁術也頃之酸棗諸軍食盡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  
 瑁以王昉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務及諸將  
 西行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  
 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  
 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于雲出觀其政賞罰清亂州遂蕭條  
 悉為邱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  
 月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  
 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

絕委輸不至而處儉衣糲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農桑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舊有胡市與胡人貿易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處者百餘萬口處皆收視溫卿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五月司空荀爽薨爽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沈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爽自延熹九年對策之後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于海上又南遷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舉有道不就董卓輔政復辟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及為司空見董卓忍暴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材略之士將其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顛等為內謀會病卒不遂其志

資治通鑑補 漢紀五十一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帝初平元年

范曄曰初爽與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取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宏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時苟公之急急自厲其濡迹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卓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遠也  
 六月辛丑以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脩袁紹等胡毋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考吳曰謝承後漢書傳曰班王匡之妹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班少府陰脩俱受命命關東諸



郭舉曰漢卓趙以衝奉王命不取市所而足下獨四僕於獄欲以  
 勢救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  
 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趙馬日儼及趙岐慰撫天下  
 袁術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  
 詔又云志卓趙怒自相 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  
 乘逆殺非強者今不取 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  
 壞五銖錢 賈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錢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  
 銖者其重五兩凡十黍爲一參十參爲一銖二十四銖  
 爲一兩錢邊 更鑄小錢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  
 作五銖字 獨人秦世皇所鑄也賈曰鐘虞以銅爲之而書音義曰  
 屬以鑄之 此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數之屬以鐘爲飾也武  
 帝置飛廉龍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  
 文則東門京所作蓋于金馬門 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外者也余據馬按亦進銅馬 冬孫堅治兵於魯陽進軍討董卓於梁縣之陽人遣長史仇稱  
 將兵邈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  
 遣步騎數萬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部曲整頓行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五十五 思補樓  
 帝初平元年 恩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  
 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王  
 匡屯河陽津 董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  
 下廟號稱宗者皆空省去以遵先典從之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  
 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 之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董卓卓以爲遼  
 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  
 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詎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  
 卿圖王耳於是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  
 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  
 地藉田 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  
 日親耕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藉 乘駕路設旄頭羽騎  
 謂騎藉也師古曰藉說文帝藉千畝

羽林 時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小石爲足度以爲已瑞遂啓  
 不軌之心

資治通鑑補 卷五十九 漢紀五十一 五十六 思補樓  
 帝初平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五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二 起初平二年 盡初平四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迫

於董卓遠隔關塞 關塞謂函谷 關林也 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儒

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

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費 昌邑謂昌而一 邑王賀也

且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幽州在北長安韓馥 在西故操云然

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

故事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

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 謂帝 非靈

也 帝子 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

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

面乎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

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

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況非君

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

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

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拒汗耶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

復不聽欲待劉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

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紹嘗得一

玉印於廣坐戲舉以向肘操大笑曰吾在爾胡然紹又使人說操

曰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羣雄孰踰於此操不應由是

有誅紹之意 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

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鬪

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

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燧柱而逸卓騎望見圍繞數重覺是柱乃

去堅復收兵還屯陽人 陽日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 卓遣東郡太 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

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

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 陽人去營 晝地計校

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

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

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

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

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耶 乃汝 復進軍大谷距雒九

十里 賢曰大谷口在古高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雒陽故城 卓 張衡東京賦云盟津連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

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

擊呂布復破走之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祭時軍於城南見甄

官井上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井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

皇帝

漢有天下

歷世長久

符命昭著

天下歸心

奉辭伐罪

受命之君

天授自不可及

惟命是聽

漢有天下

歷世長久

符命昭著

天下歸心



於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堅遂藏之分兵出  
新安澠池間以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兵敗數矣皆畏孤無  
能為也唯孫堅小賊說文曰慈惠也補註愚願能用人當語諸將  
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  
為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  
止遂行甯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警勢叛羌欲  
敵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  
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  
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  
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  
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為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  
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  
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  
長安孫堅修築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  
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皇甫嵩  
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  
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  
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  
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辯劉辯吏民有為子  
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  
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踴道道路以目卓昭曰不敢發言  
六月丙戌地震董卓以問蔡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二 四

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遠近  
以為非方卓於是改乘卓蓋車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祿大  
夫濟南淳于嘉為司空太尉趙謙能以太常馬日磾為太尉 初  
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會進收楊雷上黨有眾數千人袁  
紹在河內揚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漳水出上黨長  
韓馥所居也補註漳水在潯州城西西南二十里即濁漳也源出  
長子縣西發鴻山東北流至州境經襄垣黎城與清漳水合 韓  
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眾離散會馥  
將趙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  
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饑乏  
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  
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然之即以  
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  
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續漢志酸棗使外甥陳兩高幹及馥所親  
潁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  
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自河內至延其意未可  
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  
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吐決謂吐智勇  
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  
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  
其上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  
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  
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二 四







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縣屬渤海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

輜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

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劉虞子和

為侍中帝恩東歸使和偽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考

曰范書劉虞傳虞使田疇使長安時和為侍中因遣從武關出按

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子恩歸不云因疇至也若爾當令和與疇

俱還不應出武關又疇未還劉虞已死虞死

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也和至南陽袁術利虞

為接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

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

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之隙愈深和

逃術來北復為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瀆大袁

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為涿州

刺史襲擊堅陽城陽城縣屬潁川郡堅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

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

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

紹遂出軍屯磐河水經大河故流東北逶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

東入般縣為般河賢曰般即爾雅九河鈎磐河

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

儀地形志安德縣有故般河上書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

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授瓚從弟範遣

之至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

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

令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子陸

上世系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

丈餘葉茂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備少時

與諸小兒戲樹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汝勿妄

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公孫瓚俱事故九

江太守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備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

家何能常爾元起曰吾宗有此兒非常人也瓚亦深與備相友瓚

年長於備備以兄事之備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及長

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剋順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嘗善下人喜

怒不形於色好結交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見

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由是得用台徒欲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

舉義兵備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會督郵到

縣備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之一百解殺繫其頸著馬柳柳音

去聲繫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人詣丹陽募兵備與俱行

馬柱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二 八

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令為賊所破

因往奔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

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

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

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從袁

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

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深

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備在平原外禦寇難內豐

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獨

縣民劉平者布衣俠也素輕備恥為之下謂其家客曰我故知劉

元德為人易與耳我數侮之今為吾令吾不忍見其面也令客刺



之客乃被褐帶劍謁平原治謂其門者曰客從東方來與使君計  
事備延入上座客論天下形勢甚當備豁達大度無復疑意益促  
鄰近客容感悅遂更意不忍刺既而備覺客神色動疑其非常人  
客亦覺起如廁備謂左右曰吾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言肆奸  
形外漏邪心內藏必袁氏刺客也須臾客復入曰臣非與君計事  
者也臣受主人命來刺君臣視君之論皆天下之大計又待人不  
疑終能濟天下臣不忍以主人私忿而傷君大計遂拔劍向頸備  
抱而謂曰壯士何姓名主人得不為袁公路邪客曰受命無功恥  
遺姓名為天下笑吾本欲諱主名然吾不敢以此累袁公因以平  
告語畢自刎備歎曰壯士命瘞之遂解平原縣印懸於治門欲去  
以謝平平曰我亂民也計不成而逐其令其誰與我亦自刎 初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九 思補

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  
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  
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紹司  
之孽子故術云然補其後漢書云紹五官中郎將成之子術可空  
逢之子魏志不言紹父為誰唯魏書言紹逢之子術之異母弟  
也出後成爲子今術言云云則其孽子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  
無疑但云異母弟則與漢書魏志殊謬 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  
間鄧縣屬南陽郡樊城周仲山甫之邑在漢水北杜佑曰樊城今  
襄州安養縣對峙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  
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 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遣黃  
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賊祖敗走竄峴山中峴山去襄  
陽十里 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補註時年 堅所  
舉孝廉長沙桓楷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眾

就袁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關  
留朱備守雒陽而備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爲卓所襲出奔荊州  
卓以宏農楊懿爲河南尹備復引兵還雒陽懿走之備以河南殘  
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備  
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徐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丹陽  
丹陽郡今 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爲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  
走之州境晏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于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  
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  
見其容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甚悅許妻以女夫人聞之怒曰聞  
陶家兒游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已而  
好學剛直有大節遂舉孝廉爲世所重 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十 思補

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陵即今所謂天師者也  
客居於蜀魯母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爲督義  
司馬以張脩爲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  
閣斜谷在漢中西北今興元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  
里有樓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郡國  
志曰褒城縣北有褒谷北口曰斜谷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  
一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曹操謂斜谷道爲五百里石  
穴者此也余據班志斜水出嶺山北至都入渭褒水亦出嶺殺  
嶺前至南鄭入海則褒斜雖同爲一谷而嶺乃其分水處也殺  
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  
成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隄爲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  
兵攻焉擊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車具千餘乘劉表上焉有  
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禮記檀弓曾子貢子夏曰吾與子事  
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而罪一也表 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  
蓋言焉在蜀備使蜀人疑爲天子也



誕爲治書御史胡廣曰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璋爲奉車都尉

皆從帝在長安唯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諭焉瑁

璋不遺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甯

邴原王烈皆往依焉三人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候者伺甯其至也

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甯獨居北示無還志

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甯所居屯落會井而汲或男女雜錯或

爭汲鬪鬪甯患之乃多買水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使知來

者得而怪之問知甯所爲乃各相責不復爭訟鄰有牛暴甯田者

甯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是以左右無讒訟之聲禮讓移于海表甯母見度語唯經典不及

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

其德邴原之度遠與同郡劉政同行政勇略有雄氣度畏惡欲殺

之收捕其家政獨得脫度下令有賊政者與同罪政竊急往投原

原匿而遣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也今

政已去君之害除矣度曰然原又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

政已免智將用矣拘政之家得毋重怨乎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

家得歸故郡遠東多虎原之所居獨無其患嘗出行而得遺錢原

拾以繫樹歷數日繫錢既不見取而以錢繫樹者甚多謂之神樹

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爲俗人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

社供在遼一年歸之者數百家原性剛直嘗清議以格物也格正

以卽心不安之甯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乾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君子以成德爲

行而末成是以君子弗用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

行而末成是以君子弗用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二 十一

度聞之亦不復追因自解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

能羅矣王烈在遼東躬乘農器編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

域之人奉之若君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兒

通鑑於此條之內闕載甯前邴原王烈素行四五事殊爲未備今

皆刪而去之止載通遼東事至於三人平昔之言行悉集于三

人之卒下甚取其

可備而不雜也

至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

遣校尉北地李淮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

中牟因略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潁川荀彧少有才名何

顯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

言其地平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

會袁紹已奪魏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開會

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其鄉人留者多爲催汜等所殺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

界橋南二十里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橋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

東此蓋於河濱上作橋註又云信都郡武強縣故城

梁謂之界橋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澤水

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 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

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左旌

旗鐵甲光照天地紹令趙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

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關兵皆曉銳瓚

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揚

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所中必創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

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二 十一



瓚營拔其身門牙門漢軍之餘也餘眾皆走時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戰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遊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關死而入牆開求活乎乃發強弩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於磐河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吉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名正立子與平元年始改故改從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為能救溺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

資治通鑑補本紀五十二年

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立東郡之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須髯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縣令踰城走吏民皆東奔渠邱山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立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可從曰城在西但有東耳立謂愚民不可與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大呼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東阿由此得全曹操軍頓邱屬東郡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等時略地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

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維於內黃內黃屬魏郡皆大破之董卓以其弟曼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竝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招呼三臺三臺尚書臺御史臺符節臺也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兩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築塢於郿郿去長安二百里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骨也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而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手戟小戟便於擊刺者布拳捷勇力為拳避之而改容願謝卓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閫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愛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魏秘書監氏承奏改大見之制朝服俱元冠釋衣而已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使尚書使射也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考異曰袁紀作李順今從范書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極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

資治通鑑補本紀五十二年

資治通鑑補本紀五十二年



右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昱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為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邱山宛是有道士書布為呂字負而行歌於市曰布乎布乎人以告卓而卓不悟時京師又有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至是始驗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溫縣屬河內郡其大夫蘇恭生之邑其乘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高陽縣屬涿郡又陳留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十五

縣有高陽亭 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其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鯨首則足繼成漢史邕從朔方上書乞續漢書諸志悉其所學所志者在此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集云史遷著書陷刑故徵文制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侯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邕字伯喈陳留國人也六世祖勳不可仕王莽攜家逃

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抗高節父棧亦有清白行證曰貞定公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帶不履昧者十旬母卒廬於墓側動靜以禮有免馴擾其室旁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音律初邕之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吳人有燒制以藥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又嘗告吳人曰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而用之奇聲獨絕初邕之在陳爾也其鄰人以酒食召邕比往而客有彈琴者邕于門外潛聽之曰嚮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以告主人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螻蛄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十六

飛螻蛄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唯恐螻蛄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及其為董卓所逼致卓雖厚相遇待而邕每視若探湯謂其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苦道遠難達且逃避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死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皆畫像而頌焉孔融素與邕善及邕死融深痛而思之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議耶何漸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糧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坐就而攸收匱攸繫獄泰逃奔袁術爾憂懼自殺而攸言語飲



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  
 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  
 無糧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奮士卒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  
 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  
 從遂與賊果為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綱紀即謂州別駕及治中諸從事也明府尋往牧之資之  
 以收天下此竊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  
 兗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甯生民鮑信等亦  
 以為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  
 黃巾於壽張東兗與鮑信出行戰地步軍猶在後未到而賊卒至  
 遂與接戰操幾危信殊死戰以救之操僅得潰圍出而信遂沒於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十七

思補樓

陳信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及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  
 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操初起事信即委心每  
 為籌畫多中機宜操深倚賴焉及戰死購其屍不得乃刻木為像  
 哭而祭焉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聞設  
 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詔以京兆金尚為兗州刺史將  
 之部操逆擊之尙韓袁術為後建安二年尙五月考異曰范書  
 丁未大赦按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准求不詳於兩張本以征西將軍皇甫  
 嵩為車騎將軍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非  
 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  
 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  
 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

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以是郡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  
 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  
 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  
 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  
 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雷陝以安撫之允曰不  
 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  
 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  
 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尙從坐今既不赦  
 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  
 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宏農布誅殺之輔懼怯  
 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准等還准等自陳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六

思補樓

也輔已死准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  
 不許准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開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  
 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  
 攻長安為董公報讐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  
 准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  
 修皆涼州大人賢曰大人謂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  
 關東鼠子謂諸時輩也惟屯牛輔屯安邑欲何為耶卿往呼之  
 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准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  
 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  
 有吏兵內反日叟兵即蜀兵六月戊午引准眾入城放兵虜掠  
 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



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種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官去將安之遂戰而死惟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廵廵音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惟而北頭門號宣平門惟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惟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惟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惟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救天下以李惟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惟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

資治通鑑補

漢紀五十二

十九

思通鑑

得免於難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惟等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為尚書惟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尸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之日大風雨震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已復收葬又復震裂如此三四終不得葬而止初宏農王既醜死其妻唐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惟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惟欲妻之姬固不聽而終不自名賈詡知之狀白帝帝聞而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宏農王妃 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有功於袁氏謂殺董卓為袁氏報仇也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揚於河內李惟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 八月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鎮撫關東 九月以李惟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封侯惟汜稠筭朝政濟出屯宏農 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滂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錄尚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其圖山東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惟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冬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鎮



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成武侯前漢蜀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 十二月太尉皇

甫當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曹操追黃巾至

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

州兵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 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

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

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易大傳曰何以

守位日仁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操之所以交軍雄者

乃玠發其謀也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

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初定陶董昭為袁紹參軍紹

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中冠蓋以瓚兵彊皆欲應

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以弭變之術昭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

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

未可豫擬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

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間諜云某日當攻鉅鹿賊故孫孝廉伉等

為內應檄到收行軍法恐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皆即斬之一

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送皆平集事訖白紹紹殊稱善紹後受讓將

罪昭昭欲自歸於操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及是說楊曰袁曹雖為

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羅註用

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分製也楊於

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

殷勤催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

誠實議謂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催汜曰方今英雄竝起各矯命

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

汜乃厚加報答備是時曹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

繇皓之會孫也鍾繇見五十三卷 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

奏配推朱備為太師因移檄收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

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備入朝備乃辭謙議而就徵復

為太僕 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溪龍溪地名紹擊破之瓚

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故北中郎將盧植卒臨困救其子儉葬於

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

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為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為

揚州刺史遺字伯業紹之從兄也張超嘗薦遺于太尉朱備稱遺

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

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傳曹操亦曰長大

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

西初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丁卯赦天下考異曰袁

紀五月丁卯赦今 袁術為劉表所逼引兵屯封邱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

蘇皆附之時曹操軍鄆城引兵擊破其軍遂圍封邱術走襄邑又

走甯陵封邱襄邑二縣屬陳留郡甯陵縣屬梁國宋白曰封邱古

縣古甯陵漢高 縣古甯陵漢高 縣古甯陵漢高 縣古甯陵漢高

祖改為甯陵縣 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

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向壽春陰陵壽春二縣皆屬九

所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欲結術為援以

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陽翟縣屬潁川郡 假節 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

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三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一 三



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 迎于百里外拜奉帝命... 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 如之遂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 衛送到斥邱紹還屯斥邱... 州志云土地斥邱故云斥邱

還軍定陶 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

多謂州為方州八伯謂之方伯... 惟此陶唐有此冀方詩曰徐方不庭是也

月扶風大雨雹其大如斗... 尉周忠免以太僕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

人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 考異曰范曄傳作陶宣今從魏志

取泰山華費...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 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

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 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居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

中呂布馬中赤免然其將士多暴橫... 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

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劭迎之... 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

敗走保鄒... 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

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鄒不能



克乃去攻取慮唯陵夏耶三縣皆屬下邳國杜佑曰泗州下邳縣陵故城在下邳東南夏耶縣封皆屠之雞犬亦盡城邑無復行人

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 有星孛於天市 司空楊彪免丙午

以太常趙溫為司空錄尚書事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

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

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

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依違言甲奏上則依甲

而違甲無決乙奏上則依乙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薊屬屬廣陽國

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

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

又愛民廬舍數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 漢紀五十一

伯珪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

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居庸縣屬上谷郡胡瞻曰自幽州西北入

里自居庸塞東連盧龍關石居庸關宋祁曰唐舊州城戎醫東南五十

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遣

勤猶使領州文書留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

將軍封易侯易縣前漢屬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督訓

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瓚據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

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

之虞以恩厚得眾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流舊者他州人流入

著籍也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石北平田疇

年二十二年雖少然好讀書善擊劍奇才也虞乃備禮請以為掾

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

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之勇壯者二十

騎與俱往虞自出祖之疇密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

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領之

疇既取道遂上西關出塞傍北山西關即居庸關北山即陰山直趣朔方循閉

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為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

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

表表章當依下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

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

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

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憊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

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無終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 漢紀五十一

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疇蓋其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

歸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徐無縣

平郡有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閉至

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今眾成都

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恩計願與

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

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

授之業班行于眾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翁然服其威信烏

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衛尉張喜為司空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三 起興平元年 盡興平二年

孝獻皇帝丙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赦天下 甲子帝加元服 二月戊寅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 孝經上其宅兆而何忍言 安厝之兆聖大也

後宮之選乎壬午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

后 青州黃巾賊管亥寇北海郡北海相孔融出屯都昌遣太史

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遣兵救之亥乃解圍去慈東萊之黃人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二 史補

也少好學仕郡為委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

善時州意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

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

曰然問章安在曰在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

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

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閉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

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可以

存易亡無事俱就刑戮吏從其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道還

通郡章由是為州家所惡慈恐禍及乃避之遠東融聞而奇之數

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至是融為亥所圍慈適從遼東還母謂

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贈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

賊所圍汝往救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乘閒入城欲為融

求救于備而圍急不能得出慈乃帶健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賊驚駭嚴防慈引馬至城下斬內植所持

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復入明晨復如此賊或起或臥慈射畢復入

門明晨復如此賊無起者慈乃鞭馬突圍而去賊競追之慈射殺

數人賊不敢追至平原慈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

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

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

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夾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

惟君所以存之備驚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

往救亥聞風而遁融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母亦喜謂慈曰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二 史補

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初北海人王修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

來歲鄰里社修感念亡母哀痛不勝鄰里傷之為之罷社年二十

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病疫人無相視者修親隨恤之病愈

乃去及融到郡即辟修為主簿守高密令及亥圍城左右皆奔散

融謂所親曰能冒難而來者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乃復著功曹

後融每有難修雖休歸無不至者融常賴以得免 陶謙告急於

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

千備遂去楷歸謙表為豫州刺史屯小沛 沛國相縣向沛自 為縣屬沛國時人謂

沛縣為小沛由此時呼備為劉豫州豫州刺史本治譙備領刺史

而屯小沛案此時又有豫州刺史郭貢朝命不行私相署置者也

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馬騰私有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



諫議大夫种劭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己為內  
 應以誅惟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劭等謀泄出奔槐里惟使  
 吳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劭等皆死  
 庚申詔救騰等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 曹操  
 使司馬荀彧奪張令程立守鄆城 鄆城縣屬濟陰郡水經注曰沔  
 之邑最為險固續漢志兗州刺史治昌邑宋曰漢書帝于鄆城  
 置兗州蓋曹操以刺史始治此謂鄆城即今之濮州○沔即兗  
 字 復往攻陶謙遂略地至琅琊東海所過殘滅遺孽破剽備於鄒  
 東謙恐欲走歸丹陽 謀丹陽 會陳西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  
 引軍還初張邈少時好遊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  
 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  
 容之今天下未定奈何自相危也操之前攻陶謙志在必死救家

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握手其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  
 殺己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雷邊讓素有高名恃其才氣不  
 屈於操操不禮焉孔融在北海聞之與操書云邊讓為九州之被  
 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操終不用讓遂讓讓操操聞而殺之  
 并其妻子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雖為操將  
 兒陳疇忌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第超其謀叛  
 操官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竝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  
 操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  
 徐州也 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其牧兗州觀

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泣相對其親愛如此 邈通  
 於垂立相對下邈高柔見邈避地事七十九字上下俱 邈原文  
 不相接今移于曹操破布之後作一結束方為有情 呂布之捨  
 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握手其誓紹聞之大恨邈畏操終為紹  
 殺己也心不自安前九江太守陳雷邊讓素有高名恃其才氣不  
 屈於操操不禮焉孔融在北海聞之與操書云邊讓為九州之被  
 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操終不用讓遂讓讓操操聞而殺之  
 并其妻子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壯烈雖為操將  
 兒陳疇忌內亦自疑乃與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及邈第超其謀叛  
 操官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竝起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  
 操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  
 徐州也 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其牧兗州觀

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時操使宮將  
 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潛迎布為兗州牧布至邈乃使其黨劉翽  
 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或  
 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即輕軍  
 往赴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  
 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叛者數十人共執持惇以質貨市中震  
 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不動遂詣惇所  
 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  
 討賊甯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  
 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邊遠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皆  
 斬之惇乃得免軍中遂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來至城下或

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荀彧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  
 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求定及其  
 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  
 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  
 范東阿不動 賢曰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  
 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 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  
 將兵取東阿又使汜疑取范 汜音凡  
 汜音凡 吏兵皆恐程立本東阿人該  
 謂立曰今舉州皆叛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  
 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立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  
 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竝  
 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  
 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

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荀彧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  
 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求定及其  
 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  
 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  
 范東阿不動 賢曰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  
 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 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  
 將兵取東阿又使汜疑取范 汜音凡  
 汜音凡 吏兵皆恐程立本東阿人該  
 謂立曰今舉州皆叛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  
 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立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  
 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竝  
 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得主者昌失  
 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何



如人哉夫布羅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言不能相與定君臣之分也兵雖眾終必無成皆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田單事見五十六年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貳心時范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

徐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北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事見後六十五年曹公亦互遣允

五又遣別騎絕倉亭津水經注河水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五

界去東阿六十里 陳宮至不得渡至東阿東阿令潁川襄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襄祇本姓林避難改焉卒完三城以待操操還執立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立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扶日立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立得完三城於是彧以夢語操操曰卿當為吾腹心遂舉筆加日於立上以應其夢立遂改名昱表為東平相屯范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本屬東平章帝元和元年分屬任城縣補註東平即今東平州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攻之 五月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竝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時太傅馬日磾山使李進以車騎將軍開府汜稠又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李惟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發怒主

者患之以乃次第用其所舉主者蓋先從惟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涼州刺史本治廣陽郡襄陽時寇賊繁興遂與河上書求別置州六月丙子詔分西陽郡河定益葭州河為寇者金城酒泉敦煌張掖為雍州以陳留邯鄲為雍州刺史典治之時置雍州治武始 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 乙酉晦日有食之 秋

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 戊午以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 甲子以鎮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 自四月不雨至於八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麥豆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糜粥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稟給也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三孟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八月馮翊羌寇屬縣郭汜樊稠等率眾破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六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日昃日昃也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章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章不視謂等人曰等人一等應募之人也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章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創者布眾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遂拜章都尉令將親兵以自衛章形貌魁梧臂力絕人初為張遼牙門士牙門旗長大遇暴風欲偃章一手建之後屬於操性極忠謹晝則侍立終日夜則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啗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數人供之乃給操甚壯之好持雙戟與長刀其刃徑尺軍中為之語曰惟下壯士有典君手提雙戟八十斤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開引操入城操燒其東門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誠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墜馬燒其左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乃得免時諸將疑操已死無不懼懼操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食盡乃各引去 是時蝗蟲起百姓大饑九月彘復生樞人得以食

**曹操還鄆城** 呂布到乘氏 乘氏縣屬濟陰郡應劭曰春秋魯國地宋師于乘邱即其地宋白曰今濟州鉅野縣西南五十里乘氏故城是也 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 司徒清于嘉龍冬十月以衛尉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 曹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鄆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

**查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七

為之韓彭郭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等收而用之 荀彧字文若 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馬騰之攻李傕也劉焉之子範誣皆死議則河南龐參素與焉善乃募將焉諸孫入蜀 將如字領也 會天火燒城焉徙治成都 劉焉初居維竹 十二月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其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拜穎川廬瑁為刺史璋將沈彌婁發甘甯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詔乃以璋為益州牧璋以璋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屯胸臆 胸臆縣屬巴郡賈曰胸臆城在劉胸曰開州盛山縣漢胸臆地余據今雲安軍漢胸臆縣地十地下澤多崩陷故名劉焉錫曰胸臆縣也 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 袁術字 此君四世五公

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 據裴松之注三登為典農校尉魏志曰曹公遣典農校尉秩比二千不蓋先已有此官曹公增其秩耳 公路騎乘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 家中枯骨指四世五公而言 今日之事百姓與能 言百姓惟能者是與也 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初錢唐吳氏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拒焉堅甚惡恨吳氏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策初在孕吳氏夢月入懷後權在孕又夢日入懷吳氏以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堅從軍於外雷家壽春策年

**查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八

十四已交結知名嘗詣袁術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策便求去術問其故策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備從西階上見策行殆不復能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 推分而結好也 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 曲阿縣屬吳郡今泗州縣餘縣 勢敵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楊郡丹楊縣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 祖所殺也 丹楊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楊太守攻昕未拔景乃下令百姓從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鄉里以郡讓景術又以策從兄資為丹楊都尉時張紘有母喪居江都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先君與袁氏



其破董卓功業未遂而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  
楊州求先君餘兵報讎雪恥君以為何如紘荅曰既素空劣方居  
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明播越遠近所歸今日之事  
決之於君何得不相啟告以副其高山之望若令微志得展血讎  
得報皆君之力也因涕泣橫流紘見其慷慨忠壯遂許以周旋策  
曰君既許我我今便行矣老母弱弟委付與君徑到壽春見袁術  
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  
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事見五十九卷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  
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  
貴舅為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舅謂吳景孫彼精兵之地丹  
精兵處可還依召募策遂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  
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涇縣屬丹楊郡幾至危殆其步  
將程普與一將共蔽并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策乃得隨之而出  
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時太傅馬日磾杖節安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  
心敬焉術嘗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  
術營隱於內度策指使人就斬之詎語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其  
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術之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已  
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  
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  
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圍之康在廬江甚得民心吏士先有  
休假者皆潛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故久而不下歷二年城乃陷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九

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待御史劉繇之弟也素  
有盛名詔書用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續漢志揚州本治壽春  
也術已據之繇欲南渡江吳景孫資迎繇曲阿及策攻廬江繇聞  
之以景資本術所置懼為袁孫所并遂構隙隙迫逐景資景資退  
屯歷陽歷陽屬九繇遣將樊能于糜屯橫江張英屯當利口以  
拒之橫江在今和州正對江南之采石即今術乃自用故吏惠  
衢為揚州刺史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資共將兵擊英等 初太  
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哀術懼之口磾頗  
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  
使促辟之日磾從術求去術留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磾病其失  
節歐血而死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十

魏興二年春正月癸丑救天下考其日袁紀作癸酉案長歷是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詔即拜袁紹為右將軍即拜者就拜之  
魏拜之考其日袁紀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傕等放  
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開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  
功爭權欲圖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  
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  
利惟兄子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耶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  
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  
州里人韓遂金城人與樊今雖小逆要當大回欲相與善語而別  
遷延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其  
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惟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十



亦以稠勇而得眾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二月催請  
 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催數設酒請郭汜或留  
 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催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催送饋妻以鼓為樂  
 適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以難為喻也一  
 他日催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糞汁解於是各  
 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催汜催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  
 夜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官以車三乘  
 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奈何如是  
 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官人  
 御物帝至催營催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  
 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催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  
 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朱儁素剛  
 憤懣節日發病死 夏四月甲子立貴人琅邪伏氏為皇后以后  
 父侍中完為執金吾 郭汜發公卿議攻李催楊彪曰羣臣共圖  
 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  
 國家吾豈求生耶中郎將楊密固諫汜乃止催召羌胡數千人先  
 以御物縑絲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汜陰與催黨中郎  
 將張苞等謀攻催丙申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催  
 左耳苞等燒屋火不然催將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  
 領兵帶汜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據催和後漢後帝得出長  
 城中催汜於城中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

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脯上飯何用米為乃以臭牛  
 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催自知所犯悖逆欲轉  
 車駕幸池陽黃白城池陽屬馮翊郡故城在今涇陽縣 以紆  
 其愷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  
 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健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  
 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  
 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催大怒欲殺溫其弟  
 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巫覡厭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  
 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  
 應答之催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皇  
 甫鄴和催汜鄴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郭汜一何敢欲與吾等必誅之君觀吾力略士眾足辦郭多否郭  
 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郭鄴曰近者董公之  
 彊將軍所知也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  
 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  
 輕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賊帥耳  
 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羸龍之猶不肯盡力也催呵之令出  
 鄴出詣省門白催不可奉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遵為催所幸呼傳  
 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鄴曰李將軍于卿不薄鄴曰胡敬才卿為國  
 家常伯而語言如此豈所望耶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可危耳我  
 與卿何事者鄴曰吾累世受恩身在幃幄君臣死若坐國家為  
 李催所殺則命也帝恐催聞之亟令鄴去催遣虎賁王昌呼欲殺



之昌知歸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 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 呂布將降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官必不敢西顧以其開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謂結劉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惟鄭城范衛可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十四

全勳謂漢陽社預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曰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愆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刑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從東東縣屬山東郡春秋之縣邑也宋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有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棄隄步騎竝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

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初曹張未隙時陳留高柔謂其鄉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為變欲與諸君避之何如眾人皆以邈與操素善而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柔遂舉宗從之及張呂構難士大夫之在陳留者無不受其塗炭而高氏之族獨全焉呂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至徐州而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邱雍邱縣屬陳留布初見備甚尊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五原人備亦邊地人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內不悅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遂將兵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十四

叛傕傕眾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陝縣屬宏農張濟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謂舊京也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窺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傕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宣平門長安城東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待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汜兵乃卻既度橋士眾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



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驍騎將軍  
 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典義將軍  
 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  
 高陵高陵屬馬汜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  
 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  
 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郡侍  
 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  
 軍入南山 曹操圍雍邱張邈詣袁術求救術稱尊號邈謂  
 術曰公居軸處中入則享於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  
 增其高源泉不能同其壘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二捨此而欲稱  
 帝恐福不盈皆皆音葉又音自此處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犧養

賈治通鑑補 卷之五十三 漢紀五十三 十一

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鬻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憤不可  
 得也術不聽邈還為其下所殺改正池史云邈詣袁術求救未至為其下所殺今從獻帝春秋  
 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 戊戌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  
 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時郭汜楊定  
 自為營艾不敢指言故請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  
 幸一將營惟帝意所向也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  
 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是  
 夜有赤氣貫紫宮氣廣六七尺東至寅西至戌次日甯輯將軍段  
 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查儲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定黨种  
 輯左盛言熲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  
 熲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  
 熲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野宿無旅舍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

攻熲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帝曰熲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  
 有詔郭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熲營十餘日不下熲  
 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熲  
 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復相與相聞定攻熲  
 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監田為汜所遮  
 軍騎亡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十二月  
 帝幸宏農張濟李傕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宏農東湖承奉軍敗  
 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乘輿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凡乘輿服  
 為御物符籙虎符符使符之類符之為言扶也兩相扶合而不差  
 也又曰符籙也所以輔信又合也驗也策籙簡書之古者詰命皆  
 書之策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與籙內府籙籍及尚書中故事之類射擊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  
 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

賈治通鑑補 卷之五十三 漢紀五十三 十二

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傕乃殺之王申帝露次曹陽曹陽  
 湖名在今陝州西南七里俗謂之七里湖曹陽自南山北通於  
 河魏武帝改曰好陽杜佑曰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湖以下水  
 觀之杜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聞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  
 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  
 奉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  
 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自曹陽發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  
 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湖  
 光祿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  
 王綰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邵為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  
 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  
 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杜佑曰陝春秋統



也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汜兵繞營叫  
呼更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  
津水經注河水逕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謂砥柱山名也昔禹治  
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  
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勢疏分指狀表目亦曰三  
門山在襄城東北人謂城東自砥柱而下至五戶謂其形三百二  
十里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破舟船自古所患河楊彪曰臣宏農  
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宜乘宗正劉艾亦曰臣前  
為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有師猶時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  
也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  
德扶后一手挾編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符節志  
屬少府秩六百石為符節臺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  
率主有節事凡遣使掌授節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河岸高十餘丈  
不得下乃以絹為輦使人居前扶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九

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攀舟董承李樂以戈纒斷其指舟中  
之指可掬左傳晉荀林父帥師戰于鄆而敗中軍與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掬音菊帝乃御船同  
濟者皇后及楊彪以下纜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為  
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為  
催所殺惟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  
去邪董承懼其臨河下射乃以被為幔而渡既到大陽晉曰大陽  
縣即今陝州河東縣是也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  
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安邑縣屬  
河東郡河東太守王邑奉獻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賦給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  
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尋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  
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

上親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安或齎酒肉就天子  
謀飲侍中不通喧呼罵帝帝又遣韓融至宏農與催汜等連和催  
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官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官人  
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野王縣屬河內郡  
隋唐為河內縣謀以乘輿還  
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迹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  
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  
相圖未有憂存社稷郵民之意今州城粗定州城謂冀  
州之城也兵彊士附  
西迎大駕即宮都都即就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不  
謂不朝者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  
於庭中一日庭直也不庭謂不直也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  
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王肅注家語曰言  
若邱陵之漸透遲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九

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眾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  
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  
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  
矣紹不從考異曰魏志紹傳曰天子在河東紹遣郭圖使  
焉圖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今從郭書初沛  
郡桓曄少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曄父鸞卒其姑歸甯赴哀  
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  
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  
嘗舍宿楊氏其貞忤若此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  
舉孝廉茂才有道方正皆不應至是避亂江南到吳郡楊州刺史  
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悉不受後適會稽住止山陰縣太守王朗餉  
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聞臨去之際室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



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宅中庭植樹一株遇其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既而浮海客交則越人化其節至閩里不爭訟 初丹陽

朱怡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咸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討橫

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策本人故謂術知其恨謂許以九江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

行收兵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掾往省之因將兵迎策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謂合進攻橫

江當利船少欲駐軍更求時從征有徐琨者其母孫氏即策之姑

也亦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

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洲謂音夫編佐船渡軍策從之眾遂悉濟攻

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策年

少雖有位號而吳人皆謂之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

委城郭竄伏山草山草言深山茂草之中也李固對策曰臣伏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茹亦民乃大悅競

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關雎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

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郡國志丹陽郡牛渚

也言所歸至也關皮置也即關計轉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楊

策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

村是也元豐九年志江甯府江甯縣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

有林茂實陸林陵即今之應天府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

繇別將於梅陵唐書地理志宜州南陵縣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繇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繇曰我若用

子義慈字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以其不足但使慈偵視輕重偵視

慈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神亭在今鎮江策從騎十三皆堅舊

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關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

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音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

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考與曰帝紀繇敗走在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

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一人以身行除不樂者不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漢紀五十三

過旬口之閒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策

因謂周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須還鎮丹楊瑜乃

還丙辰袁術表策行珍寇將軍汝南呂範少為縣吏有容貌姿貌

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其貧其父曰觀呂子衡呂範

術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後避亂壽春策見而奇之範遂自委昵

將私客百餘人歸策與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

與升堂飲宴於太夫人前至是策從容與範圖基範曰今將軍事

業日大士眾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

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範先範宛

而還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

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



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縛著袴褶單衣也袴褶執鞭詣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傳傳委以眾

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謀謀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默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

霸者宗新序曰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若公曰吾未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易今予布賢我能用之張昭

為其不易故王若勞於求賢佚于得人字子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初陸康之子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

出橋績懷三枚去拜陸陸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橋乎績跪答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五 思補樓

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至是策與張昭張紘秦松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之績年少在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稱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來之術而惟欲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及長容貌雄壯博學多

識星曆筭數無不該覽 袁術以從弟胤為丹楊太守周尚周瑜皆還壽春 劉繇自丹徒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食

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兗州相鄰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

能久也豫章在大江東南豫章之壤在淮北袁術時據九江之關故云隔在其中足下受王命孟德

景升必相救濟遂派江南保豫章駐軍彭澤 初陶謙以徐州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

緊曰委毛晃曰凡以物送之日輸則音平聲指大起浮屠祠課人所送之物日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大起浮屠祠課人誦讀佛經招致秀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釋氏謂佛以四月八日生佛者以是日

為浴佛會輒多設飲食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就食者且萬人費以鉅億計及曹操擊破陶謙徐士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

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先是彭城相辭禮為陶謙所逼南屯秣陵既殺昱因

過江依禮既而復殺之劉繇之駐彭澤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太守諸葛元元退依西城西城在豫章有昌黎西考異曰袁術在豫章時亦云劉表所用而陳志謂為亮傳云術因使

融助皓攻元許劭謂繇曰卒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朱皓字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乃進

討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五 思補樓

吳郡都尉朱治後正通鑑原文謂丹陽都尉朱治案治本傳治未嘗為丹陽都尉乃吳郡都尉耳逐其太守許貢而據其郡先是劉繇既與丹陽太守吳景及都尉孫資構

隙將逐景貢而孫策家門盡在州下與景同居治與孫氏有舊恩乃親自迎策母及權兄弟於曲阿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既而

治欲還吳貢惡其黨於策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依山賊嚴白虎治遂領吳郡太守事 張超在雍邱曹操聞之急超曰

惟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但恐見制疆力不相及耳洪時

為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



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

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平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

也何者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可期無悔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避危

滅區區微節無所獲伸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

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強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

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攸內厨米三升請稍以為糧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邪使作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城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

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雷為兄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二 周禮

何擁眾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賊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惡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賊洪儔空復爾為

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賊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還洪已被害二人亦自殺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

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

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趙雲合兵十萬共攻瓚於鮑邱

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羈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堽十重於堽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堽為京特高十丈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二 周禮

南過漁陽縣東和等破瓚處也又南過潞縣西曰鮑邱水從塞外來

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羈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堽十重於堽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堽為京特高十丈

於堽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堽為京特高十丈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水經注



易城西門五里易水遶其南晉以前書易縣屬承郡續漢志曰屬  
河朔道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爾雅曰絕高  
謂之京非人力謂之邱自居焉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  
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以繩索引  
汲水然令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  
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  
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  
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  
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賈曰櫓即櫓字見說文釋積穀  
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南單于於扶維死弟  
呼廚泉立居于平陽平陽縣屬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

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四起建安元年

孝獻皇帝丁

預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改元 董承張

楊欲以天子遷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

暹攻董承承奔野王野王張韓暹屯開喜胡才楊奉之塢鄉郡國

南有塢鄉西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 汝南潁川黃巾何

儀等擁眾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張楊使董承先繕修雒陽宮太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四

僕趙岐請往荆州督糧岐到說劉表表即遣兵詣雒陽助修宮室

軍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

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初劉備之臨豫州

辟陳羣為別駕及徐人來迎備欲往羣謂備曰袁術尙彊今東必

與爭呂布苦戰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時布屯至是

術塞攻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

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

殺之城中華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

引軍水陸東下布去年奔備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聞門迎之張

飛敗走布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

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于海西前漢志海西縣屬東



鄂考異曰志備傳於此云楊奉韓暹寇徐揚州備遊擊盡  
 斬之案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備傳為誤 飢餓  
 困蹙吏士相食備乃求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布忿袁術運糧不繼  
 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賢曰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沛即沛縣宋白曰郡國志云古備歸國漢為沛縣而沛郡理相城以沛縣為小沛考異曰備傳云進關利守平邳此在布敗後備傳誤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又進妹於備為夫人及奴客二千人於時困匱賴此復振布自稱徐州牧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布科頭袒衣走詣都督高順管科頭不冠也順即嚴兵入府討之萌敗走比明萌將曹性擊斬萌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

賈治通鑑補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二

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郡國志梁縣屬河南尹春秋之梁國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開州郡各擁兵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續漢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奏賈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止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稱自生也○和音呂與稱同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賢曰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足塗故云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賢曰陳火天數當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

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自詩明公雖奔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歎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眾欲徵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疆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眾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武王稱告諸侯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食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簡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又聞

賈治通鑑補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三

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威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賢曰安生東京生湯湯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生逢逢生衛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則且更之美幸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賢曰駁難也議不同也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秘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 曹操在許川郡屬去許縣屬潁水三十里宋白曰在今縣西南四十里謀迎天子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志唯暴戾之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賢曰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王王入於土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盟城蓋定漢高祖爲漢帝納勳業天下服從師古曰景從言如景之從形也



素而天下歸心事見九卷自天子蒙塵蒙冒也言悉越在將車首

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鑿駕旋軫軫車後橫木也東

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茲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

從人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

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

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

天子西漢有中郎將軍漢分置三署虎賁羽林中郎將董承等據

險阻之洪不得進考與日誌志此事在正月而荀彧即董昭以揚

奉兵馬最盛而少黨援作操皆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使推

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

休哉方今羣凶猖獗四海未甯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漢紀五十四

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

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

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毛萇曰契闊勤苦也此蓋謂死也生

意契者近也關者遠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也爾註惡

之言或死或生或近或遠必當相恤也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

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為

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操祖曹騰封費亭侯費子嵩襲爵今以

曹騰所封也應劭曰鄆首姓操古曰王莽改傳為費治則此縣亦

有費官也道記山陽郡湖陸縣西有費亭城其武帝初封考

昭傳在都後今從傳操選於功專志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

將兵詣雒陽既至奏備張揚之罪遣備單騎奔揚奉帝以還

揚自冀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辛亥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

事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討有罪也袁宏紀曰操頃及操封

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有功也安紀曰封衛將軍董承

口神輔尚書僕射連孫向曹郭博御史中丞董芬彭舉相劉

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賜張邈郡侯伏德趙整為列侯贈封

聲校尉沮偽為宏農太守矜死節也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

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

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

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足也冀一朝

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

筭其多者凡舉事有利亦有害惟算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

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實

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

車駕暫幸魯陽魯陽縣屬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漢紀五十四

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累操曰

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驪轅而東河南義氏縣遂遷都許己

已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武平縣屬陳國此取其以

州鹿邑縣後漢於今鹿邑北漢武平縣隋改為鹿邑取故始立宗

廟社稷於許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

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

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

之則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

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濱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水

注浙江東運固陵城北昔范蠡與吳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因守謂

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運祖塘謂之祖塘深築王朗所

從出之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



分軍投查濱道襲高遷屯 裴松之曰案今水與縣有高遷橋沈約  
會稽高遷亭取樣竹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  
以爲笛節其處也

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管護朗浮海至東冶 前漢志治縣  
屬會稽郡

古曰故閩越地光武改曰章安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  
祖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冶後漢改爲侯  
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洪氏釋據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郡尉治

錢塘南部郡尉治回浦李宗壽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爲郡尉治  
元狩中徙治錢塘爲郡元鼎中又立東郡郡尉治光武改回

浦爲章安以治立東縣官以孫亮傳曰五縣中以會稽東部爲臨  
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

守本會稽西部郡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郡尉前漢郡尉  
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是郡尉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

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郡縣南之回浦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  
司馬彪云章安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

冷嶺之所後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郡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  
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爲侯官郡尉後分治縣爲會稽東

南二郡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郡尉  
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當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

吳門至順化分道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六

故錢塘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  
西部亦移於婺女回浦後漢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台州蓋其地

治縣則是在吳郡建安郡至唐遂爲福州太康記嘗云回浦  
本郡之南鄉或云東郡治鄞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

縣名謂西鄉割鄞而置縣或未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太  
康所紀亦誤也前志注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地續志曰章安故

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因脫其中數字故劉昭補注惑於太康記而  
休文復不能割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侯官故冷

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未有東郡侯官四字即是衍文  
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亂班志曰回浦爲南部司馬

彪謂章安是故治張劭謂分治爲東南二郡尉杜佑謂二漢西部  
皆在婺女圖經以治爲東部皆誤也余案洪說其詳其言錢塘西

其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 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  
所此語亦恐有未安處也

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又恃其勇  
捷每單騎逐禽嘗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而

行與翻相遇於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  
令策下馬曰此處草深卒有警急馬不及策策乃牽馬執弓矢而

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  
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討征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  
翻能疏步相隨遂共行遇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其聲小  
大乃遂相率翻乃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營苦  
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張禹東京賦之  
龍注云說苑曰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  
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  
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國人之所射也豫且何  
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  
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白蛇自放劉季害之 事見七卷  
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白蛇自放劉季害之  
年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初孫堅舉事其弟靜糾合  
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眾咸附焉及是既以其謀定會  
稽策將委以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乃留鎮守會稽 九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七

月司徒滄于嘉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皆罷 車駕之東遷也楊奉

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

之 詔書下袁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 樹黨謂以子彈爲  
青州刺史 紹上書深

幹并州刺史 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 謂與公孫  
瓚相攻也

自陳愨戊辰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紹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當

死數矣我惟救存之 操自樂陽汴水之敗收兵從紹於河內紹表  
爲東郡太守呂布襲取兗州紹復與操連和

欲令其遣 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

紹丙戌以操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操以荀彧爲待中守尚書令

操問彧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 攸既從董卓之禍  
復辟公府舉高第

遷任城相不行以蜀險固人民茂盛 及潁川郭嘉操徵攸爲尚書  
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

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

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



軍師寡少有遠量弱冠時知天下將亂便自匿名迹審交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莫知嘗往見袁紹紹甚故禮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覆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陳壽三國志作司字晉灼曰當塗得志剋平諸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操從弟洪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報告也前書寵日寵不聽洪以白操操召許主者主者許也寵知將欲原容乃速殺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八

操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北海相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訖竟 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羅網羅羅網 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元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不偶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遂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隱几 城夜陷乃奔山東漢書及魏志皆云山東通盤乃云東山胡身之 妻子為譚所虜又為之註曰郡昌縣之東山也今從本傳改正 曹操與融有舊微為將作大匠袁譚初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

過平原譚北排田楷田楷公孫瓚川 東破孔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羣小肆志奢淫使人募兵下縣有賂者得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竄伏邱野譚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三分不入一由是聲名遂衰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其始生也色青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民多相食州里蕭條 羽林監祗請建置屯田漢官羽林有左右監 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魏志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祗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祗比二千 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袁術畏呂布為己害乃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泰山諸將謂臧霸 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招備並請靈等鈴下卒也在鈴則擊鈴以呼之因以為名續漢志曰五百鈴下侍闕門關部者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程大昌續漢書曰鈴下威儀 給今典與共飲食或正通鑑原文云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客之吏與共飲食 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是時和議未成備馬敵同布共飲食於紀靈之座陳志布傳云布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元德吾弟也云云是射故事只在靈座上為之備不與也恐亦非講和之體范書布傳曰布遣鈴下招備並請靈等與其飲食最為得情故從之布謂靈等曰元德吾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九



解圍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驛弓顧曰諸軍觀布射戟小支  
賢曰周禮考工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  
勳計云援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旁曲支中者當  
 各解兵不中可謂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  
 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既而備合兵得萬餘人布復惡之自  
 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程昱謂操曰備  
 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  
 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  
 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  
 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  
 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  
 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為茂才武帝元封六年詔  
州郡舉茂才茂才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十一  
 即秀才也避光武諱史遂書為茂才渙為呂布所困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  
 再三瀆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  
 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  
 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  
 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  
 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穰縣  
屬南  
 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無  
禮勞投館  
 之禮也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  
 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建忠將軍緒代領其眾屯宛初帝既出  
 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往依段熲於華陰詡素知名為熲  
 軍所望熲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熲待君厚矣君夫安之

詡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害  
 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  
 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熲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附於劉表  
 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  
 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關西  
 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  
 河南杜襲作雅樂蔡邕曰漢樂四品一曰大子樂與郊廟上殿殿  
之樂三日黃門鼓吹天子所以晏  
樂羣臣四曰短簫鏡歌軍樂也  
 樂備表欲庭觀之襲曰今將軍  
 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平原繡衡繡  
 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  
 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十一  
 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  
 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宏農  
 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  
 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數稱於曹操操欲  
 見之而衡素相輕疾不可見操懷忿欲辱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  
 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  
岑牟鼓角  
上冑也  
 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攔蹀躞而面容態有  
 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史何  
 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和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攔而去顏色不怩操笑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勸令謝操衡



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良久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棨杖坐操大營門以杖拄地大罵操怒謂融曰爾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為上賓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自作書與孫策以示衡衡畫之曰如此書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因毀以抵地表慨然為駭衡乃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衡亦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十一

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尤善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一字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一字不錯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令衡賦之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祖在船上大會賓客衡言語不遜祖呵之衡更熟視之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匍匐奔救已無及矣乃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荆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怒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丑建安二年春正月曹操討張繡軍于洧水水經注洧水出宏農宛城南繡舉眾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深以為恨操聞之遂有殺

繡之意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操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懼遂夜襲操軍時變起倉卒操不得出營校尉典軍與勇士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眾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又入輒十餘矛為之摧折左右死傷略盡草被數十創繡兵前搏之章雙挾兩人以擊賊復殺數十人操乃得去而章傷已重遂暈曰大罵而死操所乘馬曰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操右臂操長子昂進馬於父操乃得免而昂遂死焉操收散兵還往舞陰舞陰縣屬繡率騎來追操擊破之繡走還獲復與劉表合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軍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自詎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詎君矣立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十一

無時不先為備向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得行徐璆璆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洧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孽討暴孽擊劫掠者豈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操引軍還許冝字子修性至孝及是死母丁夫人傷痛之甚哭泣無節常言將吾兒殺之都



祖唯智勝項羽故羽雖強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  
 疆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禮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  
 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攝也左傳曰書於伐秦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  
 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節而內機明用人  
 無疑唯才所立不閉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  
 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指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節  
 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  
 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虛  
 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  
 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  
 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  
 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於趙孝成王前  
 王曰請問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  
 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  
 可因其還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  
 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  
 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  
 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  
 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  
 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  
 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

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  
 帝於壽春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  
 地沛相陳珪球弟子也備註陳球于光和元年為太尉以日食免  
 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劫質其子期必致珪珪答書曰曹將軍  
 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  
 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故兗州刺史  
 金尚為大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  
 節拜袁紹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夏五月蝗 袁術遣使  
 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  
 從為難未已術領揚州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  
 卵之危矣備註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川千億謂左右曰敢  
 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于其上公曰吾未  
 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子置下加雞  
 子于上左右見者莫不憚息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  
 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  
 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鄰國 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乃遣絕婚械送韓胤景首許市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  
 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操遣布手書云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  
 金更為作印國家無紫綬孤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布大喜即遣  
 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  
 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  
 二千石漢制王國中二千石增秩中二千石則秩九卿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  
 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音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  
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  
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  
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解登之郡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嘗  
為東陽長養者育孤視民如子及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  
賊辭州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已就百姓畏而愛之 袁術遣  
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趣下邳七道攻  
宮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  
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  
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秦惠王曰諸侯之不可  
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六

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  
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為國  
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布進軍去勳  
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斬其將  
十人首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布因與暹奉合軍向壽春水陸并  
進到鍾離鍾離縣屬九江郡所過虜掠還渡淮北留書辱術術自  
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楚人謂相  
笑曰哈  
初布在徐州以書招琅邪相蕭建曰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  
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其爭天東南之地甚與下邳相去不遠  
宜當共通建不從布乃使泰山賊帥臧霸襲破建於莒前漢莒縣  
屬城陽國  
後漢臧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

諫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  
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甚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  
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  
陷陳營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  
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  
舉動不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豈可敗乎布知其忠而不  
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  
策父堅以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考異曰  
江表傳曰是安二年吳王誦奉成詔書賜策不知其何月也  
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上表謝曰  
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以忝析薪之戒昔霍去病十八建  
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  
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仗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  
授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嚴裝  
也  
行到錢唐錢唐縣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  
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一斛  
土者與錢一千旬月之期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後 瑀陰圖襲策  
取於是就土石者皆委之而去瑀以之成故名錢唐 瑀陰圖襲策  
潛結瑀則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  
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寵有勇善弩射 寵明帝子陳敬  
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  
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  
陳獨富強鄰郡人多歸之有眾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眾屯陽  
夏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糴於陳駱俊拒絕之術  
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漢水溢 司空曹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六

諫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  
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甚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  
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名  
陷陳營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  
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  
舉動不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豈可敗乎布知其忠而不  
能從 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  
策父堅以討賊功封烏程侯烏程縣屬吳郡今安吉州縣考異曰  
江表傳曰是安二年吳王誦奉成詔書賜策不知其何月也  
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上表謝曰  
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以忝析薪之戒昔霍去病十八建  
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懼不武然思竭  
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仗威靈奉辭伐罪庶必獻捷以報所  
授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嚴裝  
也  
行到錢唐錢唐縣屬會稽郡後漢省其地當屬吳郡界錢唐  
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一斛  
土者與錢一千旬月之期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後 瑀陰圖襲策  
取於是就土石者皆委之而去瑀以之成故名錢唐 瑀陰圖襲策  
潛結瑀則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  
海西瑀敗單騎奔袁紹 初陳王寵有勇善弩射 寵明帝子陳敬  
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會稽駱俊素有  
威恩是時王侯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而  
陳獨富強鄰郡人多歸之有眾十餘萬及州郡兵起寵率眾屯陽  
夏賢曰陽夏縣屬淮陽國自稱輔漢大將軍袁術糴於陳駱俊拒絕之術  
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 秋九月漢水溢 司空曹



操東征袁術時侵陳聞操來棄軍走甯其將橋蕤等於新陽以拒操賢曰甯水出江夏新縣北山水經注云即甯山也西南流還甯山又南對新陽注于大江亦謂之甯陽口余據三國志甯時校陳操東征之南甯蕤等拒操等收死術乃走獲淮則蓋戰于淮北也安得至江夏之新陽哉此蓋術國之甯陽范史術陽字而通鑑操唯破蕤等皆斬之考異曰范書呂布傳云布破蕤等因之耳操唯破蕤等皆斬之於下孫生擒橋蕤此又一橋蕤將蕤被獲又還也然通志呂布術無橋蕤事是范書誤術走渡淮操乃還許時天旱歲荒士民東餒江淮開民相食殆盡術由是遂衰術嘗用舒仲應為市相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大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甯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我共之邪乃釋之操辟陳國何夔為掾問以袁術何如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其可得乎操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亡不亦宜乎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沛國許褚身長八尺餘要大斗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外寇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壁中矢盡乃聚石如杆斗者褚手自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奔還褚乃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淮汝陳梁間皆畏懼之操徇淮汝褚以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焉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楊彪與袁術昏姻楊彪蓋娶於袁氏也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世以清白稱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不相及

況以袁氏歸罪楊公平操曰此國家之意國家謂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綬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使許令滿寵案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纏纏率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初張儉亡命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族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竝辟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一漢紀五十四 九

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帝即位之初百姓飢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賜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及帝遷許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預政事歲餘卒於許下 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乘旌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望上良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金尚喪至京師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為郎中尚字元休京兆人也時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與尚俱著名當世時人號為京兆三休 冬十一月曹操復攻張繡汝湖陽湖陽縣屬禽劉表將鄧濟又攻舞陰下之 韓馥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楊開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荆州布不聽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私與備相聞欲共擊



布備陽許之奉引軍詣沛備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  
之遺失奉孤特與十餘騎歸并州為村秋令張宣所殺村秋縣前漢屬梁國  
後漢屬 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自病死郭汜為其將  
伍習所殺 初潁川杜襲趙儼繁欽繁音避亂荆州三人通財共  
計合為一家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  
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常為撥亂之主而規  
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  
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領東必能匡濟華夏吾  
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為朗陵長朗陵縣屬汝南郡陽安都尉江夏李  
通妻伯父犯法操分汝南二縣儼收治致之大辟時殺生之柄決  
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  
公嘉儼執法不阿與為親交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一

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水經注梅溪水出南陽宛縣北紫山而逕杜  
之令遊水足補謂之安眾漢東土地墜下廣漢是在古人於安眾場  
郡國志南陽郡有安眾侯國 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眾破繡必矣  
及到安眾操軍前後受敵繡謂荀彧曰不用君言乃至于是操乃  
夜鑿險偽遁表繡恐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  
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兵法曰歸  
日置之死 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  
地而後生 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  
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  
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  
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  
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  
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  
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爾諸將斷後諸將雖勇  
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  
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布以遼遙領  
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  
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  
布其危必也荀彧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勇又恃袁術若從  
橫淮泗開蒙傑必應之今來其初叛眾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  
比行泰山屯帥賊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  
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  
不如待其來蹙著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一



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自將屢與操戰皆大敗還保城不敢出  
操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  
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  
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  
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  
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其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  
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陳宮字公臺今將軍厚  
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  
得復為將軍妻哉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  
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乃止潛遣其官屬許汜王楷求救於袁術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收何為復來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三

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乃蔽兵為布作警援布恐術為女不  
至故不遣救兵以縣縛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操守兵相  
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  
出兵東市野王縣也遙為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  
陸固復殺醜將其眾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  
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  
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  
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逃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  
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而南入於泗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而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月餘布益困迫考輿曰范書布石公處也操於此處引沂泗灌城

月魏志傳亦曰關之三月案操以十月至下邳臨城謂操軍士曰  
及殺布也有一季不可言三月今從魏志武紀臨城謂操軍士曰  
卿曹無相困我我當自首於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  
口降之若卿投石豈可得全也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得之  
諸將合禮以賀成成饋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  
豬五斗酒自入餉布布怒曰布禁酒卿釀酒為欲因酒共謀布邪  
成忿懼十二月癸酉成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  
眾降布返麾下登白門樓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宋武北征所守也魏武會布於白門大城之門也宋白曰下邳中城南臨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  
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遂生縛布布見操曰明公何瘦操曰君何  
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操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  
相得也布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三

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願  
謂劉備曰元德卿為坐上客我為帳下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  
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  
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巨不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操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前尚書令陳紀紀子羣在布軍中操皆禮







奇之肅遂家於曲阿時策已絕術而謀討之術乃遣間使齋印殺與丹楊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以共圖策 初劉繇之奔豫章也大史慈適於蕪湖山中自稱丹楊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為山越所附 兼涇縣皆屬丹亦屬丹楊後漢省晉太康元年分丹陽立宣城 於是策自將討祖耶於陵陽禽之明得慈於此山因名 策謂耶曰爾昔襲孤事上卷與平元年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耶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彭里 勇里在 禽之解縛捉其手也 曰甯識神亭時那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嘗為太守劫州章赴難孔文學求救劉元德皆有烈義天下智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三十一

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 劉繇 射鉤斬袪古人不據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因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眾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實吾為袁氏攻廬江 劉繇 王命牧 州故以稱之 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而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如何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

牧御方規何如 子魚 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救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竝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錢送目門孫權記曰吳西郭門曰門夫差作以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若天門通開故名之後春申君改曰昌門 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道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力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 然也決辭也 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儻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誓為太守 廬陵 漢章郡 補之 盧 番禺民帥別立宗部 番禺 言我已別立郡須漢遣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番禺近自海昏近上練壁有五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四 三十一

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于郡發召一人遂不可得 蘇陽 豫章郡 宗 鄧 所 謂 江南 宗 賊 也 海 昏 縣 屬 豫 章 郡 水 經 註 停 水 導 源 建 昌 縣 漢 元 帝 永 光 二 年 分 海 昏 立 停 水 又 東 逕 新 吳 縣 漢 中 平 中 立 停 水 又 逕 海 昏 縣 子 魚 但 觀 視 之 而 已 策 拊 掌 大 笑 遂 有 兼 并 之 志 袁 紹 連 年 攻 公 孫 瓚 不 能 克 以 書 諭 之 欲 相 與 釋 憾 連 和 瓚 不 答 而 增 脩 守 備 謂 長 史 太 原 關 靖 曰 方 今 四 方 虎 爭 無 有 能 坐 吾 城 下 相 守 經 年 者 明 矣 袁 本 初 其 若 吾 何 紹 於 是 大 興 兵 以 攻 瓚 先 是 瓚 別 將 有 為 敵 所 圍 者 瓚 不 救 曰 救 一 人 使 後 將 恃 救 不 何 力 戰 及 紹 來 攻 瓚 南 界 別 營 自 度 守 則 不 能 自 固 又 知 必 不 見 救 或 降 或 潰 紹 軍 徑 至 其 門 易 京 之 瓚 遣 子 續 請 救 於 黑 山 諸 帥 黑 山 諸 帥 而 欲 自 將 突 騎 出 傍 西 山 自 易 京 西 抵 故 安 關 山 之 界 山 谷 深 廣 皆 擁 黑 山 之 眾 侵 掠 冀 州 橫 斷 紹 後 關 靖 諫 曰 黑 山 諸 賊 所 依 阻 也 擁 黑 山 之 眾 侵 掠 冀 州 橫 斷 紹 後 關 靖 諫 曰



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  
少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  
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眾日蹙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二

漢紀五十四

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 卷六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五

起建安四年  
盡建安五年

李獻皇帝

建安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公孫瓚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  
至瓚密使人齎書告瓚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  
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  
到者當起烽火於北隰之中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  
廣不容汝足矣紹俟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三

田

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  
牛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甲京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  
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越兵登寨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  
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  
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屠各胡也漁陽田豫說太守鮮  
于輔曰輔既斬歸丹遂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  
從之輔乃率其眾以奉王命詔以輔為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  
初烏桓王邱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上  
谷大人難樓遼東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袁紹攻公孫  
瓚蹋頓以烏桓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  
單于印綬又以閭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難樓蘇

六五五



僕延奉樓班為單于以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睦固屯射

大郡國志河內野王縣有射犬城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軍

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紹求救與渙

仁遇於犬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

初操在兗州舉魏種孝廉兗州叛操曰惟魏種且不棄孤及聞種

走操怒曰種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種操曰

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以為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以衛將

軍董承為車騎將軍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賸御數百無不兼

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恤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

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潯山潯山在潯陽縣之山也復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乃遣使

音潛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乃遣使

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

君擁有四州黃曰青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與之袁譚自青州

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謀遣兵禦之劉備自請行操乃遣備及

將軍清河朱靈同往邀擊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贊

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贊曰贊第也謂無苗席因憤慨結病歐

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奉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

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皖城在廬江郡今舒州也劉勳即今

孫策傳曰術死長史楊安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就策廬江太守

劉勳遂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與諸書不同今從范書陳志術

表傳初荆州刺史廣陵徐璆討黃巾有功為關宦所構免

官後徵為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及帝遷許以廷尉徵道

經淮南為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龍勝鮑宣獨何人

哉守之以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所盜傳國璆及還許上

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印綬司徒趙溫謂之曰君遭大難猶

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初王朗在江南雖流離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

義甚著曹操表徵之孫策遣之使還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

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操問曰孫策何以遂至于此朗曰策

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

淮之傑操管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

狗盜而已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賁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

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白事所自僚屬皆言包

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

許汨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

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王略謂等王略謂等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

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番配曰

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

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

滅前漢魏州上書曰兵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

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

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

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疆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此

此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三



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紹使授監軍諸將故稱爲監軍持牢今南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請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寔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黃石即張良子下邪且御眾於外不宜知內紹乃

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陵亦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晝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魏紀五十五 四 四

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實日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下臨汴水是爲官渡汴水即黃蕩渠也杜佑曰鄭州中牟縣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袁紹相持之所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繡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歸曹公繡曰袁疆曹弱又先與曹爲讎謂曹水之戰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殺其子也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疆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

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詔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凡郡國縣道治所皆有都亭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願望涼州牧章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遺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難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

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情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遺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甯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魏紀五十五 五 五

國之大寶也宜亂來放散方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關官河東有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時以鍾繇爲司隸校尉據魏略及三國志中關中由是服從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漢制惟司隸校尉有從事中郎至別漢末則州牧亦有從事中郎矣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



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

斷乃遣高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贊高曰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曹公子高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高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高可也如其猶豫當至京師天子假高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高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恩無為負高表以為憚使強之至許詔拜常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時節示不敢專殺存漢制也數曰韓嵩敢懷貳邪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六 思補

眾皆恐欲令高謝嵩不為勳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嵩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表逼以為從事至是以直言被囚君子惜之 楊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俟使者曄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眾數千人皆解服勢失氣也推曄為主曄居漢室漸微而已為支屬不欲擁兵以其眾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問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獨無資謂先無名位為之資也

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勳以袁術部曲眾多不能瞻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強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郡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為外援且以珠寶葛越略勳文選葛越草布也今葛布謂之白越勳大喜外內並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海昏縣屬豫章郡當豫章大江之口有地名石城永元中分海昏置建昌縣上繚在建昌界石城縣屬丹楊郡黃祖在今蘇州西南余波水經石城縣在牛渚東劉勳元註又云牛渚在石城東減五百里未知孰是又據五代志宣城城秋捕縣舊曰石城宋白曰池州黃池石城二縣皆漢石城縣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七 思補

地 勳動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宋白曰彭澤縣屬豫章郡今江州彭澤縣屬豫章郡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皖音婉又音完得術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孫氏張本皆徒所得民東詣吳時橋公二女在皖皆國色也策既拔皖而得之乃自納大橋以小橋妻周瑜策嘗從容戲謂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婿亦足為歡勳還至彭澤孫資孫權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流沂地名近西塞山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入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沙羨江夏郡水經註蒲圻江中有沙羨洲沙羨縣治縣屬沙羨水江夏之沙羨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於音更劉表遣從子虎



及南陽韓暭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暭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乃上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攔陣操手擊急鼓以齊戰勢更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表雖未禽祖宿狡猶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廟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策感兵將徇豫章屯於椒邱椒邱去豫章南與縣數十里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自有名字言其名開當時也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護城金鼓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八 思補

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宜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鄱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王朗為會稽太守為策所破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鄱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劉揚州南定鄱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邱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者便去也明且策進軍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遣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孫將軍自來何避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

至請見歆乃葛巾頓迎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歆下人人望風策每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或時起更衣則議論譁諍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韞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燒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

策既定豫章繫將士論功行賞謂虞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中州士大夫皆謂我東方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閒非其所長今卿博學洽聞故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九 思補

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雷之則明府自去其良佐矣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我蕭何守會稽耳三日後便遣翻還豫章分豫章為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稽之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裴松之曰周瑜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邱縣也其地雖改巴邱曰巴山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注策意策將殺之眾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郡人高岱孝廉及許



賈來領郡欲殺憲岱將憲難於營帥許昭家身往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許為出軍先以書抵賈岱得謙書以還而賈已囚其母岱曰昔吾為君今吾為母乃往見賈好自陳謝賈登時出其母岱之見賈知賈必悔而追逐乃語友人張允沈瞻令豫具船以待及出便將母乘舟而遁賈果後悔遣人追之不及而止岱遂隱於餘姚山中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沈約曰嘉興縣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皓避父名改曰嘉禾各聚眾萬餘或數千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佗等皆破之擒晟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妻子兄弟皆已梟夷獨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策進攻嚴白虎白虎兵敗奔餘杭餘杭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亦投許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裴松之曰許昭有義於故友則受亦舍之策聞高岱名使人迎之知其善左傳乃先自誦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則其情可知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析恐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議每謝不知策怒以為輕己乃囚而殺之劉表從子魯曉勇數侵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太史慈為建昌都尉慈遂絕迹不復為慮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令承與備誅操備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暉將軍吳子蘭王宇服等同盟歃血以待其變操從容謂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震雷備因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十一 恩補

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會操遣備督朱靈路招要擊袁術程昱郭嘉董昭諫曰備不可縱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歸備獨駐軍下邳至是遂殺徐州刺史車胄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遣小沛東海賊昌稀及郡縣多叛操為備孫即昌稀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馬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咸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王子曹操殺承及王宇服種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 操而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稀破之乃還師表羽為偏將軍禮之甚厚備奔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備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備備與俱至平原譚馳使白其父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備相見紹父子傾心敬重備駐鄴下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備乃說紹伐操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圖其精銳分為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棄虛迭出以擾河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十一 恩補



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定策於廟堂於千里之外謂之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策多也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勝得策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策少也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為沮眾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彌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戚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竝作妖豎鑿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臧假位與金璧輸貨權門竊盜罪司傾覆重器操資關遺醜本無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十一

忠義

而有天造於操也後會蠻鴟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騷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與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邊省禁車侮王官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德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十一

忠義



尉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  
 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肆  
 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  
 之會也可不勸哉此陳琳之辭也二月進軍黎陽沮授隨行會其  
 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  
 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  
 子以為資我雖克伯珪公孫瓚字伯珪眾實疲敝而主驕將怙怙侈也  
 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  
 發曰法言之文也編秦姓姬則姓方言曰操聞紹興師乃屯軍官  
 壘停也六國粹或侵弱則室終為秦所併操聞紹興師乃屯軍官  
 渡時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  
 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

贊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十四 忠義

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  
 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賈育矣袁紹遣其將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發曰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沮授曰  
 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  
 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杜預曰陳留屬黃縣北有延津津所向乃延津前岸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  
 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操欲渡即分  
 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  
 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或軍大將所乘者設幢麾蓋策馬刺良  
 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其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  
 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令互固屯

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還迎謂屯也設其有難眾弗可  
 還紹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  
 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水經注白馬縣有南阪亭中屬時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餘步自外耕種  
 落平蓋正南有勝驪陛下方軌西去白馬津可二十里南距白馬  
 津故城可五十里即開山國所謂白馬山也南阪具在山之南  
 此時操兵循河已使登羸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  
 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輻重就道  
 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  
 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  
 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  
 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

贊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十五 忠義

戰悉禽之紹軍奪氣操於是還軍官渡其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  
 以校尉許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是  
 日褚在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天驚愕色變褚覺  
 之遂擊殺他等操遂厚賞褚令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初操壯關  
 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  
 不啻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  
 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表封為漢壽亭侯羽盡封其所賜拜  
 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操在官渡聞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操愛柔特甚每謂  
 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操子不如



兄弟為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為右度遼將軍還鎮幽土  
漢廷遂將軍鮮于范明友中興之後置度遼將軍以冀南匈奴也  
于西河今使鮮于輔還鎮幽土故以為右度遼將軍自中國而北  
向以西河為左 孫策西擊黃祖廣陵太守陳登素有吞滅江南  
之志乃誘賊白虎餘黨圖為後害 孫策孫權皆破走陳瑁而登即  
之謀 策還擊登軍到丹徒 孫策孫權皆破走陳瑁而登即  
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輔徒三千人擊城以敗其勢改曰丹徒考與  
曰此事出江表傳據策傳云策謀討未發而死陳瑁傳云登為  
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備求救於大祖大祖遣赴救吳軍既退登  
設伏追奔大破之先實行狀云登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  
登于匡奇城登大破之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  
登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大祖此數者參差不同孫策吳同評云案  
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  
公與紹相拒於官渡遂矣伐登之言為自謙也今從之 須待運

糧先遣其將周章攻登於匡琦城章軍容甚盛旌甲覆水登左右  
以敵眾十倍於郡兵咸勸登避之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  
昔馬文淵之在斯位 登亦為伏波將軍故登云然能南平百越北  
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乃閉門自守示弱不  
戰令將士銜聲寂若無人既而登乘城望敵形勢知其可擊乃申  
令將士櫛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出戰令奇兵抄敵軍後周章  
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擊軍鼓縱兵乘之章遂大敗棄船逃走登  
乘勝追奔斬虜以萬計 初許貢為吳郡太守上表於帝言孫策  
驍勇有似項籍宜以高爵召還京邑若放之于外必為世患侯吏  
得表以示策策甚恨之及破白虎擒貢策以讓之貢辭無表策乃  
以表示貢而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聞欲為貢報讎策性好  
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  
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乃還會稽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

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 孫昭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  
江口東北入海為吳江東南入海為東江江東入海為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  
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 足以觀成敗公等誓相吾弟呼權佩  
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閒與天下爭衡 孫昭曰  
也爭衡言分爭之阻兵力所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加天下大勢固之輕重也 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江東我不如卿既又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  
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策之屯軍丹  
徒也許下疑其相與都人甚恐郭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  
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  
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  
之手至是其言果驗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邪 孫  
先為吳長上郡察 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  
孝廉故以附之 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

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喻自巴即將兵赴喪遂  
阻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眾事 孫昭曰中護軍中尉武帝復改為  
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三國虎爭始有中護軍之官東觀記曰漢大  
將軍出征道中護軍一人魏晉以後資者為中護軍資重者為  
護軍將軍然吳又有左右護軍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  
則吳制自是分中左右為三部 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  
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  
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其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  
焉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及長性度宏朗仁而多斷好俠養  
士策起事江東權每參議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  
常指以謂權曰此諸君皆汝之將也帝嘗遣劉琬加策錫命琬歸  
語人曰吾親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仲弟孝  
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策之卒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六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六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六 思補



也諸長吏竝欲赴夷時虞翻為富春長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雷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得以安甯時定武中郎將孫討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史士欲取會稽翻以書說之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于是留退

六月徵士鄭元卒元字康成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相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識母私督數之曰此非吾志不在所願也及長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博通經籍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誦誦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十九

思補

未嘗怠倦曾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筆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去吾道東矣元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肓音盲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元時已六十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北海相孔融深敬於元告高密令為元特置一鄉曰鄉公鄉名其里門曰通德門融事元身執子孫禮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過黃巾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元嘗有疾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貧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

竟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既而坐黨禁錮又遇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否爾莞莞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助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吾雖無絃冕之緒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貽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元身長八尺秀眉明目容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十九

思補

儀溫偉嘗於袁紹坐與羣才論難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在坐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則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是年春元夢孔子告之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已寤以識命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至是月而卒門生述元問答作鄭志八篇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愆逢彼之怒 秋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馮薨 天鴻臚陳紀卒紀有至德兄弟孝養閭門雍睦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遭父寔之喪每哀至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



像百城以勸風俗及為董卓所逼累官卿位非其志也卒年七十  
一 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  
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補漢陽安都尉在汝南李通為征南將  
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  
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  
綬詣操通急錄戶調補編戶之調錄收也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  
竝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綿絹小人樂亂無乃不可乎通曰公  
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  
謂我願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  
當為君釋此患乃誓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  
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為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二十  
國家立筮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或即白操悉以綿絹還  
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嬰茶等皆破之遂定淮汝之地  
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綿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夔  
夔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此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  
董操遣使進入青州新收以為郡 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  
以殊遠近周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甸其外方九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  
方五百里曰蕃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 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  
用中央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  
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  
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備略汝穎之  
閒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將軍方有目

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故宐也備新將紹  
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  
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  
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眾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揚擊之為  
備所殺袁紹軍陽武武武縣屬河南沮授說紹曰北兵雖眾而勁  
果不及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  
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沙嘴為屯東西數  
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出兵與  
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復進臨官渡為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營  
中皆蒙楯而行勞排也操乃為霹靂車實曰以其發石聲烈震  
車也其法耳范彘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礮發行三百步操諸祖  
其法耳彘氏齊侯曰以古有矢石又傳云礮動而鼓說曰礮發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二十  
石中於是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為長  
塹以拒之操眾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  
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兵法善戰者致彧報曰紹悉  
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疆若不能制必為所棄  
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  
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禁漢在滎陽  
成臯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  
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  
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  
之曰卻十五日卻後也晉人帖中多用為汝破紹不復勢汝矣紹  
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彧言於操曰紹運車日暮至其將韓猛



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偏將軍徐晃可操乃遣晃與史渙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支別也表外也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星行也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考異曰魏志武帝曰攸貪財袁紹不能是來奔今從范書紹傳操聞攸來跪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許攸字子遠既入坐謂操曰袁氏凱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三

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據水經烏巢澤在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陳曹酸東東南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苦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曹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

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慚其計之失復謂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操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傳曰漢末王公多委正龍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幘巾魏太祖以天下尚荒資財乏匱服古者弁裁幘帛以為給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容非郃谷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三

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雖天意亦二三子之力也沮授不及與紹同渡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二十八宿布列於天各有體度周為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而分野之說行焉直說周易卷月命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大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而分野之說詳矣皇甫謐曰黃帝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天有十二次日月之別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居也圯常作否否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紹破冀州到備以救豫州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稱之為劉豫州授曰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賜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況眾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袁紹走



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蒯義渠營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眾聞紹在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進之若勝而喜猶能救我今戰敗而志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慚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時關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舉厚幣以招之豐以王室多故志存匡救乃應紹命至是竟以說死君子哀之初曹操聞豐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五

五

大梁 賈日大梁西之分蔡邑日自門一度至第六度謂之大梁之次皇市蓋日自門七度至第十度日大梁之次皆書天文志

應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時郡人梅乾雷緒陳騰等各聚眾數百保於江淮間曹操乃表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江時應江太守李術會稽吳郡豫章皆屬孫氏魏朝揚州獨有九江且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移治壽春而江左揚州治遷業揚州分也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以上確水日塢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以備戰守之備為孫權攻合肥不能下張本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三年策遺紘討方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雖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約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五

五

日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治前漢郡尉治後漢郡尉治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郡尉從治章安也。鄧首銀。紘至吳太夫人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其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介開也繼繼也言其意不以繼繼嫌開也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考與日肅傳日到了揚州往依孫權肅將從之瑜以權可輔止肅策對肅實以其取與劉動為策所滅實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在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肅也有坐榻又呼几案之屬為卓卓高也以其比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



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蠢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魯肅家本饒富先嘗指困以資周瑜矣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也初汝南呂蒙少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笞之蒙曰貧賤難忍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當職吏某以蒙年少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又甘辱蒙蒙大怒引刀殺吏因校尉袁雄自首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後當卒代領當眾及權統事為權別部司馬蒙陰貸錢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駱俊之子統八歲而孤駱俊王龍之相為袁術所殺統入歲而孤殺事見六十二卷建安二年事嫡母甚謹年十餘歲即好客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寢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山是顯名年二十權召為功曹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益苟所見聞夕不待旦當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贊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川焉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齋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之

吳東廬江太守李術不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術本廬兄策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方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術之任海內所瞻願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臬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敗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馬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冀別部司馬張修殺之而并其眾魯初與修取漢中事見六十卷初平二年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遣中郎將龐統擊之不克璋以義為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閬中縣屬巴郡義旣召漢昌資民為兵譙周巴記曰和帝永元中分宕渠之地置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三十一 思補錄

漢昌縣屬巴郡夷人歲入貢錢四十謂之資民或構譏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恚恨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趙韙從焉入蜀韙又置所立益州之大吏也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荆州劉表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曹操表徵華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因使僕還都得為將軍效忠豈不有益乎今空曹僕是為餐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乃遣之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無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謁即參司空軍事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六 起建安六年 迄建安十年

孝獻皇帝己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殺於安民 涑水

平壽張縣西界有安民亭亭在涑水東亭北對安民山漢氏隸縣曰涑水逕須句城西水西有安民山趙明誠金石錄曰按地輿志須句城即今中都縣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閒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安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

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之秋九月操還許 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列表冀都等皆

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新野通

于德屯新野下有備在荆州五十八字今移置于六十五卷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稀於東海 稀飯操事見東海上卷三年 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

諸罔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像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

單身上三公山人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遼詣操操遣稀還 趙建圍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建遂敗退追至江

州 賈曰江州縣屬巴郡今渝州巴縣 殺之龐統懼遣吏程祁宣旨於祁父漢昌令



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義更使所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

為盡節汝為郡吏自宜效力謂父子當各盡節於所事也不義之事有死不為

義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

之恩大義然也樂羊見四十三卷今雖義祗以賜畿畿受之矣

殺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為江陽太守璋分犍為為江陽郡宋曰

陽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璽璽音為益州刺史徵璋為

卿不至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請禱實無益

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

吏皆以祭酒為治魯以鬼道教民其來學者初名為民夷便樂之

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

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南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

寶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三 王印者擊下欲尊魯為漢南王功曹巴西閭圃諫曰建安六年劉

女國聲恐懼入室閉戶幸被殺頭相攻半日稍敢出而其明佛立

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櫛親關既而謂嬰曰

勇可習也是年太常趙岐卒於荊州岐字邠鄉京兆長陵人也

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敦女宗妾為妻敦兄子融嘗至岐家多

徒賓客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過問趙處士安在岐即其為

人不與相見與友人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

高士未曾以衣裾掖其門也岐後讀周官有二義不通僅一往造

之而已永興二年辟司徒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

之舉理劇為皮氏長會中常侍左信兄為河東太守岐恥為之下

即日西歸延熹中中常侍唐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雖比二千

石而統屬於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

曹趙息者岐之從子也呵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

促收其主簿衡弟願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教外為市買

息又啓云唐衡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特酷買宜隨中舍

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教門曰此無陰兒輩子

弟何得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即令報衡弟知之甚恚

欲滅諸趙與衡言其故衡即以其弟為京兆尹息乃逃走衡遂為

詔下京兆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岐亦變姓名走河間又轉詣

北海著紫巾布袴賣月餅於市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乘犢車將

騎入市見岐察非常人呼問之曰自有併那販之邪岐曰販之嵩

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二十嵩曰處士非賣餅者乃開

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岐以為唐氏耳目而失色嵩

從之者如歸敵乃退去初剛城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

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叛者遂收散民徒保摩陂營吏民慕而

從之者如歸敵乃退去初剛城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

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叛者遂收散民徒保摩陂營吏民慕而



乃閉車後戶下前稽謂之曰察處士狀貌既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此不有重怨即亡命耳我北海孫賓石也關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資告嵩遂與俱歸駐車門外先入白母曰今日出行乃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迎岐上堂拜母因推牛鍾酒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復壁中後數歲諸唐死滅遇赦乃出三府竝辟累官太僕而嵩亦以此顯名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而劉表不為之禮建安元年岐奉詔持節使荊州督糧乃復與嵩相遇相對悲慟岐乃為表陳其本末因其表為青州刺史頃之嵩病亡岐為之行服而岐亦以老病遂所荊州年九十餘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之讚 廣陵太守陳登既破周章軍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四

大笑備因曰若元龍文武膽智常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 至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臨 漢縣屬沛 下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使愉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投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 浚儀屬陳郡 睢陽水于睢陽縣故謂 遣使以太牢祀橋元元識操於微時操感其知己至是經過其墓乃自為文以祭之曰操以幼年遠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祖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 酹音 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為好何肯為此辭哉祭畢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五月紹後妻劉氏性酷妬紹夜偃尸未殮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又盡殺死者之家初紹有三子譚熙尚諱長而慧尚少而美劉氏愛尚數稱之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 紹本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蓋先有子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 譚子曰兔走於街百人逐之貪心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在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免也身定之後雖爭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 此皆前事史因紹死而 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五



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副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初起兵自稱車騎將軍故譚亦稱之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將兵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補註即今之平陽府蒲州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絳縣屬河東郡春秋晉所都也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援欲使逵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逵郡吏非長吏也以謂縣吏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賈約殺我賢君甯俱死耳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壺關屬絳縣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六

上黨郡襄垣地 蓋以車輪遠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遠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曹操使司隸校尉鐘繇南單于於平陽平陽縣屬河東郡于呼廚泉居之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新豐縣屬京兆太守為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新豐縣屬京兆太守為公之言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強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之兵擊之於外也

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眾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水經註汾水南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鞬中出一頭秦川記曰靈帝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領鞬道新與中陶三縣鞬盛弓矢器○鞬音元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考異曰魏志張既傳曰高幹及單于皆降非也初賈逵之出土窖竟不知釋之者為誰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七

及援破後乃知出己者為祝公道厚報之既而公道坐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乃為之行服焉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葉縣屬南陽郡春秋楚葉公之邑也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遂博覽羣書雖在軍中不屑與諸將爭功敬賢禮士恂恂常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義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傳業延祚九百餘年周武王封熊繹于楚以子男之田國於丹陽漢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漢強至若救勢封於武王文王奄有江漢之關莊王以後與中國爭



盟成王破越至于南海  
及秦而滅凡九百餘年  
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  
六郡會稽吳丹  
陽後章也  
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  
不思亂沉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迫迫而欲  
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  
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  
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  
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  
兄事之遂不送質初權主簿顧徽常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  
行刑微問何罪云盜錢問盜幾云百微呼營軍曰住住須臾馳白  
權曰方今當養士眾以圖北虜此兵健兒而所盜不多且飢寒切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八  
肌欲不為盜勢不可得此必賞恤不足也奈何誅之權許而嘉之  
轉東曹掾至是或傳曹操欲東征權謂微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  
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孤行拜輔義都尉而盜錢男子請與俱  
至北與曹操相見操具問境內消息微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  
慕化為善義出作兵操曰孤與孫將軍既結婚姻其輔漢室義如  
一家君何為道此豈欲敗吾盟耶命左右收微男子按劍而言曰  
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同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  
耳古者兵交使在其中況今通好安得無禮所謂十步之內不得  
恃眾也操大笑曰壯士厚待還權問云何微曰敵國隱情幸難  
揣察然潛自采聽方與袁氏交爭未有他意男子立階下厲聲曰  
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將軍宜為備權喜曰此向者盜錢

兒也不意乃爾 是歲越嶲郡有一男子化為女子  
癸建安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  
考異曰魏志武紀作三月今從  
尚與太祖相拒黎陽自二月  
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  
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衆  
考異曰范曄傳曰自漢擊破操軍  
謂偏於黎陽時也必有破  
操軍事魏人諱而不書耳  
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  
二子莫適立也  
適主  
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  
謂辛評郭圖等附也  
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  
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昌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  
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  
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當配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九  
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  
鄴城門  
譚敗引兵還南皮  
南皮縣屬勃海  
郭圖曰今滄州縣章武別駕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  
漢青州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  
別駕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  
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  
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譚人離間  
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斯佞臣欺人復相親睦以  
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潁陰以叛譚  
潁陰縣屬  
平原郡應劭曰潁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  
諸城皆應之譚歎曰  
日縣在潁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  
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  
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  
更以統為樂安太守 秋八月曹操擊劉表軍於西平  
西平縣屬汝南郡  
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  
嬰謂以城自固也  
尚圍



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  
 難殷流初交殊俗卒成同盟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遼山  
 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  
 孤與太公無貳之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殯賢嗣承統以繼洪業  
 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于干旌無忌遊于二墨使股肱  
 分成二體旬旣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爾  
 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讐之計已決君子違難不違難國左傳  
 不往交絕不出惡聲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惠王十一年況忘先人之警棄親戚之好  
 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表與袁紹同盟若冀州有不弟之傲左傳  
 不弟書曰象傲向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  
 下平其曲直平音病平其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尙書曰金木水火  
 資治通鑑補遺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一 思補遺  
 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金能勝木然執何伐何非  
 能勝火然水在火上非火無以成金勝創之利水  
 水烹能之功此類非一可舉推也青州天性峭急譚據青州迷於  
 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  
 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  
 則胡夷將有譏誦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  
 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潘子疑說齊威王曰韓盧者天  
 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獲田父者五項山者三兔極下前大獲  
 下後大獲俱安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獲其功今者  
 韓相持兵敵眾恐楚楚謂尙皆不從幸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  
 意羣下多以爲劉表強宜先平之譚尙不足疑也荀攸曰天下方  
 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  
 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眾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

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獲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  
 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  
 數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尙自相敵幸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  
 郭嘉嘉曰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  
 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開其閉  
 乃謂天下可定于己也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非不謂他人能乘  
 下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言其勢窮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  
 耳言其勢窮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蟻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  
 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  
 之時也今往攻邾尙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  
 資治通鑑補遺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一 思補遺  
 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敵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秋葉易  
 平天以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憂仲  
 應有言取亂侮亡見尙書孔安國註曰亂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  
 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  
 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  
 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  
 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冬  
 十月操至黎陽尙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畔歸  
 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  
 安之而引軍還 孫權西伐黃祖被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  
 動丹陽寇復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鄱陽盪寇中



郡將程普討樂安晉志及宋志陽郡有樂安縣吳立建昌郡

尉太史慈領海昏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建昌郡

治海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劇縣地其

當山越之要最為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眾各

萬餘人建安本治縣地內稽南郡都尉治馬建安中分東侯官置

吳更名吳興南平縣亦漢末立晉武平吳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

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孫權殺

前吳郡太守盛憲器量雅偉名重一時孫策平定吳會深忌之

及權統事亦惡其不相親附孔融愛其不免乃與曹操書曰海內

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妾湮沒孤

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復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七二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而身不

免於幽執是吾祖不當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操乃表

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而為權所害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

鳴如牛响聲

建安九年春正月曹操將攻鄴乃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

道班志曰淇水至黎陽入河曹操於河口下大枋木以成堰

道淇水東入白溝水經曰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二月

袁向復攻袁譚於平原曹操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

水經洹水出上黨沁氏縣南過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緝操操

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向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逼上黨

道安縣屬魏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

向將沮鵠於邯鄲拔之鵠祖授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郡降

易陽縣屬魏國涉縣蓋漢末分上黨之潞縣置魏後置廣平郡二

縣皆屬焉北齊廢涉縣入川陵縣隋廢唐復置涉縣宋白曰涉縣因

涉南涉河為名磁州府屬涉縣

故涉城永泰元年改名昭義 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

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

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欲助操攻鄴操拜燕平北將軍五月操毀

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

之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潛之廣深二

丈引漳水以灌之水經註漳水過鄴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

向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

李孚入城孚祈問事杖繫著馬邊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

著平上帽積有積題其領卻隸屬山連題卻沒之平上帽者其上

進賢者長山今介領也文吏服將三騎投書詣鄴下自稱都督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七三

歷北圍循表而東表謂城所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

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鄴城有七門正南曰復責怒守圍者

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先

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配等見孚悲喜鼓

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

外圍益急不可復自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首殺夜飭別數千

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鄴城南面三門曰鳳孚復將三騎

作降人服隨晝夜出突圍得去操聞之其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向

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兵法曰歸操曰

向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從大道來則人懷

有必死之志循山而東則其誠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



尙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鄴志注曰鄴北有滏水水熱故名益口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

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操逆擊之配敗還尙亦破走

依曲渾為營賈曰滏水操遂圍之未合尙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

之益急尙夜遁保祁山陳壽魏志紀作祁山袁紹傳作蓋口范史

延張顛等臨陣降眾大潰尙轉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

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

幽州方至幽州謂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

樂為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樂夜開門納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

獲之辛評家繫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為配所殺操兵縛配

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

豎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

頃操引見謂配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

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

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

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

豈發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操乃臨祀

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糈糗食之初袁

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

帝時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會者三萬人操亦與焉乃密語汝  
南王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  
命必先誅此二子儁曰濟天下者舍卿復誰因相對而笑九月詔  
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尙遣從事安平奉招至上黨督  
軍糧未還尙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尙并力觀變幹不從而  
陰欲害招招乃開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尙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  
為冀州從事又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  
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  
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為  
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還安初操西迎天  
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新鄭令楊沛進乾菹豆千餘斛  
曹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十五

操甚喜選長社令殺曹洪賓客之不奉令者操以為能至是  
又擢沛為鄴令賜生口十人絹百匹以報乾菹之惠也時鄴中貴  
戚多不奉法聞沛為令未到任諸家已各自檢飭其子弟許攸少  
與操相善後又有功遂恃其勳舊故為驕慢烏巢之捷計出  
於攸故特其功嘗於  
眾坐呼操小字曰某甲魏模之曰操一名吉利小字卿非我不得  
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其後從行出鄴東門攸顧謂  
左右曰此家不得我豈能出入此門邪左右以告操乃收而殺之  
冬十月有星孛於東井晉天文志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  
道所經天之亭侯主水衡事法令所取  
也 高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為并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也袁  
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尙於中山尙敗走故安  
城在今易州易縣南 從袁熙譚悉收其眾攻拔平原南皮還屯



龍湊操與諱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諱不出乘夜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水經清河過南皮縣西操入平原略

定諸縣 曹操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甯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甯也藏印綬於武庫遼東郡之武庫也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甯鄉侯封其弟恭操以素招營為袁氏領烏桓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袁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會羣長烏桓部酋各有君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閱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某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廿六 扶餘滅猶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為右曹操何得獨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甯靜四海汝君臣頑嚚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為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威福帝王之謂為嚚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大人謂曹公便捉忠頭頓案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月陽大都督馮翊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員者盛憲之黨也憲為孫權所害覽員乃亡匿山中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而覽員時有報仇之意故因權出征謀使邊洪賊之翊妻徐氏善卜

先一日翊語徐曰吾明日欲為長史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佳可須異日翊不聽遂大會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

手送客遂為洪所害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京城即漢吳郡丹徒縣也孫權自吳徙居之命曰京城亦曰京口余謂此京覽員復殺之遣人迎取兩雅邱絕高曰京之義宛陵丹陽郡治所覽員復殺之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馥善操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歷陽與丹陽隔江使馥來屯以爲聲援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時日月終覽之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其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惶惶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邱還椒邱在豫章至丹陽悉族誅覽員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廿七 餘黨擢高嬰為牙門牙門將也其餘賞賜有差翊驍悍果烈有兄策風河亦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一朝殞裂吳人為之喪氣河子詔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時年十七收河餘眾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民皆棄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詔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乙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操士卒多死意欲後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人純仁之弟也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擾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誠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廿八 六七七

資治通鑑補 卷六四







居郡一月以計糜之足矣遂誦道從郡津度水經註河水東逕湖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河水于縣故城北又東合柏此有郡津之名。郡音豆。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畿去就於

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先謂固曰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

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畿與固少相狎侮營博而爭道畿謂固曰仲堅吾今作河東矣固泰衣罵之是以輕畿而不為之

慮畿因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焉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其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既以為

令行郡丞事又領功曹也郡督掌兵丞兼太守于郡將校吏兵三事無所不關功曹掌選署功勞賜以郡權悉與之也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

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眾情必擾不如徐以贊募兵固以為然從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一十

之得兵甚少以贊募兵則郡計不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採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

人在外陰為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白騎張白乘為賊者也垣縣屬河東郡東字衍續漢志垣縣注云山在東縣注云山在東狀如垣蓋此時已有東垣之名高幹入渡澤澤澤

河東郡賢曰王黨諸縣殺長吏宏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張辟通鑑原文云赴

本傳原是赴張辟拒守張辟當是人名想辟為壁壘之將其人可托其取可守故畿單將數十騎赴之耳不然止此數十騎難得堅

壁何能守也今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

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畿等破之斬固攻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於是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為陳義理還歸諦

思之若有不盡更來詣府父老皆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效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

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犍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授經脩戎講武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

年常為天下最當操因河東資質先是河東張時為京兆尹與畿有舊署為功曹而常嫌其闊達不切時宜嘗言曰此家疏誕不中

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守也及為河東守與時相會於華陰時畿雖各為郡守而實互為相臨相見之儀當各持版時乃

歎曰昨日功曹今日郡將也秘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言恭己南面而已悅志在獻替政事無所預也悅志在獻替政事無所預也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

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

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

要平功罪毀譽效于準驗書云無稽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謗眾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

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

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管仲仲齊桓公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

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六 一十



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指讓而海內平矣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于今備置史官以助賞罰帝覽而善之帝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辯多美悅爽之兄子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閉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宦用事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四

漢紀五十七

三

識惟從弟或知之時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且夕談論故累遷是職 孫權建昌都尉太史慈卒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射麻保賊賊於屯瑯琊樓上行醫以手持樓笏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笏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操聞其名遺之以書以徵封之發省無所道但置膏歸滿篋而已慈不為動臨死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權甚悼惜之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七起建安十一年

孝獻皇帝庚

兩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於北斗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大

日漢四日權五日玉衡六日開陽七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

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不下操下令曰城拔

皆坑之曹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以活路所以招之也今公告

之必死將人自為守矣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五漢紀五十七

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三月壹

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

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上洛縣前漢屬宏農後漢屬京兆燒關在

為名并州悉平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

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南匈奴部兵家擁眾

各為寇害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

蒙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言其以義又因大軍出征令諸

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

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

頽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

禁止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習乃貢達名士



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爲縣長初習與濟陰王思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白事失操旨操令主者收思將加重辟而是時思偶近出令習代直而主者竟往收習以爲思也而習亦不自言非思也已而思還聞習被收乃馳往白操自陳已罪非干習也操乃大驚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同時優擢至是使習領并州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病於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遺取筆擲地踴壞之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雖自多不悅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爲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書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思補

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仇敵也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繼也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賢育百萬無所復稀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遠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梓其私嗜聘其邪欲君臣宜注左傳世治曰公卿宜注民無效焉杜預曰宜示也上下同惡官極角觝之觀耳極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

馳於田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興者盡妃后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豕遂至焚天下之脂膏斷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夫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左傳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其法誠略曰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州郡顛倒賢愚易選舉疲篤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竝作陰陽失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思補

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整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續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光武奪三公之權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乃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然後可以罪之矣法誠略通鑑載于永初元年策免徐防後作鄧今移置于此統性倣儻敢直言不



矜小節默語無常時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優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澗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饌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踏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一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四

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猛之子也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其之官行道之間更相責望商到任謀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殺商鎮西將軍韓遂與兵討猛猛發兵迎敵其吏民反其攻猛猛知必死乃歎曰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豈可使吾頭東過垂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死初商在雍州以酒泉肅清為從事守破羌長及猛殺商今日敢有臨商喪者死不赦肅清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懷匕首詣猛門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救遣不殺由是肅清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為主簿既而郡人黃昂反圍郡城肅清棄妻子夜踰城出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肅清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陷肅清乃收斂遺屍送還本郡行服三年曹操聞之辟為掾

初清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清舅兄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謂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清母娥親聞之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乃陰市名刀晝夜磨礪壽聞之乃更乘馬帶刀以為防鄰婦徐氏以壽兇猛憂娥親不能制重受其禍每諫止娥親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有何面目扼腕切齒悲涕長數家人及鄰里共笑之娥親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遇壽於都亭之前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壽驚奔道邊溝中娥親復就地斫之而所持刀折娥親因前欲取壽佩刀殺壽時壽猶未死自護其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五

左抵其頰右搯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斷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置之於法即解印綬去官以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右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於時觀者如堵莫不慷慨嗟歎守尉陰語使去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冤讎已雪萬死不辭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強載還家涼州刺史居洪酒泉太守劉班其表其事乃赦其罪立石以顯其門閭 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涪于 涪于縣屬北海國賈曰故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 昌稀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 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容光武帝子琅邪孝王京之孫也容魯國絕今



靖王與之後阜陵光武子賢王廷之後下邳明帝子惠王衍之後  
清山明帝子頃王嗣之後甘陵章帝子清河孝王慶之後濟陰明  
帝子悼王長業而無子嗣除久矣據范史當是濟北章帝子惠王  
爵之後亦以是年除平原和帝子懷王勝始封而無子以河  
開王開子翼繼之翼廢為縣吾侯子志立為桓帝復以弟兄順為  
平原王奉翼後至是國亦除入國皆除而獨立照繼項那者谷先  
遺弟遺至長安貢獻時在東郡遼東縣其忠誠也 初烏桓乘  
以此意容故為容立後除入國者漸以弱漢宗室也

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  
為己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遷為紹所厚故向兄弟歸之數入

塞為寇欲助向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紀 云鑿渠自呼沱入滸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滸河名泉州  
渠以通海賢曰呼沱河舊在饒陽南至曹操因饒河故道決令北  
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說文瓜水出屬門後人成夫山東  
北入海水經滸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西北流過平谷縣而  
東南流又南流入於滸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鑿也渠東至  
海助縣樂安亭南與滸水合而入于海泉州平谷二縣皆屬漁陽  
郡曹曰泉州故城在今幽州薊縣南海 孫權擊山賊麻保二  
場縣屬遼西郡○滸音瓜河音句後音鎮

資治通鑑補天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屯平之

屯平之水經注江水過陸口而東左得麻屯口南  
直淮圻洲水北入百有餘里吳所屯也

訂建安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滸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  
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 九城志鄴州有萬三  
月增封或千戶又欲授以三公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

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  
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

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  
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

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  
動民夷俱應以生翹頓之心成觀觀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

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

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 後漢省宋白曰漢  
易縣故城在今涿州歸義縣 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 疇無終見六 又即授將軍  
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河間邢顛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

氏從疇遊至是已歷五年矣及曹操定冀州謂疇曰黃巾起來  
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

則平請以身先送裝還鄉里疇曰邢顛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陋  
為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

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趨治嚴 嚴即裝也自東郡避明帝 門人曰  
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若若恐弗及

資治通鑑補天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引見諮議明日出

今日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禱令 蕭縣前漢屬魯  
不之宮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滄下澁滯不通虜亦遮

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  
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曹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 前漢右北平郡治平岡縣後漢省平岡縣改治土垠縣  
賈曰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水經註曰自無終東出  
盧龍塞又東越青溼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壘平岡可

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田疇引山出盧龍塞壘山應谷五  
百餘里連白檀歷平岡登白檀山望柳城也補志盧龍  
即今承平之盧龍縣柳城故城在承平府西二十里 自建武以

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常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  
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軍從盧龍二越白檀之險出空

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 補注白檀山在  
順天府之密雲



縣南二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  
十五里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  
令令疇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徐無山在右北平徐無縣塹山塹  
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白檀縣屬右北平郡宋白  
縣界此時鮮卑庭已在右北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  
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樓班之子也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右北平單于曰烏延能臣將救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  
抵之或者烏延之異名也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前後  
逆戰於凡城則白狼山在凡城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陳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  
前鋒前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  
單于速僕丸速僕丸即蘇僕延語有輕重耳與尚熙緝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尚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八 思補撰  
歲次建安十二年  
 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  
 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  
 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  
 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伏精勇於殿中然後請尚熙  
 入未及坐叱禽之縛而坐於東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  
 何席之為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  
 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  
 然也操與尚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  
 罪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  
 糲糞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  
 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願不

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初操之北  
 征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  
 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  
 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饌禮音嚴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鶉尾之次陳卓曰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七度  
至軫十一度謂之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贊曰贊河間孝王  
康為濟南王以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  
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以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  
始為劉公報仇率眾遁逃初平四年 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  
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  
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九 思補撰  
歲次建安十二年  
 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  
 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  
 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憚裏肉生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時荊州豪傑歸之者日  
 益多表疑畏而陰為之備會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之備  
 覺偽如廁而逃馬備有名馬額邊有白點或謂之曰是名的盧相  
 當妨主備謝之曰死生有命及是乘之以奔出襄陽西門欲渡檀  
 溪濁不得出備急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  
 丈遂過檀溪得免然表實不知其謀也後知之深責越瑁而謝備  
 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  
 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劉備在荊州嘗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則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士元名統即襄陽人孔明名亮本

琅邪人也寓居襄陽隆中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野縣在襄陽城西北二十里號曰隆中按東坡詩傳

山西北古隆中也故其舊山詩曰何處望西北隱隱龍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錦繡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里下有隆中書院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

截然而住回旋如巢草靡在其內其下平如掌即孔明躬耕處嘗有道士居住草廬中夜聞兵聲躍而移去孔明後宅有井深五丈

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魯蒙先自董家居此

相傳諸葛亮嘗於此有石盤廣六尺林廣尚在躬耕龍畝好

為梁父吟時年二十七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自比管仲樂毅時人

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博陵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庶

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仇白堊突面

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立柱維磔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之擊鼓以令於市莫敢識者其黨伍共鑿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

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向

與其止庶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義義理精熟

遂與同郡石澗相親愛後客荊州又與亮相親善亮少與庶籍及

汝南孟建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

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

所至亮笑而不言時劉備屯兵新野徐庶往見之備殊相器賞庶

因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君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

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

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

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

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謂自桂陽蒼

則利盡南海也補註漢水在漢陽府城北五里河水在漢陽府城西三十里下流與漢水合乃入江東連吳會

者信吳為東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

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

璋閻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

軍既帝室之胃胃音商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

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帥益州之眾以

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彊之始出備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

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

飛乃止備性好結託時有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髦音

亮乃進言曰明將軍今日之事但結託而已耶備投鹿而起曰是

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操備曰不及

亮又曰將軍自度與操何如備曰亦不及也亮曰將軍既知不如

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吾亦愁之當

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藉者少平居發調則人心不

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



其計故邪遂彊隴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從父德公知之以司馬徽有知人之鑒令統往見之徽時採桑樹上統坐樹下其語自盡至夜微甚異之稱統為南州冠冕故德公謂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又謂德操為水鑑德操徽之字也言其能知人也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請為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居漢之陰徽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襄裳率爾休暢徽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慕徽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徐世字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上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劉表嘗往候德公曰夫係全一身孰若係全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籠籠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一

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任也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久之德公攜其妻子登龍門山採藥不反徽亦知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事人有以人物問之者徽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吝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此言亦復佳人有臨獄求操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家人以為言徽曰人未嘗求我今一求之而我不與彼將慙矣我何可以財物令人慙乎

魏建武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曹操還邺作元武池以肄舟師 初巴

郡甘肅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聚眾相隨挾持弓弩負珥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肅其出入也陸則乘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雜舟音去或割去以明奢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至年二十餘止不攻劫頗讀諸子既而為益州刺史劉璋將反擊璋兵敗將僅客八百人歸劉表前走荆州平元年表備人不習軍事甯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崩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應劭曰沔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江夏郡而入于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為夏口與仲雍曰夏口一日沔口或曰魯口水經註曰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然則曰夏口以夏水得名曰沔口以沔水得名曰魯口以魯山得名曰魯口也其地在江北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今鄂州治是也故何向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暨駐亦謂夏口成在今鄂州於是相承以鄂州為夏口而江北之夏口晦矣補註夏口在武昌府荆江之中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二

正對沔口沔口在漢陽府城西西南三十里今名沌口即古沌流也○羨音夷沌音脈上聲又平聲 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甯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甯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甯祖不用甯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甯為初長 鄒縣屬江夏郡地記曰楚威王徙其君于此賢曰鄒故城在今復州竟陵縣東飛蓋開其奔突之路也宋白曰黃州漢鄒縣 甯遂亡孫權 考吳曰吳志孫權傳建安八年十二月皆言也 後學麻保屯刺殺陳勳後周瑜孫瑜傳以十一年擊麻保屯則操死似在八年然後五年前乃奔權似晚今無年月可據道言之

周瑜呂蒙其薦達之權禮異同於魯臣甯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謂在吳之西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



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新機也左傳甲兵念不頓廢謂日鈍

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

楚關楚關以拒之故曰楚關 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

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業業危之意若軍果行恐必致亂

甯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

乎權舉酒屬甯曰興霸今年行計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

建方略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

祖橫兩蒙衝名曰船快而長曰蒙衝挾守河口以楫闊大繼繫石為

可楫闊機也也郭璞曰常獲也中作器案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

矢雨下軍不得前權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

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銳乘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者謂之艦○舸音果艦音健又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五

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

督陳就以水軍逆戰權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裒就首於是將

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傳讀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

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

將置酒甘甯下席叩頭血流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甯不值飛

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

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甯曰飛免分裂之

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甯頭當代入函

權乃赦之凌統怨甯殺其父操常欲殺甯甯亦常備統不與相見

偶會飲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甯起曰甯能舞雙戟蒙曰兩

君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權知統意命統不

得健之令甯將兵屯於他所 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

大夫漢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大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以大司

馬漢大司徒大司空三公中興以來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

公今雖復置丞相御史而操 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

自為丞相事權出於一矣 從事崔琰為丞相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所毛玠為丞相東曹掾

元城令河內司馬則為主簿則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

法曹議令史別駕從事州牧行部則奉引錄事漢制公府西曹

黃閣主簿錄事省錄事文學掾漢制曹有之操於公府創制也法

曹主簿曹掾曹事時公府諸曹皆置議令史元城縣屬魏郡 毓

種之子也改正植原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

時自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偽進沖遜抑阿

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五

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我復何為哉

司馬懿兄弟八人皆以達為字時人號曰八達而懿尤聰達多大

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其特非子所及也初操

為司空辟懿懿知漢運將終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

操使人夜往刺之懿堅臥不動及是又辟之敕行者曰若復盤桓

使收之懿聞命即行初無難色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

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

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

穎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其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

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初前將軍馬騰與西將軍韓遂結



為吳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讎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荆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也○侍音柿操表騰為衛尉日典略曰建安十五年徵騰為衛尉按張既傳曹公將征荆州令既說騰入朝蓋三字誤為五日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許都後十七年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郡都慮為御史大夫王子太中大夫孔融棄市融兒曹操雄詐深惡之又恃其才望每於眾中數戲侮操發辭偏宕言其議論抑揚有所偏重也右過也多致乖忤初操欲征烏桓融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與操書曰昨承訓荅陳

賈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六

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退讓魯因儒而損今令不廢文學夏商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實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千里實內不以封建則操不可以居都矣故憚之御史大夫都慮融之故吏也融薦之於操操為侍中帝嘗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短長以至不睦操嘗以書和解之引朱浮彭寵寇相賈復為言融復書曰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海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至是慮承操

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重謀祭酒路粹軍師祭酒軍謀祭酒皆操所置奏融昔在北海建安初融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誘誦朝廷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顏回復生大道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融初被收時男年九歲女年七歲寄託他舍主人憐之遺之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頃亦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受刑顏色不變融字文舉孔子二十四世孫也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黎飢取小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賓客敕門下非當世名人及通家往來皆不得白融欲觀膺為人故造其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弟子門者言之膺問融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誓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固累世通家也眾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燿後至聞其言曰夫人小面了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盛憲嘗過融於途怪其狀貌不凡下車執手載與俱歸與之談論便結為兄弟因升堂見親酌酒以賀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國家有賴所以賀耳及長與平原陶邱洪陳留邊讓齊名而高節偉操遠出其上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居常賓客日盈其門嘗自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

賈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七

賈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七



酒不空吾無憂矣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知交甚眾莫敢收者習往撫尸而哭之曰文學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范曄論曰文學之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在代終之規放機于身後凜凜焉矚矚焉其與崑玉秋霜比潔可也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竝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甯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

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為驪姬所潛自晉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九

死重耳申生之弟驪姬之妻也奔獻公卒後重耳入是為文公遂為霸主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託國於劉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竝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愛疾或勸備宜從表備曰景升待我厚我不忍也琦自江夏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眾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英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

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日范

操受之漢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樊城在襄陽東北臨漢水周大

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蚤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斬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遺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平乃將其眾去過襄陽駐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乃將其眾去過襄陽駐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十九

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當陽縣屬南郡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江陵南郡治所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論曰劉元德雖頭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軍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



幅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

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當陽長坂在今荆門軍當陽縣東南

東有櫟林長坂宋白曰漢當陽道城在今縣北春秋傳楚伐麇顧谷釋例曰麇當陽也備棄妻子與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眾輜重徐庶母為操所獲庶

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請操張飛將二十

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自此迄于操陳

曰可來其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執趙

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趙雲字子龍頃之雲身抱備子龍保護甘

夫人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到瑜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初備在

許與曹操共獵獵畢眾散羽勸備殺操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風江

渚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

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

青州刺史封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越通之後也深中足

智魁傑有雄姿荆州既降操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

度耳操又釋韓嵩之囚因韓嵩事見六十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

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蒯越為光祿勳劉先為尚

書鄧羲為侍中荆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

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漢即河也漢書地理

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人江如瀉曰漢中人謂漢水為河

水師古曰漢上曰沔曰漢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有三班固謂之

東漢西漢而荆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

則西漢之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嶺家山迤洋金房均載

勢後至漢關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

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數外徑隨河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三

貢進曰何謂也孔子曰賈鳴犢與華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

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即聞之則胎殺天則則不至竭澤

而漁則穀不食陰陽覆巢卵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邱哉乃還○原音弋又

音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蠶遷化於外

謂范蠡去越而扁舟五湖卒居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

從尋復見害廉犇揚州南陽韓暨避袁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劉表

又辟之遂遁居孱陵山都山在南陽郡山都縣孱陵縣屬武陵郡

公安縣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為表所禮重

潛私謂王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

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爰操得荆州以暨為丞相士曹屬丞相

戶曹賊曹兵曹魏士曹各屬各潛參丞相軍事時方用兵故丞

一人兵士三曹皆操所置也潛參丞相軍事相府置參軍事

洽廣榮皆為操屬漢公府置有操屬東西曹掾比四百石皆皆比

三百石其屬比二百石三公屬比二百石三公屬比二百石三公屬



馬則三公之嘆舌塊芝為管令晉書探又得趙敵晉書執其手曰  
恨相見晚亦禮而用之皆從人望也韓暨嘗避亂陽山中山民  
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  
之終不為害王粲暢之孫也弱冠時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  
著貴重朝廷常車駕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  
既幼弱狀又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為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為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不能加也司馬芝為管令時郡主簿劉節  
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芝既莅事差節客王  
同等為兵掾史白芝云節家前後未嘗給餼晉書若至時藏匿必  
為雷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既大宗且為郡股肱而賓客每不與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五漢紀五十七

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  
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言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  
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  
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  
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  
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併豈足託乎備甚悅  
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  
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水經注江水過鄂  
樊口樊山下雲漢水所注也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鄂國志  
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武昌是也通鑑  
以為孫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到備曰事急矣請奉  
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柴桑縣屬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五漢紀五十七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遺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應南指劉琮東手今治水軍八十萬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

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背兩廂開製棹孔左右連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擊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旗與女牆齊牆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盾前後左右樹牙旗機

大計不知迎之魯肅則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

眾人之議專欲謀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

下曹從事

下曹從事諸曹乘轎車

侯景弱質者至乘牛車其後皆貴之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自重以以來天子至士為常乘

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

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

精足用英雄樂業此基業為我效川也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

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係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一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

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

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入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

應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父表諸人

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

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雖卒合已選三萬人船楫戰具俱辦卿與子

敬程公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敢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敢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敢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敢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敢

程公程普也時江東諸將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敢



資糧為卿後援能辦之者誠決選逾不如意不測而會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補註決者決戰也言自料能辦此則則誠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德決勝負也兩決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孫權從兄豫章太守黃其女為曹操子婦欲遣子入質朱治聞之往說責曰破虜將軍昔率議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故表授大郡為宗室冠今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必克成王業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竊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慨然夫曹操阻兵傾覆漢室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而將軍乃欲背骨肉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資乃止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俟望權軍邏巡也○邏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委棄也署置也備註委者棄己之官守而他往署者署人為官守以代己僕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綱音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備者自愧呼肅之非進與操遇於赤壁水陸註江水自沙羨而東右注赤壁山北郡縣 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邱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邱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時操軍取已有疾

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走舸船上立女簫鼓棹夫多戰卒少皆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時黃蓋為流矢所中墮水中雖為軍人所救免然寒甚不能言軍人亦不知其為蓋也黃蓋於中值韓當過其旁蓋奮力呼之當曰此公覆誓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華容縣屬南郡從此道可至華容縣也杜佑曰古華容在竟陵郡監利縣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操大喜諸將問之操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備與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雷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初操自柳城還郭嘉病卒操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又與荀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南方有疫人多畏之奉孝亦嘗言吾往南方必不生還然與計議必云當先定荊州此為棄命定事立心乃



爾何得使人忘之至是敗歸於路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不  
 覺失聲號慟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既而與權書曰赤  
 壁之役值有疾病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周瑜程普將數  
 萬眾與曹仁隔江未戰甘肅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  
 守之益州將翼肅舉軍降先取夷陵則與益州為輔故周瑜表以  
 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橫野本將軍以肅為名蒙盛稱肅有膽用  
 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立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  
 甘肅肅困急求救於周瑜請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  
 普曰酒凌公績於江陵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  
 係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疋而還  
 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百將數千人攻城仁遣部  
 曲將牛金率三百人與挑戰眾少不敵遂為所圍仁與陳矯登城

望之見其垂沒左右失色仁意氣奮怒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  
 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奈何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  
 馬將其壯士數十騎出城去敵百餘步迫薄仁徑渡溝直前衝入  
 敵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還拔出之敵眾乃退矯等初  
 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 十  
 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合肥曹操置揚州刺史治焉時刺史已移  
 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治焉存考以日魏志魏紀十二月權為備  
 至赤壁與備戰不利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備先破公軍然後權  
 攻合肥而北紀云先攻合肥後有未陸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又陳矯傳云陳登為備所圍於匡奇令權求救於曹操而先擊行  
 狀云登為策所圍按策始欲攻登未濟江已為許實奪所殺吳書  
 云權征合肥命張昭別討匡奇於時陳矯已為曹仁長史又陳登  
 年三十六而卒必已不在不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此古當  
 知登之被圍果在何時也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  
 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李  
 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軍師亦古將軍  
 而備置軍師中郎將皆以一時軍事創置官名也然中郎  
 祭酒止使軍謀中郎將則有兵柄亮後又遣中郎將軍 使督零  
 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為桂陽太  
 守雲之徇桂陽也太守趙範降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  
 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也固辭不受時有勸雲者雲曰範  
 追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子不少何必樊氏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先是雲與夏侯惇戰于博望生獲夏侯蘭是雲鄉里人少不相  
 知雲白備活之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  
 如此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

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  
 簿楊修聞松有倚才乃以操所換兵書示松松覽竟曰此吾蜀中  
 所故有曹公竊之耳因即口誦徹尾修大奇之即以此事述於操  
 以薦之操曰或偶合耳遂焚書經不用松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  
 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為後十六年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公羊傳曰葵邱  
 者九國 曹操誓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  
 棄之於俯仰之間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  
 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  
 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勸疇捐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



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不以時同於子文辭祿王問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以公尹秩之成子每出于文之謀必迷王止而夕復人語子文曰人生非前而子進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民也民多則死無日矣我死非非也申胥逃實左傳吳破楚入郢中申胥逃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師乃出大敗吳師楚子入于郢實申包胥立誓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俟之時素與夏侯惇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時宿而勸之時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時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時答曰是何言之過也時負義逃竄之人耳謂不劉虞復讎自直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于徐無山也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時時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時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勿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時具以答操操喟然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帝建安十三年

知不可加乃拜為議郎

曹操生二十五子不彰植熊昂鑠沖據

宇林表玳峻矩幹子上彪子勤子乘子整子京均子棘微茂而沖

最賢亦最愛字曰蒼舒孫權嘗致巨象操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

莫能出其理沖時年五六歲進策曰置象于船而刻其水痕所至

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操用刑嚴重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

吏懼必死沖謂曰且待三日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前穿單衣如鼠

齧者謬為愁色操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不吉今單衣

見齧是以憂耳操曰此妄言也何患之有俄而庫吏以齧鞍問操

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在柱乎一無所問凡應罪戮而為沖所

濟宥者十數皆此類也年十三卒操哀痛之甚不為之寬喻操曰

此我之不幸而汝之幸也先是操嘗殺刺醫華佗及沖病困操乃

歎曰吾悔殺佗令此兒殞死也既而以司空掾原女早亡操欲求與渾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未成人而死曰殤生未為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山遊學徐士兼通數經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其療治人疾或鍼藥所不能及者飲以麻沸散因剗破背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俾以神膏無不立愈嘗謂弟子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鸞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體有不快起作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帝建安十三年

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則愈矣然本作士人恥以醫見業操有頭風

使治之佗不肯盡力又託事歸家召之不至操遂收付許獄將殺

之荀彧謂操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全宥之操曰勿憂天下當

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

除此但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即不殺此子終亦不為我斷此根

原也謂佗別傳曰河內太守劉勳有女年二十左鄰有劍養而

馬馳五十里因勳大後腹時向劍口相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

曉疾遂愈一婦人患寒病佗令以冷水灌之頃滿百灌灌至七八

職便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灌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膏露高

二三尺灌至百而疾愈佗嘗行路見有病者語之曰向見道

邊賣餅家甚難甚取三升飲之病當自愈即如佗言立吐一地

乃歸地于車而往謝及門有兒黃兒之曰客車邊有物是必達我

翁也及進視其北壁有餅十數一郡守驚病作以為盛怒則







為政務敦教化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果斷百姓親之如父母

冬十月朔州地震 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人陳蘭梅成據

潛六叛 蕭大二縣皆屬廬江郡 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之

日遼傳無年按繁欽征天山賦云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

武平侯曹公東征臨川未濟翠舒奮動料有潛六乃解上將盪寇

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又云陟 露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

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巖其上張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

深入遠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

蘭等盡虜其眾操因使遼而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

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 蕭註沙羨即今武昌府 呂範領

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 蕭註尋陽即今九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

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

荆江之南岸則零陵桂 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水經南平郡房

陽武陵長沙四郡地也 陵縣有油水西

北注于江曰油口即 權以妹妻備權妹亦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

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初備之奔吳曹操集謀

士論之僉曰權必殺備程昱獨曰不然孫權之統事新未為海內

所懼主公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

名關張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已成則又

不可得而殺也至是果如其言 曹操密遣九江蒯幹往說周瑜

幹以才辨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

之立謂幹曰子翼良甚遠涉江湖 蕭幹字 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

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遊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

客無乃逆詐乎瑜曰言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

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待者服飾珍

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週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

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

終無所言還曰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開也 百權致毛

玠典選以來士大夫盡尚節儉風俗為之一變然矯枉之過或多

飾偽以求售丞相操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

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

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汗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擊

靈食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

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建安十五年春操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

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會不出閭巷豈幸相遇

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向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

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

其何以霸世 管仲齊桓公室三歸之妻也 今天下得無有被

褐懷玉而釣于泗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

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 蕭典說日明明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水經註銅爵臺

咸為之高十丈有屋百餘間附登操既築臺大宴羣僚於臺上盧

江左慈亦與焉慈有神道按從容謂曰今日高會珍羞殆備所少



故江雖魚耳意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置木投餌釣之引出二尾皆長三尺生鮮可愛使目前給之又謂之日既已得魚復無可中生耳意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取因日吾前遣人到蜀買魚可過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數魚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自蜀反壁問操錦之狀及時日早晚皆符操為久之操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蓋然不知所在或見之於市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其知誰是後人遂慈于關城山頭因復逐之慈走入羊羣操乃令於羊中告之日不復相殺本試君前日忽有一老抵屈前膝人立而言曰豈如前日之而羣羊數百皆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操年二十舉 自以本非殿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 操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 平心逆舉以是為疆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 見五十九卷 意

寶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八 四

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疆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兖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袁術僭號於九江露布天下或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

妄相付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 耿耿也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兩臂然欲孤便爾委相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難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 謂係不可讓位於邑士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 武平附夏柘苦四縣皆屬陳國○夏音賈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 京京口城也權時皆詣京見之後都謀於京口置京督又日魯蒙督爾 求都督荆雅絕高日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堯因謂之京口 州備備又欲兼得江漢間四郡也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從

寶治通鑑補 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八 五

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爾之督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且我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乃不從瑜範之言備既見權速還公安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我不可以再見之久乃聞愈之言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時劉璋在益州為張魯所侵勢頗危殆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張魯在腹心 謂操以赤璧損中國之人故欲因其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



取嶺而并張魯因雷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軍將軍據襄陽以威振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瑜守丹陽聞濟陰人馬謖篤學好古乃厚禮之使將吏子弟數百人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學典墳雖在戎旅誦誓不絕故瑜欲以四事委之瑜既得權命即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所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邱裴松之曰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江名同處異也水經註巴邱山在湘水右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晉巴陵郡今岳州也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魯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年三十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大故知在今年也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蕪湖縣屬丹陽郡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允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魯肅為齊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權時在鄴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權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番陽今饒州地沈約志長沙郡有吳昌縣漢末之漢昌也吳更名至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

漢昌太守屯陸口水經江水左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黃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漢人新折縣北運呂蒙城西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當塗猶言當路也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涉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及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卿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昔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蒙乃始就學為志不倦其所覽見宿儒不能勝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權聞而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將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劉備以從事龐統守未陽令未陽縣屬桂陽郡宋白曰郡國志云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人功曹從事史二人功曹從事史一人功曹從事史一人統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道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周瑜之卒統

資治通鑑補 卷六六 六九九



送喪至吳吳門陸績願往見之統曰陸子可謂篤馬有逸足之

力願子可謂篤牛能負重致遠也或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

篤馬雖精所致一人耳篤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

字書云篤馬之最下者今鹿以篤馬為牛實願陸則篤非劣稱又作別解矣 初蒼梧士變為交趾

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變表其弟壹領合浦

太守薊領九真太守薊音武領南海太守變體器寬厚中國士人

多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盛震服百

蠻朝廷遣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嘗著絳帕頭東安

說頭巾一名帕一名帕陸游曰和頭巾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

以助化為其將區景所殺景自買珠以前皆為交趾刺史未符

求立為州朝議不許即拜殺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

士變為交趾太守共妻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

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為刺史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

吳巨代之朝廷賜璜璽以變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

太守如故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至是孫權乃以

番陽太守步騭為交州刺史士變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

違騭誘而斬之威聲大震權加騭左將軍變遣子入質由是嶺南

始服屬於權步騭臨淮人也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世亂避難

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而體夜誦

經傳會稽雋矯為征羌令郡之豪族也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

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矯矯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

委去止之曰日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

耳良久矯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

愈恥之騰辭色自若矯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香以小盤飯與旌

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騰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騰曰何能忍

此騰曰吾等食賤是以主人以食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後

舉茂才數歷內外數音至是遂為南方保隨

解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

丞相副丕既為五官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祁原獨守道持常

不趨其門操微使人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

子此典制也操乃轉原為五官將長史不嘗於燕會中建一議曰

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當救父邪眾人紛

紘原獨無言丕問之原勃然曰父也不默然不復敢難 三月操

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

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

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

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

部皆反馬超欲推韓遂為都督謂之曰前鎮司徒任超使取將軍

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

為子時超父騰為衛尉而遂子亦為質子在京師故超云然超遂

率其眾十萬屯據潼關潼關在宏農華陰縣水經註曰河在關內

之乘乘所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

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

宜為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

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

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五十八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五十八



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

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蒲阪津在蒲東縣西河西即唐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以試其賊賊可禽也太祖曰善按武帝紀營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

晃傳云皆晃之策蓋陳氏各欲爾其功美不相顧耳 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眾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

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

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

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前道而

南超等退拒渭口前書渭水至船可空入河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即潼關也操乃多設

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

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

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

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解曉韓遂請與操

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

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

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

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營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

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時

超既疑遂戰不甚力操遂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

秋奔安定補註通鑑但記操別遣于超之事而不記超疑而敗之因果在于互相猜疑初韓遂有增曰閏行軍中號為勇健建安初

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時

超既疑遂戰不甚力操遂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

秋奔安定補註通鑑但記操別遣于超之事而不記超疑而敗之因果在于互相猜疑初韓遂有增曰閏行軍中號為勇健建安初

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時

超既疑遂戰不甚力操遂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

秋奔安定補註通鑑但記操別遣于超之事而不記超疑而敗之因果在于互相猜疑初韓遂有增曰閏行軍中號為勇健建安初

遂與馬騰相攻騰使超與行戰行刺超子折因以折子搆招項幾

殺之通者十四年為遂所使詣曹操操厚遇之行因請令其父入

宿衛西還亦勸遂送質子於操後遂叛操而操有意招行乃誅遂

之子而囚行之父手書與行曰吾前後與韓文約誓無所不盡而

乃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讓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

處且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行乃降而遂於是敗諸將問操

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缺謂缺而不備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

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

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

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

軍也二將徐晃連軍樹柵為前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

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

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

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

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

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

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

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兩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兩夏侯

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既為京兆尹既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

之初既為郡小吏同郡徐英為郡功曹嘗鞭既三十及既為京兆

尹而英猶懷舊怨遂然英性剛爽自以身為郡中著姓而名行又

在既先既雖貴顯不屑自降以修前隙而既亦不念舊怨時欲與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英為好管因醉欲親狎英英抗意不納時人兩賢之遂起之叛也  
 宏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為軍軍  
 食一仰河東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操乃下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 扶風法正邑  
 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其州里俱僑客者謂其無行正為  
 邑不得志僑寄也寓也邑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付璋  
 不足與有為當窺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  
 璋使正往正辭謝伴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  
 誠以為州主備正結備在十三年曹操定荆州之後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  
 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  
 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璋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

資治通鑑補 卷之六十八 漢紀五十八 蜀書

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  
 州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龐羲松之誼龐羲免其子於  
 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政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  
 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唇火積薪其勢必焚  
 及滿呼船梅將無及劉左將軍有驍名曹操來備為左將軍故稱之今請到欲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一君若客  
 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  
 為廣漢長廣漢屬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曰兩高  
 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貴不可雙兩勢不可同重容雙同必爭其  
 功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荆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  
 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別駕州之上聘應於內以取益州

猶反擊也考異曰章曜與曹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  
 德接納其謀助之數日問蜀中關係兵器庫人馬  
 劉璋及諸更書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按 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  
 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備表權為車騎將軍故以稱之北有曹操難  
 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  
 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言水火者以其性相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  
 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  
 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  
 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  
 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  
 留營司馬留營司馬事也孫夫人驍彘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備  
 以趙雲嚴重必能整齊故特任掌內事備將步卒數萬入益州孫

資治通鑑補 卷之六十八 漢紀五十八 蜀書

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  
 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救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  
 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  
 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  
 江水蓋節節內水也廣仲雅曰江州墊江縣屬廣漢郡墊  
 則蜀外水貫曰涪縣故城今涪州墊江縣唐之合州備註涪郡  
 今成都府之涪州 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  
 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璋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  
 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  
 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  
 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吏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  
 厚加資給使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對璋



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置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  
 萌縣地僻南有故白水關 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  
 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 葭萌縣屬廣漢郡賢曰葭萌今利州益  
 先主改曰漢壽備葭萌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初廣漢  
 即今保寧府之廣元縣 彭美自負才氣多所輕忽仕於劉璋為人所毀璋髮鉗為徒隸及  
 備在葭萌美欲納說而未得其因乃往見龐統與美無識又值有  
 客乘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須客去與卿善談統頗怪之及客去美  
 又先責統飲食然後其語因留信宿連日夜語不休統大奇之乃  
 言之於備備亦深奇其計遂寵侍日隆引為參佐  
 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  
 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  
 五官將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 據林傳時為 北方吏民樂安厭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土函 思補

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  
 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 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  
 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  
 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  
 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開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  
 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之也不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  
 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  
 級皆如其實數 魏書事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  
 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魏書

資治通鑑補 卷六六

上卷十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馬超等餘眾屯  
 藍田夏侯淵擊平之郿城梁興 郿縣前屬左馮翊 寇略馮翊諸  
 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  
 被散藏鼠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諭威信而  
 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  
 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  
 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  
 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  
 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郿城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遂斬興餘  
 黨悉平渾泰之弟也 郿泰見用于董卓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為  
 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時許靖在蜀聞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土函 思補

諸王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初諸葛亮奉使至吳見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  
 王之宅也權長史張紘亦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  
 勢岡阜連石頭昔秦始皇東巡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  
 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運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宜為都邑及劉  
 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  
 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秣陵屬丹陽郡本金陵也秦始置改孫權改曰建業後避晉愍帝  
 諱改曰建康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金陵志石頭城去建康  
 九里南合秦淮水張紘曰石頭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  
 涼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來者循石頭城轉入秦淮陸游曰龍  
 灣望石頭山不甚高然峭立江中繞練如垣牆清涼寺距石頭里  
 餘西望宣化渡及懸陽諸山宋白曰晉平吳分爲二邑自淮水南  
 為秣陵北為建業又據晉書紘傳陸游曰秣陵石頭城齊王  
 問傲合其討趙王倫陸游傳檄不下時王懿鎮石頭陸游西赴建業者



臣等謹將事於牛清禁之不得止將士奉送收發陸則石頭在  
牛清西詳考是事林陵軍將桂遂欲自牛清而西勤王也石頭自  
在牛清東 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雷賤雷賤者今曰自古

有國有家者成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書君

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

善之難也人君承奔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周禮天官

柄謂王取羣臣一日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以取其  
其幸四曰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專以取其貴七曰  
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 甘異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

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豐巧辯緣聞眩於小忠戀

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

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

無希冀之望矣權省書為之流涕紘好學能文嘗作柁樞枕賦陳

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所作武

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書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

此開率少文人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譴今景興在此足

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又善楷篆昔孔融

嘗遺之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

人也 呂蒙問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水名在今

和州歷陽縣西南源橫夾水立塢狀如偃月杜佑曰濡須水在歷

陽西南百八十里余據濡須水出巢塢在今無為東北二十五里

濡須塢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既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

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

橫曰善遂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擊孫權時大霖雨三軍多不

願行操知其然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時

賈逵為丞相主簿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

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得已皆署名入諫操怒推

遣意者送獄逵即自言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逵

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

我矣著械甫訖而操果遣人視逵既而教曰遠無惡意原復其職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  
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既有德樂保名節然處  
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  
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賈曰禮合文嘉曰九錫  
日樂器四日朱戶五日納陛六日虎賁百人七日斧鉞八日弓矢  
九日節節謂之九錫錫予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

路大術百后氏之璜曰父之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甯

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記禮弓會子曰君子

之愛人也 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

以疾留壽春彧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彧遂飲藥而卒彧專

備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

宗焉司馬懿嘗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曾聞見述百數十年間

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

過唯荀彧為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為不及可

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曹公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

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願

願行操知其然恐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時

賈逵為丞相主簿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

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得已皆署名入諫操怒推

遣意者送獄逵即自言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逵

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



不遠耶或委貌美偉劉季和常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帝聞其亡哀惜不能已祖日爲之廢講樂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  
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  
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  
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  
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或舍魏武將誰  
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  
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或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  
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  
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或死漢室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九

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爲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  
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  
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園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  
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  
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耶用是貶或  
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或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  
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 晉天志曰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又  
者東北三星曰三公三公北三星曰九卿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謂也 初孫權論赤壁之  
功以黃蓋爲武鋒中郎將既而武陵蠻反攻城邑乃以蓋領太守  
事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城乃擊之斬首

數百餘皆奔走蓋乃誅討魁帥救其附從自春迄夏寇亂盡平諸  
幽邃巴禮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未幾長沙益陽  
縣爲山賊所攻蓋又討平之加偏將軍至是卒於郡蓋當官決斷  
事無滯滯國人思之圖畫其形四時祀祭蓋字公覆零陵人也少  
孤丁嬰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  
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  
蓋從之爲別部司馬堅死又隨策及權授甲周旋不避險難又長  
於吏事凡守九縣所在平定赤壁之戰雖爲偏裨而功爲三軍之  
冠既又保隄南服爲國鼎臣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  
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即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九

水關間數有樓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  
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  
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  
此中計也退還白帝 白帝即巴東魚復縣城也公孫述據  
成都自稱白帝改魚復曰白帝城 連引荆  
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  
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  
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 州界謂其  
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  
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爲益州征疆敵師徒勤  
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法正曰今  
大事亟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



於是璋收斬松救關成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  
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其無名者勒兵徑至關頭  
并其兵進據涪城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  
權江西營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東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

率眾七萬禦之權數令人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入  
北軍營中北來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欲  
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環

作鼓吹操令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  
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賤與操說春水

賈逵通鑑補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八 一

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  
欺孤乃微軍還是役也五官將長史郝原卒於軍原字根矩北海  
朱虛人也十一而喪父家貧不能從學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  
師問曰童子何悲也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凡此書生必有父  
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愴惻故涕零也師亦哀其  
言而為之泣遂教之以書一冬之閒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龀之中  
巖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秉德純懿欲遠遊學詣安邱孫崧崧辭  
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  
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得無以鄭為東家  
邱乎原曰先生之言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  
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

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乃以所藏書贈之  
原心以為求師啟學志高者通書何為哉然重違崧意乃持書而  
歸藏之於家而遠遊學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

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滂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原舊能飲  
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閒酒不向口臨別師友以原不能飲會米肉

以送之原曰本不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  
飲之於是其飲終日不醉歸乃以書遺崧且致昔日不敢辭之意

孔融為北海相舉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志望  
欲殺之朝吏皆為之請而原獨默然融問其故原曰明府於某本

不諱也常言歲終常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今乃欲殺之明府愛  
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情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何以

賈逵通鑑補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八 二

愛之何以惡之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融乃笑而釋  
之後從遼東歸鄉里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  
鄭元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志  
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青州遂分郝鄭之學  
操為司空時辟原為祭酒及北伐三郡單于還駐軍昌國燕士大  
夫酒酣操曰孤之還也府僚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  
來者獨有郝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迎謁操大驚喜驥  
履而起迎於門原雖在軍署常以疾病高枕里巷不數會見時河  
內張範亦在府中深慕原而效之操下令曰郝原名高德大清規  
邁世魁然而時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  
者貧也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十四州司馬冀兗徐青荆揚益梁雍并幽交也復為



九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農河南州矣此曹操自領九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夏四月

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沂內

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

不得走賊亦不敢鈔 東郡燕春秋之南燕國也賈曰燕故城今滑

州昨 城縣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

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

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漸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

渡江 新晉縣本屬江夏郡沈約曰吳 江西送虛合肥以南惟有皖

城 皖縣屬江郡 濟後奉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

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丹陽郡已屬孫權 五月丙申以

資治通鑑補 漢紀五十八 帝建安十八年

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 時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郡中山

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元牡二駟衮

冕之服赤舄副焉 毛萇曰赤舄人君之盛履也釋曰復履也魏元

之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別禮樂之制王宮諸侯軒縣舞曰

佾之數天子八佾侯六佾伯八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宋傳曰

十六人服度曰天子八佾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宋傳曰

佾伯納晉悼公女樂二人晉以一八 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

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蘇與盧同黑

盧 桓鸞一亩珪瓊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闕劉備

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將軍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糧重

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 梓潼縣屬廣

元鼎元年置以縣倚梓林而枕涪水為名建安二十二年劉備分

立梓潼郡加志梓潼有五婦山臨水所出南入涪應劭曰涪水出

資治通鑑補 卷六六

涪水南入涪水經曰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東至廣漢與梓潼水

合又西南流又南入于熱江註云涪水出廣漢涪縣南道微外

梓潼水即五婦水也同入 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

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查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

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

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

遣其將劉瓚冷苞 瓚音主 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

綿竹縣屬廣漢郡唐屬漢州 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

九域志在州東九十三里 嚴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

夏費觀督綿竹諸軍嚴觀亦率其眾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

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 雒縣屬廣漢郡雒水

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 鴈江在雒縣南有 軍敗殺禽備

聞其忠勇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備歎息而斬

資治通鑑補 漢紀五十八 帝建安十八年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 操三女

節次華節後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

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

之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 隴西南安漢陽永

隴帝起居注初平四年 操善其言而舍卒之閒為備不周操還超

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秦州郡以固守 冀

涼州刺史治焉 超盡兼隴右之眾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

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章康遣別駕閻溫出

告急於夏侯淵 淵長安 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

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 隴右在

在關東故 淵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

資治通鑑補 卷六六



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與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氏王千萬陽水氏種也其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水經注歷城在臨縣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為建里宋白曰晉置仇池郡於歷城今為成州阜少長敘家乃往見敘及其母說康被害之

黃治通鑑補 卷之十 漢紀五十九 五

狀獻欲悲甚敘欲泣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趙盾晉趙盾子也左傳趙盾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則亡不超強而無義多賢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人齊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敘自罪負也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時超取趙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察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突項襄淵豈

復百年貴義存其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鹵城當在西祁山以討超水經注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為險固漢水徑其南又曰祁山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杜佑曰祁山在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余據今西和州長道縣南十里有祁山古來南北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五百里有人焉戶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稍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兵敗遂南奔張魯考異曰楊阜傳云十八年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十九年正月超等討超超奔漢中按姜敘九月起兵超即應出討超出衢等即應閉門不應至來年正月姜敘史書捷音刊魯以超為都講祭酒魯為五斗米道自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眾講祭酒者魯使欲妻之以女或

黃治通鑑補 卷之十 漢紀五十九 五

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章讓曰阜君存無捍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黜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互苟荷爵祿操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魯之法順人于諸侯者受金于太府子貢嘗贖人矣而不受金孔子曰賜則廉矣然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矣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敘之妻蓋不過此敘妻司馬妻女勸敘與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超之攻冀異躬著布袴佐昂守備又悉脫佩環繡黻以賞戰士及冀城降超超雖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信昂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乃與超妻楊氏深相結謂楊曰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入秦成西戎之霸方今社稷初定在于得



入非涼州士馬安能與中夏爭鋒哉楊深感之亦與異結盟昂所  
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自冀城之難以至保據祁山  
昂出九奇異輒參焉又性特貞烈先是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城  
會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  
恐為雙所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  
西子蒙不潔則人掩鼻而過況我貌非西子乎乃以溷糞涅麻而  
被之邽食瘠形以自免及賊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  
曰婦人無係符信則不出房帷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  
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  
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而絕時適有解毒良藥  
撒口灌之良久乃蘇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三

思通鑑

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瑗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 魏置五  
曹五兵度支王粲杜襲衛觐和洽為侍中 自是以後侍中選  
鍾繇  
為大理 大理漢廷  
尉中令漢光 王修為大司農袁煥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陳羣為御史中丞 時以御史大夫為三公 漢為人清  
疎動之職  
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煥獨否  
居官數年卒操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  
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袁曜卿之家外不解其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操子丕聞煥拒呂布之  
事問其從弟敏曰煥居平勇怯何如敏對曰煥貌似和柔然其臨  
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修篤於分諠顯沛不忘操左右啟才

反與其徒攻掖門修聞變將官屬步至宮門操時在銅雀臺見  
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蔡襲等四人雖同為侍中而襲尤見親  
密有時獨見或談至夜半蔡性躁競忿然謂和洽曰不知公對杜  
襲道何等也洽笑而答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盡侍可矣怙怙於  
此欲兼之乎然其見敬終不如洽也操欲復肉刑今日昔陳鴻臚  
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陳羣父  
大鴻臚 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 事見十五卷  
文帝十三年  
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  
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  
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獄室盜者刑其足則永無淫放  
穿踰之盜矣夫三千之屬 周穆王作甫刑墨罰之屬千刑罰之屬  
千刑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三

思通鑑

之罰其屬二百 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  
五刑之屬三千 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  
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 賈易 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  
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  
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眾議而止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七

宋洙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五十九起建安十九年盡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

姜敘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

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

軍郃音超超敗走韓遂在顯親顯親縣屬漢陽郡志無之蓋光武

紀秦州或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

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興國氏建中興國氏王阿貴百頃氏王

後阿貴為夏侯淵所千萬各有部落萬餘從馬超為亂超賊之

擊長離諸羌水經注其亭水南逕離而成紀縣東長離諸羌多

在遂軍必歸救其家遂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

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

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眾欲結營作壘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

今復作營壘則士眾罷敝不可復用賊雖眾易與耳乃鼓之大破

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薛馬超餘眾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

之屠各初安定太守并邱與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

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

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與至遣

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

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

璽赤紱遠游冠漢制諸侯王金印赤紱遠游冠董巴曰遠游冠制

展前橫之於如通天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雉卷梁有

前無山述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

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

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

攻具及土山必懸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

雨水以入若雷經曰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

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

也權從之蒙薦甘肅為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

精銳繼之手執枹鼓枹音夫士卒皆騰踊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

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

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諸葛亮留關羽

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流克巴東魏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

南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南為巴東郡府黃牛廟記諸葛亮伐蜀而作也其略云

巴東郡今之夔州府府錄黃牛廟記諸葛亮伐蜀而作也其略云

僕躬耕南陽之畝法蒙劉氏領草履勢不可仰計事善之於是情

好日密相拉總師趙雲道履黃牛四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

拍岸激石於江中崔魏噴噴列作三峯平治河水順道其道非

神扶助於禹人力矣能致此邪僕從步觀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

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開有神像影見焉將髮鬚

削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

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荆州

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天蔽日常有

高嶺長嶺隔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至至江州破巴郡太守

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







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言從也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璋

印為益州太守權為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璋兄瑁妻吳懿彭

蒙璋之所授棄也璋之於璋是錯為徒隸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

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

印初備之襲蜀曹操深以為憂丞相操遣使曰劉備其不濟乎拙

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

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羽張飛

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

三傑佐之何為不濟至是備果定蜀操聞而憮然曰猾虜是豈畏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五 孫權將呂蒙謂其陸口領將魯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

雷者邪孫權將呂蒙謂其陸口領將魯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

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

一家而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且羽為人長而好學讀左傳

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軍後

以待之單復籍言表裏也此以善女為喻言國家雖與西蜀連和

然人心難測不可信外而忘內其助人為己處須存兩條

心如者表首有乃密為肅畫五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初劉璋

表必有與也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黃權謀誅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

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

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

之成都之國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

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請就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

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

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

各反桑梓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對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

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散

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

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其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

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閣水上攻關峻

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何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

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梓州巴西縣

元初二年廣漢自種郡移治梓潼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

縣屬焉隋改為巴西縣唐梓州治都天寶方改為梓潼郡以峻為

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蜀郡為都畿內為謀主一殮之德睡毗

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

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

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

佐備治蜀頗向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

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

容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

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蠲廢互相承奉德政不

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六 恩補



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傲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時馬超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張飛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以呼吾字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飛等竝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而見飛等之立直也乃大驚遂不復字備明日歎曰我今乃知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張飛所殺關羽在荆州聞超之名與諸葛亮書問超入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其子臨菑侯植守鄴

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驟布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髯故亮稱之為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輔吳將軍張昭對孫權論巴福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沈沈容悅元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其子臨菑侯植守鄴

戒之曰吾昔為頓郎今年二十二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操之第三子也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見其所作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而試時銅雀臺新成操乃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賦植拔筆立成文彩可觀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衣服不尚華麗每進見問難應聲而對故特見親愛操為諸子高選官屬以刑昭為植家丞防閑以禮無所屈撓防以制水閣也制賦皆禁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漢制列侯置家主侍侯使植以書諫植曰家丞邢昭北土之彥少乘高節元諍淡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而楨禮遇殊特昭反疎簡是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謫其罪不小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其子臨菑侯植守鄴

思實懼焉植不能用時穎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植啟求之操遣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科頭拍祖胡舞五椎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仗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仇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劉楨東平人也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齊名揚首賜玉名也又有號建安七子植後為五官將文學會不謙集諸文士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客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滅死輪作罰使磨石操一日



卒至觀尚方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操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  
 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  
 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  
 紆繞而不得申操顧左右大笑曰救之 魏尚書令荀攸卒攸  
 深密有智防防以保身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謀帷幄時人及子  
 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  
 不去不止荀或字文若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  
 忘或為魏尚書令又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  
 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操世子不嘗  
 問攸疾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鍾繇嘗謂人曰我每有所言反  
 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諮公達輒復過人意前後凡畫奇策十二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魏紀五十九 九

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而卒故世不盡聞也繇又嘗與人書曰吾  
 與公達會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  
 吾時喟之曰唯當嫁卿阿鶯耳何當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  
 今欲嫁阿鶯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西郡  
 支河首在金城河關之西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為號 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  
 操使夏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  
 入小湟中湟水源出西海鹽池之西北東至金城允吾縣入河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又有湟中城在西平張掖之  
 關小月氏之地也故謂之河西諸羌皆降隴右平操下令曰宋建  
 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  
 吾與爾不如也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

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  
 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不任所言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  
 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扶  
 之以其領兵懼其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初董承  
 女為貴人及承以衣帶詔謀誅操事敗操殺承并求貴人殺之帝  
 以貴人有姪累為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  
 操殘偏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久之完死人無知者至是事乃  
 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宜勅兵  
 入宮收之后閉戶藏壁中兵士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  
 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  
 知命在何時願謂慮曰郗公天下甯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魏紀五十九 十

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餘削不其侯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  
 人伏氏自伏生至完歷十五世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  
 伏不關至是而國滅宗衰遂以不振時劉備在蜀聞操殺后為之  
 發喪大臨臨謂曹操殺后事通鑑原文云以向壽令華故為郗慮  
 是故即操之成濟也然故何何以不載此事蓋通鑑本之後  
 漢書後漢書本之曹肅傳曹肅傳吳人所作焉知非與城陽間之  
 誤邪不然漢之末造國運雖替清議廢故以陳壽之才名世人  
 所重也且以居喪使婢九藥遂芽議廢廢者數年又操之稱王  
 獨訓發表稱頌功德訓崔琰所薦於時物論不但笑訓浮偽并皆  
 攻失舉由是言之直道未亡有瑕必掩使故果有此事則果實有  
 口誰能辨之况殿廷之上非私家曲室之比也一舉一動孰敢  
 所共觀亦萬口所共傳豈公論獨刻於陳壽秘訓而私於華故哉  
 豈逆天序理之事他國史臣猶聞之二三百年後之范曄猶謂之  
 蜀同朝共事之人反不聞耶陳登陳羣陳元龍皆一時名實也豈  
 以私好阿人者哉乃登之稱故者曰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無使果卒后法何在羣之稱故者曰若華公者可謂通而不  
 泰清而不介者矣使果卒后清通何在元之稱故者曰華太尉積  
 德居顯事上以忠濟下以仁要要行父何以加諸使果卒后忠仁



何在且不但此也王朗與敵齊名乃自以謙度不如敵每事學之  
張華論之曰王之學華皆在形骸之外夫之所以更遠若果華后  
議度何在張華於書無所不讀豈獨不見曹瞞傳與何不據此以  
罪敵而乃貶王尊華若此彼誠見瞞傳為無稽之言故不屑置之  
齒頰間耳華論語叙云西京之亂故與王朗乘舟而逃有一人欲  
附舟欲難之朗竟受焉已而賊迫急此人趨避遂升舟欲棄之  
而大前日本所以疑止為此耳既已同行棄之不義遂相與救出  
之而別又文帝受禪三公已下其受爵賞時故為相國與尚書令  
陳羣獨威儀形於前而文帝覺之深以為恨夫避近之人且能舍  
命而拯之於井母后之尊乃忍犯義而卒之於受禪之時既能  
輕相國之尊而觸新主之怒未篡之先豈難棄尚書之官而順逆  
臣之心此皆事理所必不然者且試於時果為虛副則亦在前  
引慮其坐時亦宜并引欲坐談何以一字不及款耶乃知收后時  
敵亦未嘗為慮副也故特去其姓名而詳為之辭後之讀史者勿  
泥范曄之筆而疑予之言夫子言誠不足信乃若陳登陳羣王朗  
等子張華五六巨公之言亦不足信耶不信同時之人而信隔世  
好德不如其好謗之甚也悲夫 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 操以

尚書郎高柔為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考厥而窮而  
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十一

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  
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乙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魏公操之重女  
也 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白武都人氏武都本白馬氏所  
居氏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  
河池陳倉縣屬右扶風唐州西魏縣是也故關在其西氏王寶  
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趙雲蔣石等  
其斬送韓遂首漢末分金城為西平郡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  
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

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  
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  
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  
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還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  
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  
攻伐借樞於操樞者門戶所由以運動也言操欲搖動吳蜀而使  
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今  
璋得罪於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  
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  
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秭歸縣屬南  
南郡南郡本治江陵吳得荆州置南郡於江南首平吳以江陵為  
南郡南郡以江南之南郡為南平郡亮所據益江南之南郡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十二  
備自住房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  
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  
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荆州諸郡時  
署置諸將有別部司馬則中司馬者蓋中軍備不許曰吾方圖涼  
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  
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  
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  
軍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益陽縣屬  
州日在益水之陽與地志今益州安化縣本漢益陽縣杜佑曰潭  
州益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宋白曰益陽故城在今益陽縣東八十  
里其城魯 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



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元之曰郝子太  
 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郝普字子太今左將軍在漢  
 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  
 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虛而以攻此曾不移日  
 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  
 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此家謂郝普也謂接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  
 之為陳禰福元之見普其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  
 下船語畢山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  
 陽慚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考異曰孫河已死即曰引軍  
 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  
 之事立相關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  
 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魏帝建安二十年

忠補

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  
 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事並見  
 卷十 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謂欲投  
 三年 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  
 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私獨謂私其一己之所獨也  
 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  
 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考異  
 傳云曹公定漢中孫權傳云入漢中按操以七月入漢中備未應  
 即聞之而八月權已攻合肥蓋聞曹公兵始欲向漢中即引兵還  
 耳 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左將軍掾馬良當行良謂諸葛  
 亮曰今街國命協穆一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

其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承革之勤其人  
 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  
 將命權敬待之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  
 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出零陵水  
 海山至鄱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吳蜀分荆州長沙桂  
 陽零陵武陵以湘水為界耳南郡江夏各自依其郡界○鄱首零  
 分界於此備稱備為督相侵者以備相善之諸葛瑾每奉使至蜀  
 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水經  
 水廣武郡中兩巡張魯東城因備用週五里東臨峻谷杏  
 然石磽西北二面連峯峻嶒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  
 河謂之灤口或曰灤平關即今與元百半關是也杜佑曰陽平關  
 在漢中褒城縣 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何率眾數萬人拒關  
 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魏帝建安二十年

忠補

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  
 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  
 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  
 其追尾也遣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夜有野糜  
 數千突壞衛別營營中兵驚散而前軍將高祚夜還迷失道誤與  
 衛亂軍遇亂軍以為大軍見掩遂空營奔竄祚乃進據其營待中  
 幸毗主簿劉曄等自祚軍中來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  
 已散走三人不之信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亦夜遁  
 張魯聞陽平已陷欲降備備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  
 朴胡杜濩資色侯也朴胡巴七姓夷王也余據板橋蠻渠帥有羅  
 成人數口四十餘 與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乃奔南山入巴中



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興元貢孔道也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南鄭縣漢中郡所甚嘉之又以魯木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光武謂岑彭等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劉備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曰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資治通鑑補漢紀五十九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考異曰劉備之按備傳云備下公安聞曹公定漢中乃還如此則備時在公安也操問曰今尚可擊不傳云備雖斬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醒自殺鄭寶操已聞其名後與蔣濟胡質等五人竝徵皆揚州名士也五人於路每舍亭傳必講所以應對答問之立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勝之術揣擬周悉夙夜不懈而唯獨臥車中不一言濟等怪而問之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操操所問果如四人所講四人爭對紛然而唯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唯一日獨往見操操無所復問唯乃設遠言以動之操適知便止若是者三操乃以四人為令而授唯以腹心之任每有疑

事輒以兩問唯或一夜至數十函至是破張魯定漢中皆其謀也探以夏侯淵為都護將軍都護將軍以肅護諸將而督張郃徐晃等定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八月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城中初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惲惲嘗兩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操以勇銳使之戰乘進持重故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日遂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千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此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水經註合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某張遼視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甯與呂蒙等力戰并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權持鞍使身不利於後者輒以助







留千人分布羅落之分布於行者之開東兵尋至東兵利往所羅列而進落之也復有論并徙千人令相及其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兩建安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夏五月進魏公操傳為

王靈帝時傳書右丞司馬防嘗舉操為北部尉至是操召防至鄴

與歡飲謂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

耳操大笑時匈奴使來朝魏操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中尉崔

琰代居其位操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人問曰魏王何如何匈奴使

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真英雄也操乃追殺此使先

是致薦鉅鹿楊訓於操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功德或

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

表事佳耳時乎台當有變時琰本意議論者好譏呵而不尋

情理也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操怒曰諺云生女耳

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收琰付獄琰為徒隸前白琰者

復白之云琰為徒對賓客蚘須直視蚘須直視也直視者目不他屬也若有所顧

遂賜琰死琰字季珪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始感激讀

書後就鄭元受學學未期黃巾賊起元謝遣諸生琰遂周旋青徐

充陳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琰嘗

委高暢於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性清忠高亮雅識經遊推

方直道正色立朝素名知人其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

之琰獨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

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潛警明理百鍊不銷

皆公才也後三人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九

遺孤恩若己子其鑿誠義類皆如此死非其罪天下莫不冤痛

之尚書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

侍中桓階和洽皆為之陳理操不聽洽求案實其事玠曰言事者

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歎玠有二音音龍音龍者望也音有所觀也音古六觀者

當從入聲此捐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如言

事者言琰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在大倫也

以玠歷年荷寵剛直公忠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

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

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

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不加檢覈臣竊

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玠終於家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九

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

莞徐亦東莞縣屬郡國春秋之郡邑也晉郡東莞郡郡治東莞郡即其地也獨不事儀儀請奔出

為魏郡太守魏郡郡治魏郡安十七年魏河內之魏郡魏郡林慮東

府平之願平任趙之魏郡郡治魏郡魏郡魏郡魏郡魏郡魏郡魏郡

入并分置東西兩郡此以自相府後屬郡郡治出賴桓階左右

之得免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

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夔曰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錄以智不存身

乞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避遁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五月己

亥朔日有食之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一代郡烏桓單于其

無臣其其三特力驕恣太守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

為太守漢公府有倉曹有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七 九



2083995

S  
2121.5  
15a



ZW 21181888561458

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  
 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畏服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南  
 以自光武建武二十 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  
 蔓浸難禁制宜預為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魏王  
 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絹綉錢穀如列  
 侯子孫傳襲其城分其眾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分爲左右前  
 居并州諸部而後中五部分 監國者居平陽 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八月魏以大理鍾繇  
 為相國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十一月至譙 彭萊起徒  
 隸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蕭然自矜滋甚諸葛亮雖外相接待而  
 內不謂善密言於劉備曰彭萊心大志廣難可信任備察而疏之  
 左遷為江陽太守萊遂忿怨往見馬超超問之曰卿才具秀拔主  
 公相待至重何為外授小郡萊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  
 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言  
 大驚默然不答萊退具表其言遂收萊付獄誅之

黃浦通鑑補卷六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七終